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集部第二四一册目次

嵩山集二十卷 （宋）晁說之撰 雜文一卷 清初鈔本 〇〇一
摛文堂集十五卷 （宋）慕容彦逢撰 附錄一卷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四一〇

嵩山集二十卷

（宋）晁説之撰

雜文一卷

清初鈔本

景迂生集二十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宋晁說之撰。說之有儒言，已著錄。說之博極羣籍，尤長經術。著書數十種，靖康中兵燹不存。其孫子健訪輯遺文，編爲一十二卷，又稍廣爲二十卷。前三卷爲奏議，四卷至九卷爲詩，十卷爲易元星紀譜，十一卷爲易規十一篇，又堯典中氣中星洪範小傳各一篇，詩序論四篇，十二卷爲中庸傳及讀史數篇，十三卷即儒言，十四卷爲雜著，十五卷爲書，十六卷爲記，十七卷爲序，十八卷爲後記，十九二十卷爲傳墓表誌銘祭文。其中辨證經史多極精當。星紀譜乃取司馬光元歷邵雍元圖而合譜之，以七十二候六十四卦相配而成，蓋潛虛之流也。陳振孫書錄解題曰：劉跂斯立墓誌，景迂所撰，見學易集後，此集無之，計其佚者多矣。此本當即陳氏所見，而譌誤頗甚。洪範小傳及十七卷序文內兼有脫簡。又有別本，題曰嵩山集，所錄詩文均與此本相合，譌闕之處亦同，蓋一書而兩名。今附著於此，不復別存其目云。

文集卷第一

嵩山景迂生晁説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奏議

元符三年應　詔封事

四月十九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縣事兼兵馬監押臣晁説之謹昧死再拜上書于　皇帝陛下臣伏聞春秋紀始之義莫大于即位之始恭惟　陛下即位之始　德音寬大民心説豫一日四方萬國莫知其然而同聲驩呼相慶盛矣

哉天命之所授者人心之所歸也竊以　陛下始初清明黜闇臣之詭隨者一二人斥佞倖之不正者數十人散後苑之奇工數百人天下之士莫不知　陛下之尚　祖宗之恭儉也前日海巡視事官星散民間專以防民之口伺民疑似之過使道路惴惴然不敢以目者一切罷去天下之民至于指天吐氣不覺身有宇宙之寬沛然游泳之適皆曰復得　祖宗之京師以居矣昔唐褚遂良當高宗時貶死愛州其後更明皇憲宗之盛不得歸葬何幸　陛下一日即位錫鴻恩俾劉摯梁燾范祖禹等葬自嶺南聽子孫敘用實度越前王有涵泉之澤也甲子　詔書褒揚趙普沫惠官職其子孫于是乎又有以見

陛下思念　祖宗創業之艱難使天下咸知

國家太平之基有自也恭惟　陛下積是數者之甚盛德宜乎日月光明五星有度乃四月朔日有蝕之者五行災異之説陰陽勝復之論臣不敢爲　陛下道也天意若曰　陛下方崇

明德其適見以左右　陛下乎古之明君以無災而懼曰天其忘予良有以也　陛下惻然發德音赦宥四京　詔中外臣庶實封直言　聖躬之闕失若左右之忠邪政令之否臧風俗之美惡　朝廷之德澤不下究者閭閻之疾苦不上聞者悉心毋有忌諱誠得其所以戒懼而仰足以奉天意也臣雖至愚賤不覺感極以泣曰何幸今日復覩　國家之有此詔也第五倫坐長安市中每讀建武詔書而歎息曰此聖主也

臣意今日復有倫華者多也如臣之卑賤慨敢
罄竹日之誠獻芻蕘之言凡十事以奉　明詔
之萬一惟　陛下赦其狂瞽財幸其一曰祗德
其二曰法　祖宗其三曰辨國疑其四曰歸利
于民其五曰復民之職其六曰不用兵其七曰
士得自致于學其八曰廣言路其九曰責多士
其十曰無欲速無好名高何謂祗德臣聞帝王
居天下之崇高因天下之利勢不患乎力之不
足以治而患乎不以德為治也如其檢身積思
夙夜兢兢以祗厥德則有才而不自用而聰明
而不自肆雖學而若無所知雖文而若無所能
雖辯智而虛己恭默既與人而不猜忌好謀而
莫之嚴任賢而名實稱享治隆而克永終動必
稽古為必畏天與天下四海同其安樂而為法
使世世可繼傳之子孫帝王無窮也此堯舜禹
湯文武成康之獨也苟其德之不祗而力之為
尚如漢武帝之雄才大略適足以罷中國唐明
皇之聰明無不及而不免祿山之叛梁武帝內

外之學俱博且善而身辱國危梁元帝之文足
以著書而身執國分隋煬帝博辯多智而拓江
都之禍隋文帝驅駕豪傑平一天下而猜忌殺
戮國不再傳唐德宗強明文藻陽尊賢士而以
猜忌陰親小人出居奉天晉武帝好謀善斷遠
平敵國而近蔽于妻子社稷用傾晉元帝人材
衆多無任賢之實竟不能興晉之統而致石頭
之辱宋文帝元嘉之治獨隆于數百年間而元
兇之酷亦以云甚嗚呼德之為治可不勉哉昔
自三代而降帝王之德莫盛于漢文居明光宮
天下斷獄三人後世莫之及已議者皆患漢文
不能盡賈誼之材使其功烈猶有可愧焉者臣
竊獨以謂不然蓋誼之言不純于德化實未與
文帝之意相當文帝非不知用而實不欲用也
夫聞賈誼之言而不輕于作為不誇于功名挺
然不改其清淨無為之操此漢文之所以致盛
德者也蓋自古願治之君溺于名人可喜之論
而不憚變更祖宗法度輕于作為自欲暴功名

于百王之上而卒貽天下後世之大患者不一也臣是以知漢文之爲盛德也景帝之材業皆非文帝比而後世之稱治君必曰文景以配成康何也蓋景帝之繼文帝不必創有所能而能不改文帝之恭儉不失文帝之德化是亦文帝也遠夫武帝興而文景之風墜矣君子謂漢道于是乎始衰矣不待元成閒也武帝之材業實視景帝爲優有尊詩書之名有修禮樂之觀豈不美哉而兵窮絶域刑及反脣利悉秋毫天下

驗我不勝其欲使斯民不覩詩書禮樂之有益云者無它焉不如文景之有德也武帝嘗從容問東方朔曰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世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舃以韋帶劍莞蒲爲席兵木無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以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武帝淫侈如此

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武帝誠能推甲乙之帳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善乎朔之比對也以孝文爲堯舜謂唯孝文之恭儉可以救當世之弊也使朔之對不知出于此而迎意誘悅陋文帝之恭儉高引闊騖增武帝之盛氣則朔者漢家之罪人也然朔之言豈獨爲漢之利哉臣願　陛下視今日宮中有可推者推之不必甲乙帳也有可却者却之不必走馬也不役

耳目而不期正百度百度自正天下自治也何謂法　祖宗臣聞人君之于國猶人臣之于門戶比稱崔盧尚稱王謝文質風流之不同有祖考之詒存焉繼世守文之君何必厭百年之積累而欲新一日之耳目哉昔仲康昆弟之于太康述大禹之戒也伊尹之于太甲明言湯之成德也周公之于成王罔非文武之誥教也漢宣帝稱漢家自有制度是也天下罔非一道如其近求諸祖宗而不合則遠考之古王未爲晚也

周公之誥康叔先之以祇適乃文考而後使往敷求于商先哲王乃卒使之別求聞由古先哲王是其序也夫祖宗之德孰可得而私哉皇矣言文王之德而本之于大王王季大明言武王之德而本之于王季文王所以致其盛也自古以來未有如本朝太祖太宗真宗仁宗英宗神宗聖聖相繼之盛者也後世繼成守文之君宜其憲章發揚之不暇而陋彼皇矣大明之詩乃者朝廷命令之辭臣下

敷奏之言掩不發揚重光之赫奕徒誇歲月之新美不知何說耶臣竊觀周公作無逸戒成王歷序太王王季文王之德而不及武王召公作公劉戒成王尊道公劉之業而不及文王武王古之人寧舍近取遠探其原而致其盛未有簡祖宗而自翦伐者也祖己言于高宗曰典祀無豐于昵良可念哉臣不知乃者其文不足以發揚歟其實未足取法歟惟我祖宗之德澤宿于民心而耆老尚多能道之謳歌不忘也施設

舉措之詳則國史存焉臣願陛下俯察民心仰鑒國史祇承祖宗之典刑其恭儉勤學宜于今日乎而受諫納言好于今日乎尊賢貴士誠于今日乎用兵用刑減于今日乎取于民者多寡于今日乎躬自允迪以福斯民實在陛下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昔在仁宗時嘗詔學淑為三朝訓鑒圖既又詔富弼為祖宗故事石介作三朝聖政錄之上仁宗嘉納焉神宗因衆書詔近臣作寶訓則夫祖宗

之典刑宜乎光明盛大不可掩也神宗因馬法之弊為王珪等言朕于是愧見文彥博珪言當時改舊法自是王安石主議神宗為之歎息或欲更館虜使之食饌者神宗言故知日不變饌為不堪是太祖之所定者不欲更也新作原廟世王太祖後之類又皆神宗奉祖宗之意也臣戴惟祖宗舊章有若費而省若可廢而不可以已者務以美意示天下其待天下忠且厚也臣固不能悉疏之輒敢

言其一二近而易從者如科場有　詔中重永
士之意盛夏恤刑有　詔丁寧欽恤之意守令
朝辭賜以七條皆足以感人心而使自格
正不專設徒隸之刑左右附以待之也天下之
士以故責禮義尚廉恥方以犯義不及其鄉人
為愧何必有司刑戮之云哉惜乎曠數十年來
未聞　朝廷下一詔書勸為風俗或求賢賞善
或勸農復租乃使斯民戰。以苟免朝夕為幸
可不惜哉其害近而方熾者河北鹽法也　仁

宗嘗因王拱辰欲榷河北鹽已而聞張方平之
言亟罷　神宗又嘗因章惇欲榷河北鹽後聞
文彥博之言而罷今卒榷之使河北商旅失業
兵民全味不調稅入不足其不法　宗祖之過
也何謂辨國疑臣竊觀世之姦宄嫉害忠良冰
炭不相進若有不共戴天之讎無以決其私忿
必假君父以藉口使聞之心如其非而語不敢
辨當其責者義有所不得辭于是乎羣小人意
得鋭進以一言而殺百君子矣不幸不祥其如
是也陰貽天下之禍莫甚于此也既彼不祥之
言曰擅議宗廟或曰非毀先帝類皆見于末世
弱君強臣更相傾奪之際而盛時無有也紹聖
羣臣指元祐為黨其猶可也至于其流及　上
以元祐之黨作毀　我神考不如　國家隆盛
如此　神宗之盛德如此何為亦得此耶真不
幸哉天下有識之士不喪忠義之心者無不痛
心疾首欲辨之厥路無由幸　陛下一日清明
得以昭陳因以曉于無窮之來世實天下之幸

也彼紹聖之臣徒知快其私忿曾不顧　我神
考在位十九年間焦心勞思百度修舉皆以固
社稷而惠百姓何所負于天下何所慊而非詆
可起哉天下之愚夫愚婦尚未之有萌此心者
二三大臣獨何事而乃為此乎益甚非人情也
如司馬光之進退唯　我神考為能全其高製
序以寵其書且命侍講以其書聞于邇英閣如
文彥博之耆艾唯　我神考為能發其不言之
功賜筵賦詩以寵其歸恩禮莫與比者如蘇軾

之獻言乎　我神考許以國士卒之于衆人必殺之地而再生之臣竊以謂此三人者恨不能死以徇　我神考于地下耳尚何自而非毀之乎所謂元祐之黨人之心蓋皆此三人之心也德之不報毀之何揣耶如以謂　元祐垂簾之際二三大臣言辭有抑揚政事有異同可指以爲言則亦不諒之甚也昔成王之時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而含文武之豐鎬是周召不忠于文武也陳平周勃謂高后王昆弟諸呂無所不可是乎勃不忠于高祖也霍光納昭帝不循武帝之舊乃罷榷酤輕徭薄賦是霍光不忠于武帝也堯舜之相繼宜無可議者舜于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贄尚何若而修之耶　神宗熙寧之初鑒嘉祐治平之末士恬于安樂而或失之因循頽墮可更張振起之適足以崇　祖宗之丕謨爲　神宗之丕烈也由是觀之政事之異同非所宜言而姦究之害忠良假　君父以藉口不傳之死地則不已其亦明矣伏惟

陛下聰明博達必有以起歎燭此無疑將見陛下發德音復元者之官壽還生者之祿食因以發揚　神宗巍巍之烈成　我神考前日在御之意不損　我神考知人之明使天下後世于　神宗無間然矣所謂二三臣者有所不足遺也天下之士固已日夜顒顒伏望　明詔之下幸　陛下留意加察無作細也臣愚竊又有私憂過計以謂　陛下聰明無所牽制灼見此一日之疑以詔天下後世固善矣抑亦末也奈何紹聖大臣肆其私意欲表裏遠就其說謂前日　神武之史爲誣謗之書舉數妄一二新進末學重修國史將起後世之疑也後世學士大夫耳目不相接見新史之美而疑舊史之惡謂新史之公而指舊史之私不知其初固自公且美也其害又豈不大哉臣雖未嘗見舊史而敢謂舊史必不敢爲之誣謗何則實無自而誣謗之故也蓋史也者不可得而私不可得而不實史官焉非許敬宗輩則莫之敢侮于斯也其爲

重修之議者不過大臣自爲之地也如　神宗
謂呂惠卿矯誣輕詆鄧綰操心傾僻賦性姦回
曾布患卿自陷不義章惇之得罪黜湖州王安
石于呂嘉問屢進除目而屢却之卒黜嘉問安
石約王韶不以熙河實費奏聞而卒不能欺安
石之退八年而禮遇日薄當雱之死則　自製
祭文以褒之天下之人皆歎仰　神宗之明聖
其所聞見如此者不如新史官爲　神宗而書
之乎其與大臣爲地而諱不書乎臣願　陛下
獨運不惑之智詒　神考舊史並行不毁以祛
後世之疑不特當今之幸也　太宗患國初承
學之士所撰　太祖實錄不足以盡創業之大
美詔張洎等重修　太祖實錄與今之好問者
猶多求舊史以考同異是舊史之不可掩如此
不若因之以公天下而不措意于其間也且夫
初欲增美者猶不能塞後世異同之辨而初謂
辨揚者能免後世二三之議乎昔司馬遷作史
記在漢武帝時所載漢高祖惠帝呂后文帝景

帝武帝之得失無所畏忌至今言者曰漢高祖
呂后惠文景武帝之得失其如是止耳班固作
前漢書在後漢明帝時所載前漢二百三十年
間君臣之得失皆無畏忌至今言者曰前漢二
百三十年間君臣之得失其如是止耳陳壽作
三國志在晉武帝時所載晉宣帝景帝文帝之
于魏蜀吳事雖不得如遷固之肆然微而顯婉
而可觀至今言者曰晉之取魏幷吳漢其如是
也豈不與天下爲公乎未聞漢晉之君以詔前
烈罪遷固壽華也幸　陛下更以往事加察然
損歸利于民臣觀春秋宣公十五年冬書初稅
畝君子曰譏井田之法壞而稅什二自宣公始
也哀公十有二年春書用田賦君子曰譏其既
什二而稅田又什二而斂財其惡則不自哀公
始固有以開之也嗚呼聖人之遠利離惡如是
其嚴哉然自後世視之宣公之稅畝猶爲至公
至薄之稅也哀公之田賦猶爲至良至平之賦
也董仲舒稱漢屯戍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

賦鹽鐵之利三十倍于古是也不知聖人從出于今嘗如何其書耶今之賦役又幾十倍于漢耶　本朝因唐楊炎弃租庸調之二稅以爲稅矣近又納義倉是再租也五等之民歲納役錢是再庸也歲有常役則調春夫非春時則調急夫否則納夫錢是或再或三以調也其征于民者固已悉矣又後爲聚斂利息之術曰常平錢曰預買錢曰蠶鹽錢又後廣設名曰悉籠遺利曰課利錢曰淨利錢曰過月錢曰施利錢其徵尚多有司且難于條對也不知斯民嗷嗷耿何以勝其責乎有一身而叢此數責者將何以久乎以故　廟堂之上命令之先務公卿大臣之謀謨者錢也刑罰之所重雖殺人可赦而錢不可赦也使者急于文移急于星火撾訶無所不至惟錢是恤也凡百執事能催科斂散者爲賢不能催科斂散者爲不賢又從而譴黜之其欲民之知廉恥遠刑罰足以養生送死備水旱之災無流離疾疫之患不亦難乎比年文儒曰盛

而廉恥不興刑罰日峻而盜賊不息空倉庫以賑濟而民不得飽其原蓋在于此也自古固亦有爲富國之術者皆有謂而爲之也齊桓公因山澤之利盛兵車欲以霸天下也秦孝公因關中之饒闢阡陌欲以并天下也諸葛亮因巴蜀之產欲滅魏吞吳復漢天下也是三者富國之術止如是而其名甚大也如漢武帝之初承文景恭儉積累之後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數百姓家給人足不專富矣其後日尋干戈無歲不大舉府庫俱空遂鹽鐵酒榷之利猶不能足而利孔百出民不聊生置搜粟都尉拜丞相爲民侯以此而富國爲何名也彼暴君昏主以宮室園囿之費耳目聲色之娛宦官女子無藝之賞而務富國者末也臣所不忍言也　國家受命于茲百四十有一年寸紙之出尺書之移威信萬里禮樂法度粲然具備而　聖聖相繼其上非區區新造之小國欲利也其次非窮兵黷武之欲利也其下又非

縱度毀棰之欲利也不知財利之臣何事而進乎臣竊聞　太祖躬見五代重斂斯民之困嘗語近臣曰更一二年倉庫有儲當放天下三年稅賦嗚呼大矣哉開闢以來未之有也固不忍稅賦外有取于民也　太宗時通事舍人焦守節監榷易院增課利　太宗曰通事舍人改官須為閤門副使若以財利羨餘而進此職則守邊宣力之臣曷以勸守節乃還內副使嗚呼　太宗之不殖貨利又如此右犯之今上御名也而近日進羨餘者視多少而得官有高下或望輕資淺而爲侍制或不讀書而爲館職恐非　太宗之意也夫　祖宗之裕于民者既如此遠夫景德祥符間斯民富且庶矣當是之時人人樂業廛里之中鼓樂之音遠近相聞熙熙然殆不知帝力也然是時亦嘗乏兵食矣有司請下轉運經度　真宗未之許也其諭有司曰下轉運司經度則不免役民其出　帑以給之斯民又安得不如是其裕如也以故雖有旱乾水溢之時而

無流離死亡之民比年以來一穀不登千里受弊矣時不語豈但狼狽而使有溝中之憂也河北移飢一大郡有流民至十餘萬人處其小郡亦無慮萬人雖小邑亦數千人毋棄嬰兒父舍壯子荼毒萬狀頗駭聞見頼　祖宗含養之久天地社稷之靈而無它也其為賑濟之方雖勤日夜無所愛惜然散既奔者難為力拯已沈者難為功也　朝廷何不循其本與其厚散于凶年寧若寡取于平歲無遣官以專利而歸利于民也　神宗一日手詔王安石曰訪聞市易務日近買賣大段苛細市井之人頗藉藉怨謗以為　朝廷將浸淫盡收天下物貨自作經營可子細察訪速與戒約止絕止令依魏宗元擘劃施行奈何既有司不能遵奉　神宗美意卒盡收天下物貨　神宗因張方平之對不勝閔伯徵子之廟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于斯宜失言利者永絕意于祠廟而既有司不能遵奉　神宗美意卒斷天下祠廟又復奈何　神宗後因

王安禮之言盡錙市易累年之息萬〻計一日之中出閉園脫桎梏者不可勝數天下欣〻然神宗卽有意罷市易法蔡確挽之不果司馬光移王安石書言光已罷制置司追還諸路常平使者 主上以安石未有是歸利于民者神宗之意也大抵後之善其先者當推其意而必固守其跡斟酌于時不必曲狥于文堯舜異德文武不同業斷可識矣唯 陛下幸察語有司歸利于民使民得自利不帶遣使者以爲

德不待開府庫以爲惠不必發倉廩以哺其飢上遠而下安也或曰常平錢二分之息革亦可罷乎臣竊以謂常平二分之息實 朝廷大患也而患有司不能推行其法貧賤之民不足以行法使 朝廷之大患爲大害也蓋名則二分之息而實有八分之息何則農民之用不足不免稱利于富家者事之常而無足議者也而近擧于鄰嗹遠擧于聚落爲力甚易其請常平錢于縣司則有往來道路居止舍屋之費又出息

一分也甲頭紙筆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設法雖嚴人情尋常不免之費又出息一分也請納之費同之是謂八分之息其父兄之訓嚴者妻孥之累篤者乃能以八分之息畢一歲之事如或不嚴不篤則遨遊廛市之間顧盼之際所請之錢空手矣使民坐于父子相夷風俗滋弊其利害輕重可勝計哉今夫嚴父母之屬幼子使手不得執錢恐移其志也人君之視民猶父母之視其子矣不慮就田野遠城市而以來招錫錢

爲賊而納之于罪使見異物而遷其心非所以牧民也古之人論知人之術猶愛之貨財而其仁其不苟得者賢之今乃與此無知貪黠之小民而其財不亦難乎方其請給之時不知所害也如此及夫徵納之時責用毁屋棄妻鬻子鞭朴是加其害百端理無足怪也弱者由是轉而爲奴僕强者由是起而爲盜賊姦黠者由是肆其欲爲鄰里之害循良者由是受侵陵而不得申雖無足怪亦足憐也彼如稱利于富家固

酷于常平二分之息而其害不至是也蓋倘無連甲保識之累可與者斯與之縣司則無由盡識其人之面目況當其人之虛實不得不嚴于連甲保識之令而令雖嚴其浮僞相保卒亦奈何或一人逃亡則累一里或一甲逃亡則累一鄕矣彼又無稅戶之限可與者斯與之縣司非稅戶則不可與而與之者或非所欲々之者或不可與難乎爲法也夫民之吉凶喪祭意外有欲輙奔叩富家之門可得者斯得之又不必以

孟春之給也及其納息不一而足或多或寡或錢或貸一錢已上左右手受之矣不如縣司必責子母之錢一日俱至執釗勇立庭下以待句稽也其所與之期可先可後又不如縣司必以二限而刑且隨之也由是言之輸官二分之息實有所害而民間子母相俟得其利也夫其害之因緣而生者又有三焉一曰刑不可省二曰兼并不可抑三曰商旅不可行何則今之民力大屈爲盜賊猶不恥況于一日縣司開府庫而

名欲患之乎方且勞々然患不得旣得之患不多寧暇恤後日之害乎求前日抑勒不欲之弊蓋已不復有也前日民力猶從容與廉恥之心猶存似或知畏而遠後患故有不之欲者今惟逞欲而務得及其輸納之時下不爭則不已上不刑則不足遇有司如是乎不知有它術唯刑之爲術也蓋一人或可寬假而千百人不可滋千百人可寬假而縣令甘以身受刑乎刑其可省乎縣令守文不可取新納舊或詐之而新不

足數退有同保之累進有刑禁之嚴使民盡四支之數無以爲一錢之地如不叩急于富家則何以塞責始求塞責苟免寧論私家之利今日厚薄耶兼并之人乘斯時而意得矣以故兼并之人唯患縣司散常平錢之不急而甚至樂歲年之不登也兼并其可抑乎商旅與農賈易不券領劑皆指秋成以爲期今秋成之時一人在門一人在野征常平錢不足何暇商旅之恤乎商旅其可行乎嗚呼風俗之弊一至于此可謂

甚矣不生于民之自致而上之人有以致之可不惜哉何時而已耶且夫天有常時地有常產民有常力其間相去不能千萬也今常年之利取于民者歲役一歲不顧其弊卒使何以堪之乎試以一邑爲之言小邑歲依常平錢二萬貫而納息錢二千貫十年之後復有母錢二萬貫三十年後積有母錢六十萬貫矣夫三十年之後民力凋瘵將如之何也果使何以堪之乎爲國家計者寧顧目前一日之利而已乎此有重

可惜也上重則下覆首大則尾壓其可忽諸且斯民者　國家之民也非有齊晉不相輸之患或藏于民或藏于府庫其地異耳其實一也唯藏于民則民富而國亦富將不勝其利也唯藏利于府庫則國富而民貧將不勝其害也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尚復何言耶然此百姓之至願而在位者或未之欲也何則　朝廷開財利之塗爲富國之術則彼苟進汚媚之輩得以民爲貨有顯績以受美官應高格當以重賞非

若富民而無耕〻之功此又　陛下之不可不察者也伏惟　陛下在龍德宮時行有乞丐必以濟之速夫一日臨莅天下非是心歸天下之利歸之于民臣不勝天下之願也易乾之九二見龍在田德博而化九五飛龍在天則雲風從而萬物各得其類也臣願　陛下速詔有司悉歸利于民無因初即位謙遜未遑而觀周公七月萬壽無疆之慶鄙子產乘輿溱洧之惠遠榮夷公專利之徒察芮良夫王室將畢之戒既罷

常平法即以提擧官職事歸之轉運司俾出利于一孔賦用取其于一官農民官吏各得其職將見　陛下從欲以治也今轉運司所在空乏軍儲不支可爲寒心者提擧司擅其利閑其用也何謂復民之職臣竊以謂有君臣則有官府有官府則有府吏胥役有府吏胥徒則差役于民百王不易之典未有知其始者譬如耕問奴織問婢職當然也　國家差役之法行之久而弊乃初變免役法以救其弊實大患也然其弊

則去矣利亦未興而又有弊焉者正今日之急
務也益作免役法將三十年矣曾無一定之論
而耳目變改朝夕紛紛何勞而難功耶如其易
則易知簡則易從不如是也譬之人有瘡手足
者或曰我能藥之砭之而愈是謂良醫或曰我
能截其手足而無患恐在其爲智耶夫去差役
之弊則誠善矣立差役之法而改爲之則未知
其說也是二者事體雖大節雖多要可以一言
而定差役之法爲民免役之法爲利差役之法

若勞民而實速之免役之法若利民而實病之
不可不察也何則　國家之有倉場庫務非以
自利所以利斯民而民以之相生養者也官爲
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爲衙前以處之民之關訟
侵枉不能自通者來赴愬于官官爲擇民之次
有物力者爲吏以聽上之指蹤而左右之其款
田野之民黍稷禾麥之利病錢鎛鎡基之好惡
官不能盡治爲擇民之物力最高者爲戶戶長
以主張之不幸盜賊爲民之害官爲擇民之次

有物力者爲弓手以警捕之其它各以是爲率
顧不曰爲民乎免役之法則不然以民歲所輸
之錢十用其八而雇募游手之有心力者以爲
衙前委以不貲之府庫姑固衙前而得利也雇
募游手之有閑書算者以爲吏人責以不容奸
僞之簿書姑固吏人而得利也弁團者皆以爲
保雇募保正以代耆長而地里之遠所責之不
一則有所不恤姑固保正而得利也今盜賊究
多于昔時雇募游手之强悍者以爲弓手而使

之必得盜賊姑固弓手而得利也其它各以是
爲利顧不曰爲利乎差役之法使民躬役於官
若勞矣而爲衙前者自以應門戶保產業少常
學以待役一日役之不敢漁獵于府庫爲吏人
者少時之學尤力甚且知自愛惜而不敢巧記
于簿書爲耆長者少知其俗長任其責不離以
它鄉而任之專不雜以散閑而事之又專不敢
于擾于鄉管爲弓手者視鄉黨鄰里之害而疾
之不惜身于盜賊而勤察非常固不敢借賊而

奮盜凡其役滿而歸息于田里偃游無所復輸
顧不曰若勞民而遠之乎免役之法則不然既
皆任游手不土著之輩而衙前以府庫為市吏
人以簿書獄訟為市保正之于其保初以能新
法射而得之其于巡檢猶之大利乎爭訟之細
事非所習弓手之視盜賊可則前不可則身自
近去凡其役無時幸其奸貽不敗露則終身尸
其祿若城狐社鼠然顧不曰若利民而實病之
乎若差役之法行使民既有職而又有大利者

五焉則非俗吏之所如也何者大以貲豪于鄉
里者方且趍起頡頏僕役其鄉人之父兄而使
之躬為僕役之事陰濟其奸通之心其利一也
今之以貲自孫者田宅擬公卿僕隸如官府紙
舍自若未之有比也彼既役于官而因之識禮
度之所設覩刑戮之所加善者勸而惡者畏其
利二也今之民遠于上不聞教化未之有比也
昔人欲謂濟世務猶同舟涉海一事不勞則俱
受其敗彼其役于官者有父母妻子之懷桑梓

墳墓之累倉卒之間其視利病賤與貴同憂下
與上同力必以死守其利三也今之州縣稍有
一事橫決待期左右環視無一人可以腹心委
者民之視其長吏若胡越然未之有比也自常
平之法行而兼并之家罷田無限小民日以困
匱若其視田產而出力役則雖不限田而細民
免兼并之厄其利四也今之兼并者且得意未
之有比也所謂游手之民者古樂也禁而遠之
令也祿而親之使民去本蕩然無及若差役而

尚土著則雖不設土著之法而游手自將復業
其利五也今之游手方且得意未之有比也賈
誼謂移風易俗使天下回心而鄉道類非俗吏
之所能為俗吏之所務在于刀筆筐篋而不知
大體魏鄭公謂俗吏既無遠慮不達大體唯秦
三尺律以繩四海之人臣願 陛下不恤俗吏
之 言自 聖衷詔有司度當今之宜依熙寧
元年之前行差役法而嚴衙前散從官陪備之
禁實天下幸甚夫天下之民既有常職而三路

保甲教閱亦可罷去蓋三路之民力役視它路
固已重矣何可仍之此役哉其使斯民舍南畝
之耒耜而荷西戎之弓矢鄙褦襶之衣而服兵
戎不足之服厭簠豆之飽而甘市井之肰又非
所以厚斯民也或曰三時務農一時講武古之
制也其可已乎臣不知今之講武其古之講武
乎今可廢郡縣而封建棄杖笞而劓刖悉倣古
乎教閱之書 祖宗之所著令則令可舉而行
之也臣敢以為獻或曰是可以去兵而合兵民

為一言之制也臣又知此亦疎矣臣竊聞 太
祖既得天下使趙普等二三大臣陳當今之大
事可以為百代利者普等屢為言 太祖俾更
思其上者普等畢思慮無以言乃請于 太祖
太祖為言可以利百代者唯養兵也方凶年飢
歲有叛民而無叛兵不幸樂歲而變生則有叛
兵而無叛民普等頓首曰此 聖略非臣下所
能及行之至今百四十有一年矣天下有泰山
之安而無一日飛塵之警何苦措意于其間邪

乃者王安石晚年自知其法之弊為退責歸非
之辭曰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
人而行之則為大利非其人而行之則為大害
緩而圖之則為大利急而成之則為大害嗚呼
利害之相軋如此何其危哉真畏塗險轍也邪
孰為利不百不變業邪孰謂帝王之道出于萬
全邪孰謂王道蕩蕩天下可運于掌邪如成湯
之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敷奏其勇不
震不動不戁不悚則法之所施得其人利固博

非其人而利亦存緩之則緩得其利急之則亦
急得其利是謂大中至正無弊之道者乃可舉
而措之天下也且作法于厚其弊猶涼作法于
涼弊將奈何臣恐其初利害之郛則卒莫能絕
于利也蓋利不勝害亦久矣奚獨此為不然邪
祖宗之法百年又安天下本無事何苦試此
危道也哉譬如有人言我藥能起疾一劑而愈
不然一劑而斃誰敢試之哉昔樊噲願得十萬
衆橫行匈奴中豈不壯哉季布謂噲面謾可斬

魏延從諸葛亮假精兵五千負糧五千從褒斜出循秦嶺而東當子午而北不過十日可到長安亮從斜谷來一擧而咸陽以西可定又豈不富且壯哉亮謂此懸危不如安從坦道可以平取隴右十全必克而無虞抑延不用孰謂經營天下百世之大法反危于李布諸葛亮之用兵哉唐太宗言李勣用兵每大勝江夏王道宗不能大勝亦未嘗大敗薛萬徹之兵也唯　陛下幸察何謂不用兵臣聞乎亂禍創業之君不可

不勤于用兵繼世守成之君亦且敬德以奉宗廟急賢以崇禮樂勤政以厚風俗孜孜唯日不足何暇兵之議也于斯之時萬邦咸乂四夷屈服固有內外小大無不臣妾又不必兵之議也不幸而夷狄無知來內侮古今異勢或文德之不來而以我之順攻彼之逆兵不接刃而彼自授首矣又不幸而盜賊竊發則縛豚搏犬一夫足力皆無勞于兵也夫繼世守成之君尚德不尚兵亦已明矣臣請以唐爲之言明皇沈蠱祿

靡自銷其前志祿山乘隙一擧而覆兩京當是之時天下之兵爭先甲冑不謂不衆其將則郭子儀李光弼高仙芝哥舒翰不謂不武其守成則張巡許遠顏杲卿不謂不忠而成皐不爲之固潼關不爲之險河北不爲之守者非用兵之罪也河北自是世爲唐患而餘風被于齊魯梁蔡皆效尤而爲邦盜乍臣乍叛朝廷姑息之不暇殆將百年武宗興而用李德裕因高祖太宗之靈威不假天寶之兵不用天寶之將不勞天

寶之守臣不出一矢而申之以文命諭之以順逆卽位之四年崔鄲來歸我邢州王釗來我歸洺州安王來歸磁州郭誼殺劉稹而澤潞平天下方鎭一日皆貼易處奔走朝貢回鶻于是乎破膽請和者非用兵之功也夫明皇之世非用兵之罪而武宗之興非用兵之功則兵也者以之繼世守成果何有哉雖然武宗固武矣又得李德裕以爲之相宜其功烈巍巍如此而求其所以致此勢順而力易者實本于高祖太宗德

澤之舊而朝廷之素尊也德裕每諭河北三鎮之使者曰河朔兵力雖强不能自立須藉朝廷官爵威命以安軍情槩可見也臣故曰武宗與而用李德裕固高祖太宗之威靈云不然恐亦未易致此也是繼世守成之君易于爲德而屛兵不必兵之用也又如此然其所以爲用兵之說者何自而發哉臣知其人也益大臣持祿固位之術莫如勸人主用兵功若成則謀臣常爭一他人莫敢先其寵功若不成則上方以邊事責之他人不敢繼其後身死于廟堂可也姚崇勸明皇不幸邊功而相明皇四年罷宋璟責明皇兵甲不淸軍不輕進而相明皇五年罷再相亦五年罷至于李林甫導明皇封藩將而在相位十有九年以卒矣又放行險徼幸之小人欲身富貴而無以爲資乃爲國生事啟開邊之謀其人本因虜之材也事若成則富貴得其所欲事若不成而誅竄擒戮亦其所分是在彼得喪實無所繫而生民之膏血朝廷之威福被漢然

不知恤也由是邊場之臣阿廟堂之好廟堂之臣徇人君之欲矜大張皇隱匿諱敗至于日賀其得而不知其亡日責其勝而不知其敗可不惜哉如前日將官魏釗死焉初無一人聲之者至釗之妻注訴釗存亡于待漏院大臣乃言魏是多日不知消息必是陣亡不知此爲何等語也一將官之亡尚不以聞則卒伍之沒者可勝數哉今夫人孰有鬪狗鼠金玉孰有易瓦礫奈何以中國之尊而較夷狄之勝負棄金帛粟米之巨萬而爭不毛之尺寸哉其勝猶不足道而況于敗乎其得猶不足道而況于亡乎誠勝且得矣邊境愈遠而屯戍愈多饋運愈勞中國愈困恐非　朝廷之福也或曰　祖宗之土宇未復奈何臣以謂靈武者　太宗之所棄也代州之地延袤千里者　神宗之所棄也當時豈卒然無說哉姑待其歸順無柔之可也且邊場之地適彼適此亦其常事何必浹髓而血戰以疆之邪設如一日盡得幽薊靈武之故地不過添

數十亭鄣列七八郡縣增職方之一二圖籍耳
其于九鼎之輕重百姓之利病了無所預也且
夷狄自有盛衰未必與中國盛衰相當果于中
國何所重輕哉如匈奴常圍漢高祖于平城其
後數爲漢患而至哀帝時乃上書願朝吐番以
二十萬衆寇松州唐太宗患之卒妻以宗女其
後盡盜河湟薄王畿而宣宗時自以三州七
關歸有司議者其以哀帝宣宗盛于高祖太宗
時耶彼幽薊之役在晋開運時殆今且二百年

矣數十年之前猶聞彼左衽之民嚬蹙思漢遺
人多能道其語可傷也殆今寂無所聞焉者其
久而忘異鄉之悲其聞中國賦斂之重征戰之
苦而不知慕耶虜主今年八十餘矣每對使者
語及 仁宗必重歎息焉 仁宗作忌則 祖
宗之德懷于夷狄者不能忘也 陛下宗德以
綏之何事于兵乎關中兵不解甲今又七八年
矣飢饉相仍米斗千錢不可得古人所歎父戰
于前子關于後女子乘亭鄣孤兒號于道老母

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魂萬里之外者不
意今日復見之也唯 陛下仁慈天授念蒼生
介胄之苦早下罷兵之詔實天下幸甚何謂士
得自致于學臣竊以謂欲善教者莫如法孔
子孔子之使群弟子盡各言爾志不必其志之
一也閔子之誾誾子路之行行冉有子貢之侃
侃夫子皆樂之豈好侃侃而惡行行哉譬如大
匠之誨人欲圓授之規欲方授之矩其所以爲
方圓之大小則不必授而大 之撲斵又豈一

斧斤之力哉漢興立五經博士易有施孟梁丘
京氏四家書有歐陽大小夏侯氏三家詩有申
公轅固生韓生三家禮有戴德戴聖慶普三家
春秋有公羊穀梁左氏三家未爲不得人也如
董仲舒受公羊春秋劉向受穀梁春秋皆足以
爲漢之儒宗顯忠于漢庭也今則不然義理必
爲一說辭章必爲一體曰是爲一道德不知道
德之一如其是多患乎臣常謂今之學者三經
義外無義理扇對外無文章老成者信之古人

謂草野生專自許不能博究擇從其善徒欲父
康成兄子(今上御名)寧近孔聖誤謂言鄭服非鄭服之
外皆餘者矣正今日之患也其患臣得言其所
自 國家之初尚詩賦而士各精于詩賦如宋
祁楊億范鎮各擅體制至于夷狄猶誦之自嘉
祐以來尚論策而士各力于論策乃得蘇軾曾
鞏輩至今識者多仰之自更經義以來積以成
書謂之新經義唯善其說者乃中程上第籌為
參差出入于其閒即不中程式雖善必黜之士

方為祿學無少長賢愚靡然從之唯恐不相勝
雖有長才者不得騁雖有知其牴牾非正者誹
之不敢言塗人耳目窒人聰明溺于傳會穿鑿
之論固使人材闒茸器識卑下聞見卑陋不復
可得前日瓌奇卓絕之士矣仍之援擇老誕謾
之說以為高挾中辯刻義之說以為理又使斯
士浮偽修薄不誠不忠孚其患豈不大哉議者
皆為科場者風俗之所繫公卿將相之塗今科
之壞如此 何所賴而公卿將相何所選乎

古人謂王衍清言之害甚于桀紂臣竊謂今日
之害者其罪又甚于王衍也此 陛下之所不
可不考者也臣愚少嘗業于所謂新經義者元
豐中以出身入仕非不知而妄作也所以中道
而改路者誠以其學求之古人之書稽之老成
之論而不合故也臣愚敢為 陛下申其本夫
詩書皆本于竹簡科斗古文不幸出于秦灰燼
之餘漢儒固有殘經之歎而魚魯豕亥至于今
日滋為殘缺今之說者固陋就寡曾不考察不

亦未乎其為義說固益回外不可一二指也而
書之失為甚蓋今尚書又出于唐明皇時學士
衛包之所定者矣新經義之說如敢于殄戮而
刑足以服人心服肸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威不
可說老不可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之類誕
經害教固足以病學者矣而講筵之官將以是
說進于 今辰之前無乃為 聖聰之惑而陰
貽天下之禍乎臣前所謂唱此說者其罪甚于
王衍又以此之故也伏惟 陛下之聰明略賜

省覽則其書之邪正無從而逃也昔虞翻疏奏
鄭康成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謂吳武
烈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翻切恥之
夫以巍巍大宋而無一虞翻乎臣頃爲蔡州學
官王安禮爲臣言　神宗皇帝天度高遠常患
三經義未副其意宣諭異日當別刊修則今之
承學之士于三經義兢兢唯謹不敢低昂一語
者未必當　神宗之意也況三經義行之數年
後王安石乃自列其說之非是者奏請刊去不

知古人設譜日月不刊之書其如是乎如其歲
歲改易不已則學者無乃徒費年月乎若夫
神宗患當時文章不足用至于再三而思得人
則又中外之所著聞也如其所字說者　神宗
晉中不以列學官近乃列在學官使學者紛紛
駁異竭其書古文大小篆之不倫正俗之無別
從篆從隸臨時遷就其私意破律亂常果何等
書也蓋前日三經行而出之于經皆棄大旨而
事句語有昔人年頭月尾之弊今又含句語而

爭以字不愈弊乎字說之列學官甚非　神宗
意也其比不當置而置者乃有不可罷而罷者
春秋孔子筆削以懼萬世亂臣賊子者也有國
者不知春秋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爲
爲人臣者不知其　人倫之大教也元祐之
初常列于學官矣　殆非所以尊經術
也昔孟子欲言周禮而患無其籍今之周禮最
出漢末雜之以六國之制多漢儒之所倫次者
或謂六國陰謀之書則過也大要斂財多貸賤

記煩碎冗猝可施于文而不可措于事者也猶
以王制之所存得列于學官而春秋法　王之
制反可黜乎臣願　陛下博延耆儒宿學左右
前講授春秋之科詔學士大夫不爲專家之學
人得自竭其聰明必有異人爲　聖時而出以
副　明詔何謂廣言路臣觀商高宗夢帝賚良
弼而相說於傳巖版築之間可謂非常之舉也
意說之于高宗有絕世非常之謀宜如何說乃
首爲之言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眞老夫

常談哉蓋說之意以為人君之德莫大于從諫
從諫之言當先天下之言而發也人君既從諫
則無所善之不從無弊之不知而他無所從惡
也說再為之言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夫王
人者恭默無為之為尚而何所事于多聞哉蓋
說所謂王人之多聞異乎儒生博士之多聞也
要在一堂之上聞前古君臣治亂成毀之言聞
忠臣直士犯顏逆耳不遜志之言聞閭里細民
耕者歎息之言有言職者固得以言而小臣賤

吏工商庶人奴隸女子之輩皆得言而聞之也
如是而事之不達天下不治者未之有也夫高
宗卒為商之盛王者其本在是也雖然何獨高
宗為然哉古之治隆之君亦然也唐太宗三日
不聞諫則切責侍臣矣況乎好諫納言者自是
宋家家法哉　祖宗好諫納言之實載于國牒
布諸聞見者不勝舉也勉而崇之又在　陛下
陛下甲子詔書方言開讜正之路消壅蔽之風
天下之士于是欣然知　陛下有意于　祖宗

之盛德也夫　祖宗故事固不勝舉而其大德
則至誠不厭者是也夫唯至誠不厭是以不獨
好其言而又好其人上盡其公下恤其私跡若
與之有間而心實愛之不異終身信其人而不
疑卒至于大用其人而後已也如　仁宗貶唐
介嶺南將行道中使賜介黃金既又畫介像置
之便殿溫州貢珠子獄聞而謂唐介必不貢介
卒顯于　仁宗之朝是也由是士氣大振人人
恨不能見　上為之言而　朝廷之上日聞謇

諤之進矣比年以來乃幸而有一人言事其一
應則終身不復用古人所謂榮華于順旨枯槁
于逆違者是也是時大臣自謂當時有順從而
無諫爭小臣方且救過遠罪而不暇其敢言大
臣或以同異相濟者謂之異議而黜之小臣或
以下情上聞者謂之犯上而誅戮放逐之其好
同惡異好譽惡諫必人之順從至于立法以禁
之使必不得言或興大役或起大獄或講大事
或天文變見人無愚智遠近必聞見而必言說

者乃下令曰言說其事者出賞若干其能來嘉
謨嘉猷而起幽隱之言乎且夫太平之人仁〻
則決之易〻則禁之易令行乎一狂夫而失天
下忠良之心事溢乎一日而使後生者不復知
有忠義之事士氣沮喪人〻以言爲諱其視
朝廷利病如秦人之視越人之肥瘠耶眞可懼
哉嗚呼壅蔽之風如此宜 陛下〻明詔破清
去之也臣願 陛下驗諸事體大而宜必有言
者猶不聞言則閭闕之秥甚 朝廷將何自而
聞之乎如前日黜后大事也中外臣竊未有一人
叩閽而獻言者何卿近如范仲淹遠如褚遂良
長孫無忌旣不可得如欲陳元達輩又亦不可
得卿孰謂 國家聾聵如此久大而乏人乃至
此卿夫劉聰蕞爾僞國而有臣如此者豈偶耶
哉蓋當是之時有王彰之骨鯁切直任頸之叩
頭流血陳休之奮不顧身劉士通之言不行而
患終使元達之鳴有明也劉士通既死陳元達
歸而祝死曰吾不能言矣安用此然〻而生乎

已而元達果亦忿終禁可知也嗚呼言路之通
塞豈一夫獨鳴之力哉臣願 陛下詢諸廷之
臣其由諫諍而進者幾人其以面折庭諍稱者
幾人其博古今達治體善議論者幾人其骨鯁
諫直不及覆變改者又幾人大臣之中其無納
交于妃嬪者乎其無締太上御右于閹宦者乎其無
奸險快佞附以害忠良者乎其無懷二以沮天
下之大謀者乎今日之忠言聞與不聞宜無足
恡也 陛下即位首詔還鄒浩復置諫列又增
諫員猶不自足而下明詔于天下開讜正路臣
將見天下之士願獻言于 朝者如 祖宗之
盛也臣愚更願 陛下至誠不厭賞諫爭之臣
振忠義之氣除謗言之禁復賢良方正之科不
獨使諫官御史得進其忠而布衣韋帶之士亦
得竭其誠以佐 聖治也其復賢良方正之科
者何臣切以謂科目之設能極天下之材誘天
下之忠衷若人君願治之意者惟賢良方正之
科也蓋 朝廷待之尊而大臣薦之重天下之

人責之使士之自好欲不負其名者忍不以忠道之言獻之于吾君乎由是人君數得聞其過大臣不懼其不稱職則恥其不能言更相属巽匹夫匹婦得因之以申其情實一衆而衆利隨之也歟 朝廷得人此塗最盛 仁宗時富弼張方平相繼而出唯 陛下幸察何謂貴多士臣切以西漢之時蕭曹平勃丙魏之屬相先後爲相而西漢之亨國最隆盛蓋漢相既如此其得人則漢之百執事其才可知也蜀漢之時諸

葛亮死而蔣琬相蔣琬死而姜維相姜維乃以蜀漢爲墟矣蓋蜀漢之相既如此其不肖則蜀漢之之人可知也使蜀漢世世得人姑如琬輩則並比之魏何有于全盛之蜀哉況其如亮者乎唐太宗明斷而宣宗亦明斷太宗從諫如流而宣宗亦從諫如流太宗節儉憂民而宣宗亦節儉憂民于當時切謂之小太宗而治亂隆替如此其甚不同者太宗朝多士而房杜王魏之屬上下相與之誠心無貳宣宗之時無

多士之稱而白敏中令狐綯之輩異域防嫌之不暇是其分也然則國之多士可不貴乎仰惟祖宗之時相二人或三人又有参知政事四三人樞密宣徽使四五人使相節度使五六人學士舍人七八人內外兩制數十人館職又數十人如西京河陽鄭許陳蔡襄鄧之類節度使使相往節相望其盛哉如是尊 朝廷鎮萬邦威四夷長君子之道眞得多士之寧也大臣出鎮多聞 御筵或賜之 御詩使相過闕有司供

帳中使問勞相繼下至刺史縣令有以優異之于是乎卿大夫孳孳相賢恥言人過唯恐不得士以報國而大臣敢有其尊小臣不憚其力而忌疾之嫌朋黨之論告訐之風利害之設未之聞也 仁宗已患近歲大臣體輕議者以當時兩制不滿五十人爲隨不知今日視 仁宗時大臣又孰輕重而兩制又孰多少耶乃者要官劇職闕而不補者動踰一二年兩府補臣之闕猶四五年無大臣刺州府者幾三十年如青鄆之

類或以館職領之何為自弱乃如此邪意者大
臣持祿固位欲死于富貴不可與人同升于
人主之前謂已不敢分權振柄是忌嫉之嫌以
致此也雖有賢才衆所許者當路之人亦不敢
從公議而稱之曰賢且才不幸身名一落朋黨
中則言之曰進某人則某人之黨進矣是 天
子之所忌者也是又得罪于 先帝者也其可
進乎是朋黨之論以致此也夫人之生各有氣
類豪非朋黨幸而一人身名不落朋黨中曰可

用矣而或指其陰過摘其往行上之人不為愛
惜而賞其言者是告訐之風以致此也 國家
之法曰以盜寇使人難避而易犯士如一犯吏
議則數十年不得調至有廢終身者是刑憲之
設以致此也由是上之人欲用人而無可選下
之人欲進而道無由一切以格律從事應其格
者上下無異論不應格雖曠官敗事曰其如格
律何如閤門祗候舉有邊功之人州學教授使
之執程試尚書侍郎于行守試三等之外又有

推入一等及第高科者為文章能斷獄斂財者
為政事 朝廷安得而不乏材乎李林甫常進
野無遺賢頌矣當是之時豈真無遺賢也哉于
是數曰之外又有一大弊是所以為衆弊之源
者曰專用一相臣敢為 陛下言之蓋 國家
既有宰相執政官之異數則門下中書侍郎左
右丞雖皆為 陛下之股肱而勢之相遠甚不
同也如二相則其謀參其勢分其善不居其惡
不可容 人主之聰明日開而人材固之而進

非一門也如一相則其謀決而不參其勢專而
不分善則居之而至于上亢下忽惡則無自而
暴 人主之聰明日壅而人材必由一門出也
其弊豈不大而為衆弊之源乎夫自名公為保
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而來二相之制尚矣
其後曰左右相左右僕射之類名號雖不同大
要皆二相也或者妄以荀卿人君論一相為之
言不知荀卿所謂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者正
以其數之一乎如其不世之業資于一相者古

亦有之則必有不世之人而后可也此又 陛下之所宜加察者也或曰 方今正官冗弊之矣何必正之多乎臣切以謂官冗之弊者流外所入之不澄遷功所賞之不(今上御名)法官資格之不次內降所命之不已闕官任子之不禁使臣撿文之不實紛然濫我冠名非謂要官名流之多也 陛下即位之初灼見僥倖之闕員 詔舉可入選者二十人天下聞之莫不為 陛下喜也唐趙憬號稱精治選常以國本在選賢宜補闕員以育人材沈既濟良史也亦曰廣聰明以收淹滯先補其闕 陛下誠得之也然久未聞用之卻(今上御名)不輕投歟人之不足投歟則臣願 陛下博于求賢而優用之無累于四者之弊復賢良之科盛儒館之選詢 祖宗用人者幾塗按 神考官制所立之員幾人則天下之材不可勝用而 朝廷多士矣何謂無欲速無好名高臣常觀自古帝王用心既美為政既善治具畢張其名足以配盛王而實有所不足澤足

以固宇內而義有所屈焉者無他故也欲速好名二者累之也又是古今之大弊可為痛惜者也如漢明帝時講禮明度斷獄得情號居前代十二後之言事者莫不先建武永平之政而乃察、好以耳目隱發為明內外怵慄爭為嚴切孰敢諫者一鍾離意雖能言升平之世難以急化宜少寬假帝不缺悟而亦何補毫末哉欲速之累如此也後魏文帝屈狄據中國之統禮樂風督蔚乎可觀而史臣稱其刻意尚名銳情于學自講喪服何如孝理于民親問百年何如鑒典不動設食于道何如水旱不愆賜杖于家何如子孫侍側其又好名之累如此也至唐太宗之急近功隋煬帝之自許如堯舜則乃無足惜者也彼願治之君無欲速則能逸天下不獨一身之優逸也無好名高則能安天下不獨一身之無憂虞也何則無欲速之累則詔令寬大政事簡易崇尚年康老成進而詞章遠忠厚行而浮躁息不得已而兵則無速戰不可窮而役則

無貪功田野無事民人各得其業不甚遠天下
乎無好名高之累則奉先王之常憲遵天下之
夷路狂走迂儒變常亂古之謀不得施憑大妖
人慶雲甘露之玩不為瑞異義　詔之華聖德
頌不敢以前　朝廷之上若無所施而閭里之
閒實有所患不其安天下乎苟如不然其累于
欲速規〻自用雖有日月為之縮朒雖有衣裳
為之顛倒而智者不暇為謀勇者不及陳力苟
且誕謾之弊紛然以起威之不足而刑之刑之

不足而珍戮之使民將無所措手足矣其累于
名高惟恐其言之不大而行之難則弗顧也惟
恐其行之不勤而塗之速則弗恤也事既可而
又恐其能踰也功既成　又恐其能勝也寧受
欺于閹官小人而不欲見規于忠良輔弼過舉
失德非不知而憚改為以遂非恐下之議己而
機阱網羅無不設也嗚呼二者之累有至于此
者可不惜哉恭惟　陛下富有春秋建德于不
可傾之地玩言于無所弊之場則不疾而速欲

避名而名且歸之也真宗澶淵之役諸將請困
契丹既北之勢挽其歸路一擒手而使匹馬隻
輪之不反　真宗獨不欲之也言者謂　仁宗
宜自行威斷　仁宗曰朕在位久于天下事誠
諳之若事〻出自　朕躬或小過失使言者不
敢力爭或憚于改過未之可也嗚呼其累于斯
二者乎此　祖宗之盛德無可議全功無所虧
者也唯　陛下嚴恭畏天當災變下　明詔求
直言以輔成初政實天下幸甚臣愚且賤何足

以奉　明詔之萬一徒知可言之朝不易逢而
忘其身之不能言狂瞽不識忌諱唯　陛下赦
其萬死然天下大事或有因一人之為變改者
自古已然三代肉刑實緹縈去之也臣之所陳
或有取于萬一而皆與人已誦之言　斧扆已
決之議如雞第二鳴雖不足以起眾亦未為不
知時也萬一無取不足以為　埃之助　陛下
幸赦而容之然後之能言者為　陛下言之亦
未為晚也漢文帝初即位或言事者輒停輿與

之語是非皆稱善後乃卒得實證皇曰無補之于臣愚干冒　天威不識忌諱不勝惶恐戰慄待死之至臣說之昧死再拜兩貼黃云奉爲應詔實封言事　別貼黃云臣愚所陳皆當今之急務天下之大利害仰惟　陛下明聖願治輒敢干冒上達以奏　明詔之萬一　別貼黃云臣狂瞽獻言不識忌諱徒知　聖君臨不諱之朝盡言而忘私伏望　陛下特賜睿覽留中不付外

文集卷一

文集卷第二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奏議

靖康元年應　詔封事

二月十六日朝請大夫賜紫金魚袋臣晁說之謹昧死再拜上書　皇帝陛下此者皇天眷命陛下即位之七日　下詔求直言天下幸甚微臣居山邑距京師越百里而近踰月乃得隨士庶並派以伏讀干戈風塵阻絕如此不謂國家遭陽九之厄也女眞小醜矜棘入塞擁馬渡河曾不浹時勢如壞山直抵　王城之下嗚呼天乎忘我　祖宗配天澤民二百年之基業乃一日有斯酷耶在昔春秋之時周室衰微天下無王諸侯相侵莫酷于城下之師莫辱于國中之盟孔子春秋用是作也孰謂　國家　聖聖相繼重光洽熙天下太平自結繩而來未知或有　天子坐廣內朝四夷而牧萬國曾不足以爲輕重威至廣也乃于女眞小醜乎昔僕役

高麗臣事契丹者邊巡偃塞乃有城下之師國
中之盟何其甚耶義士痛心壯夫瀝血歎甚于
斯時耶臣至愚且老敢過于義士壯夫而逃視
樵牧愚謀妾婦愚勇之際寧無一言以自効哉
況臣一門七世食祿高祖迴咸平景德之際極
禮樂文章之擧曾祖宗懿寶元康定之時專任
兩鄙之役遂參大政罷兵息民自爾以來海內
推臣族爲文學之家微臣之言亦其職也雖然
臣在元符末上皇即位之初嘗應　詔有封事
蒙有司第臣爲邪等着籍刑部初禁入京城漸
許仕宦而擯斥罪廢二十餘年矣其所言皆天
下大利害今莫能悉記唯是二事不能忘也一
曰　國家　累聖功德巍巍無所與二而近日
論議大奸獨推尊　考廟是觀德不在七世之
廟而下同庶士祭行于寢乎二曰自古衰世時
君乃有誹謗先烈之言以欺天下之口唯我
神宗皇帝何所負于天下天下內外固有一人
不足于恩德者尚何謗毀之有彼論議大奸濟

以出基徒以資一身之欲而不知上累　先帝
之明也臣愚欲因此二事中言當今之急務豈
願于知之王再用其足邪竊惟城下之師　明
主夙夜其勞憂慮之時狂夫之言未暇擇也伏
覩戊申　大赦封豕適遁齊民又安凡有血氣
之屬咸以更生相賀又不必自言也含哺鼓腹
以沐太平之澤不知其已雖死猶生也然　赦
文有新邊之語請者疑焉識者則歎安以謂承
州易州之地竟不能保而從棄之爲新邊也況
而乃知所謂新邊者河間府中山府太原府三
大鎮無慮二十餘州五六十縣自州升之爲府
而本係乃自中國棄之爲新邊也邪嗟夫斯地
可棄也斯民其可棄乎斯民可棄也吾　祖宗
艱難之業其可棄乎嗟乎誰爲　陛下而爲此
策乎吾實謹不忍以文帝之明承天下之資而
又爲戎人數侮乃歎曰可謂中國無人矣臣竊
考之當是之時高祖之舊臣猶有在者如陳平
周勃灌嬰季布之徒其後進者誠論有袁盎晁

綺貫山馮唐守正有宋昌中郎署嘉司刑有張釋之司兵有周亞夫紫武誼尚何恨我使誼尚在謂今之日有人無人乎臣未見乎忠其至愚畏老不能然已謂專以割地為言未暇及天下事也唯　陛下幸察臣元符中知磁州武安縣嘗作朔問二篇因北狄之論而發也狄之意則勸矣其論失之迂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而河北能為制山東狄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于山東也哉凡君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其國興失河北則其國弱又有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亡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秦漢晉隋唐之有天下宋武帝之不能有天下苻堅之秦北狄之魏朱氏之梁李氏之後唐石氏之晉劉氏之漢其國之所以強弱之勢與夫曹氏之魏強于劉氏巴蜀之漢高氏之齊強于宇文氏崤函之周其迹昭然在方策可考不誣是

謂河北之形勢臣敢　陛下略言之　陛下幸察臣既言河北重于天下矣乃敢復言三鎮之重于河北者不必繁引遠古唯事與　國家遠近相因者則不得略而昔周世宗之英武雄毅睿先武唐太宗之流承石晉父事契丹之後劉漢禍亂于契丹之餘即位僅踰兩月黃幟親征而師出之日四塞奔北為我　有宋驅除既以數千之師伐契丹不血刃而取益津關結取瓦橋關又繼取高陽關是三關者晉人弃之以為契丹之元首非特為其右臂也何則契丹之所盜據者六國時燕地也唐古鎮中盧龍也六國之燕最弱非韓魏趙之比河北古鎮中盧龍亦最弱朱滔朱克融輩非魏博田承嗣鎮冀王武俊之比而其人堅忍奇倔藏禍心蓄凶謀前有太子丹荊軻之風後習安祿山史思明之態易以興亂而難與圖治也以故雖曰弱燕而常重于趙魏雖曰陰燕而常動搖乎魏博鎮冀之上弃之以奉契丹固非所宜況以奉契丹之叛臣

女眞小醜者譬之黠鼠得幽薊則潛塞壞得三
關則遊東猜其勢倍萬也然竟是三關者雖曰
周世宗之英武而我 太祖 太宗實在師閒
也世宗嘗以千人之軍溺于亂兵叢葦之中而
契丹不敢以一鏃來加者以 三天子之威靈
在是也其克瓦橋關者又專在 太祖之功也
夫以 三天子之威靈而得之者乃一日無名
而棄之于一蕞爾小醜豈勝慟哭之痛哉又如
晉開運之末出帝之醜先自梁漢璋覆師于高

陽關遂使契丹侵鎭定入京師俘晉帝而北其
在咸平中康保裔敗于高陽關契丹遂得犯澶
淵倘如康保裔無高陽之衄不勞 眞宗皇帝
爲澶淵之役矣高陽關之勝敗猶繫中國之輕
重如此忍論高陽關之存亡耶 廊廟之上而
論者宜爲 陛下念之中山府唐義武軍也此
軍甲兵雄于天下城壁堅高自昔有搢客三年
不得上之語况又其師獨知臣節昔號河北四
鎭之時義武不與後稱河北二寇之時義武亦

不與也逮黃巢之亂中原四方諸鎭孰爲勤王
之師獨義武王處存擁兵渡河以解關中之急
不幸石晉之梁漢璋敗于高陽契丹遂得犯鎭
定攻中山然契丹之兵亦豈能必勝而全爲入
京師之舉哉亦且憂危矣唯是張彥澤杜重威
以禁旅重兵至中渡橋降于契丹而中山李商
者納契丹于中山使契丹遂得入京師成晉出
帝之禍而中國之醜向使高陽完師中山堅壁
寧至是耶咸平中康保裔既敗于高陽而定州

之望都且復失守遂勞 眞宗皇帝華輅親征
而傅潛擁數十萬精兵屯中山不出一騎當斯
之時遠近智愚無不憤疾潛者取與之俱生無
幾何華輅班師之後潛議罪當斬 眞宗特賜
其首領竄斥之衆議甚鬱也至今聞者拳指奮
袂而起孰知 眞宗竟自有在也豈臣下所易
窺哉蓋潛實白首老將耳目親晉接開運之禍
變今坐擁十萬精兵以完中山示怯于契丹勿
擊堂堂之陣勿當得意之鋭既收豈能至澶淵

必不能踰河待其將成渡河之役我出中山十
萬奇銳請戰之師一舉而覆之彼契丹雖衆豈
堪填我洪流而代吾灑掃也哉彼或不克渡河
我以此師覆其歸路匹馬隻騎不返矣恭惟
祖宗無失刑　眞宗皇帝私一傳游也哉
眞宗清淨垂拱之君不試于摩策而決意親征
不以王超石普楊延朗斷契丹之歸路不斬傳將
之不濟師巍巍然振乎千古之上矣中山之形
勢其何如哉作我　祖宗爲能用中山之形勢

也何則在戰國介于魏趙之間屹然自成一國
其地雖狹而謀至廣其人雖寡而材最武西足
以抗秦北足以制燕無論趙魏也所謂中山君
者是已　太祖太宗時每時防秋之兵全師聚
于定州夾唐河爲大陣首尾寵遠近出軍建柵
仁宗謹是　祖宗之制積聚則中山爲多富
兵則中山爲重命師則韓琦焉至今廟而祀之
歲時嚴也太原府劉氏盜有之　太祖皇帝親
征而未之克姑以待　太宗皇帝特封　太

宗爲晉王建大　晉王即皇帝位之四年親征
克之于是　有宋受天明命平一天下萬國同
不臣者遠今將二百年重惟　太祖皇帝號令
之所加鼓鼙之所及一日削平唐末暨五代百
年之僭亂曾不足以推枯拉朽諭之乃于太原
獨艱難如此何邪劉繼元雖孺子也有郭無爲
之謀供霸榮之勇其兵嗜戰不怯死其民樂土
不輕去且復念曰太原吾父兄之世有也吾家
所以革晉爲漢者自太原基之也彼石氏有天

下者亦自晉而得之遂以晉自命也晉纂李氏
之唐而李氏所以爲唐奪朱氏之梁者初實起
諸晉也其上則高祖太宗所以爲唐者晉奉之
也楊氏所以爲隋者晉肇之也高氏所以爲齊
者晉大之也司馬氏以晉自命者實謂受命于
晉也其在成周宣王承厲王之亂號爲中興者
伐玁狁于太原也其後王師敗績于羌氏之戎
王乃料民于太原爲成周之盛衰者又如此也
嗚呼太原之爲鎮可輕付畀哉重以　太宗皇

帝之神武念太原久未下顧視群臣誰可與謀
者有詢之張暉暉曰戢兵育民俟富庶而後爲
謀繼詢之張永德永德曰太原兵少而悍加以
北虜爲援未可倉猝取也莫若先離其戎心又
詢之薛居正居正曰太原自古難克之國周世
宗之代至于師老　太祖破北虜于雁門關南
盡驅其人民居處宇以西雖業六尚存而危困
亡其卒得曹彬而謀之問曰顯德開寶兩征太
原以當時兵力不能克何也　帝意豈不欲哉

彬能身任其役帝遂決意親征躬貫介胄曹彬
潘美郭進等爲之將先以近守石嶺關禦北狄
乃降繼元平太原保全其人民而毀築其城郭
將貽萬世之安也嗟夫　兩朝三帝二十餘年
而得之者一日廿心而棄之耶或爲唐自安史
之後河北遂非朝廷所有亦何害乎爲唐也哉
臣應之曰唐之河北固重而失之然其據太行
津大河以制河北太原猶在朝廷也此李德裕
相武宗發憤以身許國不敢擇勝卒能號令鎮

魏以誅劉稹成一代偉績也以兵論河北之銳
師固爲三鎮而飛揚跋太原青州各有兵十萬
邠寧宣武各有兵六萬自足以制彼三鎮矣今
又并太原而棄之古未之有也太原唐重兵之
地今棄之矣而青州賊盜久熾又未必有如唐
之重兵也邠寧之兵凋殘于近歲未易並言唐
之宣武是謂今之汴都　祖宗以重兵威天下
千百倍于唐宣武之兵也　太宗時張洎爲能
言京師之兵制固于唐之兵制　仁宗時尹洙

又能言京師兵制出于秦漢上非特與唐室論
也後來者宜不復持意開口于斯也奈何初更
更于王安石卒撤盡于童貫天下之勢槩矣惟
陛下念之天下爲方臣妾不勝至願而三鎮
之形勢臣愚畧陳之矣臣前謂　國家兵名而
賜之者敢復言之大凡王者　今上御名一嚬一
笑不易以假人不知此三鎮于一嚬一笑孰輕
重哉謂此小醜爲有功則隋唐固突厥之兵以
有天下唐郭子儀嘗以回紇南蠻大食之兵而

興復中國矣安得人人賜之土田也哉唯石瑭
父事契丹假其兵力以即帝位割燕以委契丹
而魏趙之地猶不與也謂其能戰則彼荒絶遐
陬疆場不易拔未嘗一日當中國仁義之師也
亦未嘗一日間中國當定之音也果孰怯而孰
勇哉但聞渤海者高麗之別種也女眞者渤海
之別種也高麗臣事契丹而女眞因高麗以臣
事契丹者也在 祖宗時嘗因高麗以入貢而
昔因于契丹之三柵求救于淳化之初也其後

國家絶高麗而不與之通女眞遂亦行絶于中
國是熙寧初 國家復與高麗通而女眞方拒
于契丹不得與也奈何一旦出謀傾奪契丹之
國出其故君空其寶貨而豺狼之殘不能自已
遂欲陸梁于中國哉在 祖宗時嘗來寇我白
沙寨路略官馬三疋民一百二十八口 適其貢
馬之使在京師遂執之不得還無幾何渤海入
貢而渤海之酋爲謝女眞之過遂 詔還女眞
之使不知今日女眞之暴逆不恭行于天誅孰

與三馬百人多少在 祖宗之令當如何哉議
者曰乃其頓兵城下何請責之曰唐廣德初突
厥自涇州犯長安至于代宗幸陝而郭子儀帥
師則吐蕃望風遁去越二年僕固懷恩以吐蕃
回紇羌渾二十萬寇京畿郭子儀以回紇伐吐
蕃而雖平皆未有割土田以奉之者也恭惟
陛下始初清明之時天以小醜磐懼 陛下增
修盛德嚴廟之上內令者必有長駕遠御之術
三鎮已復歸于職方氏矣顧惟疎遠小臣必待

百官班賀之後乃得與昆虫共慶也雖然臣猶
將有所陳者唐杜牧最善論兵謂上策莫如自
治漢皇甫規善用兵而先零諸種羌慕其威信
相勸降者十餘萬則以威信爲干櫓也規之言
曰力求猛敵不如清明勤明孫吳未若奉法皆
自治之道也又如程顥于扶溝但選明能牧
守自耿安集不煩征伐亦如自治者也 陛下
誠得如皇甫規之有威信者爲帥師顥程之明
能者爲州郡則三鎮之復爲王土可指日而期

也然而比則邊場之臣自治之道也若夫人君之自治者無時而不然猶見于變亂之後猶之治矣也漢路溫舒書為宣帝言之曰齊有無知之禍而小白以興晉有驪姬之難而重耳用霸近趙王不終諸呂作亂而孝文為太宗禍亂之作將以開聖人也文帝永思至德以承天心崇仁義省刑罰通關梁一遠近權賢如大賓愛民如赤子內恕情之所安而施于海內是以囹圄空虛天下太平夫繼變亂之後必有異舊之恩

此聖賢所以昭天命也溫舒于是遠不及高祖近不及武帝可謂知務矣其視東方朔對武帝之化民不言堯舜而言文景尤著明也今 陛下繼變亂之後思所以昭天命者其不在 仁宗乎凡溫舒之稱文帝者實為吾 仁宗而云爾也姑而論之 仁宗于斯大德加以嚴恭寅畏翼翼而純矣漢文未必無愧色也且文帝二十三年逮其歲晚頗惑異端孰如 仁宗在位四十二年日 今上御名 一日圖治愈切求言愈

急用賢愈勤正德愈勵使漢文加之二十年之後不知果又何如也語曰不知其君視其臣漢文之臣畧如前之所陳者矣孰如 仁宗初相王曾李迪呂夷簡晚得杜衍文彥博韓琦富弼其在內外大小華國命世之臣蔚乎不可稱數也其用之未盡留以遺子孫者呂誨范鎮司馬光呂公著皆社稷之衛也 陛下今日繼變亂之後誠能得臣如 仁宗時不開邊以玩兵不奪利以殘民不急刑以殺士不禁言拒諫以自

蔽則何慮乎女真小醜是謂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之時也倘或不然使梟鳴嘉木之上蛙毒清池之中如漢幸而有皇甫規張奐為將而不幸胡廣趙戒為相其中則張讓段珪曹節輩兇閹為之虎狼唐幸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為將而不幸元載盧杞為相而其中則李輔國程元振魚朝恩輩兇閹為之虎狼則天下之事去矣是謂困之六三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宮不見其妻

亡之時也是謂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之時也嗚
呼天下治亂興亡之迹出一轍也如此其在治
世既有明君則必有賢相而將臣自出矣臣雖
至愚不領 國家獨以將相而無相也昔者賈
誼慟哭于明時不勝其忠也阮籍慟哭于衰世
不勝其憂也當今執政大臣必有撥亂之才於
國之罷請為 陛下念之臣前所謂大有上九
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者乃自乎六五之君厥孚
交如吉也六五有信以交乎天下終以威乎天

下是謂德威故能以一柔用五剛使上九受天
人信順之助吉无不利也大有之君子是乎得
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如其惡者不遏則善亦
無自而揚何以為大有之休命也大有一變而
為乾乾之德首在剛健而後曰中曰正曰純曰
粹曰精也人君之德固宜先之以剛健而繼之
以中正歸之于純粹精而天下何難乎為治哉
臣愚言不識忌諱 陛下赦其死幸甚臣前所
謂朔問二篇者今輒隨封事上 進以備乙夜

之 覽重增死罪 陛下赦之幸甚臣說之昧
死再拜

朔問上

或問唐杜牧言山東王者不得不王霸者不得
不霸其說果是非曰牧之意勤矣其論失之迂
而不密蓋山東不足以兼河北河北為能制山
東牧安得以天下之勢專之于山東也哉至于
牧言河北視天下猶珠璣天下視河北猶四肢
則是也牧曷不曰河北若天下之脊也有大任

為地疾有大陸為地腹其勢足以吞天下而容
納之也況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
則失天下凡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
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
北則弱其國雖無道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不
至無道而失河北則弱是何也自周不王而天
下分裂六七其敵國三曰秦曰齊曰楚其與國
三曰韓曰魏曰趙其附國一曰燕燕趙魏三者
皆在河北而趙為約長與秦則秦重與齊則齊

重興楚則楚重彼狼虎之秦欲持啗諸侯一摟天下者累數世而未得志也逮夫始皇二十五年滅燕滅趙乃明年滅齊降魏遂兼天下改諸侯為郡縣銷金人以視得意矣二世之立盜賊相隨而起陳勝雖首兵于楚而張耳陳餘立歇于趙天下之心始爭王矣當是時所謂河北軍者為最可畏也項羽渡河與秦軍遇九戰絕甬道大破之于是乎楚兵冠諸侯秦之失天下自此其決矣是河北為秦如此也漢高祖之興非

勝廣之勢且無餘耳之交未嘗一日申于楚雖光入關而不得王其危甚及乎命韓信曹參張耳帥師伐代獲夏說遂伐趙獲歇殺陳餘以張耳王趙由是信得以襲齊殺楚龍且越明年五諸圍羽垓下而滅之漢于是一祖三宗燁其盛矣不幸中間篡于新室更始庸孱不足以奉君天下光武崎嶇北渡河其窮自稱邯鄲使者而屬為北道主人者不知凡幾人也不意漁陽上谷之突騎精兵良為已來乃取邯鄲殺王良敗

銅馬于鄡在康城敗青犢于犬射在武德敗謝躬于鄴由是鄧禹克河東寇恂克河內遂即位于鄗在高邑光武既以幽冀兵中興漢室乃立營黎陽以當河北精銳謂之黎陽營其視河北未嘗不少在意也其後子孫不知祖宗王業之本河北為袁紹之室矣曹操雖自視英雄而切齒不與俱生者唯紹也紹死諱軍黎陽與尚爭冀州是二孺子者實自屠剪以為操之奉操得黎陽取邯鄲取鄴收冀州卒以冀州之河東河

內魏郡趙國中山常山鉅鹿安平甘陵平原十郡封魏而已漢矣是河北為漢又如此也晉因魏以一天下才二十年趙王倫內關成都王穎外遣穎軍次于朝歌惠帝以十萬之師次于安陽穎以石超來戰王師敗績于蕩陰惠帝褁瘡流血僅以居于鄴而王浚劉元海石勒汲桑輩皆為穎而飛揚于河北穎初利犀胡以為一身之爪牙而不知其後卒移天下之荼毒豕塗兔東人人自王視中原如無人境晉才阻江而有

之是河北爲晉又如此也隋文帝以后家之勢竊有移周宗之謀而尉遲迥在相州據趙魏之土未敢發也及以韋孝寬取迥殺之汚相州之勝其取周如拉朽遂滅陳一天下煬帝忘滅陳之師遊渤不返楊玄感李密肇亂于黎陽王須拔歷山飛輩僨于燕趙以處揚州之禍曾不得一抔土以自葬寧論隋室之存亡乎是河北爲隋又如此也唐興楊玄感輩驅除河北其定中原甚易觀於劉黑闥平河北遂一天下明皇

以昏色蠹其神志相牛仙客而將安祿山括河北之禍虎牢失其固潼關失其險而兩京七廟一日丘墟帝僅以身還自蜀而河北卒不復歸于朝廷蓋往時安史之禍猶太陽病者勢雖危而湯液亦易爲功也唯是僕固懷恩養寇自營留賊遺君父以祿山之黨李懷仙李寶臣田承嗣薛嵩輩分帥河北天下謂之四寇者其病猶殆探人雖亡而腐氣不已也其後朱滔主盟以冀王田悅以魏王王武俊以趙王又以建興王李

希烈天下謂之四叛雖有馬燧爲將十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益堅悖亂之志又其後朱克融囚張弘靖王庭湊殺田弘正天下謂之二寇雖有李光顏爲將十百萬之師而竟無尺寸之功徒使姑息之風益熾又其後城堅社老鼠而自神不復知有朝廷朝廷益弱而馬燧無子李光顏無孫彼張子納孫彭且健也百餘年間朝廷因無一矢渡河而河北三鎮按重兵視本朝烽塵之驚播遷之虞亦未嘗有一人勤王者

卒以佐朱溫亡唐焉當時諸鎮跋扈者倚河北爲城社安之即節旄者竊據河北以自張大不與河地綿大上御名者不足以取重于朝廷朝廷或增一城浚一池而河北怨怒上聞即日爲之罷役或興師問罪他鎮而河北必求撓王師朝廷于是督河北之異禮而示諱執政謂爲當然而悟不悟蘇者惜焉馬燧勢可以破田悅而遂之蓋燧自知其有所不可者憲宗能誅元濟而不能不赦王承宗武宗欲伐澤潞而先姑息

魏鎮則河北為唐又如北其甚也故曰凡有天下者得河北則得天下失河北則失天下唐不肰矣又如桓溫劉宋之劉裕經營中原傾國為力有將有兵驅海島而來勢若壞山人皆樂聲教而厭腥膻為日已久也奈何溫敗于石門宋之敗鄴裕不守關中竟不能成天下之功皆以不得河北而失天下也所謂凡有國者得河北則立失河北則亡者苻堅之秦取燕慕容暐而立拒于吳慕容垂而亡托跋之魏取慕容寶而

立分于高歡而亡朱氏之梁婚魏先梁而立失魏失相而亡李氏之後唐得魏滅梁而立契丹入自河北而亡石氏之晉以河北奉契丹而立李殷納契丹于定州張彥澤以契丹犯京師而亡劉氏之漢委河北父事契丹而立郭威起于鄴而亡也所謂其國雖不正而得河北則強其國雖正而失河北則弱者曹氏之魏強于劉氏之漢是也所謂其國雖無道而失河北則弱者高氏之齊強于宇文氏之周是也嗚呼河北為

天下之勢重輕如此居天下者 今上御名之哉
共惟我藝祖亦自北征不戰而受天之命
翊聞下
或問河北重于天下如此宜夫 本朝待河北之尊其命帥遣使凡百非他道比其優河北之民者所以厚天下之本也奈何近日事勢忡惜大河為患頻歲而未知導之上方曰河北有大患二而河不與焉或問大患二何曰一曰外患將起二曰根本方賊何謂外患將起大凡君子

相與則能始能終君子而與小人交則小人卒以君子為可欺而殘之況以中國之尊交于契丹而謂可以久而敵乎契丹自澶淵之盟到今凡一十有八年矣可謂久矣古未有也 宗廟社稷之威靈于是乎在肰今虜主鴻基者與有力焉途路之人皆知虜主雖生羯犬之鄉為人仁柔憚言兵不喜刑殺慕 仁宗之德而學之每語及 仁宗必以手加額為 仁宗忌日齋不茹葷以白金數百兩鑄兩佛像銘其背曰願後

世生中國其用心蓋可知也虜主今年八十有餘矣不幸無子監往時其叔宗元竊發之禍約束其孫褎王者甚至唯恐其不類己也褎王少時亦有令譽雄傑可畏今其為人殘忍好殺與
黠之性也日夜唯田獵是好挾弓為戲自視年齒既壯而志不得逞益復恣睢獨狂動多不義日者無名頻點集戍馬是有謀也彼有永豐庫者儲中國百年之金幣不知其幾多也虜主未嘗輕用一毫如燕王一日發之以資南入之計是有財也加之上下同欲天性能章善喜兵戰雖兒童婦女亦武而善騎不勞部伍不擇器械可謂有操刀必割之勢也彼往時所謂劉六符者有古蒯罗子之風嘗為其故虜主謀曰大遼雖與中國通和要當十年二十年必以事挑之使中國知吾非怯而忘戰者中國常惴惴不自德于歲幣則大遼常有中國為之奉矣今彼二十年間必遣泛使有要于　朝廷者六符之謀行也嘉祐初蕭扈來請河東地界王原叔折

扈扈不能對以封疆條目示之使扈歸熙寧間蕭禧復以河東地界來而竟得地袤延十里又往時泛使請　朝廷無約元昊之和而　朝廷卒與元昊和近日蕭禧請　朝廷罷兵無兩討
朝廷乃為之罷兵其動如所欲日復加恣至于間者所柳歌盟刺義勇三字近日燒榷場一事弓發不制謂中國柔可侮而不足憚室彼有動如所欲也利也比年泛使歲使馬足相及至于市井細民或指一胡兒曰是姓名某者嘗客于吾某州某所雖未必可信蓋不可不信彼既往來之數其視北州如其族帳中出入凡我地里之險易曲折人情之好惡休戚寧無不知若夫北京無重臣如韓魏公致彼改常禮而以名奉書安撫使無名卿如歐陽公使彼知慕而不敢犯守邊無宿將如王先則何以折衝談笑之間奉使不擇人動則失辭坐刑之恥兵雖分將專教而益驕且弱其數至寡有司以闕額錢為之利府庫倉廩俱空而有坐倉之糴及時闕

月秋之錢入夏未賜春衣之歎還官專糴而高價與細民爭利　而以度牒射利市井蕭條屋廬閒闔道途闐而民多飢饉流離死填溝壑又皆彼地然身所見聞者其熟知中國虛實不誣也是謂外患將起何謂根本方蹶國之根本在民今河北之民實古趙魏之俗也悲歌慷慨起則椎剽掘冢趙俗然也剛強多豪俠侵奪薄恩禮好生分者魏俗然也二者至今皆然在唐一陷于四寇其畔援不義卒與田鶻上著俱唯以禮義感之則其自力亦復勁正不可奪唯恐其過學所謂國籍十世之基家承百年之業士食舊德之名民農服先疇之畎畝商循族世之所鬻工用高曾之規矩者唯河北為然也今　國家禮義之所感浹且久矣其民乃輕于轉徙若甘心溝壑者何也不幸天災流行水旱之不時甚或頻年曾不間三年否則五年斯民何力以勝此災耶嗚呼天數抑亦人之自致乎前年兩河俱災流民處處而居如北京十餘萬

人通利軍有不下三四萬人今年邊陲之人從罹災繹繹而來未可以數不知河北之根本果何寄耶蓋又有以誘之者矣人情舍害就利為不可強況或誘之使前哉前日河北流民多得新田于唐鄧許汝之間者物賤役輕非河北比今日災歉之民其心動搖無遇無年一人投袂而起負老攜幼隨之者百十為伍渡河而南惴若不及安得根本之不蹶耶夫河北之所以重于天下者非謂太行常山之險河漳滹沱之阻也謂有吾民十世之基百年之業武于山河也今戚戚感之去此而南今亦戚戚而就溝壑則雖有天險孰為之守耶言之及此可為寒心萬一胡虜之犯吾民如盛且強則荷戈彎弓而戰者皆兵也我之太行常山于是乎為險而河漳滹沱于是乎于隍矣民之衛室廬保墳墓有不待號令而奮者顧何所不克哉今日之事勢如此奈何彼天災流行水旱之不時亦有國之常也其患何不見于異時而特出于今日乎蓋有以

致之歌者矣漢魏宣言當役之時民有七亡七
死以今日事勞論之亦有七亡七死甚于宣所
陳者吾民安得不舍此而延乎請試言之常平
錢散之上戶雖多初非所乏散之下戶二千或
一千無補于歲費名為二分之息而又有頭子
之息雖甲之息鈔剪之息人情不免之息不知
其息竟為幾分責之于夏則請以冬為期及冬
則已晚而不勝其責貧者以累富強者以累弱
一人以累一甲一甲以累十數乎人辭訟鬬爭
桎梏棰撻多常時者數倍賣田易牛撤屋鬻子
一亡也異時單丁女戶無役第四等役戶所不
及今皆責之輸錢以弱佐強以下補上上戶易
于輸錢而樂于自恣于是快其吞食無厭之心
而佃田僕宅且自若下戶易于致力而艱于輸
錢平歲猶勉強而足不幸凶年惡歲雖有力而
不得收必責之以平歲之錢而募游手之民由
是民皆樂去南畝而事游手游手恣于下兼并
恣于上二亡也異時義勇取其藝而不絕之以

文安于鄉里而不徙之州縣今保甲諷誦教法
始如兒戲使之捨中國之法度而學夷戎之跳
梁既已蕩動其心志而又集之州縣不恤所費
如一中縣歲教保甲三千人其備弓矢供飲食
一月之中人費五千則凡亡萬五千緡人費三
十則凡亡九千緡如集之州則其費又倍之緣
毫無所補而歲亡萬千之緡其何以繼三亡也
河北之鹽異于他處非解州之地可巡禦非江
淮之務費煎煉或河水所淤之地不生寸草而
白醎遂生或天生鹽地百種不生而五野皆鹽
南或生鹽草而火之而水之鹽立成矣 祖宗
因其俗而順其欲稅之而不榷河北之民以為
祖宗甚盛德也 仁宗時王宣徽
神宗時章惇相議榷之不可及惇相當國卒中
前日之謀而榷之一旦使營生之民為刑戮之
餘行商失業居民失食怨恨咨嗟四亡也
宗時或欲以河渡之利歸有司議者請河渡本
以利民不可及以病民而止今有司卒以河渡

為利又兼利乎坊場使河渡少于異時而坊場
多于異時坊場之多是有司利于買名撲利錢
之入也方其輸買名錢時有實封投狀之法自
謂盡善矣不知此乃投骨鬬狗之術角勝負得
者固小人之常態而河北之民為甚推剝侵奪
之風非一日啟也方實封投狀時不顧幾入之
實于己如何唯恐買名錢之不多于其儕輩及
其得之或破產不足以為約而奸欺抵詐上下
相蒙紛然並出唯使不逞嘯集之有地盜賊之

多于淵藪五亡也河北之民既多泛溢之苦幸
而一歲之稼不敗于波濤則起夫以完堤防如
一中縣歲輸夫錢六千緡猶大患也若必責之
為役則其費又數倍六亡也牧野之在河北尚
矣今一切委之使編戶養馬不但損國威虧軍
容而民採捕之外又有視物之勞不敢出入之
弊自漢已患一馬伏櫪當中家六口之食亡丁
男一人之事今何獨不賦七亡也七亡尚可又
有七死凡民利入之源有司專之而日斷其資

一死也郡縣以文具逃責之官任游手不上籍
之吏役鄉村者狼虎鄉村居府庫者螟螣府庫
斯民束手就斃二死也刑罰加嚴告訐之門日
多使民出陷獄穽三死也貧窮則生盜賊武事
不識則生盜賊田野掊斂不少休息四死也天
災流行 上恩雖厚而錢穀吏羈于綱故關
上恩不得下州縣怯畏不敢以民命為請寧就
流移之大費不可捨租稅之小費凡民與其伏
田疇而被所責于鄉縣不若流移而仰哺于他

州寧于溝壑之歸五死也 上之恩澤既不下
患而下之疾苦又不得上聞諱害而言利欲詢
謀而不得議成法縣令不以戶口多少為殿最
而以斂財足言為賢愚當其水旱方至之時視
民之沒溺不敢發倉廩必待報于使者當其報
賑可糶之時又亦不敢開倉廩以收糶而必待
報于使者使者之命來而無所及矣州縣得治
民不得救民得刑民不得養民六死也凡下之
動甚于上之所好今民見 朝廷使者州縣長

言一切以財利為事靡然爭相訐揭發無紀不知禮義至于父子訟財夫婦異貨所謂諸侯好利則大夫鄙大夫鄙則士貪士貪則庶人盜今見之矣俗皆曰何以孝弟為財多而光榮何以禮義為史書而仕宦亦可以信矣彼嘉話中處實之老今皆逝矣後生耳目慣習不復知世間廉恥事七死也民有七亡而無一得有七死而無一生是謂根本方蹶哉對奈何請學本以御外患于未然

文集卷二

文集卷第三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奏議

負薪對

負薪有廊廟之憂固善矣其如廊廟之恥何曰廊廟顧豈無憂哉特與負薪異耳且天下之患莫大于同樂而異憂作負薪對

今上即位元年正月初金賊以我強埸之臣無狀斥候不明遂豕突河北犯結河東直抵京師城下金賊非漢老上單于之比也其兵亦無老上單于十四萬之衆也彼時烽火照甘泉宮望長安猶踰百里而遠今何為使我直有城下之師耶犯孔子春秋之大禁夫其武者聲懼漢文帝者猶從與負薪憂其九夫而有三策 皇帝陛下初下親征之詔遠近聞之靡不思奮咸曰是我 太祖皇帝之舊章也 今皇上真似之也

太祖皇帝受天眷命即位之四月昭義軍節度使李筠叛習五代之餘釁自恃其兵為之勇

可稱其山河之壯 太祖親征倍道兼行其勞
至于 聖躬負石馬上使太行不得以爲險郎
日城破筠投火以死蓋是舉也樞臣建議爲
太祖獻策曰宜出師擊之西京向拱曰 陛下
宜速濟大河歷太行稍緩之則使賊識矣控鶴
左廂都校馬全義亦于澤州城下進言曰緩之
適足以資其奸使全義中矢拔去被血以先士
卒筠不得不與火俱滅之速也是歲九月揚州
李重進自謂周室之勳舊繼以叛聞 太祖親
征復如李筠與火灰燼筠則北結劉旻重進亦
南通李景其禍心不淺而不及掩耳于迅雷則
奈何唯夫全賊之勢通于前日而蠻輿之出異
于他日者 陛下無謀臣如趙普如拱而將無
如全義者乎如其有能成 陛下之初志者天
地爲之威怒風雷爲之震擊號者起而嗜者呼
寧論女子童稚奮袂之勇哉武曰如 陛下即
位之初何曰 陛下即位之初孰如 太祖當
宋之爲宋古四月之初哉武曰論兵則我寡彼

衆曰戰之勝負不在兵之衆寡而在將之能否
有古以來不可勝言也莫若以今事著明之
太祖在周時以百騎却虜梟將高摸翰之兵數
萬于瓦橋關之北開寶初 太祖命田欽祚以
兵三千于定州背城以破虜六萬于時軍中有
三千打六萬之語至今塞上兒童猶以此語爲
戲不忘也借曰兵寡豈無三千背京師城而陣
當見人〻如田將軍也關北百騎則待 陛下
之臨戎復如 真宗皇帝改元之二年乘六龍
幸大名北虜不及望天戈而大敗遁去越五年
御龍鑾幸澶淵北虜纔及望天戈不及戰自敗
而請和是我不速于和而既利則能久者也于
時上相畢士安開其謀次相寇準堅其行殿前
高瓊效控馬渡河之力皆精 上意先定于前
年之征也 太祖再出征 真宗亦再出征若
其問罪河東則 太祖 太宗皆一出征 陛
下不一出征乎其決之一也國功以威克愛者
政典也政典者軍政之典也治國之常道則威

與受均也方有事時漢景能誅晁錯則天子之
威令不申而晉室迄六胡之亂已肇也唐肅宗
之威令不申而有郭子儀李光弼爲將不能平
幽薊武宗之威令申以石雄張仲武爲將而足
以討澤潞近者周世宗即位之三月親征劉旻
及契丹于上黨其愛將樊愛能何徽敗績世宗
立取而斬之將校股慄愳用命而劉旻在太原
亦爲之破膽失據世宗之師由是出無不勝而
四方借判相顧失色中國之威一日而振實爲
我　有宋之驅除也　國家不幸有敗國徵亂
之臣爲萬世之羞非戰將一日失律之比若曰
京曰貫曰黼曰攸曰　方金賊在城下時空
帑以視之又醞以賜之國有詔勅曰此醞非他
物也爲人臣而不患者不度事之利害不慮國
之安危天命予一人戮之凡食者誠焉無急被
金賊雖非人類而犬豕亦有掉尾怖恐之號顧
芾之懼哉捨此而不爲其失之二也兵出無名
事故不咸明其爲賊敵乃可服古兵法之言也

唐高宗時薛仁貴爲蘇定方討賀魯而言之遂
克成功　今國家于金賊曾不遣一介之使問
其所以來者何名也彼素臣事契丹乃一日滅
契丹之國自建隆以來臣事我　有宋後一日
舉烏合之衆頓于堅城之下果何名哉設如我
與國也玉帛初陳車傳未息相與之新當如是
乎無乃疆場相侵乎請責之疆場之臣否則將
帥失信乎請責之將帥之臣今日果何名也耶
執事者既不責金賊之無名又不名其所以爲
賊者重可惜也何則自古兵之大禁乘疲入
則收猖狂不制則迮貪人金幣則滅有所恃而
驕則衆相殘淹時而兵老則下必圖其主帥金
賊俱犯此五者我取而殲焉可也執事者似未
之明也苟不明乎此則敗迮反在中國矣可不
念乎金賊之君不知何人恐非冒頓之暴勇頡
利之狡謀可與爲比也其謀臣郭藥師者唯能
與我閹貫爲謀而貪墨無恥如　中華借以啗
其身取富貴目恐亦不可比祿東贊之辭婚可

以動唐太宗尚結贊之狂謀幾能擒渾瑊如俾
郭藥師執一粗曉邊情部隊將議之不過一二
言而啞叱之矣刑餘而又責之責實在部隊將
之下者也大抵不知其君則視其將不知其衆
則視其國不知貧富則視其器械不知其所為
則視其所好金賊之將如郭藥師則其君可知
也其國之東西幾何南北又幾何朝臣高麗暮
臣契丹今于奚霫室韋靺鞨之間寄彼群族帳
之所賤者今亟乞師奪焉而南則其衆可知也

器械必資銅鐵竹箭膠漆之上品要非彼之所
產空其窟頓不剛惟中國之器是求則其貧富
可知也金賊之嗜好大在金帛子女細及耳目
玩物則其所為可知也凡百亡國滅身之具何
其備邪昔侯景所與同惡無非驁才其黨自業
曰亦僻至是安得不敗金賊似景皆暴起而滅
必速也苟明乎此則何憚而不敢以職為說此
之不明其失之三也金賊不避利求割地以河
為界執事者不盡河以賜之姑賜高陽府中山

府太原府暨其郡縣無慮名城將百數白以為
有謀也亦知今天下者　太祖之天下也孰敢
以寸土不在王會圖哉高陽中山者我　太祖
太宗暨周世宗躬冒矢石艱難而得之者乃
一日談話而棄之耶太原則　太祖　太宗相
繼親征冒矢石甚于河北其艱難則久于河北
真宗自謂　先帝竭四海之力以得太原顧
乖重耶又忍如墮甑而棄之耶執事不可重諭
之曰彼初稱女真時在我　太祖朝嘗盜我白

沙塞三馬適爾貢馬之使在　闕下　太祖命
執之不遣餘年渤海之使為女真以表謝遇則
釋之其在　太宗時女真因于契丹之三柵控
告乞援亦耳恭甚矣不謂敢睨中國之地于
今日也此其失之四也金賊其何厭敢肆求黃
金重幣不知其幾何但聞　國家府庫空竭下
据于公卿大夫士家紐不遺乎閭里民庶其上
達宮掖供奉之器則為有人心者不忍言也古
唐吐蕃縱橫凌轢時入京城劫掠黃金則必有

之亦不聞明言求金于王城也其在鹽州夏州
者則言求金矣是吐蕃施于鹽州夏州者金賊
傲侮于京城也不已甚乎執事者何不諭之曰
府庫者 祖宗之府庫也 國家于經費之外
未嘗敢以一毫賞無功也且 國家初未嘗相
聚斂之臣亦無事于府庫之富也安得有金以
滿谿壑之欲哉在我 國家之初女眞歲以市
馬于中國而資富其後女眞服事契丹則中國
但知有契丹之馬而不知有女眞之馬也女眞
之名馬遂亦絶種得非天以其馬畀中國而不
畀契丹乎女眞又安得而私耶以故不還而南
唯以無馬爲恨塗路剽掠而未知已也彼窮餓
不得吾市 之金乃無名之求耶夷狄皆貪而
多詐唯女眞 之貪而多詐高麗猶賤之雍熙間
嘗爲吾使者訴之也以黃金棄之溪壑比其失
之五也春秋重信盟生于不信春秋是以誅盟
中國諸侯之盟固在所誅況以中國盟夷狄乎
又況以王人與盟乎隱二年唐之盟書與戎盟

盟也此春秋始隱之一端也傳八年洮之盟二
十九年翟泉之盟王人與盟也此春秋責齊晉
之重者也兵而不已至于盟、而不已至于質
子則又春秋之所不誅也在漢唐時但聞夷狄
有質子于中國不聞中國有質子于夷狄禮則
然也金賊一日于 王城下盟誓而質子焉有
明春秋之大臣則其責當如何無乃失中國之
所以尊者乎彼如有求質子而及親王也何不
諭之曰親王者 上皇之子也 陛下方如兄
親九族忍弃 上皇之子于胡虜乎如質 陛
下之子則方就外傅未任武部之事邪彼雖犬
羊亦未必忍父子兄弟之親也聞此言恐亦愕
然自失矣又如求質宰相則書諭之曰宰相者
陛下之股肱也何可一日不相與以成一體
乎邦昌者雖不知爲何等人旣命之爲宰相則
嘗待之以宰相也彼亦號有君臣則宜知宰相
之重矣亦聞此言而得安乎雖然質固何有哉
曹公困韓浩私呂布不顧夏侯惇之被質著令

有持質者皆并繫弗顧由是劫質者遂絕此曹
公所以能振威于中國也中國不得其所以為
尊者其失之六也然金賊一日得吾瀛定并門
重鎮未必能為其強其得吾金幣無慮數十萬
未必能為其富何則夷狄喜相吞併鬭爭是其
犬羊狺吠咋嚙之性也唯其富者最先亡古今
夷狄殘帳大小見于史冊者百十今其存者一
二皆以其財富而自底滅亡者也今此小醜不
指日而滅亡是無天道也唯有一事大可懼者

又將遺之以謀臣也遂將使此小醜得以其強
者為強富者為富可不懼乎　國家以契丹歸
朝官悉遣歸于此小醜無乃執事者未之思乎
蓋此色人布滿州郡無慮萬數遠者十數年近
者三四年且嘗預官聯臨局務亦有喜讀書通
吏事者其使弓馬多膂力喜戰鬭則又其性習
然也且其中國之事体人物靡有不知其孰強
孰弱孰能孰否與夫道理而遠而近而險而易
皆得以為此賊之謀其害一也此色人在中州

初頗喜鈞陳其高曾之家世曰此大家者吾之
同祖也曰此郡縣者吾墳墓猶存也幸今復為
王民亦頗買田種藝與人家婚姻其意不淺矣
亦頗有惜中國不用賢多遺才為司馬公而歎
息者今一旦阻其慕　王風之心投之于犬羊
猪聚之群則以其苦心為彼謀其害二也且
彼與金賊亦有平日猜嫌不相能者或當南北
戰鬭時兵刃相殘之酷者今又一旦快彼賊心
其害三也彼携老幼慟哭駕胡車彎弓露刃而

行籍籍道路間言曰投彼死爾孰若死在此以
故所過之處閉戶避之訖宿而去則居者相賀
如其為彼用也亦可慮哉其害四也金賊陸梁
于城下時此輩亦有請質妻孥願與之格鬭者
　廟堂之謀曾不知出此而州縣固不敢上聞
矣此一大便而資以為彼小醜之用其害五也
彼歸向契丹而乃復歸之于金賊不知為何名
也無乃示怯于金賊者過甚乎其害六也使彼
顧盼之間褫中國之衣冠復夷狄之態度弱者

居悤强者悵恨道路爲之咨嗟非王者無外之度非天無不覆之義其害七也明有此七害而議者不過曰　廟堂有從戎之論爲日久矣適此時而從之不貽中國他日之害也復請之曰如可從也豈無異曰執事者幸少待之從之金賊孰若待我　國家廟堂之議成復睦理幽薊之舊土使彼復有仕于彼乎且諸葛亮于南蠻四郡皆用其土人而任之矣倚北爲依人皆無所知解遠以增彼馳突之數固亦不可彼小族實難得生齒所以汲汲是求也昔朱克融單方飢寒于京師時從軍相乞一飽之日而不可得安知復有幽薊故梁不奉其祖治之風終爲唐室之　武如不用宣和七年以前　詔書復存之于中國其失之七也此賊蟻聚于城下時大臣不知畫謀不知一日縱敵百世爲害戰士不肯盡力留賊以累　君父國人養虎自貽害不勝責也傳曰無伏節死難之臣孔子傷焉可不信乎設不能有鍾鼓擧而殲之尚可震而逼之

什而圍之使馬不得渡馬不得嘶此賊不怠而相持以死則無食而餓死矣奈何既不得攻又不得圍縱其遊騎散卒或百或十朝出而殘一邑又明日出而殘一邑　王畿根本之地富室最多適足以資其流血成溝也　王畿蕩滅將盡遂及輔郡諸縣鎮走官吏如雞犬取故相家孫女姊妹縛馬上而去執侍帳中遠近膽落不啻寒心然非金賊殘之也實官軍殘之也方賊入一邑時未聞官軍一人襲而來救咸謂彼出不意而我適不爲之備也以故知閻貫前日滅底河之戰士卒死者十萬不減永洛之酷　朝廷莫得而聞也貫感熙河經略使劉法出師爲西賊擒而殺之如携童排　朝廷受百官班賀西師之捷也近而劉延慶于雄州北殘戶百餘里而奇金帛軍實于亂戶之中不可稱數并取雄州弓手天下稱爲集勇而契丹素所畏者貫悉殺之　朝廷既不正典刑于延慶而貫尋封王矣法制之失當如是乎其失之八也或曰國

家征兵于古縣而未至也前與之和矣曰城下
之盟有以國敗不能從也是春秋之法也敢不
守而行之韓信之代齊先有酈食其與齊和矣
李靖之滅頡利唐儉淺入虜庭而和矣薛仁貴
之取九姓先受其降而知降者僞則不若遠抗
之〻威也是皆春秋之法也何獨古人以
則失之無乃天下之士急言孔子春秋之弊
子雖欲征兵于古縣而不急奔命者其故何也
漢陳豨反于代高祖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

者而祖乃躬選壯士于邯鄲蕃豨之罪來白于
天下也唐太宗有吐蕃党項京師之危詔諸道
兵四十日無一人入關者吐蕃党項雖為天下
所嫉而程元振李輔國也關之不君後為天下
之所忌也天下豈不曰元振輔國者吾家之吐
蕃党項也塞上之吐蕃党項吾力可及而吾家
之吐蕃党項吾力之不可及也今關胄之出哉
出元振輔國上既未集而醢之尤為天下之所
忌也然實因兵制驅之而然者何則兵在州郡

則兵驕而州郡重兵專命將則兵驕而州郡輕
甚將重則州郡不得不輕將驕則兵不得不驕
惟州郡輕則帥府輕帥府輕則京師輕此天下
之勢也　祖宗之兵寓于州郡命其守臣曰知
州軍以其軍重某州也其將則州都監是也州
郡都監平日事其守臣畢且謹則其兵無自肆
也此　祖宗之兵制也開寶之兵三十七萬是
謂必勝之兵至道之兵六十六萬是謂威武之
兵天禧之兵九十一萬是謂太平之世保大之

兵慶曆之兵一百二十五萬是謂畏賊之後應
變之兵皆以根抵京師而枝幹四方宜其百世
莫得而加損于一日也乃有大臣喜變更祖宗
之法度兵制亦不得而在合數州之兵以為一
將〻重而州郡輕矣州雖有兵之營幕而寓于
月令時衣其犒令之所加進退之所繫則在將
而不在守臣以都監而領剩員廂軍之外不知
將可一事也將兵視州民如胡越將官待守臣
如寇讎又有大可懼者幸　宗廟社稷之靈無

回戈吞噬之變則昧者未之諭也唯司馬溫公熙寧中在洛下見留守前軍相歸絳以數十老弱之卒奉旨禱雨中嶽而將兵有出城之禁奏疏論之曾布師太原躬自不勝將司之無礼而終不以將法為非也此者不幸有金賊之役如征舊制之兵則 詔至一州之日則一州之兵奔命而東上不必待于他州切恐他州之我先也州兵之急于用也今征新法之將兵而將兵分隸數州必合而起之又各卯其州之錢粮以

資之是州兵一日之事為將兵累日之事也將兵之不可急用也如此國家承平日久人材不甚相遠都監之材武不如視將官果何如唯闒懦之徒商旅之故乃得趋援將官而都監添差以考第平進者不敢與之比也此州郡兵制之失使其赴援不時之弊也若其京師兵制之失使其寡弱不足以為京師之重而威乎天下者亦其自變更 祖宗之舊制也 祖宗知漢唐都雍與洛以山河為險人可更而有也今都汴

陽無山河為險而唯以人為固乃屯重兵于京城之下或分根于京畿之邑他人莫得而輕重之唯我以之為用是 本朝以兵設險〻于雍洛之河山也奈何喜變更之大臣銷去 祖宗傳城之兵營曰坐糜太倉無用也曰闕額之金因得以為利也闕地可以利室廬也大臣而淺且隨一至于此安知百世之安危哉宗守約自以併當多功間于一時矣使我衛京城之兵營十無一存者矣今之責臣强宗則為別館園

圃與夫道宮釋宇者皆昔之營地也後世但誇今日遊地之雄氣和昔日宿兵之雄哉倫如祖宗之舊制城外之兵營基布相望而聲教之音日夜徹乎數百里之間使四夷來朝貢者遠而望之于鬱葱佳氣之外有森列不敢仰首之威光則彼金賊雖欲喘息于城下而無以留旦夕也 祖宗以兵為險而城不必高池不必深也吾之京師是謂天邑是謂神皋其守唯在四夷也由是觀之 祖宗京師之兵制優于唐之

時府衛多矣唐之府衛遠而不若我之近也唐之府衛勠于命將而我初不命將以私之也內外兵制繫國家安危其失之九也幸而有三策焉曰命威望之大臣以守魏而高陽可保也命威望之近臣以守鎮而中山可保也在唐則魏博重于鎮冀鎮冀重于幽燕魏博鎮冀合而制幽燕者也　祖宗于河北建四郡而河東唯太原一鎮其音微矣今不得已于晉于潞或擇建一鎮或各建一鎮則太原可保也北重鎮之策

也于河北河東（今上御名）擇守臣文武並用待之則厚委之則專于轉運使提點刑獄之外無繫破孛午之使者以蹂踐之掎噬之則金賊雖得吾州縣而無得乎人者安能一日而居哉大要如　太祖時郭進于邢州李漢超于關南何繼筠于鎮定賀惟忠于易州李謙溥于隰州姚內斌于慶州董遵誨于通遠王昇于原州不減唐李抱真于澤潞馬燧于太原雖曰崎嶇于劇賊之中而威震于華戎之上吾民執安矣何恤

乎小醜夫戎後于民給復者五年末之猶三年明　詔曰山澤之利與爾共之吾不禁也鹽會之貸爾專有之吾不與也爾無種糧則吾給之爾無牛耕則吾界之爾無農器則吾鑄之于是乎十數年流轉四方之民不約而無遠邇來歸矣唐宣宗何德以復累世所亡河湟之地哉而能以恩惠傾于既歸之後猶不失春秋重民之道也此內治之策也遠交而近攻者范雎之謀唐太宗為能用之也王者之師不必出而以夷

狄攻夷狄則王者之師不戰也　國家之制遼賊命于蕃羅支其制元昊亦命乎唃廝羅是世効忠順以報　朝廷者一旦滅之為郡縣今熙河是也自是夷狄從中國多矣隴之不以為恩也疆埸之上無日無烽火之警今因金賊陸梁之後至戎大變其政得重使如唐賈林　本朝曹利用之類以告室韋奚霫韃靼諸番鳴金賊之罪而四攻之金賊何地以苟活哉若高麗則金賊素所臣事者我之厚高麗者如何其為我

緩急之役當如何將見金賊雖爲活不可得也
春秋之功莫大乎存亡國孔子猶書衛人立晉
不與齊侯之專封而大天子之命也今天子
爲能命將防革訪耶律之後亂而立之則九夷
八蠻罔不仰中國之至仁服陛下之至德非
將爲耶律氏再生晉内之恩也仁之所施者淺
則誠之所歸者廣于是乎耶律氏爲我藩籬矣
武金賊而爲擣之凡厥涿薊諸郡悉却之而必
以歸也漢光武不可從臧宮馬武之謀因勿如
衰亂而取之乃立南單于以制北單于唐太宗
雖曰滅頡利而立突利可汗使與其故部示不
滅人之國也故曰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除害
也今何憚而不爲此外交之策也唐太宗有郭
子儀爲將吐蕃内侵相繼五年德宗有李晟爲
將而吐蕃内侵相繼三年則今日之憂未易以
一冬一春必也　廟堂之上可遠綏帶乎備如
三鎮之地已無及而三鎮之餘猶可及也今日
之師已無補而明年之師或尚可補也皮膚之

疾愈而却醫可也心腹之疾猶存而醫未易却
也

違言

君子終老而困窮不見于事業猶見于言言者
君子之事業也天下無道君子既不得位又不
得言天下有道君子雖不得位猶得于言言者
有道之世也作違言

唐虞之世豈有蠻夷猾夏之事乃以蠻夷猾夏
命皐陶作士何也曰是非之有無典兵久矣孰
詰也蓋有猾夏之蠻夷不害爲唐虞之至治而
或命官于無事之時以爲天下萬世之戒是所
以獨唐虞之聖者也雖然又言寇賊姦宄何也
曰天下治亂必原其所自彼蠻夷猾夏實自乎
寇賊奸宄也以故古昔天下禍亂之机與夫存
亡之徵析猶與而果決存百世于一朝者皆自
吾内以鞠乎外也項羽之勇范增之智不能机
沛公于座上者項伯舞劍以身衛沛公也曹公
袁紹相厄官渡無異而虎額吼累雖勇怯而曹

公卒走袁紹抗其衆八萬者紹將高覽張郃舉
率衆來降而曹公知紹虛實得以奮擊也苻堅
以百勝之威百倍東晉之衆有姚萇慕容垂爲
將覘晉君若浮苴孤鶩耳乃絶肥水未半而潰
于謝石五千之兵秦帝僅以身免者萇垂懷貳
國之禍心其尚書朱序降晉而爲之謀曰大兵
未集而擊之易也魏叔臣庾景孫免犬狼之衆
何足以當梁氏江海富庶太平之久乃一旦入
石頭據金陵如戲劇者梁臨賀王正德導之景

而逐相朱异先與景交通也唐代宗朝雖有郭
子儀在朝而吐蕃回紇頻年入長安踐京畿者
李輔國程元振二閹與君子內而僕固懷恩于
外爲蕃寇之盟主也昭宗時李克用朱全忠相
噬不滅袁曹而唐室之危甚于官渡未知二孽
雖先得之一旦全忠克滅唐爲梁也唐宰相崔
胤即陰爲梁之佐命也嗚呼蠻夷寇賊姦宄實
同机並行而致也今河東河北之人十餘年來
不辨蕃漢之兵皆曰童家之兵也不辨蕃漢之

旌旆甲馬皆曰童家之旌旆甲馬也至于金穀
貨幣不知爲　朝廷之有皆曰童家之金穀貨
幣也故金賊一日大軍入河北分軍入河東遠
而石嶺關不得以爲固近而大河不得以爲險
鼓笑以抵京師城下者官吏之疲弱人民之愚
憊以金賊之兵甲旌旆久無辨于華戎也幾何
而不閉門洒道以迎之也哉金賊于京師城下
有得色肆言曰童王招我來聞者寃之閹方平
旣以大河之橋延金賊又欲以京師城門納金

賊並可慴乎京師百姓于是上念社稷　宗廟
之危下顧父母子孫之酷不勝其忿不約而起
大呼于道取閹豎數十人于馬上拉而碎之則
人情大可見已天其或者必以閹貫侍司寇蒙
街之誅未使戮于市人之手與執事者其可忽
乎或者不敢復與論而私懷群閹之悲則假之
于市人指詬宰相以高歡憤張彝爲言何其不
知類也東魏征西將軍張彝子仲瑀己銓削武
人品秩羽林千餘人乃殺彝父子甚慘于是德

朔鎮使高歡在洛見之歸而傾產結客得司馬
子如孫騰侯景輩逞其樂禍之心豈今日比也
魏羽林千人實雜以蠻渾之醜抓其一身之事
爾今京師巨萬齊民世〻荷 皇家亭毒鞠育
之恩相與念慮寇無名一日蟻結于嚴城之下
天子將不得一日之尊京師將不得一日之
大決究禍亂之原實在群閹則取殘之以我之
公憤諭彼之私讎相去萬里而遠也彼高歡異
類久以胡后臨朝淫亂元乂劉騰輩寵任驕恣

流毒國中魏室將亡雖先有心則因難事而作
耳 國家累聖洽光四海澄清 陛下尊養青
宮者十年其傳祚之數日望天以北狂虜讋懼
增德豈齊魏之妖可並世而言邪乃若宰相為
都人指誣殘辱者昔亦有之唐憲宗明君也相
皇甫鎛之日殿廷班列相與驚駭街衢市肆相
與大呼裴度率眾情而上疏曰忽取微人列于
重地遠近流聞與京師無異度之言可信不誣
也未聞當時責驚駭者何士刑笑呼者何民豈

不謂比邦家之慶也唯當自治于上而一切無
懸于下也或者不以皇甫鎛為言而言高驩以
垢聖世何也孰知天地之陰陽消息見于君子
小人之進退君子小人迭為進退而各從其類
不可須臾至列也其為宮嬪為財賂為閹宦為
兵革為盜賊為夷狄皆陰也從小人而類進者
也若夫朝廷有道絕女謁薄官爵不私財賂不
黷兵革盜賊不起夷狄賓服者皆陽也君子以
類進者也惟小人盛于廷則夷狄盛于邊在廷

無一小人則在邊無一夷狄錙銖低昂不欺也
小人方盛而盜軒冕則夷狄亦盛而寇疆埸小
人熾盛而僭公卿則夷狄亦大盛而害王侯一
日小人退則夷狄退不勞干戈鼓鼙之武也若
小人與君子雜進則夷狄與華夏亦雜居小人
未盡退而夷狄未盡退也今日之事可覩也已

重地

有國家者重地而不得已于征伐作重地
春秋重地何也曰王者得民而安斯民得地而

安有人焉罪微矣以地而重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皆賤不當書者邾庶其以漆閭丘之地而重也莒牟夷以防茲之地而重也邾黑肱以濫之地而重也下國小邑之微人以地叛而何能爲重所以重其誅也苟不以地叛則一身之罪一時之禍也其以地叛則不特一身之罪貽百世之禍也春秋之重地者所以憂民也正天下國家之本也邾莒之君孰與天下之君大漆閭丘之地孰與中國形勢之地重屬者黃頭女

眞獨狂京師城下執政大臣遽以高陽中山太原三鎭賂之竊恐非春秋之旨也而國　太上御名兵如火不戢者焚而其戢者亦焚火不焚則不已也兵之爲禍甚大如此而不得不用者豈不爲疆場之野尺寸之地哉疆場之野尺寸之地殺人流血非王者之本心干天地之和氣而必爭之乃以中國數千里形勢之重鎭未嘗接戰而棄之乎言之及此孰不寒心論夫中國之形勝則禍福之幾有不可勝言者中國以中控

制夷狄者也乃委此地于夷狄使以控制中國乎契丹因石晉而盜據一飛狐嶺之險議者每不勝其憤爲之切齒扼腕今乃以十百飛狐嶺使彼據之乎其禍不特有吐蕃四紀之侵唐將有劉聰石勒之紀晉乎請以三國之事著明者借論之漢室不綱有曹操孫權劉備雖皆天生之英雄也使其終無分地而息戰于中原則必有吞并滅亡不支者若前日劉項是也曹公身與袁紹之興亡是也而以一天下分裂而三者

實由乎荊州之所隸也嗚呼荊州實能分裂天下而三者也曹公不急于得關中而急于得荊州蓋以韓遂馬超必不能保關中而關中非我有而雖有哉荊州雖楚爲劉表之物而亦未必爲我物也陸攻則遠水攻則險彼孫權劉備其遂得之乎無幾何孫權雖可以得荊州自以居京口而遠有所不給則以資劉備ゝ得荊州則得巴蜀孫權以劉備禦曹操于荊州而保江東三分之勢定于此一州矣曹操于宇宙間有轢

捷之威尚何所懼者及間劉備得荆州則大懼
矣方作書不覺墮筆于地也惟曹操能懼其可
懼者也吾之一荆州今之嬴定并門三荆州也
又可不大懼乎曹操其後回軍濡須恐江濱郡
縣為權所掠乃詔其民內徙彼久業南方而不
安一旦北土之民相與驚懼渡江而避廬江九
江蘄春廣陵諸郡皆無民矣北人乃得居其屋
廬耕其田野江濱之郡于是乎有民為魏死守
矣一如曹公之志則未易以吾三鎮之重地齊民

悉棄之也古今識者皆恨唐不能有河北而委
之于三叛不知唐失河北于三叛之後繼失秦
隴河湟于吐蕃自鳳翔西門之外即為吐蕃之
境頓無何而遠制大河之北也今京師視瀛定
并門猶唐長安之視秦隴河湟其利害不亦逼
乎嗟夫唐夫隴右西而不能制河北今失河北
而寧無西師之憂乎又將何以制之乎言及此
則三鎮之利害又急于漢之荆州也且唐之失
河北為害也緩唐之長安視河北而遠也今之

失河北為害也急今之京師視河北而近也適
遠之間緩急之勢不得而同也亦已明矣今之
京師是謂大梁與古昔帝王之都自亦不同何
則西漢之都雍因秦之舊保河山而制諸侯婁
敬建言于前賈誼重陳于後實因一國而為都
也東漢之都洛謂光武為未盡善乃遠本周公
之志以洛陽者天下之湊也因天下而為都也
隋則初盛而都雍其後衰而都洛唐則以雍為
京都以洛為別都皆未有及今都大梁因天下

而為都又平坦顯著于洛陽之都也其諸帝王
之舊則夏都晉陽商都景亳或介于二者之間
也其引湖海舳艫于枕席之上而走山嶽騾馱
于俎豆之間役夷狄萬國琛幣于邸抵之通者
賓以冀趙魏晉之重為天下四方之犍也今冀
趙分而魏晉毀則其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領
執事可不念之乎中山之地則保深祁廣信安
肅順安永寧八州軍兵則五十八指揮三萬八
千三百四十八人高陽則莫雄霸恩冀滄永靜

保寧乾寧信安十一州軍兵則七十七指揮四萬二千五百八十人太原則忻代二州寧化岢嵐二軍控契丹之朔雲麟府二州守河外嵐石隰三州火山保德二軍阻河幷夏國之綏州凡十有二州軍兵則一百六十六指揮七萬二千九百人嗚呼可謂重矣故曰瀛州者有瀛海之富于天下也定州者可以大定天下也幷州者可以幷兼天下也名不虛得亦未可忽也若不得保此之重鎭而弃之竊恐江介之民魚蝦之俗先叛而後服者足採而心生矣且曰非我敢弃 朝廷而必行恐 朝廷之我弃也故曰所憂不在河北而在京師也今日 陛下赫赫明詔俾三鎭無弃其守如故且命四擊狂虜寄天下幸甚古兵法有之示弱者剛勝示怯者勇勝示緩者速勝彼深入者我以主勝彼兵老者我以壯勝甘言厚幣以餌之者我以逸勝縱敵于歸路者我可以大得志而無不勝今黃頭女眞皆干此七者之誅也願 詔急擊之無急且今

日狂虜之遁逃與契丹澶淵之逝事体不同 章聖皇帝不以殺爲武者也今 皇帝陛下必行天誅則武矣

繳進出狩議狀

臣伏念能言之士不能有言于危難之時遂可以謀犯顏以諫者烏在乎能言也哉司馬相如王褒揚雄之言遂于事而近諛董仲舒賈誼劉向之言切于時而盡忠君子寧忠死而不諛生也臣至愚且老嘗應元符 詔上書坐邪籍罷廢者二十餘年今茲幸遇 陛下即位復應詔上書蒙 明恩擢自冗散所命之官皆極士林言語之選未幾自取罪斥流離寒飢辛苦道路如聞金賊陸梁口言和而力攻戰動輒得意知太平之人仁則益恐怖不支矣志士于是日益可憤而實不以爲懼也臣固自計曰與其死俘虜之中寧若死忠讜之言輒有出狩議一篇謹繕寫以聞唯 陛下聰明赦其死而憐其意以來天下能言之士不勝幸甚

出狩議

議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者北辰也乃一日不居其所隨衆星以流焉天將無四時也商詩不云乎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肇彼四海非邦畿以止民也實止民以為邦畿也其能止千里而近者斯能域彼四海之遠也若夫千里不為我畿則四海將為他人域矣周詩亦曰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傷厲王失是道也民不

懷德而城壞矣烏覩文武成康之績哉是故國君死社稷者禮也後世有以身保一州吏捍一城者爲希世偉烈無他焉不學禮之過也聞之國君死社稷矣而大王去邠詩人不刺焉何也曰大王去邠以興周也時則商之衰世也紀侯大去其國春秋又不貶焉何也曰紀侯去其國以存其祀也時則周之衰世也若使當商周之治君盛世則紀侯者玉帛朝貢之不暇寧論其國去不去耶春秋于紀侯信不貶矣而于周王

則有譏焉書曰天王狩于河陽蓋天王無出則自絶于天下也天子之孝在天下諸侯之孝在一國所任不同所責異也漢文帝時老上單于自將十四萬騎入蕭關燒回中宮候騎至雍烽火通甘泉宮可謂危矣帝乃躬擐甲胄思親征焉其後匈奴復大入帝親勞軍至霸上及棘門而在細柳則黃與屈而不得驅矣未聞其輕出狩也既而景帝立一日中七國同反帝命周亞夫竇嬰將三十六軍以伐之有張羽之力戰

韓安國之持重韓頹當之功冠諸侯而趙涉劇孟鄧都尉晁爲之謀畫七國王侯之首可指而斬之也非帝之斷足以誅御史大夫晁錯其勢足以使太常袁盎使吳其明足以容周亞夫之不奉詔以梁委吳亦未聞其輕出狩也唐明皇有始無卒豫淫不道國非文景之比而國家之盛不減文景時也一旦安祿山以范陽平盧河東之師與同羅奚契丹室韋十五萬衆反范陽取河北陷東京克桃林而潼關失守則不告宗

翩不顧九族不諭百官身與宮宦數十人褐衣而奔才行四十里而無食飲與征徒並飢寒越明日軍士不肯行對斬軍相繼妃子僅行中道散亡者衆頓劍南騾綱至以甘言彊之而前不敢言騎騾之疲也受辱于饋食之田父訴誠于獻酒之微臣悲歌酸鼻　而不悔唐室自是傾矣其後肅宗幸岐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倚明皇故事也未有僖昭之出則春秋之不貶也昔祿山之初叛也四方郡縣不從賊者皆倚

東平太守嗣吳王祗以起兵其終賴太子即位于武靈以圖天下之基業則民心于帝豈不顧其留而出哉梁武帝區區好無益之名寵無術之利專以叛人爲謀末納侯景十有四州之地自謂坐獲非常之大功也不知其相沐异納景之路其子王德通景之謀長江不足以爲險而朱雀航石頭城與浮苴等也景逕帝坐白刃文前而景徒能焚宮室辱妃主殺百官曾不自保其首領也梁室不終于侯景之手者武帝坐

朝如北而未嘗議及奔亡苻堅之秦軍聲國勢據中原以威百戎非江左可擬也銳氣以攻衰微之晉戎卒六十萬介馬二十七萬下蜀漢之舟師擁幽冀之陸騎軍實萬里齊聲並進晉謝石之師不足以當其十二之一而石琰幼度伊輩風流清談之師不足以當苻融張蚝慕容暐垂姚萇輩熊虎百戰之將而融律遇肥水從幼度之誘一動而奔潰不可制止融擒而堅僅以身遁姑得遁洛陽而入長安尚不安靜而復出

五將山姚萇執之幽于新平別室而縊死新傳國寶以陳義問伊縡以情才于是垂與子寶中道叛而燕復以興乞伏父子繼以隴右叛而秦以立句町王以河南叛姚萇以萬年叛慕容沖起兵于帳下慕容暐變發于舍中誠可憫矣向使堅收散卒不去長安任權翼苻越之忠謀督張蚝石越毛當苻飛龍之力戰則遼有五將之辱新平之禍使秦逆亡乎執事者鑒漢文景不出而除盛唐明皇出而衰亡梁武不出而存苻

宣昭出而亡則一反覆手間天下之利害斷可
知矣又有往古實迹可按而爲執事言者燕大
祖文明帝以新造之邦出師小勝而激石虎之
趙大陣以臨之一日亡其二十餘城于趙趙兵
將逼所都之棘城皝懼欲出亡其帳下將慕輿
根諫曰王一擧足則成彼趙之王業中趙之計
矣今國家固守堅城其勢百倍事之不濟不失
于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元兇太守
劉佩曰事之安危係于一人大王當自强以厲

將士不宜自弱也其謀臣封奕曰虎凶虐已甚
鬼神共嫉禍敗之至何日之有今空國遠來攻
守異勢戎馬雖强無能爲也頓兵積日釁隙自
生但堅守以俟之耳燕乃以劉佩之力戰大敗
趙師終爲大國視石虎不義以死也是元宜今
日之當如者也所謂黠罕鈐雖不者非石虎之
儔也其亡淫不道則過之我不可一擧足以自
弱而成賊計惟堅守以成百倍之勢而視其明
神誅殛可也況我　祖宗基業之固　宗廟社

稷之靈　今天子之勤儉圖治固非新造之燕
可同日語也亦竊有可懼者今之謀臣視封奕
如何其戰將視劉佩又如何執事者未宜忽于
斯也又如燕幽帝慕容暐屢敗于晉大司馬溫
之師兵溫乘勝至枋頭暐懼焉與太傅評謀奔
龍城賴吳王垂請出戰曰若其不捷走未晚也
果大敗溫于襄邑而得晉之壽春焉此則危甚
矣無足爲執事者陳之也今之謀臣必不爲慕
容評而戰將視慕容垂又如何執事者復宜念

之也是二者蓋有前比矣光武初在河北得邯
鄲信都二郡之助而兵衆未合議者多言可因
信都兵自送西還長安獨邳彤曰若明公無征
伐之意則雖信都之兵猶難會也明公旣西則
邯鄲城民不肯捐父母背城主而千里送公其
離散　逃可必也光武不復西而卒因二郡以
一天下也方光武創業之初猶不肯散亡二郡
之衆而固守河北執事者謂今　累聖重光之
基業可不恤京師之衆散亡而固守天下乎嗟

大駕去棘城嗶夯龍城則燕雖興而復亡也光
武輕去河北則不能中興而漢不得復有天下
也執事者幸少念之也或曰晉元帝之亡也保
江東而興王業胡爲而不可曰元帝以琅琊王
渡江而卽帝位非驅黃屋以東之也其所以卽
帝位者又豈藉江山之固哉中原名德之士王
導周顗之屬不忘中原之故國相與慷慨悲淚
而立宗廟于荊棘之中耳是時衆晉之地南抵
壽春北極彭城東至洛陽如使元帝居洛陽之

舊都收中原之遺黎則彼劉淵石勒輩果何有
哉請以二事明之東晉之初興也弱矣劉琨遠
奉朝廷之威命無日不戰于劉石間幾興而敗
且使琨不死則滅劉以興晉陽殺石勒以固河
北而洛陽長安皆晉之歸也祖逖志在中原琨
之所畏也其在豫州百姓襁負而至將士樂爲
致死夕胡寇不敢窺兵石勒遣吏護其母墓黃
河以南復爲晉有略地千里復戶爲計惜逖不
能自展其渡江之志而卒也晉之末亢衰矣大

司馬温之師猶足以至霸上劉裕之師又足以
入長安況在元帝初興乎其初則未有定分爭
先破竹之勢也其後則強翦之末歛羽之勢也
琨逖二人者元帝可用而不能用之以一天下
者也温裕二人者不生于元帝之時使之効忠
佐王者也執事者當念琅琊王渡江失計如此
況以　天子之尊爲江東之擧乎豈不惜哉昔
人所謂目前可驗天下共知之事區區所陳往
事是也其在　本朝則　章聖皇帝固毋再

入河北不西狩蜀不南狩金陵上有畢士安之
深謀下有高瓊之竭忠而成之于寇準之決策
不復作佃而徑幸澶淵其流福天下至今賴之
也是則不待說之之言而執事者宿知之矣謹
議

錄出狩議呈中丞狀

右說之放逐遺塗飢寒屯於不能忘　王室而
作也伏惟中丞特以天下安危利害爲念不以
老者之言爲昏悖下同四叟巷壹之謹頌一爲

省覽幸甚

靖康初上殿劄子

臣伏覩　陛下即位之初發　明詔修　祖宗故事天下幸甚臣竊以　祖宗制度宏遠未易究觀必先得其要以盡其微恭惟　太祖皇帝受天之命削平僭亂混一區宇基業太平竟出百王之上宜世世守之國或差忒僅少變易則禍亂隨之周人謹文武之緒漢家必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又曰此高皇之家法也　有宋之初　太祖嘗曰同行繼而　太宗皇帝躬申嘗從　太祖不自以為能常視若不足惟　太祖之法令是守恐少失之設如　太宗時即得好奇務新之士變更　太祖之規模竊恐五代之變未必不復出也重惟　太祖　太宗一德同功古未之有宜乎　真宗皇帝肇建南郊並配之儀　國家之盛曰咸平景德　仁宗恭儉在位四十二年日　今上御名一日未嘗一言自大未嘗一言自矜惟思民愛士令四夷猶聞其風

而歎息焉　國家聖聖重熙者由此道也臣愚願　陛下無忘　太祖之創業　太宗之善守　真宗之清淨　仁宗之恭儉以增　七廟之德天下幸甚取　進止

二

臣聞王制司徒之職曰一道德以同俗傳曰剛柔緩急聲音不同繫水土之風氣謂之風好惡取捨動靜無常隨君上之情欲謂之俗是俗可同也風莫之能同也五十年來學士大夫不約而同稱焉曰一道德以同風俗同其所不可同者遂至設重賞以禁民之口運虐刑以奪士之職人無強弱必責之以隨順使辟士無大小皆待以諸侯之享與不享孝利不遺纖介豬犬無有尊歲使小人得志君子失措識為尚同惡異之政貽天下後世之害實自乎顛倒六經飾六藝以文奸言之故也臣愚望　陛下深留神加察取　進止

三

臣竊以　國家受命市不改肆遠邇晏然文明
之化一日而洽于四海其號令卽先王之詩書
也其制度卽先王之禮樂也所謂人文化成天
下者古未之或有若其得人之盛文章則王禹
偁楊億劉筠晏殊歐陽修蘇軾經術則胡旦王
軫王建中高弁孫復石介史學則趙師民孫之
翰王洙劉敞劉恕小學則徐鉉郭忠恕李建中
賈昌朝曆數則孫思恭劉羲叟蔚然名家矣古
之作者未易加諸後之來者亦難以繼或者乃

有士久弊俗學之歎身作新之誘之以勢而劫
之以利其勞亦至矣無乃　國家之文明反致
乎臣愚願　陛下深有察于此也取　進止

論　神廟配享劄子

臣竊以爲善觀　聖帝明君成天下之業者不觀
其迹而觀其志恭惟　神宗皇帝巍然之功在
天下者孰不覩矣其末年所以爲天下後世慮
者未易爲羣見淺聞道也　神宗皇帝卽位之
初卽韓琦論新法之疏至于再三逮琦之薨與

而宮震悼躬製神道碑念之不已每對臣寮稱
琦爲社稷之臣云　卽位初時深欲相富弼弼
辭以疾退居洛陽弼在洛陽多以手疏論天下
大利害皆大臣之所不敢言者
神宗欣然開納賜以手札曰義忠言親理達文
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
之机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不替今日之
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嘗因王安石
有所建明而却之曰若如此則富弼手疏稱老

臣無處告訴但仰屋竊歎者卽當至矣弼之薨
神宗躬製祭文有言曰言人所難議定大策
謀施廊廟澤被四方他人莫得而預也又其
卽位之初也獨以顏卿舊書賜司馬光逮光不
願拜樞臣之命而歸洛陽修資治通鑑隨其所
進命經筵讀之其牘將盡而所進未至卽詔趣
之熙寧中初尚淄石硯乃躬擇其尤者賜光書
成賜帶乃如輔臣品數賜之嘗因蒲宗孟論人
材乃及光曰未論別只辭樞密一節白　朕卽

位來唯見此一人在元豐末塞武失利　神宗
當宁慟哭大臣不敢仰視已而歎曰誰爲朕
言有此者乃復自發言曰唯呂公著數爲朕
言云用兵不是好事豈知公著當爭新法不便
于熙寧初哉元豐之末將建太子　令　上御右來
宫豪　神宗皇帝宣諭輔弼獨得司馬光呂公
著二人蓋于是時王安石呂惠卿何有哉至于
厭薄代言之臣謂一時文章不足用思復辭賦
章惇猶能爲蘇軾道　上德音者也經筵蔡卞

飾爲恍惚蕩漾之說　上意殊不在邃趙彥若以
經傳則皆忠實純朴之言也　上聽之喜因問
曰安得此說彥若對曰先儒傳注臣得以發
上益喜其在政事因韓絳自請前曰謬于敷奏
之罪乞奇政正　上欣然歎曰御不遂非甚好
若是王安石則言害臣之道矣元豐末不得已
劉爲戶馬之說　神宗俯首歎曰朕于是乎
愧于文彥博矣王珪等請宣德音復曰文彥博
頃年爭國馬不勝乃奏曰　陛下十年必思臣

言珪因奏曰罷去　祖宗馬監是王安石堅請
行之者本非　陛下意也　上復歎曰安石相
誤豈獨此一事安石在金陵見元豐官制行變
色自言曰許大事安石略不得預聞安石漸有
畏懼　上意則作前後元豐行以謟諛求保全
也先是安石作詩義序極于諂諛　上卻之令
別撰今所施行者是也　神宗聞安石之貧命
中使甘師顏賜安石金五十兩安石好爲詭激
矯厲之行即以金施之定林僧令師顏因不敢

受常例回具奏之　上諭御藥院牒江寧府于
安　家取甘師顏常例安石約呂惠卿無令
上知一帖惠卿既與安石分黨乃以其帖上之
　上問熙河歲費之實于王安石安石諭王韶
不必盡數以對韶既叛安石亦以安石言上之
不知自昔配享大臣當有形迹如此之類乎安
石不學孔子春秋而配享孔子曉見薄于　神
宗無乃爲　國家政事之累乎　神宗一日盡
釋市易務禁錮保人在京師者無慮千人遠近

間之間不手足舞蹈驩喜 神宗嘗悵市易法曰百姓家大富者猶不可因小利 國家何必屑屑如此耶嗚呼上天若賜眷祐神宗更在位數年則市易法之類躬自掃除之不使後日議者紛紛知自爲謀而不知爲聖君之累乎有志之士痛心疾首不能已者政爲是也 陛下圖治之初近當奉 上皇永言之詔遠當成 神宗晚歲之志則天下幸甚取 進止

奏審復 皇太子所讀孝經論語爾雅劄子

臣聞春秋尊一王之法以正天下之本與禮之尊無二上其旨實同蓋國之于君家之于父學者之于孔子皆當一而不可二者也是以明王罷斥百家表章六經大儒推明孔氏抑黜百家今 國家五十年來于孔子之道二而不一矣其義說既歸之于老莊而設科以孟子配六經其視古之黜百家而專明孔氏六經不亦異乎

前者學官罷黜孔子春秋而表章僞雅之周禮以孟子配孔子而學者發言折中于孟子而畧乎論語固可歎矣今 皇太子初執外傳之時命官專講孝經而讀孟子蓋孟子不當先諸論語者也如以孟子先諸論語豈所以輔導皇太子天資邁世之令質而視之以一德乎臣愚切以爲宜講孝經而讀論語俟講說孝經畢日從講其已讀之論語則其入德亦以易矣或問曰讀爾雅以視文字訓詁之本源而明天地百物之名實先儒謂爾雅本是周公訓成王之書信不誣也臣愚流落衰暮之餘苟聖君一日非常之眷自 太子左諭德授以庶事爲有所志不敢無祀而有隱臣愚自度此言一出必遭世俗侮謗不淺矣其所恃以安者陛下聖度包燭萬化之微而不爲世俗所惑也重惟 太子天下之本而一本于孔子之經則 宗廟社稷之流光不亦偉乎臣以狂瞽獨見之言干冒輒屢不勝惶懼屏營待罪之至

舉邵伯溫自代狀

右臣伏覩其官邵伯溫其父洛陽康節先生雍
國史有傳伯溫隶駁謹父庭之訓皓首非王
度之恭況乃早客司馬光之門能教子弟以禮
法若使晚與 中興之偉績必援士大夫之康隅
臣所不如舉以自代

謝罷中書舍人表

伏奉 誥命罷中書舍人兼 太子詹事依前
朝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者進退甚遽而難
知行藏有素而易曉託大明于日月保全德于
乾坤欲訴言辭橫流涕泗伏念臣受才極拙適
用孔艱但知年進于終身豈敢妄求于他徑于
元豐之唱第 神宗喜其家世之姓名遠元祐
以効官群公薦以文章之科日未書藏于以投
劄而乃應 詔以上書有司第于奸邪之中仕
路困于飢寒之久豈期春雷之震發悉俾敗翮
以懷生人謂當厭自期亦爾乘蒙甄錄存孱羸
當世紅藥以代言仍青宮之端尹難逃譏于巧

臣浸自竭于拙工味辭頭當繳而例行失職守
負慚而引退不敢以故事爲請恐相軋而推轅
況言衰老以思閑甘屈心而抑志干冒 黼扆
皋負 然知未報德于丘山欲圖安乎螻蟻雖
嗟無補于辭掖頗却盡瘁于儲坊負愧噬臍初
無慊于纖芥衝恩沒齒終有植于涵容此蓋伏
遇 皇帝陛下光宅純仁克勤禹儉振淹起廢
而施恩兼收並用以求賢盡消朋黨之私大復
風俗之厚而臣昔爲語戒自取棄捐不忍終疑
于餘生尚許復叨乎微祿察其易退于一語憐
其恐闕于九懷過賈誼而西浮凝望長安之日
夢上帝而南面永懷至治之朝

辭免徽猷閣待制兼侍讀狀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除臣如前臣伏念寓直之
班 國朝之華選 延續之職儒者之至榮而
臣仕官數奇經術素淺壯年不能自致白首亦
復可憐但念日月之新輝不省桑榆之暮境敢
忘與論負此 誤恩伏望 睿慈察臣區區寢

罷 成命庶得康恥之士少裨 清明之光

文集卷第四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

古詩

對月偶成 元祐丁卯年二十四歲定州法椽李戡歷城與劉跂斯立李沆資道唱和凡二十六首內六首見律詩卷

我屋天之東月從海西來不解傳消息起舞與悠哉千里玉繩斷萬頃金波開爲我清皮骨憐我凡塵埃座有玉山人映照共徘徊談笑嘉後喜詎必蝦頭杯

還資道斯立詩卷

秋風吹一葉送我過東山山高日出遲露重衣裳單爰到齊南郡端士茁與蘭扁舟八月水唱酬清且閑憐非郭李客使了取詩看使了乃斯立母名讓馨蘭茁語令人有愧顏未見半豹書安敢道一班兮在孺子拜何以能追攀

和斯立見還詩卷

神仙劉子夏不愧許遠遊今日秋風客襟度更高優如何瑯玕紙亦作李桐投釋之還在手愛

遐隨不收霜潞正可恨兒鵝遠嘯儔金鋩識清
揚玉塵見風流新知雖云喜果作新故不相期
不用名散盡人間憂
和資道讀王績傳
飛康有騕馬卒歲得肥遯先生用自況散髮汾
水頭時、到醉鄉萬象如蝸牛板築杜康廟配
饗酒家流此意誰能解空令兒女羞爲問關夫
子若何爲獻酬
和資道讀賀知章傳

少陵愛賀公爽氣不可致寧向水底眠不作塵
中士謫仙見長安狂言隨意至換酒解金龜安
知天王賜二子少可人欣然得朋類我實異世
客遺編苦補綴念昔游稽山頗愛石上字再拜
武畫像物來見真意翰林有諸孫能與我同契
馬上睡
前驛得駑馬據鞍可天隱青山隨我行夢寐亦
清省此樂世所無蝶化猶未甚須信忘机者在
在得安穩

宿會真宮靈休觀
我雖養佛胎未必有仙骨如何羽衣人而亦容
我宿岱岳若宗社但使隱敵國沈、兩山間真
會駕白鹿仙子嘯清風玉女佩金簇擾、人間
人慾、欲五欲
送斯立入京
我見劉潁川昏困不暇寐忽遇使娟兒白日思
寢被此頭各未白相逢當有地詎惜草、別但
嗟言多意足時菊正花進散青松波搖葉如騎

虎到國何容易菜衣媚家府芳樽延國士相知
問阿儀爲言只爾耳
贈別逢萊薄林希孟子醇
吾友陳無已文會班生廬是時與林侯有若同
隊無相見元無約相別詎有謀耶知數歲後聚
首如當初春言二三子令來安穩無意氣充着
字比昔岐且都乃見松與柏不似柳與蒲憐我
守枯禪談笑使甘肬何妨又爲別波下青霜俱
男兒志四海不辱黃金軀試看習主簿窮悴能

著書
擬古与婢集叙別
燕雀常相隨鴻鵠中路迷豈無岳与海不如瓜
与葛令梅令人酸令冰令人寒一間布帛語結
髮得儔侶黃蘗染素絲苦淺為別離別難近不
遠後會猶未期
資道俾予賦試釰山詩馬上承命作
青山群若好此山何清特如見孫登筆高揚不
可及山神亦喜我輕風鳴馬勒馬上欲高嘯才
窟開口灑城墻半夜淡樓閣中天闢六曲屏風
張五兩布帆屹達納生旱陸松角自空搥偏將
斥候中軍羅予戟道冠不著婦女鬟来勞擲碧
衣翼而起青童拱以立風雨若可捉日月去無
迹出此峯寫語敢謂得百一亦欲縱筆書南山
詩見嫌
和資道執山驛早行
欲識混沌初請君觀曉山浩蕩有而無雲烟往
復還流水意更新四顧復然攀日取令二卿右尊出

我安常菊閑
和資道山路見菊雜言
桃李不如菊露下花開意自足菊亦謝桃李妖
花豔芳能入俗把菊比君〻更清愛菊可教陶
令獨君令漸作富貴家年頭奴子紅腰束人誰
敢殘鬚參軍見者而柔辭氣曲唯有禪翁向晩
秋東籬細步想風流
遊靈巖山寺
昔愛屏作山令愛山作屏還曲不可數兩目徒
勞〻須臾背負嶽恍惝面對陞屯聚陣脚馬羅
列仙女軒秀色非有無　氣自芳馨翠麓下扉
扉危峯上亭〻借問淡綠何飛鳥中暫停衆異
者明孔白晝觀辰星霜令珠未結黃鶯閙青〻
連岫錄寶符重璧藏修靈世俗那得見〻形不
識形言念朗法師于此老禪屬應化今何到空
餘虎上經我如夢中遊夢〻入香冥爾來塵滓
醉不覺一朝醒下山如夢斷猶疑在茅廬朝雲
到人世飄〻細雨零

和資道巖ゝ亭二首

我來遊此亭豈羨高陽里形神既止ゝ吉祥斯
止ゝ我無古人愁古人無我喜頗恨桑苧翁不
來嘗此水昔年蜀武侯注下隆陰里何如無事
人一亭欣所止息厭大山岑相對真可喜不須
搏中物且酌巖下水

奉高道中作

雲埋樹林遠雨添山色重我馬自知行秋風更
相送憶ゝ鄭書聞此意將誰共明朝是別離想

此如殘夢

望山作

望山ゝ在背不覺當處田萊馬欲倒行道路良
艱哉白雲尚相寄為帶山色來昨日登臨處今
日誰排徊安得玉女水為我洗塵埃不解伴松
老寧忍負鴟猜日与物為適此眼向誰開

晚日

晚日勸我行我欲留晚日長途行不近僕馬有
倦色人生為客多誰解老一室果有桃源人應

遺渠笑叱

贈江子和兄弟 壬申二月時在泰州

聞道去年大雨雪今年園林着花遲梅已寂寞
桃淺深膠序閉門那得知故人南來將二季屋
裡衣香生春姿黃蜂紫蝶自顛倒從容却語約
別時二季未幾能許大我曹諱老寧非癡酥酪
醍醐俱可口何但療我渴與饑本朝亦有江金
紫誰道陳留人物衰 江淹為金紫光祿大夫今舍人亦贈此官

有客從伯父大夫問說之者伯父報之曰

吾侄家中焚香讀楚辭耳因得詩一首拜
呈

蘭菊不易採孔鸞難與儀春事漫嬋媛焚香讀
楚辭北斗仰歎接南佗俯自悲胡為不痛飲未
肯歡其醨君之門九重舉世莫余知世父誤見
賞中情自有奇更願媒芙蓉遠舉冷白嬌

元符二年十一月十六日趙德麟檢校諸
邑李方叔自鄭來會中廬游靈溪寺觀ゝ瓶
泉窮水所出涉龍潭遂至上洞尋火而入

路窮乃回歸息巖下巖洞泉潭前此未名
嘗見襄沔記郭璞游仙詩謂青溪道士冕
谷子所隱在義清縣義清今其地也巖勢
天巧如觀音大士所居潭抱居而曲泉懸
級掛室若衞牙珩璜垂而有敘遂名洞曰
清溪巖曰補陁潭曰玉玦泉曰珠珮說之
寄題四絶句
不到清溪路人間千過春青溪人不老應憐郭
景純

右青溪洞
補陁風月在處處得眞居一六同妙湛三千皆
妄如

右補陁巖
大夫旣授玦指之湘江中彼波到此潭寂寂睡
蛟龍

右玉玦潭
佳人諒誠素鳴佩若可取王孫忌情事不學鄭
交甫

右珠佩泉
客有傳黃戎州三絶句者因次韻
朝歎烏皮几暮歎木榻床勞我情不堪念君罪
不涼驪抉已過目戎衣方駭心文章端自誤痛
悔空在今名大不忍欺罪大不以欺蕩子紅淚
山身落鄉人社

喜魯直還用前韻再作
梵志問故鄉木蘭坐舊床去恨已斷絶歸意更
凄涼鷓鴣不入鏁松栢有常心歸來應未老但
遣古猶今君有非常罪幸此非常赦收身黑水
西重入白蓮社

又再作
多情楊畔覓芙蓉生繞床舊屋君未歸蒲池已
凄涼世人不我與自契黃龍心竟復何遠近一
辭萬古今負罪臣宗元移書數問赦僅如鴈往
來暴君還里社

君與惡行 四月十四日待雨紫 山田閣精相公拜
寂寂山城已過春黃鸝紫椹意相親天公柰何

不肯雨小麥含秀安得吐聞道天公大仁聖風伯何能田雨令恐是風伯老兒亮長塗未許騁群龍前年流草有餘葡誰言今朝尚憂此内降白麻出上閣新相為霖君莫恐

縣樓對山作

山色日夕改我樂豈獨令相手非一意開簟枕達岑楞伽顛焚香雜驗幸可吟吏隱西已通虎鼠都不任詩酒客亦恶樓下那足尋可憐謝玄暉惝恍論此心

題府馬上悠然思陳無己三兄成詩寄之

瓦釜毀未棄黃鍾幸且存於焉正律呂誰為到崑崙相思出巷淚東溪太丘孫聞之在徐州無衣出柴門亦賦乞食詩飢瘡故拙言請節非此夫如似校靜喧顛領不悲傷自知美蘭蓀龍仲能地屈土不飽興播魴鰈書懶寄天公戕可論名不入善筍歎報天地恩明光出須臾一破禹古昏蒼生託康濟坐覺君子尊淨盡城上烏變化北溟鯤豈但喜因冠故亦慰景魂我既美子志為子盡婢娛吾書寧餓死終可偕黍墻孔明與蜀實豈不共中原崎嶇入巴蜀雖志正本根柳子一大此羅池為鬼冤問訊寄此辭飽腹何時捫

欲自邯鄲趙府後從中山行覺風異常馬上作

山行豈不惡清音與白長風從嶮嶸來不比人間涼浮涼詩湛露屈子自悲傷披襟青蘋末王也竭君王雖見西王母笑酌白玉漿當今事幾

人此樂可共當車馬邯鄲道側身一相望為謝南亭女世方賤鉛黃

秋來庭下雜花盛開對之感懷作

春花擢翠翁秋花披芳叢叢花都且閒天質不為容寧謝兒女賞本自能凌風持之奉君子令德晚更崇

秋來

秋來頗自適撫此清收時不假絕交論聊吟招隱詩山阿新撥棄蜩延翁皐變旱晚罷給散恩

偕雨露垂

十月十三日自郡歸山中寄周秀實昆仲

陰雲識陽月怪樹知𦾔谷路轉山迎人峥嶸失
南北回首人間士總總今何役嗟予此行李志
尚亦云獨世事兼滓蓬混淆俱所欲耿介白小
人大匠元繩墨伯仁莫晏許阿奴不碌碌

忽蒙秀實內黃贊尉寄書期許稠至有經
世之語輒代書為謝

歲晏慕群侶魚鳥各知息故人音書來慚我此

時憶忠言開扉扉豈但問寢令我有山耕願久
矣君已得中道忽獻書明時思自立一官雖漫
與頗知民苦疾豺狼不當路雨露發天秋椎扶
聽班語去暴看甲乙閻閭心欲速廊廟慮匯林
恨不死褚淵嘆嗟起安石周云小人鄙未易君
子識悠悠定誰堪世事兒女戲君才雄且銳欲
振排雲翮但恨張公子瓛瓛難與適功名良可
圖燕耿銘護勑

趙德麟書來言黃九閣移命後徑遊峨嵋

慨然有作

客居久無頻相平忽有期野鳥脫羈日返家賜
環時鄉國眼中見中肘猶云逐夫子獨不爾西
復到峨嵋初非身世謀無淚竹枝辭豈是軒冕
人安路莫相疑歸來舊臺閣風霜當路歧日予
有末與斯焉定何之興懷白家士復白話別離
焉行還雖渝經軸賣新詩書自之許以坦抽寫平生得是詩見贈

無己初除正字以詩寄之

平生阮步兵口不道臧否每笑謝著作自是雖

黃口閉門秋草多金風控白晝忽傳黃紙書校
藝郡公後執爲有楚越風劍無左右盡渾沌者
速識齊宿瘤彭城陳夫子笑我顏何厚為語陳
夫子人生無不有

寄陳叔易

春色今似我已老不足愛花隨浮雲空只有蜂
蝶在問春歸處無蹤跡腸斷江南與江北青春
不似青山常有情處處相逢好顏色山中故人
頭亦白何故勞渠坐相憶頗得春風一夜為丈

高秉之峰去嵓巖谷

答趙德麟見招之作

王孫田冠要穩無骨清肉健今更癡學似東山何所　寸如北海莫言跡幾年漢上狂歌散今日山前幽夢餘消息遠來知有意碧巖却要子來居

和十二弟見降苑遇洛

百代興亡土谷渾聖主神謨不世恩解縛再生有孫子無勞倚笑上東門

君莫悲行　五月十四日聞右相出作

今年蠶母建萬家屋邊桑葉渾不著彷徨何計救亂〻出桑陌頭空淨泣前日初既不敢語今日既之如糞土不容身老吐一絲四首空中殊樂苦何敢頤天不我與亦太無情彼蠶母笑容錦帳醉新粧那知有恨如許長相公日戀北門樂迎候馬前君莫悲

夜行向戯六五言

觸熱衲織幾許我生何艱哉九天星斗初轉汲

井意徘徊不解鳴珂帝所踉蹡没塵埃爲問曉嫁盧姬一笑爲誰開

題邵武軍泰寧縣葉格循道清風樓

葉公賢父子清風何奕〻愛彼清風好危樓高百尺來從王宇遠照衣光可揶袿葉高飄〻蕙艸下襲〻平生眼豁開脫跌凌羽翼對飲伴明月故人金嶋昔詠歌何穆〻如援琴更幽寂無鳥遠雖老書溪非其四華陽三層上松韻亦蕭瑟

始到無極作

組崴若飛羽去矣不可招誰積寒暑多我鬢覺倫〻是身一枯木引憂白焚燒河山再遊空鄉國夢魂勞友朋不敢思得意在本朝弟妹天一方披衣泣中宵介拙取如此罪侮可相繞春言北印人不與我逍遥五日無羊俎十日無魚庖慚我蔬菜慣妻兒嗔呶〻亦有寢食地肘中民欺搖肢自不容膝如彼風後巢當此仲夏時何以謝炎歊前聞嚴君平氣和生涼飈但恐此語欺古道久可嘲平生鄙淄岳懷縣復鬱陶靖節

與吾師一去何超〻終期不自隨賦詩咋窄驗
送杜通道之罷無極南歸祁公之族孫
青堂帳下白題歌王師城外橫天戈白首國母
契丹女注問王師來謂何將軍突騎擅府庫兒
兒逃火獨峯駝軍中即日拜太守兜鍪未脫犀
袍峨杜侯別來不須行自言壯志今消磨顧豈
不知金幣饒家有清風誓不煩歸來南北信所
之無極陋壤留則難卻卷前志隨征雁回首三
吳風景和憐君骨法可學道此生可與樹婆娑
嗟予披情亦不晚君好訪我嵩山阿
趙君年十六作雨詩極奇驗可畏說之輒
次韻和之
天地綿〻寄一水上有浮羽下累塊時〻出溢
不自持或潦或霍物有底人間妄見得雨名穴
居那解知其際既久天地如卵懈漏下涌上潛
相繼日難月爐喜踰污力斂光明壓不黃談後
何時霖未休為牛高木同等以打屋欹傾嗟莫
支好逐並浮遽一穗何處紅欒媚芳妍但見土

花爭點翠被濕出門意慘慄刺舟庭下卻來騎
蔬耿誰與散此愁文定諸孫森葆翳青〻稚齒
口吟哽渦沱苦語天工棄趙生十四識嵇康詩
知前言非我戲
黃河多淘河之屬有曰漫畫者常以觜畫
水求魚有曰信天緣者常開口待魚感之
賦三詩
淘河復淘河后土激浪沙分流大石羽轉雜龍
蛇汝欲登清力幾多官家費盡水衡錢為夫政
待汝滌漣天上有河鵲以填可增汝漫說其顛
處名藪何嘗休幾汝在梁
右淘河
漫畫復漫畫河尾沙軟喙一尺天生剛喙不解
忝倦魚薄淺幸有得謀拙力百費何處有金翅
飢腸倚暮烟慚愧信天緣
右漫畫
信天緣何為者非達亦非魯終朝開口不敢仰
待魚落口急下咽大魚變化小魚點誰有効命

丰爾前望天日月高無心憐爾曹幾欲强求索
豈不鑑漫畫
右信天緣
此日風雨甚異山下人云此六月龍會時
也中頂有會龍祠予嘗遊焉賦詩記其事
令威之有作寄趙德麟
西峰掩　東峰明倏忽起滅令人驚九野雨足
龍上征六月正乃會瑲珩雷電斷絕風來輊鼓
倡鼙和鈴籥笙虹霓舒旆雲搓旋爲龍天掄宿

峥嶸天門大開仙子迎不比乞邦時雨行中天
有同遺珠纓我昔酌泉挾幽清尚疑不敢令信
誠安得問訊參騎鯨脫去槃今朝玉京相羊容
與婷四瀛下呼我友何嘗。宋飢暑渴亦已更
胡不同我此長生
和潤上丈人石淙作依元韻
峨江將入海金山中斥攬近想得在逕平地風
落〻猙兄一稱絕如夔理舜樂那知嵩石淙視
彼削對削兩處　懷俊一日得碼磚水從嵩陰

來到此幾絡壑勢盡劃縱橫天地自開鑿腹背
涵叢峰星斗俱漠漠波搖下嵚崟雲度上峭崿
爲山無麓趾突兀便可樂北首揖三頂鴈行共
逶寞睥睨萬培塿飄然風中鐸莫言聚石耳乍
如五陰剝試覩蚩霞生如蓮敷青腹非山亦非
石水亦非激躍癡龍有路寢醉屨不收閣因得
爲人戲斗何處頹乜作或疑上帝宮盆山映叢
濤盲風吹下將塵世雙斟酌又疑涿野戰行陣
龍虎作過怒禁不散結此空煕壺寧論八陣圖

水來俄而卻惜哉遊者稀元老情不惡
偶得雙頭蓮花戲作
君子不見昭儀飛燕姊妹在漢宮同妍共麗媚
赤鳳赤鳳一日與俱逝長空又不見大男小男
兄弟壽香亦何有兄招千里兵弟殞一杯酒嗟
爾芙蓉芬芳姿出水無染稱瓌奇亭亭各映清
漣漪高下淺深何不宜嘗遊鏡湖五月時目極
萬疊青羅衣一花獨出撞朝暉譬如神情散朗
王夫人不爭鉛黃桃李春又如君子立朝廷朋

而不倚自修正何乃反常為異失故態比之人
事那足愛只恐横塘知我有恨處故教絶艷相
並語莫言才氣世無雙並轡何如君看取不然
戲我坎壈此世每不偶逢人好匹開笑口

正月六日七日書所見

扶光歲首當何辰荐視變異紛無垠既驚馬日
不為馬况後人日不成人咸疑白晝懸月魄譁
言日月相鬭格如賁如空天風愁似食不食自
毒鼇空裏黄埃下百重日心黒氣交四磔不知

何地戲陽烏人間百鳥競號呼可憐海氣使如
此杏梁瑞彩想中都

送許同年赴江寧知録

風犊索索許子伯軺車督郵嚴赫赫裔孫德似
官亦同獨秉瑞霧閑羽翮金陵城裏春色多疑
是六朝舊金碧只宜細看後庭花（今上御名）莫垂淚
江家宅吴醲那鮮醉離腸嗟余自是思歸客荷
葉開時楊梅熟江南江北遥相憶

送壇守赴闕

昔時江南士人輕吳會正如長安洛陽論賓主
自從九州花門一日來欣欣不復聞此語明州
太守江南吳信美之鄉是吾土莫言只飲甬水
便無情黄鶴排赤霄無翅一舉御厨賜食紫
駝峰情多猶憶馬夾柱依然夢斷四明山花信
風裏憐梅雨（京師有花信風）潮平驩喜浪婆兒莫錯舉
櫂薪城江上去（公宅廬州）

顧彌卲以其尊内翰所有歐陽公集遺侄
季潄賦詩篇末見及輒次韻作

昭陵人物一朝盛晩有醉公為擬倫譬如群鳳
棲羽翰來下千里儀九成鳳歸樂絶天寥寥人
間陸鬪空無精可但光華開日月要識忠憤聲
出神虎頭本是當時客教子傳孫無業亭畫吟
夜誦翁文耳池蛙何容聒正嚴得之不待金錯
贈好守門律如時令君家此叔定不疵莫厭家
雞外勤請

送公望

竊獨悲秋霖江湖雖為客疑髮思歸時李此西

行色念君諸王孫風骨秀而楚衣冠舊諸生不
屑見狹領邂逅託末契君室獻可孫堂但姻婭
舊有感風義敦君知前輩好寧用文墨期頻麟
陳留言爲君賡吾詩

新作竹軒

齋壁縫墨竹文蘇兩先生移根今何殊初度風
雨聲妙識前日意歎見此時情家山幾千里客
恨倏以傾歸期恨今晚像此苔芽搖故知江海
夢常共月華清

感懷

南東爲客久心期日自昧秋風滄海潮尚餘桂
江洞形影悵已老頗識前人意柳子與沈侯超
遠爲人外終日常戚戚不知果何是我亦負罪
住視彼才藻愧柳子厚詩云桂江日夜流千里揮淚何時到南東先是沈休文有詩云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

感興

越山無黃葉客子自悲秋朝來風雨急白浪翻
山頭歸雁不敢度何事此淹留少時笑古人恥
爲關外侯老識古人意首山復首丘

秋晚

居恨日不過復此秋云暮一歲餘幾何桃之安
得住老矣且勉學高談非所與貧賤焉不輕勢
力則不懼涼飆辛已多寧惱賦不遇

題琦公讚光堂

山川固高深不掩珠玉光道人覺物者明明豈
自藏奈何一世中瞑醉不我藏收斂爲古志風
雨一茅堂問之默不語詩成蘭蕙香山中多卉

木有待而芬芳自情年少時徹今畫公行虛室
流水遠天外有鸞壓白髮此種種紅塵誰莊莊
嵩少今卜築園之歸興長

風

一雨一月強天地同翳如大風半夜起上下病
掃除彼蒼不自廢人力竭奈渠不眛何特異搖
蕩此寰區癡兒怖拒起無衣凍不蘇尚恐山岳
付寧暇小物謀人生所托徵造化仁有餘明朝
木杪靜晏晏看天衢

夜雨

夜雨聽沉寂頗似嵩少時但恠越江上非此嚴冬宜重巒迭積霰故山今付誰湖頭斯吏徒急尾適自娭獨如客子何耿耿問心期

寒江

寒江不可望怖爾舡中客波濤已無時風雨又幾日人多冐險艱我獨幸沉寂蛟鼉得意豪鴻鴈歸期急吾孫解蠻語政可一戲劇

夜大風

夜半江頭清客耳髣髴鐘鼓風雨裹雨收風冷獨嚴威鼉號龍戰江從改是夫差破吳時鞾鞅百萬當者靡白頭嵩客柰此何他年慣聽山之阿恠彼天地之中央岫嶺巖谷寧厭多吾土信美小人哉何不處處作好懷

和胡少汲遊山

崝直漢大夫伊余忝末胄出不遇良　生本值惡宿高曾耀圖牒皐戾辱堂（太上御名）干飢付群兒萬恨鬪狐味耻爭市井日櫂顧農田壽感槊觸

日新忠憤平生藹款論國中樞誰識不下輳偶為江湖遊喜見園林茂但恨老子迂難復處士秀懷我故時人識彼往歲幾故人多零落高義或避近有美中膚胡顧息金蘭臭家住滿岳雲賦此小山狖繞顯便官象楚處得僧鷲大篇既錦舒小章亦玉鏤本期古人知豈意今朝售又如五色丹必待九轉就不近戀洛陽何遠揮句漏神智此既澄世網不待透明珠雀能銜黃金鳥解啄遺骨一國珍免贊百草闘果誰眞美惡

赤召定先后食栢美分甘種漆要自守無思梁肉肥忽厭藜藿瘦德義難沃懷情歉為穿溜小人窘咫尺君子狹宇宙清音可相羊畏途肯宿留原憲不知貧季氏徒誇富既皆白髮侵宜各素心究內不識織紝外嗜飽飣餖一言可酣醉八月非醇酎為適年少場或落春花圃武思揮日功文歆凌雲奏懶出挽馬嘶惜笑閨女倩巧意難幸得枯脛或遭叩君如此攘臂我此甘縮袖歸見魯衛士未覺風宜陋每增輸心傷剝非

見雨腰猿笑識巖穴雞鳴知旦畫吾語雖不媚厥意或可後

謝周同年通叟詩卷

周郎既老曲不顧自作吳音歌白学二三名勝能知音儈翁得之嗟已暮玩之在手不載讀愈見佳處心愈妒君手瘖休無復鳴我室如許他宅慮鄉曲掾章皆奇才道上千尺已推去

運琦公詩卷

孤山教體外賦詩陽休上后來數參寥接手得

宗近東遊四明山懷人增惻愴何言遇老琦二公論筆行但久主盟人汲古自清唱明年已七十句法何蕩漾茲山近蓬萊展卷到絕殯島子敢廢酬我正恨難偈明人稱村大為島

次韻和法琦

野寺木魚平不響老僧乞米樵松根志幽思甚作詩戲處身不忌如窪樽大軸視我正其欲尚恨近體意虛辱報以五字陶謝家要看素絲難純束江頭梅雨滅挹火我正思公難飯顆復我

苦淡來惱予嘆息有能無不可杜是書公出翁漢猿致蘇州失我接蘇州風流今不見公乎老矣誰提攜

書事

越天梅雨短長思嵩陽客子問歸期幽夢遠近徒猶夫細字老眼厭紛披身將隱矣又何爲且舒縈滯爲客時故自平平欲語誰

連日酷暑異常擁悶而作

寒暑平分東南之徼何多暍哉遠望炎洲近觀

火井相與朝爔而夕炭名曰冰紈霜練服之一縷如千襲而信衣冠之不能敵疑夏祖之居會稽短髮文身白蔽以葉菜浪婆兒身世世共道常年不如是誰復憐北客此日真憔悴深山乳虎想騰倚清風不來空嘯亦安得人如萬雅川脫身遁下坐井底奈何滄海濁沸日不敢浴金波自爛玉亦熟四方上下濁氣滿何許層冰映彫玉苦熱何不可濁氣端惱我

大熱戲作

仕版三十年羅籍乃十歲妻兒歎朝夕歎兒飢寒累爾来官南畝長夏吾炎熾自疑吾其魚釜鬻方盡沸金石方流爍況此病而悴却顧妻兒笑聊取一嬉戲飢腸雖自鳴寒凍非吾事

謝仲長通判朝議兄惠顧渚茶

天子不嘗陽羨茶二百年餘吾儂咨嗟可是吾儂咨嗟休濤江春色遠含羞趙卿老矣剌史半緘題寄我甬水頭故知不敢西爭去貢嘴最宜東來同霸愁人生趣尚有窮達卑木還亦如人不誰家棄婦淚未乾思對孤鳴蓉影寒趙卿炊菜且良食莫教歸夢到長安

初秋思舊山

秋江未登瀾秋菽已先到顧謝涼風吹客悲何須落葉驚人老古來此興定何如自悲不悲自傾倒直兩相半好遠遊何不命駕歸嵩丘君手不上三十六峯頂只恐君家未足秋

送范八西上

江頭楓樹秋東吳王孫愁誰復憐北客夢不到

中州子能中州去獨我不自聊心事豈如期未歲同歸舟子今未二十志氣長者流動讀未勤問有待再見不

秋日江上作

秋色千里來潮波八月壯起帆增江勢勁風滋頭頭海道當如何燕羽去雲上人生自窩來有情宜騁望兩眼幸未盲莫謾讀易象

題明發所畫訪戴圖渠自有詩

扁舟雪夜興千載風流存詩畫能幽絕不似諸王孫興多却易盡一世復何待傖父莫罵予猶且不見載

嵐霧雨

越山八月時颸颸嵐霧雨却疑梅再黃奈何燕已去平生始知名要来悲霸旅前愁豈不多紛紛新代故誰為司愁者特於予不負寄言宦遊子行李莫悤遽

寓興

秋風來偏戰萬葉倏奔亡客子江海間是時多

慨慷何事新来鴈矯翼過吾鄉吾鄉多霜雪豈
不坂路長思覧萬物表試登千仞岡徜徉未終
樂急景數扶光

古人

古人愁已極今我不用愁去日已忽忽来日諒
悠悠便能如此志終恐慚白頭經月不讀書開
目得自求不如懸車好更後外言不

風雨縱横至

風雨縱横至此非淵明廬勉哉風雨操人品有

賢愚彼方適雲祺我切畏泥塗淒淒向深夜何
處識斗樞

乘小艇戲作

知章騎馬似乘舡我今乘船若騎馬舳鳴艫噴
索莫馭左磬右控手不把稍稍風恬可騁望忽
忽波駭難遊冶既信河流怒頻豪不疑瞿唐不
可下婆兒未用僋兒推赤馬能戰馳馬敗僋兒
自酒亦以屢愧爾會務夏仲御（赤馬是吾舡名　馳馬是王舡名）

憶江南贈通叟年兄

北客西南征蹇産非所志問津人尚絶後来征
避世流離寘斥者其數非一二風流稱南朝文
物始佳麗要途在荆揚僻左處吳會吳會與國
来乃以丹漆貴号其大才豪終是江南最君家
住江南豫章生次第非但吾言過正爾百憂似
易見巖下電雖識斗間氣結絞三十年騰茦来
一試譽如瑚與璉詎落日中市飄然渡浙江式
慰此憔悴我屋梁圍久近卜嵩峯遼海蟲難下
筋粟粱有賤嗜不讀非聖書悉更增疵贅又不

求甚解未肯争破碎排悶亦吟哦清滌誰識味
自從任円籍一語不敢謂豈惟要絶言自惜生
此喙因君發吾狂明當保嚴瞽

桃

江南桃葉齊江北桃根低各自擅風流人情千
載迷桃花竟誰比風雨日淒淒

園中戲作白紵

人間春色不須臾芳草姤華不禁紆楊花不分
上空虛宮妃一去百代無不如雲外萬樂俱南

斗鼓瑟北斗竽與酬酢者非君徒

題冲弟詩卷

阿冲五字来江山千里餘能爾麗金碧定是動詩書文章與神明動作本自俱古人既云已令公有規模五世以文稱故家誰復如

昨日之日

昨日之日夢可追今日之日愁能遅日之接謝亦何有但莫令吾忠信虧但莫令吾忠信虧家山北斗身海湄膾鱸蔪蛟既不得蝦虫腥鹹安

用之難將短髮留長根山中好在雞黍期有舡載書復歸去高誼解釋幽林思

贈然公　界方

西方居為簡東山人可與不用量三江聊以壓四虎

偶見陳誠之一詩不勝欽歎輙紀贈求其巨篇深愧蕪累

四明唐中葉處士有陳深書既殫萬象詩想瑶華音惜哉不盃傳裔孫自吾吟豈易識此孫海

底珊瑚沉邂逅我見之昔根阻冲襟念我理歸棹旅夢斷逢李頗乞十九首降畫河外心

贈琴照

會稽城畔不見海會稽城裏海有穀此海之穀三尺桐渺如渤澥含太清惜哉寂寥三十載月出愁空不肯明邂逅彼孫曰冲照無坐之餘秋色横揺手照手休可已悲風河水客心驚我少學此今白髮念昔知音塚草生亦復何人能子知空悶世身不得輕庭鶴待此朝入餵子食有

禁寧無情

缺門遇王三兄師文

生民本羇旅何以娱今朝風雨啨涌道離别秋冬交忽復有好懷故人道旁招如狂語錯亂疑夢情飄飄君鬢何盡白我志則全消憂患君恐可圖書與尚素玷珪宜委土良驥乃縶匏但願不再辱敢慕無久勞師文致之官觀馬蹄分異縣翗吹結同袍三年以為期嵩少理居巢

河中府古興壽劉壯輿

肘腋患難樂垣墻傾莫制茲者論戰國破秦必
在魏初疑此語漫身到識真是河山既設險信
食以自治秦雖百虎狼得進不得退襄王昧遠
圖藉秦嗜近利惜哉計盡踈為此山河愧我懷
誰與語劉子長論議方為十二史吾言不可廢
眺聽常思君夢魂先羽吹

至河中首訪鬼拔河圖有畫人云因陸學
士移其壁　毀寸畫令人感慨終日有作

坎坎分明拔河戲戲在北朝唐尚爾畫手何人

展子虔妙不戲人惟戲鬼更無獰厲可嚴怖既
曰依人人是擬家家賈勇賢勝餘見之心穿不
知恥最是隋宮窈窕春汗粧蓬髮羞相比故宜
落筆在蒲州門外河來三萬里隣幾舍人有搨
本詩翁賦詩名更起詠詩想畫二十年客舍此
卵心自喜攬異永絶偽物欺顧影豈畫形儀美
嗟予斷絶百事心癡處留情獨在此魑魅魍魎
好奇通文彩風流終棄抛出門訪之無處所惜
哉史君陸子履但歆便坐易聽玩不知壁古難

移徙豈無剝落一寸餘我願寶之若瓊蘂不然
當學補亡詩收拾粉本細綱紀或謂前年九鼎
成時無雜糅清如水雖有高室誰撤之亦莫挪
撤毛手指帖壁不祥宜遁逃緣門抛棄方靡靡

初至鄜州感事

罪作云一紀常赤守官蔵置身江海畔放言麋
鹿岑大吏不訶譴小吏自堪任蹴菜日異饌著
書敵南金豈無二三子吾叩響不沈更逢四高
士（果拘立然）語妙何愔愔俯攬塵土影仰攄冰玉心

苦辛雖在昔留穫賞於今歸撈不忍速故廬尚
可尋金閨朝轇轕荃壁夢蕭森領闊貽兩謝新
貴使我瘠飢寒一丈室（去年京師大雪）奔走九秋砧（今秋
教社來鄜遂為西行）秦長坂馬難健敗絮風易侵池西別
故舊我為雕山陰白翟無裏迹赫連有脫鐸幸
哉廊廟術勇不誇縱擒警表前日來父子恩更
深戰士老腐粟癰儒適儒襟羊肥臥沙種酒美
西凉斟農武自先烈五律勤窺臨（予壽寨視保甲令年初教
五陣）禮樂被遠俗三嘆作哇淫（予挾外邑新樂）勉旃不再

孱聊苒容華綠飲迹有餘愧難閒弦竭音子以石介
知語不得于與學事尚喜屋山阿雙泉如鳴琴遠明桑苧
翁品茶疑未堪洞中有仙者得度人駛々長生
非敢望却粒實所欽腸空不野慈慮絕發奇詩
何當東皐訃郎日返幽林雖遠乎昔與一爲梁
甫吟

趁延安過野猪嶺

塹峭十月寒一步不得楚如何騎鯨客來度野
猪嶺逢語謝康樂兩輩易清省

題楊如晦二畫

蜀道圖

山鉤樹白何年歲流瀑可聽下無地行人愁絕
却無悲始信空歌蜀道易

還鶯雛

駭雛丹青人娃還無花無石自罷耿己能倚壁
音聲絕何用蹲飛欲上天

三川言十數年前嘗有一短帽騎驢之士
半醉排佃原上久之曰三川非昔時比矣

恍惚失其人所在有收杜老醉遊圖者物
色之知爲杜之再來也予獨鄙之作詩二首

君不見少陵有客字子美三賦獻罷胡塵起招
魂收淚謁行在寧論家室三川裏雲寒日淡飯
閣深翠華望斷塵埃底後虎食人大遺傳回首
妻孥須怖此亦寄壽書問訊之鯉魚何在滄溟
從晚年雖卜浣花居心折奉雲恨有餘茯苓不
御丹砂就仙去還來綴日祐乾坤宿醉夢橫醒
且兼東家舊蹇驢隣里一人安可得亦無墳冢

可恭蕪人間偏仄何偏仄却自騎鯨追李白
君不見杜老亮去傲九天昔顧茀莫下三川閒
予何事知其然此世此老無姻緣平生志願得
酒瓶暫時去作酒中仙况令仙侶瓊瑤池
醉倒阿母前一辭人間億萬年泰山爲塵海作
田何處更復有三川鳳凰五色歌雲煙三川何
人莫浪傳汝曹夙腦真可憐藥清有夢亦狂顛
夜閑秉燭仍悄悄君不見狀郎志尚氷玉堅獨
聞此老近作佳城篇

萱草

山中萱草三赤長山中高人萬事忘歡借忘憂汝輩力世間兒女徒顛狂汝亦忘憂非世憂臨風恐汝亦分將頓爾忘憂忘終始莫教老大空悲涼

鄜州張路鈴慶見東坡所書漁父四首感嘆之餘因思諸王孫伯言善歌此辭每以爲樂作寄伯言視張

庾郎幾尺大腰圍江北江南有好詩今日王孫

渾得似仍知漁父醉醒時爲我高歌撫明鏡上方淳筆鬼神悲我曹早有江湖興風雨輕鷗細細隨君朝明光我因洛愁腸只有醉爲期海外騎鯨消息斷無窮飛絮解相思孤舟本要載西子歎付此巖知有誰安西將軍元好事紛背題來十數之

宿洛川嘉槐驛其槐眞可愛因思李泳之待制嘗爲此縣令有所建退省堂存焉

昔爲扁舟客蓋覺此生浮遠今郵亭役重膇仍百憂嗟予何所可歸去無田疇慚愧庭下槐百年霜霰秋上花誰移根兎目自山丘曾見李長官擣、增風流欲登退省堂秀句吟白頭天上問風月還似當年不(李白有詩云天上不知風月好人間今夕是中秋予無媿之)

三川誦杜老觀水漲詩

平生少陵詩佳處豈盡識何敢窺意韻尚昧形迹身到三川來暫、迷咫尺連天穹谷句悲飢三歎息高、方若懸下、仍如縋扶上而削

下乃在吾行役炎肰念此老筋寫不可極意中無遺境象外有餘力後來群偷兒蠢惠安、食安知九鼎珍宜爾終身膺此行敢告昔顧影若有得不見水漲時兩眼猶歷、(古人謂是非不公曰與則扶上東則削下)

文集卷第四

文集卷第五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古詩

感事

十年三冬時擁火廉小室讀書似少痾坐睡屢兩膝飛雪封我窗號風過我壁時有可語人對之亦默默當時不知樂與言在今夕今夕何為者荒山事行役僕馭同飢寒惝怳若有失旅舍既淒凉臺隸吏猥藉始信柳柳州幸此南夫論

歸去亦何難清時惟所適

平昔王子襄贈周處士八絶中喜誦其龍尾禪室一首今速日行荒山中頗增幽居之興以其句為一詩寄楊中立謝顯道劉壯輿陳易同趣歸期也有好事者亦不予鄙

井汲纔通徑

山頭百尺井有徑看如失唯有參横時山人起自汲

蓬蒿自杜門

藜牀坐來久前年曾到門閒道蓬蒿滿秋風着舊根

人遠虛室靜

何許人到來得樂尋歸徑吾廬月不落象外獨常靜

鳥宿暮林喧

未晚鳥歸宿倦飛惜世樊紛中久接狎訴語不嫌喧

貧賤

貧賤不可惡白首不敢辭聖人為我戒敢不周旋之山王亦何事五君詎見遺奈彼後世何論拜相戰疵那有解嘲人五白漫爾為寄言宦達子努力向金閨

送知府張路鈐還闕

索戈未可下靈州白馬將軍今白頭將軍父子重儒術坐有綠衣人明休六年謳頌流圖疊臥使雕山滲屹崿看山飲水無一事日俸歲飢欣

自若西馬嘶々朝九天晩交送別亦潸然煩君
去路望嵩少張鶴相思瑞可憐公也先協大射常正生上有著
錄吉生授釋然左懷大付名字約

思四明所居與桃紅渡相對

今朝旅恨到何處軒窗遥對桃花渡桃花渡上
風吹雨道人豈偏誰來去

凉州女

凉州女紫塞春輕黃濃黛君莫提漢宮曾北選
才人處角角無歸々有山有水無此珍我强寬
愁亦怒嗔遂者登江海不詠功書量自詩詩聖

揚班湫神恩加庚應公以其語答之

平生笑殺詛楚文今朝鄜時答湫神吗爾湫神
何爲者上公哀冤皇恩新日出輝々收霰雪仿
佛拜命若可覲湫神傳云是揚班墳墓突兀自
姚秦當時功闕今不著崔蕭之史封無因將軍
得名空勇哉里俗所頌疑未遑黃蜂往蝶康氏
女覲迎彼問不敢頻至今七夕後二日康家送
女紛紅巾神視可己朝不己清明之德先諸身

湫祈來徒雷霆夜鬼借百車載淵奫宜因屬鬼
轉惡虎嗔腾何足煩怒嗔邦人不困亦不飢山
可夜入耕陽春初無秋穡勞灌溉黃原黑黍易
與仁敢言此水淺于蹄涔而起雲輪囷千人
一日酌不竭神物所寓誰敢塵量但蕭鼓十州
遠發秩已入四瀆倫異時香火故允會品極勢
重力益振仕浮于人神所殛神參厥職亦愧人
我嘗再拜不私禱上佐和國下斯民敢學韓子
炭谷湫蛚惶悔怪徒跋々

寄琦公 往小溪

窮塞歲暮懷琦公寄貞侶恨北長城風不送小
溪雨夢斷七十强心留五字呂斯世何寂寥無
人稱支許

寄光公

湖上石梅花出屋待久老僧來默々徐言經歲
不出門偶向今朝移苦竹有琴掛壁積塵埃强
之使彈響山谷至今兩耳猶冷々還風日夜相
思曲

洛川驛中夢與一故人作詩十餘韻旣覺惟記其兩句南山絡條華四顧叱所哀因識之

西征豈不樂夢中詩佳哉南山絡條華四顧叱所哀山川令可夢小謝恨能裁無令韋此夕亂為空排徊

君子有所恨

君子有所恨擘指血不躁桐望已千古欲語安得到荊卿無劒術商君弄霸道二子為不耿功

烈埋穹冥嗟哉茂丈夫不自極懷抱

洗山

公事豈不猥吾性自有適雖言春風物洗山出怪石何幸此土壤頑黔壓空碧嶄巖有天姿各歸不待力橫如劒出泥縱若月退蝕乃如出譊華麗為忠良賤后皇德清明萬類各有職吾非謗世人因之聊嘆息嘗聞道人語無垢法第一多謝請易者洗心如玉璧

二月初山上作

與春相別云一歲逢鶴有恨不足加意韻寂寥莫我適起逐春風山逕斜春風自與時窮竄豈為來閒桃李花不然春來已幾日何處桃李不枯槁乃知桃李善畢撤遠交深託待紛葩政如世間嬿婦子巡墻倚戶漸齒牙公卿初豈以爾故青金佩玉宰截華區區更憐蜂蝶輩草根花底為生涯此理前人未見之我今獨得頻吟嗟生無京國名園分況此邊城萬里沙

夜雨

夜雨豈不好欠竹與芭蕉可想春意足不聞蔌蕭蕭清夢江之南雲霓正逍遙舊遊二三子為我吹笙簫覺來耳餘清明日是何朝

久留帳下日夕思歸輒作長言一首告別經略安撫侍郎

亂山急雨佐吾愁春去已遠人淹留誰能一飲一車酒緩談醉膽下涼州元戎高韻撫鸞凰舊有沙堤幾步長眼底不堪論往事且誇羯鼓似卿娘（唐林卿娘羯鼓）應憐述客羞澀餘思歸歇自攜柴

車月邉風兮不得住凡骨徒來有曼都項曼都既仙去月邊多風累思人間

聽唱秦少游溪路雨添花詞感舊作

秦郎不知我我豈知秦郎相逢每戲劇此猶而彼狂坐有今輔弼正色屢低昂逮今白髮無悔昔少年場一聞溪路雨淚與雨爭行黃鵠千百在斯人今則亡如其亞老去娛樂豈遽央況復有諸生遺頌滿汝陽予與少游州教授交代癉霧殺君時龍門曾慟傷今維為生活蒼蠅待我傍誰家有歌喉此曲宜斷腸聽我一夕恨與世同悲涼

書事學謝康樂

南北負綿絡同名固與鄞歲月老羇旅何事勤所勤情勝古今契身以邪正分清音幸先後積懷得朝曦山腰轉嘉樹風袖落開雲盤磴去來速飛泉高下聞龍栢肯予媾上苑待吾君章聖後苑雜花詩十首中有龍栢三花論纏綣丹丘舊絪緼中抱既兀兀外驚徒紛紛朕悉有翰墨滿架亦與墳摅紅宮棟宇流汗程斧斤少時喜読俗老境思迨

群不復夢江湖賦詩心自欣

書觸目

山以石得名土惟山之賊如何云此山土石相兀斤土上而石下無良跡有德土實最下底位高泰嚴職或云三千年此土化為石項陰不堅陽如寄蹔容迹因知造化功不出纖毫力君子自吾率小人多羽翼念從闢闢來久矣莫變革吾其奈此何唧唧復唧唧

題鄜州牡丹

牡丹憎我真惡客不解飲酒不吟詩欣持一尊勸花飲那知不醉但淋漓爾花既醉應似我耿耿一世幾傷悲綠珠樓下香猶在西子舟中意尚遲三尺晏嬰顛欲殺爾何夭矯尋常為沅湘草木共憔悴幽蘭何足九畹滋昔人妙語不爾欺顧我安得有好辭晚來亦解意自足秀色直可飧待肥

寄陳留江子我丁酉

江家宅在嚴家瀨亦有高叡歌半夜不損危魚

遠吐墨誰識天馬早流赭嗟予久已烏角巾愧爾當年白蓮社唯昔瀟山見老禪柱嘆門人才下下

庚子初伏前一夕大雨

雨來夜早曉斷夢驚所向鼓鞞殺後先龍蛇勢下上案此老屋何詩書果何當幸矣托皇州高枕得無恙瑞物日紛紜豈我獨飄蕩興言及山摳龐思輙以張疏泉到雲根松竹青益放胡不返柴車捨馬事鬱快平生知頎行短髮增惆悵明朝入初伏金火兩無恙

次韻和江子我臥病謝子相過之作

棄婦不言貧孤兒不知病美疹亦何有衰蓮披綠淨大易疾無妄要且觀情性我來自山中非祀亦非聘但恨清風薄安識皇都盛况聞樂及攻之子駭觀聽策羸七里灣憂醉豈易醒今茲早常鏁高人能自勝不廢五字吟久與金石稱我老言亦衰同鳴不相應

數蒙楊澤民秀才惠佳篇謝以長句

嘉陵江赦不到耳嘉州清音得之子豪英磅礴押鷗鷺金錢棄擲等泥滓青樓不使白髮生萬恨都歸一杯裏三蘇死後三川悲君輩人才誰所喜

以李約交遊晚歲重為韻作五絕句別韓二十七

紅塵歲月晚白社煙霞交相思得相見作底不逍遙幾歲不出門一朝事遠遊長安初豈遠孤客難淹留蓋藉露不遲蒹葭霜豈晚我生寧免愁別離無近遠敝廬無良辰荒田多荒歲貧賤重離別君乎休富貴少貴別離輕老賤別離重後日君亦老我髮亦種種

京居秋歎

京居少娛悰失我田園秋何用外物感不勝中心愁少多王霸略老窘衣食謀神皐既絕分罃徹亦頎遊鵲飛徒繞樹坎止信乘流頭惟爾青簡能令人白頭當年魏公子今日無遺丘出門何所從垂淚且傻收

送周秀實知新昌

尊公文律自瓌奇雖持使節未相宜子故青袍哦五字卅家不喜縣家喧十年主簿今還陟縣衙簿尉來趨揖越絶山川餘嘯詠莫歎鑑湖今幾尺鑑湖幾尺吾其那聞道新昌佛仍大昔賢墨妙誰識之一日清風千嶂破人間月色過中秋天際風光稱遠遊陽關本是西州曲鷺舞蘭橈不解愁新昌西明寺碑宋宣獻公書

謝高四十弟昂詩卷

我有瀟湘淚還供閶闔愁故人過我寒燈下謂言客子宜悲秋性體格律乍相視久矣探練幾百過不然何以解能云是中不放客愁破文字能自達何處有富貴莫愛離騷亡國音學手大雅則知未

送邵大兄知果州

先生之子從聘日自當豐舍稱先生即今白頭青眼絶空持短策長安城漢宮兩露一朝到劍閣山川五馬行既成詩書鄒魯俗難忘家世伊洛情檥撥鄭橋饒渠勝魏紫姚黄如我盟約束南兗謝家女飛空倭矣後裔詆陽遠難群鼓不斷

頑我寧無意遠遊羸病不得供祖佗長亭無酒酌君別獨將此恨西南傾

送顔彌邵朝奉知錢塘

錢塘寧是會稽客一身見畫元與白元白風流且置之是家尊翁勇金石早受申公國士知誰任東坡邦人責之子敢嗟官不達惟懋家世無踵迹大才小試亦丹青衆前獨却自朝夕童稚

欣欣新有謠湖山藹藹舊相識定知不用酒遣閑流行舉要百代歷温公有資治通鑑舉要歷未出殆知欲刊于錢塘

謝程致道監丞以秋夜直舍二詩相視并簡蘇在廷少監

秋風雖云高不到建章宮巨麗發妙思翰墨爭豪雄移子范舟興入此潘廬中　成到誰手亜面絲髮翁豈不憐此老氣茶志亦窮聊以壯觀之行潦落長紅低頭讀　北旗穿徒邊東自娛蓬蒿興敢傍珪壁叢　時難但已有感如霜鐘

（今上御名）莫視藕子是更得家風

謝邵三十五郎惰詩卷

我嘗為歷學上元要極遠上元有遠通踈密出早晚顧惟爾大父皇極探其本唐堯上百代日月来衮衮因之知百索孰可妄惜嗟子前視我詩與子論詩壹子詩既燠爛我言得安穩為子極源流無難如瓴建風雅關大田騷些助鋤墾曹劉鮑謝輩風雨得蘆菼閑居既識陶詠懷宜知阮不有鮑與謝白也胡婉娩蜀無阮與陶藉

州蜀息偃上下曹劉来少陵日益損豈易少陵學浪走徒多跣况復爾来人不竈而市飯大兒誇藕豪小兒爭黄寨詎知韓柳先學大忘赫烜餘事五七言朝鶯呑暮鷗又如禹闭姿松巖絶蘭晚念彼形似徒並舌呑枯菌何人分詩文兩隊有紡縛子早知此病我語出緩迟何以謝子勤王道不可緩凜凜易春秋南面儼龍衮禮書朝禹抑賢輅祭未愜顏曾侍珪璋荀孟陳干盾老謏憐騏擬壯當勇虎圍明朝役髙興蜀道横

碧嶽我實愛子才語長情繾綣

庚子冬至祭䨍闕差充太祝致齋於内西廊待漏院以近法物庫有火禁甚嚴不勝晝夜寒苦輒成長言

至日為客昔人歎况乃客次在齋宫齋宫所寓有火禁氷食霜寢多凄風豐屋高懸日不到未信一陽生是中嘗閟鼎以大祭祀未閟祭鼎陳笙鏞薤馬祭鼎戒群吏古也拜竈勞皇躬森森鼎閟祇厥西矗矗明堂配自東　天子萬歲調

元象歲歲年年為祝工（閣名閣象歲調）

高藤州六觀堂

曾子三省予未能夫君六觀何自入天台教我三觀妙君又三之彌有得露下聚散俱已空電出有無俱不實一世假夢暫踟躕萬緣托幻聊戲劇澄淵泡起不離中端形影見無差忒茲惟一心之所發邀乎此心近不識更須止之艮為山隨其觀處雖非目與君相遇紫陌邊不謂我言無不急君方度嶺駕朱軒我言之外何所識

詠老

脚踏浮雲身已老訪道修行恨不早曾見商周全盛時不及唐虞古風好

同表甥趙康游种范李園

百魅范氏居千尋种氏木灌以卯李水餘烏識故園使我從今去魂夢常不足

逢萊仙

我是逢萊山上客暫到人間曾春色謝家池館經吟魂卓氏酒壚迷醉魄人間春色將奈何激激灔灔濃如波歸來說與秦王女麻姑偷去唱為歌

十二弟寄所和邵子文病中感懷之作復次韻寄子文

先生窮著書寧比近術赦天故使之貧赤手唯書籍或者窺殘篇律呂起韶夏微意有子傳光燭不隣借大匠篤曰才留守勸化駕講席出正塗肯以眇跛討生平耿耿心願被草木化臥龍終佐漢捫虱聊倚華二君獨何居耿耿心中夜

不悟伊呂間安容管葛亞璞玉詎速琢祗堪斐刖價何事揶揄鬼疾病尋豐鎌并妇每苦墳藥食則不暇不藥得中醫默符覆羅 哦詩使無惹乞酒宴芽念彌荷天地恩性命汞其貫飢鷹侍中輩焉矣一飽乍顧我與君侯更愧東山謝

迎赦一首

燈頭異花垂永夜占云明日當有赦咄哉無煩汝報我三年御恩遍天下知人所知豈神聖倫歡迷喜異使侫犧卦箕疇汝詎知氷凍火炙予不問曈曨日出迎赦來沸渭須赦何休哉 陛下萬歲御九垓王母獻壽滄海杯更看正伏華子陪

仲謝經略安撫侍制送酒之什

真茶竊所貪濁酒亦云嗜况此兩乘壺吉哉出廳事歌美秦州半樽罍更幾倍（秦州半古曲名）元戎春非一施焉則有二瘵老欲扶持窮愁使破碎風雪客歲殫無殖故園淚我實不能飲自有楚常醉頤彼昔之人何必陶阮類樵叙劇孟俠文武

衛公貴銑李文宜欽不欲者我言尚何費碩分玉帳春遠以金壺致舊都新奏功如花方高會唐人詩云洛陽害舊都美人花不如今部意謂公不獻貴勝而及農戰耳想同韓陽二公一笑

陰山女歌

劉原甫侍讀嘉祐中使虜聞陰山下有女子漢服彈琵琶傳意甚異作陰山女歌說之感而後作

陰山女漢服初裁淡如雨自看顏色宜漢裝琵琶豈後傳胡語赤車使者傳琵琶翩然雖鳳隨凰去豈不憐此女兒心父母生身遠有祖平生父母九原根得幸一朝收拾取使者高義重咨嗟衣裳盟會其敢許漢裝漢曲陰山墳七十年來愁暮雲即令山川還漢家泉下女兒聞不聞誰將一樽內庫酒招此芳魂亦何有崔盧舊族自豪英碩此女兒憨色否巍巍之功惟　陛下萬歲百男固宗社赫赫雷電暫出車陶陶韶濩詠歸馬墨莊侍讀如尚在應有好辭獻壽斝

月下作

今夜髑髏月往歲沃洲山短髮添盡白遐觀猶多閒遠憐大定僧注彩衲畦問塵冠何可久曳杖吾當還胡不忘言休自箴茲厚顏

恨契詩

坎壈愚無計慟哭老無淚居處近何適隱遁遠何望爰來未嘗恨始恨金石契何朝鎔而況亦暮沕以滓有美者伊人平昔嘗自謂此身敢自輕實與劉向類執如同姓憂斧扆況忠對與我盛蘇門何人忍棄背顧彼蒼蠅姿須臾來附驥附驥只須臾沒身有臭嗜國中起四顧誰門後

權勢前日既居貨今日宜入市市王誠何知多賤而少貴儒芬既先奔孫梁亦晚至俄然欲解桶倏爾勇投袂烈烈參貔貅堂堂得英衛雲翔士即稷單于頸當繫如或騎豬歸鐵甲遮羞愧功成麒麟閣丹青更何視莫能為爾言攀指血逆濆況我本小人西京仍已丞所得果幾何作詩深自勵

記夢

山上多曲木澗底有勁草乃知窮達性多隨勢

所到此語自夢中景物殊浩浩頗逢平生人歎息老非少獨不偶貴勝昔見非吾好語類紫芝歌敢不勉踏道孰能憔悴予著之視同抱

謝歸寄陽翟李九呂十四兄

着身到雜隊故人在陽翟白髮何冉冉清夢徒歷歷有美李將軍詩是萬人敵家封吳姓王身老二千石呂侯幾世來蟬冕必踵跡如何此孫賢早飢而晏食門前潁水流屋上嵩山色天以延二老世人何用識紙應爾日來為我長歎息

我嘗從之遊何難此技情籬下菊黃時鴈背俯可即徹寺講時鍾婆娑且連屐

聞圓機累日病酒戲作存問之

善人有愁而無嗔美酒何曾病着人夫君句是愁鬼着愁鬼一匀百氣振夫君何以致愁鬼十年一官冷於水況令稜似未弟時酩酊長編痛料理君言不覺身無聊西家醪勝東家醪是中有米亦可飽枉費東坡歌小槽圓机正看劉道原長編疑事

屈原居板上見圓機題因和之

門掩自閒閒樽空寧薄薄妙語知杜美剛腸識雷惡饒花人堂貧多竹也不薄最道長官難只愁里看惡

次韻邵子文書夢

先生有道無寸田長歌擊壤醉伊川今式玄家高嵩嗣子詩禮老益端少從父友學其難一書百讀口角涎父友寸步簡策邊藏名九州四海寬時有狂瀾匯想端百嫉安肯一看妍猬樂園中往復還坳蝶沼上青草埋書成硯穴氣桓

桓蒼生屬望十九年聖時未肯誤儒冠倏見佩玉朝珊珊泝洛迎送路接連急急改如渴赴泉跛者釋杖瘠肥臞兵偃不用盧重環貨利去若風中檣扶節一發天下言白髮舊德殿中間經行求士趁傳滄先生之子難鬱盤綠衣春色行度閒群賢並進讓後先山摧棟折何茫然人間此夢白日前況乃枕簟夜穩眠仙山塵絕遠翼煎雲樓臺閣白鶴閑着頻着笑玉女賴我歌並之無因緣傍意若謂堪憫憐是間有汝世之賢

此公不死神常全王僑偓佺不及有汝曹蛾輩徒攻堅款子見之駭衆仙子色不平羞青山我爲子往問彼天誰敢少弄天公權蓮遽夢斷目睩睩但覺毛骨輕且便賦詩不怕衆險艱

月

眞月夜夜滿妄見有盈虧譬如匣中鏡一成豈合雌脛蟇與狡兔謬及丹桂枝我令盡掃蕩庶識眞月爲

送曹資深受代還京兼簡劉養正 頤

歸王孫子何楚楚不用根源論魏武讀書射獵同自如劇談大笑能爾汝爲君相遇在東州與我中分萬斛愁我歸未得君歸去風流應獲屬曹劉

和二十二弟不相遇之作

秋雲歛遲雨惱此山河凉柴門試一出矯目歎林光孔鸞勢自遠鴻鴈意亦長先後日雲間俗眼安得常

秋吟

友生吾所畏言皃凜秋威崔子稻畦晚揚公王田飢階除昨夜霜鍾鳴尚依稀吾友豈憔悴西山空崔巍 右從侍臨稻田務楊 中丞提舉明道宮

說之方憂韓公袁大夫疾遽致仕乃蒙傳視送陳州王樞密 襄 詩十首意典辭麗折吾輩次韻和呈以公爲登台輔臨危冀變身爲韻

布種無多寡收穫幾豈凶老農知歲異遠貫務日同孰是勉無德莫非矜有功君何謝事早西世有四公念公多疾病使我頻驚惕可恃膽氣大何憂腠理薄九丹詎凌空八石聊扶弱無頌問安否屯屯亦自爲頴川羡鳳凰淮陽感股肱皇恩既布護清羸亦作興自知同涇渭孰覺異鶤鵬巍巍君子堂而我得先登人間陳五鼎天上應三台顧我幽居人卒歲事田菜首種既已薄時雨又復卒身事尚如此與世宜不諧衆皃有人妖鍾鼓成國蠹可憐凌霜幹不作濟川具三易朝吾東六詩慕吾輔豈亦不自娛勾經而

蘭畝末宦從遠役沈痾得此心頗言廸神降何用官鬼臨幽興落醴浦淸夢繞崧岑使我旣惄昔柰何後愧今迷行常坎壈守道自熙怡伐鼓不恃力剌虎寧用檝華屋非所尚茅楹豈不宜未覺覆盂安誰知累卵危渡江(今上御名)且無登樓戒亦莫有如鶴乘軒便類燕巢幕此君如寶玉百火不一爍又後如銜樽醉不謝所酌君少我十歲憐我空老大期君到雲霄遺我餘馨欵息光辭漢祿孰從仰周賁頎惟神所勞何論心手

發能老彼形骸孰瘦此精神繫其抱病客只是苦吟身少出便十首高興感壬辰嗟予猥屬和汲思如井輪

南門

今上元年九月初正南門鏁泄閼栖城上日出三丈餘城下戢戢人嗟吁最憐縱横荷菜夫欵發青蒻成蔫萎騷它去　齒膝聚不驅群鷄孤鶩鳴相呼遑然不數羊與豬客子四散别門趨逐臣過焉問何如知者不告色不舒或言　上皇帝有符北門不開留翠輿金賊忽㐌城北隅方令明目達聰俱司門卽官上奏無來幾金賊來坦塗城南鐵騎柴去　奚車焚蕩輔郡陵别都衣冠南下滿江湖白頭辭臣思獻書洪範災異信堂証

送蘇季升出守明州

四明白髮紅司空喘息使君如不容自爾怕道四明守問今何人休赫儀丹陽丞相蘇公子氣和体正如家公坐令山水生淸思雲南雲北揮

毫中江瑤海扇不入筋肯以腥醎水驛供百家之産歸一罷詔下掃除勤耕農皇威海外讋狡屢覆人大舶安得通元年新政見此守丞相蘇公眞有後過家上冢問阿兄四海澄淸眼明否

送陝西運使陸郎中

二十年來關内客眼明太華高太白今日前驅使者旌雞舌香餘新日月春初胡騎逼王城公在城頭佐天策將兹謄略撫西戎蕭關遠爾無壁敵便使秦人不告飢輅車與爾同休戚唯應

拂拭舊題名幾人身在空相憶為我寄謝錢都
統與問不許霜雪積

今年暑氣甚劇六月二十八日初伏之末
風雨甚橫既而便晴有感作 不記作處

庚暑既云初甲運將侵決正當相火行如持湧
土 炎熾及雲雷頃熯況僕妾皇天不勝妾一
日思自慍箕畢靡違含巢穴徒更謷雨脚壓崻
昫風威振熾嘆滂沱驅虺神庭除覔舟楫扶搖
百年木折鹹一瞬捷豈容壺蟻霧諒搜芥龍厭
我屋茅何支彼田禾已殲簡編根枯槁縱横恣
滂浥泉酌便無情湯餅誰為饍亟欲搗絺綌徒
此正經蹀蹻首凌鶴翔奮身脫鳶跕寧知不亹
亹俄覺侵燀燀殄陰難節制衰陽易感脅蘇除
增幾倍拂鬱起重疊煌陣楚併張鼓根自安貼
蜩狂噪百尺鳩斷勞雨頻我亦閑賦詩歎語而
膽怯

柳集亡食蝦蟇詩因有作 不記作處

我讀柳侯詩不見蝦蟇篇所亡諒非一撫卷為
慨然不應流落人吟詠亦不前問爾胷中奇何
以能棄捐湯湯柳之水漁無魴與鱣背脊得蝦
蟇樽俎薦春鮮臭言形兒惡素蛾與蟬娟柳侯
北泰豹頼以韓詩傳如聞大呂方乃無黃鍾圓
閩之州鳩氏政令恐不宣我嘗求元唱其深在
九淵侯詩蝦蟇美人人毒饞涎蝦蟇竊自懼子
孫特不延柰此文字何偷攘付蜿蜒蜿蜒與蝦
蟇腥介每相憐遂令連璧孤不知今幾年念我
少年日未識侯詩妍晚見海上老口誦盡殘編

因之得揚推今古共周旋此老可補亡已矣淚
潺湲

舟子語

晁子被放逐四方何所止隨衆到淮口脫身亂
兵裏長淮歲暮風舟楫不得艤因之狂雨來青
山白浪底風雨與波浪三者酷鬬靡北客怖未
甯波神得自喜舟子言勿怖此是衖 去 風爾前
風衖後風縱神雜横鬼吼怒夜潮落倏忽熱風
起衖風如小人熱風君君子明日復衖風又非

前之比舟子言可賀此風即當克威大不克者
從何觀神理京貫鞴攸肇萬負他手委官知其
然歎幾年干天紀神降與人言化酒幻桃李上
眞怒中華寶錫羯胡社破我諸州鎮胡陣風從
指漢兵遂喜北不走即降矣風伯不祐我豈獨
在茲水舟子語可書聊以視知己

十二月十六日立春

今年立春常年殊要乘生氣克胡雛鐵騎一歲
再渡河青帝寧不行天誅相公廟略託諸天亟

輔劉地廿丘墟天窮地虞否極泰　王城門開
陽光舒　天子當陽朝萬國不繫犬牛縶群羝
青青原野無橫歛四民安樂　祖宗祐

旅次大風

朧尾春頭難作客借書數帙（一作且將書帙）共徘徊洛
陽東風遠尋我水波參折馮陵來可憐難問洛
陽事念我邑荅有餘哀漢兒辮髮蓋胡軍望望
都門何日開勤　王之師未肯發怒飈激起無
摧頹黃河高浪大屼山金賊歆遁不得回吳橋

楚拖日千里太府有粟寧待催　朝廷號令必
僱物我得歸到孝王臺（近遣郎官數輩催綱皆散去）

曹仁熙高水壁

夫子在川上悠然歎所逝見逝不見水身與水
不二天維及地軸去矣不可制日月徒勞勞出
入丈赤地莫言氏身微久圍待經濟或指波濤
觀姑在蹄涔內後人不及門有口安足議芳得
蒙莊同動與呂梁會肇公識前波不共後皮黔
龐公橋柱流奔湍是誰事熱誇觀濤者八月吳

儂戲瞪目不敢瞬睫軟跂躉嗟多謝曹仁熙筆
端落妙意歆探發社珠於此觀餘翠

張平叔家綠粧

君家綠餘何處絲三月晴天蕩漾時繭頭越女
綠不得却煩素手與晨炊客子千頭萬緒吾方
寸五紀誰得知

次韻謝人惠詩

東郊久不開春風宜斷絕梅信豈得芳何處香
芬烈徒令湖海士借論古人傑奈我貧病何蕭

寺多積雪終天不出門圖史欣羅列歆上　皇
帝書廟堂誰稷禹遊魚清且自一作直飛鷺遠更
潔頑彼四輪車欒侮難結轍一朝叩旅舍問我
来何説再拜謝之子我丕如子拙

謁嶽廟

吴楚江淮接海濤百龍有職驅黿鰲空中莞楠
森然見天上雲霓不得高務務冕旒嚴帝制紛
紛牲幣自神鼻不知嶽帝徒何帝要是天曹各
有曹南極祝融炎叙戟東方太皡却旋旋若家

羲仲篆羲叔亦許帝舜因帝堯牛斗吾卿如吴
位奎婁魯野豈専朝人間職分已顛倒頓正天
紀尊覺覺

淮南王

淮南王解境金胡為黄葉落故林神仙鼎氣霞
千里草木姿媚鍾磬音誇誕之語恐難儻然安
得我登臨即今巨盗處處起　天子不貪淮南
地

贈陸遠大夫

顧陸筆墨森威儀身後猶為道子師歆觀道子
觀顧陸陸孫定自有天資或言善學龍眠者不
須世德誇義兒肯為俗人落吾筆王許支公實
我知儻非徒容接笑語安得生氣今如兹湖光
萬丈明珠滿對此佳客中愁眉

又題陸大夫畫遠少遠遊道林

會稽内史勤筆墨遠遊中坐無一物何事支公
愛神駿圉揖卑齒映項足拄杖圍笠如意貿蓬
鬆看巾俱肅肅相向忘言在何許望斷高山空

翠麓

再題王許支圖

海嶽登臨許遠遊上乘雲氣下扁舟可憐畢竟
不聞道妙翰神雖却得留右軍憤世猶懐古何
事一朝得支許馬足不動犀奴癡感深絶俗俱
無語

積善堂

我家得姓自衛史文王之昭鍾厥美西京御史
府大夫父慈子忠不惜死至今墓上無曲棘頼

川嵗時虔廟祀中原喪亂厭風塵南渡不及渡遼水曉唯道弍攪兵雄遼東之晁同興起世封潁川剌濟州子孫嬋媛冠緌儒唐有賢良如漢初名動集賢為學士是時海内圖書家一晁未議張與李三相張平泉李忠實文華入本朝三祖百孫同一體中祖潁川裴遠封東祖西祖後於濟自遼來業罷兵來文莊公含韓范爭五訥衆西師遜忝大政平進不厭百襸底即令門戸益衰微攪古懷今情笱已上思坱圠播無根宿莽心存春薔靡潼州有毋

行百齔蹴封鈿服明光裏夫人眼力尚針絣思不易従稚齒初推夫人有子賢曰此布濩斂不俾何勞夢帝血面論直以微誠動旒扆華堂白髮喜更新即看青袍子高第壽觴千場日未央膝下曾玄扶且倚中春有孫不能鳴東春孫文刋烨熇

送懶散先生東歸

先生身幹若浮查舌響霜鐘激水車平生樂逐胡鳴一作鴈起條遊吳會思京華公卿到門問窮

遼未易可置吾齒矛令我何事亦青衫掉頭棄擲如泥沙數術因之為遁術淨居與世不交加一醉十日醒五日雙環粧罷覓新花胡塵滿眼獨不怕此非淨居之勝耶

題兩馬圖

前馬去駸駸年少意有餘後馬追馳驟喘鞍肥翳奴

二十二弟自常州寄翦刀及筆來作長句

弟書毗陵来有同股分叉之刀綠管白毫之筆

刀是寶公錫上之所懸筆亦江淹夢中之所得江南刀筆有如此不比豐沛吏蕭曹而興鋒穎顧惟二物大有恨不衆獨孤府君一言之飾使君忠山遂陸羽文章不落翰墨迹於今有用則勞勞破賊露布佁兵檄小楷帖黄奏北闕念弟未歸空歎息

錢德載以臨江朱玠筆見贈以詩謝之德載與李先之亦相善

清江長官空書来朱玠妙筆空悠哉恐是怡上

萬言書惡嫌並命憎不才（讀之與先之同陰者作）

實紀二十韻

嬰廟之前扁舟艤太原失守胡塵起鐵馬渡河京城閉堞上奔亡如麋蟻不足清河早腹兵千艫萬軸去何已百家相逢不相識同𣪺嘆言有如此閣貫梟顱一日閒地下未應有餓鬼董卓燈臍照催泥祿山腸流盛安使（此二句語實雖異而用若詞筆）京不及刑家自全鬚弗顯誅息尚婁楊炎終報元載雠微之實同宗閔耻（此二句謂京黼事異猶殺）政刑

毀棄胡虜盛中國不尊拓訕戮尊名重罷微約羣公卿何人是知理嗟予老病豈樂生貫抱忠謀難須免亦嘗奏對明光殿寒飢徒步剝棘裹面風背日若有待前有戎車後妻子戎車不斷頓都城元戎一言左右以逐有人家投宿無骨肉夜飯無針齒不嗟五日不頮面但憐一夜燈花喜鹿數明發脫盜手後見皇威振遐邇廟堂再見謝太傅奕棋未罷風塵拜前夜客投佛寺晚全家凍泣木魚底我今朝夕幸已多聞見紛紛聊實紀

靈壁石有未上供者狼藉兩岸

鳳凰山石與石殊勅使督責傾舳艫犖空不數碧蓋芍媚日寒顏女珊瑚但識天閑簫韶丞豈期汴岸沙礫餘煬帝錦帆幾來往曾不得汝恨何如

枕上聞蛩忽久不鳴

促織復促織爾實借我職語我以詩書覺我以道德胡然久不鳴似知不如默默而如見容實

惟己失則不見容而疑豈不云大武智或神於著夢有不待卜秋風日已高太白光如植子豈默默時致身循吾國

連日與性之王君談遽來告別因作

許州秀才周若蒙星官占羅浚無從歐陽公先不過夏天上文星已告函常秩王回暨姚闢排斥先儒不少容回弟曰向竊笑之學問文章衆所同識此二事王氏孫酸棗先生稱祖翁先生易老淨學樂晚奏象繫明光中清淨之化決百

年壽歆受民自 祖宗先生為大祖講易至於九五之說上喜甚既而言治國莫若愛民奉身無如壽歎上嘉納之潛仁畜德流必遠譬如
喬嶽生寒松天之生材非浪與不世其美安得
雄君之積學萬石筆力仍開千石鍾遑遑欵
談誰聽此一作女秋江好渡多菜風

舟中偕甚

櫓嚴出入如謳發晝長夜短睞地絕舡窓焬睹
天地隘出向舡頭望寞月月寒不照孤征人自
與紅爐得意親何日有田吾思得躬耕壠首待

陽春

曉霽

沈府春夜客風雨送愁來曉雲收風雨一霽靜
九垓東皇太一人盜賊何有哉上使四門闢豈
但桃李開下使小人退即日大格回昭昭負帝
德及汲扶天才白頭見太平酒醒豁所懷

說之有庭珪眞墨一為儀眞賊所焚仗家
二十二叔特以眞墨見惠喜出意表輒賦
詩申謝

黃瓜忌三摘吾臂醫九折有如老商胡何言問
折閱兒藏廷珪墨賊火出烈烈是時干戈起髑
髏積不血寧復有此物硯北伴白髮叔父曰乞
汝可憂百如結玔此微物者戲劇論巧拙拜吾
叔父賜理亂閑一轍再拜叔父賢世珍視不屑
百拜叔父意兒學安得輟

謝蘊文水仙花

飄零塵俗客再見水仙花清芬二十載餞秋蘭
杜家

王性之自揚州迭路相訪于海陵荷其意
厚非平日比贈詩以別

九死性命存乃到海陵倉海陵何所有麋鹿晝
成行多倉多麋鹿今也眼難忌爰從 本朝來
人物上國光容我迹其間性之因翱翔性之篤
忠信又復能文章一世所趨附在眼獨不恥困
於州縣吏歛翼弗許張蹉跎誰識之心膂空堂
堂我不自揆者薦之三府傍相公意似順衆口
極雖黃我亦不得容為子增慨慷子行群賊中

妻孥道路長掛帆揚州灣聞我病在床不尋杜
睹來或謂予不剛活我以簡策飽我非稻粱苦
別開嶺去波浪春風狂既教殺風毋又欵射天
狼四海俱已震何處一身藏揮淚與之子開睢
哀不傳祿山傾社稷朱泚侮君王于今無此尊
但可正皇綱文章出號令忠信被農桑之子抱
此器用之斯民康吳酸宜勉強無煩慢粟漿

陳情（作氣字 氣字可）

春風到來久今日令得行娃蔌曲池滿柳色深

巷明負病老客子徜徉難為情豈不懷故隱盜
賊閒祖佖近得望 行在氣稜夜睁嚛諒待賢
者出一侲天下兵四夷佺陣靜三農田野耕鷄
豚飽故老康耻責後生我雖耄瘉者自謂能領
叡此情誰與同有公仍有卿

次韻和馬子虛學士感事見贈

與君中山時心樂得樂土未始厭耳聞寧或刺
服觀風雨喜分散樂事亡難補看君青雲翮翅
墮不得擧榮滯正相半田園餘幾許前年白馬

亂不保使君詛去從竟陵謫竟陵人何恭妻兒
思北歸耕桑失寒暑邂逅惟我存魂招來奚數
獨欵布露之愧君健能賦

流寓海陵半年忽得周元仲分寧書欣慰
與常日不同輒有作代書

海陵士子江東客我到海陵無王人蒼波知君
到何處直待書來消息眞與君相去歲月久世
事茫茫誰出手桑田欵變仙人去鶴駕雲軿安
得取愁腸出淚付滄波江上秋風奈我何何處

雲山君待我史煩先寄綵雲歌

秋感

鄰鷄鳴已過吾鷄一何懶耍穩士人眠高視清
秋晏惜哉清秋時留客久異縣莫謂茲荒陬千
令滄幾旬黃屋在揚州江山被恩幸肥羜鱸吳
菜宮旌驚楚練雖云胡馬陣敢敵水龍艦有事
郊三年神降樂六變萬國走玉帛兩京鎖宮殿
明發迎歸路茲夕淚如霰孤旅愁思絕一身幾
憂患

秋適

今日秋光遠吾意亦已閑致此淸羸身茹茨蕙莰問一別嵩陽縣二紀不得還幾處逢新秋幽夢着舊山木落淮南舊水流日柴關

閑極

閑極志羇旅秋色為我深牛臥樹外影雞鳴堂中心自言身已隱人道尚宮蔵明趙倭海郡道我梁甫吟

謝李左司筆墨

韓揚州蕭綠州相忘終日夢悠悠何如徵李掾三府國醫卿評坐以收不忘筆墨高人興為道明珠無味不

且還告行求題其父所作夢記之後

前身嵩陽老道士今日京東蔡秀才杜門蔵書萬餘卷不知何身得之哉

雪中懷水雲館

六出花頭萬疊波水雲館前不肯過王鷺素面如相語人問淸興今如何

無客

嗟予少好客今老客棄予忽忽飄流來不知歲又除良惋彼黃鵠千里無修塗江東賊强侄王敦華淮南盜將行鐘阜彼朔雪與我何娛明當雲夢去已又何如

將為枝江之行

北斗垂幾尺東京路幾千大江復幾液臟尾難故船量無形胡飲疾病相後先波濤日夜起高枕相與眠春風明日來為我添華顛沅湘盛春

風蘭芷為人折沅湘無故人耕釣異雲煙沅湘有故人避地于我前彼哉端學子共講中庸篇

呈華藏寮印

華藏有主人百界轉纖埃主人順喚客低頭不敢來

文集卷第五

文集卷第六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律詩

秋陰

漠漠秋陰好逶空見故鄉可堪高葉病無賴坑花香枕靜泉敲細簾疎風影長青敖容易雨吟興動何郎

和斯立夜校試卷呈同舍十二韻

校藝來從魯闡韶昔在齊章客莪倚樹騅會食

甘黎禮數延文士椎豪動武奎嚴擬池上璽燦爛谷中霓喜見雙頭錦爭求獨角犀化金思點竈畫酒顧分筵氣壯如觀海言危擬去捋且思蠲馬力馬敵敖牛蹊蕭銑閒香臭劉郎善品題鈆黃方宴集風雨惜分携求遣愁城破休教眉宇低戶鄉吾自樂歸去逐群雞

再和資道

佳山陪四絕名士出三齊芬馥生蘭茝荒蕪去藁藜光華深北斗氣象到西奎靜思如含露揮毫若吐霓美求鮮鯉鱠珍訪辟塵犀出衆青錢士驍經白玉箆高張射鵰手穩步上天梯吾友由斯道往生不識蹊淮南書有作(謂斯立)商隱賦無題(謂資道)慷慨昔頻擊吟哦手屢携寒廳簾幕淺深夜笑言低(今上御名)莫嘲雕虎從來學木雞

再和

何事謝玄暉臨巒且悵穠想非途錦綉應秖見高懸令日三千牘昭天十六奎煌煌鳴佩璐燦燦動旌霓服衆稱擒虎趁群許拔犀品輕龍尾

硯時様鳳頭箆葉若文公席危如墨子梯只宜馳大路爭可訪幽蹊我亦慙強韻君能出巨題笑言容委曲良宴幸招携黃菊開應滿清霜厭莫低誰人傾魯酒更復敢醯雞

和斯立重賦

是非眞未定楚客莫咻齊侈美珍炰蘢龐疏節飯黎評文歸藻鑒得寶愈參奎蕭洒衰塵雨清明避日霓露華鳴老鶴月兔射璽犀儒雅元簪筆風流且帶箆辛勤無黑突騰躍有丹梯自顧

迷轅駕焉能識路蹊從容金谷集酧唱漢江題
好是頻徵筆相看便解携塵埃隨日起窮悴使
人低狭大鷘兗犬家雞笑野鷄

和賫道叅議頂田

蘙蘙天孫作曉嵐為嫌俗骨遣教還仙兒隨處
眞堪惜只在含畔一笑間

近作小池頗有野意日晩臨流吟掷渾獨
不見慨然有作

無波杜階善堪凭白露青蘋更可陵過盡秋風

獨不見此時腸斷柳吳興

十月初七日入郡途中作

棄臣悠悠宋墨筆彫年忽忽道塗衣博崔趙李
久寂寞乙馬甲班誰是非

覧翼亭榴花

長夏清江倚碧岑人間塵土莫相侵榴花不得
春工力顔色何如桃杏深

寄侍講呂原明七丈

悠悠客子京華遠只把清秋泱濯纓黄葉風前
身亦老白雲影外世還輕書來舊德知無恙夢
斷踈鐘恨有情昔日諸生今在不丈人因為話
平生[設之昔教若離諸 生丈人書寄爲彼]

讀韓退之詩有作

殘樹殘英委泥滓柳花成絮獨高飛自憐纖質
無人賞宛轉還從洛浦歸

贈吳僧

驅馳疲捐馬邂逅見吳僧便覺秋容淨彌憐客
恨澄青山尋舊賞白社語新燈他日扁舟去懷

家一笑能

狂風

十日狂風不偶然未教桃李鬬嬋娟闌西將士
曾如此直入齊宮斬小憐

次韻荅澗上丈人見寄

丈人一别今何闊菊雨蘭風自歲年茅屋歸來
思叙舊縄床老去不談禪世無孔子徒為爾今
媿孫登重惘然幸有陽城山水在更留佳處待
賞緣

和陳叔易見寄

終日焚香卻袢暑只此於君媿典刑莫怪慇勤問元朗此心要自濁滄溟

次韻澗上丈人見寄

有懷南澗老月冷夢魂黟壑閒金丹靄雲迷玉斧家高弄遲縹緲醉墨喜傾斜明日秋風起愁看菊藥花

再和班字三首

丈人在何許箕外頴中間明映波心月清餘雨

面山短衣非舊寡陋吝是令顏不解湟州去平趙十八班梁武帝分百官十八班

公來前有約更望少微閒攔醉新醅酒能忘舊隱山瓊瑤錐並貿塵土會彤顏永夜陶陶語令人愧尹班尹敏班彪廣絶交論云尹班陶陶於永夜

高蹈人難解當求古哲聞韓康多在市陶令嬾遊山念我可憎面無兄得解顏公手來早晚荆坐要須班

次韻久雨甲子日喜晴之作

愁霖開霽忽今朝摩撫為魚鱗甲消靈下電娃歸柱階簷邊雲霧起叢霄已驚病眼能明朗更喜新詩慰寂寥莫把陰晴論甲子請從根本問黎苗

聞叔易隱居被召二首七一

處士何人為作手畫携猿鶴列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峰前只一家

雨霽聞溪流作

山前霖雨霽流水興何長曲澗通蘭若餘音到

草堂龍鱗應已脩魚尾得令狂奏凱入關陣尋仙泛海航月添波蕩漾風共影滋茫不作霧臣流明朝涸護常

峻極上院

山下青青春已歸百花山上正芳菲人間顏色易零落百萬千年雲錦衣

節孝處士徐先生積字仲車

莫怪先生身上貧眼看外物似浮雲房中除却琴棋後更有門前鶴一群

政和元年正月一日作

元年元日日甲子從旬漢歷來有三總把皇恩
調玉燭令朝獨更覺春醋（東漢元魏皆是正月一日甲子與令凡三）

癸未歲余與開封解安行同知定州外縣
赴二帥上元之集令辛卯明州燈夕公會
上見邸報解以大夫知嘉州感舊作寄

伊昔中山勝事賒初當三五便開花君能選色
沉醉倒我自傷心深感嗟聚散十年逢節序窮
通百態各天涯使君綺席誰同樂莫遣燈花照

鬢華（子與解同歲）

早春

日日江頭騁望頻東風去歲舊相親庾郎欲作
披香賦未有花開未是春

聞四明人不喜鞦韆因作

思歸未得恨厈年時節清明最可憐越女腰支
勝趙女生平不敢賽鞦韆

愁

雲暗花寒春在否煙波漢漢不禁愁此愁肯逐
楊花散常與幽人種白頭
無奈飛來故解攜春光何事亦如迷只應自有
人行樂杜是多情王會稽

寒食書事

冷宮不易逢寒食海角風霜刺作寒杏粥榆羹
渾不見通池春色夢中看

戲作

終日一杯終日醉看潮初上看潮回自疑前世
陶貞白乘興閑遊鄮縣來

昏昏

昏昏非所志忽忽是何時客恨潮聲起春愁柳
色知何煩連日雨妄饒致鄉思自顧囊中術黃
金未可為

有感

日日蒼黃出晨塗自憐何事得虛除天教射虎
露齒爪好是哥奴不讀書

西浙

西渡錢塘送客春風今日思家我亦歸期可數

休言此是天涯

予今春多入城戲作村裏來絕句村裡來是蛺蝶名滕王所畫者

胡蝶催花一夜開却愁春盡重徘徊我身亦使滕王根日日隨渠村裏來

依韻和蔡天啓任四明絕句三首時暫來四明便還丹陽頗不樂此後篇為四明解嘲

行盡三江失所誇便教信美豈吾家却回楊子江頭去看種瓜洲子母瓜

真隱閑從鄮縣來三山仙藥眼中開此身何有華陽洞肯學東陽數老槐

未識涼風寶殿西華鬘海角有遺琴玉箏無日嘗搖柱金馬何人賞木犀二物明州之珍

見諸公唱和暮春詩軸次韻作九首唱首是鄮採子平

何處留春意歌殘燭半紅柳斜雙舞破花落獨書空歎作經年別先驚昨夜風烏衣多勝槩此際恨難窮那識春將暮山頭躑躅紅潮生芳草

遠鳥滅夕陽空烏賊家家飯槽舡面面風三吳窮海地客恨極難窮數惜芳菲盡香腮越女紅簾垂啼鳥散鏡掩舞鸞空梅豆嬌含雨蒔絲懶倚風高歌君輩在老子奈途窮留春留不得挂去舞衣紅那惜河陽暴惟驚洛浦空丹成人奈月金就鶴來風此恨何能已盧郎百計窮五字留春句如開蜀錦紅迸香知不減宿恨望來空婉娩能揮日綢繆擬割風江淹方思苦今上御名莫道才窮春殘留幾日越女笑奈紅江盡愁何盡

狀空夢不空鶯多知近海蝶少為饒風底事吟詩健吟詩正待窮芳草搖輕碧薔薇着小紅背嫌桃李薄狂叉只恨柳枝空夢斷三千里愁生五兩風四時顧家好作底却言窮上苑群芳外吳羅二月紅妖饒秦女妬淡蕩越江空敲夢鴉鴛侶徒披草木風儔家緗帙在百巧愧千窮令公頭皓白執拂妓殷紅綺席千觴醉芳塵一夕空頹狂接北斗飄蕩怨東風得意傷春甚靡儒況路窮

秋日有感因誦王元之送文元公詩云追
思元白在江東不似晁丞今獨步之句戲
作
三吳山水喜秋風白鬢青縱甬水東獨步晁丞
孫子到誰憐憔悴衆人中
引伴宣事惠詩六首過有褒稱且及其叔
子文之舊輙次韻為詩
白髮蕭條到海濱秋風邂逅故園人三千紅錦
巧為悵百萬黃金肯買隣漢節陸離驚遠俗高

歌窈窕會相親男兒躍馬橫戈志收入詩壇更
絕塵
一世淒涼朋友恨九原涕泪歲時深逢君若自
傳家法頗我寧堪話此心却喜雞鳴藏麄句遂
看鳳閣散層陰幾多故舊問衰悴說似龘師不
乏掄
九日戲作
無高可登無節序無菊與泛無酒罇歸討知時
淒海岳傷心成醉迷乾坤冥冥煙雨龘愁思急

急風霜若苦言安得北人來見我會須莫出水
東門
偶見司馬公休陳無已書簡感舊作絕句
卓行高文司馬陳當年簡牘拂埃塵身名雙振
久青冢見在淒涼海畔身
書事呈中令長老
憶昔中年年少壯相逢海角意何如驚人老境
便如此還解同聲擞攬無師云去歲大寒花木多凍灾結實最遲白
北三十年後始想有之因數然司業休作

枕上作
年華又已暮客恨更難裁寒雁背潮去鐘聲隨
雨來雖驚令我讀時命昔人衰但喜歸期近寧
論白髮催
有感
天邊鴻雁會高飛白髮婆娑敢庶幾哭子泪乾
心尚折還山計就事仍非交遊幾處關梢抉嵩
阜何人自採薇海角再逢殘戍雨懶將梅棄浣
征衣

書懷二絶句

老境才來便輒留龍門勝韻去悠悠此懷京洛愁無限更對滄江煙雨愁

古木江亭懶不開書空自笑興悠哉蒼苔一徑淺深遍知道無人向此來

疊後

病眼終朝更懶開難輸心曲語悠哉從教苔徑無人到日日潮敲自上來

年年至日常爲客

年年至日常爲客只此淒涼似古人忍傍寒江望京國難將旅雁與心親天涯誰解覩雲物弟輩遥憐面玉宸自料明年猶俗駕南京不到到西秦(一作東秦)

無那

無那客愁輒作樂尋常閑日暫時開沉沉月向波心出渺渺人從天際來莫道一山無積雪誰家千樹落寒梅洛陽故舊吾憐汝愁絶終朝泥酒杯

次韻和周大書事絶句

終日寒齋咏小招故人軒檻俯谿橋可憐不得宣城郡白日消來恨未消

無題

身世何妨蘧篨辟浮沉聊學弄潮兒清風一日令心盡黄奏三冬護手披夢寐無煩佗鎦陵笑談誰敢犯湯池周侯鳳德寧減少所謂春陽或減之

鄭掾知言再和暮春詩見視過形推奬有意論詩報作三首

駘蕩殘春恨靄餘散綺紅遊絲能四塞落葉亂三空思吾欲留夜愁多却喜風叅軍真俊逸好是念文窮君侯哉吾淡雅不愛深紅冷眼看春盡愁腸欲海空近尋山谷體遠到建安風只恐妨高步令君似我窮江左多才士君詩醉玉紅幾篇愁客恨九畹任春空便欲傾家釀誰知出谷風劉楊名一代可惜義山窮(西崑體方盛時殊閣伶人作一窮士王是李商隱極推甚之近日爲人術士)

答悔闍梨乞漿

白頭破衲悔闍梨，硬白高談豈易知，却喜栗漿如此客，從敎詩相笑無奇。

謝錢掾

論思獻納方自代，海舶鮹人豈識渠，長嘯清風含雪語，憐儂不解讀新書。

江暮

何能浣客愁，長夏暮江頭，嵐遠疑無象，潮平似不流，須臾雲送雨，蕩颺鳥隨舟，明年北歸去，談

話未應休。

江上獨坐

少時曾識京華樂，老得江山懷抱開，風月不談辜此夕，恨隨潮去與潮回。

偶書

京華可望無高樓，聞道故人多白頭，此身却似城東柳，惜別傷離不自愁。

秋

長年何事不悲秋，今日天涯愁復愁，故園老槐空寂寂，半天歸鴈自悠悠，故知庾信多清潤，何事陶潛亦白頭，前日家人帶楸葉，求身強健更何求。

西風

秋風幾日過，秋閒直訪畸孤，海上山為報故山，都是舊可憐，留滯不知還。

因誦張司業無事焚香坐有時尋竹行之句擬其體作

寂寞江邊舍，款斜架上書，焚香一童子，尋竹衆

雛雛更甚昔人顚，寧論今世沫，但慚為吏在，不得跨鯨魚。

自詠

攖籬蕉落野秋陰，蝶足蕭然學越吟，懶似嵇康初不鍛，閑於陶令更無琴，兒童亦習南朝事，風月應憐北客心，五世圖書幸相逐，鬢毛未許雪霜侵（注毛蒙陸萬山詩云如今却留向胡中白髮尊莫畏取魚）

江亭晚望

秋色日駸駸，江亭斂宿陰，殘霞沉浦口，新月出

波心客恨此時濤歸懷晩歲災鄰僧數來往來
可憐尚全

興書

興盡未歸增寂寞却嗟初興到江城春愁不還
楊花散秋恨還同桂影生孤學敢期人暗語危
檣何事日崢嶸弟兄遊宦俱還舍朝馬吟驛禁
漏聲 十弟通典三弟朝奉俱還時德

偶作二首

病目書淫歌江千絶往來不才寧嫁樹有意尚

移山王府書名久南山種豆聞只應終夜氣不
共髮毛此間通花都發狂風故作撩春心先自
薄客恨更難收不免飢寒甚永同埋壙休何須
問詹尹非意在丹丘

有感

更隨雨非空百感叢窮浪跡亦何哉波濤遠引
月華去風雨常將月色來孤學有誰同慷慨獨
懸無地吏排細援扶景德祥符際幾許辭源賦
八哀

戲呈通叟年兄索其近詩

歸期若可數何事此時情春色雨中畫容愁天
際生離騷煩爾傳月旦笑余評早悲周妻厭閑
因不肯鳴

落花學義山

春來脉脉去輪囷滿地飛英委玉塵荀令香殘
端有意石家錦碎更堪珍目成霄漢星前石腸
斷驟駒掌上人我久飄零本憔悴為君今日恨
輪巾

花開未發忽已盡落戲作

天涯花信誤心期狼藉紅殘只往時怪底小憐
渾不睡夜深惆悵夢周師

通叟年兄視以柳侯廟詩三首輒亦有作
所謂增來章之美也

平昔柳侯廟拾君詩興餘帝閤誰掌制天步此
貞符歛恨初沉佩惟愁再索車羅池聊自戲況
復已榛蕪何處乘駒去空庭荔子垂韓詞方走
奠柳廟久徂飢既恨謀身誤仍嗟報國懷羅池

便如■此不復問愚池當世容讒賊他年柰我何
文編與舊學（子學文集同長公建大備）詩價重東坡（公之時前無書者自來枕始之）木榭閑能樂子規啼澀多羅池碑字
殘猶解徹庭莎（子厚詩云遷兩楹底石徹我庭中莎）

贈郴三解

莫道垂楊管別離與春離別自依依若教無有
征人恨只恐鴉兒不肯歸

海角那知有宮柳故園春思尚依依可憐風韻
去人遠一日花開天際飛

桃李那知楊柳恨故時風雨不依依自從彭澤
無人後青眼誰開心事非

悠悠

悠悠知作吏泯泯送年華怨殢對殘客態愁惜
落花真行慚不聖朝汐恨空賒却怕渠園去家
人問海涯

題明王打毬圖

閶闔千門萬戶開三郎沉醉打毬回九齡已去
韓休死無復明朝諫疏來

從教

從教病着探婺減未放愁攻白髮添欲看落花
時入戶風高盡日不垂簾

何事

何事千憂自惆然且看節物異鄉遷鶯來昨日
猶多吃郴到今朝第幾眠上巳清明徒頓頓（二日清明）流觴蹴踘豈周旋故知白髮因渠得忍更貪
愁憶往年

還諸君唱和雪詩次韻作二首

蕭散人間阮始平輕盈雲外董雙成飛英試比
休爭麗連璧誰言與共明黃竹異時徒思苦幽
蘭同調得心傾何須灞岸蹇驢夜更學幽人老
婢声

習中硯碟若為平今日相如雪賦成廣野喜逢
三得白高山真遇四邊明瑤音顧我何能和玉
色煩君幾見傾形織由來慚獨目自憐猶識佩
環声

咋舌

咋舌何堪妾一鳴三年如夢寄江城春江細雨添清思漸近歸期更有情

暮江

南朝勝韻此間無酔本蘭亭强學書人物本朝還可恨誰傳燕老暮江圖廷燕公必當熟此景

自和因思國史燕穆之傳稱其知明州華輕悍鬬爭之俗及今海潮圖作

燕公未肯祖盧無悍俗歸仁舉國書英道邦人都背徳壁間猶有海潮圖

欲談

欲談無應莫吾容悔不居身可否中晝日小齋何所樂芭蕉宜雨竹宜風

王順之得子寄二絶次韻報之

賓客能談少傳兒海中仙果得生遲自今一落人間後即見新枝壓舊枝

茂弘不用長年悲淮水東流本無期一日名駒驚俗眼奔雲老驥敢言衰

水仙

水仙踰月駐芳馨人物誰堪眼共青白傳有詩皆入律腥鹹声裏亦須聽事具白詩

春初

春初未有象幽興一何深細雨能輸酒軽風不隔琴無煩問北信且强學南音白髮寧欺客愁来處々侵

風雪

風雪三冬北江潮二月時恬今阿那事不得作春詩

病目作近体詩五首

病目經旬作夢中只應天意欲教慵詩成頗作時太祝位極恥為盲老公不用千憂徒盡足何妨一笑讀書空頗不如喜見人志好在春来六六峰

何事蘭成酷愛愁借愁為樂總宜休天涯二月無新曆京國三年誤舊遊怨楼家書迷遠近欲為客難却沉浮道人循喜頻相遇話畫丹丘更

虎丘

江頭未省逢春事風雨朝々夜々深皎絜一生
餘白髮辛勤百計只丹心不疑鄭默世能慇敢
恨虞翻論所侵明日逢人添俛首會催歸興到
山林
沉々何處有春柔目極無垠風雨秋底事須登
七尺劒要當自拔千金裘圖書　愧黃絹兗
李綖開朝白頭事與願違宜泯々願遠於事更
悠々
愁極猶知吾道尊尚煩幾許北堂萱善人在亥

鄉評減老物可憎天意存譏使楚因臨灃浦雖
教漢使識河源著書昔日年猶少老意今朝欲
絶言

惜春

待得鶯來花已落斷難料理護切嗄便如前哲
亦非敵八斗才當萬解愁

春色

春色真無賴羈人自慨慷鶯能朝客語花解笑
人忙腰衩休含睇欄干枉斷腸明當元幾日何
處有流觴

贈道光

老僧講罷結茅廬憶昔鳴琴着意餘一曲風前
三百遍十年不作々如初

即事

自言愚似醉休道醉如愚不恥小盤食寧慙握
筆書九原懷往汩萬里夢同逢政恐能知我何
妨更罵于

感舊寄上芸吏侍郎

於越茫々羈旅久函秦落々笑談中曲江煙月
新春夢寒食人家故國風此際一罇曾邂逅他
時相見更從容丈人筆力知強健何事書來不
吐虹

寄韓君表

別離何用慨天涯塵世來由百感除白雪恨難
逢柳絮東風悔不識梅花詩書巽戶余何有將
相同時君莫誇聞道近還思卜築好來嵩少共
煙霞

感舊

林梢接手百花浮昔與王孫倚小樓風物無情常自若男兒何處不堪愁蘭成只憶江南老丞相難忘洛下游今日天涯送春淚不堪更為種瓜侯

偶見張天睨奉議書策後題跋感舊作絶句

軒ゝ衆藝張天睨翰墨悲凉二絶餘今日無人知姓字史官他日若為書

春晝

春晝天涯恨最長啼鶯不識紫游韁空驚綠葉成尖髮何處殘英伴落粧

何曾有夢到瑤池但見狂風落海陂簾外飄英紛不識誰人尚復憶辛夷

恨同

恨同枉渚頻潮汐情與游絲鬪短長垂釣蛮童緣底法難將心事問何郎(何遜詩云要香釣返)

二十六弟寄和江子我竹夫人詩一首

安其巧思戲作二首

莫愁嫵媚主人盧纖質交竿巧得模綠粉敢爭紅粉麗魚軒休比鶴軒殊女英讓對湘君泣子政徒青天祿書夾膝得名何不韻秋來卧病竟何如(今竹夫人唐人謂之竹夾膝陸龜蒙竹夾膝詩云最宜秋一室偏與病相當)

家ゝ故國謾玄盧(玄盧二水孫竹圖)在內子可憐殊不模擬比封君寧有實欲為節婦亦何殊且休深妬斫桃樹枉是多愁織錦書貧士一妻常不飽更煩訕誚幾人如(阮宣武歎美桃花妻便大妬斫去其樹出妬記)

僕次韻寄子我四首

柴門僅付一寒盧不肉不妻深有模每與簟篝同繾綣好來箕帚共蕭殊謝娘莫道能聯句鄭婢無煩亦讀書前日娵娟今不見頭槌眼凹却能如(蛇婢賦曰兩眼負如日又曰頭如斫米槌)

何須晚嫁彷傷盧雲母無媒自納模紅斷美人情不競雨回神女分還殊敢同孫壽巧為態頗得江淹懶著書歎息火籠俱麗質當年風韻本何如(芝晴婦竹火籠詩云徒嗟今委質空念昔凌雲)

當年配馬莫嘲盧今日化龍還復模麈尾雖長君不妬搔頭謾短我能殊夜寒青女難携手海濶麻姑肯寄書五色筆歸空婉娩幽篁殘夢自常如

汾陽勲業重彤盧凉霍同封不世模賀士豈知燕玉暖幽眠莫共膩香殊從容耻與石爲弟寢床欲逢仙降書若是雙流參六貴錦圍繡被又焉如

次韻和韓君表懷歸見寄

旅夢何爲喜別嵩移雲當日自栽松公孫勲業忽垂意適客煙霞豈不容笑語若同遊下澤雖脉亦共卧高春莫誇有力先歸去恐愧朝蟬與暮虹

留別延慶明智

儔海嗟爲客傾心欣所知煙霞厭鳳老岐路斷猿悲夢亦西方近談休南本遲（公久槃經欲謀江）行行招隱意嵩岫解相思

余寄和冲弟竹夫人詩并寄子稱六首

風流何處有崔盧妾曲此君爲我模章夢枕仙

後征其類自賦

幽意在燭奴燈婢故情殊偶人飄蕩泥何恨居士神通木讀書葉可作冠聊復爾恨爲如意亦何如

送通叟年兄詩卷

白頭從事未抛詩無奈才何愛弟飢我易吟愁歸樂王曰君腸斷鄰中詩

謝景渝惠洞庭春色

洞庭春色何年賦越國王孫幾種愁今日忽親鷄鷁杓當家餘韻落芳洲

贈童子祇序

拂拭方山帽安排一幞巾春秋書滿架甚々莫因循

簪童

何敢愛筋力無勞戒勵重但當知諱字閑說是耶中

題畫扇

秦：何處樂獨自託孤扶王粒知無分清風也
自戲
寄昭德兄弟
莫言無合亦何傷旅雁卑飛怯稻梁南畝荒蕪
嵩少遠却來織口祭句芒
爾東羇旅情何託江北蒼茫恨不收静夜櫓声
来枕上猶疑身在木蘭舟
哭程伯威
程子音書歲月賒幾年泉下始咨嗟孤忠晝奏

三千牘絶藝寧論十四家白髮父號無淚絶青
箱兒恨有塵遮人生到此成何事第二碑成亦
謾誇
觀明道先生桃花菊詩作
歎息天工暫醉時重陽物色艷陽姿便生春思
無秋緒當日董生宜一窺
畫前
董生今日窺園圃幾許傷心涕淚垂金令不行
星木怪無端灾異樂哀爲

題大年閑路逢僧圖
閑深羇思惱風断緑陰單一遇空門侶那知行
路難
次韻任伯再領宗學長句
幾重墨守豈難攻歎息儒珍亦未一作林易窮繆
轄八紘騷逺通凄凉一代賦曲通喜君再戴長
安日領我頻驚沙朔漠一作沙風莫恨宫曹太清
冷宫花時醉上林中
又和西捷

西州五帥議多攻决策曾門利不窮今日一乘
能必取異時重譯要皆通明光喜齊甲兵兩沙
磧思探草木風自頑痛儒何所補騎豬難在虎
狼中
赴鄜州京鄜間途中作
園林葉落丹丘遠坂路霜寒白髮侵不是關西
將家子也無詩思着秦音
須客觧梁有詩云中條山下讀周易定
是前身閑子明是時頻與張芸叟侍郎

通書亦嘗寄此詩呈視今再過此郡遇
芸叟之客王六東起感懷而作
坂路十年塵坱身不知何事往來頻敢言上國非吾土自許中條是故人志在常編徒寡與人亡陸海謾多珍龍門有客暫相值頗話年亦苦辛

河中府追懷之二兄及思永興十二弟
表裏山河季布州我家兄弟憶同遊芸香寂寞空青冢（二兄學士嘗守此郡）终悵飄零欲白頭（十二弟寓此郡教授）

羈旅即今無好語登臨自古有高樓頗聞酬唱西巖在闕里諸孫添我愁（兄弟在此郡時孔教甫從遊酬欲多唱和）

河中戲作絶句
人物英雄異姓王山河生氣尚光鋩可憐只解誇佳麗花落春空更斷腸

塗中
十年未就歸山計一日翻爲保障翁無奈征衣中散風可堪行道庶人風悠〻秦晉山河在漢漢金張冢墓空回首江湖二三子長亭寒夢亦匆匆

塗中寄高仲詒
飄零誰惜別不賦送行詩獨有悲秋客難忘上擺時素心斷錦段清淚濕瓊枝塞馬寒來健夫君莫我思

過荊軻冢四絶句
過華踰河勢北傾何人來此葬荊卿千金匕首安知在易水寒來尚有情

太子當年許不疎虎狼有劒斷頭顱逡巡不血荊軻手自要輕軟費鯨魚

刺客傳中軻絶倫後來尩怯寂無人秦人更甚燕人恨不築燕臺留堊秦

貫日白虹可奈何書生容易笑荊軻美新作黨臨邊冢斷恍絶無孤兒過（揚子雲柳子厚皆雷同罪軻非大史公意）

將至鄜州
平生心迹笑元龍今日城邊比蔡邕豈是白頭著書地聊當涕泣自從容

初至鄜州見月

此是鄜州月人間應更無欲垂(無一作窮)清夜淚桂影莫扶疎

延安江漢堂上懷范五丈龍圖堂是五丈所建

煌煌斗柄垂南北浩浩斯人江漢堂橫吹三川秋月遠雅歌九姓暮天長頗聞病後精神好最是秋來飦食强誰識得名因伯氏飛鴻送盡更茫茫(堂名本是亡兄元發於慶州所命)

自延還鄜懷京師親舊

羇旅無歸不自任重重白髮巧相尋扁舟前歲江湖客匹馬今朝關塞心攬古豈無王霸略窮途只有短長吟故人憔悴多如此誰解多情送好音

行縣室中讀柳子厚詩

征衣窮塞暮冬時讀盡龍城太守詩若使平生詩盡在濯纓無淚爲君垂

直羅縣三絶句

縈回頹顇亂山阿日眩心搖到直羅待得羅川平遠處晚來苟令恨如何

人生不合出都城百坂千坡異縣情敎敎當年聖人道如今孤鬼不勝行(縣有聖人道乃赫連敎敎御路也敎敎每事以聖稱)

羌管戎歌亦關新長官家繫洛陽人相逢且覓山絶好莫話銅駝金谷春(丈令君謂洛人)

送春

雨裏花開過愁中燕到遲一春都寂寞不作送春詩

業善養寺淳嘗爲鄜州從事有詩相送予至鄜作寄

夫君舊遊地圍洛我盤桓旅夢朱絃斷荒山白髮寒文高驚小阮(其猶子內翰符貢)遠晚在長安得慰相思處瓊瑤落手看

席上有唱歐公送劉原甫辭者次日又有唱東坡三過平山堂詞者今聯續唱之感懷作絶句

龍門不見翳垂絲莫唱平山楊柳辭縱使前声
君忍聽後声悩殺未腸兒

山城閒坐蕭思雲芝宮事作

坐蕭婉孌落人間日枉雲芝宮不還猶喜遺音
吾獨識且教明月住空山

復入鄜城南門

南走京洛道羸驂到郡田只應如幕燕自有社
相催

過漢武望仙宮在鄜寺之西三絕句

海外求仙事渺茫却煩鶴駕訪劉郎修門自有
偷桃客好試低眉問帝鄉

山下時時聞鳳簫山中處處得蟠桃劉郎仙去
何難事不用飛樓百尺高

黃金無限不須成欲塞河流要負薪誰識望宮
裏事只因蕩漾阿嬌春

用仙宮鋪壁上諸人韻作

香霧漫空玉作塵五龍雙鳳細扶輪君王不得
須臾語只有輪臺哀痛身

塗中依韻和高主簿完翁見贈長句 高乃使君之客早休官

孤宿孤江嗟婉婉窮冬殘夜認璿璣乘槎避逅
閑心切舒錦綢繆到眼稀豈有梧桐留鳳食端
愁霰雪犯孤衣秦樓老去應多可好聽吳儂緩
緩歸

再和 梁帝詩云人生行樂耳何處不留連

人生行樂留連耳何用千鍾貯寶璣主簿休官
如習早使君下榻似陳稀已看漁艇玉如意更
聽雕梁金縷衣 使君求歌者甚少 莫道塞垣風景惡
閑花何處待郎歸

又和

客子吟哦聊遣悶敢將魚目報珠璣寒來何事
水流急愁裏更堪人住稀使我難忘麋鹿性多
君已棄芰荷衣山齋永夜宜清話莫只山公倒
載歸

文集卷第六

文集卷第七

嵩山景迂生晁説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律詩

三川

三川窮荒山隈隩空着狂歌老杜家辛苦寄書
消息斷想渠淨淚問京華

蹉跎

蹉跎何堪行役苦窮陰急景晚風高京華前歲
此時雪獨卧先廬亦寂寥

疲行

歲暮疲行役荒郊絶見聞林寒無鳥宿山凍不
歸雲得失為生計浮沈猶世紛好懷思軟語終
待頡陽君

再至道羅

百疊荒山人迹絶飢腸寒色自排細多情只有
謝康樂美酒樂歌寧再來康樂詩云網然含見故鄉望叢美酒樂歌
寧可再來
拾康樂之意再作

異時遊子不須還舍契含情醉醒問今日頃君
臺上望急揮苦淚湮千山

約結

約結無奇恨　關偷閒藜杖亦悠哉曉風不讓
青山遠莫霧難禁明月來關外關中渾浪履雲
南雲北舊徘徊雲白明山雲北在白憐不注鬢征賦
一世征衣愧不才

寄隰州李九使君

隰州太守詩來好何事新詩不寄來歲莫異鄉

思里社山寒宿雪暮譚壘數盡白髮何堪照一
寸丹心未可灰唯有早歸冀頻計莫酬朝鴨不
論才

次韻和隰州李九使君見寄絶句

邂逅宮花春寂寂相思塞草莽離離休信李廣
未封印喜得青春賦小詩

我屋

窮荒吾山好攔干我屋空胡貯名未着不得謝
公詩

累夜讀武經總要慨然思陳叔易寄予
嵩陽讀水經之句因用其韻作寄叔易
此公相與唱和最多于此詩則每誦之
蝶笑蜂顰飛有聲梅嫌柳眼衆人青今朝消息
君知否荒塞寒燈讀武經
風送黃河冰底声三川半死誤丹青何人吾與
君消息枉是磨鉛勘水經
蓬萊學士有家声易退難忘舊叔青萬卷饒君
相似處此生不讀勝大經

歲暮思劉壯輿近在京師因壯輿言温
公勸劉大合魏宋等志有意合正史之
志而離折李延壽之紀傳頽老罷不能
聊見于篇末
遂々使君我振懷悲從々思君歲暮時江上梅
花今在落鄜州月晚慶圖彭著書有底心過吾
行路無端山更危誰解合離南北史吾曹白髮
恐難期
四明歲晚水仙花盛開今在鄜州輒思
之此花清香異常婦人戴之可留之日
為多
前年海角今天涯有恨無愁閑數嗟枉是涼州
女婿遲一生不識水仙花
途中遇雪二絶句
征裘不是謝莊衣何事紛霏故々飛應是多情
要新句散删瓊蘂寒威（謝莊詩云委雪翻瓊蘂）
慘淡愁途問若何斑踐瓊蘂未須多使君北夕
應鄉醉紅玉看人子夜歌

途中對雪
戊歲初霽雞所思征衣坂路同無奇漫知謝女
能縱句安得顔兄與接詩（顔延之与余從姪詩別年十三後年十五）
嵩嶽夢中空寂々雕山眼底尚遲々明年花發
應如許坐看遊蜂憶此時
鄭聖求作端明時嘗贈予詩云抄論出
六合微言破九流其言雖過矣要是前
輩中有相知者迨今將三十年奔走鄜
州諸邑參視保甲感舊作長句

白頭閑寒老奴〻嘗侍山公陈事中妙詮微言
思落日荒山窮谷夢悲風八哀欲賦嗟無語三
往空歸恨未容却擬歸除西域去預修麟閣畫
遺功

卸館寒夜叙〻不樂學古樂府當句對

將此愁來同彼恨何饒庾信讓江淹雪翻愁緒
風牽怨月老山空人依簾昨夜夢無今日淚一
機素勝千絲緣無煩言語誰能聽小叔狂來河
母厭

寄悔公

南屏不可見歲晚得悔公辨笑湖雖久闊堆雲
住空誰來細落月獨起汲寒鐘八十歲除夜尊
知塞漠風

寄果公

果公消息大悲脈六尺堂〻只眼前斗極新春
年八十壇霄鼓國路三千每斷鑿薄翻多語侍
學情忙夜不眠此世難期再相見誠容抒思序
真筌 果公有金剛經解予欲為之序

聞胡少汲再入省

南宮妙極天下選難舌喜君重得香飯自能詩
似前輩何為不作水曹郎

聞唱馬嘶秋感歎且恨其雖鄙忍特甚
作此詩從賀方回求數解

一世危腸賦愁枉江城夢斷到邊城晚風不送
採蓮曲落日唯聞唱馬聲長似竹枝愁遠客重
予龍水惱無情愛來樂錄十三解留老當今最
得名

予苦客不能飲酒當使賓主俱勞客言
有二事使可病飲謂對花對佳人予病
眼難看花從照律師授四分律遠婦人
作絕句謝客

眼病身持四分律流鶯巧笑兩如何從教酩酊
非吾事免得醒來恨更多

讀易寄壯輿

拂拭塵埃整靡它象中繫外得安安何人為我
易弟子波落一朝翻九河

三川道羅之間作

饒鬚羌異似羌渾人在山頭羊在門欲把流霞
來飲汝未甘便喚作曾孫

排悶

鄜時來爲吏多愁尚喜詩山川分漢郡人物客
羌卿老杜有羌卿詩宮廢人仙在天清貳負縣山海經貳負之
詳此在莫言無妙麗王雅動金門

贈雷僧

遂頭冰齒獨徘徊五百年前人姓雷東晉處士雷爲
問羅川何處好笑言京洛總看來
東奔西走宵排悶言語相殘聽異雷未料此生
終作底可知不爲學詩來
爲官莫去且徘徊官有白茶十二雷使覺羅川
風景好爲渠明日更重來予熟四明茶云道羅有此茶否答云官人來則道羅有十二答是四明茶否

鄜州人語聞有似河朔人處予獨知其
狀蓋此本魏之上郡魏人以歸秦之三
年秦遂稱王而不樂爲秦民之故其音

猶魏也作絕句

魏郡歸秦秦逐王音猶故魏恨難忘誰知我本
魏郡士此汝獨思田子方

木末

木末儻危不可呼水濱詩客昔何如若非此老
曾行處淚漲三川恨有餘

承議郭王東坡挽辭二首

三十年來夢王郭歌哭情桂亭看躍馬萬里望
銘旌廢相存亡託孤兒內外并休論書數萬
色負平生君之妻呂汲相孫女也妻母今在君家丞相之子近二一孫子數病汲相有吉爲孝君志王之
吝下書生鬱秦川公子豪飄零諸老恨骯髒此
生夢病卧分丹劑魂遊問室卑當時掌紙在幫
雨共蕭騷君賚予四明所作粉紙未及寄聞乃以爲奠

題弟子問

人物昭陵一代傾墨莊夫子著書成我生既晚
復何恨解叩青霜鐘大鳴

憶四明上元

翡翠隨潮月琉璃共佛燈沈香閒遠々珠樹間
層、
憶京師上元
艷、燈欺月巽々人勝燈紅綿閙四照金屋起
千層羅州珠玉燈以紅綠代絲紗
鄜州上元
醉愛鄜州月眞分紫府燈鄜有望仙宮月收烟靄漾
燈石棱層
次韻十二弟所寄

莫問西臨繞萬城書載月已落南崇遠天雁去
鷺巡夢近休詩來燗老情籌筆陣寒徒許國題
鞭句險豉傷生敢尋五世蓬萊路異姓王孫尚
避名
題新泉
舍北洗山如有待舍南泉發本無期羇愁盡落
清音裏不用騷公讀楚辭
東溪歸作
急、尋春恨已遲山城渾未有花枝東風馬上

哦新句却似盧巖緣嶺時
從高守乞石笋
竹萌何處在石笋眼中青乞取分幽徑難忘玉
笋廷
書劉仲更春秋災異後
志苦言危凛雪霜何人敢喚作劉郎休論瑞應
珍圖牒屢夾當年顧野王
山頭對花
欲脫羇愁覓嫣春花先木末傲難親無才與作

山居賦避莫山花處々新
老欲留春不用忙却愁花發送春光山頭紅綻
難為嫣年少才高憶謝莊
枕上
人間百歲未能休欲語無情謾九州樓上角声
山上月共人割據一端
三日
只將三日為元巳準擬流觴不誤期無愧魏人
風味好無窮花蝶謾相思

十二弟寄詩一編來用其山字韻作
季詩來霸岸秀色鷄雕山獨笑寒暄外相逢翰
墨間花飛能掠路月入不開閑巧解供新句吾
才愧晉慳
三月十一日大閱偶作三絶句
儒服未曾看樂戰鐵衣且自戲清時春風莫道
晩無力解直天王百尺旗
風旗且好閑頭看汗馬休論塞外期前日將軍
劉越石功名不及一篇詩

縣官未肯斬西戎誰信鄜州第一功馬似雲頹
青壁上人如猿放曉林中
梨花
春到梨花意更長好將素質殿紅芳若爲寄與
江南客祗是揚梅憶庾郎
暮春
春光可攬去如鶩樂事能追不得行禊事已觴
王內史披香只賦庾蘭成敢嫌塞柳渾無意尚
善山花自有名嵩少未歸無著處此身曾是亦

諸生
春晩感懷
春來誰挽去難挽中有悲歡萬古痕飛絮無家
凌紫極落英不聘恨黃昏半塗未可擊鳴去百
感何因招些魂海內一經遠海外欲挾槎將且
重緖
總管劉觀察相錢于高巖經句楊朝奉
出所和詩即席再賦
花開爲客何金城待得無花藏馬行柳蔭高巖

開祖帳月控落水話離情將軍精悍千山聳富
客風流一笛橫更愧新昌孫子在詩成白眼得
清明
序上別諸公
西城別袂望東城勇發征車却怯行朋去可去
聲前金闕恨胡塵歌裏玉關情鶯啼有意因風
斷山影無根爲月橫人世分携吾可卻千鍾不
醉在天明
途中寄城中諸公

孤飛弱羽與鄰可作底俳徊去住間柳影生風歸曲渚雷聲送雨過前山庚郎有待後何侍白傳永聞而得聞回首玳筵醒醉伴曾將幽情唱陽關

自延安回道中作

未駕羸驂返故鄉且尋拙筆傍書窗尋嘲流汗野猪嶺絶勝傷心未雀航多謝苦蟬與獻酬只將萬斛醉吾愁春花來作人間夢夢到鵑啼不得留

延州紅勝洛州花打剥工夫阿那家我亦勞心添病骨悔將黃卷角年華

從經畧安撫侍郎求乞松醪

春來王帳閑無事自斟穿松壓酒糟卻恐金樽未相稱山房乞取伴瓢醪

牡丹

牡丹千葉千枝亞不似荒涼在塞垣空聖殿前知綫許感時腸斷侍臣孫祥符中宮聖殿無千葉牡丹有十數枝宰臣戴馬文元公時爲承旨時預賜

靜夜

此身飄蕩久靜夜得幽情月色隨窗盡泉聲到枕輕老夫方讀易稚子莫談兵似說歸期近嵩陽學自耕

浮甘亭上

浮甘亭上拂征衣欲起覊愁卻自非駕去青陰猶轉響月來碧障有餘輝三英何處同行樂百觥無堪獨息机好濯纓塵惜蘋藻從教塵土半天飛

謝魏軍惠芍藥

敢期芍藥邊城見本是人間第一流我有無窮覊旅恨爲君今日到揚州

在邊

在邊有底適予懷舒慘無時亦異哉醉到月前如失去愁從驕衣卻招來素心偶向三花盡孤憤難教氣自催好兒花卻殘夜獨待將何語與徘徊嵩山三花見李白詩而此花近不復有在者乃予鄜州中山見之

次韻和完翁謝墨二絶句

池水陰揮散曉煙定無墨色使名傳幾蝶付與
能詩客免吏書室重惆悵
寸〻曉松計已迂吏情百步扇垂珠綫年費盡
坐曹手千卷書生又却無

聞角

邊城百感謾興嗟將底令人塞歲華多謝何郎
有新句誰聞夜〻小梅花

迎客道中

忽〻中夜戀依館若為客山轉時藏月河分不

割風怨誰能會夢總自解書空省內吾難倚詩
書吏使慵（何遂元手傳者句以寄書）

九日

日〻無堪只歎嗟誰教九日事豪華寂寞難落
方山〻帽爛熳光開野菊花間道鴟鳶題鷂燕忽
將鴻雁聽邊笳古來感慨今朝甚昔雨淒風助
秋陰（是日秋知）

贈鄜州田把

前世能歌〻田順郎今身追悔太昌〻戲泥巧畫

犀兒態休憶小姑初倚牀

次韻任伯淹中見寄

命駕關東千里餘拂衣前去未勤渠自憐病客
料奉虎共學騎人憶郢閣賦就句奇輕惡道（君居）
（有逐惡賊）詩成意遠欲閒居此生辛苦君能識不向
他人道看書
白頭青簡負三餘得喪窮通不問渠但恐風霜
侵爾祿敢期盜賊避吾閭秋蟬冬蝶空離恨渭
水秦山攻索居何日離今南北史倚君成就一

家書（古人名語曰借倩近乃妄以為笑倩）

感事詩寄韓侍郎

去年過却京塵裏今日無煩歎白頭且喜歸來
妝容變何妨無酒破春愁細數科樹鳥声樂遠
使疏泉山影浮曉得花開逢歲閏可容結侶到
丹丘

贈韓侍郎

僕射陂頭鷺宿秋使君行色曉雲浮幾章乞得
閒歸去平日將何事縛留久幸沃心歸謹議暫

堪俯首賤忠謀黃金帶念多人有烏角巾憐才不
自休談笑弟兄從此樂杯盤賓客莫言愁愁予
本是山中士可俟魂勞隴上毋

偶題 丁酉

一室蕭然懶修書角巾孤肅閑何如夕陽能使
山遠近秋色巧隨人慘舒苔漬碧花行不到杳
殘篆字睡應餘自憐得計歸去晚前日人間謾
畏塗

和季弟秋日即事 戊戌

五世衣冠盛本朝寧論妻識與兒熊願予始就
山居樂未放詩書便泬寥

寄謝任伯察院

終日小園何所為忘言不讀國風詩閑來却覺
呻吟好老去仍知疾病宜月在鄜州能到此人
遊梁苑誤行期徒憐宋玉無秋思既識清高又
可悲

初至京作

七年去國今還歸僅有身存心事微下客但能
叙事高門誰許著褒衣難將白髮語年少忍使
紅塵負釣磯不解任緣却歸去笑非非是亦
非

以扇求馮元礼觀畫山水

高人能畫山中趣涼吹曉從天際來移盡此情
紈扇上人間何處有塵埃

趣景升太尉畫孫登像

穿澗王孫魂夢勞京華一日重遊遨圖書不惜
黃金費歌舞何妨蘇瑛高月到南樓卧吹笛花

殘曲几醉揮毫如何愛著須史懶不使蘇門對
楚騷

留題景升北窗

南樓吹笛何人怨北窗垂揚永日閑何用綠楊
高百赤詩情筆趣總相關

夏祭日感事

盛典千年出寶圖佩環方澤影縈紆中天月護
黃琮色出海雲騰赤帝符已慣龜龍呈上瑞（前賢）
（五龜之祥）不驚風雨解前驅（前一夕大風雨）侍臣自有揚雄

甌子壞何妨此鄙夫
謝曹迪功松皮冠
松皮冠贈松山客慚愧紅塵赤日中好向浮雲
獨歸路定應勝聽入琴風
次韻和張次應龍岡松皮冠子
儒冠何事責松皮一歲寒來特句奇髮盡霜
相稱得歌酬白雪即非空
代馮元礼次韻酬張次應畫山水扇
女萬寶扇謾稱工識嵐漪綵香縱何事晚來慵

落筆為嗔不說妙高峯
代馮元礼次韻送畫山水扇與張次應
五日十日豈為工萬壑千巖白絕蹤在握已能
霄漢上更須群玉占前峯
次韻和大理吳子偉寺丞久留滯絕句
之子婆娑幾許年衆人遷後獨稀遷即今便上
青雲上已愧閒壚白日仙
再和
宦共孤衷三十年紛紛南北笑馬遷未施雲外

射雕手且作山中騎虎仙
京居五更聞鍾
慣聽山頭五夜鍾忽驚孤枕景陽風明朝樂事
知何限定自無人拜德公
七月五日立秋
故廬歸客不勝愁可是人間晚立秋收麥水清
如可待無窮蛙蝦看沈浮
病卧聞韓公表雨中出謁
綠陰飛雨作秋容衰病呻吟高枕中何事公孫

健騎馬黃金帶客好相從
韓二十七詩來云已來歸我逐去鴻令
人欣喜愧歎輒次韻和
孔身重帶愧征鴻況對庭前郢樹風晢至京師
使歸去敢期今日有黃公遂黃兒度智至京師而
即事謝公表二絕句
碧嵩青瑣可相從萬事夢堂醉夢中出到人前
屋欲歸輪不必問何從
留君歡笑且從容白髮紅塵阿那中踉蹌行藏

莫相笑枯魚垂淚恨無從

即事謝子之二絶句

何妨少日不能容詛玷山公啓事中庭下秋風妝不得欲彫瓊樹未聽從

悦已曾增巧笑容舞鸞歸歇鑑花中人間遇樂便作樂何用行軍問所從

送韓七十赴澶淵舊任所爲士掾

不樂乎何甚非關未策勲秋燈逢積雨客淚送離群身事千年鶴心期萬里雲煩君經𢊍廟嗚

咽當家文（澶淵舊廟碑是高祖文元公奉勅撰）

選部中作

白髮來遊宦山公不我聞邪猶在中等（恩詔上書數罷邪中等逆除第而部中尚書聲戰思）政不占微分（近制以分數爲選法多者至七八百分予乃無一分）孤淚滄溟感微言上帝勲何妨貧且賤嵩嶺有高雲

明仲約七月晦集屬抱病先以此見意猶并以申謝

秋日在長安多悲對極歡栗棘肥木落芡觜㾊池寒居室清樽健羈人白石彈懃君過纏綣扶病强盤桓

送邢子强還洛

行樂洛城爲第一㸃勞使節持還家橋頭鋪遍中秋月樓上吹殘九日花誰聽高談捨虎豹且容潟酒傲煙霞從君一笑知無分短髮長途倍歎嗟

送李先之歸南

夫子声名大妻凉三十年晚交彌好易風志自

草玄泰華冰霜潔江湖鴻雁遑别期不相假吾道信茫然

再送先之

君家父子真國器棄逐那知上苑春嵐障城中花自樂浦珎市裏本來貧曾憐濁俗排閶闔暫來清江縱羽鱗我老相逢便相别劇談易象亦何因（先之自廣南知縣歸復往江南清江縣一見從予談易）

三送先之

相逢無酒恨如酣九市三玄俱不談秋雨遲々

催客別〻情雨色已江南

京居秋感五絕句

快雨薄寒一夕聞胡為百從自聞閑秋懷更讀
甘陵賦始信人〻庚子山
雨助風声燕欲歸誰教我尚著征衣自憐未讀
愁征賦霜雪鬢間猶庶幾
隨牒求官秋緒多自甘老罷樂婆娑枕邊風雨
五更夢声在長衢朝馬過
江上高人未肯來京華秋鬢獨徘徊饒渠看取

潮頭月奠恋林香待放梅 招撝中立
河濟依棹得風期秦樹湘雲枉夢思也好歸來
君留責未容言語我悲傷 招徐思叫

即事

幾歲田園得隱淪思將秋淚濕紅塵一麾不得
盧山去何用他州寄此身

歸到

歸到故廬同逆旅人生本自怕牢愁雨声豈有
京華態覊思仍多灃浦秋久禁令人頹疾病新

聞向汝垂咿喔頌無遺義論輊重何處王公門
可遊

乞酒

積雨深秋與恨攀悠〻何力勝朝昏久同下里
饒詩句作學高人傳酒樽往醉便知傲世狂吟
更覺解招魂頗憐陶令徒全美只昔丁寧乞食
言

辟穀

辟穀終無術求田早自慵病能添旅思雨善起

秋容木色宮猶阻非時好孰從封侯如可覓要
自悅長公

依韻和邵太子文兄八月總章朝歸長
句

東皇受籙增嘉運曉坐明堂夜拜章玉燭千年
承瑞露金龍萬國鎮青霜風來紫極簫声靜人
在丹臺珮影涼與子飄零逢盛旦獨無藻思頌
瑤光

八月十五戲作

稱意中秋月滿樓只麁歌扇遏雲浮不如風雨
連天起要得伊人也解愁

閏三十六丈乞西京留臺楸成長句時
先之七兄已弁北京留臺

門地何人論甲乙碧梧丹鳳重排細前時五相
繼三相此日西臺望北臺弨業雲霄能我有功
名鍾毁待時来重言四海宗師德李子白頭誰
識我

伏蒙三十六丈大夫寵視長句輙次韻

和

千仞楚城託寸陰可堪疾病更頻侵烟霞舊友
能相過鷗鷺前盟不待尋羹飾東西慚白髮功
勲遠邇負丹心 丙家曾佃康定中月在扇堂墅戌西郡罷兵之旅
明朝九重無高處約訪高人支道林 貫約於九日訪侍

德麟審詩相別輙次韻贈送

安穩王孫一葉舟揭来京國淡無求任生白髮
曾料虎公絶紅塵自狎鷗相當不堪留往恨膺
門誰復憶同遊重陽無酒仍今袂雨作黄花淚

未休

德麟夜相過用前韻作

王孫未放木蘭舟憶別親知與訪求軟語斗牛
迷後雁傷心波浪淡浮鷗燈前有喜新佳句泉
下無慚舊俊遊頼尾可居隣可卜白蘋紅蓼共
君休

九日宴李德充中大家次韓三十六丈
韻作

重陽風雨每淒淒物色今年得所期賜第好賢
多驊子三山酌酒過鵝兒 德充用三山樽極奇妙 紅樓
尚想吹簫夕碧樹今誇出日枝 李氏園池甲於京師今屬宮苑 兩
我與韓公殊輩行門闌感舊淚俱垂

九日陪韓三十六丈大夫集李德充家
再蒙賦詩相似謹次韻攀和

丈人邂逅共悲凄九日芳樽敢有期感慨既能
追壯士驩欣復自學群兒菊憎紫蘂侵黄蘂萸
憤南枝勝北枝 北州極衰之茱萸 蕭史高樓幸登眺
但愁清唱手空垂

李德充再賦九日期字韻詩輒亦復作

多才公子奠淒淒九日不嫌風雨期清酒玉朕浮盃底黃花金藥繫鈴兒菊之尤者有金鈴萬鈴百年歌吹驚鴛地萬里旌幢鳴鳳扶李家一門節鉞相望前後楊劉是賓客声名孰敢與爭垂楊文公劉中山歐陽文忠劉侍讀

重蒙三十六丈大夫德充中大賦九日詩期字韻詩輒復以致謝遂及閑筆之城

平陽樓上重陽日周覽悲歡孰與期盛德不應無隱者大豪寧復有屠兒木舒鷺 青天翼難識珊瑚碧海枝臭擬吹花多繼筆贏兵易翊棠仍垂

即事呈德麟

學得浮雲往復還里中不出孰追攀九秋自與物情樂一日須教我輩閑散料都城有詩句故應魂夢在山間今朝車上瓶無分更可憐哉我阻艱

次韻和德麟過希道作

笠澤人閑書已叢兮甘寂寞與誰同故人相遇白頭日往事獨悲黃葉風去國貴游鶯瀛岸希道初補外浮家公子樂湘中德麟不厭遠官此情遠綣思朝夕百伋寒叢飲水虹

思歸

忽有故園夢秋冬恨不勝菊難月掩映梅耐雪馮陵客閑南唐墨僧禪後夜燈如何不歸去京國腳騰騰

感事

人物今朝何寂寞我思前輩太崢嶸仙才難測趙同翰俗眼聊窺石曼卿趙公詩多仙家語鸞鳳騰輝何處在珪璋抜德是人斯怪來高論空無驗可是岐公作宰司王荊公在嘉祐間言人才無之不當教王尚王作宰相王熙寧中公乃薦王氏作相焉

早於城北逢御馬

天街未見曈曨日御馬來朝駁騋宮不許整時超倒暴欲將何事驗真龍

十月七日夜夢中作兩長句覺而忘之

別成長句視李民師

冬来羇旅更迢迢撫枕燈殘百感饒飢鼠齕空
疑有兕驚鳥誤曉尚中宵詩成與夢俱零落紉
出低眉亦昇寥無分京華居老境江湖高隱幸
相招嵩陽王鐵雞遇一書生處眉出紉青空中

慙愧

神邑凡才日抗塵早年聞道晚因循腦能充溢
無華髮心得休閑不老身種種已慙為客子悠

悠更愧作官人吾言可復終歸去何處桃源可
問津

偶見夏英公與文莊公書云秋序始涼
師門尚遠又一書云念其出自師門賜
一善地輙成絶句

前輩終身知學植今人得意諱師門如新髿帖
英公字可但吾家礼數尊

天寧節後二日集英賜燕輒成長句

誕彌陽月播陽春萬壽杯餘燕豆中殿角香紅

天意壽今集英殿新修傳高二大壁綴交鳳日華新上敷
及丙廊繳壁皆新緒龍望風絲華與迴翠雨全沙淨累日雨至
天寧節後晴遣書發狄封玉甑陳北雪國貿生衣使被具國中府
宝件玉器三十餘何事昇平樓宴要將良獄共
璘珣弁平探舊說最高今我出集英東廊之上文欲式者要莹意將當借云

寄李輔之

嫁樹栽花待上元一燈明焰照山樊香爐峯下
煙霞客此夜皇州亦掩門
布衾茉飯久忘言糲食粗衣過上元榰底狂風

迷四野崇光自滿濯龍門

庚子至前二日締德全李師民相繼而
至聊書一時之事

先後客無約寒窓注夕陽繼談香柏子孫與飲
松黄不道仇池遠唯迎至日長於焉豈易得回
首即池鄉

對雪

念昔幽居久遠懷劇歲殘茅亭因雪過沙渚與
鷗寒暫喜涼塵息將愁泰樹華六花如結子孤

客鬓邊看

次韻江子我見戲長句

江家宅在多文史兄弟論文詎我遺長逝不来荒馬鬣後生亦老倦車帷契成自賣寧無恨詩到相嘲雅見知山水尚憐天付與莫年漂溥向仇池

對雪懷淮安郡王郊居

六出花開郊野興王居不數沈休文洞房窈窕玉簫遠綺席徘徊瓊轎醺大藥定應須火候佳

人可復悞行雲（王有侍姬在宮中）自憐收拾征衣客白眼寒空送雁群

別親舊

歲莫征裘返故園悵然去國亦難論獨尋碧草日三徑誰在紅蓮夜五門（近歲上元燈山有五門）久分雲霄能割席乍驚繼續有離尊即看短髮邊城去風雨仇池役夢魂

出京感事

晚歲長途倶覊寞傷今懷古總飄零韓朋豈是無三家管葛元非守一經白髮任渠從此出朱絃於世許誰聽猶憐去國恨能釋已見燈龍出北溟

出見京華之盛而作

飄零覊客尚驚魂乍見王居白玉城三市盡迷（一作新）南北駕入騶爭禁（一作權）短長行花移陸海春常在樓接神山月不傾安得白頭居此樂關河垂淚後孫征

過洛陽贈親舊

古来無奈洛陽塵興屬今朝誰與親河岳新秋初過雁園林晚月遠行人波声有喜咸通汴雲影相隨直到秦白筍紫蕈勤故舊公孫出仕獨堪嗔

過陝州贈蘇儀掾仲滋

老去情懷誰與謀壞壁無蛩更愁秋收覽雨声來枕上飛揚馬鬣在岡頭欒城孫子何来此華國文章肯謾休邂逅関山論家世更期信息在西州

又

河擁秋声客根新誰能出語共輪囷信知五采
生丹穴不許文章屬外人

題長安趙氏園

長安池館鬱崢嶸比地偏多客子情秋晚寒藤
侵石瘦夜深熟果落池鷩後生解識南山趣先
德元高戎夏声感時暫來添白髮南山曾見漢
公卿

鹿鳴席上送諸先輩詩

周室肯興綺席陳漢家勒駕孔還中罵遷同谷
煙霞喜鯉化境林雨露新日御駁七須六轡上序
六六人釜文嶧嶧白三条光應沉醉換春色病守狂
吟已覺春

郎事戲作五言

何處寂寞好山城太守家輕當千木竹筍大裹
白朱砂君與旱蓮比實作火候騐一官還比是
百務莫淫哇何處寂寞好山城太守官龍鍾五
品服豹變一還丹舊恐三盃竭新添兩角寒只

應歸去是無責有餘騅

謝次知府經略待制讀

制勝奇兵不下堂鉛刀何敢齒干將肯誇舞暖
嬌田雪只合吟寒乞後霜此日參郊黃髮老當
年漢殿綠衣郎徘徊四十年來事險阻間難間
備嘗

郡齋戲句

烏髭四皓應無術沉醉三閭豈有方將此衰殘
齋戒裏郡人應笑使君狂

一夫肆力能排闥萬旅無謀誤仰關成敗是非
今有底忍將鞭扑作威顏
雪中幾戶來呈虎月下田夫走獻麛謠道山成
應不得閑來誰肯有書題

升白米能供酒瞑目紅裙雜聽歌為謝州
王內翰莫言官職也蹉跎猶王元之詩上瑕之官職蹉跎
蕭條吏散如堪遣蕭灑詩成亦可娛王謝異時
同患我只慚筆力不能俱
雜號將軍人兩薄東宮贊善自當嘲如何今日

余爲守黃獨白床詩大庖
朝困千催何敢飽暮虞百罰更生寒雖山小石
鳳山栁移植庭前少自寬

笑

笑樂眞情豈可無樂而不笑是何拘日中無事
逢棋局春後有花兼酒壺輕俠兒前撫手掌滑
稽傳後撫髭鬚江南陸店還安否乞與節杖使
自扶

次韻郭帥和楊使者張恭馬溪莊詩

溪莊吟興浩如神不似達時留貴身雲外黃羊
眠竹影月中赤鯉戲河濱揚雄奇字情宜密張
令清談分自親頑我婆娑徒悵望柴車霜雪未
堪巾
才氣雄豪風會神暫勞旌旆遠榮身使華燦爛
高秦嶺筆陣縱橫落渭濱音出瓊瑤疲諷誦韜
輕虎豹貴和親何妨戲作蜂胥句要看時宜折
上巾

奉揚公近蒙荅四六狀極爲精麗

博物張公通聖神經營佐國不謀身一搶氛翳
朝林下八駿遊遊慕海濱詩就秦州箏獨樂政
成周道要相親敗軍汗蟻誰哀念敢謂勤渠問
觧巾

文集卷第七

文集卷第八

嵩山景迂生晁説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律詩

喜雨一首呈司録諸公及諸先輩

二年七日古人歎一雨三時此際心卑若榮宗誅大属歡欣畢宿散群陰無煩鍾鼓禽魚樂使覺來年波浪渋敢恨泥功山下路且增秀色過逕岑

和蒲君刑曹佳什

獨步當年賢士關青衫初試官閑好憐歸去龍鍾者五世題名在道山

志士何曾肯把關忠臣本自不言關秋熱他日陣開陣異忘今朝山上山

刑曹再賦二絶句獨住不得不報

不可將身入八關判司郵亞勝如閑滌庭富貴人何限畢竟文章屬小山

上帝白雲居九關列仙亭館號蕭閒念君未作驂鸞侶聊發江南庾子山

南兗大兄嘗夢見予作詩見寄次韻和呈

仙山能夢我書帙正思君一德誰榮滯群兒護戚欣西秦何足論俞蜀却須文未落豐碑筆唯貪難感動 子大兄得説之挽庚郎碑近榮寄易學辨感末

復用前韻即事奉寄

南兗有狂女何以號仙君不今謹愚嗜忘言脩世欣我常飢亦健公更然能文鶴鴐如和名應須即日勤

絶句謝小郤寄柑脯

曲逕驪文詩隠秀山頭仙掌勢爭飛須使一作知柑脯勝麟脯更伏荷衣笑錦衣

感事

功名富貴總慈予南北東西盡畏途悔不讀書徒語爾老來悔讀少年書

書何喬士居

吟興隨花發高康對雨踈人家南郭外雲出北窗虚尹嚴何時歇詩書幾世居我來懷舊隱使擬返柴車

乙宮觀報罷作

明時不可干多慮自多艱頗謝散班捨徒憐本色官高門寧倚伏下客强悲惟鄭駟應相念秦川歲律燀（頃見詩云建宮本朱典侍伏予謂不秋哉今云爾）

宮觀請不遂捷兵戍河朔

擬駕柴車反故園却抖甲士倚和門搁孫竹祖俱相笑欲把秦音長子孫

感事

短髮稍思沐修途頗夢歸不愁爲吏拙但恨讀

書非瀧上健兒戍漁陽突騎圍誰能同戰陣枉是着朝衣

訪郭圖機（圖机名机中）

久雨空新霽秋光更可憐尚嫌鴻雁近何使虎麾前興竭唯高隱名談盡昔賢那知世事在屯

秋行荒田

秋思瑩學忽蒙圖機寵示崇賦欣然開豁為惠大矣率此謝之

秋霜先着白頭翁始信讀書未有功幽恨不隨

流水去壯懷每共葬雲空敢嗟落葉留無術但惜巢危久孰從稍有高才能作賦筆端除祟是英雄

謝圖机除祟賦

祟鬼當年曾叟解（柳子厚作解祟賦）賦成今日永嘉祥無煩鑄鼎圖群象可笑時儺逐畢方蕩滌辭源能澎湃誅鋤筆陣更光鋩此身强健餘何事枉是靈均歎國殤

荔枝送郭圖机戲作

禍機妃子嘗珍嗜今日何須有荔枝玉樹後庭那結實也能近國更堪悲

荔枝一騎紅塵後便有漁陽萬騎來郭令諸孫今得味却同獨數還詩才

趙妹自咸陽寄華州石縫山芋來作絕句二首

華州石縫無端芋同谷齋中有恨翁卯詩調來家法在變時不哭此途窮（大元公有語云卯飲酒調山藥蘋）

秦中歡喜迎吾祖知道　官家不用兵今日曾

孫何所負華山芋蘋白多情文莊公康定中使閤中會諸將議邊事八後送納吳興摩表

昨日小詩同效上請張元善中散大詩愛其讀書輕富貴之句作絕句一首亦大五之本谿兩什

風流自古稱張諸詩句氣如玉景陽今日請書輕富貴當家好處得兼將張文昭德部曲也說之什子兄貴呼詩經暮待判必可職之

依韻謝圓机送梅絕句二首

丹萼瑤英閣苑開人間何處有瓊臺姮娥弄玉秦王女誰說南山說楚梅梅取見于南山之詩

揚州梅發莫依依。曾得何郎一首詩。據有渡江來小庾始從今日得佳篇庾開府不見有南山梅詩

再和圓機梅絕句

一年春色已平開始見芳香倚硯臺憑愧梁園飛雪裡獨當玉筆醉新梅

思王二西恨無依柱費西園清夜詩不得梅花發幽興甘輸北有篇故家兩十二行得北四詩老北乃尔

申前意和圓机絕句梅花

庾信終南眼忽開橫岑萬仞接天臺縱橫筆陣知強弱留與遊仙客詠梅

梅如玉蕊百花依傍似文章老抗詩說到玉妃猗隨後只君能抗我辭平昔謂東城風手下梅花三尾之後更不須有作矣

机上和圓机絕句梅花十有四首

撩渭浮涇雪浪開一君五后醉高臺傳書不解供吟筆落盡南山萬樹梅

梨園弟子強因依偶數聲中學御詩十月胡雛來與仗新梅誰復增新辭

豈是梅花最早開六霙先已發陽臺涇南渭北花如錦太白山頭只有梅

孤芳寒豔絕難依鄴下關中不賦詩未必江南有才子也應先是七三辭

莫道梅花取次開馨香須待百層臺不同碧玉小家女實來皇妃是姓梅

負雪披霜不得依梅寒恨不出幽詩身從根治先江介情調猶輸第一辭

霜女月娥愁不開，等君西母宴瑤臺。總將苦意傳英彩，下降人間得有梅。

織女机寒白失依，雲霞札札似吟詩。女兒謝席雪無句，父子庚家梅有辭。

天馬錦輕誰得開，月兒羅帶桂香臺。屈平宋玉渾無語，後筆何人敢詠梅。

東皇太一下無依，桂酒椒漿細與詩。却問人間梅綫種，郭仙爾有古人辭。

漢騎罷兵下辯關，今朝惟有鳳凰臺。瑤凰瓊鳳方爲瑞，此地宜多白玉梅。

東郭先生誰與依，雪中竟氣后變詩。香奈皎潔成梅詠，好視江邊黄絹辭。

未須白眼便嫌開，早晚高低雪作臺。春盡子山梅感歎，義山未臘已驚梅。

雲母屏風只暫依，金鄉公主嫁遅詩。寧論絶照梅花恨，不及從來不惜辭。今日天慶節兩處朝拜文孝惠皇行香夜且手笑年、增地也歌不犯從前梅事如前如之類亦可一笑也

圖机再以梅絶句爲謝，復作二絶

根冷花難也自開，何須獻納在靈臺。幾多得意人皆恨，江令傷心幽閣梅。江總詠幽閣梅云石上盤根冷雪裏作花雖自明逢白落何處有人看

此日梅花剩足依，明年歸只詠公詩。不堪灞水愁愁別，待寄越青重覓辭。今封越梅青則可哉

觧矣一笑一笑

近及陳無己有立春詩云：朱門誰送青絲菜，下里難酧白雪歌。頗爲都下詩人所稱

今日立春，誦之而作

地下修文幾歲郎，尚憐有子已爭行。青絲盤到時揮淚，紅錦詩餘令斷腸。安得兒子今議論，果雖識子古文章。從茲花發知多少，試訪彭門舊講堂。無己先作徐州教授

招圖機與槐葉冷淘

庭前枯樹庚郎老，馬有岳花太祝愁。槐葉冷淘來急與，君家饕餮却須休。

招圖机與槐葉冷淘有狐泉之句，輒復爲謝

野衿泉畔昔人集林亥墓南今日蒙慙愧曾挹
誰細摘楚枇湯餅属吾曹

和圃机題草虫

怒蝕無頓起逐蝇從教小物比馮陵礼加蛙臂
何時用書到蠶頭幾日能半是谷遷徒有感金
收芋處可生憎如椽大筆幺麼落觸應令人終
拂膺

再和

須臾變物止與蝿究搏逐人下馮陵何處周公

勤小物幾時孔子又多能董茶自採還堪喜管
蒯誰從使可憎一到高堂崇象日絕勝長道周
鉤膺

謝圃机靈山芍藥

靈山芍藥誰鎸得我是靈山授記人俞蝶䗁蜂
莫來到更須作供老夫身

圃机遊泰州有詩相寄輒次韻作

風雨關心一夢難欲于何地見征鴻衝亭應念
既三等壟坻須憐持兩端休聽鼓鼙參將暮已

鴛鉛槧誤儒冠瑤音有底能相寄不作龍鍾俗
吏看

因借書作呈圃机

似隱還如支山寺何所空從心回雇陣倦意結
蕉旗使撤征錢急鄉書問卜遲近郎有高士今上
御名莫道三擬

約圃机來契社飯以雨不果

積雨晦滄濱歸期獲不靈何能陪社飯應為厭
庚崎

寄宿李申

故人風雪知何處旅夢時時得舊遊温參周禾
不我飽泰雲瀧水使君愁劉琨數刻歡安在何
遜一廷笑則休賦就思玄慶易絕詩成述徂淚
難收曾窺漾蘭和我采尚憶津梁禮佛衷大舶
丹青猶凜冽小官孫子太罕敞故國多謝凌霄
未遂到丹霄上上頭

圃机寵示覽先人元祐末廷試和考偶和
詩編長句不勝感慨降歎如御字韻追似

劉夢得何幸得之輒復作增衆詩之美
給給既晚空無恨尚憶當年獻策人小子何能
知躍馬大臣不可薦垂紳叔孫處處偏知敗景
豎人人總作同格律據情如夢得難禁孤淚溼
新春
說之俊兼二公所作國札既同郭稽之非
顏夫又与僕元豐五年登科事相類嗟曾
子固坐失考罰銅三十斤後為先人語之
甚詳

波傳好為箕風急浮世誰為行必人傾我高飛
推輕翮念君關步蹬長紳一枝青桂憎兄好科狀
將之与札同年國三府丹書重友因近接語言遙夢蘇
共將白髮傲芳春
予既和國札紳字長句復作寄孫顯夫是
初考之最高等也
魚龍起伏初無度下品曾為第一人鴻藻白甘
戎幕據青雲誰長玉階紳命徹夫子徒衰獻大厭
子天遠靈均枉問因觸事思君成苦調遙憐嫺

醉剩陽春
國札再賦紳字韻詩復得凄切之格降歎
之餘叙事為謝
却半避近使相視同是山公啓事人短髮何堪
臨石鏡長懷護白落衆紳誤窮漢士三千犢問
盡胡僧十二因茅屋亂山誰復識當年曾醉上
林春
七月一日作
去秋今復號新秋要使新愁入舊愁四海元龍

霖雨望一生仲舉國家謀因冠不脫偶逢騎旅
獨何堪取弱舟誰与此懷同浄泗南山朝露暮
烟浮昨日開懷坐中作
因揚刑曹往荊南代書寄二唐高士
二唐今日操與視二龔多不道荊州遠其如梁
苑何魂收蒼壁夢淚斷綠珠歌顧我非夫甚嵩
山空薜蘿
和國札佳作
官情詩遇好人亦忌才多君子句如此伊人其

柰何單衾千日醉短髮百年歌援納新愁淚終
懸帶女蘿

圓机用墨淡甚擬以上色三九為好

淡墨書石二十年從軍未許勒燕然只疑淡墨
為君累故遣陳玄去草玄

生日早雪時郊祀畢 壬寅

客中生日百懷忘欣喜逢晴上帝鄉雪瓊紫壇
天意得風生絳節頌聲長簇進鵷鷺渾如學家
對山河忽若狂羅籍半除猶望赦漁陽遣社祓

思元
冬來無雪待佳辰至日飛雲喜更新風徧南郊
雲獻瑞龍騰北陸日滔春壁門仗下千官錄瑤
席歌前萬國珍負扆曾宣符竹冷屬車白斷不
飛塵

東城外作呈圓机

默默尋城歲月馳忽來郊外得心期龍蛇起伏
知何處天地圓方在此時更喜風光似江介可
憐鈍駒便凡疲卽從此路來歸去他日何能得

學思

謝圓机梅子

雲隨杜渚月依嵐末宦低頭幾不堪顧我傖翁
空寒北因君梅子憶江南君平學問二劉比南
北杜通酸自甘

讀沈下賢集絕句二呈圓机

晚來李杜擅文章無柰情何憶沈郎未掩西施
新葬淚可堪弄玉墓魂香 下賢記夢于兒二者 恐分好人不得存活 十世 上四

荷葉參參恨未舒伊人歸與問何如空府媚異
燈花喜不得平安一紙書

閏八月朔議二十一日朔參二十日進功
与安郡倉部謝郎比部諸人集于德真宮
戲作絕句

徐真宮是何年有游子相將便得真聞道流霞
醒不醉只應人世恨還新

歲暮絕句四首

衛霍功名無素業韓彭富貴曉堪悲梅花引角

邊情劇况復人間歲暮時
下患一時行已恚首陽高古振人倫終南不得
兩山號歲暮白頭空斷魂
況〻欲雪岫雲平月尾年頭此有情童稚歡欣
學秦語不知家世本東京
遅〻來日去何疾六十五見此日除明發來倚
能有幾太平田舍讀殘書
間卿德久丞元侍郎之子自常州來泰州圩墿得
良田數十頃遂可活輒作絕句

乃公不識買公聞之子飢寒夜讀書前年賊
逐江鷺令歲墿田糴海魚
謝園机送梅
何事新梅度玉溪應憐泯然与詩題少年曾賦
宋開府老大無如獨鼓述
園机寵以長句賀禱雪龍池輒次韻述謝
神州鍾鼓決年豐燈焰紅綃照暈能况有玉楚
崇廣内不勞金甲老遶封司雲出洞如人意孤
宦臨岐欽病〻何事傷先詩思甚欲把萬卷作

三農
再和園机喜雪之作
十遇荒飢一遇豐人間不見壁間龍乾煙雨澤
空倉厄仍廣車与小子封俗吏教條徒自媿濾
池雲物幸相容修來不與秦湫詛應許多藏漢
大農今石池田秋皆投以詛焚文今此池獨不与也
又再和
人〻謂德自元豐何處蔚家有八龍白羽不
施寧洗甲赤雲當見預乾封無頃禾黍如茨

稼句足鵝鳶琢玉容稽首寶香通列罪傾心御
雅走良農
對雪再用豐字呈園機
何人醉酒在新豐葬雪瓊飛駭玉龍雲借威稜
如亘指風排傾倚似針封堂〻不及侏儒飽烈
烈徒多憔悴客久負梁園能賦客旦遺漢詔善
召農
再用豐字韻對雪呈園机
樂只康州得要豐鼓簫欣喜有池龍魚中求六

多爭出泥在函關廣黃封鎮玉無時非北渚磨
圭在處是南容胡狀最愛田疇事即日歸休學
老農

朱郎元章以予不得宮觀與諸姪有唱和
見寄攬之欣喜五更枕上賦四首

天上何曾有謫仙一來下土便頑然偶遭謫鬼
接遷厄永結羈人寂寞緣不得閒身從靜志徒
思樂會與安眠兒曹詩句來存問盡賀米家為
發編

聧音在昔是丈仙近世仙才殊不然每見傳言
多俗態定知所事亦塵緣況為末吏惟貪佞何
處高人得醉眠比除朱郎無有道樂吾群從
殘編

狂醉何為號八仙三郎宮裏亦顛然呼山絳節
方無數犯闕紅旗自有緣使醉攜家船上去已
輸偈舍瘦頭眠真南頻北逍遙客好笑仇池恙
簡編

莫笑吹笙便得仙絶勝茶竈事悠然白頭吏役

徒多犯黃帽閒居孜寡緣仰愧高僧能五鼓俯
慚垂柳解三眠詩成自贈仍堪寄閒道衰蒲尚
可編

遊萬丈潭觀山呈圖机

棄捐蹤跡盡上悠悠山水之恩亦太優威熱此
生無再辱發揚何事敢他求乘閒今日躋高足
就隱明年獨遠遊潭面可量才萬丈纏于春恨
作浮遊

社日偶集恨去歲社與圖机有約阻雨

歸閒于春得社逢酒應過熟老農嬉款梁綴燕
賓明禁蹤雨前年唱和詩要使歌喉扶媪婿宵
教巖日闕孤疑雲南薊北休驚怕今日寬仁不
戮師

寺上人處見圖机五字輒用其韻作

振錫千峯下觀空萬象前水凌猱臂道雪厚虎
蹄圓工部淚徒感贊公燈不眠當年郭有道今
日史坎祥

山行微雨對花覺秦少游山路雨添花之

語馬佳圃有感于斯人

今日山行花畔語故人佳句雨添花瘦來首禿成虆兒夢裏懷鉛稱史家輕薄揚州真可笑賢良漢殷更堪嗟寧知同雅鄭鳴若只得身抒下澤車，

書事酬新興元使君邵大兄邵與圃机有詩因以奉呈

東來車騎並君歸我欲懸車歸則時仙女丹砂能不老（大兄白南元來執及辦自耽）腐儒青簡亦難衰（老筆自謂）寧平洛水田園計且及萊山銚鋤期（大兄書中所及）最課逢當中秋闊白頭相望更遙、

又依韻一首

看去朱轓令已歸閑乎山郡幾多時盤條綠樣知能感（不殺）帶葉甘香定不衰（果甘）惜別荔枝紅錠戰恨看山嶺碧參差自憐錯手有何物學把鋤須不用嗤

圃机和邵大及予二詩可謂壓倒五更把上誦歎不已復作謝之足見來章之美能發人情思也

去歲菜乾黃子歸生涯辛苦問何哼門前似〻覺酒徒散坐上何當筆力衰郡即故人能若〻（邵大）（由不移梁）田廬晚友亦差〻莫嫌相望函關外且是不為陶令喚（陶詩云水為心久唫）借問高吟何所歸元和格律定同時折除官職知多少藉頓才名氣感衰奈疏不為黃閣計結廬且共白雲期君家博士歸依佛可笑夫君得計遲（邵兄詩云為遠來歸依佛不孔新思執理官途陰和望丑代時命官報狀叙理）復命之

約圃机不至將出遊雞頭山作二絕句

君何怨我不交關為我勝君使不聞約務人須歸約谷雞棲車且遊雞山

君知我亦有些閑我豈輸君獨自閑把筆何人風尾搖杖黎望我雞頭山

復作山字絕句呈圃机

羊頭山笑雞頭山我藥文章爾漫頑遊于白頭顏不少任人識侮尤高顏

閒園机遊山歸作

把酒相逢笑語違新詩應已勒巖扉何人龍尾
道前去獨白雞頭山裏歸 李郎公出龍尾道時精神如何也

閒園机遊山路爲憶供後用前韻作

屢縮飢腸與世違碳磴折屐到雲扉丹砂不逐
飛仙去白髮甘從佞佛歸

請休致後閒書

折細達邦漫關津行藏不斷只因循邦知老作
還城守好去聞爲負郭人細向蔣閑達景色傷

困極筆得精神衆軍追悵戍何事可笑將軍老
解甲

試邁任所寄冷金牋

不煩鍾鼓强聊蕭自有詩書共鬱陶曉玉何年
來比德冷金即日得抽毫

夜聽雨

攻汴無塤和協使秦雲送我入梁園殘燈半夜
夢回雨心事誰來慟哭論

致仕歸東里

敕令懸車欠四年散關如砥去欣然鄭州門前
人爭入誰伴山翁老澗淵

致仕後寄白蓮狀公

僧衣換却朝衣盡知悔知非恐不任磬韻應憐
持課罷香銷當識坐禪深芭蕉庭下三身正嬉
蜂林頭百慮便憶我白蓮居裏士幾年消息亦
沈沈

狀公從人自天台來不以烏藥見寄

石橋不得往烏藥不寄來空令圖畫裏指點說
天台

致仕後聞夜雨

厚矣皇恩得謝休蕭然白髮更何求雨聲中夜
生高興不似官人身外愁

即事二首

晚霜沈山月隱林終朝好學仲長瘖忍將老易
供書畫更與何人得斷金

藥苗晚種已青青應念短流與養形可爲稅生
桃著論使同玄妥勗翻經

哀韓君表與文編

少師名德振鵷鸞孫子何爲短羽翰不使功名藏竹閣至留文字後人看六丁取去嗟韓第七子比來恨建安賴有上公曾塔葬多情無用弟汎瀾

山中酒熟

山醞今朝熟黃花老不香沈陰千萬里何處有重陽

雨中

雨中新種竹浚上舊來鷗客子何時樂幽人未可悲

悲秋

白楊夾道起秋聲要使征人恨不平白笑一生成底事元常筆禿卻談兵

寄温倅江十四

離別蹉跎歲月深故人帶來九環金牡兒易悅笙歌貫志士徒勞淚傳金紫早年唯樂夢令公老去亦傷心永嘉康樂風流在別乘猶勝霸綠林

憶天台東掖耿老

耿公嗟無闊海岳但拈拐白法歸龍樹清談落虎溪著書非草異傳業護私題歲暮郊搖客臨文處處迷

風琴

不插風琴二十年僧來爲我置齋前欲教雜思殘春夢吟落浮雲共混耿

次朱少章韻

喜乾三冬學仍開摘蘇壟星霜異地客風雨鄰人鷄逸興遠迷留高懷絕石抒五言何富麗種玉不論畦

二十二弟獲金印

季也獲金印篆文奈不如情知非兔篆恨不識天書池靜龜游罷庭閑鵲鬬餘春風還舊物殊彼獨憐渠

和朱少章見寄

兼該夫子貽專門卻笑何人嗜吼卯問己賦疑

唯獨語韓公閒已賊有本非跨已常帳無以正之晏元憲擇陶卿詩似義山式云吳和近與少輩論頗合猶鄉詩似得同論
夜來雨足寬貪病
秋到涼生破睡魯饞欲抛書閑遍日只愁無可
謝媽豫洛陽女子到薑蘭字媽豫節序豹云君袁方於且又及給辛病羔無有乃紀日
綵·白隨序于晨析節請書與沈亞之南卓渠進
贈弟送山醞
山醞今朝熟溪氣起正炎醉予難酩酊泣汝淚
闌干

宗太夫人挽詞

漢室賢良近來妻節操長生涯兩卅角心事一
縑緗膝下黃金帶齋中紫玉章人間足悲樂攏
柏起清商白髮餘欣喜清時忽數嗟我危思杜
宇淮漲夢僧伽鶖鶖能儀國群騙善保家傳聞
壽卽粒歸去五雲車

悼亂

解組邊亭幾向来且將白髮共徘徊去年亭下
花何在日夜胡塵不得開

題縣南莊壁

城下之師某問天只將性命託忠賢劾官三點
未為恨閒户七斧古可憐虎變不宜懷猶豫龍
韜豈憚費述遭前村父老來相問本望今年是
好年

上元前再題南莊壁二首

蒼皇徒步子孫隨倒邑空城失所之十日不通
京國信一燈誰憶上元時大河難阻金人過遠
道休論鐵馬期彈難九州宜發鼎慶雲翔鶴誤
聲詩

古今之禍此云奇倏忽犬戎城下師把關遇于
庚景建却君史比祿山危爲古塢物問何在五
世警書知護爲禍難群凶誰首尾京如狼虎豺
狳狸

我昔題南莊壁

我昔柴門宜樂只田園遠近亦康哉花插笠頂
唱歌去草塞瓶頭沽酒来白叟披衣論甲子青
衿啼乳占豐登期一日胡塵起南北東山俱
可哀

花石題南莊壁

花石倡優樂未央四維忽絕大皇綱犬戎便欲據中國鶴駕知誰從　上皇雲外安妃情已斷塵中仙伯恨空長豈無撥亂濟時策久棄蒿萊不得將

我生

我生初世本堯年大厲摩哇不謂然方喜神光射天下忽驚烽火到甘泉寺人哀服參嚴廟宮女素衣遊市塵一道德來千道會試開言路開

羣賢

春晚

春晚何為尚聚袍強尋樂事聽無聊數聲不讓雨聲急花影爭隨燭影高莫問髮根難卒歲且無甲馬在今朝書成泥首懶揮擲定是蒼生不我遭

聞景龍不試燈

華燈不試管絃新八字歌聲滿市塵今日景龍門寂寞唯將明德照新春

送蒲君赴陝西漕屬

殽函為客樂巴蜀故鄉榮瓜雲擁書夢旌旗從仗行照兵烽燧息積粟大年平同谷曾詠話知君筆陣橫

外甥三郎刪定和予冠字韻詩極可喜再用其韻作二首韋蘇州有外甥趙伉獻詩合雅音

趙甥詩與雅音合韋男空高進德冠我到古人良已遠汝家宗姓莫教難傳家自喜春秋在簡誌公羨書將高二居職應憐翰墨從門戶人身難相稱衣裳儀觀不須歎古有語云好門戶是人身也引有語云衣裳好儀觀是趙妹生兒身七尺倚天氣稱切雲冠長人自惜聲名遠志士寧令折格難墨翟商瞿心總厚司空城旦街何找還將格律成吟詠作者應須為兩歎

寄城中親舊時在忠州安下孫三字宮詞

蒼皇逆客投蘭若傷曉衾寒喜且攜隱〻似聞閑靜服沈〻欲歌讀經聲好將遲暮此間過强

歆論思何處行城裏有誰能念我勞榮努力致
升平

淮口作

王畿胡騎滿何地可逃生盡室半塗步有舟無
水行長淮能見阻久雨自難晴雜立官稱在低
頭媿國榮

洪澤守閘和二十二弟韻

小舟洪澤歎嗟餘歎說人間孰浮如蝙蝠倒懸
徒頓顛踊猴徐步設趑趄歲窮雲際行求鴈日

暮溪頭坐羨魚何處長風萬里浪龍盤鼇抃廢
棲居

和二十二弟龜山寺三絶

江邊龜步亦平平淮上龜山聳五兵何但八公
山草木解令王國列金城

龜山之採恨時危語樂徒勞魯太師今日龜山
無可恨祥符年上御題詩

海岸石龜恨未平時時入海自馮陵此山磐礴
清淮上寶塔分功更就曾

過鴈和二十二弟韻

我避胡塵淮海遠悠然問鴈爾何來中原消息
須聞取南嶽峯頭莫謾回

莊周口舌過平生擇鴈何為貴不鳴默默高飛
寧有樂人間生死本來輕

窮途

窮途無達士今日信途窮處處兵如市行行馬
似龍蒐逑公主館費斷翠微宮欲向江東去風
波更幾重

消息

兩月中原消息斷不應京國亦無聞廟堂如未
棄黎庶日日詔書消垢氛

初到高郵

避難蒼黃處處過扁舟不復怯風波禹功淮海
施徧少漢業東南浮最多幾日兵强令虜退令
年米賤喜予何孫公鄉里仍堪住聽訪山齋空
薜蘿（孫公莘老高郵人）

揚州三絶句

客散平山堂上後孰如子駿在揚州辭傳鮑照舊辭賦輸盡蕪城千古愁鮮于子駿守此州刊鮑參軍集

風常歡喜月常愁愁有盈虧喜自由客到揚州已迷路不須特地上迷樓

便風五雨更悠悠回望鄉閭煙霧浮若問無情唯潁水不來隨我到揚州

病中謝張簿陽字韻詩

藥有一君元長厚病殺五鬼逞狂陽公詩可但能除瘧萬病都如律令忙

新合柏子香因誦皮日休坐久重焚柏子香輙以其香贈張簿

柏子香清誰喜聞五言句法更清芬病仍春困坐難久遣向吟窗起暮雲

依韻和張姑夫主簿

即今時節總堪悲寒食仍多雨意垂幾處壠頭飄斷紙誰家碑領仆盤蝸江湖魚鯵聊為客兒女未圓難療飢即見胡塵都掃盡張公詩思更溫其

次韻張姑夫感舊

用舊為邦不務新彈琴何事有埃塵焚香祕殿期王母躍馬荒郊訪異人爾保丘園為爾土吾憐盜賊本吾民四愁不及一枝賦誰許張衡社稷臣

聞道江頭柳色新可憐不識洛陽塵景龍門外千鍾酒蘇築宮前萬國人此日淒涼徒費淚即時興復愧遺民浮家避死知何處髀殺頻拈未肯臣

奉席百番於姑夫主簿并以謝四詩之寵

恬見詩千首慳持席百番席多詩剩到費殺啞兒言

和出郊

萬斛無多寧貯愁不如留着寸心憂怕聞天假漁陽騎莫話春迷煬帝樓出去暫能欣綠野歸來還是夢滄洲何人解貫鷦鷯賦豈但功夫在句頭

蒙用諸人韻賦詩見貽復用韻謝之

昔人何事愛吾廬燕雀鸞凰不並居鄉社鳴琴欣日永官遊退鷁恨風初迷樓賦罷夢何處雙扇詩成淚不踈莫問今朝多白髮年時曾奏萬言書

一年幾相葉新沙犢鼓雞闘上苑花頑我何堪鳴玉佩如君不得侍金華息身思傍懸壺樹仙馭須求蒙頂茶辜負麒麟功業志只教人喚作詩家

寓高郵禪居寺

冰霜歲暮時澤國更何為菽未經寒溢蘆門避亂宜小人誇羯虜志士憶京師欲語殘僧笑君歸未可期

送二十二弟入浙

世亂還家未有期汝於何處望京師常卿舊恨今新恨細學南音寄我詩

災怪

幾歲廟堂生物怪一朝胡虜幸天裁頗聞北斗光芒見(久不見斗近已出矣)未見東京消息來志士此時

憂國淚將軍他日望鄉臺(金致抗吾大哲久淹偏裨)世間如有嚴夫子時命應須更可哀

春書

春色今朝見羈人有好懷暄風催酒熟細雨送花開　魂夢迷梁苑文章愧楚才重湖煙艇去月下採珠迴

送鍾離秀才往越州(字中達)

客遊會稽去惜我無鏡湖雲迹神禹廟鵝黃季真居五字君詩貴千篇我恨除寄來休草草勞

泪憶皇都

依韻和鍾離秀才留別之作

不脫征裘已到春縱風横雨又經旬期君獨步入京國與我相逢在水濱憤世何言詩濺淚愁心自醉酒生塵胡然乘興稽山去為問流觴曲水人

一舍

一舍終朝得自容孫如手昔慰途窮爐心撥火分香煤硯首融冰護筆鋒愁極偶逢醺醁酒夢

回猶待景陽鍾廟堂未肯驅胡騎四海九州思會同

寄中遠越州旅舍兼簡宋倅

自言無悶於茲久何事今朝嘆息頻同病頗逢閑話客異鄉難得借書人獨尋剡縣溪山去厭見揚州花木新茶寄臥龍何日到武車東宋世相親

白鴈陂

白鴈陂前淮海思今朝淮海鴈相隨因知憐我

飄零甚忘却青嵩碧類時

旅鴈

風驅雲卷一身微暮侶高高急急飛未許高人能遠適梁王池館故同歸

即事

抛盡圖書避虜塵楞伽讀罷與誰親波濤遠與羇遊夢風雨書齋默坐身艤底不堪留酒客句頭何敢惱詩人和詩送酒俱休問只恐一作共惱歸期誤此春

文集卷第八

文集卷第九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律詩

自賦親字韻

久息人間車馬塵香殘紅喚白相親書看海散千波月亦觀蓬閬百葉身清世豈期逃虜騎白頭不是揷花人明朝若使西歸去嶽寺花遲留得春（因叙寺二字良多感歎）

伏蒙二十二叔俯和親字韻詩不勝欽歎

輒復用韻上呈

樂難得似新篇樂親異親如同祖親熟見典刑千世事參閒詩禮少年身五言自發曾劉興七澤誰知遷衛人李白酒樓今在否不堪回首小園春

予强賦詩還張濤与予唱和詩卷復用韻謝之

同時先後避風塵異縣相看意更親不武可知難陷陣片文安得易容身胡兒去喜添新恨奬

子來鶴問故人何處有詩能自勝賴君揮家賞傷春

嵩邸忽見叔易嵩山下所寄絕句次韻和之舊所作不次韻也

我憶故人頭更白故人夢我眼猶青望湖叠浪君知否政似當年勸水經

痛心

爲問誰令有好懷園林春色不須來王孫草向荒城姪駒伏梅園戰陣同但道胡塵迷上苑不

聞漢詔出中堂痛心一日復一日何日皇威遍九垓

感時

千里逍遥蒲柳身淚痕長挂送殘春望惟書問平安到樂在兒童讀誦督桑海恩波變未得龍蛇蹤甚起何因即看廊廟中威令爲問勤王有幾人

秋懷

草木衰殘意關河離別情秋風已如此況復更

論兵

秋書

秋為東多暑天因禾未霜吁嗟爾兇虜宜亦畏皇綱

有客喜予為江東之役者輒效齊梁體

翡翠釣寒陪晚月珊瑚枕净擁高丘人間聚散何須問夢斷西陵更送秋

避地

久欲為僧避世喧況當寰海正飛翻五臺自有

天台院處處流通玄妙門

雨中即事

家家蕭索晚秋韻已蕭然風雨疏籬外詩書曲几前道心勤自屬愁緒每相牽秦樹連烽火吳巖落海壖不能先到縣豈待晚歸田再辭誰能太上御名金爐試得煙去天真一百奏隨舊三千葉華紛紜架誰令宿瘤研

感事

長鯨江海尚翻波欲濟無航可奈何物象蕭條

秋序傷人生感慨腐儒多翠興不見胡塵起張虜能隨漢月過七日之誅今幾日猶煩樂職在中和

依韻和袁秀才見贈之作　仲揚

志士相逢屬暮年淚如有盡恨無邊空城鬼火隨胡騎荊驛尋綠倚楚天愁外誰知聲玉衔醉來自詠釣竿為夫君心事有如此何日騎鯨出九淵

再和

不知今歲是何年鐵馬胡兒遍日邊雖有廟堂能格帝更求巖穴與談天廢興誰識詩千首清長難此吉一作易二篇臥雪諸孫心事苦重湖頓恍汨羅淵

旅懷

春來歸計尚茫然往事知非莫不一作問天九狀勤王誰設國千門受箭悔開邊立朝不得當言路在野無從自行田誰念龍鍾湖海畔苦遭風雨日為連

同客談湖中大珠作

既無武備擒戎虜又乏文章聘國才氣壯湖中
有明月可怜不肯入君懷

高郵書事

孤耿去國到他鄉書墨難移夜漏長自恨旅懷
多偏仄排教春夢遠顛狂舒虹暘月明珠遍積
雪迷雲小稻香便絕弦高甘作客只愁不得去
勤王

三月五日南京捎工來報船經金人殘毀

之後尚有書籍存者且以二詩爲信忽覩
高仲夷唱和詩不勝感嘆輙用其韻識其
事率同賦

桃花源上避秦人豈料漁舟見此客(一作身)胡虜
殺人搶玉帛簡編破積委泥塵誰施骨肉死生
惠只有皇天后土仁可保斯文猶未墜廟堂空
亦同儒臣

和高二偶作長句在館中時

流落歸來少故人婆娑白髮強容身雷霆能斷

王敦首宇宙猶多庾亮塵以國與盟(非誰一作)所
志在邊不戰豈其仁兼資文武唯高子誰識中
原有虎臣

次韻飲酒

舒懷來遊池悲歡付与君淡愁偏愛酒有客總
能文春去欣拋果秋來擁護軍何如東里老愁
腸醉醺醺(東里假君楊朴詩云愁部曾也醉醺醺)

淮海二絕

卜錢簇簇怯單單小婦揚州橋上看拜鬼求神
春更恨不堪風雨作花寒
莫問揚州桃葉生渡江今日得風晴長沙子弟
史相笑上到隋堤便住營

飲酒

與君厭苦洛陽塵望斷今朝那得覩爲問紅旗
白馬客何如左庶右藝人醉來無意誅讒鬼醒
後傾身事媚神韋負景鍾勳業志杜康廟裏作
忠臣(見本子)

有喜

世事獨知誰謂耿衣冠追待見戈鋋是非在彼
從三別忠孝于身必兩全問鑄縣衣還作地感
時諫疏欲干天殫胡猶擬須臾爾仁澤　昭陵
德萬年

尚憂

建康庚令豈多愁未識皇恩復九州初許單于
陵大漢重驚獵犯祀宗周今朝不見安邊策前
日空多定遠侯 謂宣撫司諸公 江海張公濞泊久那看
說議動前旒

謝乾明滋老送妙圓

琴花散畔輕盈意妙米園邊笑語親多謝稆哇
磨衲老十方撮聚戲閒人

寄鼎山成老高郵滋老

他鄉臥病白頭翁孤憤猶存淚中竹葉有陰
昨待月逢花白猶不須風明朝白帝行商令何
日黃塵入漢宮一夕筲間無足惜道人第一冥
談空

私願

胡塵未動朔雲浮行在多歡見小虞願保三冬
安我樂更無一事使人愁

新志

前日徒嗟與世違從今絕世心事徹彌陀印裏
一身重楚網經中萬古非元亮胡耿茲漫浪遺
民有侶使因依欣予不負遂初賦寄傀于顏得
所歸

病中思建茶不可得因作呈胡季和

新政勤勞儉素中建溪千焙一毫供人知廉恥

道益減連爲危原　鞍空憤以搶撲論勝負果
勞甲胄歷危亡不登王會篇中物便好從今永
絕蹤

謝季和朝議牡丹

侍無童子懶焚香君送花來恨便忘盡日清芬
與風競熏爐鼓使令君狂

靜

蕭耿一空靜樂只復何如子晉吹笙罷孫登長
嘯餘兒童奔入學賓客遠回車更願干戈息殘

平老樂廬

因觀劉侍讀姚秘丞孫處士平山堂詩寄歐陽公唱和作絶句

醉公認得揚州路堂上平山列酒尊後日公榮來酩酊賦詩可但屬姚孫

予以四韻記陸大夫三高圖自謂能省句矣後作絶句增畫筆之妙

馬解狀經度碧空使令王許伴支公山童野僕立如石忘却儂曹在會中 葉為支公挑選經

感歎二首

陰阻空千里都城整六師憂心常忽忽春日獨遲遲未見忠良出休言寇一作禍亂為白頭難作客日日問歸期

龜茲總悲悲風塵慘大荒丹心能許國膂力愧勤王若使官兵衛猶能干戚揚叩閽陳膽策折衝亦難將

感事

玉仙鴻福最先春今日枝頭歷處塵千里無非迯難客二年誰是看花人偶來水國充飢易況有儒冠請益頻天地雖窮吾道在因書焚盡更重新

又

青春佳尊過伴我恨無窮家在胡塵裏客來兵刃中小人真樂禍大丈競興戎暫適又魚市長怨斬將功

斬將

斬將斬誰將今多與愛能庶幾威國俗聊可警

邊僧南唐邊鎬為帥無紀律時年人稱為邊和尚縛虎何堪青騎豬尚不勝將軍如自治盜寇有先登

感歎

消息沉沉當下國風塵漠漠里中都平生鉛槧胡塵裏不免從今讀誤書

偶見新花呈季和

寂寞仍抱病風雨尚征師幾許野花發無窮客淚垂

胡季和送江梅山茶來

小茶有色笑江梅無色江梅謝不才棄言無色
無才思幾許才從色上來天際素娥能綽約人
間紅袖帳徘徊誰將玉質配顔醉絳雪未絲解
不開

曉日臨水得此句呈參和先為公家池上
明日之遊也

客子思歸悔遠遊雪波新綠戀汀洲庚郵得暇
為春賦定是春來未肎愁

高郵人物絕句二首

高郵崔監富詩書筆力雄豪與世殊不是魏公
公道在定無白髮老菰蒲 崔監伯易

高郵少年有王令豪氣雄才海內無當日談兵
今可用只餘遺像是獪儒 王令逢原

次韻二十二弟謝胡以純餉米

十日飢腸吳越客空將苦淚灑寒烟噢虛兄弟
嗟同病任充圖書愧滿船飲露求肥真漫與拼
雲卒歲更堪憐胡家清德今猶爾顧我窮途一
耿

因雞鳴不響厲而作

腸折之雞不解鳴安須煩汝報升平救知二膚
非劉石只是中原無祖生

別一上人

同遊不二境却有別離情為日添香火中原正
用兵

夜聞鍾悟其不響

宋都為客喜還驚無數霜天歸雁橫夜半鍾聲
何太啞由來石靈五無聲

冬至前一日至穀熟遇趙子和大夫

盜賊花胡逆隊行幾家避難到荒城也知明日
當長至使望今年可太平京國笙歌無寂寞將
軍旗鼓耐縱橫鈍庵居士全非鈍先我駐車百
感生

冬至日途中

海角沙場過冬至未如今日最傷情孝王池畔
憂胡騎煬帝河邊歎楚兵萬壽獻觴身不與百
城和淚空橫明年高會知何處擊磬焚香畢

北生

後十一月十一日夜宿柳子鎭

早歲無知到柳橋黃流澎湃客雄豪自從道路無形勢今日睢陽孟諼勞

有感

帝室中興運更昤如聞廟議尚堪嗟和親費盡三公力兵革傷殘百姓家解使亞夫營細柳却教賈誼傳長沙願予豈是今亡者獨抱寒枝愧暝鴉

遠戍

遠戍深入震中原爲問何人守薊門功業論天初已謬和親割地竟難存將軍不戰喜三北逐客何堪厭七奔尚有微誠思獻策千行血淚叩天閽

予三十年前爲宿州教授今塗次見諸生一二人

倉海桔來失夜先春山走去探朝陽可憐憔悴蒼顏客曾是呻吟黃卷郎

感事

王師眞不戰天險易摧殘盡室半徒步朝飢夜更寒胡塵無可服漢月照長安此悍仍無禮嗔予不守官

避地

避地半徒步身存亦幸哉有詩愁寄和無酒愧空杯重鎭來須與親王去未回吾生味多樂今日但餘哀

途次德叔居

自喜白髮翁深居看歲窮雪迷石嶺上月在艸堂中旅客曉來市田家夜半舂量期胡騎到無地得相容

旅舍朝雞

獨抱微誠人不知山公啓事定何施鳴雞未綏海潮信不爲金門上馬時 古稱潮雞今日朝雞

聞鐘五更起行

野寺鐘聲報曉寒征人方夢到長安茲朕塗路知難易而避胡塵一歲殘

痛恨

丞相問邊靡有定中原要復識干戈百年身事今如此萬里胡塵可奈何隴上健兒嗟不見洛陽女子恨偏多朝朝上會陵頭否腸斷東巡白

書事

適近今五月百感若為情馬借從軍沒再疑破浪輕卷書無路達故里有誰耕戴笠蓑衣雨猶憐李少卿有李少卿者遭亂兵劫盡行裝逃雨質笠徒步予一馬借人從軍

追感

潁水箕山已卜休忽逢新政悞恩收白頭不識為郎歎予未嘗為郎黃帽難供作客愁何事京師書信斷謾從澤國稻粱謀和親莫恃河為界百騎東來破一州

冒雨西行

戰堤留淝泖苦雨劇泥塗婢子來悲觸童兒號地爐能甘逐客兮但恥潰兵俱何必洛天水茲為縱壑魚

問雪

北雪問誰偏最喜羯胡得意逞天驕黃河穩渡魚龍靜白馬增光劍甲豪我有玉鈴今震壓爾有琮璧莫呼號何妨持節近臣更腸斷金罇費獨謚

痛恨

胡兒直犯洛陽宮鵲鵲園陵指點中珍藏四夷心不遂　裕陵蕭瑟獨悲風

夜來枕上得四絕句因視王性之謝其相

訪也未專為渠作

不待功成逐赤松腐儒畢竟若為功田園破碎胡塵裏腸斷當年夜雨春

皇祚中興徹九垓不煩獨道宋王臺歸鴻特北常年少應戀黃塵不忍來

三川皆震大災異汴水絕流上帝仁不使六龍遠巡幸興王舊地福重新

井邑無供緝羽貢來知何地老容身更無一卷文書在七錄家藏許卜鄰

拭目

拭目中興宣落落褊心觸事獨遲遲劉琨祖逖無由見鄭下關中何所之萬里耕桑仁德在九天雨露廟堂滋龍鍾只合歸田去猶解重吟采芑詩

自寬

無奈愁何強自寬細將心事樂江干新詩時向夢中得明月多從枕上看吾道若存生有益君恩可報死何難五陵祥瑞烟何在何日端門朝

百官

贈儀眞天寧訥老

若說眞州水時人不道甘天寧老詎識板齒毛鬖鬖

贈筆處士屠希

屠希祖是屠牛坦今日却屠秋兔毫白識有心三副健可憐無副一心勞

贈筆處士曹忠

曹管予何責輕圖稱白毫固知今獨妙舊數浙

西曹（三四十年前時執秀水有曹同筆見稱于世）

知宗節使臨渡江至金陵送蠟梅來

江北江南趁鼓催清香清淚各徘徊知君清德同無盡擬欲移時留蠟梅

和許嵩老江上舟災

火德孝嚴嗟掠虐祝融江西怒心餘千尋赤尾千艘百仞紅鱗滅鳥書雨穴烘天誰得及丁翁斧日吏難如文昌右轄知幾早無妄之災不我居（公近拜政府而出至眞州是日進表乃手閣禁累日乃歸）

平生昌歙論孤虛富貴功名不願餘政府頻垂憂國淚梵宮獨看竺乾書衆驚赤壁復焚爾自撞三禪早晏如回首焚軀弃溺骨何爲不早傳禪居（三禪光大灾）

再和

不可喧喧奏子虛何心江上惜三餘陸渾火但無家計宣榭灾空費同書每恨無鱗能雨若何堪脫角去焚如知公輔弼關心處不比他人衆退居

頃歲官嘗傷紫虛嵩雲緱月笑談餘惟知猿鶴
已疏不錄熊羆隸職書遊寺但知能自與焚
每不復問何如巖廊德量誰能比大令山陰難
並居

夜雨不少住枕上作

幾年飄泊敢何求甘作儋公對楚囚風轉崇光
新華道兩無時節舊揚州陸公奏議同誰恨屈
于離騷亦獨悲歲暮長江癢病客飄飄荊渚覓
同遊

巢道 仇池

巢道飄零天一涯安時自勝氣與嗟已春庭宇
不留雷走閑園林無早花素履欵遊禪老室白
頭慣見富人家胡肰齋趙賊蜂起自是司戎好
盜誇

晝寢看壁上陳希夷 仇池

昔人年苦處難追慵懶多閑自有奇睡著不知
春晝永壁間圖像儆希夷

新年

何事重新作此年身無疾病意欣肰春風莫但
開堯舜吹落妖星靜九天

感事

長江無月令春稜日肰胎北闕望不見東風呼
取來后皇本爲治上帝有遺才爲問縉紳士何
容賦七哀

書事

先生不飲而常醉醉倒四海支狂流不煩高士
傾佳釀要使魚龍同我愁
狂飆舳艫星斗落火炬燒江猶未覺太平斥候
罔不嚴搏組之謀在河朔
一江如鼎魚龍沸我欲逃生何所之今古興亡
有同恨乾陵火照奉天時

絮被

絮被蒙頭曉日高厭聞處處殺官曹古人言盡
攸樂術今日興言豈是招 易攸龜至利禦寇

正月二十八日避難至海陵從先流寓兄
弟之招仍邂逅馮元禮故人

百困身猶在尫羸怯鏡看干戈朝食擲風雨夜眠難天際旌頭遠淮南春首寒病夫叢裏外兄弟為謀安

脫身兵火歎何之不料爲通所期軒檻如僧蒙橘柚鄉閭似夢識一作憶蒿蔡弟兄朋友談平昔一作日盜賊羌胡問幾時共約更明王通正或能一語到天墀

二月二日

柳花多情不肯新可憐失盡漢家春二年不識

挑生采禹国誰知有敘身群盜猶多南渡客征鴻難問北歸人始知前日一樽酒上帝升平與爾親

杜詩

古人愁在吾愁重庾信江淹可共論孰似少陵能歎息一身牢落識乾坤庾云人生至此天道寧論江全業問賊大辛公此工部則云宰語乾坤大用流通術空

春光

春光能𡨚我為客更添愁梅蘂一一作去何晚鬧

聲便歇休新庖鶵異味舊侶夢同遊道術知何用江山空白頭

謝蘊文承議陽關圖

邂逅故人逃難處王孫氣象獨升平詩吟摩詰如無味畫到陽關別有情

不眠

孤客危　不得眠清燈古像共安禪鬼神未用來聽法我自觀心絕世緣

寒甚

二月春風着意來氈裘比客尚低回只應是日無何遯江上梅花未肯開

耄憂

歲暮窮途惱白頭況加一歲更荒州家禽聚處無居屋野水分時便斷流何物不堪供佛淚誰人可與共咨謀一生本藉詩書樂今日詩書耄百憂

自樂

避地悠悠處處居何妨涕淚作歡娛破恭努歎

春心靜撫藥香多病意除夢寐未嘗忘仗衛兒童猶不忘江湖心期歸計嵩箕近只恐風塵尚畏途

自樂

自愁還自樂于道得吾與花以瓶為國人將鈍作春詩書惟務舊老大豈知新明日還如此太平先此身

感事

我有清時累白頭病在牀必須誅國賊先要射天狼割據江山舊艱難日月長百花寒未發朱帝恨悠々人心殊可見戎馬幾時休往哲無能恨來賢更困愁只應當日淚常共大江流漢縣寥々甚令為輔帝州

夢斷

夢斷咨嗟故國寒江湖風物共凋殘麻姑嫁時浪未息織女支機石豈安不許忠臣施一語徒令志士起三歎不患盜賊不撲滅要使盜賊拼

雜

疾病

疾病非吾有吾身與世輕看碁得靜意說藥昔傷生不道江湖遠惟多鷗鷺情況聞登俊傑即日是升平

感事二首

本是懸車却掃人猥貪雨露政惟新干戈難作墻東客疾病猶存硯北身敢有圖書成燼裏誰分盜賊甲兵屯紛々四海人知否猶屬炎年第一春

流寓無家浪漫行全家處々話升平溪山色外京闕色風雨聲中讀誦聲周眾本難供口腹溪庭未易謀公卿海涯更此天涯遠泛々天波一葉輕

攬古

攬古悲々淚淚頻誰教末路尚沉淪青山會有為塵日紫陌曾無不死人王壽歷期餘數在董賢恩幸幾番新只應不武空憔悴自有長歌藏

巖春

題六一東坡像

座右銘何有丹青淨若人東坡禪客衲六一醉人巾先後文章伯安危社稷臣廟堂思潁日海嶠夢鈞辰

歎會神何嘗均兩露劒佩畫麒麟眉山疑間氣渤海識玆人一代執鞭士千秋折角巾高趨周室輔平厭漢廷臣白首齊明易鴻鈞異撫辰參差非所歎契闊自如神不念乞靈者翩然駕白麟歐陽云自古異人間出前後參差不相待予老矣乃今見之豈不為幸哉

有恨

有恨將何遣軒車盡俊髦宦非十女婿政鄙小兒曹歲暮客悰急塗窮馬力勞故山真可戀築室更增高

無悶

無悶吾無致浮沉誰使然命通公道日唐崔塗詩云但逢公道日即是命通時自是艷陽年鮑照詩云啟辰日鶯為美當遊艷陽年鳳飫寥廓鷇轉幸棄捐由來食肉士久亦忘腥羶

因事

風雨連宵疾病增憂到此果何勝弟兄分散兩三處圖史尋求萬一能魯酒齊歌元不惡吳酸楚酪乍須稱東皇太一仁恩大終使白頭見中興

海陵社日

信美非真美徒勞本自勞異鄉今日社寂寞食無餻

謝蘊文壽萊餌餅

無柰國風怨春茶論苦甘王孫舊肥狩湯餅亦多嘶

撫古

撫古論今百感生興亡異世實同情鬼神能告廣陵散才智無如大厦傾天御日躔歸故國江潮淮浦謾蘄城論都不及百世事誰為君王致太平

書恨

掛帆到何處明月古揚州百計隨愁盡一生為客休干戈臨暮境風雨困春柔為問蜀文若能懲諸葛不

夜聞烏啼

不眠無恨自悽〻真聽人間烏夜啼明月未教塵鏡華堂毅舞作高低

義烏此夜一何啼明雖欣事不速定是軍回薊南北寧論賊退關東西

置身

置身唯所安世累莫相干遷巽江湖遠披衣天地寬尚須煩束帶忍復更危冠居安歎匪易淚垂行路難

夜風雨聲甚惡

上元燈火胡塵裡寒食田園野草生文武隆 來唯不寐精神耗後更多情片雲忽作幾日雨象恨添殘年夜數從此無煩問春色市無適客還萊城

海陵寒食

忽逢群盜到江津驚若奔魚兆此身煙焰幾為新鄰鬼風塵拔憶故鄉人幾家有物悉當在到處無時哭泣頻日〻淒風兼苦雨要知寒食客愁真

式微

暮雲朝翼與心飛白首何堪客子衣潮去潮來無遠邇江南江北有從違 廟堂(今上御名)用太平策畎畝先知禍亂機一唱式微腸九斷微乎微乎我同歸

高二承宣與蘊二左司唱和春雨詩遠蒙見寄依韻和之

太乙池中艦洞庭湖上蓬問誰今得樂宇宙釣綠中公子與王孫何煩更問耕春心為花雨梅杏尚難平

海陵閑居

春色海邊雖到晚寓居亦且得排徊風輕花影閑〻去人靜棊聲揭〻來莫話艱難催白髮從教顛倒長青苔明朝此興如能在夢到梁王舊

吹畫人静亦作院静
泰州人自徐神翁後多以奉通為事即今
有周高唐三先生皆足以動衆得名因作
長句
沉又方丈與蓬萊桃李開從海上開愁外煙波
徒縹緲夢中鄉俗獨徘徊不同下俚楚時醉白
為高真定命亟可笑神仙今古異今言先分古
先材

三月二日大風

數日寒暄不得常一朝風伯撞乾綱浪飄石去
魚龍闘屋落瓦來雞犬藏誰敢揚舲窺北渚使
當珥節奉東皇穆如獻振中興業萬國弦歌走
未央

大風絶句二首

何事東風日又狂後庭花要闘新粧中興物業
在清爭王謝清談未易忘

揚州桃葉能留客任是東風江上狂南北人情
亦相似六軍不肯過咸陽

遠歎

白髮飄零遠可嗟百年居屋在京華海涯更北
天涯遠星斗沉又入海涯

奈我

柰我所安何無煩問所過潮聲雲外散花色醉
中多京國昨宵夢邊城幾日歌功名誤男子必
使愧雲蘿

題公震小景

萬古興亡歸白鷺一時舒嘯在青山與君都下

太平日豈料思君輦轂間

四顧

四顧荒又孰我容百為渠省亦何從江山風雨
愁皆滿天地波濤恨未窮寧使衆容添白髮難
將世態入青嵩飄然已作東游計康樂鑑經待
厥終

懷舊

伊昔升平事中州見最先洛花凝曉月翠樹靄
寒煙相業歸黠寵胡塵溺漢天幾多垂白叟涕

涙日潛然

贈京師少年在海陵者

夷門子弟逞豪華不念西京穀雨花走馬城東玉仙醉着身海角敢咨嗟

海陵書事

今古悠又嘉上同徒令客子恨無窮竹掾泥壓清虛節箒囊香殊忠厚風騰倚百年麋鹿外波瀾一日鳳凰中（此木漢縣多麋鹿有鳳凰池亦稱漢遺跡）可憐仙馭頻來往從此相傳茀我翁（此自徐二翁後好談仙則有三四先生甚異）

愁

揚州枉矢何時弭涿野蚩尤尚未俘底處愁城能着我風爲愁騎雨愁車

高二承宣以長句餉新茶輙次韻爲謝

春風伴我到僧家歎息無名供佛花劉子枕糟非枕酒陸生論水不論茶少多何必求玄鶴十腰萬至揚州騎鶴一二唯當較白沙（自昔有揚一亦二之語今恐可與儀真埒也）更恨老年難浮聽因君着鬪恨無涯

信美江山非我家興亡忍問後庭花明時不見来求女（揚州多美女自唐時取）儉德唯聞罷貢茶（唐供茶自昭陵罷之）鷄首千重能破浪馬蹄萬里正便沙煩君識取人才盡白首飄零謾海涯

爲客

爲客淮南望上京祥煙不遠恨峥嵘居人避濕開門晚宿鳥眠寒擇木穩波浪無時翻失信關河有盜夢非情不知歸計何從得碧賴青嵩畫未成

感舊

田園殘訟豆萁新卒歲閑居百慮真不日頻逢中酒客何時曾禁折花人誰誇玉帛奔侯服自喜樵蘇（一作嵩黍）入帝閣回首龍蛇紛起陸郤垂涕淚問胡塵

謝徐師川寄江茶四小瓶

舉世畢厭關小車君人何處逞豪華夢魂恨着後庭樹詩句清餘雙井茶默默嘲雄舒錦繡中中罵屈雜龍蛇不煩更藉帝拉力望出河東姓不奢

依韻和高二承宣歙墨長句

妙句之來墨妙同信知吾道未全窮豈容拉捽千年恨不盻長江五月風春戀孔鸞嗟歎外磨研膠漆笑歌中為子晋取滄浪道使挈兒童學釣翁

池頭

長夏悠悠百計非可憐北客製南衣池頭風晩萍根合何處楊花不得歸

視蘊之

飄零海角悟平生豈料王孫肯遠行　日待君游化國淒風要我到愁城詩書厭爐寧無夢翰墨馨香尚有情聞道東京已逈擇其雲緱月得秋耕

觀連翁執花曲作

萬國歸隨畫細侯阿慶只解愛揚州錦帆明日知何處不得龍門洛水遊

次韻師川郎中寄墨長句

人人乘首相公前獨子低眉古簡編江上新吟何慷慨世間舊恨細窮研故知小子能封國亦信長人解說天寄墨虞卿著書喜不數荼到恐妨眠

夜坐

氣濁暑伏歎夜久神宇清魚躍遠池響螢飛深竹明揚州妙歌舞駐驛盛公卿植扶看牛斗今年當太平

日暮池上

客子難為夏池塘眼暫開蓮房隨月倚萍陣信

風來自喜親茶杓無煩問酒杯故人行在集獻納有雲臺

秋歎

為起秋風有所懷江頭秋色信多哉孔明何歲荊州去樂毅即時燕國來今古悠悠共涕淚江山寂寂盡塵埃麒麟閣上功名士聞道其中有不才

閑居

閑居豈無事一動百艱難水為齋僧惜花因供

佛殘喜聞多死士厭話小長安香火同緣客飢
腸先永歎

何意

何意此間居適已且設如日高鷄在樹風靜鷹
拋蘆雨露傳新令兒童說故都秋光金甲上醜
虜肥王誅

立秋前六言

今日自須欣喜明朝池上涼風聽雨如聽古樂
得書似得良朋

感時二首

衣冠迷習儕食飲歎剩揚夜雨思鄉近秋風客
夢長吳言遊帝所要且待河陽丞相如求士當
求張子房

黃埃迷馬市白帝問魚梁松竹秋聲早江湖客
夢長易衣歎賊眼辟穀信仙方尚有叩閽志其
如病在床（古之馬市今馬行街也）

三歲

羇離已三歲我處幸容身有夢廷秋雨無言問

虜塵傷今多難日憶我太平人雨露隨行在公
卿幾番新

予筆多葦管近又得竹筆匣因作絕句

竹匣葦管可幽居前日曾藏萬卷書烽火不知
南北渡視茲微物莫愁予

欲為金陵之行雨未果

舊有山川舊夕陽新秋新淚兩茫茫金陵王氣
知何在玉樹後庭聞已荒情到義山能發問（義山詩云鍾山何處有龍盤）
事經小杜亦多傷（小杜有商女後庭花之句）未

須便作揚舲計即見元戎淨八荒

秋感

又作此秋飄泊客茫茫誰是北歸人遙前雨過
驚群洛池上風來螢火新戰馬不肥淮甸草屬
車思輾洛陽塵如聞胡虜渡河去纔月箕雲待
老身

海陵聞角

秋風入角壓山城更覺淮南旅思清慣聽邊歲
雷鼓裹梅花爭發斗崢嶸

自寬

無奈愁何强自寬細將心事樂江干新詩時向
梦中得明月多從枕上看吾道君存生有益君
恩可報死無難五陵瑞霧祥煙在何日端門朝
百官

簡沙頭李山伯

坎离交養曰需沙居向沙頭好泊家鷗鷺君來
尋舊隱爲言直上有煙霞

行藏

行藏本自達秋與叉凄凄風急蛩鏡響雨來鷄
誤啼魚溪青靄散蓮蕩白雲齊却惜安閑地適
亡志頭聆海陵有蓮蕩

聞冨季中遷校書郎

小冨秋來慰所望青衫叙進校書郎相公勳業
久猶著孫子門闌漸有光莫話詩過已埋沒且
非棁脫浮分張白蓮道客獨惆悵滿盡西風歸
政堂卷裏詩過一千首白頭來作校書郎爲王建云

次韻和中遠以子真州江上遣巨歎脫身

感事作

一世高梧丹葉翻男昏女嫁失前村但聞狼虎
厭人肉不見酒漿招鬼魂久分彼天難叩問未
甘此道謾追原江心火雜魚龍血我脫身來君
莫論

寄題鎮江寶墨堂

常潤持令賜吳楚從此錢氏政相宜江山閱世
無今古金石何年有合離小謙綫歌文史外侍
郎決策甲兵期另尋舊墨題新榜念爾邦人肯
援之

新愁

宿恨故難遣新愁豈易安困空風猶擲庭静鳥
啼寒月盛中秋色人虧上國歡灣頭十二衙注
津乞回鑾今日發班禁旅相離至自東京乞迴鑾至灣頭拜決而泊口聽命

眠曉

病夫不曉情須恕老子難眠思却清況復斗横
催角引梅花攔煖散嬌聲

自適

避難三年百感生衆雖溷濁自澄清兩窺鳥雀往来勞靜聽兒童讀誦聲但道孫生元廢棄莫言頻數論平生大河今歲如爲用即看千官起上京

故資政殿學士特贈光祿大夫曾公挽辭二首

選吏時無最論兵世有書風神相門舊膽氣將壇初地軸壓埃轉天航津漢虛忠規子孫在太史筆何如

馬援批前數張飛帳下怨古人有餘淚今日不堪言犬豕方逃格璵璠忽自焚共嗟當宁恨寧復問乾坤

久客

客子跳久慣將何號有生墨池耶入用筆名紙被喜無聲新月生緱嶺淒風過渭城忽如無所歎却似太忘情

齒齋

齒齋無客自焚香古像誰知靜放光秋色深来人寂寞鴈聲斷處月荒凉病軀如似小損可賊勞流傳大猴張可笑韓公憂有分人言憂責屬巖廊

愁闌

淮南初客初嘗起久客淮南愁亦闌秋夜無聞喜風雨柴門自掩醉江山詩書不讀談常到香火如勞意更閑北望歸期殊未可却思南渡滄浪間

鄭州古有夕陽樓自唐末兵火後遂廢况今圃田殘破客中望揚州作絶句

日月爭流淚亦流幾年不見夕陽樓太平時節古来少却上迷樓一望休

將出江絶句

脩門縹緲夢悠悠歲暮長江斗柄浮奮翼鳴鷄急自和白頭鼓枻爲誰愁

司户朱君邂逅真州獨爲予辦舳艫之具甚勤偶得絶句謝之

白眼波濤爭反覆波心孤棹更誰看夫君念此

客途髮不共青松共歲寒

再過筝房處士

江頭再過筝房生共聽去年江水聲三副少多予自窮一毫去取予能輕

藥裹

藥裹白頭翁孜孜離亂中道從前日証愁與昔年空食足思同飽時危恥自容頑將經濟策上號大明宮

月下渡金陵江

玉樹開花媚綺窗龍蟠如植晃旒降只今江月交光夜情似月明愁似江

飄流

飄流北客江之左自問行藏語亦難江上即今無盜賊浪中何日不風寒曹瞞轉跋於茲見王謝風流何處看歸客不知朱雀好但誇明月洛南灣

歲暮六言

朧尾豈堪北去年頭又怯東奔萍梗往來覆載燕雀俯仰乾坤

金陵二首

金陵形勢眼中見一弔興亡夢寐間侯景長驅走龍虎王敦內叛壓江山中原有主中明命下國何人敢肆姦白首自傷歸未得此身何處得清閒

上帝於人靡有常江流何處任興亡干戈揖遜一錫杖社稷山川半面粧故自無人比叔子尚憐有意保襄陽白頭難待太平策盡目明朝建治康

江南

一家天下莫分三天極明星萬象含此水北江歸海處誰將此地號江南

歲暮聞武泰郎使將歸金陵

歲暮江頭皂帽身悠悠心事竟誰親久能收拾內朝僕始作生踈外道人欲問江吳借風色恐於河伯厥精神王孫旌節歸來好莫使王孫恨更新

武夷節使歸金陵

戟影搖寒波影移王孫心事与人違燈邊赤軸得居士窗下清談見布衣執玉始從天上去揮金船向歲前歸匪藏不解少行樂卧待公來起採薇

歲莫

客舍光陰白髮催高援北斗夢徘徊多愁須用枕贊壺無問何須酒一杯風去六朝迷遠樹雲來一日忽新梅即今盜賊須擒戮收守不逃言壯哉

文集卷第九

文集卷第十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易玄星紀譜

康節先生太玄準易圖序

夫玄之于易猶地之于天也天主太極而地總元氣元氣轉而為三統在玄則謂之三元三元轉而為九州九州轉而為二十七部轉而為八十一首。有九贊。分晝夜而剛柔之用見矣故玄之贊七百二十九而有奇以應三百六旬有六日之度蓋本出乎元氣而作者也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因而重之為六十四故易有乾坎艮震巽離坤兌八卦以司八節又以坎離震兌四正之卦二十四爻以司二十四氣以復臨泰大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有十二卦以司七十二候節也氣也候也統各有統矣既周天之度未見其所司也于是又去四正之卦分取六十卦引而伸之爲三百六十爻各司其日則周天三百六十度而寒暑進

進之道陰陽之運備矣蓋本乎太極而作者也由是觀之則天地各有生成之數而相爲表裏之用故天數西行上承而左轉者在地之元氣也地數東行下順而右運者在天之太極也太極運三辰五星于上元氣轉三統五行于下此所謂成變化而行鬼神者也所謂玄之于易猶地之于天者如斯而已準而作之不亦宜乎若夫分天度列次舍序氣候明卦爻冠首贊位列八重先以夜贊布諸外歟後晝贊首位爻象候

卦氣卦宮分度數次諸而後會于辰極而玄易顯仁藏用之道循乎數者可見矣是故始于上元甲子天正朔旦日躔斗宿之初後四千六百一十七年後復會于太初之上元者玄之贊也自上元甲寅青龍之首氣起未濟之九四後三萬一千九百二十年復會于太極之上元者易之爻也原始要終究其所窮則體用雖殊其歸一而已矣

溫公太玄曆

星紀初斗十二度大雪　中牽牛初冬至
玄枵初婺女八度小寒　中危初大寒
諏訾初危十六度立春　中營室十四度驚蟄今日雨水
降婁初奎五度雨水今日驚蟄　中婁四度春分
大梁初胃七度穀雨今日清明　中昴八度清明
實沈初畢十二度立夏　中井初小滿
鶉首初井十六度芒種　中井三十一度夏至
鶉火初柳九度小暑　中張三度大暑
鶉尾初張十八度立秋　中翼十五度處暑

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　中角十度秋分
大火初氐五度寒露　中房五度霜降
析木初尾十度立冬　中箕七度小雪
角十二 亢九 氐十五 房五 心五 尾十八 箕十一 東七十五度
斗二十六 牛八 女十二 虛十 危十七 營室十六 壁九 北九十八度
奎十六 婁十二 胃十四 昴十一 畢十六 觜二 參九 西八十度
井三十三 鬼四 柳十五 星七 張十六 翼十八 軫十七 南百一十二度

太初上元正月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後千五百三十九歲甲辰朔旦冬至無餘分又千五百三十

九歲甲申朔旦冬至無餘又千五百三十九歲還甲子朔旦冬至無餘分十九歲爲一章二十七章五百一十三歲爲一會〻者日月交會一終也八十一章千五百三十九歲爲一統從子至辰自辰至申自申至子凡四千六百一十七歲爲一元元有三統〻有三會〻有二十七章九會而復元一章閏分盡一分月食盡一統朔分盡一元六甲盡

蹐當四十分十六秒

歲當二十分八秒

漢曆以八十一爲日法一歲三百六十五日以日法乘之得二萬九千五百六十五分益以四分日之一二十分少合二萬九千五百八十五分少以二十四氣除之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餘一十七分少以三十二乘分八乘少通分內子爲五百五十二又除之得二十三秒

每氣得一千二百三十二分二十三秒以三十二爲秒母

每首得三百六十四分十六秒

每贊得四十分十六秒

求氣所入贊法置冬至一氣分秒以首分秒去之不滿首者以贊分秒去之餘若干分秒算外命之得小寒所入首贊分秒求次氣置前氣所餘分秒益以一氣分秒如前法求之秒數少散分爲三十二

求星置其宿度數倍之以首去之所餘算外即日所躔宿之贊又倍次宿度數以益之去如前

法

置玄首去中首減一而九之其半加一命之自牽牛則所得之星也范叔明

略文宗部中諱旨

揚子欲贊明易道乃大覃思渾天而作太玄蓋玄生于一而極于三天地人各有九重三而變故有二十七部天取其一地取其二人取其三自下相重三位成列各其數成方州部家之道也因而革之推而盪之故謂之三表升降于

六十四卦共成于八十一家而是廣其三村統成九位行陰陽進退之氣窮日星經緯之紀有九州以統二十七部有二十七部以統八十一家自家至州統之于伯是以三村備而萬物生乃以三村配屬于一家乃以三家配屬于一部乃以三部配屬于一州乃以三州配屬于一方乃以三方配屬于一歲莫不推之以宿度佐之以五行首以准卦贊以類爻表以會象玄以明易運則通〻則久〻則極〻則變〻也者周而

復始之謂也觀夫易象設位自下而生玄道位分自北而運〻則能覆生則能載覆載交泰而儀象成動變在中吉凶休咎見乎外也故知觀玄者知易道之至深觀易者知玄道之至大玄則易也易則玄也玄則上行乎天地之氣易則下通乎天地之神其用自中孚推六十四卦陰陽之度數律曆之紀綱九〻大運之終始也詳夫聖人觀象于天觀法于地知天之氣五日一移七日一節地之氣五日一應七日一易進退

有度出處有時所以拱默而經緯乎天下莫不共防也在乎微其杜也在乎漸二分二至履霜堅冰戒懼之至也所謂太玄之作其知幾乎若乃天道左行日月右迎天象昭列經緯時成陰陽相交晦魄相感陰陽氣感感而下達地氣右動山澤相通陰陽相交晦魄相感陰陽氣感感而上通天地氣交水火相薄雷風相盪剛柔相摩寒暑生焉變化行焉四時成焉萬物立焉精氣為物遊竟為變〻也者各有所歸天地以之

乎相承彰往察來窮微盡變如谷從響無有幽遐非覃思之至精孰能與于此乎

柳十二度 星紀 大雪晁上于 影否 復初九 復初九 ☲離 陽火七 蹇 初水火 二火火
未濟九二 初一日入斗十三度 北旦 三火木 四火金
蹇六二 初一日五十二日 自冬至至此凡… 五火土 六火水
頤六二 七火火 八火木
中孚九二 九火金
虎始交 復六二 復六二 ☳勒 陰木八 蹇 初木水
初一日入斗十七度 初一三百五十六日 二木火 三木木
未濟六三 四木金 五木土
蹇九三 六木水 七木火

頤六三 八木木 九木金
中孚六三 ☷晉 陽金九 明 初金水 二金火
荔挺出 復六三 復六三 初一日入斗二十三度 初一三百六十一日 三金木 四金金
未濟九四 坎九三百六十五日 四分日之一 七十二候也 五金土 六金水
蹇六四 猶有六十分二十四秒 猶常四分之一二十六秒 七金火 八金木
頤六四 藏事二十分八秒 温公 九金金 猶藏人間
中孚六四 ☵中 陽水一 中孚 初水水 二水火
冬至坎契 蚯蚓結 復六四 復六四 初一日起牛一度冬至 一之初日… 三水木 四水金
牛八度 未濟六五 冬至氣應中孚 黃鐘用事 五水土 六水水

蹇九五 七水火 八水木
頤六五 九水金
☲周 陰火二 復 初火水
中孚九五 初一日入牛五度 初一五日之夜 二火火 三火木
次八月合婺女 四火金 五火土
麋角解 復六五 復六五 六火水 七火火
未濟上九 八火木 九火金
蹇上六
頤上九 ☲礥 陽木三 屯 初木水 二木火
女十二度 中孚上九 初一日合女二度 初十日 三木木 四木金

水泉動 復上六 復上六 五木土 六木水
屯初九 七木火 八木木
謙契 九木金
☲閑 陰金四 屯 初金水
睽初九 初一日入女六度 次三冬至氣… 次四小寒 二金火 三金木
升初六 初一十四日之夜 次四六… 四金金 五金土
玄枵之次 小寒坎九二 雁北鄉 臨初九 臨初九 玄枵小寒氣應 斗建丑律中大呂 六金水 七金火
屯六二 八金木 九金金
謙六二 ☳少 陽土五 謙 初土水 二土火

虛度

睽九二 初一日入女十二度 三土木 四土金

鵲始巢 臨九二

升九二 初一十九日 次五日合虛 五土土 六土水

臨九二 七土火 八土木

屯六三 九土金

[卦] 虛 中土 陰 水六 睽 初水水

謙九三 初一日入虛三度 初一二十三日之夜 二水火 三水火

睽六三 四水金 五水土

升九三 六水水 七水火

雉始雊 臨六三

臨六三 八水木 九水金

危度

屯六四 [卦] 上辛 陽 火七 升 初火水 二火火

謙六四 初一日入虛八度 次六日交陰次大寒 三火木 四火金

睽九四 初一二十八日 次八日合危三十六分 五火土 六火水

升六四 十四移大寒氣應 七火火 八火木

大寒 坎六三 雞始乳 臨六四

臨六四 九火金

[卦] 中木 陰 木八 升 初木水

屯九五 初一日入危二度 初一三十一日 二木火 三木木

謙六五 四木金 五木土

睽六五 六木水 七木火

升六五 八木木 九木金

鷙鳥厲疾 臨六五

臨六五 [卦] 上 陽 金九 臨 初金水 二金火

屯上六 初一日入危七度 初一三十七日 三金木 四金金

謙上六 五金土 六金水

睽上九 七金火 八金木

升上六 九金金

[卦] 中 陰 水一 小過 初水水

水澤腹堅 臨上六

臨上六 初一日入危十一度 初一四十一日 二水火 三水木

小過初六 四水金 五水土

室十六度

蒙初六 六水水 七水火

益初九 八水木 九水金

漸初六 [卦] 上 陽 火二 小過 初火水 二火火

泰初九 初一日入危十六度 初一四十六日 三火木 四火金

立春 坎六四 東風解凍 泰初九

小過六二 次二十三分三秒日 入抓始子春氣應 五火土 六火水

蒙九二 斗建寅律中太簇 次五日合營室 七火火 八火木

益六二 九火金

[卦] 中 陰 木三 蒙 初木水

漸六二 初一日入室三度 初一五十日 二木火 三木木

蟄蟲始振 泰九二 泰九二 四木金 五木土
小過九三 六木水 七木火
蒙六三 八木木 九木金
益六三 升 陽 中 金四 益 初金水 二金火
漸九三 初一日入室八度 初一五十五日 三金木 四金金
魚上冰 泰九三 泰九三 五金土 六金水
小過九四 七金火 八金木
蒙六四 九金金
漸 陰 中土 五 漸 初土水

益六四 初一日入室十二度 二土火 三土木
漸六四 次二五 春終 四土金 五土土
次三雨水 六四計得先天終節事
雨水 坎九五 獺祭魚 泰六四 泰六四 初一日十九日 次五三十分三秒 六土水 七土火
小過六五 驚蟄 氣始 八土木 九土金
蒙六五 泰 陽 中土 水六 泰 四一日入壁一度 初水水 二水火
益九五 初一六十四日 三水木 四水金
漸九五 初一日 金東壁 五水土 六水水
鴻雁來 泰六五 泰六五 七水火 八水木
小過上六 九水金

壁九度

交 陰 中 火七 泰 初火水
蒙上九 初一日入壁五度 初一六十八日 二火火 三火木
益上九 四火金 五火土
漸上九 六火水 七火火
草木萌動 泰上六 泰上六 八火木 九火金
需初九 夬 陽 中 木八 需 初一日入奎一度 初一七十三日 初木水 二木火
隨初九 三木木 四木金
晉初六 五木土 六木水
解初六 次七分九秒入分 春分 降婁 內水氣 斗建卯 澤中火 度 七木火 八木木

奎十度

降婁戌 雷乃發聲 坎上六 桃始華 大壯初九 大壯初九 九木金
陰 中 金九 需 初一日入奎五度 初一七十七日 初金水
需九二 二金火 三金木
隨六二 四金金 五金土
晉六二 六金水 七金火
解九二 八金木 九金金
倉庚鳴 大壯九二 大壯九二 隨 陽 中 水一 隨 初水水 二水火
需九三 初一日入奎十度 初一八十二日 三水木 四水金
隨六三 五水土 六水水

婁度

晋六三 七水火 八水木

解六三 九水金

☷☲進 陰 下中火三晋 初火水

鷹化為鳩 大壯九三 大壯九三 初一日入奎十四度 初一八十六日 二火火 三火木

需六四 次六日金婁 四火金 五火土

隨九四 六火水 七火火

晋九四 八火木 九火金

解九四 ☳☵雷 陽 下上木三解 初一日入婁三度 次二雷乃發聲 初木水 二木火

春分 震初九 雷乃發聲 大壯九四 大壯九四 三木木 四木金

需九五 次三春分十二榆卯 夾鍾用事 五木土 六木水

隨九五 初一九十二日 次三三十分一千秒 七木火 八木木

晋六五 分夾鍾 九木金

☳☷ 務 陰 中金四大壯 初金水

解六五 初一日入婁七度 初一九十五日 二金火 三金木

雷乃發聲 大壯六五 大壯六五 四金金 五金土

需上六 六金火 七金火

隨上六 八金木 九金金

晋上九 ☳☷豫 陽 上土五豫 以下 初土水 二土火

胃度

解上六 初一日入婁十二度 初一一百日 三土木 四土金

始電 大壯上六 大壯上六 次三日金胃 五土土 六土水

豫初六 七土火 八土木

訟初六 九土金

☷☳樂 陰 中土水六豫 初水水

蠱初六 初一日入胃四度 次四春分 二水火 三水木

革初九 次五清明 初一百四日 四水金 五水土

大梁酉 清明 夬初九 桐始華 夬初九 次七三分一十七秒日 九火 六水水 七水火

豫六二 斗建 八水木 九水金

訟九二 ☰☵爭 陽 上火七訟 初火水 二火火

蠱九二 初一日入胃九度 初二百九日 三火木 四火金

革六二 五火土 六火水

田鼠化為鴽 夬九二 夬九二 七火火 八火木

豫六三 九火金

☶☴務 陰 中木八蠱 初木水

訟六三 初一日入胃十五度 初二百十三日 二木火 三木木

蠱九三 次四日金大梁 四木金 五木土

革九三 六木水 七木火

胃十六度

和始見 夬九三 夬九三 八木木 九木金
豫九四 ☰革 上下 陽金 九 益 初金水 二金火
訟九四 初一日入昴四度 初二十八日 三金木 四金金
益六四 五金土 六金水
革九四 七金火 八金木
歸家六三生 夬九四 夬九四 九金金
☱兌 下上 陰水 一 革 初水水
豫六五 初一日入昴八度 次八清明節 二水火 三水木
訟九五 四水金 五水土

畢十六度
益六五 初一日二十二日分前 清明昴度 六水水 七水火
革九五 次八十分大暑 八水木 九水金
夬九五 夬九五 ☲斷 下上 陽火 三 夬 初火水 二火火
豫上六 初一日入畢二度 初二十七日 三火木 四火金
訟上九 五火土 六火水
益上九 七火火 八火木
革上六 九火金
☴巽 下上 陰木 三 夬 初木水
夬上六 夬上六 初一日入觜六度 初二十三日 二木火 三木木

旅初六 四木金 五木土
師初六 六木水 七木火
比初六 八木木 九木金
小畜初九 ☰乾 中上 陽金 四 旅 初金水 二金火
實沈中 貴家四生 乾初九 乾初九 初一日入畢十三度 次四日會於觜 三金木 四金金
旅六二 初二十六日 次四日八分三十一刻 五金土 六金水
師九二 次實沈立夏氣 斗建巳律中仲呂 七金火 八金木
比六二 九金金
☷坤 中上 陰土 五 師 初土水

觜度
參九度
小畜九二 初一日入畢十五度 初二十四日 二土火 三土木
乾九二 乾九二 次四日會於觜觿 次八日合參 四土金 五土土
旅九三 六土水 七土火
師六三 八土木 九土金
比六三 ☲離 中上 陽水 六 比 初水水 二水火
小畜九三 初一日入參二度 初二十四五日 三水木 四水金
乾九三 乾九三 五水土 六水水
旅九四 七水火 八水木
師六四 九水金

嵩山集 卷十 十八

廿三度

☷ 比 陰 辛火七 比
初火水

比六四
初一日入參六度 次六五夏餘
二火火 三火木

小畜六四
次七小滿并揭也中手 用事 初二百四十九日
四火金 五火土

小滿 震六五 告分 乾九四 乾九四
次八日合分小滿 度
六火水 七火火

旅六五
八火木 九火金

師六五 ☵ 坎 陽 戊水八 小畜
初木水 二木火

比九五
初一日入井二度 初二百五十四日
三木木 四木金

小畜九五
五木土 六木水

芒種 乾九五 乾九五
七木火 八木木

旅上六
九木金

☰ 遯 陰 壬金九 乾
初金水

師上六
初一日入井六度 初二百五十八日
二金火 三金木

比上六
四金金 五金土

小畜上九
六金水 七金火

小暑 乾上九 乾上九
八金木 九金金

大有初九 ☲ 離 陽 己火一 乾
初水水 二水火

家人初九
初一日入井十二度 初二百六十三日
三水木 四水金

井初六
五水土 六水水

嵩山集 卷十 十九

咸初六
七水火 八水木

鶉首未 參三種 震六二 生姤 姤初六 姤初六
九水金

☱ 咸 陰 丁火八 大有
初火水

大有九二
初一日入井十五度 終火三五種
二火火 三火木

家人六二
初二百六十七日 次二三十三分九秒
四火金 五火土

井九二
日次鶉首 度
六火水 七火火

咸六二
八火木 九火金

姤九二 ☴ 巽 陽 丁木一 家人
初木水 二木火

姤九二

大有九二
初一日入井二十度 初二百七十二日
三木木 四木金

家人九三
五木土 六木水

井九三
七木火 八木木

咸九三
九木金

☰ 渙 陰 辛金四 井
初金水

大暑 姤九三 姤九三
初一日入井二十四度 初二百七十六日
二金火 三金木

大有九四
四金金 五金土

家人六四
六金水 七金火

井六四
八金木 九金金

咸九四 ☶ 艮 陽 丙土五 咸
初土水 二土火

鬼二度

夏至離初九 夢同形 姤九四

姤九四 初一入井二十九度 [illegible] 三土木 四土金

大有六五 次五夏至斗指午 [illegible] 五土土 六土水

家人九五 初二百八十日 次六 [illegible] 七土火 八土木

井九五 九土金

三三 遯 十二 陰水六 咸 初水水

咸九五 初一入井三十三度 初二百八十四日 二水火 三水木

婣始 鳴 姤九五 姤九五 次二百 金 四水金 五水土

大有上九 六水水 七水火

家人上九 八水木 九水金

柳十五度

井上六 三三 遘 十二 陽火七 姤 初火水 二火火

咸上六 初一入柳一度 初二百九十日 三火木 四火金

夏 姤上九 姤上九 初一日金柳 五火土 六火水

鼎初六 七火火 八火木

豐初九 九火金

三三 遯 十二 陰木六 鼎 初木水

渙初六 初一日入柳五度 次七夏至終 二木火 三木木

履初九 次八小暑 初一百九十四日 四木金 五木土

鶉火 午 周 小暑 離六二 未 遯 初六

遯初六 次九三十八分三十七秒 日次鶉火小暑交 六木水 七木火

鼎九二 斗建木 律中林鍾 八木木 九木金

豐六二 三三 大 十二 陽金九 豐 初金水 二金火

渙九二 初一日入柳十度 初二百九十九日 三金木 四金金

履九二 五金土 六金水

姤 居壁 遯六二 遯六二 七金火 八金木

鼎九三 九金金

三三 廊 十二 陰水一 豐 初水水

豐九三 初一入柳十四度 初三百三日 二水火 三水木

渙九三 次四日金星 四水金 五水土

星七度

履六三 六水水 七水火

廣乃 學習 遯九三 遯九三 八水木 九水金

鼎九四 三三 文 十二 陽火二 渙 初火水 二火火

豐九四 初一入星四度 初三百八日 三火木 四火金

渙六四 次九日金張 五火土 六火水

履九四 七火火 八火木

大暑 離九三 居中 化生 遯九四 遯九四 九火金

三三 禮 十二 陰木三 履 初木水

鼎六五 初一日入張一度 初三百十三日 二木火 三木木

張十八度

翼十六度

☲ 庚辛 陰火七節 初火水
損九二 初一日入翼一度 初一二百三十四日 二火火 三火木
否六二 否六二 四火金 五火土
恒九三 六火水 七火火
節六三 八火木 九火金
同人九三 ☲ 初水水 二水火
損六三 三水木 四水金
寒蟬鳴 否六三 否六三 五水土 六水水
恒九四 七木火 八木木
節六四 ☱ 九木金 初金水
同人九四 初一入翼十度 次九立秋終 二金火 三金木
損六四 初一二百三十九日 四金金 五金土
處暑 鷹乃祭鳥 否九四 否九四 六金水 七金火
恒六五 八金木 九金金
節九五 ☱ 咸 初一日入翼十五度 初水水 二水火
同人九五 處暑 三水木 四水金
損六五 初一二百四十四日 五水土 六水水

豐六五 次四六分二秒大 暑氣應 四木金 五木土
渙九五 六木水 七木火
履九五 八木木 九木金
土潤溽暑 遯九五 遯九五 ☴ 遯 陽 金 四遯 初一日入張六度 初一二百二十五日 初金水 二金火
旅上九 三金木 四金金
豐上六 五金土 六金水
渙上九 七金火 八金木
履上九 九金金
☲ 辛 陰 土 上遯 初土水
大雨時行 遯上九 遯上九 初一日入張十度 初一二百三十日 二土火 三土木
恒初六 四土金 五土土
節初九 六土水 七土火
同人初九 八土木 九土金
鶉尾之 立秋 九四 至 涼風 否初六
損初九 ☰ 陽 水 恒 初一日入張十五度 初水水 二水火
否初六 次五大暑終 三水木 四水金
恒九二 次六立秋 初一二百二十六日 五水土 六水水
節九二 次七三分二十五 立秋氣應 七水火 八水木
同人六二 九水金

軫十七度

天地否 否九五 否九五 六水火 八水木
次九日舍軫
恒上六 九水金
渙 陰 十 火三 否 初水水
節上六 初一日入軫一度 初一二百四十八日 二水火 三水木
同人上九 四水金 五水土
損上九 六水水 七水火
天山遯 否上九 否上九 八水木 九水金
巽初六 守 陽 十上 木五 否 初木水 二木火
萃初六 初一日入軫一度 初一二百五十三日 三木木 四木金

大畜初九 五木土 六木水
賁初九 七木火 八木木
雷風恒 白露節上九 水風井 觀初六 觀初六 九木金
蠱 陰 十 金四 巽 初金水
巽九二 初一日入軫十度 次二庚著 二金火 三金木
萃六二 次三白露 初一二百五十七日 四金金 五金土
大畜九二 次五一十八分三十三 秒四白露氣應日 六金水 七金火
賁六二 次壽星斗建酉 律中南呂 八金木 九金金
火雷 噬嗑 觀六二 觀六二 ䷍ 豐 陽 十 土五 萃 初土水 二土火

角一度

巽九三 初一日入軫十五度 初一二百六十三日 三土木 四土金
萃六三 次七日舍角 五土土 六土水
大畜九三 七土火 八土木
賁九三 九土金
䷙ 積 陰 十 水六 畜 初水水
雷山小過 觀六三 觀六三 初一日入角二度 初一二百六十六日 二水火 三水木
巽六四 四水金 五水土
萃九四 六水水 七水火
大畜六四 八水木 九水金

賁六四 部 陽 火七 賁 初火水 二火火
秋分兌初九 雷水解 觀六四 觀六四 初一日入角七度 次五白露終 兼卑兌爲秋分 三火木 四火金
巽九五 次六秋分斗指酉 南呂用事 五火土 六火水
萃九五 初一二百七十一日 次八三十六分三十二秒 七火火 八火木
大畜六五 秋分氣應 九火金
䷇ 陰 十 木八 賁 初木水
賁六五 初一日入角十二度 初一二百七十五日 家陰王 乾亥 非 旣候 二木火 三木木
澤山咸 觀九五 觀九五 次四日舍亢 四木金 五木土
巽上九 六木水 七木火

亢九度

萃上六　八木木　九木金
大畜上九　☷觀十五陽金九觀　初金水　二金火
賁上九　初一日入亢四度　初一二百十日　三金木　四金金
觀上九　五金土　六金水
歸妹初九　七金火　八金木
无妄初九　九金金
水始涸　觀上九
☷萃觀五公用　沈隨水一觀　皆家象見非　初水水
明夷初九　初一日入亢八度　二水火　三水木
困初六　初一二百八十四日　四水金　五水土

氐十三度　大火卯　寒露兌九二　鴻鴈來賓　剝初六　剝初六　六水水　七水火
歸妹九二　八水木　九水金
无妄六二　☷明十六陽火二歸妹　初火水　二火火
明夷六二　初一日入氐四度　次二秋分終　三火木　四火金
困九二　次三寒露　初一二百八十九日　五火土　六火水
雀入大水爲蛤　剝六二　剝六二　次三十五分二十三秒　日次大火寒露爲氣應　七火火　八火木
歸妹六三　井　建戌　辰中九射　九火金
☷去十七陰木五无妄　初木水
无妄六三　初一日入氐八度　初一二百九十三日　二木火　三木木

明夷九三　四木金　五木土
困六三　六木水　七木火
菊有黃華　剝六三　剝六三　八木木　九木金
歸妹九四　☷睽十七陽金四明夷　初金水　二金火
无妄九四　初一日入氐十三度　初一二百九十八日　三金木　四金金
明夷六四　次七日舍房　五金土　六金水
困九四　七金火　八金木
房五度　霜降兌六三　豺乃祭獸　剝六四　剝六四　九金金
☷蒿十八陰土五明夷　初土水

歸妹六五　初一日入房二度　次四寒露終　二土火　三土木
无妄九五　次五霜降升稍　戌九射用事　四土金　五土土
明夷六五　初一三百二日　次六五十五分十三秒　六土水　七土火
困九五　霜降氣應　次八日舍心　八土木　九土金
草木黃落　剝六五　剝六五　☷翦十九陽水六困　初水水　二水火
歸妹上六　初一日入心二度　初一三百七日　三水木　四水金
无妄上九　次九日舍尾　五水土　六水水
明夷上六　七水火　八水木
困上六　九水金
心五度

尾十六度

婺女成府 剝上九 剝上九
䷖剝 陰 辛火 七剝 初一日入尾一度 初一三百二十一日
初火水 二火火 三火木
艮初六 四火金 五火土
既濟初九 六火水 七火火
噬嗑初九 八火木 九火金
大過初六 ䷳止 辛 陽木 八艮 初一日入尾六度 初木水 二木火
斗木獬寅 立冬兌九四 水始冰 坤初六 坤初六 次六霜降終 三木木 四木金
艮六三 次九立冬 初一三百二十六日 五木土 六木水
既濟六三 七木火 八木木

噬嗑六二 ䷹堅 辛 陰金 九兌 九木金 初金水
大過九二 初一日入尾十度 初一三百二十二日 二金火 三金木
地始凍 坤六二 坤六二 初一六分十九秒 日次析木宋燕 四金金 五金土
艮九三 應斗建亥律 中應鍾 六金水 七金火
既濟九三 八金木 九金金
噬嗑六三 ䷾成 辛 陽水 一既濟 初水水 二水火
大過九三 初一日入尾十五度 初一三百二十五日 三水木 四水金
雉入大水為蜃 坤六三 坤六三 次九四日金箕 五水土 六水水

箕十一度

艮六四 七水火 八水木
既濟六四 九水金
䷠闕 陰 辛火 一噬 初火水
噬嗑九四 初一日入箕一度 初三百二十九日 二火火 三火木
大過九四 四火金 五火土
小雪兌九五 虹藏不見 坤六四 坤六四 六火水 七火火
艮六五 八火木 九火金
既濟九五 ䷪夬 辛 陽木 三大過 初一日入箕六度 初木水 二木火
噬嗑六五 立冬終 三木木 四木金

大過九五 次六雪斗指亥度 鍾明書 五木土 六木水
天氣上騰地氣下降 坤六五 坤六五 初一三百三十四日 次四二十六分十一秒 七木火 八木木
艮上九 小雪氣應 九木金
䷏豫 陰 辛金 四大過 初金水
既濟上六 初一日入箕十度 初三百三十一日 二金火 三金木
噬嗑上九 次四日金斗 四金金 五金土
大過上六 六金水 七金火 八金木 九金金
閉塞而成冬 坤上六 坤上六 ䷁川 陽 辛土 五坤 初土水 二土火

初一日八分四分度
初一三百四十三日
三土金　四土金
五土土　六土水
七土火　八土木
九土金
☵☲ 將
中上　度水六未濟
初水水
未濟初六　初一日八分八度
次二宗事終
二水火　三水木
蹇初六　次三大雪
初一三百四十二日
四金　五水土
頤初九　次四　星紀大
雪藏應斗建子
六水水　七水火
中孚初九　律中黃鍾
八水木　九水金

易玄星紀譜後序

說之在嵩山得溫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楊子雲初為文王易而作玄姑託基於高辛及太初二歷此二歷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足議溫公又本諸太初歷而作玄歷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畧難明继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為極悉矣後患其傳寫駢委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蹤手欲釋而意不置乃朝　夜思取歷於圖合而譜之於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於其私意蓋有星候為之機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則失之是時水澤腹堅乙終於臨上六而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羨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時始雷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坎震而乃獨準離兌邪永準同人而非恒先此

涼風至當己準恒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令
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汩亂後先乃復準
恒於後邪疑準賁而非巽盖鴻鴈來而翕準巽
玄鳥歸而聚準萃羣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
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蟲培戶則又可汩亂
後先乃復準巽邪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雜
與諸家口舌辯而按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
譜之所以作也睟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於乾
況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於觀守再準否而無
當於否馴準坤而星窮候盡則無當於坤將準
未濟而析本之已終星紀之未建則火不能降
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
陽進退盈虛之幾者也惟坤既無當於卦則無
當於爻以示為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
即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大衍四十
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以
藏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疆陽則始終變化
而不息故疆準乾而為冬至之終睟又再準乾

而為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
之闔闢乃著易以頤中孚為一氣玄則始之於
中終之於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
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
復迎先乎遇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
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七百二
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曰
中曰更曰減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
凡此之類著玄之異乎易者而於易則深研幾
之功則大矣如養為陽而終不為陰狩為金而
羨不為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說異者然變
化之微於是乎在學者按譜以視之則皆易了
矣圖歷所用斗分自有強弱不能同并古今諸
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
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寄而私竊好之以俟將
來之知易者嗚呼爲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為
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為易也可不勉諸今
之學者知尚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

顧此邪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于易何如曰子
非歐陽公奈何

溫公讀玄

余少之時聞玄之名而不獲見獨觀揚子雲之
自序稱玄盛矣及班固爲傳則曰劉歆嘗觀玄
謂雄曰空自苦今學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
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也雄笑而不應
諸儒或譏以爲雄非聖人而作經猶春秋吳楚
之君僭號稱王蓋誅絶之罪也固存此言則固
之意雖愈於歆亦未謂玄之善如揚子所云也
余亦私怪揚子不贊易而別爲玄易之道其於

天人之蘊備矣揚子豈有以加之廼更爲一書
且不知其焉所用之故亦不謂揚子宜爲玄也
及長學易苦其幽奧難知以謂玄者賢人之書
校於易其義必淺其文必易夫登喬山者必踐
於峡崥適滄海者必沿於江漢故願先從事於
玄以漸而進於易庶幾乎其可跂而望也於是
求之積年乃得觀之初則溟涬漫漶略不可入
廼研精易慮屏人事而讀之數十過參以首尾
稍得闚其梗槩然後喟然置書嘆曰嗚呼揚子

眞大儒者耶孔子既沒知聖人之道者非楊子而誰孟與荀殆不足擬況其餘乎覩玄之書昭則極於人幽則盡於神大則包宇宙細則入毛髮合天地人之道以爲一刮其根本示人所出胎育萬物而兼爲之母若地履之而不可窮也若海挹之而不可竭也蓋天下之道雖有善者其蔑以易此矣考之渾元之初而玄已生察之於當今而玄非不行窮之於天地之末而玄不可亡叩之以萬物之情而不漏測之以鬼神之

狀而不違槩之以六經之言而不悖藉使聖人復生視玄必釋然而笑以爲得己之心矣乃知玄者所以贊易也非別爲書以與易競也何歟因知之之淺而過之之深也或曰易之法與玄異楊子不遵易而自爲之制安在其贊易乎且知與易同道則既有易矣何以玄爲曰夫吹者所以爲龠也網而得之與弋而得之何以異哉書者所以爲道也易網也玄弋也何害其既設網而使弋者爲之助乎子之求道亦膠矣且楊

子作法言所以準論語作玄所以準易子不廢法言而欲廢玄不亦惑乎夫法言與論語之道庸有異乎玄之於易亦然大厦將傾一木扶之不若衆木扶之之爲固也大道將晦一書辨之不若衆書辨之之爲明也學者能專精於易誠足矣然易天也玄者所以爲之階也子將升天而廢其階乎先儒爲玄解者多矣然楊子爲文旣多訓詁指趣幽遠而玄又其難知者也故余疑先儒之解未能盡契楊子之志世必有能通

之者比老終且學焉

說玄

易與太玄大抵道同而法異易畫有二曰陽一曰陰--玄畫有三曰一一曰二--曰三---易有六位玄有四重（最上曰方次曰州次曰部次曰家本傳所謂參摹而四分之極於八十一者也）易以八卦相重爲六十四卦玄以一二三錯於方州部家爲八十一首（凡彔每首𢾭贊三首而後初如三中三周三贊之類是也部三首一贊九首而後初如三中三閔三上之類是也州九首一贊二十七首而後仍如三中三義三従之類是也方二十二首一贊八十一首而後初如三中三）

史巨城之類是也八十一首以上不可復加故曰自然之道也易每卦有六爻
合為三百八十四爻玄每首有九贊合為七百
二十九贊圖曰玄有二道一以三起一以三生以三起者方州部家也以三生者參
分陽氣以為三重極為九營是為同本離生天地之經也本傳曰雄覃思渾天參摹而四分之
極於八十一者謂玄首也也曰旁則三摹九據極於七百二十九者謂表贊也首謂卦也贊謂
爻也又曰觀易者見其卦而名之觀玄者數其畫而定之玄首四重者非卦也數易卦六爻爻
皆有辭玄首四重而別為九贊以繫其下然則首與贊分道而行不相因者也皆當朞
之日易卦氣起中孚除震離兌坎四正卦卦二十四爻主二十四氣外其餘六十卦每卦六
日七分凡得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孚初九冬至之初也頤上九大雪之末也周而復
始玄八十一首每首九贊凡七百二十九贊每二贊合為一日一贊為晝一贊為夜凡得三百
六十四日半蓋以踦嬴二贊成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中初一冬至之初也踦嬴六時大
事之來也亦周而復始凡玄首皆以易卦氣為次序而變其名謂執中者中孚也周者復也僻
閑者屯也少者謙也戾者睽也餘皆放此故玄首曰八十一首歲事咸貞測曰巡乘六甲與斗
相逢歷以紀歲而穀時雍皆謂是也易有元亨利貞玄有罔直
蒙酋冥五者太玄之德罔北方也於易為貞直東方也於易為元蒙南方也於易為亨
酋西方也於易為利冥者未有形也故玄文曰罔蒙相極直酋相敕出冥入冥新故更代古首
起冬至故分貞以為罔冥罔者冬至以後冥者大雪以前也易大衍之數五
十其用四十有九玄天地之策各十有八合為

三十六策地則虛三用三十三策易揲之以四
玄揲之以三太玄揲法掛一而中分其餘以二揲之并餘於艻一艻之後而數其
餘七為一八為二九為三易有七九八六謂之四象玄有一
二三謂之三摹首畫卦者之數也易有象玄有首彖者卦辭
也首者亦統論一首之義也易有爻玄有贊易有象玄有測
測所以解贊也易有文言玄有文文解五德及中首九贊文言之類也
易有繫辭玄有攡瑩掜圖告五者皆推贊太玄繫辭之類也易
有說卦玄有數數者論九贊所象說卦之類也易有序卦玄有
衝衝者序八十一首陰陽相對而解之序卦之類也易有雜卦玄有錯
錯者雜八十一首而說之殊塗而同歸百慮而一致皆本於
大極兩儀三才四時五行而歸於道德仁誼禮
也

集注楊子太玄序

漢五業主事宋衷始為玄作解詁吳鬱林太守
陸績作釋失尚書郎范望作解贊唐門下侍郎
平章事王涯注經及首測　宋興都官郎中直
昭文館宋惟幹通為之注泰州天水尉陳漸作
演玄司封員外郎吳秘作音義慶曆中光始得

太玄而讀之作讀玄自是求訪此數書皆得之又作說玄疲精勞神三十餘年訖不能造其藩籬以其用心之久棄之似可惜乃依法言爲之集注誠不知量庶幾來者或有取焉其過云宋者仲子也云小宋者昭文郎中也元豐五年六月丁丑序

文集卷第十

文集卷第十一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別著上

易規

說之山縣無事輙以所聞讀易有得若著書則不敢而又未能忘言于斯世也作易規十有一篇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六月十二日磁州武安縣戚池軒

三才

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因而重之爻在其中矣是未重卦之時三才之象固已具矣所謂兼三才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者言三畫既兼三才而六畫又以兩之故卦成于六畫也又曰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三才之道也蓋兼兩之者別有所屬言惟三才之道而已也聖人前後反復告人明矣奈何後之學者以初二爲地三四爲人五上爲天乎伏羲初畫卦時三才不備乎有地與人而獨無天可乎夫所謂仰觀

術答者無所不寓也昔顏永嘉獨有得于此何衡陽有虔排之況他人乎顏云過此以往子欲無言其所感不淺矣說之初聞虞翻夢吞三爻而通易陸希聲夢三聖人而授彖象作傳意夫二子者可語伏羲之易也劉乃敢于互體而通希聲不出王輔嗣之藩籬惜哉唯揚子雲準易而為三玄一行論三微而成一象其得深矣吾康節先生所謂易者伏羲氏之易也

易爻相應

學者以初應四二應五三應上乎不知其何以也繫辭言卦爻象數剛柔變通之類非一也其詳至于三言五言七言而不已未嘗及所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繫辭論感九四之類凡十有七爻闡弘明著若恐無以告人者諄諄矣又未嘗一言及乎應也在爻凡三百八十四象示其吉凶悔吝無咎所以戒者亦未嘗一言在應也惟師小畜履同人大有豫臨无妄咸恒遯睽損萃升未濟十有六卦之彖以應為言而實非初四二五三上之應也睽如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則損應有時而益亦應有時也未濟剛柔應而既濟亦剛柔應也損既濟之彖何為不以言乎彼四十八卦乃皆無應乎且夫八純卦或者皆曰無應也其皆不善乎獨艮之彖乃言上下敵應不相與又何耶小畜大有五陽而一陰或者謂小畜之六四初九大有之六五九二為應耳安有柔得位而上下俱應之理乎大有六五之交與夬九二之戴善矣九三上九號為無

應而九三公用亨于天子上九自天祐之吉无不利頤最不善乎中孚九二九五號為無應而九二鳴鶴在陰九五有孚攣如則不必如大有之六五九二有應乎中孚六三上九號為有應而六三鼓罷歌泣之無常上九翰音登天而無實反不如大有之九三上九之無應乎遯初六九四號為有應而初六遯尾九四好遯陽利應而陰不利應乎頤初九六四號為有應而初九出于捨龜六四吉于得虎又乃陰利應而陽不

利應乎升初六六四號為無應而初六升大吉六四王用亨于岐山陰無應而俱得乎豐初九九四號為無應而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陽亦無應而俱得乎鼎六五九四號為有應而六五鼎黄耳金鉉上九九三號為無應而上九又亦玉鉉何邪睽初九九四號為無應而九四睽孤六三上九號為有應而上九又亦睽孤何邪咸之三陰三陽而感也六爻乃俱不以應而為得又復何邪由是言之烏論夫有應無應

而明得失邪王弼所謂觀變動者存乎應非也予嘗遠究其失亦非弼倡之特弼專以斯為術耳蓋前見乎九家之易與夫荀爽之傳京房之占而房占術中應乃其一事也蓋房于易論世故貴應今捨世而惟應之尚猶六軍戰而無元戎徒貴奇兵也且房之占未必密于郭璞而璞不以位為應矣況其不為璞者乎昔殷荊州問遠公曰易以何為體遠公曰易以感為體殷曰銅山西崩靈鍾東響便是易乎夫以感論易者猶見鄙于前人而乃區區于六位之應不亦末乎

位

繫辭謹于爻而略于位蓋爻有變而位不變也吉凶悔吝无咎者皆自爻而出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又曰爻者言乎變者也吉凶者言乎其失得也悔吝者言乎其小疵也无咎者善補過也是故列貴賤者存乎位位有貴賤而無吉凶悔吝无咎也故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

者也爻象動乎內而吉凶見乎外位皆不與焉學者既說初四二五三上之應又謂以陽居陽陰居陰為得位得位者吉以陽居陰以陰居陽為失位失位者凶聖人又亦不道也然則九五九三六二六四俱善乎六五六三九二九四俱不善乎聖人何必區區焉繫辭以斷其吉凶不遺毫指之微不諱豕兕之怪研極之不已乎繫辭論位之詳且明者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其善不同二多譽四多懼近也柔之為道不利遠者其

要無咎其用柔中也三與五同功而異位三多凶五多功貴賤之等也其柔危其剛勝邪夫六五六三謂之危可也詎皆凶乎六二六四俱不利遠者而學者以六二爲善則無過矣何必用柔中而補過邪學者不以四爲中則六四永不能用柔中而補過邪謙六四無不利撝謙大畜六四童牛之牿元吉頤六四顛頤之吉何邪繫辭又論位之爲重者曰聖人之大寶曰位耶繼之何以守位曰仁蓋位爲虛而仁爲實位也苟

得其人雖謙之初六謙〻君子用涉大川吉升之初六允升大吉寧論以陰居陽之四二乎雖大有之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鼎之上九鼎玉鉉大吉無不利寧論以陽居陰之三五乎蹇之六二九三六四九五號俱得位乃一于蹇而危何也解之六三九四六五號俱失位乃一于解而安雖六三之負乘致寇亦吝而已焉何邪蹇之四爻既俱得位獨六四象言當位何也解之四爻既俱失位獨九四象言未當位何也困

之九四號爲失位象乃言雖不當位有與也需之上六號爲得位象又亦言雖不當位未大失也又如歸妹六五號爲失位而象言其位在中以貴行也旅之九三號爲得位而旅焚其次喪其童僕九四號爲失位而旅于處得其資斧噬嗑象言雖不當位利用獄也至六五象則言貞厲無咎得當也既濟象言剛柔正而位當未濟象言雖不當位剛柔應也參差反復如此則有得失初不繫于位之當否果何足論哉借如彼

學者之論則位之不當者衆矣象之所言才十有三履豫臨噬嗑震兌中孚未濟之六三解夬萃小過之九四大壯之六五是也位之當者亦衆矣象之所言者才七比兌渙節中孚之九五臨賁之六四是也不知果何謂邪嗚呼聖人之言人亦明矣其義必在爻位者則兼爻位而稱之大畜六四元吉有喜六五之吉有慶之類是也有爻位之義兼在卦者則又亦兼卦著之比之初六有它吉大有初九無交害之類是也顧

弗明乎學者乃倡之喜于自味而已

承乘

學者說爲有應无應得位不得位之說而承之或不通則又爲承乘之說譬如狡兔三窟期必一安其說謂陰承陽則順陽承陰則逆陽乘柔則吉陰乘剛則凶紛〻者至于專君奪民分女冠婚悳失悳得匿〻封植焉觀觀會通于自然行典禮而不作周流廣大者哉是雖皆得于上而失于下坎皆得于下而失于上豈其然乎且

觀之繫辭曾無一字及此也繫辭有所謂凡易之情近而不相得則凶或害之悔且吝者似乎承乘而非也此論易之情耳爻彖以情言吉凶以情遷是也安論位之遠近乎彖亦有所謂從上舍下志在內志在外者復似乎承乘而非也彖泛言上下內外而不正以一爻爲言也其言乘剛者凡五屯噬嗑震之六二六五豫之六五皆本諸震而云爾也非震非坎末之或恤如乾易以知險坤簡以知阻則尤無所病也若夫乘柔與乘剛者彖亦不見一字也師九二之承天寵蠱初六之意承考六五之承以德歸妹初九之吉相承上六之承虛筐節六四之承上道又豈正爻位而云哉小過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辭之難了者自王輔嗣而來一口曰初祖也五君也六二過初而不及五云尓也不知凡厥六二如之何也其不思亦甚矣荀悅稱桓帝時馬融著易解頗生異說及臣叔父故司徒爽著易傳據爻象承應陰陽變化之義

以十篇之文解說經意由是兗豫之言易者咸傳荀氏學而馬氏亦頗行于世然則乘應之學自荀爽而盛歟

中正

中正易之所尚也雜物撰德辨是與非則非其中爻不備豈謂位之中乎吉凶者貞勝者也天地之道貞觀者也日月之道貞明者也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亦豈謂位之正乎學者必以位而論中正則季氏不特富于周公亦且賢于仲

尼矣如六二九五爲中且正則凡六五九二俱
不善乎初上三四永不得用中乎艮六五安得
艮其輔以中正未濟九二安得貞吉中以行正
復之六四中行泰之六四中心願爲者又復何
邪如以陽居陽以陰居陰爲得位而正陽之居
陰、之居陽爲失位而不正則凡初九九三皆
善而初六六三皆不善乎凡六四上六皆善而
九四上九皆不善乎晋之初六獨行正艮之初
六未失正蒙初六之正法離上九之正邦又複

何邪凡所謂貞吉貞凶者皆外初六九二六三
九四六五上九之事與未濟六爻在彼學者皆
失正失中而九二九四六五何以皆貞吉邪以
卦言之中孚用中蒙頤養正中孚獨二五備德
而蒙之六五不得爲童蒙之吉頤六五不得有
居貞之吉邪益蒙之所謂中正者自因卦而爲
言又安得以爻卦爲一體哉曾卦爻之不辨也
悲夫

卦爻

觀變于陰陽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是卦
爻各有所自也卦以彖告爻以情言又其爲用
亦不同也學者正指一爻而成一卦是爻猶類
也卦猶髮也聖人何喜多端而藉崇哉得非學
者見小畜彖言柔得位而上下應之曰小畜同
人彖言柔得位得中而應乎乾曰同人大有彖
言柔得尊位大中而上下應之曰大有遂爾妄
意與大有六五厥孚交如威如吉因以成大有
之卦似可也小畜六四有孚血去惕出無咎何

能成小畜之卦乎同人六三同人于宗吝亦能
成同人之卦乎彼爲之辭曰成卦則可爲爻則
不可予所未喻也譬如有人未知牧豕使之擾
龍不其難乎又彼謂履虎尾不咥人亨者正爲
六三一爻也六三則履虎尾咥人凶大過棟橈
本末弱者正謂初六上六之弱也初六藉用白
茅無咎上六過涉滅頂凶果其弱與如此之類
不因彖而妄使卦爻冰炭者卒無典常而行而
流也何足道哉何足道哉。

象

昔嵇康作言不盡意論殷融作象不盡意論卓哉吾意夫二子者可謂言易也其淺得聖人之言者歟聖人謂言不盡意故立象以盡意使意盡于象則亦盡于言而意非言之所盡則亦非象之可盡姑立象以盡之果莫之盡也意如其盡則象亦不立今象之立以盡不盡之意非盡不盡之言也學者乃爭曉曉於象是聖人欲以盡意者欲盡言也不亦悖乎何襄城患之巧為

六象之論曰實象曰假象曰偏象曰圖象曰義象曰用象蕭氏又難之不取偏象圖象而立四象之論何蕭不知一物俱有六象非一象各若一物是未免曉曉之徒也彼鄭康成虞翻荀爽于取象旁行曲致王弼患之曰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牛義苟應健何必乾乃為馬弼乃太忽乎是易之立象猶詩人之託興于艸木鳥獸乎孫盛之誚弼宜哉盛為象妙于見形論曰聖人知觀器不足以達變故表圖應于著龜圖應不可為典要故寄妙迹于六爻六爻周流惟化所適雖一畫而吉凶並彰微一則失之矣擬器託象而慶咎交著繫器則失之矣八卦者圖化之影迹也天下者寄見之一形也圖影備未備之象一形兼未形之形故盡二儀之道不與乾坤齊妙風雨俱變不與巽坎同體嗚呼不得嵇殷與之談必也孫安國乎

主

卦各有主也學者一槩主之于五不知孔子魯

達於何乃為百代文教之主歟紂商王曾不得以獨夫自全其故何邪屯之初六以貴下賤大得民而九五屯其膏施未光謙之九三勞謙君子萬民服而六五利用侵伐征不服主果何在邪豐之初九遇其配主九四遇其夷主果以誰為之主邪升之六四王用亨于岐山既濟九三高宗伐鬼方之類則主之立象明矣學者未之思乎

德

夫卦辭變通至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亦以極矣又乃言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則易以德為尚也乾之大無不周其所稱者四德而已也夫既以健順論乾坤又言乾之德行常易以知險坤之德行常簡以知阻顧豈一德之云哉學者于巽知其入而不知其出也于艮知其止而不知其行也于震知其動而不知其恐懼也于兌知其說而不知其憂傷也于坎知其陷而不知其為陰之中也陰陽之所始也陷不自

陷也于離知其麗而不知其為陽之中也陰陽之所終也麗不自麗也象于恒言巽而動于益言動而巽于咸言止而說不於損言說而止何邪意自有所在也學者論說止之德于損非聖人之意也如為一之于德則有泰而無否常復而不剝君子之道未知或消而小人之道無自以長矣嗚呼學者主八卦惟知一德執一德而不知屈伸安周居觀其象動觀其變消息盈虛之尚乎

變

智者觀變于幾微之初而昧者則不然見而施而知天之變物感葉落而知物之變秋亦曉矣京房虞翻荀爽蜀才之徒嘗論易之變矣不過謂泰否變而為咸恒咸恒變而為損益坤之上六下處乾三乾之九三上升坤六而為損乾之九三下處坤初坤之初六上升乾四而為益坤之上六來居乾之二而為賁之文剛乾之九二分〻居坤上而為否之文柔如斯而已耳安

得六十四卦所以四營十八變參伍以變之法哉嗚呼易之變苟如此不其曉乎王弼獨知賁有乾坤之變而匪〻以情明爻通變以辭明卦適變又何其曉邪夫情之好惡辭之險易變之迹也非其迹之所以變也變動以利言吉凶以情遷則將變而情凶矣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則既變而辭凶矣弼嘗未知思乎孫盛誚弼以傅會之辨麗于浮義至于六爻變化羣象所效五氣相推皆擯落多所不關非誣也今

之學者治〻又皆弼之下走也

訓詁

古之人訓詁綏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訓雖一字而兼數用至隋唐間何晏二劉輩好異務華訓巧而遍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者則又紛然解剝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畫蛇既成紛然多足也毫髮輕重察于商君之治秦前人或不容轉喉矣夫五經之訓皆綏而簡唯易爲甚如豫六五恒不死象曰中未

亡也艮六五艮其身象曰止諸躬也兌九四之喜有慶也今人之辨此六字同異學如之何哉豫之九四所謂盍簪 由漢以來諸儒皆曰簪疾也雖王弼不知斗在古非稼稱之資而及乎簪則亦曰疾也至侯果始有冠簪之訓適契今日穿鑿之學不知古者禮冠未知有簪名也若此者甚衆可勝言哉又且古人之語多倒學者不可不知必如今人之語法讀山海經之類多所不了爲其語多倒故也况夫易之作于中古乎坤初六履霜堅冰至象曰馴致其道至堅冰也大初九壯于前趾往不勝爲咎象曰不勝而往咎也夫子順其辭以告人如此奈何後之人樂于穿鑿必爲之辭哉若夫文字有科斗籒篆隷書相仍之訛舛或其援受之不同則其在辨別

書

堯典中氣中星 堯元年甲辰

日中星鳥春分而日與斗中則曰日中春爲陽中而春分又爲春之中也方是之時陽進而中

中以居晝陰退而中中以居夜晝而日在奎出卯入酉夜而奎亦出卯入酉斗建卯之中晝漏五十夜之漏亦五十是謂日中方陽用事也故稱日云以此正大仲之中氣則孟而日疾季而日遲從可知也日行于東而星見于南則曰星鳥東際乎南木以主火于是取中也以彼正此也實本之于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春分之昏星七度中而南正中天也所謂南正中天者南方之中星見而正乎東也南方之

中星星是也彼井鬼柳則過中張翼軫則未中若以謂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百九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實春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春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春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皆參仲而井鬼季而柳星張乃爲合度如得于星中則孟而昏皆參中仲而昏井鬼中季而昏柳星張中從可知也

日永星火夏至而日近斗遠則曰日永日行極

北斗行極南也天去地下高而日行地中淺也陽與陰交而陽數多陰數少不勝乎陽也日行極北故日永而暑生于上斗行極南故夜短而溼生于下天去地下高故日永而形則益日行地中淺故夜短而氣在後陽數多故晝數多陰數少故夜數少日出乎寅而入乎酉也陰不勝乎陽故日出即見而無物以蔽之陽方盛也故稱日永而已以此正仲之中氣則孟而日遲季而日疾從可知也日行于南而星見于東則曰

星火南際于東火生于木于是取中也以彼正北也實本之于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夏至之昏房二度中東正中天也所謂東正中天者東方之中星見而正乎南也東方之中星房是也彼角亢氐則過中心尾箕則未中若以謂七宿合昏畢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七十七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夏至一時之中星也非夏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夏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翼軫仲而

角亢季而氐房心乃爲合度如得于房中則孟而昏翼軫中仲而昏角亢中季而昏氐房心中從可知也

宵中星虛秋分而斗與日中則曰宵中秋爲陰中而秋分又居秋之中也方是之時陰進而中中以居晝陽退而中中以居夜晝而日在角出卯入酉夜而角亦出卯〃入酉斗建酉之中夜漏五十晝之漏亦五十是謂宵中方陰用事也故稱宵云于宵之中實知日之所在也得日之所

在也得日之所在則知中星之度也故必來宵與日相成也以此正仲之中氣則孟而宵疾季而宵遲從可知也夫既得于宵中則晦朔弦望朓朒舉可考矣孰謂不言月乎日行于西而星見於北則曰星虛西際乎北金以生水于是取中也以彼正北也實本之于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秋分之〻昏虛九度中而北正中天也所謂北正中天者北方之中星見而正西也北方之中星虛是也釋天曰北陸虛也

又曰玄枵虛也彼斗牛女則過中危室壁則未中若以謂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星九十六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秋分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秋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夫秋分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尾箕仲而斗牛季而女虛危乃為合度如得于虛之中則孟而昏尾箕中仲而昏斗牛中季而昏女虛危中從可知也

日短星昴冬至而日遠斗近則曰日短日行極南斗行極北也天去地下淺而日行地中淺也陰與陽易而陰數多陽數少陽不勝乎陰也日行極南故曰短而寒生于上斗行極北故夜永而爍生于下天去地下淺故日短而形則損日行地中淺故夜永而熏在先陽不勝乎陰故日雖出而未見有蔽之者也陰數多故夜數多陽數少故晝數少日出乎卯而入乎申也陽方易也故稱日短云以此正仲之中氣則孟而日疾季而日遲從可知也日行于北而星見于西則

曰星昴北際乎西水生于金于是取中也以彼正北也實本于冬至之虛也冬至之日在虛一度則昴七度中而南正中天也所謂南正中天者南方之中星見而正乎北也南方之中星昴是也故釋天曰西陸昴也又曰大梁昴也彼奎婁胃則過中畢觜參則未中若以謂七星並見以正冬之三節者孔氏之誤也豈有七宿八十三度而于一夕間畢見者哉此冬至之一時正位之中星也非冬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也若

夫冬至之常夜昏見之中星則孟而室壁仲而奎婁季而胃昴畢乃為合度如得于昴之中則孟而昏室壁中仲而昏奎婁中季而昏胃昴畢中從可知也歷代儒生執常夜昏見之中星乃以此中星為季月之時如王肅何承天梁武帝虞劇王孝通李淳風輩號知曆者尚且惑之至隋劉焯始知日短星昴以正仲冬為合朔然本之于冬至之日〻在危則非也又以堯元年而子亦非也傅仁均雖亦知此為合朔而專守昴

中使其曆法闊疎見非于王孝通至唐一行始考冬至在虛一度而得鳥火虛昴之正焉劉向謂春張昏而中可以種穀夏大火昏而中可以黍菽秋虛昏而中可以種麥冬昴昏而中可以斬伐田獵蓋藏亦是類也

日法

寅賓出日經天者必始于測日〻動而東天動而西天日錯行陰陽更迭如不得于日則莫得于天也測日必立之表立表必于地之中帝堯之時嵎夷實地之中也何則冀州帝堯之所都當是之時天下之中也嵎夷又冀州之中也測其出之景而導之謂之寅賓出日萬物于是乎不昧夫陽之用事也夫有所出而莫為之儐則失其行矣非日失其行也人于是失日之行也儐如賓主之儐徐邈之讀是也古文儐通作賓孔氏以賓為導亦讀曰儐近世乃為賓主之說非也此正以日為王非可賓之且儐與餞之義正相允會云得出日之正故一日而進十五

日而退十四日始進終退二十八日始退終進莫不正也方是之時日出東中而入西中言出日則其入于西中者可知也方其以陽用事也故稱其日出云以至夏而出于東北維入于西北維亦可知也羲叔之職不言出日寓之于北焉

寅餞納日測其入之景而後之謂之寅餞納日萬物于是乎不失未陰之用事也夫既入而莫為之餞則失其所歸矣非日失其所歸也人于

是失日之歸也錢如賓主之錢故也方是之時日入西中而出東中言納日則其出于東中者可知也方以其陰用事也故言納云以至冬而出于東南維入于西南維亦可知也和叔之職不言納日寓之于此也夫旣知日之所納則知月之所出矣一日而朒十五日而朓以日爲紀也日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日月相推而明生焉不少閒也或以爲羲和以成歲爲事言日而未嘗言月非篤論也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羲和旣以秩在四時矣日于是乎分月于是乎建時于是乎正歲于是乎成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分日章也以閏月建月會也定四時正時繞也成歲立歲元也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而有奇焉周于二十七日正于二十八日虛于二十九日盈于三十日朔與次朔同者大不同者小凡三百六十五日有奇周爲復始故曰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朞者周而復始之名也有六旬云者實名之而虛數之也實當有三百六十六日而通以六小則三百五十四日也四日亦得一旬之數也故不曰六十日而曰有六旬云而有六日者亦實名之而虛數之也實當有六日而以氣盈朔虛則得五日四分日之一也四分日之一亦得一日之數也故又稱曰有六日云所以然者陰陽之理死生之義消息之數于是乎在也常月以之成焉閏月以之生焉三歲失閏則差一月九歲失閏則差三月十七歲失閏

則差六月是閏月者所以正常月也閏月正則常月正矣故特以閏月爲言夫月旣建則時自正矣定古文作正開元誤作定期古文從日而小篆從月

洪範小傳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先武成以事天後洪範以極天道不稱周年而稱商祀就箕子以訪焉則武成所謂乃反商政政由舊者于是乎在武王若曰箕子者吾商之舊三公也吾欲有聞

則訪禹　帝乃震怒不畀不畀者不與也帝之不與鯀者鯀失治道于天下也故辭其惡曰彝倫攸斁迹其不畀之實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禹嗣鯀之職而鯀之所不舉者一日興起也舊說廢父與子者誤也其意私且狹也天乃錫禹者錫其所與也錫則畀之也洪範九疇彝倫攸敘者天人德之也　初一曰五行五行得其敘是謂彝倫攸敘土爰稼穡水之潤下火之炎上木之曲直金之從革皆其于土矣土何事之有

其于稼穡則從人之欲而無不可也爰曰也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潤下作鹹水鹹也炎上作苦火苦也曲直作酸木酸也從革作辛金辛也稼穡作甘土甘也　二五事一曰貌木也二曰言金也三曰視火也四曰聽水也五曰思土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五行之其用也四曰司空水也五曰司徒土也六曰司寇金也七曰賓木也八曰

保之極也無偏無陂遵王之
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
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
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
言是彛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
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

天下王言人君人臣所以作極之術如此也人
君之極極于上帝庶民之極極于吾君也歛時
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
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
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當次于五福之疇　六三
德一曰正直土也二曰剛克火也金也三曰柔
克水也木也平康正直同土用土也彊弗友剛
克因水木用火金也燮友柔克因火金用水木
也沈潛剛克因水用火也高明柔克因火用水

也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
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
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當次于五福
之疇　七稽疑曰雨木也曰霽火也曰蒙金也
曰驛水也曰克土也曰貞曰悔五行具也蒙金
文作雺天氣下地不應也驛今文作圛升雲半
有半無也克于龜象五行交相克與土之狀相
類　八庶徵曰雨木也曰暘金也曰燠火也曰
寒水也曰風土也曰肅時雨若木以類從也曰

哲時燠若火以類從也曰謀時寒若水以類從
也曰聖時風若土以類從也咎徵曰狂恒雨若
木自咎也曰僭恒暘若金自咎也曰豫恒燠若
火自咎也曰急恒寒若水自咎也曰蒙恒風若
土自咎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
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
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
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
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

而當次五紀之疇　九五福一曰壽土也二曰富水也三曰康寧火也四曰攸好德木也五曰考終命金也惟五福實亦備用如壽富而康寧康寧而壽富攸好德而考終命考終命而壽富之類六極一曰凶短折土也金也二曰疾火也三曰憂火也四曰貧水也五曰惡木也六曰弱木也

說之二十年前為洪範之學本諸伏生劉向一行而古今之說不敢遺也為傳數千言請

康丙午冬遇金賊于睢陽五世圖書悉以灰燼寧知有吾之洪範傳今年戊申冬飄流金陵遇東里好學後生嘗摽記予傳之五行于本書予欣然見之如觀再生之物也方抱病危弱于冬至前一日困作此小傳自安其私也而念學者之益良亦未易議也二十二日壬寅至其次序則多本諸泰山姜至之先生論五行明張廷評景發之云

詩之序論一

作詩者不必有序夫既有序而直陳其事則詩可以不作矣說詩者或不可以無序斷會一詩之旨而序之庶幾乎發明先民之言以告後生弟子焉今之說者曰序與詩同作無乃或歟夫作詩之君子世莫得而氏之其所經見者則周公吉甫家父孟子也其人大聖且賢也其所作可與二三君子偶者雖末之亦善士也其感惟深其誠惟加其辭惟緩惟細自致吾愛君之心焉先王先公之烈于是乎在也序詩者于所刺

不諱時君之惡而暴其私無所不及雖閨閫妾媵之私亦不遺是豈特善罵云乎邪亦自善訐而餘怨悉紓而罷矣尚何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文之訓詁比之音聲以成詩乎吾君既治一國之君皆美之也吾何容心哉猶然以康肉節奏詠之飏之是所以為先王先公之烈者也序詩者于所美直而且倨殆類考功所書縣令最狀尚何託之鳥獸草木蟲魚文之訓詁比之聲音以成詩乎孰為詩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乎如

山有樞之序曰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掃車攻之序曰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詩無遺恩矣知此之類一序而足又何必詩之作邪由是觀之詩之所序非當時之所作明矣且逸詩之傳幸而託於金石得完者岐下之石鼓也又安覩序耶自澤陂之序絕其後繼而有作者屈原離騷亦未嘗有序而序之者王逸也秦漢之間古詩之傳興致深遠頗有國風遺韻而亦未嘗有序知之者固自知之況夫先民之言本諸人情而有作人情不亡則其言不患乎不明也譬諸喜樂而笙歌疾痛而呻吟古今一也又豈懼人之不可知則黙以已乎殆夫晉魏文墨之士才力凡下陋不知學因習說詩之序而自為其詩序蓋可慚也已今之說者反因此以誣商周之君子何異以王莽論周公哉

詩之序論二

或曰詩之序非當時之所作抑子夏之所作歟曰予不知子以子夏為何如人也周之東遷諸侯未之有勤王者衛宣公不知從王伐鄭春秋罪之矣序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其與衛人之忘王歟當斯之時桓王五聘于魯而諸侯未之有親王者序葛藟刺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則諸侯之親王者其已厚歟秦康公懷其先君穆公之業惟知日太上御名兵於母家自喪服以尋干戈而終身戰不知已序渭陽稱其我見舅氏如母存焉是果純孝歟周公之誅管蔡不得已也序棠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棠棣焉何其安忍而善厄人哉又安在其為燕耶忽之不昏於齊卒以無大國之助則今世昏姻論族者賢矣哉君子之與正而抑篡弒也尚矣鄭昭公正也當立者也山有扶蘇蘀兮狡童之類序忽而刺之幽后亦未之有可刺者而序白華刺之晉武公陳厲公者內弒而盜立之君也石季龍苻堅之流也序無衣

美武公序墓門姞責陳佗無良師傅失其類即尊王而賤夷狄天下之通義也秦仲者石勒劉元海之流也秦襄公聰曜之流也序車鄰美秦仲序駟鐵小戎美襄公何也夫取非所有者盜也襄公取周地而能之果足訓哉周之王應天命也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是文王以伐紂為志武王以伐紂為功也序庭燎因以箴宣王則雲漢之作妄也序沔水規宣王則韓奕之作妄也序鶴鳴誨宣王序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刺宣王

則崧高烝民之作妄也序祈父刺宣王則江漢之作妄也小雅之貴為大雅未有小雅之惡如此而大雅之善如彼者也風雅頌各有體序騶虞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者風其為雅歟文王其為借王歟序魚麗美萬物盛多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序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敬之群臣進戒嗣王也小毖嗣王求助也頌其為小雅歟子夏苟知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婦與正而抑篡弒尊王而賤夷狄明乎周之王業謹乎風雅頌之體則序詩者非子夏也善夫韓愈之議曰子夏不序詩之道有三焉不智一也暴中冓之私春秋所不明不道二也諸侯猶世不敢以云三也且夫春秋之志深矣豈特定哀之間多微辭哉後世學士大夫聚十數師儒之說而傳道之尚多所不通夫子於洙泗之間口以授受而不敢公者言遜也何為夫子怯於春秋而子夏勇於序詩乎至於喪服傳

稱子夏所作乎何疑焉

詩之序論三

或曰鄭君於詩譜以序為子夏所作及於鄭志答張逸問高子曰靈星之尸也者謂高子之言非毛公後人著之其意又以是為毛公所作然則是序毛公之所作歟曰此予疑不能明也在漢有齊詩韓詩毛詩齊魯韓三家之詩早立博士而傳者多卿相鄒人所說與毛詩又不類以關雎葛覃卷耳鵲巢采蘩采蘋騶虞鹿鳴四

壯皇皇者華之類皆為康王詩王風為魯詩鼓鍾為昭王詩異同不可悉舉賈誼以騶虞為天子之囿以木瓜為下之報上劉向以衛宣夫人作邶栢舟黎莊公夫人作式微陳辯通蔡人之妻作芣苢之類皆三家之說也楊雄號為情極辭書而乃因三家之說　為之言曰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與毛詩大不類如此則其序必不同也惟序同則說亦同而說之不同者序之不同可知也惜乎典

籍煙滅之餘三家之說不著於今而今所略見者韓詩之敘曰芣苢傷夫也漢廣悅人也汝墳辭家也蝃蝀刺奔女也其詳可勝言哉今於之章猶不能與人同機杼而既名之曰四家詩則詩各有敘也明矣且說韓詩者謂其敘子夏所作說毛詩者亦曰子夏敘也是何一人之手異同如此邪無乃各託所尊以求信於人乎然則毛詩之序毛公所作歟毛公無一言以及序而傳詩甚略得非以其大旨已見於序歟子所以

疑不能明者為其多駢蔓不純之語亦似非出於一手故也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侯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鳲鳩刺不一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一也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其駢蔓無益多如此序樛木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謂之逮下可也誠於逮下則何嫌於嫉妬之心焉謂之逮下可也誠於逮下則何嫌於嫉妬之心耶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

州吁之難傷已不見荅於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謂之傷已可也莊姜近無以制州吁而遠念舊惡於先君則孰謂先君之思耶其駢蔓自戾多如此春秋閔公二年冬十有二月狄入衛序定之方中曰衛為狄所滅不亦過乎序木瓜則曰衛國有狄人之敗又何其不及耶其不純多如此桓之序曰桓武志也或以為注般之注曰般樂也或以為序失其傳久多如此騶虞之序曰仁如騶虞毛公傳曰騶虞義獸也下泉

序思明王賢伯以郇伯之故也毛於郇伯曰郇侯也而不以為方伯彤弓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蓋非常之賜也毛公說彤弓以講德習射則禮之常者耳庭燎序美宣王也因以箴之毛公傳意略不及所謂箴若之華序曰因之以饑饉蓋因人可以食鮮可以飽而云爾毛公乃曰治日少而亂日多不亦優乎果非毛公作歟范曄謂九江謝曼卿善毛詩乃為其訓衛宏從曼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以傳於世

魏鄭公于志寧李淳風李延壽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衛敬仲又加潤益之其言良有以夫

詩之序論四

孟子荀卿左氏賈誼劉向漢諸儒論說及詩多矣未嘗有一言以詩序為議者則序之所作晚矣孟子曰凱風親之過小者也而序者曰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是七子之母者於其先君無妻道於七子無母道過孰大焉孟子之言妄歟孟子之言不妄則序詩者非也諸儒之論與序詩者異而謂序無一言非者非予所學也韋昭杜預亦間以詩序為言而預頗有與之異同者則士之好學不固不殆者于詩之序宜有是白云

文集卷第十一

文集卷第十二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別著下

中庸傳

●○○天命之謂性者何性者中之所寓也莫知其所自而推言也　率性之謂道者何性得所率則爲君子不得其所率則爲小人曰誠曰明曰孝曰忠曰恕曰和皆率性之具也是六者皆中之所以爲中者也　修道之謂教者何聖人所

以經綸天下之大經也君子所以擇乎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乎中庸者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者何出乎性而教之所本也君子以是誠之務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者何中也誠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者何中也明也○○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者何情之未性之全純中之所以名中者也肫肫如也淵淵如也浩浩如也　發而皆中節謂之和者何中之

一物乎是乎有二名也顛沛之際毫髮之多或不中節焉亦不足爲和也有子言和必有待乎節之非和之正也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者何是一物不得二名也楩楠豫章之大本而不達道則亦惡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者何教之行也明道先生常善乎致之言也常善乎位之言也●○○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者何

中之所以爲常道也君子而時中則無時而不中也小人而無忌憚須臾變改莫之能中也以是知先儒說用中爲常道是也近世說中說庸非所知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胡先生溫公明道先生皆云歟也問者曰庸得非變邪所以濟中者也曰是不識中者也君子之中隨所忌而屢焉不動而變尚何所假也邪子莫執中無權者是子莫之中非君子之中也劉侍讀曰中庸者中用也蓋亦誤也言中斯用之也先

儒曰用中爲常道是也劉說前見于皇氏熊氏
也●○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者何教
之不行也有中庸之君斯有中庸之民也●○子
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
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
及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子曰道其不
行矣夫者何不誠不明則不中也●○子曰舜其
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
其兩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爲舜乎者何舜之

所以爲舜者中庸也明誠而盡而道教行也●○○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
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
月守也者何不明不誠則不中也擇也者依也
斯人自謂之知者非知之明也君子不以爲知
也昔夫子言仁知詳矣曾子子思慮後世或泥
狀失其旨乃以仁爲誠知爲明其實一也●○子
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〻服膺
而弗失之矣者何回所以爲回者中庸也誠明

兩盡而道教行也○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
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者何惟
誠明以之也誠自成而道自道也非功名利害
外以怵之也●○○子路問强子曰南方之强與北
方之强與抑而强與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
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强
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
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
道至死不變强哉矯者何强疑其非中也益惟中

爲能强也者誠也曾子論孝曰仁者人此者也
義者宜此者也强者强此者也强旣有南北之
異則責子路之所安以勉乎中也夫所謂君子
者旣和旣中而誠明之守安于治亂之世勤而
勉之也國有道君子或易仕而改其度不變塞
也强也●○○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
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君
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君子之道費而隱者何不誠不明君子之所不

為也君子之遯世亦中庸之依而安焉又復依
乎聖人之中庸則其隱者吾道之絶也非故以
意為之也鄭氏曰道不費則仕費者佹也違也
緇衣有口口費而順費或為哱或為悖●夫婦
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
人亦有所不能焉者何唯明之知唯誠之行也
●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
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者何中也誠也

語大天下莫能事之大則其大者誠也語夫天
下莫能分之小則其小者誠也蓋雖大而中也
其小亦中也人誰有憾于予哉●詩云鳶飛戾
天魚躍在淵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
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者何中也明也●○子
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詩
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
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忠恕違道
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于人者何忠恕之

為中也均率是性而為道莫之或遠也遠于人
則可須臾離也以其不遠人而忠恕之名立也
為人父而忠恕則已與一家去道不遠也為人
君而忠恕則已與天下國家去道不遠也忠恕
以人治人猶己肫肫其中也●君子之道四丘
未能一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
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
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者何中也誠也教之所
以為教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

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
慥慥爾者何中也誠也道之所以為道也●君
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
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
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者何中也誠明
之徵也●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
而不求于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
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者何中也誠
明之自治也于是察乎上下達于天地無不安

也曾子曰己雖不能亦不以援人益援之爲援者如此也曾子又曰孝子之事親也居易以俟命不與險行以徼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君子之道譬如行遠必自邇譬如登高必自卑者何中也誠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子曰父母其順矣乎者何中爲天下之大本于是乎在也夫既得于父母則室家宜之也●○○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視之而

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者何中也明誠無不達也●○○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爲聖人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者何無間焉爾也疑簡編繆于此也●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者何

天之用中因物而誠至焉也●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故大德者必受命者何疑當次必得其壽之下簡編之繆也無間焉爾也●○○子曰無憂者其唯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者何無間焉爾也疑簡編繆于此也●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者何無間焉爾也疑簡編

繆于此也●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爲大夫子爲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爲士子爲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者何周公之所爲周公者中庸也誠明而盡而道教行也●○○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春秋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

其時會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者何武王周公之所以爲武王周公者中庸也誠明兩盡而道教行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者何無間焉爾也疑簡編脫誤于此也當有見于

仲尼燕居也文字又有誤者社無與于上帝也陸淳嘗辨此詳也●○○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擧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者何中庸之政也人道之勉乎政猶地道之勉乎樹藝稼穡也中庸之政感人心而迹自化蒲盧之比也仁義者誠明之異名

也仁義合而禮生焉禮也者廣鶩馳騁于仁義之中者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者何鄭氏云脫誤重在此也胡先生亦云然也●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者何誠明始于身本于親著于人極于天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

之者一也者何一于中也達道之五行于達德之三達德之三行于中之一也達道者修道之敎也●○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者何一于中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者何一于中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知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者何達德之漸也誠之者也●○凡

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〻也敬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〻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修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〻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

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絶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者何中庸之教也問者曰如之何尊賢則不惑敬大臣則不眩曰讒色貨能惑我而不惑則尊賢之功也有百官之富任使各盡其材大臣凜然在上天下名實不眩則敬大臣之功也不眩猶不惑也●○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

也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者何誠也誠則事前而豫不誠則事至而無所困也●○○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者何道必資乎誠〻必資乎明也●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者何兼天人之道

嵩山集 卷十二 十二

而中庸著也●舜誠矣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則誠之也顏回誠矣得一善則拳〻服膺而弗失之者誠之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者何天之道也中道而未從容則賢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〻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〻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〻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〻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

人十能之己千之眾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者何人之道也●○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者何誠明各有所致而相為用也四時誠矣教然者見則自誠而明之性也猶天命之性也日月明矣其出入有信則明而誠之教也猶脩道之教也未有誠而不明者也未有明而不誠者也彼偏焉者非誠明之正也武王周公以孝稱則舉其自誠明者也舜以知稱則擧其自明誠者也非有聖賢之

差也●○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者何率性以誠也人物之性與天地之化育皆吾性之誠也天地之性不可見而見之於化育也然此非次第而言之也猶曰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能贊天地之化育而與天地參也其所言之若是者何視其相因者殷勤之也非心知

其意者莫之能喻也物性之靡非後于人之性而得之者也●○其次致曲〻能有誠〻則形〻則著・則明・則動・則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者何無間焉爾也胡先生亦所不講也是自誠而明者謂之次焉何也鄭氏乃謂自明誠者何也・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者何無間焉爾也胡先生温公姚子

張皆疑之也明道先生曰誠者神也蓋從明道先生之說則何必如之云也●○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者何誠與道一體而二名也其所以率性則一也皆無待于外者也・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者何温公曰凡物自始至終誠實有之乃能為物若其不誠則皆無之也・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者何物者己之物也己與

物非有二也皆其誠之物也成己斯成物也唯所措而宜也聖人之道所以異乎楊墨者也成己知也乃謂之曰仁也成物仁也乃謂之曰知也○○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則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者何誠明之極配天地而一之

也誠斯一也一斯誠也此蓋當云徵則博厚博厚則高明高明則悠遠考下文而不誣也夫言天地之體則高明博厚而足矣人之體乎天地之高明博厚則必待悠久以爲之中也蓋非悠久之中則其高明將隳博厚將墜也博厚高明譬諸形體也悠久譬諸精神也曾子曰君子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聞則廣大矣高明廣大不在于他在加之至而已矣夫曾子所謂至者子思所謂悠久是也曰悠遠曰悠久其實同

也夫不見不動無爲者中也既章既變既成則亦中也此不二之道也●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今夫天斯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龍魚鱉生焉貨財殖焉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

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者何天地聖人之悠久一也博厚高明之所資以爲中者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者何聖人之高明博厚悠久一之于中也中者至德是也發育萬物峻極于天高明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博厚也待其人而後行悠久也至道高明博厚也至德悠久也至道至德

猶達道達德也明道先生謂此一以貫之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者何率性修道乎是乎極也思尊德性而必道問學問學斯德性也思致廣大而必盡精微精微斯廣大也思極高明而必道中庸中庸斯高明也思溫故而必知新知新斯溫故也思敦厚而必崇禮崇禮斯敦厚也德性猶德久也廣大猶博厚也胡先生二程先生及橫渠先生說皆同近

世瞽學謂既極高明而反道中庸末乎中庸也分而爲二事莫知識之一致也●○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斯之謂與者何中也明之所安也●○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者何不明之患也●○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

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者何思敎之行也今天下車同軌貴賤無等也書同文是非錯出也行同倫君子小人並列也禮樂之中庸莫之有作也胡先生說云爾也●○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說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者何思敎之行也或說或學或不足徵或有存或用之遠近之勢然也中也天下萬變有是三重而寡過爲要也寡過則中也●○上焉者雖善

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者何唯中則有徵而且尊也上焉者過之也陽而無徵下焉者不及也屑而不尊雖善而民不信從之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者何中而徵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爲天下道行而世爲天下法言而世爲天

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詩曰在彼無惡
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
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者何中而尊也○仲
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譬如
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譬如四時之錯行
如日月之代明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
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爲
大也者何仲尼之所以爲仲尼者中庸也誠明
兩盡而道教行也觀天地於仲尼則足矣○唯

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
柔足以有容也發强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
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溥博淵
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
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是以聲名洋溢
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
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
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者何聖人明誠之中而道
教行也時出之則或溥博如天而中也或淵泉

如淵而亦中也○唯天下至誠爲能經綸天下
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者何修
道之教於是乎在也○夫焉有所倚肫肫其仁
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
者其孰能知之者何中之所以爲中如此也非
明誠則莫能致也其初則歎息之也○詩曰衣
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
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者何中也明莫知其
所以明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

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者何中也誠明莫知其所以誠明也○詩云潛
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
者何中也明也惡胡先生曰過惡溫公曰憎惡
苟內省不疚雖謗議沸騰刑禍交至亦非其所
惡也○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者何中也誠也
○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
時靡有爭者何中也誠也○是故君子不賞而

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詩曰不顯惟德百辟
其刑之者何中也誠也●是故君子篤恭而天
下平者何中也誠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
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者何中也明誠
也　詩曰德輶如毛〻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
無臭至矣者何中也誠明也
嵩山晁説之曰近世學者以中庸為二事其説
是書皆穿鑿而戴之於是本諸先生長者之論
作傳是書本四十七篇小戴取以記之猶大戴

取諸夏小正曾子之類也顧惟收拾煨燼之末
簡編不倫文字混淆回舛錯誤漢藝文志禮家
有中庸説二篇今莫知其為何書也
○朱識者二十二孔二義
○識三十九胡先生講
●識七十五景迂
政和五年乙未七月二十二日己丑道羅縣驛
中自校畢其戌在此月五日鄜州官舍山堂
又記

明道先生四　先儒二　近世二
王肅　胡先生七　温公四
劉侍讀　皇氏　熊氏
鄭氏三　陸淳　姚子張
二程先生　橫渠先生

三傳説

左氏於經而合者實出二傳及百氏之上惜夫
覩者未之悉觀也蓋其於經言約而意舍其序
事則文侈而辭麗侈固足以勝約而婉麗又易

以掩夫含蓄是使好文辭者知有傳而不知有
經章而儒耽經之士則甘心於公穀之下不復
省澄源於洪流也彼杜氏左傳則良勤矣至於
屈經以申傳顧豈不知人將議己也不能忘言
於左氏無傳之經或傳初未嘗有所及之意乃
參掇二傳而强納之雖斥賈服之弊其幾何而
不為賈服也邪且夫子當時所據舊史衆矣夏
商之禮周能言之其在周室何有遠左氏之時
舊史漸陵遲矣杜氏乃以左氏之耳目奪夫子

之筆削又何誣哉
公羊高授春秋於子夏傳其子平平傳其子地地傳子敢敢傳子壽壽當漢景帝時與其弟子齊人胡毋子都始著於竹帛董仲舒實傳焉春秋公羊家於是乎大行於漢公卿大儒悉宗之雖曰父子口以授受而寖矣不能無所遺誤舛逆亦人情之所不免也如昭三十一年冬黑弓以濫來奔曰文何以無邾婁何休曰據讀曰邾婁說者曰公羊子口讀則邾婁黑弓是口讀與

策書不無同異也旣曰一家之傳而特書子公羊子者孰謂謂高歟且又載魯子高子之辭何邪而又復有子沈子者子女子者子北宮子者高之所子歟抑平地敢壽之所子歟此五子者旣多異同於子公羊子不知何以不本諸子夏之初邪彼闕疑不決之故若有待於來者信高也何以不決於子夏乎以故一章之間玉石錯出而精深昭遠之功少其醨謬億措之害不勝其多也可不惜乎夫其所謂精深昭遠者特絶

乎後儒筆墨之迹意氣思索之所及苟不自乎子夏而誰歟今學者劳以耳目聞見而忽之又豈不重可惜乎嗚呼公羊家旣失之舛雜矣而何休者又特負於公羊之學徒勤而功亦不除過矣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之說何其紛紛邪其最為害者有三曰王魯曰黜周曰新周故宋無他焉圖緯讖記之所蠱幻而甘身於巫覡禨祥而不自寤也旣曰据百二十國寶書而又謂三世異辭何邪文宣成襄為升平

之時昭定哀為太平之時休自謂本諸胡毋生條例而胡毋生果親事公羊壽者寧如是乎前乎休而賈逵服虔之徒亦如是乎嗚呼漢氏之末而學者之災也

穀梁晚出於漢因得監省左氏公羊之違畔而正之然或失賊而不討也且或與之同惡焉重可惜哉至其精深遠大者眞得子夏之所傳歟范甯又因諸儒而博辯之申穀梁之志也其於是非亦少公矣非若杜征南一切申傳汲汲然

不敢異同也蓋穀梁失之隨而甯或失之不隨嗚呼學之難也如此哉左氏之失專而縱公羊之失雜而拘穀梁司典刑而不縱崇信義而不拘有意乎蹈道而知變通矣不免失之隨也柰何甯所論三傳之失殆斥其辭而云然乎則專本諸經矣亡友六合崔伯直則曰左氏失之淺公羊失之險穀梁失之迂

讀魏書

北齊右僕射魏收魏書紀傳志百三十卷嘉祐

中詔刊校南北七朝正史而宋齊梁陳書曾子固序目録上之魏書之成最晚子固已出館矣其爲序目者曰臣攽臣恕臣燾臣祖禹蓋范醇甫所作云昔之爲史卷尚何恨焉

讀北齊書

唐中書舍人李伯藥北齊書紀傳五十卷成其父德林所作也嘉祐詔刊定南北正史其成皆序目録上之此書獨無序目蓋其成時熙寧之初其先校書學士皆出外補矣夫事之難乎爲

辭者雖聖人猶難之孔子春秋有變例特書者二百四十二年間終一書而不再見顧豈以在昔一縣之律而待耳目之外非常之事哉北齊之爲國鮮君立君易於反掌已而擾其君位而尸之出於戲笑之間悖德逆理蓋自肇造邦家而來未有也其傳五帝任暴昏淫窮凶極厲流毒遠邇則自桀紂而來無道之君未之有也大要是幸免之令未禁侯景而無紀綱之冉閔馮跋可謂盜賊之國也其爲史官者欲論禮樂政

刑於其間詎非難乎唯是天資忠憤之士以瓌瑋不世之才而篤意有得於春秋之學者筆力雄健閎深足以勝其任也德林齊亡奔周又預楊公佐命亡周造隋百藥崎嶇免命群盜之手幸不死耳雖皆矜才華而非其所宜任哉其論顯祖能委任楊愔而主昏於上政清於下亦已誣矣愔首勸禪代之事遠慚於荀彧方文襄被弑之時狼狽逃免近愧於陳元康彼高德政譖殺杜弼固不待貶而愔後譖德政戮焉其爲人

蓋可略而不可責者矣帝一日殺諸元七百餘人投漳水中長城三臺之役内外騷然其戕虐有不可勝道者謂之政清可乎且帝以刀畫悟腹賴崔季舒諫俳優之言而得脫置悟棺中載以轜車幾下丁者數四其身慄慄將不自保矣尚何清彼政事乎此二事德林父子皆没而不書不知何邪雖溫公亦以王晞政清之論為然則欲成北齊之良史者信乎難矣溫公又因舊史之論以孝昭為有齊之令主何邪孝昭不恤

其母之言廢君而弑之每以殿庭為刑戮之所不過能瑣屑細務爾蓋亦無足道者是書百藥貞觀初被詔纂成今題曰隋太子通事舍人李伯藥撰亦非是

讀周書

唐國子祭酒令狐德棻周書紀傳五十卷其贊論二十九篇則岑文本所作熙寧初王平甫序目録上之昔魏裂而為東西更而為齊周齊唯故壤周實新造其強弱之勢異矣區區新造之

弱周舉非齊之敵而齊戰則多北君臣卒為周之俘囚者何也周之謀臣猛將凡厥人材盛矣其經國緯民之術嘗措意而建立之其所繼者正也夫其為國所繼者正則其為史官者其義直其意壯其文雄健卓落矣方太祖艱難羇旅之際有衆一旅而于謹之徒觀天下之大勢慷慨陳辭勸其迎天子都關中魏帝僅存朝夕之洛陽危若綴旒東逼於河北虎狼之衆西未知關中之安危王思政掃慶宇文顥和之徒明見

逆順決策不疑而勸魏帝西狩方是之時羣情去就紛紛向背之際趙剛張軌薛憕之徒既自知所擇又納忠於衆而使得所事或崎嶇冒鋒鏑出萬死一生之計去鄉廬不顧妻子來歸我者有如盧辯裴寬裴俠裴果崔猷楊纂令狐整高賓之徒或結宗黨保介城社以忠誠相誓忘其衆寡安危之勢同心向順號為舉義之衆者有如鄭偉崔真穆司馬裔韓雄陳忻魏玄之徒或挺然守郡邑不敢自利終為我臣以其土地

効順者有如薛善敬祥敬珍劉　之徒或介於二國之間義之所守不餌於彼之高官重賓以一城為一敵國者有如郭賢李長壽于延孫常法保之徒遠及巴夷白虎蠻之類亦知為我小國而同諸近輔大抵人尚節槩多殉忠死職之士雖其國將亡而尉遲迥宇文冑王謙輩有餘忠存焉惜乎世之人徒知蘇綽有王佐之才云矣夫其為史官者不亦肆矣乎彼為齊史者雖為功則以齊之不正故也予每多德棻當武德

之初首建議脩梁陳齊周隋等正史顧其文有負其志惜哉

讀宋書

梁吏部尚書沈約宋書紀志傳一百卷嘉祐末詔館閣校讎始列學官尚多殘脫舛舛或雜以李延壽南史約以文名齊梁間其自許不淺而詩賦誠有足多者至於史則非其詩賦比也夫史之優劣以人智識筆力之不同也智識之高下才力之強弱固不可毫髮強如其必嚴於信

則有志者所當共也何為紛紛喜自誣耶使董狐倚相以今之文章作紀傳未必優於司馬遷班固而論者必推高於二子蓋以二子者信而有法遷固之所病也約以其曾祖穆夫同孫恩之叛從祖田子殺王鎮惡成關中之亂禍父璞失身于元凶乃作自序一篇謂穆夫以其父警學道於杜子恭子恭死學於孫恩穆夫因為孫恩餘杭令王鎮惡欲盡殺諸南人以數千送義真南還因據關中叛田子與傅弘之矯高祖令

誅之顏峻與璞交璞不酬其意峻譖璞與世祖坐晚迎世祖雖世難其巧自用隱矯誣如此尚欲人之信其是非去取乎

讀齊書

梁吏部尚書蕭子顯齊書紀志傳五十九卷校讎如宋書世之忠臣義士不幸而生於昏亂之時困窮憔悴或至於不得其死又復不幸史官庸弱無狀不能大書以申其志於後世彼姦殘險賊幸而生於昏亂之時富貴壽考子孫如志

且復幸夫史官庸弱無狀若為之隱諱然不使後世聞其過惡嗚呼君子之屈小人之申乃如此耶子顯書褚淵之子賁讓封於弟蓁曰世以為賁恨淵失節於宋室故不復仕書裴昭明從祖弟顗曰太祖受禪上表誹謗掛冠去伏誅曾不本末發揮以申二子之志其真不幸耶賁字蔚先蓁字茂緒則賁之為貴也審矣今學官書以賁作費使其志無復不申矣而又使其名亦失其傳無乃重不幸歟然資治通鑑亦以賁作

費何耶

讀梁書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梁書紀傳五十六卷承父察之遺藁而作也校讐如宋書予嘗數自開闢有君臣來未有比肩近臣一旦北面稱翊贊佐命以本朝輸人者實自齊褚淵始淵之弟炤恨淵不早死淵子賁辭不肯襲爵良有以也范雲沈約江淹任昉皆齊之貴顯近臣幸國家昏亂與高祖滅齊造梁其何情耶當時不知非後世

亦無非之者無乃已自安於淵之故事邪蔡稱雲約參預締構(太上卿名)贊成帝業淹為先覺昉有舊恩果何謂邪四子皆諂厭名一世才學去人遠甚又何苦而為此也邪方百寮署名送東昏首時王志獨悄歎不署名張充偃蹇不來會江蒨在江州拒高祖之師不受命顏見遠既覩高祖即位不食發憤以卒蔡曾不一言與之何邪徒稱充之典選廉平蒨以風格顯云又若王亮者予尤悲之高祖師至新林內外百寮皆道迎其

未能執者亦間道送誠款亮獨不遣高祖頗容之不罪而任昉樂藹輩必欲因事殺之范縝一言稱亮廢棄則執以為附下訕上惡直醜正徙縝廣州璽書責亮諂事江祐協附梅蟲兒遂執昏政天下横潰不其太誣邪益亮既仕亂君之朝其迹亦易汙矣蔡罪亮自取廢棄非不幸後世無一人與亮者豈不重可太息哉思廉傳稱江祐多所追執亮居選部每持異議洎反祐復曰亮遲用拘黃次而已其言反覆不倫則亮之

誣明矣察稱謝朏忠于宋在齊建武永平時為
陳蒨之流是也其謂高祖龍興朏角巾入仕首
陟台司極出處之致則悖也察稱袁昂臣忠不
移于獨夫委德之時是也其謂昂執蹤高祖無
虧忠節終為梁室台鼎則亦悖也朏既退矣昂
既知所守矣乃無名以出既出而無補于時君
子恥之不道也欲東昏之醜禍倡于王珍國而
張稷和之張齊手加刃焉尚足以立傳與士君
子齒耶非春秋誠陽貨而盜之之旨也察稱珍

國賂仁義稷因推制變齊之政績有何異耶太
清之亂有自來矣而察以張纘為亂階纘不過
不能推誠于河東湘東藩輔之間耳求其延寇
敗國賀琛開城納景其罪一也察乃責异而貸
琛何耶蕭介諫納侯景傅岐顧不與高澄和羊
侃謀據石頭襲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東窟陳
昕出奇謀說范桃棒縛得景滅之柳仲禮爭欲
禮毅耿欲取景于會上亦敗于垂成察皆未嘗
進之何耶韋粲裴之高輩推仲禮為　首嚮義

師討景思廉乃立敬禮傳而不立仲禮傳何耶
如以仲禮臺城沒後嘗見景則敬禮同仲禮見
之矣是意自有所在未可以一舉足責人於亾
鐵層裂之際也謝舉亦嘗諫納景矣思廉曾無
一言以傳耶姚氏父子於史其大者既失如此
復何他責哉南豐曾舍人謂思廉推其父意又
頗采諸儒謝吴等所記成此書予以劉氏史通
曾氏史鏡諸書考之思廉之作因諸察察因諸
謝吳許亨輩江陵焚蕩許之書亡逸矣思廉何

得而因之舍人前輩大儒必自有所見

讀陳書

唐散騎常侍姚思廉陳書紀傳三十六卷校讐
如宋書與梁書俱卒其父察之業也察仕梁陳
終於隋太子內舍人思廉於陳不為察傳可也
既詳為之傳矣又累數十言於贊極士君子之
美知之者知其出於父子之私非公天下之言
也夫史也者天下之公也安容父子之情也哉
思廉蔽惡如此宜其不能善善惡惡著明邪正

之典刑其于侯安都傳言衡陽獻王昌之初入也致書于世祖其辭甚不遜世祖不懌乃召安都從容而言曰太子將至須別求一藩吾其老焉安都對曰自古豈有被代天子臣愚不敢奉詔因請自迎昌昌濟漢而薨以功進爵淸遠郡公邑四千戶自是威名甚重羣臣無出其右是安都之殺昌也審矣而于世祖本紀衡陽獻王昌傳皆無異辭以見焉若昌自致不幸者可不謂之不能善善惡惡著明邪正之典刑即使愚康于本紀書曰天嘉元年三月甲子高祖之子衡陽王昌來歸自周甲子侯安都逆昌于漢甲子濟漢昌卒于昌傳道序其事曰侯安都于中流壞船以溺昌薨庶幾乎不失春秋之旨也

文集卷第十二

文集卷第十三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儒言

閒色亦麗乎目君子必惡焉者不欲病乎正而失所傳也作儒言 玄黓執徐仲秋己丑

春秋

儒者必本諸六藝而六藝之志在春秋苟舍春秋以論六藝亦以末矣紛然雜於釋老申韓而不知其弊者實不學春秋之過也

智仁理性

窮理乃能盡性至命今學者未乎窮理而必贅之以仁智何邪且仁不能窮理而智於盡性有不足耶大凡析體而辨則失之鑿習而爲穿窬之小人體而不析則不失故常不害其爲溫厚之君子可不御今上名哉

大神

易以大人聖人爲一位而不達孟子荅問之言者以大人未至於聖書之聖神文武爲一已而

為莊子荒唐之言所惑則復自有神人橫渠先生亦云聖不可知為神莊生繆妄又謂有神人焉

皇帝

皇道帝德出於尚書中候緯書也嘉祐學者未嘗道也孔子定書斷自二帝尚復皇之貴乎武陵先生曰六經無皇道劉道原亦云然

勝物

克己之言嘗聞之矣勝物之言昔未之聞也苟

志以勝物則枯木朽株皆吾之仇也其為有位之害則又大矣君子懼焉

志

莊生毀棄禮義不知物我之所當然者迺始語志儒者非所宜言也禮安義適賓主百拜不知其勞寧論忘不忘耶

有無

橫渠先生曰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說之謂以老氏有無論易者自王弼始

詩

詩不知禮義之所止而區區稱法度之言眞失之愚也哉言孰非法度何獨在詩

且

君子於患難猶不苟免他復苟且云乎哉今喜以且為言是非可否不得所安自墮於小人之偷而愧夫君子之篤敬

可

君子必可所以脩辭(今上御名)行汲汲於敬也小人

僅可而偷諉苟且無所不至焉今學者說可曰僅辭也安知君子行止淹速唯可之從耶孔安國謂子桑伯子能簡故可

所

或曰有戶則斤之矣是惡夫有所者本諸莊老而云爾也吾儒者居其所而遷唯患無所彼豈不戾哉蓋放之四海而準孰非吾所尚誰戕我也耶彼以不善為善之類皆學莊老之過云

言浮

儒者之言無難易斯可行也著爲事業傳之後世茍得吾言者其行與吾均也莊老之徒則不然其言甚大而聽之溺人而易悅如無爲〻之不治〻之之類若何而行也哉君子御上名諸

天人

言天人之相與莫如詩書治亂興亡之際若分其所立之道則存乎易之陰陽仁義而言凶則一致也或以某句爲天道而人不預焉後以其句爲人道而不及乎天〻人始分矣是出言雖

可若會之於心而自試焉則誣矣哉

高明中庸

吾儒之道所以異乎諸子者爲其極高明而道中庸爲一物也譬如日正中而萬物融和未嘗搞物作沴也或者旣以一事極高明又正以一事道中庸不亦戾乎是剛柔緩急相濟之常理何必是之去哉廣大精微之類亦然

同風俗

一道德以同俗司徒之王敎也所謂一道德者乃上之風而以之同下俗者也如表影響之相從焉或者旣一道德矣又思同風俗將以刑戮勝姦而上勞下悴矣弊將柰何是齊人政以防溪者亦二術邪

俗學

學者同尊孔氏法詩書躬仁義不知俗學之目何自而得哉建隆以來禮樂文明煥然大備皆諸儒之力也誰嘗其目也耶如惡其敎而欲致獨則比屋可封之民爲罪人歟又或厭其久而

新之則日月之出特久矣後漢治古學貴文章以章句之徒爲俗儒則弁俗學者身自謂邪

漢儒

典籍之存詁訓之傳皆漢儒之力漢儒於學者何負而例貶之歟後生殆不知漢儒姓名有書幾種而惡弁如讐漢儒其不幸哉昔人歎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繫之辯詢良有以也

公議

凡變律亂常則不當乎人心雖百人之譽不足

以勝一人之毀也蓋彼不待高識傅達之士乃知其非雖塗人故自有白黑矣前譽之者一時之僞而此毀之者實天下之公也昔公孫禄斥王莽國師秀顛倒五經毀師法令學士疑冝誅以慰天下侯景陳梁武帝十失之一曰敷演六經排擯前儒王莽之法也當彼時猶有是言則公議不可泯云彼秉勢怙力以肆說者果誰歟哉

的

溫公曰經猶的也一人射之不若衆人射之其中者多也嗚呼此公天下之言待天下忠且敬也顧肯甲已而屈人必人之同已哉彼排擯前儒顛倒五經者亦冝媿諸

旨

公羊曰美惡不嫌同辭董仲舒曰辭不能及皆在於旨非精心達思其孰能知之見旨者不任辭不任辭然後適道矣蓋古之學者見旨今之學者任辭君子小人之儒自是而分也毛公堯夫傳曰家室猶室家也任辭者笑之其如見旨者何

同異

董仲舒曰詩無達詁易無達吉春秋無達辭范甯曰經同而傳異者甚衆此吾徒所以不及古人也嗚呼古之人善學如此今一字詁訓嚴不可易一說所及詩書無辨若五經同意三代同時何其固耶

朱張

朱學士寀爲張安道陳三傳是非甚辯安道曰彼自三家何與君事君子謂朱之力學不及樂全之達識後生復有如樂全之才器者顧肯疲於文字之細而憤戕以排擯前儒哉

三弊

先儒謂近代有芟角反對互從等黜競之說馳騁煩言以秦彝釵競競成俗而不知變此學者之弊也蓋此三弊尤驗於今日不顧其本而特出一句以濟私欲而因襲論者謂之芟角以此

所言責彼所不言覩馬以童牛想龍以尼虵謂之反對駢贅四出自聲傳谷榮響從響求應謂之互從說乎須其興積不問欲否而槩與之以尊其政事者芟角也以箕子之五事同堯之聰明文思聰明文思乃復異乎欽明文思反對也窮理盡性必待乎智仁鳶飛魚躍有假於風氣互從也彼方自謂繼聖絕俗之獨智作新一代不知古人久已斥其獘云

三論

德義之士如聖人其視章句之徒如僕役自章句之徒而視文字之學則如乞丐終日號哀岐路閒而腹不一飽亦可悲夫

精思

董仲舒楊子雲之材如何哉其苦學精思之久又復絕人遠甚故能成人如此今之士才品復如何而學問苟且多可媿矣往往脫略不肯致思徒徵所聞於勢位而誇有功於利祿以聾瞽自置勇於斥先儒而力毀古訓亦可惜哉

不奪

學者如守匹夫不可奪之志而不以死易學則日有功矣於是乎白刃不足以為吾威爵祿不足以為吾榮而吾之所能者中庸也不然滑稽亂歡亦何所不可祝欽明郭山惲當時號為大儒乃一日迎帝后意以助郊祀見上帝援禮陳義甚悉周宣帝立四后則有言曰帝降二女后德所以儷君天列四星妃象於焉垂耀又立五后則曰坤儀比德土數唯五實太學博士何妥

稱帝嚳四妃以發之也王莽謂地有動有震震者有害動者不害春秋記地震易繫坤動動靜闢翕萬物生焉嗟夫主治之世政令醨而民風貿寧覩是耶

躬行

誦詩三百而不能事父事君亦非興於詩也知禮樂之節文而不知其意知其服勞而不知敬於玉帛之表鳴乎金石之餘則亦非成立也彼雖盡善撫疵而與於文字之詩立於祝史之禮

成於瞽瞍之樂亦何足尚哉

害教

害辭未至於害意害義未至於害教害教則三綱五常絶矣謂天不足畏或欲天之明以出其君凶德不足忌百姓或可咈之類其害教奈何

巧慧

漢儒林趙寘始稱持論巧慧蓋先儒詁訓通而意有餘闕疑而言不鑿適中而無亢絶之弊明辨而不以仁者之見斥智者之見寧質而無嫵

也閑閑和聲也或曰和而有通意不知孰爲和而不通者如指門閾爲言則詎止於通也耶雖鳩摯而有別后妃之德盡矣或又曰入水而善捕魚是乃摯之一事何足多哉巧慧之弊如此

殽亂

古人謂讀詩如未嘗有書讀書如未嘗有易蓋知六經之意廣大無不備而曲成無所待也在昔漢時六經各有名家之博士並行而不相排斥其得人爲己多矣今六經紛然爲一說曰是一道也不知道則一而經已六矣如何以一泯六哉王莽講合六經之說恐不足尚也

滋蔓

桓譚謂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言但說若稽古三萬言班固歎後世經傳既已乖離博學者又不思多聞闕疑之義而務碎義逃難便辭巧說破壞形體說五字之文至於二三萬言是今日滋蔓傷本之弊古人已深斥之矣又隨而踵之善循覆車之轍何耶彼方自

詑曰前之文人才慳而不能弘闡有愧今日之富亦難與言矣

碎義

同燕於一堂之上而賓主暮分吾無恨焉兄弟築室而不相爲隣則吾恨且慚矣經本二意者紛紊糾射之說敢彼之責耶其本一言如和順道德而謂和道順德挑挺往來之見倚儺柔順之辭亦析而辨之則破壞形體甚矣

盜悖

孔子作春秋多微辭於是乎起問數百應問數千未之厭也至於詩書本非一時一人之言聖人取其可為後世訓者存之初不以一字為美惡也故曰志之所至詩亦至焉詩之所至禮亦至焉簡亦較直如此或取春秋之治其以詰難為功何耶昔之師儒未之有也及於春秋則反無與焉盜憎主人耶蓋非其有而取之盜也不敬其君而敬它人者悖德禮也彼何為盜且悖耶

鹿馬

因一鹿指以為一馬者一時跋扈之言也如因先王之格言而顛倒破壞者以天下為鹿而縱指之也不亦甚乎九州之終各志其行道或以徐州之浮于淮泗達于河為揚州之首盡變亂九州之疆里它尚有不誣者耶

過舍

過人之善而揚其惡不仁也舍其之善而取彼之不善不智也先儒於經寧無所失或者詆毀不少恕若其善則未之或稱也毛公傳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曰性與天合也鄭君謂用不聞達者而不諫爭者亦得入或乃取鄭而舍毛何耶

苟異

好苟異者必無忌憚而慢上侮下將流毒海內而不可禦矣且夫天生有形之物尚敢變異則至理隱微誰其正之先儒說淇奧綠竹曰綠王芻竹萹竹今迺以為一物不知綠竹青青何等語耶先儒說正月虺蜴蜴也巷伯貝錦貝也今以為虺為蜴為貝為錦

一經之士

五緣具而作繪五藏完而成人學者於五經可舍一哉何獨並用五材也耶昔人斥誤經者為鄙野之士良以此歎漢武帝命司馬相如等造為詩賦多爾雅之文通一經之士不能獨知其辭必會五經家相與共講習讀之乃能通其意今日一經之士又如何哉蓋為師者專一經以授弟子為弟子者各學群經於其師古之道也

故曰古之學者耕且養三年而通一藝三十而
五經立

虘獨

虘獨者害皇極其於經則喜通論而斥獨訓亦未為得也薄言觀者先儒曰觀多也玄王桓撥曰桓大撥治也今皆變異之矣春秋有特書亦可例之邪

騏驁

騏驥所以異乎駑駘者為其行千里而有餘力

也如行百里而與駑駘同敝則其異者名云爾也嫌疑不吾別猶與不吾明則所謂智者亦愚也采蘋或以為禮女之祭或以為教成之祭兔罝或以為祭或以為繹今之師儒忽焉未嘗辨也賓之初筵或以為燕射或以為大射今以首章為大射二章為燕射學者何賴焉

大言

袁紹與曹操論天下形勢操知袁氏世有河北未易可圖欲含而伏之則徒視弱乃出大言曰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無所不可是豈操之誠心哉今談經者不覈其實喜為高論大言一切取勝皆曹公之下塵歟

知本

言書者不取正於古文言詩者旣恥言毛氏而又不知齊魯韓氏之辨果以詩為何詩邪言周禮者真以為周公太平之書而不知有六國之陰謀地不足於封民不足於役農不足於賦有司不足於祭將誰欺邪言易者不知王弼之前

師儒尚衆而古法之變自弼始雖以經弼實不能出其藩籬何以語古邪春秋孝經則絕而不言未為知本者

慕古

善哉鄭康成之言曰旣知今亦當知古蓋今古交相為資則取道不遠或為高絕不可致及之論曰在古當然不知古之道亦何利於今而必尚之邪王莽好空言慕古法今猶有遺風邪

學難

虞翻曰悲哉學之難也蓋若人用心切而言之所感者深也古之人亦莫不然皆篤志竭力而求之難又講習殊數朋友之難又服勞就正以師氏攻其難之難今或適市售一帙書而取名利如拾芥夫何難之有

南北之學

南方之學異乎北方之學古人辨之屢矣大抵出於晉魏分據之後其在隋唐閒猶云爾者不惟其地而惟其人也蓋南方北方之強與夫商

人齊人之音其來遠矣今亦不可誣也師先儒者北方之學也主新說者南方之學也

燕書

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而過書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說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悅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古文尚書泰誓作大開元閒學士衛包受詔成今文尚書乃始作泰或以交泰為說豈燕書哉

躐等

學不躐等也尚矣自一年至七年皆有所視九年迺大成今童子嬉戲未除而易為高談天人之際者不知周世宗之功王朴之謀乃謂三代可立致而平視堯舜其躐等多矣以故民風日澆而盜賊興未易圖其救之之術也

體用

經言體而不及用其言用則不及乎體是今人之所急者古人之所緩也究其所自乃本乎釋

氏體用事理之學今儒者迷於釋氏而不自知者豈一端哉

殘經

墜簡殘經衆矣可勝數哉唯是劉原甫王深甫每以為恨近世師儒以謂昔之言無不善今日之說無不可通不復聞有闕疑者非所尊經而今上御名思也其勉之哉

闕疑

杜征南有言曰古人戒以闕疑苟不廣聞乃亦

不知所疑也是知闕疑非淺之事唯是惇學老成者以是成其敬聆名上之德如惇學而不闕疑則誣先哲而疑後生卒無所得可不戒哉

知弊

三代之政各有所弊而其所謂弊者可指以言而救之之術易為功也齊魯之治亦各有弊而紛然多故善其後者難也先儒之學傳數百年之久而其弊如何今之師說十數年之間弊復知何學者宜亦知所從矣

知時

智之所難適者我所遭之時也學之所難明者在昔數千年之異制異時也三代之禮既不可同日而用或以周禮之五玉為虞書之五玉可不可耶

君子

君子者成德之名也德豈一端哉或必以仁智為君子是何量君子之固耶

先王

姜王之先生謂商周之所稱先王者近自其祖宗而遠及異代之君也如合祖宗而必在昔之法則亦悖矣

周公

謂周公用天子之禮樂者誣也不然春秋譏魯之知禘何耶且漢景帝賜江都王以天子之旌旗君子賤之矣或者既誣周公而又蔑乎禮樂其與曹馬為媒乎

孔子

或以潛龍勿用為孔子是不知乾之為君而初九之潛者不復可飛也或因孟子所謂孔子不有天下之說而不思之歟豈孔子之志歟不可以為後世訓也

孔孟

孔孟之稱雖倡之者漢儒猶未之有也既不知尊孔子是亦孟子之志歟其學卒雜於異端而以為孔子之價者亦不一人也豈特孟子而可乎如知春秋一王之制者必不使其教有二上

也世有荀孟之稱荀卿誣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統閉約而不解未免為諸子之徒尚何配聖哉

澄定

唐李石謂人君學問不勞專意經義然亦不可不讀知其大意以澄定意氣善乎其言也所謂識其大者何以加此蓋自天子至于庶人孝既不同而學乃一等邪不然為高貴鄉公節閔帝講辯於朝夕亡滅之際與博士爭一日之長乃賢

與文景歟

傳勢

張禹專帝與太后之寵所謂張侯論者遂盛於天下崔浩威福振宇內其五經之注學者尚之至于勒為石經逮夫禹死浩誅之後無一人稱道其說者則前之所傳者非經也勢也

名聖

荀卿之弟子與叔孫通之弟子皆以其師為聖人至於何曾之孫又以其祖為聖人聖人之名亦可私得歟蓋卿之弟子學無所成通之弟子因賜金之利曾之孫歎世事之驗於是乎云爾使其成學而不外慕則俊造之名尚未易許人矣

祀聖

余朱榮晉公護無君大惡既死廟而祀之以配聖人范陽閭祀安史為二聖嗟夫人文悖而不已則鬼享僭而不法可不戒哉

聖賢之言

聖賢之所以得名者成德之稱也非謂其言有天地之殊絕也蓋聖人之言不特無以異乎賢人而其是是非非亦無以異乎衆人不苟譬不苟雙天下之達道也果如賢人之言近如地則衆人之言將在九泉之下乎雖然聖賢之言無辨邪曰均是言也聖人之言為聖言賢人之言為賢言

賢

夫所謂賢者能為理之所宜而非為人之所難

也如舍所宜而論所難則君子之惶悌不及小人之奇險矣或難或易在彼而吾之誠心一也豈以彼之難奪吾之簡易平康之操哉揚子雲自以事莽為難而有是言乎

心迹

脩辭立其誠君子於是乎居業辭與誠為一物也聖人之情為難見矣吾之所以能見者存乎其辭也天地之情吾亦因其所感而得以見之矣或者因孟子以心邾之無以辭邾之判心迹

為二端是教天下之僞也如曰好生者吾心也殺人者吾迹也利彼者吾言也為吾之利者吾行也人亦何以賴夫賢哲歟

何王

何晏王弼倡為虛誕范甯罪之甚於桀紂弼以其言言易猶近似矣晏之誕論語則又何邪顏子屢空先儒皆説空乏晏始作之自為説曰虛心知道不知言之愈遠而愈非顏子之事也或以無相無作為空則又晏之罪人也是言本出於釋學而釋學譏其失已之傳果誰之學邪

新

聖人之意具載於經而天地萬物之理曾於是矣後世復有聖人尚不能加毫髮為輕重況它人乎譬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彼一已之所謂新者迺六經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爲卜子夏首作喪服傳説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説云爾唐陸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于師

曰詩則有魯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前人惟故之尚如此

棄舊

貞觀中詔脩五經正義成用以取士而兩漢以来諸儒之説存而傳者十不二三逮今新義之行於有司而所謂二三之傳者亦不知何在矣可不惜哉

益沙

歐陽公曰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為諸儒自出之說汨之也今之經外又自為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水清而明矣夫學者苟知乎此則不勞而有功博而知要是之謂務本

不得已

柳子厚曰君子之學將以有異也必先究窮其書究窮而不得焉乃可以立而正也謹之勿遽歐陽公曰先儒之論苟非詳其終始而牴牾質

諸聖人而悖理害經之甚有不得已而後改易者何必徒為異論以相訾也如其不得已於經則古今學者之樊惑以亡矣惜乎遽而得已者多也

黨

國家因黨與而傾亡經術因黨與而不明春秋以傳而分為三董仲舒江公劉歆於三家始倡其所異而堤防之杜預何休范甯又閧土宇而興干戈焉毛詩初異於鄭氏而王肅申毛孫毓

理鄭皆相倚如冠讎愈出而愈怨矣元行沖歎其父康成兒子今上御名寧言孔聖誤不道服鄭非良有以也

業

四氏各有業一業者富二業者貧三四焉者流離死亡矣童子於經輕就而易叛既以可恥若其白首而崎嶇岐路者又亦可慚哉杜預不以公羊穀梁雜乎左氏范甯亦惡左氏公羊之轉穀梁其志終可尚也

先民之經皆科斗文字如顏閔不死游夏更生則不復識今之文字矣或以李斯之六書為一說自謂得聖人之意且有言曰殊方異音譯而通之其義一也君子謂是義之說也非字之義也武陵先生患漢以降學士互相增添字倍於古其所感深矣

訓

古人訓詁緩而簡故其意全雖數十字而同一

訓雖一字而兼數用後進好華務異訓巧而通使其意散兩字兩訓而不得通或字專一訓而不可變或累數十言而不能訓一字嘉祐學者猶未覩此也揚子雲作方言其辨已悉猶有通訓何不覽諸

音

陸德明因古諸儒音韻之學著為釋文惠乎學者深矣今迺忽而不顧多從其本音而讀之真野人也温公曰凡觀書者當先正其文辨其音

然後可以求其義

流品

或謂先王用人無流品之别不知皐陶陳九德而俊乂在官則流品已著矣使欲擅天下之權倒置名器不為此論則無以濟其術云

地無遺利

子曰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自天子至於庶人用財各有等孰得而侵哉或為地無遺利之說何其與聖人之言戾邪為其下者不亦難哉因以賢乎桑弘羊字文融而以一言禍天下矣

善術

秦焚詩書坑學士欲愚其民自謂其術善矣蓋後世又有善焉者其於詩書則自為一說以授學者觀其向背而寵辱之因以尊其所能而增其氣熖固其黨與而世其名位使才者巓而拙智者固而愚矣學士之衆則豐飲食以侈其朝夕峻爵禄以利其身世濟其欲而奪其志嚴其法而禁其言使之不擇禍福而靡然趣已又豈

不愚彼哉是君子所以懼焉者也

善美

或因孟子可欲充實之差以善不及美不顧孔子歎武之盡美而未盡善乾元為善而利以美稱邪夫不明乎用字之意而謹乎訓字之名學者之大患也

觀過

觀過斯知仁矣為其心志外見而不可掩也先儒之過畢且近不害乎名教後進之過高而遠

其甚至於無君無父學者果孰宜從耶

孝

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得非文王當商之末志在斯民欲仁之〻為事乎武王周公一天下郊祀宗廟之禮行而辨賢遠賤是廼善繼善述歟苟非蒙大難之志救塗炭之事則重規疊矩舊章率循國家之常何必是之云哉如子然違其私志則志無取舍事無時制乎

享

或言為享上之言不知何所據有自於洛誥敬識百辟享不享邪洛誥因五服諸侯來朝宜以為新邑之戒至於周之百官則惇大成裕云爾享論其享不享耶禮諸侯有不享者王誅所加亦非百官事也成湯莫敢不來享者豈不遠自氐羌乎且天下文明何疑何慮而於百官享不享之責邪無廼導之諛乎俾曰主所言皆曰善主所為皆曰可隱而求主之所好即進之以快耳目偷合苟容與主為樂不顧其後害者諛臣也是蓋有可懼者衛侯言計非是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以謂君闇臣諛以居百姓之上民不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義

甚哉義之與人大也君子德行大備而或毫髮之欠者亦不足以為義焉故君子以是為質和順道德之後乃可與言先儒之訓曰宜以視鑿枘之不相為用而須臾必守也或曰義者制也

以忍為義德是中不害異大可小之論將流而入於刑近於利矣

忍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忍之異乎容者幾希忍於須臾而大或不能容者有矣大無不容而小不忍者亦有矣故君子必並用也或以殘忍曰是義德也既不知義又亦酷而不忍周公所以誥君陳者

事道

百姓日用而不知雖有至道而無非事也若夫君子則知之矣孰非其道哉今於聖人曰此事之序也此道之序也果知道乎

文集卷第十三

文集卷第十四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雜著

曆元

夏桀在位五十有二年湯受天命放南巢實甲寅之歷也是為成湯之元不踰年而改元革命異乎繼世之君也推之於歷考靈曜春秋緯命歷皆本於甲寅元漢安帝延光二年中謁者亶誦侍中施延河尹李祉太子舍人李泓及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皆言歷元不正當用甲寅為元議郎蔡邕議之曰歷法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凡六家各自有元光晃所據則殷歷元也然則甲寅為殷湯之元也審矣或曰歷黃帝用辛卯顓頊用乙卯虞用戊午夏用甲寅殷用甲寅周用丁巳魯用庚子黃帝顓頊虞夏周魯未必皆元也何獨甲寅以之為商湯之元哉曰時君各因事而命其歷不同也至於殷元甲寅則歷家皆因之而起算云爾

周大象元年太史上士馬顯等表言曰夏桀殷
斟酌前代歷變壬子元用甲寅其言是也古諸
儒生皆以為孔子用殷甲寅歷漢劉洪於歷最
善其表言曰甲寅歷於孔子時效竊以春秋緯
命歷推之可信洪言而公子譜所謂商起庚戌
終戊寅者非也帝王譜謂湯元年壬寅一行歷
謂成湯伐桀歲在壬戌皆非也外傳曰晉之始
封也歲在大火閼伯之星也實紀商人常昭曰
商主大火其衆合於甲寅乎曰成湯六年甲寅
上推桀元年癸亥實見歲在大火如魯傳公五
年丙寅亦歲在大火又推之於其元年壬戌實
見歲在大火此國得以為甲寅也或曰以夏正
論之大火卯也此得以為甲寅何也曰夏后氏
建寅商人建丑周人建子因其所建不同而然
也魯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朔日南至魯史失
閏至甘傳與緯不同唐一行曰周歷得己丑二
分殷歷得庚寅一分殷歷南至常在十月晦則
中氣後天也周歷蝕朔差經或二日則合朔先

天也傳所據者周歷也緯所據者殷歷也氣合
於傳朔合於緯斯得之矣以此觀之既其所建
不同則大火先得以為寅也殷人建丑以十一
月朔旦冬至為元首始變虞夏之歷也世紀公
子譜三統歷皆曰湯在位十三年今定著元甲
寅則十有三年丙寅之歷也孟子曰湯崩太丁
未立夫所謂未立者言嘗立之為君不踰年而
卒未得立以為君也春秋之法不踰年之君書
之曰子而不書之為君書之為君則不可而數
之則可也不然孟子何以數之耶外傳以謂商
之饗國三十一王并太丁而言之則非也世紀
三統歷亦曰殷世三十一王惑於外傳之論也
公子譜謂三十王是也孟子曰外丙二年仲壬
四年太甲顛覆湯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
太甲悔過自怨自艾於桐處仁遷義三年以聽
伊尹之訓己也復歸於亳太史遷作商本紀曰
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
是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

仲壬是爲帝仲壬帝仲壬即位四年崩及世紀所載皆是也本紀公子譜以外丙即位三年則非也世紀謂外丙即位二年與孟子合而得商享年之數也孔安國顔氏孔穎達輩徒見伊訓之文曰成湯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遂以謂太甲繼湯而無外丙仲壬反以太史遷皇甫謐劉歆班固爲非何其妄也蓋不知伊尹以成湯之訓訓太甲孔子本原伊尹訓太甲盛衰汚隆之意而序之非謂成湯之於太甲先後世次也如夫子於易曰包犧氏没神農氏作神農氏没黄帝堯舜氏作皆本其治之相成也非謂其時之相繼也黄帝之後豈不有少昊顓頊帝嚳之君歟仲壬四年而崩壬申之歷也越明年癸酉太甲之元也三統歷太甲元年乙巳元嘉歷太甲元年癸亥一行歷太甲二年壬午三者皆非也沃丁在位二十有九年或以謂三十年小甲在位或以謂三十六年或以謂二十二年或以謂十七年雍已在位或以謂十三年或以謂十

二年中丁在位或以謂十二年或以謂十一年外壬在位或以十五年或以謂五年沃甲在位或以謂二十年或以謂二十五年祖丁在位或以謂三十二年或以謂三十三年盤庚在位或以謂十八年或以謂二十八年小乙在位或以謂二十一年或以謂二十年廩辛在位或以謂五年或以謂六年庚丁在位或以謂六年或以謂二十一年武乙在位或以謂三十七年或以謂七年若夫沃丁之立三十年小甲之立二十有二年若　有七年雍已之立十有二年中丁之立十有一年外壬之立五年沃甲之立二十有五年祖丁之立三十有三年盤庚之立二十有八年小乙之立二十年廩辛之立六年庚丁之立二十有一年武乙之立七年則皆與商之享年不合誠非実商享年六百二十有九諸書皆同

辯誣

天無待而高者也日月無待而明者也人之生

於天朝夕日月無所待而知高也亦無所待而知其明也聖人之道爲獨不然韓退之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晚得揚雄書益信孟氏又得荀氏於軻雄之間何邪孔子固聖人孰知後世必有人曰孟軻能明吾道而尊之耶脫知後世遂無孟軻則孔子之道泯滅不傳歟至於揚雄則復何力之有一何量聖人淺而自待之厚耶今之學士大夫必待小序以說詩必待魯史以傳春秋必資莊老元虛釋氏幻妄以明易

又復何耶然謹小序於詩者鄭康成孔穎達也尊魯史於春秋者服虔杜預也假釋老於易者何晏王弼輩也今之所謂大儒者未離乎昔日曲學之後塵歟

自西晉來有老易之論何其不思邪蓋無得於易而溺老氏之文者倡之也斯人不特無得於易而亦無得於老氏者也譬諸人材必先其學問師友淵源與夫立身本末出處去就所向大體同也小體斯可略大體不同而美小體之論

夫老氏所貴曰常與靜易之變動出入不可以居老氏自處者無名無事芻狗百姓而易於吉凶與民同患至曲而不遺斯世之是務也老氏至極歸於自然雖道亦是法也易有消息屈申吉凶悔吝危可安而亡可存皆有然而然非自然也果相資以用否耶

齊晉之功非不盛也吳楚之王亦嘗也春秋不之貴者尊一王也門內妻婦且知尊無二上矣子不知世所謂孔孟云者孰自而得耶其尊孔

子歟尊孔子歟蓋天下萬世之尊師者孔子一人而止耳容孰偶之也邪學者於是乎權有度無欲挽二子以並駕又無乃甚邪荀卿非孟子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王充著論曰刺孟則亦過矣然不爲無謂也知其不尊周室勸諸侯僭王以國叛人人可爲湯武予學春秋而有感焉未敢發之言也後見江東李觏所論著則有前得於予者也又如士師可殺人之類強辯傑驁視當時所謂策士者不甚遠

今學者以孟子班諸顏淵而原憲子貢曾參宓子賤之徒惡之者不知世無孔子果孰可以諸子優劣邪使孟子與諸子並生而從容弦誦闕里中當自有次第哉

尊其名不覈其實玩其讀莫適於事者周禮之爲書也其出爲最晚劉歆初獻之新莽莽即拜歆周禮博士者乃傳焉是書大袛煩禮瀆儀靡政偕刑苛令曲禁重賦專利忌諱祈禳誕迂不切事適莽之嗜也莽所用以戕天下之民而鉗

天下之口者是書之奉也正月之吉初和六官各縣象法于象魏民視既已讀矣是日州長各屬民讀法于州又何能來自象魏而滑其聽邪孟月吉日黨正屬其民讀邦法仲月大司馬行蒐苗獮狩之禮月吉則族師屬民讀邦法正歲則鄉師稽器州長黨正屬民讀法季冬烝索鬼神春秋則鄉州有射黨正祭禜族師祭酺閭胥讀法凡歲比而三歲大比所以致其民者勞矣而力役追胥大事大故之所致又未可以期數也將使斯民終歲遑遑然不得伏田畤安室廬而奉有司之役邪冢宰以九職任萬民而掌固又任萬民凡國都郊之竟有溝樹之固民皆有職焉夫民既勞矣而任之者亦以衆邪畿內千里而鄉大夫士胥徒授田凡萬八千人有奇其地莫之能給而此多役疲擾之民尚可勝其任邪是書屬其民者如此則於禮樂政刑復何論哉昔周公任冢宰正百辟今書冢宰乃特正其治官之屬何邪尚書周官與是書所謂孤卿之

職五服之制頗異同尚書周官作在周公輔政七年將歸之時不知是書之作何時也如前乎尚書周官則周公後以尚書周官爲正矣學者尚何取於是書哉如其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尚書周官者周公之棄物也孔子復何錄之耶二者不可允會非周公妄則孔子過也孰可既如作在尚書周官之後則周公未嘗歸政成王也又孰可王肅作冬至圜丘之樂謂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禮單文爲經國大

體懼其局而不知弘也予有取焉嗚呼使周禮而尚全王者猶損益之况此殘偽之物乎

或問韓愈言士不通經果不足用其言是非曰士固不可不通經而必待通經之士而為用則非也將有禍經術而病天下者矣西漢張禹經為帝師成帝懼變異數見因吏民言疑王氏專政事駕至禹第辟左右親問禹禹乃為身老子孫之計曰災變深遠難見此經義意也蓋禹於是乎言之安而帝之聽也信以不疑其在位碌

碌者亦皆曰經意也王氏何病其後莽卒擅漢日夜更變漢制紛紛然天下不勝其酷莽與其國師歆輩一切文六藝之言為其賊也奈何梁武帝父子躬著經義數百卷又升殿自講說甚勤而朱异賀琛皆以經術進專國用事异乃為侯景主人琛又以從而紹介之卒以亡梁而帝父子不得其死又重可哀也歟不通經果不害其為士安得眞儒以語哉

大辯

說之避地高郵卧病兩月念平生略有所知而未嘗語人者不可使之俱泯輒疏其大者作大辯

近世學者喜於離析配合之說蓋有所自矣昔之人分仁義於父子君臣之間曰仁不遺親義不遺君又曰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善為一家戶牖之言也質諸孔子則戾矣吾孔子曰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又曰以孝事君則忠又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焉云爾則無分乎仁

義也又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先儒謂父子之常道加以尊嚴又有君臣之義也愚嘗觀易象家人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溫公謂家人之中父母之事即得尊君之道故特曰父母之謂也愚以是知君父無二體忠孝非兩端仁義不可於君臣父子而分矣嗚呼仁之所至義亦次焉故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子夏之言曰父至尊也天子至尊也君至尊也是故三年之服一也愚嘗謂七十之後諸子者非

親見聖人之比也

大辯後說

予旣作大辯問者曰臣子之事果無異乎仁義一也忠孝一也其敬一也若其所事則有不同者子之於父一家之事焉爾臣事則國事也諫爭則忘其生軍旅則誓以死奉使則死不辱未嘗顧其家也家事則未嘗不顧吾國也故曰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竭其力者生事也致其身者死事也亦不難乎其死也問者曰

明天下之兩事者莫踰乎蠱蠱言父子之事而不及君臣之事何也幹父之蠱者幹君之蠱忠臣也裕父之蠱者裕君之蠱諛臣也問者曰其上九不及父事何也曰上九爲卦之主風自山而落父子終無退事而君臣於終不得不退也王弼之前易家皆謂臣老得謝事者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也弼始援莊老棲遯不可同群之說以苟異今誰辯之者嗚呼始以父子著君臣終以君臣篤父子

說之十餘年來始不惑於孟子爲之辯正大端

申劉

自謂愁矣及見劉道原說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是堯崩踰年事不待三年喪畢其斥孟子甚明且罪孔安國仍輒之繆乃大肆歎恨不得道原而在北面師事焉然道原意有所遺者輒申之堯知其子不肖不足以傳天下幸而得舜以授之舜旣攝二十八載之久矣乃復待堯三年喪畢避之南河之南是堯之子才足以傳天下

歟堯遠能知舜而近於其子則不知耶賊父子之恩而瀆君臣之分孰大於此哉堯苟不知其子舜乃獨知之爲舜者曷不諫之於攝政之初使堯見之乃有待畢三年之喪卽位之初棄宗廟百官而遯耶無乃舜之是舉也僞歟天下至重器授受至重事何容僞毫髮哉後世亂臣賊子接踵奮袂而起舜式倡之耶舜於是上不誠於堯下惑斯民以天下爲市而術取之耶丹朱不肖子也一日見舜避之遠乃起而言曰天下

吾家之世有也至我始不身之耶吾父雖欲授
舜而舜不敢居以避我我何為不如舜之志也
且舜之志天下志也我之受冝則舜以天下病
而利丹朱一人豈堯之所以知舜之心哉如丹
朱曰舜之避我雖遠如吾父命何天下之朝覲
獄訟謳歌顧可欺哉必以天下奉舜是舜非受
天下於堯乃受之丹朱也丹朱不知為舜亦何
憾彼朝覲獄訟者必忿然而爭爭必至於兵丹
朱將不保其軀矣舜欲利丹朱而寔欲棲之耶

舜之南河之日天下禍亂摩耶夫既不忍堯之
子而避之矣其之中國踐天子位則顧衆人之
情而不待丹朱之一言不若其初不避之愈而
徒以暴丹朱之不肖耶此非常大事其後禹益
又皆例之耶書雖殘編不應如此大事略無所
著見其爲益事則温公辯之矣

恥新

儒生於六藝務新相尚紛紊糾射不已爭少亦
狃習焉而不知其非殆今老矣始恥之何則聖
人之意具載於六藝天地萬物之理備於是矣
後世復有聖人而不能加毫髮為輕重况它人
乎昔之學者辛苦晝夜讀誦思索加之以師友
傳約一意於其繩墨中而不敢外以曲直也譬
如日月光明莫知其終始寧辨其新故亦若可
器之物腐爛而改製作而新也惟其人智識不
同所得有淺深而所發有早晚一己之所謂新
者乃六藝之所故有也尚何矜哉是以昔之人
遑遑然惟恐其不得於故而止耳卜子夏首作

喪服傳說者曰傳者傳也傳其師說云爾唐陸
淳於春秋每一義必稱淳聞於師曰詩則有魯
故有韓故有齊后氏故齊孫氏故毛詩故訓傳
書則有大小夏侯解故是何前人惟故之尚如
此而今人乃新之急耶若乃其新則有之蓋賢
之以釋老而鑿之以申韓塗人之耳目而變易
其心思為己名舉之術以發身富貴則新之善
矣嗚呼先儒之學止於皇極大中之道非釋老
申韓之清虛刻核高絕而辨析則何以為新而

餌彼薄劣之歎邪是特有害於其言而已乎著於政事吾民將不勝其獘可不御名哉或曰陸賈新語賈誼新書劉向新序桓譚新論如之何曰語之書之序之論之可新也義則未嘗新

太剛辯

東坡作剛說以謂太剛則折者鄙夫患失之論也或以仲山甫之詩排之嗚呼人而可與言者豈易得哉彼不知太剛則折者物理也君子之道何與焉夫君子所謂剛者何也誠也誠斯柔

矣自其柔而用其剛則何所不宜天地鬼神將直折之尚誰折我耶不幸而殺吾軀身是亦剛者之細事也不然又何以責乎剛哉嘗試觀之天下之柔者水也及其起為八月之濤而匯為千里之浸則曰天下之至剛者也是無它焉水之為物誠焉爾也今有人焉欲禦是濤而田是浸雖力何能哉仲山甫之德既不吐不茹矣剛亦何病乎太剛歟或者亦東坡之客得以辯諸

和陶引辯

東坡先生和陶詩不見老人衰憊之氣如何曰孰敢以血氣之盛衰而論盛德之士耶又有擬古之作而未有追和古人者如何曰亦所未喻也梁吳均和梁鴻在會稽贈友人高伯達和郭林宗贈徐子孺和揚雄詠人乞酒不得作詩嘲之唐李賀追和何謝銅雀妓追和柳惲汀洲白蘋章蓋亦多矣雖然和不次韻奈何曰時也方觀鳥跡時可責以鍾鼎之法度乎又問曹劉鮑謝李杜諸詩人皆莫及陶淵明如何曰未之前

聞也若其所聞者梁鍾嶸作詩品其中品陶彭澤出於應璩左思文體省靜辭興婉愜每觀其文想其人之德世歎其直如歡言酌春酒日暮天無雲風華清靡豈直為田舍語耶古今隱逸詩人之宗也如嶸之論則彭澤為隱逸詩人之宗而曹劉鮑謝李杜者巖廊詩人之宗也竊嘗譬之曹劉鮑謝李杜之詩五經也天下之大中正也彭澤之詩老氏也雖可以抗五經而未免為一家之言也嗟夫應璩之激左思之放本出

於劉而祖於曹宋易容後來者勝之也又安得而措一言於李杜間耶或以東坡之詩勝李杜而比淵明者其言大可懼哉如以謂篤愛陶詩而服勤焉唯見於東坡則江淹之所擬今泛濫入於陶之集中未有辨之者韋蘇州白樂天之所効者皆極閑遠之所致亦皆優於曹劉鮑謝李杜耶又問區區之迹未足以論士如何曰是心與迹判之論也吾温公弁之矣蓋論士者必以區區之迹吾友有喜和陶詩者因為辯之云

爾

性命

或曰鑿九竅而戴爪髮均天民乎曰然曰苟無大惡得罪於天則天將生養之而有間乎曰苟無大惡得罪則天將生養之而無間也曰今有人焉才不相高德不相尚貴或有餘而天益侈之以福賤或不足而天益窮之以禍為之天者私乎為之人者自取乎曰汝豈未知陶者之用心陶之為器範金合土埏埴之巧一也至於形狀既判則一為墳一為缶一登清廟而和玉瑟一限巖墻而包醬豆豈陶者之私耶各安於分耶故方其完也或以墳貴而缶賤一旦落而碎之則同會於糞壤之類矣為器不同為棄一也彼貴墳而賤缶者又何淺哉夫然後知陶者之無私也汝知陶者用心則知性命

禍福

富人有祭而祈福者列千燈於中庭流汙及踵而布油不輟曉使僮僕市燕雀之在網者逸而

活之又百數焉既而語祭曰吾之某交吾之某親惟飲食是務所殺命日數十吾每哀其愚而力未能化也子何辭而使從吾之所樂余應之曰噫彼之所樂者子既哀之余之所哀者又子之所樂也子將謂天之生物惟形宏而聲大者謂之有命也將水陸纖介蚍蜉蟭螟皆謂之有命也擇其大者惠之則活十人不若活一牛兼其小者濟之則蚍蜉蟭螟何物非物子脫網羅之禽百數濟物之功見於色子曷不視前夕之

燈甌于氏焦爛之燄已絕未絕禳〻與溢何啻
億萬豈可以知度其目數哉予以百數之燕雀
不足以補千燈之爛盡也明矣天如不間則已
如其間之必禳督大怨以予私一身之福損億
萬之命必踏予以徇於某交某親而未暇治其
飲食之小過也故曰余之所哀亦予之所樂也
夫是之謂為善不經為善不經則反以為禍故
君子內則孝於親外則忠於君居則恕於物有
道可行則相於衆四者求福莫大焉詩曰愷悌
君子求福不回此之謂也福如可祭禍如可禳
是天有私覆地有私載日月有私照必不然矣
非徒無益也蒙昧之間又有害者若焦燄之類
或可戒已

釋字贈恂公

老僧如恂來為予言天台智者之教曰介爾有
心即具三千予問何謂介爾曰自吾祖荊溪以
來皆以詩介爾景福為證予按詩家訓介曰助
也與智者之意了不相當柰何頗聞荊溪無不

該洽而於此一字似或誤矣雖然不害其為荊
溪也此字蓋當如漢書介居河北之介晉灼曰
介特也訖點反夫此有心一適當其時霍然之
頃也又如素問所謂心欬之狀喉中介介如梗
讀亦如憂夫介介之梗可以見彼介爾有心之
相歟又易介于石古文作砎鄭康成云磨砎也
古八反夫磨砎之聲亦倏然而有者也讀者可
以意了而見智者之語峻意潔云爾恂曰竊嘗
有意而不知其讀如此願書之予每恨晚輩輒
廢形聲之學喜書以贈恂政和元年辛卯十一
月己卯嵩山景迂生書

懼說贈然公

予嘗怪韓文公歐陽文忠公力排浮圖而其門
多浮圖之雄如澄觀契嵩輩雖自能傳於後世
而士大夫今喜稱道之者寔二公之力為多也
夫毀其教而進其徒豈非一反哉往年孤山智
圓凜然有名當世自成一家之學而讀書甚悍
性曉文章經緯師法韓文公常責其學者不如

韓能有功於孔氏近則高力辯歐陽之謗有古
義士之風是二人者忘其譽而暴其善又一反
哉竊嘗思之是惟公乎好惡而務乎厚不自窘
東而壇宇廣大者為能如此若其反乃其合也
天台僧了然字煥之年三十六歲天姿秀發傳
其教甚力比嘗幸善於山中十有五年衆服其
善而自覺其有得乃出遊予始識於四明而歎
異焉顧予方流落不爲人所比數尚何有於斯
人而竊爲之懼則深矣蓋斯人賢可妬而能可

嫉余於彼妬嫉者則無所恨而唯懼斯人聚徒
太早又懼其著書不能待晚而太鋭封植師說
疆界柢太牢也何則今有人視其外所師說者
不怨則怒或陽善而陰伐之其如師說不餘一
字不謬何得非嗜藝好替而與之共藝歟世間
書讀固不能盡而應有當有者又如晨炊之不
可緩何容年少輒有著述銳氣善瑕疵先達不
知己之所謂新者過少時又復陳腐有人議之
矣以故少年著書者至晚必悔如其不悔者又
無足觀也然之祖智者猶以領徒早為厲己況
它入乎然宜勉斯三者公其好惡而務乎厚不
自窘東而壇宇廣大則善矣不過數年予當隱
處高山或聞東南有道盛行大得名譽者是必
然也然其勉諸作懼說贈之

淨土略因

臨淄趙子和仁裕移書清上老法華曰吾東州
人近因子之文始知有西方淨土可脩而自天
台教以出也子宜於此圓妙大教專明茲真修

一事益以惠我無情有性者僕謝之曰且縛凡
夫與予同在三界八難中何敢任此雖然病者
未必不識藥也竊聞之有生有死而凡聖殊有
凡有聖而身土異有身則有土有土則有身孰
穢孰淨可不辨之耶我釋迦牟尼佛與阿彌陀
佛愍此衆生乃同一願力於無量無邊法門之
外建立此一法門釋迦儐之也彌陀王之也釋
迦生之也彌陀家之也釋迦於病藥之也彌陀
使之終身不病也釋迦之土猶逆旅也彌陀之

土猶鄉閭也自西竺以望安樂國與吾震旦之望安樂國一也是故文殊普賢彌勒龍樹賢護無著天親皆願往生而觀音勢至在釋伽所亦在彌陁所吾土始自慧遠白蓮社與謝靈運劉遺民輩倡導之後繼有曇鸞道綽懷感懷玉善綽善導之願行尤著而可考吾天台智者大師承聖賢之後振法華之音其教始大備而行之益遠法華之前有維摩經首以淨土起教法華之後有起信論終歸證於淨土發觀其目蓋有

十種佛土二十七品佛土其合之爲四土則後自吾智者始是四土之名散在法華華嚴維摩仁王普賢行願及大智度論唯吾智者合而次第之其在維摩之空室法華之空中寶塔則常寂光土也維摩之衆生寶蓮花法華之衆皆是菩薩則實報莊嚴土也維摩法華之聲聞菩薩共爲僧等則方便有餘土也維摩之見妙喜國法華之三變大地則同居淨土也維摩有香積菩薩法華初放大光明則同居穢土也佛告寶積長者子言菩薩隨所化衆生而取佛土則同居土也隨所調伏衆生而取佛土則方便有餘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入佛智慧而取佛土則實報莊嚴土也隨諸衆生應以何國起菩薩根而取佛土則常寂光土也其文雖隱而其義彰其名雖散而其理合苟非吾智者出之則如之何嗟夫遠公於教典未備之時提機未熟之際率群賢而創導之智者啟波瀾而淵澄闡隱秘而震耀終成此教以貽來者顧豈不本自淨

土而欲斷穢土淨耶然法華於藥王品示安樂世界生蓮花中其在普賢品則示兜率天生彌勒所吾智者捨普賢之行而專意藥王之證其後有慈恩法師復捨手藥王而專意普賢則又深知四土之分別者也唯知四土則十有六觀盡矣三身王觀四教萬法悉無遺矣雖然有一患焉一曰疑而不信彼疑不自信則我內信而何補智者猶病諸十疑論所以作也唐永州異上人特書是論於法華寺壁其所感深也二曰

信而狂且愚不知悟心以入觀明因以克果但言我能心淨孰非淨土似能為維摩之言而身實天魔之民也豈不重可惜哉其在今世洪此教也蓋有人焉知慈雲法師之教行四明法師之觀智遁者靈芝律師之辯論何以尚之洧上老法華初從明智法師而生信後頗從容於靈芝云

志學

族弟觀之居一日來請曰若何而志得於學予

報之曰汝志吾不可不汝言夫以行為學非待學以為行者克己復禮之學也學焉者無所假也鷙鳥之習其羽豈取筋力之勞哉學寸而習寸學尺而習尺養吾之神明而適日月之光華吾心說矣心茍有所說則無物不遜吾之學也此天下萬物之所說者則不足以象吾之說其惟朋友講習乎故賢賢事父母事君交朋友未學而為學矣子夏斯言蓋有所本矣吾夫子以孝悌謹信汎愛親仁其行從容有餘力而不逼者學文之功也揚雄始上行而次言末之教人是分學與行為二端而惑於誦數佔畢之為學者蓋以行為本言為能教人為成德矣曰非徒知之亦允蹈之待若人何薄耶荀卿諭乎假舟楫輿焉則學與性分為二端矣學以光明乎光明遜志敏行者非耶二子之蔽無它不知克己復禮之為學乎顏淵以身為天下萬世之率而問仁夫子知回之所以問者於是乎告以天下萬世大中至正人人能自竭之通曰克己復禮

為仁由己回知夫子所言者則謝不敏而請事焉吾之一己視聽言動罔非吾之學也耶一言之曰仁二言之曰仁義三言之曰仁曰義曰禮自是百言之而百名數實矣揚雄亦豈無知於此者其言曰禮由己則遺仁義矣荀卿之知此蓋明其言曰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樂之中和也詩書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其言厚乎禮而薄乎己卒以禮為舟楫輿馬將見其一日捨之

尚何所克哉觀之後曰然則學無所分而無門户以入不亦難乎曰豈無所自於其惟思乎學必思以明思必學以進雖九思而未多終當一之於學也不寢食而思卒不吾益惟學能吾之益而不吾負焉耳前乎孔子而言絶學棄仁以貳乎孔子者老子之徒也後乎孔子而因曾子之辭氣不盡信書分仁義於君親以亢乎孔子者孟子之徒也遠乎孔子而多岐廣騖不住乎仁義其言似仁義而非以出乎孔子者釋氏之

徒也古之學焉一今之學焉四捨歐陽公而學不為三家所蔽者誰耶汝志勉之先向者少嘗教授郡國老不得容於　天子講席飄零羇旅死亡無日何敢安於海涯爲吾弟作志學

一分律

常念懲忿窒欲　常念克己復禮爲仁

常念中庸之爲德　常念必有忍

常念敬義立而德不孤（即無不敬）　常念觀我生

無貳用其心（有用心交王之報）　無戲言忿言易言疾言雜言

無求於一切　無必責於人

無怒人以辭色　無忘人之有干於己者

無貪所嗜而不精　無多食

觀省

凡求聖人之經必知其所落必知其所趣必知其所歸始消落之於字字得味也中如人接武布武而適趣則累羣言而一之也終極其歸而宅之於文字之外也不獨於書爲然是之謂觀省是之謂克念

論詩

賈島云嶽石掛海雪野楓維渚檣予謂不愧謝康樂揚帆採石華掛席拾海月謝句喧於冢中而賈句未有一人目之者何邪二人分擅動靜之勢極殊而幽深閑暇俱絶俗有餘思則一也書以示李小九必有以語予者

論書

歐虞筆圓褚薛筆方其後悉學大令而方圓錯出顔復圓柳復方矣隋朝一代筆法盡未必智

果之力也梁蕭子雲蕪南北之善或云亦大令之徒

論

九學論

予在京師與劉壯輿論春秋謂三傳不相為用因言人之學亦旻塗其大槩有九壯輿始異之旣而為予言曰知我先君者莫知予今予官圍洛病卧蕪山旅舍中追憶當時之論已多零落自念老境可傷不可使後生無聞焉明日病少

閒還郡於行李間作九學論

其大如楩楠豫章而自然其細若籩豆簠簋而合學無不通而不可以一藝名且莫知其所以學其言則詩書之英而動則禮義之績用則惠澤九州不用則聲教閭里者大儒之學也温公是已口不汲汲於詩書而詩書之功隨之身若遺文章而文章之名歸之冠劒巍然望之可畏而不能不愛也珪璋爛然心欲親而趨不敢前也妾婦之無知而亦幸其為人如此也夷狄之

慌恢而知中國之有人也若斯人者廊廟之學也富韓公是已宮商足以賡歌波瀾足以潤色封植足以顧問謇諤足以獻納其高文大冊不日而流布遠邇邦人喜稱其姓字而後進擬為龍門者從官之學也楊文公是已尊六藝而黜百家法先儒而惡新說謹乎詁訓通乎倫類稽然古人之風默而有容者踈而親侍經幄則人君增恭儉之懷而永絕聲色僥利之心居函丈則弟子始於章句終於德行者講官之學也孫

宣公是已博極羣書兼該百家得六經之體要而不為章句特以春秋之旨正襃貶辨邪正篤名教厲風節賤功利尊王道其文王雪嶄嶄然不可淵淵者史官之學也劉道原是已世官氏族早宦於朝明習漢家典故而坐通歷代沿革其為人温恭易良以待一切之問而談不為勢屈言不求衆合雖死不易職若無可好而惡之者不敢貶人君之所厚百工之所仰者禮官之學也宋諫議是已鐵帙之富倍於三館少不缺

掌王事而既老無嗜好兀兀晝夜稿日秃指人以為勞而已獨謠樂晚生得以問音字好事者從而貪異聞然不可責以正鵠之功者倚相之學也学賓客是已其學一曲而不可破其辭不檃括而不可惡不師古人不友當世而自信甚堅執之不貳者處士之學也學不根柢而辭有枝葉雖涉其淺而測其深雖獵其瘠而炙其肥以書畫論古人以鼎彝為好古以簡策相誇矜人多喜其可愛而忽其所宜責泛泛然不可入

孔氏之門者子弟之學也嗚呼勉之哉人有得其一者有兼之多寡者有得其上而或鄙或恕其下者有居於下而或能進或不能進於上者可不自好也邪若肯不在其上七者之選又烏足謂之學哉惟是九者之外又有方士之學舉子之學非子之所知也於諸公姑取其一以銘寫所論不敢效楊子雲之品藻也且 國家人物之盛可勝言哉如歐陽公是所師範也乃不及之槩可見已姚子張非禮官之學也邪是九者亦非甲乙次第云

成周論

或者謂治具當一切取法成周作成周論

甚哉人欲安其私意而馮陵決勝也不本乎孔子之言不斷以春秋之旨而擬成周之法為今日之治可乎彼得時言聽之大臣由是聳動人君拒絶群議自為周身之術則善矣昔孔子言三代禮之所損益至於繼周者不曰不可損益也蓋嘗鑒察明矣周得乎其文哉遠夫吾顔淵

之為邦則其忠其質其文一日並舉而要其成功則虞舜之歸也於是乎知彼一切謾成周者昧矣公劉之詩變而板蕩既久晉變而夷狄楚變而君子周禮子然無一存者幸而猶有遺書見於魯孔子傷之春秋用是而作故曰孔子作春秋以繼周又曰春秋變周又曰春秋變周之文從先代之質又曰春秋救文以質又曰春秋承周文而反之質又曰春秋上明三王之道又曰春秋樂道堯舜之道以俟後聖又曰春秋救

周之弊華禮之薄卷用二帝三王之法以夏為本不全守周典其得乎斯言者果何人哉肯區區力誇簡編灶僞之餘耶且夫自漢元以後天生遑往不世之材抱王佐之略經濟之謨撥亂反正若迂而合出斯民塗炭中而與之更始者未必徇古之功也　藝祖時嘗僕射像李尚書濤皆以經綸為已任　上之所加禮而帳用不極其才者今視其規模不知果何以名其所學耶嗚呼按伯樂之圖而得千里之馬哉或曰蘇綽豈非命世之偉人歟何為建官立法一以成周為務曰是綽傾魏造周之術非君子雄治世成平之道也方是時西魏之危若搞葉之未隕而綽出力以振落之耳抵跡夷狄之餘風君臣上下痾稠熾亂而莫之可踰非一旦以成周之高名肇新典禮過乎藻飾則何以奪其遠近之視聽而震其朝夕之思慮哉未幾魏氏宗廟為周人之墟矣又其馮陵決勝之雄者也不然王莽亦可賢耶

策問

北京策問

問河北重於天下魏重於河北古今議皆然唐杜牧言魏於河南亦最重是三晉皆出魏下今魏南不及鄴北不及邯鄲桑麻沃野為浸澤者十七八南賈農畎之資十藏八九何所取重也哉議者見漢資漁陽上谷而中興唐棄范陽節度而遂亡今羯虜盜有幽薊為朝夕之憂不知燕在六國最弱無所能唐平淮西後承宗貢於鎮田正朝於魏而盧龍亦非劉總有也故曰瀛莫易定實賊咽喉羯虜據燕足以自豪巢穴不足以屬我明矣我所恃者諸鎮也今魏既弱而瀛鎮定上無期年之帥下無土人之將兵惰且寡倉廩不富何以禦匈奴而奉京師哉夫自北而制南則中山為重故後燕都中山而不都鎮自南而制北則鎮為重故王氏百年有鎮而不徙中山今並建安撫使不知有事之時相統制不相統制乎必合必分乎唐卒不能有三鎮而

重横海軍以撫三鎮建景州以闕横海豈特一烏大夫之力哉實朝廷計之得也今滄不命帥而景州廢矣果何以援鎮定耶昭義餉道所以資魏而通澤潞魏齊唐與李克用之迹俱存今廢昭德為鎮其絶晉不與河北通有無歟古所謂白馬津者王霸必爭之地也唐雖以鄭滑為一道而白馬津隷黎陽為河北之重今以隷東郡其外柄而不自操乎昔漢高祖不恃天下之勢而恃陳豨不阻漳水為必可伐今之水官漫

不省漳之利害以輸河水之溢而增河之勢何耶 國家之初瀘灤之制未備而邊塞之民敎手而耕植戈而穡勤勞甚矣是瀘灤實足以當飛狐之險今歳久而淺深失舊制且復有河水以溢之當如何以復其故乎凡此八者悉顧聞之而欲還北道風俗之渾厚質僿者何道使民力足以給凶年而無流離飢莩之虞者何術常不乏者昔時之名將名相碩學巨儒者又何道鹽之利可推不可摧監之馬可復不可復其皆著也

文集卷第十四

文集卷第十五

嵩山景迂生晁説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書

與熙河錢帥書

説之啟即日不審鎮洮幕府云初台候比復如何屬者虎帳西來便欲拜狀忽忽因循之故更不復道其實要作一書歷陳熙河古今事體非累數千言不可以俟閒暇之日而未之能也逮此使臣來拜教之辱何勝愧仄重念綱紀弗振

毋一不費壟之語令人太息不已然前所欲陳者不若罷休如汰土兵省戍兵削蕃官畀漢官罷冗長使者棄傒海蠹蝕之地不發一卒一騎東出以御（今上名）微固守則斯言也無乃戲人歟雖然首尾之狀敢置古而即今以略之此熙河道曹南院棄而不城者也其後夏英公喜功名欲城之其如韓范之論何又其後有一王長官詔者薄游陽翟偶見英公神道碑所載云云遂究以為策以干丞相時丞相是謂韓公視王長官者稚而狂之若河外数州則又王長官棄而不城者也謀者謂王忠嗣之功不減郭汾陽王忠嗣不肯城石堡而哥舒翰卒城之則哥舒翰少為忠嗣部伍而晚則罪人也彼未征之志不淺晁章之睥睨左近而著者龐撈似若無能顧聞有子存已長立不知今又如何方苻秦滅燕滅代滅涼時寧知有一慕容垂哉實有不可不懼者首尾之狀畧如此外又有二事一曰閑閑以謝商胡以尊國體（不買一塊玉一寸犀之類）二曰屯田以

實塞下而省轉輸二事幕府不為之以待誰為耶漢賈誼與吾家大夫必亦出此言唐杜牧沈亞之本朝尹子漸師魯兄弟亦其人也此六君者行年皆不及僕之老則屑屑狂言未必無當也特為故人一出耳彼有邵茂文者知無不言忠實之士也幕府可出以視之因王鞏州人行信筆縱書不免脫繆慷仄旦夕別上狀授使臣回次餘乞保重不宣立春日説之再拜鎮洮經略待制節下

薦蒲君刑曹書 成州

知成州晁説之伏覩本州刑曹閻中蒲贊年四十一經中博士行中御史方布衣時有職太學偶因格改棲遲山郡衆為較其輩流往往豪朝廷寵擢良可歎已説之無狀假手既知謹視遇民而於斯士豈獨無心竊自念歲暮之齒咋舌之久何敢有鳴于　朝惟我明使者得布霆之明使者采衆人之頌聯章以聞豈不幸甚豈不幸甚十一月四日知成州晁説之上某官節下

與宋運使書

説之敢言之昨日薦蒲贊人回獨蒙教荅何勝感仄此外復有為一作職事謹用漢制敢一無此字言之本州今年秋旱同谷縣人户所訴二萬五千餘災其所檢校放者一萬三千餘粟亭縣訴一萬三千餘災而檢放者八千五百餘説之無狀唯知夙夜愧恨深負斯民矣負斯民於下可也其如上無以稱　聖君仁惠遠降御香閱雨祈禱軫恤元元之意何屬者運句馮從事入境道路謹言正為税事而來也説之無狀竊彷徨自歎息曰死矣放税不如百姓之所欲將得罪於明使者吾何面目在人間生活耶且亂山叢溪之間蕞然一郡不識使臺貴屬來臨者累年其久矣今一旦老幼扶攜切切昂首以聽使屬增放税數以飽飢鷹刺史餓虎縣令可以風威百城豈不幸甚既而大不其然乃是惡所放之過優而欲令後之嗟乎天壤之間好惡不同取舍

頓異一至此耶是必非明府之意而句官失辭而然爾顧豈不為明府累耶前者疲瘵之民所以不至流徙亦不甚闕食者以所放之税粗能畔岸之也苟若後之或少鐫削之是網羅於前而捕抳於後也方欲哺盃接而奪之手指也其為守者平日粗與民有信今則不勝其欺且囿也設常有沮洳之澤亦無以稱斯災熾之酷也困之如彼伐之如此古人之所痛者今寧不一動心也耶所謂結怨於一州取笑於　朝廷者

又於今日而見之也竊復自念平居鄉閭餓死不貳吾言今茲假守以褊小之地遂使難為乎善必散螢之蒼鼠無它也素不自重不誠於身則不獲於上而下亦莫我獲也夫鷙鳥在上重鼎在下不程勇力不悔其往不務其來儒者之細事患不自勉且不自信爾者舒仲應為沛相袁術以米十萬斛為沛軍糧仲應以給飢民術怒欲斬之仲應曰知當必死故為之爾寧可以一人之命救百姓於塗炭術謝之曰仲應足下

獨欲享天下重名不與吾共之耶彼袁術者人有豺狼者也方與羣雄血戰之時乃知出此何耶仲應之米十萬斛今茲雜色不當其十之一也況明府素不畏高明則不虐惸獨矣誠之竊恃明府而安之不疑也目前似少辱國男子或為辱守而危者不知明府者也或曰其如何曰豈無策哉說之老矣乞宮觀既不諧行當乞放罷東歸如明府未賜斥絕尚當於明府布露之區區所見實繫事體可以實塞下而富國中明府必將樂乎聽之也伏惟運使大卿財幸十二月十八日知成州晁說之啟言之

答張直孺先輩書

說之啟老罷嘗謂學而不思者不足以為學而適足以為罔彼思而不學者亦不足以思稱而徒殆耳二者何不兼修並進乎如不得已二者孰重蓋學為重則善學者必精思如不已於行者必圖所濟苟徒思而幸得之則不觀學矣如世富貴動如所欲豈服稼穡艱難哉夫子固以

身為衆人率也其言曰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可謂勤矣而卒無益不如學之益我也有思涉者當盡之以舟航若曰一歲之思不如一日之學也其後子夏得此道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之曰仁又其後子思得此道博學之則審問之而後御名上思之則明辨之終以篤行之或曰堯之文思柰何曰子以堯之思真與凡厥庶民五事之思同乎先儒不曰堯道德純備而謂之思乎蓋即其巍巍蕩蕩而云爾足下不

鄙袖書屬臨辭彩焜燿馳騖出入若止而不止有餘力焉疑論語四科不當遺子游斥子我之預禍子貢之缺太上名亂因小乎太史公足下有思則勞矣然足下未勞乎學也四科之疑柳子厚辯之矣上無子曰二字下於弟子字而不名遠遺乎曾子有子南宮括宓子賤之類多矣其它可置而不言也闕止子我亂乎宰予子我則唐司馬貞史記索隱辯之矣子貢一出而五國有變則　本朝諸公辯之者多矣足下何不於斯

以學焉足下於太史公書尤似未之學也大抵懷大德者不知有小怨太史公首變編年之制創為帝紀表書世家列傳後之作者莫之或改世家首之以吳太伯列傳首之以伯夷貴讓也書首乎堯舜春秋首乎魯隱公詩首乎二南皆以讓德倡天下萬世之治道也夫子旅人而參乎諸侯之世家老子之學自漢興之初先乎儒學以興乃與莊周申不害韓非傳於管晏之後項羽與漢不並立者乃不沒其實與漢同紀而先之其大德如此而藁草未成就參差抵捂之小怨可怨不怨乎又烏覩所謂先黃老而後六經乎敢併為足下謝羇旅無聊舊學素不深況又荒落於胡塵中足下幸察二月十六日説之

啟上

答陳養蒙刑曹書

説之啟羇旅無歸秘客舟而不可前其所止之沙渚或告之曰是高郵也既而得親故於斯焉慰別離而哀放逐又得所未名之寶於不售之

市不恨故舊之寡而每患獻酬之薄也孰謂吾道之窮哉雖曰遇坎則止而止莫予之坎窞也足下幸一再見而辱書翰文編則得未名之寶於不售之市者也區區感佩之私尚何可言足下之書是待甚高非所敢拜其於李樞密之出處僕嘗論之於其未建牙之初不及其既敗之後也僕之遂乃在樞密公罷黜之前爾足下文編粲然尤非老拙之所與知然有一事似可以為足下謝足下為漢太初歷序曰歷有本於律

者亦有本於易者非僕之所知也蓋歷起於律律起於易一物也孰得而三之哉足下以謂如何它日或得執晤以忽遽不一一說之上

荅張仔秀才書

說之啟辱書以魯頌質春秋為問甚善此義在新學未出前學者猶及之新學務為碎義以銖稱鎰紛然卒使銖鎰兩失而落於恍惚杳冥中誰能斷之問哉足下但觀魯僖公宜有頌乎周王不作而魯公僭頌夫子不得而輕重之遂亦

頌之則彼異姓庶邦初不以周禮稱者吾尚何望也耶平王之詩降而風僖公之詩僭而頌則天下之治亂可勝言也耶春秋之王可沒而夫子之魯僖公之頌不可沒而頌之則僖公之罪大於吳楚之僭王矣彼頌之體制事之有無與夫僖公之為人尚何待質之春秋哉說之狐陋偶不及聞前輩說此果如何而三十年嘗為毛詩傳二十卷今因金賊殘毀不存乃粗記其大略如此以為足下謝正以傷隕之魂招而未歸理不得悉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與呂舜徒書 明州

說之啟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鄞縣遞中為問達否昨日忽收十一月二十七日書承侍奉萬福至慰說之遠宦窮寂如初無足言者貫弟得從賢者遊尤可喜所謂樂有賢父兄之說則未喻也是出於孟子乎試為吾友陳之樂賢而惡不才在敵以上有所不行況吾父兄之間哉父兄天性甘勉其孝悌而不能已寧知所樂賢不

賢耶賢可樂矣顧不賢則如之何且如何而可謂之賢顏氏之子閔氏之弟視孔鯉不免有慚色矣舜五十而慕為瞽叟之賢歟文王問王季安否而憂喜王季之德不與也孔子亦曰喜父母之年耳以此三聖人之跡求之似孟子之言無所當也且其言父子之間不責善則疏之矣今何望之深耶七丈講學最明倚次以此稟之便可語諸郎曰無以吾不賢而疑之此語雖近乎戲然所感不淺近作申劉一篇辨舜河南事

輒同往汪信民乃止於此奈何令人痛怛不可
言吾黨中失此一人大有所繫奈何頗恨信民
不及見吾申劉也諸郎各想進學春寒萬萬爲
親孑愛遁中奉狀草草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
之上舜徒船場朝奉

答勾龍壽南先輩書

說之啟古之人數不躐等學者固不敢躐等子
貢見師乙問宜何歌曰宜歌商宜歌齊宜歌頌
宜歌大雅小雅風是之謂等孜孜安絃而後安

詩然後安禮就可得而論哉吾年三十而五經
立矣譬之不藝五穀而非上農不殖百貨則非
大賈今學者知自置於經師而不知有人師甘
心爲一經之士名曰大義而實以碎義困蹙童
子起而語易薄乎詩書例詆先賢爲腐儒先賢
說雖是而未新也頗謂仁義之用不及道德之
恍惚有愧性命之微妙但未敢明以孔氏下乎
老莊耳然黜春秋而尊尚僞周禮棄孝經而以
孟子配論語幾何不使文武之道墜地也耶足

下於此何爲超忽世俗獨知所學哉甚善甚善
而於不肖猥以長書辯論孟子似亦躐等矣足
下何不孝經論語詩書儀禮易春秋之問而孟
子之問乎足下遠質孟子於荀卿王充及韓退
之晚年之論近觀溫公之疑孟李泰伯之孟子
雜辯劉元甫之於瞽叟殺人劉道原之於舜禹
避丹均則世俗孔孟之稱安乎亦嘗一日近思
乎何煩足下遠過老僕羈旅之舍而不自珍其
辭章乎說之前日叨爲　太子詹事請　太子

讀論語而未讀孟子所以尊孔子而尊　太子
之問學尚一德也頼　陛下明聖朝奏而暮畫
可然卿士大夫駮謗太學諸生紛紛誣詆百出
無異報私讎者今日放逐之中尚復何言足下
幸察不宣正月二十六日說之上

答李持國先輩書

說之啟前月足下携書見過時僕適疾初作欲
少款無由徒喜吾亡同年兄之文彩見之於其
子也今後疾大作無生理呻吟藥餌間不忘足

下之書未報也頻出誠意於足下鄉人足下聞
之必見亮也足下之書誚揚子劇秦美新矣何
不求之於雄法言尚有劇秦美新之類者乎盍
責之於法言而不必論是非於斯一篇也足下
愛淵明所賦歸去來辭遂同東坡先生和之是
則僕之所未諭也建中靖國間東坡和歸去來
初至京師其門下賓客又從而和之者數人皆
自謂得意也陶淵明紛然一日滿人目前矣參
寥忽以所和篇視予率同賦予謝之曰造之者

富隨之者貧童子無居位先生無並行與吾師
共推東坡一人於淵明間可也參寥即索其文
袖之出吳音曰罪過公悔不先與公話今輒以
厚於參寥者厚於吾年姪何如抑又聞爲大宋
相公謂陶公歸去來是南北文章之絕唱五經
之鼓吹近時繪畫歸去來者皆作大聖變和其
辭者如即時遣興小詩皆不得正中者也病尚
未差勉奉此不既萬一不宣說之上

荅賈子莊書

說之啟去歲道出于黎鞍馬怱怱間獲見君字
固已爲慰比至武安見邑子士夫奉稱者如一
人又益以爲足下喜也今歲時相過破我岑寂
相與談至勝處頗恨大陸之不在席也此情區
區未亦可言固安於小人之常態不能以書牘
自致乃先枉翰墨推與過當感媿又復何以言
竊惟盛意之所遺者既誠矣敢不預以爲足下
謝足下所患讀書之未博真得所患哉惟此一
事自足以出流輩上譬如甘太官之膳者恨八

珍之未極也且以詩爲之言世之人孰不讀詩
而幾詩在春秋間耶孟子所謂詩亡然後春秋
作者若之何謂之亡耶其可不約春秋以爲詩
乎讀其詩必得其人而君臣父子之世次詩家
之要也其可不通譜系之學乎十五國豐周商
之國邑山川所感深矣其可不知古今地志乎
鳥獸草木蟲魚今古不同名目識尤難而比興
實於是乎在陸璣顧野王之外復有所稽乎所
謂文字詁訓者安得古爾雅以爲證乎而三倉

廣雅方言之類其可廢乎詩之音讀實叶歌笙不必與它經同而古人之讀無傳可不盡信陸吳興之音乎夫一經之所及如此而欲生窮五經之精微豈不艱哉宜足下患所讀之書未博也然此語不為新學輩出唯足下之好古與僕同病乃及之也然足下謂後之書多於古則不然劉歆告揚雄云三代之書蘊藏於家直不計耳顧弗多耶今有一周易而無連山歸藏有一春秋而無千二百國寶書及不脩春秋有鄉禮

二士禮七大夫禮二諸侯禮四諸公禮一而天子之禮無一傳者不知其傳孰多於其亡耶自歆家蘊藏之後日月既久著述之士益衆宜其書之愈多而不幸梁元隋煬皆有覆舟之禍士夫之藏因亦淪喪近而安史五季干戈相尋之餘其存又復有幾耶足下試以隋唐經籍志及吳氏西齋錄求於今想見足下浩然嘆息繼之怒嗔也說之累年來嘗欲求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勤未之得司馬公休言溫

公所考十六國春秋亦非崔鴻之全書則後世之書未多於古也足下既欲學之博則不可不極觚牘之傳故及諸毋若論古人之所以臻極者則此言可忘足下謂築巖釣渭之徒果在書耶果不在書耶說之謂二子者必有所讀之書耳第不知其書為何書也而二子之所以為二子者非書也譬如和扁亦㕮咀世間大黃甘草而不可以大黃甘草名和扁也足下又疑孔子稱顏回不遷怒不貳過為好學則學果不在書

者亦非也此孔子為魯哀公而為之言耳至於告季康子者則不及諸此也若夫正為顏回而發則墮支體黜聰明云者其亦可乎要是無孤陋寡聞之顏回耳行夏之時乘商之輅服周之冕非學則何以哉足下謂讀書以為學者後世之事則得之矣蓋古人未嘗廢書而不以讀書為學也孔子於易三絕韋編與夫游夏不能措一辭於春秋者皆後世增大之語也不必論其實否然亦不害其為孔子也足下又可不疑於

此也若夫孟子之書則亦不必論其文之如何是直萬章公孫丑之徒所次耳何有於孟子哉足下試以唐陸善經孟子對今孫宣公所校定孟子斷可見其文之異同也如必以文論孟子則可以色論太姜太姒歟是未為知言也而文固大矣必以孟子論之則孟子未為擅場也足下所患文之高汙史野奇怪者苟能博學於文而不以讀書為學則無所患也足下既不以讀書為學無乃主揚雄學以修性之說乎此正雄

之繆悠云耳愚學者未之悟也足下求諸性果何所虧而有待於修耶修果何功於性耶足下才邵且有志則識古人之所以學矣何有於說之之言哉姑以為足下謝耳說之比來為吏棄盡平生之學而學佞學隨末之有得一日為足下而披攘其言拙無足取徒自有感於前日也日來又以無年之故文移詞訟賊盜倍多益敗人佳思踰月乃得於燈下草草具此較略不究萬一可憐恕也歲暮苦寒萬萬加愛予應此中甚安不宣謹狀十二月初三日說之再拜子莊秋校足下

答陳秀才書 明州

說之啟陳君秀才足下比蒙見臨昨日又辱長書仰歎文旨甚高非所宜施也說之駑下雖少得師友而無成老矣所尚者不過先儒傳注之說其有甚不得已而必當改易者低徊顧瞻寧失之怯而不敢過乎勇又何敢借申韓以為奇險而攘釋老以增高遠哉大要是知蛇本無足

耳身被俗學之名而甘之何所逃足下乃獨謂之古學何耶去吾嵩穎衆興宦遊江湖數千里之外往往指其衣巾而笑之又性率不自昧輒辯南北之學雖塗人而怒目懷讐者有矣足下復亦稱譽之何耶人之嗜好豐嗇不同一至此耶夫子既沒洙泗之上并汾之間孰有如曾子子思有功於斯文者世乃略而不道似古人無曾孔荀孟之語在 本朝則柳仲塗張晦之穆伯長賈公踈諸公皆尊孔氏以振我 國家禮

樂文明之風者柰何後生漫不知其姓名則曰前碌碌尚何爲哉足下所責於不肖者抑又何耶無或貽足下之悔乎政此多雨江步艱難未及往謁先此布意不宣十月二十三日嵩山晁說之上

荅池州鄧君書 明州

說之啟鄧君先輩大孝前歲令兄司理來求公墓誌說之以令兄同郡守官之故不得而辭竊怪令兄衲脫場屋事業便好古文求索於人而

下及於僕既而有以信之矣至於足下昧平生於千餘里之外無或以僕之文爲怪異不祥之物欻忽人來惠書開喻勤至又復釋然矣足下方此不文時言詞豐暢馳騁下上孝思之所感歟抑其平昔注意不凡邪甚善甚善更冀日泰讀禮經之餘悉心取古人書讀之師友先儒無望事一經以成人之譽如五綵不具而繪事自結繩既代之後無此理也足下以此光揚先烈於僕何有因思僕少時所作文全未有次第不知

當是何敢效於一二宗匠前而彼一二宗匠又何遽推獎薦聞之耶逮今日白首粗能杼柚分經緯而無一人相知者前輩先九泉可勝言耶不意足下今日顧我良爲不淺它時或得相見悉此懷未閒更希節哀多愛人遽迴適病目多日不及詳盡仍不果親書併乞恕察不宣月日說之上

荅朱子雲書 明州

說之啟辱問荷意甚厚且歎足下不憂蕪穢而

惟汲汲斯文也甚善甚善所是性與天道不可聞者不謂亦出於足下之口也今之學者大抵巧慧於古人之言而斲喪其意莫斯爲甚子貢抑揚歎息其所聞之語便謂之眞無所聞也譬知學古文者恨九敔九章難及彼方爲時文者未嘗對離騷面牆論其難不難耶論語此類不少尋常相見無因發之耳至於學易尤不可遽說之從弟沖之頗有才思臨出京師欲來傳易告之云吾弟初未嘗爲小王易尚未可言京氏

易況於商瞿子木之學耶請以三年為期老兄歸自四明吾弟熟乎王氏京氏之淺深然後及之未晚也譬如不由門庭而巧入堂奧深則深矣其如門外之事何古之學者豈不有次第哉亦敢以此為足下謝須年嘗作易規十一篇今以往足下試一讀之以謂如何餘遲面言不一

一六日說之上

與張明仲書

說之啟前日蒙臨訪語及說之所行解潛辭不

當用四之日衆口紛然指笑說之即謝吾友曰前已略聞於江子之繼又聞於富季申是二君者皆說之平生之畏友也其德我於今日者宜厚不同衆人也說之八月十四日據兵房請辭狀稱解潛初一日至初四日與賊力戰云云說之雖不能文輒行辭曰堅戰終夕者其勇在行伍之外況四之日鋒鏑接夜參伐為我動搖而斗杓阻我勢力我鼓鼙自震而戈矛加厲寧論白日照明之烈哉愚意輒與其晝夜戰也其所謂四之日者蓋見自昔文辭稱一之日如何二之日如何者甚多不勝舉也彼何男子雖家不藏書寧無數策唐人文集可檢乎夫何作者之常談特以身非作者遂禁不得道之耶或曰是有害於詩義柰何吾友不謝之曰是詩謂豳詩乎夫豳詩於風俗氣候制度儀物皆本諸豳國而條理順事也而獨於日月參差錯出其語何耶大凡著述家必謹日月說者以日為月何以告當世之民而視後世之人哉其義果何在耶

上自國家政令下及農夫稼穡雖有改正朔之異其本諸夏正則無改也有夏小正者周公本之為月令不幸呂不韋據一為春學者遂因呂覽而薄之豳詩於農事日月何可少差忒耶豳詩六月則夏正也說者謂一之日周之正月二之日商之正月三之日夏之正月於理於事果何歸耶說者謂三之日于耜者夏正月也四之日舉趾者周四月也其修農器于夏之正月則其舉足而耕者夏之二月也不曰夏之二月而

曰周之四月必善貿亂于曆如此何耶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如彼說者則是藏冰於十二月二陽之臨用事之卦冬至水泉動之後果容沖沖之意以鑿冰乎且既鑿冰矣必待暴之於路一月之久乃納之於室果當人情果適事理乎昭公四年申豐之言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是建丑月藏冰豈若說豳詩者謂藏冰在建寅之乖戾也說豳詩謂出冰於建寅之月不太早乎又不若申豐

謂西陸朝覿而出之實在建辰之月為允會也不知執事者果何從耶夫公劉於豳商之諸侯也方在商之世而寧有周正之可論哉借以為周公之所追言也周公非豳土責農民必謹氣候而於商王使諸侯不奉正朔又復何耶凡此七者吾畏友豈不能白之必待老僕之費言辭乎老僕三十年前作詩傳所辯辭矣特以王氏之學方熾於世王氏於先儒之善者因而更変以取勝其不善者忽略不能正之顧僕一身之

微敢當一世之怒氣少出所學哉因循不為吾畏友而有言則其罪也又如某之言皆無所當而昔之人於詩也未嘗膠固底滯如此也聞關關者必責之以關雎之好德聞采采者必責以卷耳之勤勞可不可耶嗟夫世無魯詩齊詩韓詩以與毛詩辯而歐陽公劉仲原父嘗有所辯正而偶不此之及唯吾二三畏友之是賴也如何如何病目不果親書簿遽中草略不宣八月三十日說之上明仲學士足下

答張順先輩書

說之啟衰暮留落嵩鄭首得尊公申両家五世之舊足下不必以書為贄見過也足下少年有辭章不能自抑有所懷又思舒展則其以書為贄見過重可喜也足下所及甚高顧茲血淚氣絕之餘莫知所以報者徘徊久之輒　曰拔席之子何妨門戶之涔耶頃年嘗作九學論一篇偶獲存於金賊殘毀故楮中謹以為今日之深考云爾惟太史公每深考而得之者

也悲哉學之難也惟虞翻善學乃能嘆嗟者也
老僕作九學論雖嘗見稱於鄒洛學者而蒙東
都之士詆誚亦不少足下以謂如何勉旃勉旃
五月十一日說之上

荅錢申伯書

說之啟申伯足下前人始知舟人不至鎮江而
復甚愧為榮問之報者不時也念足下之言非
若近日士子率然操筆以自可者其用數年之
學為此一日之言乎甚善甚善況惟易之間而

它經不與乎以三才論作易之本意而率歸於
人事窮極易家師弟子授受之源委而有意於
家法責京房不保其身楊雄不純其行王弼何
晏荀況本致冦之小人管輅郭璞一行未免為
閫觀之貞女烏覩潔淨一有精微事之為易哉乃獨
推功於楊伯長劉原父邵堯夫則獨立不懼以
濟斯世者孰得與吾申伯並邪尚容逋亡之老
以僅存之軀妄鳴而取失耶雖然左氏之卦變
恐自有一書如焦林崔林之類今不復存則亦
難為乎其言也一卦必具八變三易不相為用
七事不著於當時九師自擅於淮南則又亦亡
言可也王弼始以莊老蠧賊易象固有罪矣其
在莊周謂六合之外存而勿論六合之類論而
不議春秋經世議而不辯則君子猶稱篤論也
今南方之學辭必論句必議字必辯最為穿鑿
傅會之端也惟申伯為能該之嗟夫易之所以
洗心者所以明乎憂患與故者其居則觀象而
玩辭動則觀變而玩占者老僕方以此自勉則

何敢後乎申伯之奉我如何如何三月二十五
日說之上申伯足下

荅鍾離中遠先輩書

說之啟老益迂拙無以立　朝上辜　眷奬招
譔被逐方出國門俟命之際遽聞胡騎渡河蒼
黄覓舟東下至睢陽舟欲行而河絶流始古人
欲濟無航之歎於我未甚也既而聞胡虜破拱
州將攻睢陽遂捨舟與凡百士族民伍雜然奔
亡朝雨暮雲飢不知寒僅有竹輿不如徒步既

過之處胡冠與淸兵踵跡相接若來追逐而彼方嗜殺略焚蕩使我得以小舟渡淮至高郵見其可居而不顧其不可居也怱怱求覓親舊少以生民自置爾敢期足下惠然以長書寵臨究惟平昔蟬聯之契足下過誤之間而得文彩煥燿坐還太平士夫之風儀豈不幸甚非常日比也雖然足下知德而未知人也僕無狀不能自立於　國治之朝而少居太上御名亂之鄉妻孥方且恥笑足下乃處以前輩與刑無乃爲足下知德之累乎僕今日危邦必入亂邦必居無知之小人也尙何足與語然或可因法語之言以謝盛意病者未必不知藥也夫所謂危邦不入者豈不謂不苟得而求利也箕子之明夷是也亂邦不居則寧殺吾身以諫吾君而不使吾邦禍亂以亡也比干之死是也苟以謂避危而去亂則吾君孰與居者又孰與守者吾父母之邦無異羈旅之舍也小雅怨刺之士肯出此言乎足下以謂如何足下旦夕間絶浙江遊會稽訪謝

安石王逸少之故棲必有忠厚君子因足下而知吾言也足下強學自愛十二月十一日箕山晁說之上先輩鍾離君足下

與劉壯輿書

說之啟壯輿足下無恙汝陽一面便相別于今二十餘年矣中閒世故坎壈忍復言道前是六年說之自中山無極投劾歸繼而聞壯輿亦於河東自免還江南略聞動止於王立之深用爲慰說之愚暗不曉事自取罪譴其慚於壯輿者多矣幸而　聖治恩寛使得食祠廟之祿每念壯輿之歸便絶稍廩又益使人慚歎說之自是家嵩山下頗適平昔之志歲一入洛省親舊於司馬公家及范醇甫家見先丈外紀紀年二書歎息大儒用心何其博哉至其論著處如聽上林之樂鏗鏘閎鞈洞心駭耳不覺茫然自失每觀自序一篇則復歔欷怫鬱幾於涕泣殊未喩天既生之天自厄之安在其爲仁哉惟是壯輿能順續先業使紀年完然成一書則可無恨君

家上世同和君父子成梁典已足以雪護都水使者父子異同之論矣幸復見之今日而壯輿成紀年又何酷以休衛之成梁典耶每念十五六時在淮南吾先君嘗令立侍先丈之側豪戒告無從妖學無讀妖言至今白首奉之不忘益覺其語有味可喜是時說之雖童騃無知然心亦似疑先丈為一代異人也况今憂患之餘五十歲矣說之景仰之心宜當如何竊有所恨者魯直所作先丈誌文說之初讀之而未知所適

及再讀之則疑三四讀之而竟不見振微攄藻之功不知魯直何為不得意於此作也吾輩於魯直豈忍妄作瑕疵要是吾輩好惡不苟是非公耳又不知壯輿素謂魯直此文如何果亦有不足於心者乎先丈於學無不窺而精明知要以邁往不群之識辨先秦以來擧世積習之迷可謂有功於孔氏之門矣且以三事論之如六經無皇帝之目易宮室等三事孔子闕疑而稱後世聖人何其偉耶使學者皆知出此則釋氏不足關彼蹇角反對互從之徒自當羞死矣君魯直而在固當以此爭之輒欲別得先丈言行之詳輸說之之愚所及者為先丈作一別傳於是乎不自覺其格力卑弱非所宜稱也壯輿以謂如何是亦報幻童之知耳或求之而不為作或遠數千里而求作焉無乃一反乎說之前年冬得官陝之河倉去冬再蒙 厚恩領祠廟其授命時適有後解梁且棲遲俟春夏之交宜道塗時東歸今託立之致此其達否未可知也立

之父抱病可憐說之去夏長子二十三歲一病不起至今悲傷多感鬢髮白矣重念五世以文顯而身獨不能煩有望於此子今復柰何壯輿想當為我慨然也復何可言者唯強飾自愛不宣謹狀正月十八日說之頓首

答李子能先輩書

說之啟幸與吾親中外之契甚明自上世而來相與厚矣前日乃蒙裁書見過竊計非外我也實好德崇禮喜以文辭馳騁著見於外數書稱

周公屈體下士有感於斯世而發歎宜其意壯而語峻也然吾觀於是過矣吾觀曾祖憲成公其志誠屈體下士者顧如何哉何謂藏之而不言歎恭惟憲成公於杭州每訪林先生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先生之廬其視陳蕃與徐孺子下榻如何哉遇雪命趣飲具郡僚不無意於歌舞高會也乃與林先生清談同賞於孤山又視韋蘇州與秦征君系安集郡圃如何哉不幸先生一日疾不起公以喪服哭送素棺拜

墓乃歸吳兒自是恥其風俗之薄也前日張文潛知潁州爲東坡喪服重得罪於廷臣不敢不如又如何哉吾視不忘憲成公之所以遺子孫者則不特有大於憲成公之門戶亦使　朝廷復有如憲成公之大臣豈不幸甚吾觀之所不言者深而老僕淺之於言乎吾觀悔此區區之意屬數日抱疾愈覺羇旅無聊爲報率略正月十六日說之上十七哥

荅李大同先輩書

說之啟前日蒙足下肯顧不待接談令人欣然知其爲名家駒也既而重玩所貺之書則復加歎何其辭之可喜而意有餘哀耶足下雖意恨當今文章無盟主莫有爲之龍門者乃遠有得於古之人顧執敢繼古之人而任今之責哉雖然足下有志尚不肯專爲科舉之學恥乎輕薄之文則此邦之人有爲老僕言之者因亦敢爲足下及之漢儒鄙薄一經之士魏自一經次第及四經而求人材何甘沈埋於一經一家偏見

獨是之說耶曷不博之以五經而約之以孝經論語博之以太史公歐陽公史記而約之以資治通鑑庶幾乎讀書而爲儒生矣顧何能外是而有文章者哉若夫喜文辭以抑揚上下而出沒於造物之間則屈原之騷相如之賦存焉此如飢而食寒而衣非有甚高之論也亦有若高而實平者獨尊孔子不使諸子論功於其間而欲觀孔子則自顏回曾參始在學者自信如何云尒足下書末不忘憲成公之舊德又非近日

浮淺之所及也嗟夫公卿之孫黃髮之子能以門户為意不忘家世之風紀者有幾人我先世之事欲施於今日而不免於憔悴故也憲成公與元獻晏公宣獻宋公同在西掖皆吾高祖文元公門下之人也足下似未知者不得不以重吾兩家之事契抱病情思窘束草草不宣正月十六日跋之上三十一哥

與三泉亭奉議書 一作與王濟

跪之損首屬者猥辱車馬不以道塗為勞特自

高居入城相訪既恨相見之晚仍聞即有入川之役雖若留強挽恐不得使迂吏之淹也又適當致齋之日曾一尊之不設況又常平使者之來館饌供饋重令人怫鬱慚歎豈無意修書以謝下執事而傳宣直殿貴人雖至雖欲自隶少時之間奉狀亦不可得但於怵迫朝暮之間展玩高文以為禦侮之五兵而不待辟慮以三沐也甚善甚善前日區區雖不少信而荷公不鄙以論文見期豈敢有所懷而不為好德者攄其

所謂歐陽之文雖不敢謂前無作者爭恐後之來者未易可繼也雖東坡南豐二公傑然名一世而振聳九州之牧者而自歐陽公視之則皆其門人之文也曾參有若不足以繼夫子之席則它人孰可[illegible]儷吾歐陽公我公稱徂徠山石守道誠乃歐陽公自謂畏友然天下之士不以歐陽公畏石守道也若論齊魯間學士則徂徠山石守道自挽弟子之禮於泰山孫明復今捨泰山先生而論徂徠先生恐亦未思也公謂文

章有純粹駮雜不倫若歐陽公者若徂徠先生者皆尊儒術本王道尚仁義得非公所謂純粹者乎彼有談儒術而雜釋老以為高但申韓以為大者是必公之所謂駮雜者歟若夫臨川則晏公乃其人也國史稱天下興學自晏公始晏公之錫乎學者其恩大矣　本朝來王元之之後晏公晏公之後歐陽公歐陽公之後東坡皆為一時之龍門而門下洒掃應對之士其後為公卿將相者類不可數也以晏公之儒學懿文

視穿鑿傳會喜新好異之論　廟堂無智名勇功之尊而觀開邊聚斂尚刑名私威福紛紛貽患不可救藥之士相去不知其幾多而遠也臨川近有汪者元革者自謂鄉里有兩宰相一天下之幸也一天下之不幸也使革而在見人捨晏公而論臨川者必慟哭淚下如綆不足道也公之文美矣更能尊師友淵源之大者純於王道則閔中橫渠先生之後繼有人焉公必欲泛論人物以徂徠先生配歐陽公亦可也而近於秦雍間捨橫渠先生而不論則說之所未喻也敢併及之不知戒塗定在何日兩暘不常更希強飯自愛說之赤目尚未愈口授小侄公遹代書忽忽不宣八月九日說之再拜

答陳廷藻先輩書

說之啟頃得君子動靜之道於易之艮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嗟夫得所止者惟能得所行也苟冒霜露之險阻馬塞僕輿且不已則不特不得乎行亦莫知所止矣君子爲能以止而行莫或止之既行而止莫或尼之行止惟人所能爲也何則不歸怨於天也不責咎於他物也或者捨大易而爲諸子之說曰行止非人所能爲也無乃喪己而役物乎其自恕則多而亦病於外乎足下不忘先大夫與說之先君同年之好袖書見過雅意甚厚矣而責僕舍所既安之地遠爲江浙之遊似亦止所行而尼所止者也非僕老羅竄逐之本志也豈非或者之言紛紛誤足下乎然足下又自有一失焉以足下雄文厚契輒及之足下於高郵人物稱孫莘老崔伯益無衆寡無異同之辭也而乃遠遺陳希顏近不及王逢原頗急於風流才子何也紫微陳舍人儀狀甚偉沈厚有材幹能處劇辭藻平雅適用天禧間史官之辭云介足下試於今日求若人者而友之則不特爲高郵人物之盛也僕之德於足下者尚勝既哉連日群從與爲避地之役頗冗奉謝稽緩尤增愧反亮之亮之說之上陳君年家

答吳才老先輩書

說之啟蕩之七章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詩人傷厲王無道周室大壞之詩也足下嗜學好古前日賦是詩為長書見過無乃不類乎　國家重熙累洽人物甚盛因後賢而識先德覩前修而勉新進猶恨泰顛閎夭之無子也所謂老成人者未嘗一日不見於斯世不勝典刑之奉也姑以足下鄉里論之紫微陳舍人御史孫中丞秘書崔監皆嵩鄭老成人也亦天下　之老成

人也凜凜常存而不死者也足下何取於蕩之詩而有待於儻乎恐足下習見新室子孫喜新好更變擯斥前之聞人一切稱為俗學遂亦發憤為斯言乎區區非此可既聊謝盛意萬一不宣說之上吳君

答朱仲髦先輩書

說之啟無狀晚乃學中庸然早知鄭康成之說中庸曰用中為常道也既而質諸安定先生司馬溫公之傳則益知一作事鄭說矣彼新學出而拘拳以為法穿踰以為義務新尚簡而不為篤實如析中庸為二端不知其所謂中者用之則曰和曰孝曰禮曰智曰仁曰勇曰強曰純曰一曰明曰誠其實皆中之謂也以故彼之學者惟知過不及謂之中而於肫肫淵淵浩浩喜怒哀樂未發之中則莫之知也吾明道横渠伊川三先生者為能得中之所以為中者也嗟夫學之難也伊川已此一作自畔乎二先生之說矣他人何望哉足下不忘先大夫與予同年之契不鄙

老罷斥逐之蹤脩書見過且言久為中庸之學宜其書辭懇懇於誠云尓輒以所聞篤世好而奉美意如何足下志強而文純可畏也先大夫積德未一有大字顯于斯世有待於其子也勉旃勉旃不宣說之上

答袁季皐先輩書

說之啟留落在鄆上足下仲兄以詩見過喜其溫然安詩者也既而足下仲兄來則又幸得千乘之國愷悌之長也夫何幸會之多足下復又

授書來講學是非明白有餘憤存焉若剛嚴御史然孰謂予之困窮也哉足下於是講明道橫渠伊川三先生得之矣竊恐足下得其名而未得其實也敢因布之為謝明道之學專明大道而本乎仁義其徒既少又亦未嘗著書橫渠之學先篤乎行而後誠乎言其徒則呂晉伯與叔范巽之張芸叟其書有正蒙存焉伊川之學使人於一德有所入或仁或孝入德而至乎敬其徒則謝尹道楊中立游定夫張思叔其書則易

傳存於世而春秋方具藁草授之思叔今不知存亡傳曰唯通人有蔽夫三先生者亦豈無蔽哉明道取人太吝橫渠輕視先儒伊川時出奇說足下亦不可不知也足下即其所蔽極其所善則六藝之文朝夕與身俱出也又何必若今之所謂儒宗配饗孔子者一切以講說文字為功競異如飾非顛倒如避難學者被其盲聾而不知非仕者畏其罪罟而莫敢難遂至今日學士大夫於名教土崩瓦解也且其自任之言以

伯夷不諫武王劉向於漢強聒商鞅能必行其令哀三良之死而責其未賢百姓可怫以從先王之道乎須興積不附民之欲否釋老申韓之說雖然並傳六藝中矣因自 駭愚而肆也以謂修身治國家帝王之功皆土苴餘事嗚呼易知盜而同憂患春秋撥亂以尊一王之制詩不遺鳥獸草木蟲魚以美刺興亡書上自堯舜下逮費誓同明治亂之迹禮之九經十倫詳矣皆修身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德巍巍而不可

須臾不本元者也以是塗塞天下學者之聰明為禍大矣而猶未若乾經勸講人主之前者禍亂天下也彼其所得者如何其弊則如何其徒復如何足下宜終始固執之不貳也先明致寇之陰後極禦寇之陽者易之道也昔王荊公排明道曰伯純之學善矣其如入壁何明道曰拙狀如壁不可入也公則如捕風矣一日荊公又戲明道曰伯純縱高不過級級至十三級而止耳明道謝之曰公自十三級而出焉上據相輪

恐難久以安也并欲足下聞之無以為一笑而幸少思也屬連日有人事為報稽緩悚仄不宣

二月十九日説之上

荅朱秀才書

説之啟朱君秀才足下説之遠吏海陵管庫祠為好閑一飽之計耳斯者妻子不免飢寒如舊職事艱窘勘劾詬責相尋怱怱何暇及一日學問足下不鄙猥以書為贄相見徒高足下之文采而禮意之厚則不敢拜也雖然足下以慕古

為説則是不獨足下之所好實亦不肖區區之志也輒因以為謝説之嘗謂今之士人好古極矣每得一古琴若古書畫硯墨鼎彛考器之屬莫不喜色自倍俛視一坐而坐客為之氣索仿徨竊自咎其力之不足而衰懷嫉忌者往往是也其中又有最可怪者錦貴五色炳燿而古錦價尺新錦價匹凡所賤必稱瓦礫而銅爵之瓦珍如珠璣一美器或少傷敗玷蝕雖復繕完必憎其不祥至於開元晉鼓則補綴愈多而愈益貴重嗚呼今之士人好古可謂極矣乃獨於六經之義鄙棄先儒而日逞後生鋭氣角為新説不知其何以耶郢人有遺燕國書者夜書火不明因為持燭者曰舉燭而遂書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而説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者舉賢而任之燕相白王大悦國以治治則治矣非書意也竊恐斥先儒訓故而為新説者燕相之所是而郢人之所非也足下如有感於斯而玩簡易質直之説不苟異不尚奇與古書畫鼎

彛同好則善矣庶幾為大義而不為碎義以副國家設科之意足下文甚健其已有得於此乎故敢以為謝屬大暑未果往見病目草草不宣

十五日説之上

與黄丞相書

説之惶恐死罪再拜上啟僕射相公黄閤之下説之不度量去月嘗以流落羇旅僅存之身飢餓將無粥以食而狼狽於非舟非屋之居控告下執事如聞相公欲以江浙一支郡相處不知

其郡果如何竊料相公必有以仁之於是舉家
始有生人之色以相屬曰殺我者一時之否運
也生我者相公一言以傾否也不然何以見於
相公造命之功不使一物失所之德而建中興
偉績者豈不在是乎然後命於一之日而疑多
艱齟齬之人未應有此響應也二之日而懼雖
有牧養細民之微誠而身無以自養也逮今三
之日而不疑不懼者羊叔之德難名而王導之
功不減管夷吾也且復申之於相公謝安能屈

大司馬而不能處王右軍　本朝王文正　則
從容以厚揚大年大年分司在陽翟而求賴不
失為汝海守也相公方為明時修　祖宗故事
獨容文正公優於文靖乎相公豈不聞函牛之
鼎乎函牛之鼎最難為功蔡邕能以言遷譎而
聞之於何進則是鼎也然難以自言矣惟相公
始終之仁有不待區區之言者薄遽不宣四月
二日詵之再拜

文集卷第十五

文集卷第十六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記

榮伯樓記

武安鼓山蓄其前太醫山殿其後紫山岌其左
百尖山峘其右崖巖崗峯駱驛連屬若斷而續
薄于太行其中大川四五小川七八達于漳入
于河凡趙國之建郡縣皆在桑棗平壁未有武
安比宜夫人物檀山川之秀多聞人乃自古寂

寞無傳至於今何耶或曰武安之水多伏流非
若淮濟之類中伏而卒大發其伏遂絕不出矣
得非其故歟或曰非也有人焉衆其山隱水伏
不自表襮世人未之知尒予求之於古得高行
一人曰臺佟孝感得大儒一人曰馬光榮伯榮
伯隋開皇中六儒之冠也其五人者或死或逐
獨榮伯顯文帝幸國子學榮伯以博士升坐講
禮甚洪贍論者莫測淺深當時以次論難者十
餘輩皆一時碩學之士也山東三禮學自熊安

生後唯宗榮伯一人榮伯初教授瀛州問門徒千數後多負笈從榮伯長安榮伯在國子學數年丁母憂歸武安故里以疾卒此非其人也耶予旣以孝感名軒自致予之志又以榮伯名其樓勸邑子知務學也邑子頑將曰馬榮伯死且數百歲矣縣令賢其人想其風彩如在以其人名樓而式之我輩苟自進與榮伯比豈不美哉往時雖有一二人革吾邑而來者烝然秀出矣若夫客至登樓四望如與榮伯遊而覺山川意

象徘徊相高者其樂又未易可道也元符三年五月日嵩陽晁說之記

娛山堂記

予讀謝康樂山居賦見其所稱杭頂葺館舒峰啟軒呈羨表趣百樓錯出若圖然輒歎夫境勝於情外有所慕而超然獨往之願遒矣迨陶淵明賦歸去來雖頗道山川登臨之勝及其所居則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其深自愛者不過迷屋之樹中園之蔬且曰山氣日夕佳耳一何簡易耶何所往而不得其樂耶若淵明者眞有樂於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爲樂者也顧視康樂靜壽之德不其慚歟塞北之狼山無岝崿峭蒨可喜之姿令人矚寓惟是古昔干戈戰鬪之場與夫沃鹽之所棲界乎陰山羯胡之域非道家所謂洞天福地而莫睹夫高人隱士之遺躅壽草靈獸亦未知或生焉孤宦遠客每覽夫四時積雪而不勝飄零之感也潁川韓君表倅保州新其堂瞰狼山而獨樂焉夫旣自得於淸音矣必欲

極其志尙又取古今畫手陰崖陽壑脫繪於屋壁朝夕寢食啟處便是山間不知狼山之果美惡 壁山之眞幻名之曰娛山堂得非有樂於山水而不待山水以爲樂者歟君表少師諸孫有別第在潁川嵩少箕隗乃其家山也初仕杭州幕府窮極吳越山水矣自杭來保塞乃不怨憎而樂焉如此蓋非厭常欣暫者說之早懷嵩少卜築之志貧未能即日行也聞君表之新堂恨不相與從容於其上敢辭拒不爲之記崇寧

二年癸未四月乙丑嵩陽晁說之記

愛萱堂記

中山在戰國時近介於燕趙遠距諸韓魏其土地不足以當十之一其積粟器械不足以當十之二其君不知謂誰而足以強其國其謀臣不知為誰而相與致一時之盛其勢隱然韓魏燕趙之敵惜古史不存莫可得詳唐自天寶末大河之北跋扈不軌無復君臣逮夫廣明中和間義武王處存者乃獨效微忠於盜賊崎嶇之際

蓋常山之靈常衛之從陶唐氏為侯國時故都自有所資也哉　本朝名公偉人作鎮光輝暐曄接踵雄天下不特號天下勁兵處自忠獻魏公而來其治尚簡易敦大胡虜因知　王國之尊慕德懾伏而兵肅民安樂無事或苟失是選則衆譁然蹈躓雖勞無補朝夕冀檻視一小侯無異矣　朝廷所以倚重之意以故魏公之績繪諸丹青鄉人廟祀歲時唯謹不懈其所建閱古堂亦雄天下彼江湖淮漢間非無危樓傑觀棲山川之麗環奇清之賞而於是不得亢其傳也江夏黄公鎮治數月作堂於閱古之東南棟楹梴桷則不敢移前人而名之曰愛萱堂惟公自登進士第即顯於　朝蒙　累聖之知日侍太夫人食飲康強如壯年不惜金帛重賞勸功前日疲駑亦克奉軒厲張無一飯無賓客從容文史歌詩壺觴之適凡其施為舉措獨得於工心良可樂矣尚何所事而萱之愛哉豈非公之所樂者衆能知之而公之所憂衆不足以與

知乎且自謂所治未至簡易敦大而恐古今閫人之羞乎不然小物也公亦愛之而不忘乎不然則衛之詩人所思者自有所在而傳者謬曰令人忘憂也邪嵇叔夜之愛吾萱者狂矣復何足道哉客或以是意請於公公曰吾圃中多萱耳吾不知其他說之聞而歎曰偉哉記之以待知者崇寧二年癸未夏六月戊辰承議郎知無極縣事兼兵馬都監武騎尉賜緋魚袋晁說之記

王氏雙松堂記

昔夏后初都陽城南跨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辟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舍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既定鼎郟鄏厥後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王卒不果遷逮夫宣王中興自鎬之洛狩于圃田及于敖山因以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豈不欲成周召之志歟且宣王嘗狩于岐而石鼓之詩亦偉矣夫子乃舍而不錄得非岐之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惜

夫宣王卒亦不果遷也至乎王是遷而周衰矣尚復何言唯是三代之盛所遺而不饗者氣象軫轕輪囷鬱然發而不施山含輝而餘秀川澄淵而軼潤草木得之異態日新其在風俗逸豫安舒特宜搢紳先生潛養之適也蓋自李耳為周柱下史而末風流高矣而遠不勝道姑以近世三人者識之唐盧仝之隱不資嵩高少室之雄而近在城闕之中草屋數間閉門不出者以歲紀論微韓愈殆莫知其賢哀帝時宰相楊涉

之子凝式於學無不通嘗諫其父亡唐而復臣相梁不得志因陽狂一時終五代賢者誅戮不自保之際逸樂白首其中蓋有大過人者觀其丹青遺像知其為偉丈夫而筆墨之妙凜然生氣猶在也自慶曆來康節先生邵堯夫貧居天津之南獨明先聖之道不老不釋卓然振千古之絕學頗苦志著書而精深難窺矣　天子嘗命之官不得辭而身不出公卿大夫樂從之遊而莫能名其器既死而名益高夫此三人者唯

洛陽之宜也所謂逸豫安舒之風蓋可觀已嗚呼名有帝王山川之勝而實宜夫高人處士之奉坐通四海九州之湊何其盛哉以故公卿大夫功成得謝危樓傑觀水竹花卉之麗甲天下而不以為侈繩樞甕牖之生終日欣然亦自以為得孰非所宜者王君聖徒庭鯉世為洛人躬築別墅建春門裏植雙松以自見其志因以雙松名其堂曰與平生故人徜徉圖畫壺觴之樂四方之賓客如歸焉靡不適可且自歎曰吾老

矣恐不得如吾松之壽也而吾之志則不可不著之異日於是懇予文以記於石予因道古今之所以然者書之使後之遊者得以賞焉崇寧四年四月十七日嵩高晁說之記

傳易堂記

古者六藝之學必謹師授（一作附）其稱是人維明有家法至東都猶甚嚴也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齊田何子裝漢之易家蓋自田何始何而上未嘗有書魏管輅謂易安可注者

其得先儒之心歟古今學者咸謂卜子夏受易孔子而為之傳然太史公劉向父子班固皆不論著唐劉子玄知其僞矣是書亡不傳於今今號為子夏易傳者崇文總目亦斥其非是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為唐張弧之易也是子夏亦未嘗有書而以易之道教授西河其後汾晉之間易以故特盛歟漢自田何授東武王同洛陽周王孫丁寬齊服生四人者乃始為之傳矣然王氏周氏服氏書各二篇丁氏八篇亦不過訓詁舉大義云耳豈為巧慧組繡之靡也耶而易家著書則自王同始同授淄川楊何所謂易楊者是也丁寬授碭田王孫王孫授沛施讎東海孟喜琅邪梁丘賀三家又皆列於學官最為盛矣其弟子顓門者衆厥後又有東郡京房之學亦得立而學官則自楊何始又其後有東萊費直之易有沛高相之易唯傳民間此三家者雖戶牖不同而堂奧之安則一也蓋皆兼三才而備錯綜極變通焉房謂其學即孟氏學相

自言出於丁將軍詎弗信耶惟費氏之傳晚而益盛東都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魏王肅王弼皆其人也自肅而上莫敢悖其所傳惟弼年少厭舊喜新乃一切擴棄師法據莊老恍惚虛無之論專於人事以快後生耳目而稱為易之妙乃不知易之奧妙自有所在而無用莊老汩之也譬之惰農乞市以飽而弗顧南畝之可耘耔惜哉易之離乎莊老而專明人事則自王弼始易家乃始失其所傳焉梁丘施孟三家於是

乎亡於晉而孟氏京氏有書無師矣屬江左祖尚玄虛弼之學滋得以盛然其初虞翻傳其家五世孟氏之學為時推重晉王廙雖善清談而專立鄭學于寶輩猶不忘乎京氏而孫盛譏弼之傳會浮麗又已力矣宋元嘉欲矜學校之盛而王鄭兩立建顏延之為祭酒而黜鄭置王齊之學王遂大盛陸澄貽王儉書云易自商瞿之後雖有異家之學同以象數為宗數年後乃有王弼之說王濟云弼所誤者多何必能頓廢前

儒乎儻味其言未嘗不三歎息之也時王儉在位善澄之言於是學者畧知鄭矣至梁何胤之徒又竊釋氏空有所能異端而誇於弼斯又弼之罪人也其在河北諸儒則專祖鄭氏所謂衣冠禮樂盡在中原者此亦其躅也不幸隋興縉紳學士反浮麗是慕弼之學遂為中原之師而唐因之於是乎易家古法始泯滅無聞矣然隋汾晉之間有仲長子光關子明王仲華王通輩傳易自有指歸不失乎古得非子夏之遺風哉

蓋漢嚴君平揚子雲魏管輅晉郭璞孫登隋關朗唐僧一行玄真子張志和其於易又特最深矣是謂一世偉人非有所待而興亦莫得而沮溺之也至　有宋華山希夷先生陳摶圖南以易授終南种征君放明逸明逸授汝陽穆參軍脩伯長而武功蘇舜欽子美亦嘗從伯長學伯長授青州李之才挺之挺之授河南邵康節先生雍堯夫惟康節先生天資既卓越不群而夜不施枕惟易之學者三十年其兼三才而錯綜

變通之妙始大著明矣自希夷而來皆未嘗有書乃如子木子夏之初歟有盧江范諤昌者亦嘗受易於种征君諤昌授彭城劉牧而聱隅先生黃晞及陳純臣之徒皆由范氏知名者也其於康節之易源委初同而淺深不倫矣華山舊有希夷先生祠堂而种征君實閒輔之望後之好事者并以繪征君之像山中有隱者又知傳易之所自而并康節先生之像繪焉榜之曰傳易堂遊是山者徘徊俯仰三峯萬仞之崢嶸嵤

卒其意壯矣及登斯堂覩三先生之觀輩然加敬逖覩上古聖人畫卦之本意而知夫防憂患於幾微身與易準則向之所攬者又將忘之矣不亦偉乎是堂之傳其與山鎮俱不朽歟康節先生之子伯溫以說之服勤康節之學俾為之記不得辭乃具道易之授受本末興廢得失之由以尊三先生之道亦且放藏諸名山之意云

大觀元年丁亥十有一月甲戌嵩山晁說之記

蘭室記

大觀庚寅白侯將　天子命於淮浙而道踰汴絕淮渡揚子江又千里渡浙江達于甬江其所至則刺史縣令群有司莫不奔走迎候部使者亦勤弗敢懈既至甬東乃獨揖予於衆人中留與之語意若有所向於予者既又兩訪予於僧庫之舍曰我京師有所居之室名曰蘭室非特仰喬木脩竹而俯幽花怪石中有經史百氏之書而緗帙牙籤也我之所以樂此者朝夕起居蕭然玩古自得視此數物猶善人君子而吾室乃芝蘭之室也子其為我記之予於是恐懼愧汗辭甚力而不得免累日則自念曰侯之為人異哉特立而不懼者歟乃告侯曰蘭之為物久被誣而且難辨何則或者見楚大夫屈原侘傺怫鬱之辭多以蘭為況乃曰蘭生荊楚江湖之山非中州之所有不知詩易禮記左氏所載之草木皆因其土物而致意焉非若後人徒逞浮虛不根之語也則蘭為中州之物而曰國香曰王者香矣此孔子自衛反魯見於隱谷之中喟

然長歎而為之賦猗蘭操者也予又以是為蘭之被誣而莫或告焉侯曰是足以明吾之室也侯又不知屈原之所賦者秋蘭也後之人則菊秋而蘭春矣原又以木蘭石蘭稱今曾不辨之生於石與林之異也原於蘭則九畹而蕙百畝蘭佩而蕙帶蘭不芳則蕙為茅是正蘭而庶蕙也今則二物相貿而往往以蕙為蘭不知餘一花者蘭而一榦叢花者蕙也其亦難乎侯曰我未名吾室而先知此久矣并為我記之顧予

學迂而才疎荷　上恩甚厚出罷籍而從仕然衆方惡斥之宦長不憎則罵者数侯獨向之如此侯其真識蘭哉室中所與居者果皆善士也乃為之書侯　某字某五月壬子嵩山晁說之記

劉氏藏書記

漢承秦焚書滅學之後賴故老口所誦數得聞先王之遺訓厥後廣開獻書之路至武帝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

府雖盛矣然至成帝時乃大備著錄蓋約法天下不出一日之中而藏書掌固必待百年之後也隋御府書所以特號稱最盛者以其平一南北而坐兼南北朝之所有也夫縣官之勢何如哉獨於藏書一事其勤如此況在學士大夫之家耶劉歆自稱三代之書蘊崇於家直不計爾蓋自楚元王而来世尚文雅而護都水使者又復博極群書無不充足而歆因得以誇耶昔人謂三代仕宦而衣五代仕宦而食不知書又在衣食之上也都官劉公凝之卓行絕識不待老而歸休廬山之下其遺子孫者無他物蓋唯圖書而已其子道原少而日誦萬言既長苦心篤志無所嗜好晝夜以讀書為娛至於不慕榮利忘去寒暑司馬溫公稱其精博宋次道稱其該贍范醇夫稱其密緻則其所藏復蘊崇而不計者歟且嘗憤疾南方士人家不藏書矣則於是益特加意焉者也公之子羲仲壯與人視其遺往不群而自處憚憚循約唯恐前脩之辱也從仕

四方妻子不免飢寒而孜孜然唯是之求索甚於人之飢渴而赴飲食者則其所得不特補其家之未足而且有以振發國中之沈鬱也既已踵成其父十國紀年而身採周秦之遺文以為十二國史嘗論著春秋矣而方且為周易之學則其藏書豈特充牣篋笥而誇緗帙如愚賈潤屋以金珠耶於是謹識其所得書之歲月先後以視子孫其意為不淺也乃俾說之為之記以載於目錄之上昔之時如任昉沈約輩號為藏書

之家者今不復論而論諸　本朝如王文康初稔周相世宗多有唐室舊書今其子孫不知何在寧論其書之存亡而所有者書目一編使好事者對之興歎也李文貞所藏旣富而且闢學館以延學士大夫不待見主人而下馬直入讀書供寧饌以給其日力與衆共利之如此宜其書永久而不復零落今其家僅有敗屋數楹而書不知何在也凡名公卿大夫儒林之士所有之書往々隨其人而逝矣傳諸再世者蓋寡而

況曾玄之守邪惟是宋宣獻家四世以名德相繼而兼有畢丞相楊文莊二家之書其富蓋有王府不及者元符中一夕災為灰燼矣予家則五世於茲也雖不敢與宋氏爭多而校讎是正則未肯自讓乃去年冬火亦告譴不謂前日悲愴痛恨乎宋氏者今自涕泣也嗚呼其不艱哉壯輿家於廬山之陽寬閑之野不復有京師火災之虞　上方興禮樂議封禪則又永不顧盜賊兵甲之禍而劉氏之書與七澤俱富矣後之人視予言而祇敬先德不忘前日畜積之艱而勉強學行則為書之榮也大矣哉其書凡若干卷云政和乙未七月十一日戊寅嵩山晁說之記

海榕記

東坡先生謫南海自廬山遇門下士王潤道人崔閑者命酒獻酬淋漓之餘墮案上自然成根柢輪囷之狀取筆墨絪縕之儼然海上之榕也復作海榕二字於其下蕭散不飾實與畫稱其

後閑擧以遺京師周侯高魯王諸孫世則從周侯得之乃懼夫觀者非所覩也屬嵩山晁說之識之說之伏念九州之中山川草木皆出先生之文章先生晚於禹迹之外海嶠之上所得者又如此恨不能從吾先生遊於斯時也今日可勝歎哉宣和二年庚子七月六日甲辰說之記

鈍庵舊記

臨淄趙子和仁裕僻處鄉里不交當世風雨寒暑晝夜一室中所學無所發拋如前文人自名

其所居之庵曰鈍庵過嵩山晁說之於京師曰吾比捨所學而為黄帝岐伯之學為人脉藥起死雖善矣乃未能厭吾之心不自揆乃欲極乎西方佛世尊之道而恨吾東州之所傳者近時不祖達磨之禪暨夫慈恩之名相賢首之法性澄照之淨心所謂法華之本迹顯實涅槃之扶律顯常者吾東州之人獨無分乎子嘗遊四明遇天台老師數輩子既學矣吾何不能學耶說之於是乎謝之曰吾書有此三千中一物之身

微而昏散極為狂愚迷性垢心違理惡行必於二死五住者孰利而非鈍也耶蓋惟佛之在斯世也嘗有利根然灵山法華之席其衆已云鈍矣所謂十地菩薩大阿羅漢者亦鈍也惟佛一人得以利根闇然則奈此昏散而狂愚何曰惟佛有法性智者振出之止以止散而不狂觀以觀昏而不愚所謂無量法門者畢於此二字而莫之加也止則定觀則慧止則寂觀則照止則断觀則智止則四時觀則八教止則般若觀則

法華靡不圓通也止乃觀之止觀乃止之觀靡不融妙止觀之門雖極乎三十有六而不過乎三曰約行曰附法曰託事又不過乎二曰惟識事曰實相理又不過乎一曰三千三千三諦三觀泯之彌合會之彌分即三而一即一而三或曰理有事無或曰事有理無或曰事理各有或曰事理共有皆是以明三千之妙也於是乎有性有脩有具有造各具互具遍具而一心三觀三觀一心一境三諦三諦一境全無相境莫無

緣智心佛與衆生三無差別也三千即空蕩一切法三千即假立一切法三千即中妙一切法從假入空觀是謂體真止是謂二諦觀是謂慧眼是一切智是謂了因佛性是謂性量是謂所趣是謂聲聞辟支佛是謂樂法意生身是謂寂而常照法門身是謂無生是謂破見思惑成般若德從空出假觀是謂方便隨緣止是謂平等觀是謂法眼是謂道種智是謂緣因佛性是謂性具是謂能趣是謂菩薩是謂三昧意生身是

謂照而常寂相好身是謂無量是謂破塵沙惑成解脫德中道第一義觀是謂息二邊分別止是謂正觀是謂佛眼是謂一切種智是謂正因佛性是謂性德是謂非趣非不趣是謂佛是謂自性意生身是謂非寂非照而寂而照實相身是謂無作是謂破無明惑成法身德言乎般若之脩則為宗為智為教為淨為法緣慈為真諦為報身佛為正徧知為四枯為修德非竪而竪以攝經般若言乎解脫之修則為用為力為行為樂為衆生緣慈為俗諦為應身佛為應供為四榮為化他非橫而橫以攝經淨名言乎法身之性則為體為性為理為常樂為無緣慈為中諦為法身佛為如來為非枯非榮為性德即此橫竪雙非攝經涅槃夫性德之性為真性軌則般若為觀照軌解脫為資成軌般若之脩為觀照般若則法身為實相般若解脫為文字般若解脫之修為方便淨則法身為真性淨般若為圓淨是三淨亦曰三涅槃亦曰三菩提惟是性

德修德化他三諦以成不思議妙境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智惟智惟境惟境惟智以理觀觀十境顯本寂三千以事觀觀十乘顯造三千非但惟心亦乃惟色惟聲惟香惟味非但心攝一切亦乃一切攝心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之四運以推之十如以思之四悉以觀之六即以會之去丈就尺去尺就寸是之謂理具而全具為造全造為變以成圓教則鈍與利何在邪其曰藏教者其曰通教者其曰別教者皆不足以與共惟圓教之事也其別接通者圓接通者圓接別者亦或庶幾於此乎其曰凡聖同居土者其曰方便聖居土者其曰實報莊嚴土者皆不足以與共此惟常寂光土之事也是事荊溪嘗為李華言之梁肅又嘗自為統例其後士大夫知之者鮮矣或知華嚴之頓而不知法華之圓亦可哀也已子和正乎智助乎情正乎本助乎迹正乎正助乎依而知圓之有權偏之有實則得於具而觀乎妄心或自一法入或自二三

法入或法次第入或不次第入於其對轉兼具四者之教賒促斷伏四者之行開示悟入四者之妙皆得於四三昧而念念剎剎惟一常坐三昧端身正坐猶如莫石上焉如空中風無依止處下焉如密室中燈照物明了身見及心三事調適以上上智斷下下惑利淨鈍穢利體鈍析俱絶待矣且自書曰吾今此身至何位斷何惑證何理則吾言刊諸石為座右銘既自覺而又覺乎東州之人則子和之達孰禦哉宣和三年

辛丑正月甲寅嵩山晁說之東里易堂記

濯鳳軒記

周内史過曰周之興也鸑鷟鳴於岐山以故古岐州今為府曰鳳翔然得鳳之一則鳳過之得鳳之二則鳳翔之自是而西二百里曰鳳州鸑鷟山則名以大之者得鳳之三而鳳集之歟故其驛曰鳳集驛又西而百有五十里曰成州鳳凰山乃以鳳凰之正名名之則其得鳳之四而鳳春秋下之得鳳之五而鳳浴身居之者不然何以又有濯曰鳳凰潭是其濯羽之所也若又極乎西則濯羽弱水矣然則乾符中僧休夢於鳳凰山得一峯曰鹿玉山者乃杜工部賦詩之鳳凰臺也實有亭亭然臺之狀可玩焉元祐中王仲至侍郎據酈道元注水經以長舉之鳳凰臺狀如雙闕漢有鳳凰降焉者為正而偽之臺并斥乎工部恐不得以彼漢瑞正吾周儀也且異時而二地各以為名庸何傷乎天壤間以鳳凰名臺者尚多矣何必一之也哉今成州雖不

得居仇池山之勝而西則雞頭山東則雞幘山以屬乎鳳凰山亦國中富乎山者也雞幘山或名曰龍堂峽鳳凰潭或名曰萬丈潭若大雲潭杜工部昔日所居之地新祠而奉之者也其於守居為最近守居清心堂之背叢竹之面新有軒乃以濯鳳名之近式乎工部之所居遠本乎周内史之所志則吾州雖小而裕乎鳳翔而集焉者居守可無自菲陋而樂斯志也已宣和四年壬寅二月二十六日乙卯具官嵩山晁說之

記

清風詩十韻七首

翰林學士晁　迥

仙馭來相慰解顏良會稀病驅宜養素趣遠欲
忘機懲躁寧無漸延齡或可祈影搓珠溜細聲
泛鈿箏微委佩餘班扇流驪入楚衣陶潛知夢
穩韓壽畏香飛氣爽蒼龍闕涼生白虎闈健資
雞距筆偷撼獸環扉松下琴心速江東鱠縷肥
宿懷真隱處終約與同歸

翰林學士楊　億

素魄離箕舌鳴鸞載錦韜微涼生玉宇餘韻散
蘭皐竿轉相烏數厨搖箑脯旁渚蘋偏靄靡芫
樹更蕭騷五斗醒初析三年翼自高閑窻時拂
衽斐榭正揮毫塵篋悲鸞扇雲帆戒驚濤洞庭
驚木葉騎省歎霜毛勢好搏羊角心終憶蟹螯
冷然知有待仙冠異吾曹

大理評事秘閣校理劉　筠

閶闔重門啟飛廉別館深歊蒸全已卻推興可
能任雲起汾陽駕旌搖楚國心過蕭添爽籟拂
野蕩層陰夕勁淮陽桂晨棲越鄂衾登高從落
帽晏寢任吹襟珠網蛛難捲銅鑪冷易侵急翻
池上葉遥送月前砧舞袖更回態歌梁極緒音
最憐鵬鷃意瞬息度千岑

太僕少卿直秘閣錢　惟演

溽暑迎秋盡涼飈逗曉迴起蘋初漸瀝儀樹更
徘徊欲引長烟素微飄畫燭煤墜桐侵玉井拂
柳度章臺已覺雲翻動還驚月悅開鮫簾移亂

影瑤瑟泛餘哀扇掩藏鸞羽荷傾側露盃正當
河左界不待雨東來自好摶垂翅寧勞起死灰
楚宮誰第賦宋玉正多才

翰林學士李　宗諤

閑館方回暑商飈乍應金天高初起籟松澹更
宜琴汾棹傳歌遠班詩託興深東陽仁自布西
顥氣還侵太液翻晴旭靈和亂翠陰舟輕飛燕
秧臺迥楚王襟阮嘯絃時歇齊蟬度日吟愁生
孤戍角響續莫城砧空靜清雲縷庭虛轉蕙心

賢哉吉甫誦千載有遺音

右諫議大夫薛 映

爽氣來秋至涼飈蕩暑初泠泠含遠籟摵摵動軒楹翠幕波無際脩篁韻有餘潛驚塞草綠乍拂井桐疏素髮悲郎將霜肌感婕妤寒光流熠燿簾影亂蟾蜍塵襞青絲騎香飄紺幰車故宮紈馭姿別館度諸胥薄莫來金埒凌晨上玉除寧同起窮巷睠欲賦愁予

左諫議大夫張 秉

何處來蘋末蕭騷盡四隣金塹吹曉露玉宇動輕塵易水離歌闋齊紈怨思新泛蘭迷舊澤落帽會佳晨籬菊飄香遠庭梧墜葉頻帆開五湖客槎去九霄人曲沛鋪紋簟平蕪偃綠茵鴻飛資羽翮鷹擊助精神山駁歸堪待琴寒韻更真披襟同楚榭千古自相親

清風軒記

成州守居之東隅有軒曰清風疊嶂前後為之屏几清風無時而不來也嗟夫国中若此名者數千百處而多也實其而稱則惟吾郡也哉何則吾郡漢武都郡之所領也有漢武都太守阿陽李翕伯都竟寧四年之碑在魚竅峽其辭曰民歌德惠穆如清風昔人其本諸此而名斯軒歟它邦安得而與我其所謂清風者何在豈不在太守之德惠乎且彼為何時李侯者乃能恭其職如此今當何時為之守者苟不能宣布上恩宜亦媿矣夫于時清風之生請言其狀予則不能然予祖嘗倡而作之矣屬而和者六人

曰楊大年劉中山錢司空李昌武薛尚書張密學其辭盛行於世著之西崑集今大夫學士或不得而聞見謹因是軒而刋於石亦古之人藏諸名山之意也且其唱和墨迹乃不在吾家而藏諸楊氏無錫眷中今兩浙不幸盜賊宄殘血變江水不保是詩之能存也未必異日不託此山城深靚無虞而傳焉或詳諸公之詩曷為此郡而作我予曰天下之清風一也風之為物非若雲氣各象其山川人民所聚積而変有楚雲

秦雲之異也蓋天下之清德一也其來居守者或鞅掌不給或湮鬱無聊或羇旅去國之恨不自勝一攬諸公之符采自澄其心思俄而移如之風獵鬚泛襟而鳳凰之山亦為爾歌吉父之誦矣以御嘉賓以柔斯民亦以樂哉詩凡七首如上宣 五年癸卯五月日戊午朝請大夫知成州軍州事嵩山晁說之謹記

發興閣記

唐成州治上祿縣同谷尢僻左杜子美來自三

川謂可託死焉未幾土蕃之禍尢熾子美不得有其居而捨去予始因子美之故居而祠之距祠堂而南還十步有萬丈潭較利澤廟惜也陋甚白日必待燭入乃能有見且磁眉觸帽使人俯不得仰又復有可歎者屋其山之美正如據要路而蔽賢掩善忌人出言而寢默之予因正其神像南向之位抗高納明使青壁之嵓峩磈磥直上千仞木章竹个皆出以効其峭蒨者一日來自它方者而仍舊之三楹則稱地形而全民力也廟之東有地可建小閣以盡山川之勝其南則棧道窈窕抵鳳凰臺望西崖以極白沙渡實杜子美入蜀之道也時方惡房琯而并棄杜子美使終身不復入長安則此道為可恨者也北而水碓高下相聞如笙鏞如鼓鍾不間晝夜則邦人安職樂生之具也遠而岡嶺星耕隴畝棱粮則刺史縣令之尢所樂焉者也四時異態虎巡鹿守猿猱騰倚以植僧居清淨之業蓋有不可勝言者彼四方游子假借須臾之適各

隨所詣而圖諸遠邇必得顧凱之宗處士乃可圖盡而詩則絕筆於杜子美矣雖然陶淵明謝康樂韋蘇州輩後生焉則不能自已於斯也閣今初成予周覽而惘然自失不覺誦子美萬丈潭之詩曰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一歎而三致意焉則以發興名其閣後念此州自寶應初沒土蕃後三置行州初在泥公山再徙寶井堡卒治同谷得非有待於此閣之建歟時方太上 御名 亂也杜子美無以託廬而閣歲逮今承平之久

嚋人子孫白首俎豆有終身不入城府者豈不幸哉予將投劾東歸輒記諸壁間以視來者使知昔人此日良可惜之所感而不惜登臨之費云宣和六年甲辰三月二十四日壬申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昭德晁說之記并書

鈍庵新記

臨淄趙子和仁裕少力學（今上御名）言行恐奕世盛德之原久不得調恥乎獨善則為黃帝岐伯之學雖克起疢而自謂隘也乃退而為佛學頗聞

天台智者之教而歎曰聖師不可得而見矣願得人師焉人師亦不可得而見乎顏無經師我且復歎曰南山之律南宗之　與觀師之經基師之經者論其在青齊濟岱間童　與知也唯是天台智者之教曾無一人之近緣乎吾庵之鈍名不亦稱乎宣和庚子夏京師遇嵩山晁說之曰予聞天台智者之教宜以聞我則謹謝之曰無狀年過五十飄零甬江過四明尊者法智諸孫幸而知智於炅山法華會猶見如初而未散也則釋迦佛不滅而多寶佛塔亦在吾目前而不淺赫然放大光明以照我身亦照子身我之所及者亦子之所及也子無以鈍自屈且文殊不識妙音三昧彌勒不識地涌一人善吉莊然以弃鉢身子怖畏而却花子謂鈍乎利乎華嚴日出建立法界彼鈍根菩薩乃於般若有聞焉而後入乎法界否則待法華乃入又否則待涅槃乃入子謂利乎鈍乎法華開權顯實而華嚴般若者皆吾法華之方便也前有無量義以

導法華之言後有觀普賢行法以篤法華之行法華乃從三請四止示一佛乘火宅以接勢力窮子以誘聲聞藥草以歸大乘化城之有定繫珠之無定髻珠之集功德醫子之不集功德皆利乎鈍者也若常不輕菩薩與夫善根比丘於一切衆生皆強毒之寧鈍而不利世固未嘗有鈍者也同成一佛也彼維摩行乎非道仁王法性五陰楞伽不思議熏不思議轉涅槃以衆生為非衆生為衆生金光明無明故有占察法依

妄心分別故有佛藏示相地持對教圓覺三觀法楞嚴七推心皆不為利根而興悲也自佛示滅之後得斷百者曰龍樹菩薩立一心三觀是謂妙境是謂妙觀由是而有天台教焉即三而一名之曰止即一而三名之曰觀止觀者定慧寂照智斷之異名也一切佛法盡於茲矣先是南嶽禪師明不空如來藏具性具相智者因之開門傾倉行大法施橫該四教豎徹三境是謂妙圓是謂妙中蔑乎楞伽之变華嚴阿含之造

大集楞嚴佛藏之具其要則三種觀法二種觀境四種三昧得乎觀意證乎觀相其在四三昧中覺意三昧百千三昧中法華三昧六波羅蜜中禪波羅蜜則去丈執尺去尺執寸者也予根利也請以法行入句句起觀請修真如觀證心寂三昧鈍則請以信行入藕絲懸山請修唯識觀證色寂三昧究觀智者之十境十乘在陰界入心在煩惱心在病患心其於四念處則在一念無明心荊溪法師則唯在陰界入妙樂觀不

出五陰輔行觀不出根塵一念厥後唯吾四明尊者得之乃立觀妄心一法而不觀真心就事辨所觀心自華嚴之頃以入法華之圓知起信之圓適可為吾法華之別雖或有排之者卒無以加損而久益彰也大抵吾宗所以永異他宗不容同世並語者其唯三千乎其唯觀具乎其唯觀心乎唯三千則無法不備本寂三千事变三千界界三千彼彼三千唯具則性具修具事具理具造具变具各具互具偏具心攝一切一

切攝心唯心則不知佛法太高不厭衆生法太廣而即一句一字一塵一沙皆入吾心以成法界於是乎身與心息三者定內合調眠食二者定外合調而性惡以體之理毒以析之四運以推之三性以檢之四悉以派之六即以會之以迷中一念為總而理造事造三千為別或可修或不可修心次第或不必次第泯絕華嚴之利鈍是即金光明是即常寂光三千果成咸稱常樂由是四土之儀亦待吾智者以出也予和乃

請書之刻于庵壁以代坐右銘予言無一字出予之私也何憚而不書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八日庚申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成州同谷縣杜工部祠堂記

自古王侯將相而廟祀者皆秉時奮厲冒敗虎狼死守以身為天下臨衝或巖廊嚬笑以治易亂即危而安其在鼎彝之外而人有奉焉否則賢守令真為民之父母斯民謳頌之不足取其姓以名其子孫久益不能忘則一郡之邑祠之

否則鄉德高隱崇仁篤行若節婦孝女有功於風俗者一鄉一社祠之顧惟老儒士身屯喪亂羇旅流离呻吟飢寒之餘數百年之後即其故廬而祠焉如吾同谷之於杜工部者殆未之或有也嗚呼盛矣哉曰名高而得之歟曰非也苟不務實而務名則當時王維之名出杜之上蓋有天子宰相之目且衆方才李白而多之也是天寶間人物特盛有如高適岑參孟浩然雲卿崔顥國輔薛據儲光羲綦毋潛元結常應物王昌齡常建陶翰綦系嚴維暢當閻防祖詠皇甫冉弟曾張繼劉今上御名虛王季友李頎賀蘭進明崔署王灣張謂盧象李嶷之詩粲然振耀於世未肯少自屈而人亦莫敢致之也非混籍輩於韓門比然有良玉必有善賈厚矣韓文公之德吾工部也自是而工部巍巍絕去一代頡頏不可揉屈之士而嶽立矣然猶借也何膚李白之抗邪昔夫子録秦詩而不録楚詩蓋秦有周之遺俗如王之人在板屋則傷之也楚則僭周而王

矣滄浪之水既以濯吾纓雖濁忍以濯吾足哉李則楚也亦不得與杜並矣况餘子哉彼元微之謗謟小人也身不知裴度李宗閔之邪正尚何有於李杜之優劣也邪然前乎韓而詩名之重者鉄起後有李商隱杜牧張祜晚惟司空圖是五子之詩其源皆出諸杜者也以故杜之獨尊於大夫學士其論不易矣而在 本朝王元之學白公楊大年矯之專尚李義山歐陽公又矯楊而歸韓門而梅聖俞則法常蕃州者也實

自王原叔始勤於工部之數集定著一書懸諸日月矣然孰為真識者靡靡徒以名得之歟唯知其為人世濟忠義遭時艱難所感者益深則真識其詩之所以尊而宜夫數百年之後即其流寓之地而祠之不忘也工部之詩一發諸忠義之誠雖取以配國風之怨大雅之羣可也或玩其英華而不薦其實或力索故事之微而自謂有得者不亦負乎祠望鳳凰臺而臨百丈潭皆公昔日所為詩賦之所也公去此而汗漫之

遊遠矣哉而此邦之人思公因石林之虛徐溪月之淺審則尚曰公之故廬今公在是也予嘗北至鄜時觀公三川之居愛之美而此又其勝也不知成都浣花之居復又何如哉信乎居室可以觀士也已同谷秀才趙惟恭指地五畝縣涑水郭憤始立祠而屬余為之記使來者美其山川而禮其像忠其文且知公自其十有一世之祖恕予而來以忠許國矣則其所感者既遠人亦遠而莫之能忘與夫王侯將相之祠未知果孰傳邪其像則本之成都之舊云宣和五年五月己未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記并書

宋成州淨因院新殿記

佛法自西來至秦鳩摩羅什而大矣什之弟子曰生曰肇曰融曰睿號為關中四聖其後通教則廬山遠公別教則少林達摩玄教則天台智者始若變見於什門之外而卒會埽焉無二無別惟南山律師宣公為能體融之也南山上㸌天根下嶮地軸日月萬象生焉語其人則宣公

是已其山之迤邐嶙峻而西者是謂成州之諸山後之人各以名名之其實南山之列也不知在禹之山西經為何山歟於是乎襲宣公之遺風而佛刹高下相望雖督府會郡不是過也州治之所有淨因院者遠莫知其所自起也而耳目之所及則佛殿修在唐長興四年其得今名在晉天福三年殿初三間歲久而圮者俄頃權覆者是院受業比丘廣圓歎曰我雖不得與乎雨花之席而幸生於法華之後豈不聞佛種從

緣起乎吾之次第緣若在此吾之四衆所緣緣若在此則吾佛之增上緣在此其易故而新之增楹三為五闢門所鄉之正位必有以加被我者此心既運而語猶未音無遠邇強弱咸願樂布施者汲汲競後先也初曰是役也不三年若四年則不可而乃告成於累月之中山有異材疑若鬼神之守衛而有待者衆願納諸斧斤而巖阻溪拒無可徑術之餘及其首而舉之若一葉然先是此院之東有大梵寺制度嶫然非此

院之比而易為神霄玉清萬壽宮則稱有三大像乃仆卧於它寺寒廡敗席之下或者因果者慘若疾痛之於躬也廣國乃建飾于新殿恍如此世界外東方八百萬億淨光莊嚴世界過去諸佛以無相之法身助今釋伽文佛接導群迷其感之以開入者幾何人耶廣國先為衆披草萊建天寧萬壽寺績已不貲矣乃復不獻於此則又難也說之世奉真如法門為此郡守無狀靡有風教錙銖夙夜事惟愧述此崇新殿嚴故佛則樂從國之請以記之庶幾善〻為邦人之勸也宣和五年癸卯十月七日丙戌朝請大夫知成州賜紫金魚袋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成州新修大梵寺記

昔王通謂佛西方聖人溫公斥之曰聖人豈有方所耶蓋大夫學士苟知修正者必朝放諸四海而準也以所地論聖人可乎中國之有佛雖自漢明帝始而傳毅者果何自以對帝之所夢豈不前有所聞哉漢武帝昆明池胡人之對向

神仙傳之所載哀帝元壽元年受大月氏王使浮圖之書猶信也但武帝甘泉宮列霍去病所得休屠王祭天金人與大張騫使大夏聞有身毒之俗特其名物未聞明若後來所稱謂去云爾而議者指此教斷自漢明則淺之其為言也今東有五臺山之文殊西而峨眉山之普賢南而鴈蕩山之羅漢北而魏山之羅漢亦自漢明帝而始耶惟以不思議境照不思議心者可與於此若其精舍以府寺名之亦非天竺之本名

蓋始出於漢有司梓匠之後遂同乎府寺而得名焉初無禍福奇麗之說也逮梁武帝自知乎生惡德有不可贖者乃殫竭民力於土木而適修心焉頗崇佛之律哉宜夫達摩面斥其無功德而當時廷臣有正直不阿諛者亦頗知諫爭豈人人皆與達摩同效耶又何必以達摩為超絶卓異之論乎僕觀洛陽伽藍記見元魏而來王公將相既得意必作寺宇以相尚否則若有屈於人者九州四裔之珍隨珠和璧異花恠石

畢具矣無幾何甚人既自抵法而所謂危樓傑觀者從而灰燼為瓦礫則佛言因無常者於是乎審矣雖然亦嘗一日有清淨士居於茲也則其惡果復生善因矣前日灰燼兵戈之餘往往復出於故地此佛一事必具三世而三世該乎九世以覺世間者悖乎其大者也傳稱之言梁武之作尚何觀哉成州有仁王院其廢已久不敢億措其所以廢之之因也何為久而未之復興乎其地污瀦榛莽更幾姓而不居有所待邪扃者故大梵寺僧法詮念其大梵寺建在唐大中二年今其寺之賜額荷恩厚不殺也乃請於州以仁王之故地復大梵之舊額凡四分律之所不可門者謹以創作僕適知州事法銓請文以記之僕念華嚴之先照高山淨名之始生佛林般若之從牛出乳逮乎佛藏之相楞伽之行地持之教必待法華而成焉維爾法銓尚其勉諸宣和六年甲辰二月二十一日己巳朝請大夫知成州嵩山晁說之記并書

文集卷第十六

文集卷第十七

嵩山景迂生晁説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新召公之不説類乎無上太甲以不順伊尹而放羣叔才有流言而誅啟行孥戮之刑以誓不用命盤庚行劓殄之刑以遷國周人飲酒而死魯人不禱緣而屋誅敢於殄戮而刑足以服人心股肱不喜而有刑以俟之先時不及時而殺無赦為政事之典民或可咈之言或可伏之太史内史可以為君之友而威不可訖老不足敬禍不足畏凶德不足忌其政之苛至於屬婦紛不可槩予竊懼焉於是稽考古文錯綜殘編博

於詁訓謹諸時而明其本為之作傳顧惟此經秦火煨燼之後孔壁朽析之餘孔安國初以隸篆推科斗既而古今文字錯出東京劉陶乃取正於杜林而傳至唐古體隸篆埶猶不能一明皇帝雅所不好詔學士衛包悉以今文易之其去本幾何其遠矣今之學者盡信不疑殆如手授於洙泗間不亦惑歟安國分堯典為舜典分皐陶謨為益稷以立政先乎周官無逸後乎多士謂旅獒為武王之史其失著矣曾未之省也

高日肜日盤庚微子非全經洛誥之史序存於康誥而召公之年見於洛誥淈亂隱晦尚復有省之者耶惟是武成頗有為之次第者而武王在商之行事序於歸豐之後抑亦可歎漬漬然率多韋合有幽都而有明都既命哲則命愚於成周說洛邑事雖曰窮經而動侮聖人之言者好古之君子其亦有感於斷牘之殘數彼思顔閔不沒游夏更生者良有以找其知文辭明白無勞訓解或先儒已得於傳（一作之傳已善）不必枝葉

與夫脫簡殘編徒穿鑿云爾者咸悉置之紹聖丙子冬十有二月望日嵩山晁說之序

易玄星紀譜後序

說之在嵩山得溫公太玄集解讀之益知揚子雲初為文王易而作玄始託基於高辛及太初二歷此二歷之斗分強弱不可下通於今亦無足議溫公又本諸大初歷而作玄歷其用意加勤矣然簡略難明繼而得康節先生玄圖布星辰辨氣候分晝夜而易玄相參於中為極悉矣復患其傳爲駢舛易亂歲月斯久莫知其端予欲釋而意不置乃朝箋夜思取歷與圖合而譜之於是知子雲以首準卦非出於其私意蓋有星候爲之機括不得不然古今諸儒之失則多矣如羨準小過而以準臨則失之是時水澤腹堅已終於臨上六而小過初六用事矣或者以羨準解尤非是夷準豫而以準大壯則失之是時始電終於大壯上六而豫初六用事矣應準咸而非離沈準觀而非兌惟震離兌坎是謂四

正卦易所不用則玄亦無所準矣且玄既不準坎震而乃獨準離兌耶永準同人而非恒先此凉風至常已準恒繼之以白露降度乃準節今永當寒蟬鳴則準同人豈可汩亂後先乃復準恒於後耶疑準賁而非巽蓋鴻鴈來而翕準巽玄鳥歸而聚準萃羣鳥養羞而積準大畜雷乃收聲而飾準賁矣疑當蟄蟲坏戶則又可汩亂後先乃復準巽耶或者以疑準震尤非是此雖與諸家口舌辯而按譜以視之則彼自屈矣此

譜之所以作也晬準乾而在地中則無當於乾沈準觀而在人中則無當於觀守再準否而無當於否馴準坤而星窮候晝則無當於坤將準未濟而析木之已終星紀之未建則大不能降以濟水水不能升以濟火此玄又以明易之陰陽進退盈虛之幾者也惟坤既無當於卦則亦無當於爻以示為用者八十而一則虛也虛一者即虛五也易天地五十五之數與夫大衍四十九之數復七日之數其所以虛而無用者坤

以藏之也陰虛無用而運行無疆陽則始終變化而不息故疆準乾而為冬至之終晬又再準乾而為夏至之始與馴之準坤者不同也易乾坤之闔闢乃著易以頤中孚為一氣玄則始之於中終之於養通而候之則養退乎一日中進乎一日易之歲功乃建中先乎周以明中孚之生復迎先乎遇以明咸之生姤易之月紀乃正易三百八十四爻以直日而夜藏其用玄七百二十九贊則各分晝夜而用事易之日法乃全

曰中曰更曰減是謂三玄而三易之相盪乃不誣凡此之類若玄之異乎易者而於易極深研幾之功則大矣如養為陽而中不為陰斿為金而羨不為土之類則又若玄之自相詭異者然變化之微於是乎在學者按譜以視之則皆易了矣圖歷所用斗分但有強弱不能同并古今諸家異同之說悉以著之學者可自考焉顧僕之愚何足以與此然用意專而私竊好之以俟將來之知易者嗚呼苟不明乎易則亦無以玄

為而不通乎玄者則又乃徒為易也可不勉諸今之學者知尚其辭耳而莫知其辭之所自來寧頗此邪或曰歐陽公不讀玄而於易何如曰予非歐陽公柰何大觀四年庚寅十有一月庚寅甬江官舍嵩山晁說之序

京氏易式序

說之元祐戊辰仲冬在兗州初學京氏易乃據其傳為式以便其私何敢視人其後江淮間有好事者頗傳去今三十年矣既校正其傳而前

日之式亦不得不修定也惟是其已出者殆未容改過柰何益知昔人自期充而後傳其所著之書其用意深矣嗟夫按式以求傳因傳以明易可不敬諸政和六年丙申閏正月三日戊戌嵩陽晁説之序

太極傳後序

僕年二十有四偶脱去科舉事業決意為五經之學不專為一家章句也是時王氏之説列於學官者既尊而又日有新説至自金陵學者恥

其得之後也從而士子又務為新異之説寒士非其黨者莫能嚮邇以一言也僕恨焉豈無古人之師乎果於易得孟喜京房鄭康成虞翻閱子明之徒使小王之説不得一日容也雖然因是數家異乎王氏則有之其於聖人制作之本意又不知果否合否如何遽紹聖戊寅邂逅洛陽楊老朝散賢寶語及易而異之良非僕平生所嘗聞之之言也懇從楊老有求乃得康節先生自為易圖二雖輾輪俱存而楊行年將七十中風語音清濁不端無由詰問二三年少在旁雖以其哂笑僕獨敬揚之者而尊其圖謂必可入也楊且指乾坤坎離四卦為僕言曰得是四卦則見伏羲之易矣而文王易在其中也越明日如迷人識歸路有感於二圖可指循環無方體也楊老曰吾昏病而忘之已久今日因子之言則如初授此圖時也自是入洛與先生之子伯温遊得先生之遺編殘藁寶而藏之服勤不知晝夜二十年間輒作易傳四種名曰商瞿傳

視其有師也無何靖康元年丙午冬金賊猖狂至南京所為商瞿傳者與平生衣冠五世圖書悉以灰燼既而避難高郵從親朋之請追作易傳數帙未有條理建炎二年戊申正月眞州巨寇遽至而高郵之傳又復灰燼是時老病之軀存於灰燼之外者幸也乃避地海陵病飫飲食而於易則曰不能可乎益為親朋以追作起是年四月十八日辛未訖七月一日癸未凡用七十有二日藁草具或忘其舊或得厥新凡六卷

名之曰太極傳又有外傳一卷因說一卷備為
易一家之書後有好古識變之君子殆未必以
僕言為妄作也嗚呼吾道其亦艱哉其亦艱哉
八月二十五日海陵旅次嵩陽景迂生晁說之
記年七十

止觀妙境辯正序

予自洛鄭間至四明聞天台之教而喜之一過
延慶明智講主立公之論辯而疑未敢傾心願
從事焉然其書萬千百言浩然若巨浸之波濤

難為紬繹之功雖有頭數義目而森然如上穹
之萬象孰為盈縮伏留私竊病之明智曰是何
憂思之過哉吾祖以一藥瘉萬病一句折羣言
厲瘠立成玉雪之膚而鼓篁悉叶清商之律其
唯十章乎十章亦夥矣又乃開而為十境十境
遠矣運而為十乘十乘或其勞矣要而為觀不
思議一境惟是智者之一境荊溪因文字而示
三境惜夫晚出好辯或執為語見而蕩為義路
區區晝夜分文析字正墮古人多盥少豉之譏

予每聞其言欲以筆墨記之內顧未究其學不
敢自誣頗疑明智有所著之書問焉笑不復荅
久之乃見摩訶止觀妙境辯正一編於其學徒
伏讀累日乃歎其既妙於講論又善乎著述不
矜不耀之為難也余之知若人者甚微其所不
知者尚多也哉乃責其學徒曰若輩得珠羞而
閉門不以飽潏衆人歟乃請余序而刊諸板顧
予何知焉竊因是書將忘智者之一寕論荊溪
之三哉盍一源為觀不思議境而派之為三曰

性德修德　學者當守一源而澄清乎抑亦
浮其派而泛濫乎且其一云者不得已而指之
也又從而三焉果不得已乎抑亦可以已而不
已乎荊溪之義例又於是境立五例四意學者
何謂獨謹此三而慢五焉與四乎果從荊溪之
篤論乎抑亦因文字而不得已乎請以荊溪之
語語乎荊溪不曰性修不二乎孰謂荊溪而自
矛盾乎要當師智者一人觀不思議一境是乃
為辯正云爾宜先之以智者及荊溪之書次以

慶智及正公義公諸之説終之以辯正使學者
得以考焉政和元年辛卯十一月癸未嵩山晁
説之序

仁王護國般若經疏序

陳隋間天台智者遠稟龍樹立一大教九傳而
至荆溪荆溪復又九傳而至新羅法融傳理應
理應傳瑛純皆新羅人以故此教播於日本而
海外盛矣屬中原喪亂典籍蕩滅雖此教是為
不可亡者亦難乎其存也然果日將出而曉霞

先升眞人應運而文明自見我　有宋之初此
教乃漸航海入吳越今世所傳三大部之類是
也然尚有留而不至與夫至而非其本眞者仁
王經疏先至有二本衆咸斥其僞昔法智既納
日本信禪師所寄辟支佛髮荅其所問二十義
乃求其所謂仁王經疏信即授諸海舶無何中
流大風驚濤舶人念無以息龍黿之怒遽投斯
疏以慰安之法智乃求强記者二僧詣信使讀
誦以歸幸二僧死于日本至元豐初海賈乃持

今仁王經疏三卷來四明於是老僧如恂因緣
得之其文顯而旨微言約而意廣以秦譯為本
義勢似觀心論疏實章安所記智者之說也恂
道孤而寡偶學古而難知食貧而力不足無以
為此經毫髮之重每指而歎曰其來晚而一有學字
艱如此寧封野焉而飽蠹魚不能下几案以視
人嗚呼此疏曾不得輩行於三大部中而匿光
瘞彩猶若海外之遠歟恂今年七十有六歲乃
一日抱之而泣曰殆將與吾俱滅耶吾前日之

志非也過嵩山晁說之曰曷不為我序而流通
之說之自顧何足以與此亦嘗有言曰智者若
生齊梁之前則達磨不復西來矣盡法性為止
觀而源流釋迦之道袞袞達磨之旨今方盛於
越中異日會當周於天下豈獨是書之不可掩
哉顧予老不及見之為恨姑序其所自云爾政
和二年壬辰四月癸卯朝請郎飛騎尉賜緋魚
袋晁說之序

不二門指歸叙

天台之教著明於法智而法智晚出高弟曰南屏臻臻在熙寧中尚無恙予時隨侍杭州與羣兒輩遊南屏而不知有臻也逮今將四十年白髮飄零宦遊明州還臻之高弟如恂始知有臻而恨前日未嘗遊南屏也年少不知好而老大自傷者可勝言哉恂今年七十有六歲矣志剛而氣明議論慷慨不少下人特推功於其師每喜道其當時從學艱勤之狀且不諱其訶斥譴責之語得非所志者篤而所得者深歟臻之善

固使人不能忘愈久而益親耶今予將西去恂乃出南屏門人所記不二門指歸一篇曰久不以視人宜為序以布露之序雖不足與知顛喜臻得名既高而茲又有以副其名慰後生之望予亦怳然如前日與臻接而不復恨矣因念四方遊客臨浙江至南屏者不乏人而能知臻者幾何人哉實待此書發之歟彼為天台之學者尚何言耶輒書其所感而序之云爾政和二年壬辰五月癸亥嵩山晁說之序

紀贈法智詩序

今天台教觀之徒稱四明尊者追配古人其言為國中之法也可謂盛矣說之自北方未聞而異之究其名氏是謂法智禮公於是乎嘆然嘉歎曰此我高祖文元公與楊文公之所稱者歟我雖昧於天台之學未讀法智所著之書而固已得其人矣既而法智世孫明智立公視以高僧簡長等紀贈詩二十三首曰吾祖法智得名凜然至今者蓋有所自矣當是時翰林主人

晁公楊公所貽之文既已流傳矣其輩行中瑩名人篇章之美又如何哉然是詩吾俱法智初不自有之乃落於杭州式公不知其歷幾歲凡傳幾何人然亦復還歸於法智之舊室亦可歎已將移于石欲得以序之說之以謂法智遠處身於東海之陂而名聲振耀於京師既久而彌隆其頌德辭翰散而復合亦可以為修德之勸也後有攬其所感可勝言哉嗚呼景德祥符之風此亦非其瑞歟政和元年十月庚申具位晁

說之叙

韓文忠富公奏議集序

韓文忠富公之孫曰直柔問說之曰古今諸公奏議必有序焉何也曰古今諸公之奏議無待序以顯而序所以尊乎奏議也如樂作磬玉未振而柷木先之直柔曰吾　文忠奏議之序願有請於子說之於是怵惕失據莫敢為言而直柔請益堅乃謝之曰命為它文或敢而序韓文忠之奏議則孰敢以是一語逡巡十年直柔

既以其奏議十有三卷歸說之又寵之以名人所傳公全身之像使讀其書想其人庶幾乎體物不遺也已說之每置公之像室中如左術右墳以承大祭無端之心不敢以發既久乃齋戒而為之序曰上帝降靈之生公也實左右我國家治隆甚盛之際古之所謂社稷之臣者或撥亂以創業或扶危以中興而公乃與之埒者何耶蓋抱王佐之略者不必當楚漢之厄懷文明之德者無待躬洙泗之游譬如天之有斗有漢森回在上自知其所以然哉公實左右我國家治隆甚盛之際也然其功高績著謗讒出入者不一而任大圖永又復異同艱難之多也天其或者以此視天下之才而聳天下之善使公為之表歟姑循其迹而言之人孰不仰公使虜之功上乃拜公樞密副使而公力辭之不肯拜至和之末請立　皇嗣之功被天下之人或未知聞也公於寖進司徒則一命而不辭使虜之功公既恥以受賞且終身未嘗一出諸口而

青州救災之功則公平居喜為人道之慶曆間石介固以公方夔契矣公事它人宜何有而嚴事王沂公慕歎之至死不衰公之知人薦士有至將相者矣晚於青州得一老儒生劉槩薦於朝則歎息欣喜若平生未嘗得士者嗚呼公之所以自處也遠矣豈觀之所靚而聞者可聽歟則是書之所載可以論聞見之功而非聞見之所及者莫得而載也且公於　仁宗時言猶雨露也隕而為天下澤其在　英宗時言猶海潮

也震天地轉山石孰不骨駭膽逝而敢抗之與
其在　神宗時言猶鳳鳴也律呂於九霄之上
而餘音千里之遠至於百世之後猶有遺歎焉
英宗一日因公進除目而震怒響滿一殿擲除
目榻下公慨然搢笏拾除目執之進曰前日陛
下在藩邸時喜怒猶不可妄況今即天子位竊
以天子亦有怒焉出九師以伐四夷否則陳斧
鉞以誅大臣今日　陛下之怒不為常事除目
也必以臣等有大過惡可怒者何不斬臣以謝

天下　英宗為之霽色溫言公進說猶久之不
已是則海潮不足論也　神宗即位之初想見
公顏色制異禮以處之　上見公首及邊事言
條目頗多公曰　陛下臨御未久臣愚以為首
當推恩惠布德澤且二十年未可遽着用兵二
字若干戈一興上貽　聖憂下竭民力願勿首
先留意邊事萬一戎狄渝盟人神共怒為應敵
之計可也　上問所先當如何公曰阜安寰內
為先　上曰　臣須盡忠節無隱情公曰臣一

人之忠無益也須是天下守官皆盡忠則治矣
今兩府大臣猶有不得竭其所知者唯事目前
常事況在遠臣小臣且治道主簡易徒為繁勞
何補公又曰聞近日守道者多不得安希進者
往往得志願　陛下精別流品無使忠邪溷淆
小人漸進此繫治亂之大者公又曰　陛下好
用人伺察內外事臣恐賞及姦憸罰及善良矣
此大繫天下休戚不可不今上御名公又曰內外事
多　陛下親批雖事事皆中亦非為君之道況

事有不中咎將誰執必至請屬交走債賄公行
此致亂之道何太平之敢望公又曰近日事漸
有更張此必小人之獻說也小人唯喜動作生
事若朝廷守靜則事有常法小人何所希望願
深省察無致後悔公又曰天下財用不充執事
者必多經畫唯省不急之務則無不足之慮百
姓無暴斂之苦公又曰　先帝自藩邸入繼大
統唯納諫一事上類　祖宗今　陛下柰何負
先帝耶　上有不世之度每郤大臣紛更之說

則曰富某手疏又將生老臣無所告訴唯是仰屋竊歎是公之斯言類為 工發也不獨九霄鳴鳳之祥耶若其雨露之澤天下者嘗勝言哉說之品下質薄不足以議公之彷彿竊以其所聞著之增是書之功尚期後之人因是而得公也歟公有老賓客魏宜者嘗為說之言公每聞人語及北事便變色若慍不欲聞者說之異其言而三歎息之以告宜曰世之人或以北事首公之傳者何耶姑控夫衆人之聞見歟且嘗鄙

揚子雲於孔子論魯侵疆矣其敢論賜幣于公乎宜以告公之子紹庭者有德之君子願以說之言不謬則直柔之請實有所自云宜又問曰或以寇萊公之功方公如何曰萊公之功擒虎也天下之勇者能之公之功則旅九山而陂九澤不知其何德也輒并記焉唯是晚年道德之學非性命之理所能名而出於天人之際者又何得而稱之及其任大國永興嘉祐巖廊大臣異同之謀雖或聞之孰敢載之後世抑有傳歟果無傳而已乎有識之士必有撫是書而慟哭者宣和元年己亥十一月四日丙午朝散大夫提點南京鴻慶宮嵩陽晁說之序

崇福集序

曾內翰子開為說之言異時大夫學士以西京石氏比晁氏今晁氏乃以文華稱何也說之退而伏念我家之前文有作也得時其在廊廟在北門在西掖在東觀國人譽之是為國中之士棣棣然於私門何有譬如貴大裘者不珍豹袪

也其後子孫坎壈失職而流離飢餓者有之或發為淒涼苦辛之言則人以為怨否則慷慨泣涕之言而人以為謗於斯怨謗之間諠然得名蓋可懼而不可樂也譬如矜豹袪者寧識大裘之陟降哉先人新鄭公之第三子詠之之道實窮而以文華稱者如或使其不失世職則揚文公稱吾文元公深得代言之體而謂河宗新祠碑自唐中葉之後未覩斯作者今復有一揚文公為斯人以擊節也吾文莊公在翰苑一夕當

將相五制國史稱其褒戒各得所宜嗟爾後之人徒有才思健於湧泉也耶皇祐中吾金紫公自祕閣出知懷州宋景文公賦詩送行云讀盡黃香未見書今斯人抱簡於會庫之中而勤呻吟於岐路之際為可惜哉治平初吾新鄭公以祕書丞知河間縣温公送行詩稱文元公名德為人物之師以冊究况吾家恨新鄭公羽毛短而文采奇也若為今日而興歎則又如何哉其孤公邁公昂公逵相與涕泣而言曰不死徒讀

祭禮耳不若收拾吾父之遺藁次第之雖不足以盡吾父之奇亦庶幾使來者感歎有屬也是豈為不壽而雖與窮者既而得十六類三十五卷乞說之為之序說之曰尚忍序汝父之文哉不得已上以道世德而下以勉汝曹云政和七年丁酉十二月己卯東里曾肴堂序

文林啟秀序

說之曾大父文莊公少因文元公而行舉高與一時文士周旋安知有刑名學而糾察刑獄判審刑院知開封府振疑奮滯如獄具中不得死者十人而法不勝情伏重罪者一二人其為學士也一夕行王章惠陳文思張鄧公章郇公盛文肅公五將相制不廢麻卷三鼓之恨而先對災異者久之以手詔使陝西折夏英公韓魏公范文正公尹師魯田宣簡公之謀遂參知政事上專以西事委之公盡瘁匪躬知無不言罷夏英公陳恭公經略招討使分秦鳳涇原環慶鄜延為四路訖今不可改公陳邊策于吴賊未叛

之前而卒如公策其招納吴賊之時公亮矣悲哉公以家族保范文正公擅遺吴賊書無它明劉平石元孫戰歿非降賊獲襃贈辯宋莒公鄭文肅葉道卿龍圖閣直學士吴安道非朋黨不以罪貶則公之姿度閎遠早擅巖廊之望焉者於是乎稱也然公於學則微悉密緻與瓌儒等嘗以文選續文選藝文類聚初學記文苑英華南北朝泊隋唐人之文集美字粹語分百七十有四門十卷名之曰文林啟秀玩之發人藻思

目無遺物動涉芳塵如遊玉田芝房其名曰欲
秀宜也昔嵇叔夜喜音韻學謝康樂游於譯梵
字顔魯公老於韻海皆天下雄偉超傑之資而
謎小德繩墨不屑也吾曾大父何疑焉嗟乎今
之文務爲高論以揚子雲雕蟲篆刻藉口而心
不知衛武公切瑳琢磨者何事其體物曲成則
又何如哉說之何知敢序之藏于家宣和四年
十一月十一日乙丑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
序

趙懿簡春秋序

夫子自謂三十而立之後十年乃不惑實自志
學之後二十年也嗟乎學而不惑之難如此同
知樞密院懿簡趙公沒身於春秋著春秋經解
十卷約而喻簡而達𩓩杜氏啖趙諸儒之例而
病之作春秋例義二十卷問者曰孰病曰病前
人有例而無義也曰孰謂義曰義正者爲正例
猶嶽鎮之不可移也義變者爲變例則滄海之
涵泳而靡常也俟其比偶其類右志而左物又
如九野之博而實其理衆星之繁而麗乎文則
約且簡者得以窺聖人之志也自啖趙謂公穀
守經左氏通史之後學者待左氏如古史記美
文章紛華而玩之不復語經於斯矣公獨於經
先之左氏而不合則求之公穀又不合則求之
啖趙陸氏而遠獨及於董仲舒近在　本朝諸
儒則獨與孫明復辯其好而無黨惡而無欲較
然不惑於名高者也黯然不惑於衆而自信者
也公未著書之前有名世大儒爲矯枉之論曰

隱非讓盾止實弑國中勇聞而鄉風莫敢少異
公獨歎曰予豈溺於三傳者其如春秋重志而
察微何信簡編而疑師授專耳目而忽志意最
學者之災也隱雖非賢君而攘國之志不可誣
也盾非州吁止非般則非實弑而加弑以篤爲
人臣爲人子者萬世之忠孝衆人之疑可也孰
謂君子而疑諸如彼之言則春秋開卷乎讀而
小子得之矣何爲子貢閔子騫公肩子曾子子
石之徒惑焉學者徒知游夏不能措一字也已

嗚呼公之於春秋篤好而勤力矣公早以濮議名重於天下其後論新法閑居終南之下者十餘年晚由温公之言起廢不三年遂與樞務皆以春秋之學著之行事而未嘗以所學一出於口又何難邪世之人徒知公之立朝而莫知公之所以然者積學於躬有在於此也公不究所蘊而薨於位大夫學士悲之而幸此書之存焉爾也說之元祐中以婚姻之故辱公賜之語言繆已竊為春秋學矣而不能公之問雖嘗略覩

公之書而未之好也逮今三十餘年始知好公之書而數息涕洟有不可贖之悔則姑從其諸孫而序之以補墓銘隧碑之所遺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甲寅朝請大夫知成州晁說之序

威德軍節度使嘉國公詩集序

竊以
藝祖受天王命臣妾萬方干戈不試
太宗仁宗尚文崇儒不待浸昌蕩然百年鯨鯢一日悉偃孔厲天下純歸王道大夫學士恥言財利而識廉恥別在宗室子孫冠婚車服飲食織悉畢仰縣官殆不知其貨利於我何為者禮義積而文章出矣蓋不知有一經之士而備五經名目尚書始或盡瘁於所難而遠究科斗古文篆籀從　上之好而學虞永興書往往逼金石其飛帛則衆且盡善矣是豈出於它哉不強以法度不冒以官職人得日蹈其聰明優游於所好也　上以歲時錫宴廣內用家人禮笑語盡醉即席賦詩罰其未成者于時法度莫我阻而亦弗官之吾榮也不知何事於風損息宗子

翹然陋昔之人其言則高矣有能不外慕不近名兀兀若終身無恨者其惟故通州防禦使贈威德軍節度使追封嘉國公令畯手景升為人孝友恭敬無他好而唯學之嗜忘寒暑晝夜疾病也居有高樓程課不下手抄卷軸戢戢筍束不知幾十百之多也每見而歎之曰少年舉子而發憤白首腐儒欲罷而不能其在王孫何有抑可以觀　祖宗之遺澤乎間取古今法書圖畫自娛樂曰彼之所得亦吾所能也吾志之鼓

吹有詩存焉吾詩之冊青有盡存焉以故其詩閑而有周不勤意而趣遠若頹而無所求余每謂前不覩矣於毒聖俞後不曲從於黃魯直他人未易景升之識也予交於景升父子間自予抱病逃難遠旅海陵因其冊青而益愛其詩不數以吹而忘吾干戈重死之厄爽然自位於昇平之時也子子芟請予題于編首其可辭之建炎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汝南主客文集序

士有有其實而名不與之俱或得名一切而違其實方以恥我乃歆以我榮諸此人君當宁日以求士而左右大臣蔽之之術也或有千百而一自達於人主前者不蔽之則忌之幸得逃罪譴者鮮矣無曰此細事也實世之治亂興亡繫焉說之從世父新知蔡州故尚書主客郎中生知所學少有辭賦聲名出諸生上其仕既久矣大臣方乎居無心於除吏時每見公曰詔刊七史公也且復歎曰禮樂終梁絕文章過魏殘真足絕唱是公禮部優等奏名時所賦詩也公釋褐以甲科為常州司理參軍時知州事陳公襄四先生之一也肇興學校躬橫經為諸生以講勤甚而王平甫以布衣專主說書有霍漢英李公擲者豪英不特為東南之秀也且以頭角諸生數百人公有職事在學校諸生從公有聞見服膺無異辭嗟夫公少仕以文學著也如此逮公三年免喪之後始有新學而先王之經亦以新名之公自傷焉乃為青州壽光縣主簿或不

以簿書句考待公者幾希時清獻趙公帥青公獨歎曰吾不得於簿而得於厚矣清獻公初入境時薦公為州教授時相滋不喜曰趙閱道以謂文學士也公自茲久於冗官而甘心焉亦絕口不為人道簡編中一字居無幾何　上念高麗表章美可觀詔擇高麗書狀者今上御名其選無自庶宰相謂公乃可奉詔於是公後以文學稱或謂公是行也有母老可辭而公白相府曰幸與高麗國王並通閭籍願書狀官禮數如何非

不榮斯賞格懋也蓋前未有以朝臣職是行焉者公乃復興刀筆吏遊而錢穀得意少年謂公易與也公出有使節郡符入而閑居掛冠默以文章事付諸後進意若諱其少時所能者茫然自不省平生藁草嘗有無也公季子謙之年十有三歲竊有志焉如人適嗜好而勤收拾無遠邇唯恐公一字留落也乃得公詩若干雜文論表章若干定著為若干卷以待後之攬者泰山或有不見者而岩為萬國之尊則自若也東坡

為兵部尚書公丞大僕以事詣省部時天寒甚東坡命酒手以觴公公色動若不自安東坡歎曰何姬公三十年時今樂府辭盛於諸公間竊與遊焉孰謂公嗟咤至是乎公與豫章黄魯直周旋而唱和多矣齊魯彼此者果孰為篤論也公於一世交遊真得從焉而親焉者以有德歸范夔叟而心向之餘則寧輊富貴而不忌語言以軒輊一坐若無人焉者雖謂公以他人並范也公之不媿屋漏則然矣而於屋漏有愧者果足以知之乎惟知公於士涇渭源委湛如不可蕩漾然後知公之文先灌後索云謙之與説之同避地海陵偶兵火未服兩髮時難忘五世承平圖書之好乃請説之序公見存之集何以辭公諱端仁字堯民未得知蔡州未果行以疾卒謹題其集曰汝南主客集建炎二年戊申九月十六日從仕具官晁説之謹序

盧沃字子獻序

四明盧沃少字天啟長為古學所志簡易忽歎

曰古之人名若隱而顯其字抑而不侈孔門弟子如何我豈不愧諸乃請更字於嵩山晁説之説之謝曰子窮無以飽妻子朝夕而寒不敢辭作為文章數百千軸而寫無紙筆意欲領略上極太史公之所不載下盡歐陽公之所遺使經緯不相雜糅視彼父康成而兄子（今上御名）者欲嗹而奴之尚誰可與朋儕孰不能一官而傍徨十年無路以進今幸得試禮部冒霜雪絶江淮辛苦數千里之塗書一束外艱得一錢乃無世俗

覬覦之色而思古人之似耶甚哉子之進矣子謂高宗傳說啟心沃心之事豈有異哉是君之所宜望於其臣者而臣之職當然也為人臣而苟知所職則有死無不言矣學者誤援信而後諫相率為容身持祿之計不知所謂信耶若彼孟子所謂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者孟子周流不遇疾憤羣小在位一時之言身無自怨曰我欲獻忠如非大人何不過時有難易子如與房杜王魏為僚事太宗則進說何難或不幸而

同諸鄰侍宣公區區剴切德宗斯誠艱矣然又有難者哉 藝祖謂人君以納諫為美何如自不為非不勞臣下諫諍當是之時雖趙韓王無謀謨之迹誅盧絳而諸將征伐愈武不用楊徽之而羣臣德業益厲子之獻納於斯時弗益艱歟子仕矣頋且勉諸無謂傳巖一老曰能敢字子曰子獻政和元年辛巳十一月辛丑序

周元仲字序

為劉向之學說靈臺之詩曰靈善也積而為美雖然文王之臺沼與囿非文王自名之也而名之者誰歟賈誼謂文王於斯民愛敬之至也誼與向為齊魯韓三家詩固不與今毛傳同也凡為神靈之說者自毛公始歟有元有會有運有世是乃律曆之所肇易春秋之所歸上古而來千萬億歲不必乎人之聞今日而往千萬億歲不待乎吾之見瞭然指諸掌而不遠者吾康節先生主斯學也泰州周靈運請字於予以一字表其名曰元豈不曰元者善之長也君子體仁

足以長人乎元仲孫主少知所尚雅好北方之學其當勉於斯歟宣和庚子冬至後二日辛酉嵩山晁說之序

陳鍵字子感序

陳廷璐名其子曰鍵是子思肖其名未乞字於族舅晁伯以父曰君子自重則感以毛髮之身獨立於四海九牧之上及其務學也徒步千里從師洒掃應對為作都養不忌不憚曰吾將無所不學矣太史公於晏子願執鞭吾夫子之御

則未嘗人其人也易學易知其所以然者心思不萌而為作不立而名曰寂然不動一身為天下之大鍵也無物以感我而無物而不感宇宙豁如也鬼神昭如也前日之鍵今日之通也字汝曰子感汝勉之建炎元年十有二月二十九日真州江岸序

周與可字景夏序

海陵周與可字徒之問嵩山晁説之求易其字曰我於茲未安也曰子未安子夏之論交乎噫

子夏之論交當時見隘於子張今日為東坡先生玉石之亦不幸歟謹稽諸夫子主忠信無友不如己之言而得師於三人行之中好惡惟鄉人之道義而是非之則其與可而拒不可者非子夏之言也實本諸夫子之道也蓋言有近乎亢而卒無所戾者子夏之言是也言有聽之若可喜而究之亦無以異乎前人者子張之言是也尊賢而容衆嘉善而矜不能賢則於人無不容不賢則不足以自容一己亦徒異乎子夏云爾若是時子夏與子張面辯以一言則千載好惽門闌不分矣東坡先生於子夏取其與不取其拒惟子張之是不知不能者受我之矜焉則內媿而去者不少矣其拒斯人也亦不潑矣敢字子曰景夏復古也易同人初九同人于門無咎子夏以之上九同人于郊无悔子張以之大有九四匪其彭无咎子夏以之九二大車以載有攸往无咎子張以之其所以安身崇德而无咎者實不甚相遠也其在後世而敵則子張者

公孫弘也子夏則汲黯也子純明而自信不妄與人交必知所擇焉建炎二年戊申七月十七日旅舍序

觀弟字盥道序

觀之弟字盥道予語之曰全乎觀而知觀乎我以觀物物以觀我二者或與或求而觀之義成矣猶之臨也我以臨人人復來臨我或與或求而臨之義成矣卦各專一義未有如臨觀同一義而異用也汝欲全乎觀之義其唯盥而不薦

手我以盥觀人人不待吾薦而觀之則吾以神
道設教而不吾難者方觀民設教而不吾勞今
字汝曰盥道汝知臨觀獨以兩卦成一義乎臨
之二陽自乎復之一陽物成于下天下之至安
也體易之君子則危之曰至于八月有凶可保
天下自臨而泰也二陽一爻而觀始於上五變
而觀終乎上二陽窮極而將否天下之至危也
體易之君子則安之明吾易乎危而傾易之道
獨以神道設教而教行于宗廟之中曰盥而不

薦有孚顒若天下不復否矣汝知我以盥觀人
人不待吾薦而觀之乎非不薦也不待吾之薦
而先有得於吾之盥也觀吾之盥而得之者不
必待乎吾之薦而可以語幾也知幾則知神而
吾之神道可以設教矣盥而玉瓚大珪薦而玉
豆雕篹二者一廢則宗廟之中教而不設矣王
者亦將無以保宗廟而宗廟不祀矣非特薦之
不觀而盥亦莫吾觀也有觀而無教則何貴乎
觀教之不設而有觀則何貴乎觀或曰誠而不

物或曰內心之絕外心皆莊老荒唐不設教之
弊也汝其遠而斥之觀之為卦是謂巽之一也
二陽一於上而無所事下求于四陰不敢安其
所觀惟君子為能無咎是謂坤之四也四陰盛
于上而有與乎二陽人人各安其所觀其進而
上者為王國之賓巽過乎南極而首乎奎逮乎
雲漢歲星不沴鎮星而俱順坤窮於北極而中
乎危雲漸降將及于地鎮星不沴於歲星而俱
順因多危矣天地之道俱危如此則天下之通

安得而不危然上下順而安天下之危者君子
不敢尸之而稱先王其設教不自乎朝廷而本
諸宗廟則以天下之至危而成天下之至安者
其惟一日之盥乎汝之于德當如何

送屈用誠序

屈鼎畫山水當時與范寬齊名其後范之名日
盛而屈或不得與良可歎也我范之筆突兀而
易識學者自謂易為范也屈則沈毅橫恣幾絕
來學之路非篤志者於其事者鮮不忽諸如紀

眞黃懷玉甯訓輩皆學范而大得名者未知有一人稱屈之徒也惟是其家子孫自致身於遺蹤間而琢之不肯少貶於衆好也孫用誠者得其法爲多老矣衣食貧所蹟每爲人作其老阿父畫過十人而九不顧用誠曰柰何要富療飢寒於速售者無如許家父近之爲許道寧云爾劣爲許家父畫視一人則十百人爭賣之恐不浔用誠歎曰吾雖飽於許家父睃於許家父其如吾志之飢且寒何復恐地下無見吾老阿父

之面目也以故棲棲岐山下東未嘗至咸陽寧論京師貴人之媢我予前年道扶風偶見用誠之屛障而多之力致之於同谷籾爲予作畫猶是許家父也予斥之曰老處士非翁雲屈郎之孫也乃瞿然亟作其老阿父八幅而告歸予勉之曰爾祖卒年九十有四歲未死前數日猶畫不已爾年方將七十歲未宜自怠也古今學士大夫或遇不遇於一時而遺恨於無窮者正如爾祖與范之盛衰也畫知有吳而不知有張書知有王而不知有鍾儒生持予書而不讀孝經可勝道哉可勝道哉歲暮氷雪用誠復徒步還岐山下予亟序以送之可爲我示令君呂二十一郎是一門四相家必有以感於予之言宜和癸卯十二月三日嵩山晁說之序

送王性之序

酸棗先生五世孫銍字性之晩相遇于睢陽方款遠以別且祝之曰子於茲無留也行子之志如古之人惡山不深而林不密也南山北山之

外又有南北而無垠至於上援北斗而下酌桂漿徜徉其身者如何哉肯少自窘束而辱於人邪又明日來告行則執之曰子無往也古之人升車命僕將馳四荒而下堂見蠆出門觸蠭蓋有蚰蜒邑多螳螂白大雅之君子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固已然矣子姑坐予實有德於我也子前日爲我言曰孰不知有資治通鑑我苟不先讀正史則資治通鑑果有何邪予於時坐不得安席而欲起以拜子也予早遊溫公之門與公

之子康公休締交義篤公休書相告曰資治通鑑之成書蓋得人焉史記前後漢則劉貢甫自三國歷七朝而隋則劉道原唐訖五代則范純甫此三公者天下之豪英也我公以純誠粹識不懈晝夜不時飲食而久乃成就之庶幾有益於天下國家之大治亂不自華所志也其在正史外而有以博約之楚漢事則司馬彪荀悅袁宏南北朝則崔鴻十六國春秋蕭方等三十國春秋李延壽書雖無表志而可觀太清記亦時

有足採者建康實錄猶檜而下無譏焉爾也唐以來稗官野史暨夫百家譜錄正集別集墓誌碑碣行狀別傳幸多存而不敢少忽也要是柳芳唐歷為最可喜嗚呼孰敢以佻心易訧我予因子餘獨識於暮境而輒以厥初之所聞為子謝也譬如杜詩韓筆詎不經目惟小杜為能愁未讀之也苟不上自虞歌周魯商詩下逮楚騷建業七子陶謝顏鮑陰何以觀杜詩則莫知斯人平生之所用心也或不極六藝九流之華實而縱之以屈原宋玉司馬遷相如仲舒賈誼劉向而自謂真知韓者亦未可信也子必有感於茲矣行何適而不安哉秋風方起為旅飯自愛

九月八日箕　晁說之序

送郭先生序

自古經解之士多而著書之士寡揚雄充與當時章句之徒並而時著玄乃所以明易也是故學易者不可不學玄知玄則知易矣說之高祖太師文元公自國初為閒人仕宦極禮樂文章

之邃遠　仁宗即位始獲如請致仕著書於八十歲之餘其書凡三十有四卷而十卷名之曰法藏碎金錄今行於世其肯熟讀酷好者有二人焉一曰窮悴之世為儒不肆其肯臆禪侶不私於宗派道人能厭飛鍊者其二曰得意方顯仕而中道逆風垂翅乃懼富貴而恐無以勝憂患者與夫白首謝事得歸而未有以忘乎昔之豪習而自勝杜門者必吾祖是書之好也若慧林覺海沖老每舉揚是書以勉其學徒文潞公

奉之終身篤名理之訣則未易可必以待之也臨邛郭先生敏修早出游中州與公卿大夫周旋得是書而三歎息焉自謂吾得異人而師之其語微妙奥密不若斯之璀粲光明可以衆共之也先生曰夫予之所以生生者智水不可不崇而禮火則卑之也此卦之所以旣濟也其崇其卑至於効法天地而與乾坤並列乾坤泰否旣濟未濟皆一卦也三十輻共一轂則六十四卦同爲一車之輻也生死之徒十有三而乾坤

之一二離坎之六七則共爲一輻之運萬里也先窮易明老氏書常以是說著神悟隱淪二書多論神仙養生事每恨巴蜀僻陋不得與上國之禮文乃以法藏碎金委鄉人刻之版久矣今幸見其著書主人之孫子晤語如故舊則吾之所得者多矣說之起拜而謝之曰先生何之也先生曰吾將自睢陽道襄漢藏妻孥於臨邛之故山明年復出將訪子於江湖間說之瞿然乃未死尚爲明年人耶臨岐復何祝於先生之言以送先生行九月十一日國安堂老法華序

文集卷第十七

文集卷第十八

嵩山景迂生晁説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後記

題古周易後

周易卦爻一彖二象三文言四繫辭五説卦六序卦七雜卦八繕寫謹第如上按晉太康初發汲縣舊冢得古簡編科文字散亂不可訓知獨周易最為明了上下篇與今正同有陰陽説而無彖象文言繫辭杜預疑于時仲尼造之於魯

尚未播之遠國而漢藝文志易經十二篇施孟梁丘三家顔師古曰上下經及十翼故十二篇是則彖象文言繫辭始附卦爻而傳於漢歟先儒謂費直專以彖象文言參解易爻以彖象文言雜入卦中者自費氏始其初費氏不列學官唯行民間至漢末陳元方鄭康成之徒皆學費氏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孔穎達又謂輔嗣之意象本釋經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辭各附當爻則費氏初變亂古制時猶若今乾卦彖象繫卦之

末歟古經始變於費氏而卒大亂於王弼惜哉奈何後之儒生尤而效之杜預分左氏傳於經宋衷范望輩散太玄贊與測於八十一首是其明比也揆觀厥初乃如古文尚書司馬遷班固序傳揚雄法言序篇云爾今民間法言列序篇於其篇首與學官書不同槩可見也唐李鼎祚又取序卦冠之卦首則又效小王之過也今悉還其初庶幾學者不執彖以徇卦不執象以徇爻云昔韓宣子適魯見易象是古人以卦爻統

名之曰象也故曰易之象也其意深矣豈若後之人卦必以彖明象必以辭顯紛紛多岐哉嗚呼學者曾未之知也劉牧云小象獨乾不係于爻辭尊君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係逐爻之下惟乾悉屬之於後者讓也嗚呼他人尚何責哉若夫文字之傳始有齊楚之異音卒有科斗籀篆隷書之四變因而訛謬者多矣劉向嘗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至蜀李譔又嘗著古文易則今之所傳者皆

非古文也安得覩夫劉李之書乎其幸而諸儒之傳今有所稽考者具列其異同舛訛於字下亦庶幾乎同復於古也或曰子能古文何不古文寫之曰有改於筆而無变於實者予不為也如古者竹簡重大以經為二篇今又何必以二篇成帙哉謹錄而藏諸以俟博古君子建中靖國元年辛巳五月二十四日嵩山晁說之題

記京房易傳後

漢藝文志易京氏凡三種八十九篇隋經籍志

有京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種七十三卷唐藝文志有京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種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見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書而其傳者曰易傳三卷積筭雜占條例法一卷或共題易傳四卷而名皆與古不同今所謂京氏易傳者或題曰京氏積筭易傳疑隋唐志之錯卦是也錯卦在隋七卷唐八卷所謂積筭雜占條例法者疑隋逆刺占災異十三卷是也至唐逆刺三卷而亡其九卷元祐八年高麗進書有京氏周易占十卷疑隋志周易占十二卷是也自古易家有書而無師者多矣京氏之書幸而與存者才十之一尚何誰之師哉說之自元豐壬戌偶脫去舉子事業便有意學易而輙不好王氏妄以謂弼之外當自有名家者果得京氏傳而文字顛倒舛訛不可訓知逮其服習既久漸有所窺今三十有四年矣乃能以其象數辨正文字之謬於邉郡山房寂寞之中而私識之曰是書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〻凡

八变而六十有四於其往来升降之際以觀消息盈虛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萬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運五行正四時謹二十四氣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進退以幾而為一卦之主者謂之世奇偶相與據一以超二而為主之相者謂之應世之所位而陰陽肇乎所配（乾與坤震與巽坎與離艮與兌）而終不脫乎本以飛其卦之位乃伏其宫之位以隱賾佐神明者謂之伏起乎世而乎內外參乎本數以紀月者謂之建終終

始始極乎數而不可窮以紀日者謂之積含於中而以四為用一卦備四卦者謂之互乾建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為遊魂之世五世之初乃為歸魂之世而歸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剛日則節氣柔日則中氣其數虛則二十有八盈則三十有六蓋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遺乎意意遺乎言則錯總其用唯變所適或兩相配而論內外二象若世與內革水火配位內離火四世水若世與外同金木交爭外兌金初世木或不論內外二象而論其內外之位革土水入艮兌初土四水或三相參而論內外與飛賁土火木分陰陽艮土離火飛木若伏旅火土木入離艮離火艮土伏木或相參而論內外世應建伏觀金土火木互為體建金世應內土伏火外木不論內外而論世建與飛伏蠱金土入震巽世與飛土建與伏金或兼論世應飛伏復水土見侯世應水土飛伏水土屯土本應象世應土木飛伏土木或專論世應坎金木合乾兌入坤象世金應木蠱金木入艮巽世金應木或論世之所忌履金大入卦初九火九四火見九五世金艮乾之金或論世之所生巽火木與矣同宮世

木巽木建大於其所起見其所減大壯起於子減於亥於其所刑見其所生隨金木交刑木火相激兌金巽木故曰死於位生於時死於時生於位苟非彰往而察來微顯而闡幽者曷足以與此前是焦小黃變四千九十有六卦後有管輅定乾之軌七百六十有八坤之軌六百七十有二其知之者將可以語邵康節之易矣彼小王之徒唯知尚其辭耳其謂斯何昔魯商瞿子木受易孔子五傳而至漢田何子裝何授洛陽丁寬〻授碭田王孫〻授東海孟喜〻授梁焦贛延壽延壽授房〻授東海殷嘉河東姚平河南乘弘繇是易有京氏之學而傳盛矣有瞿牧白生者不肯京氏曰京非孟氏學也劉向亦疑京託之孟氏子不知當時為何說也今以當時之書驗之蓋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災異孟氏京房六十六篇與夫京氏殷嘉十二篇同為一家之學則其源委孰可誣哉此亦學者不可不知也若小王者果何所授受邪蓋自京氏為王學有餘力而王學之適京氏則

無繇矣或傳是書而文字舛謬得以予言而考諸今有不可輒正者闕以待來哲積巽雖占條例法具如別録正和五年乙未五月庚辰嵩山晁說之記

題王深甫書傳後

王深甫布衣之友曰曾子固常尊甫其名官已顯而忘年沒ゝ求友深甫於布衣中者曰劉原甫王介甫是五人者皆歐陽公客也劉原甫自特其才一旦由下國入京師聲舉震大夫學士

間直欲與歐陽公抗乃獨於深甫厚矣古有談止之士謂衆人之談止於斯一人也當是之時諸公席上之談往往止於介甫而介甫之談則又為原甫而止也二人者俱於深甫則或有不得而行者矣彼五人商推闓切之語今雖無聞焉而深甫於其所作書傳偶不出曾子固耳其三人則各以姓字載之或正其是非或略無所辨以視後之觀者深甫為人善取人而不擇人之善於是乎在矣雖然深甫善取人矣是亦不善於取人也歟何則書傳有瑰瑋特達揚而升襲而降之論則原甫之似也其薄險伏奇折欲奪人之軍而卒不自保其隻輪者奐之似也又有喜異務新椓杙之酷拘攣之嚴者予不知其何所似也嗟夫惜也深甫既知堯之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是亦舜之德所以為堯之克杜預之於左氏范甯之於穀梁毛萇之於詩郭璞之於爾雅完然成一家之學後世雖有作者未易加也予既繕寫斯書并以記之政和乙未十日丁

丑嵩山晁說之鄜畤記

題寫本老子後

此書故題曰老子道德經勝於分道德為兩經者其文字稍近古特録之自便觀覽竊惟伏羲文王周公贊易之後惟老氏得易之變通屈伸知柔而貴虛務應而不得脫勤以立言幸乎此書之存也逮夫孔子繫易之後此書則為一偏之言矣責賢者備也世猶有老易之稱奈何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五日海陵旅舍嵩山晁說之

題

曾子後記

漢藝文志曾子十八篇隋志曾子二卷目一卷唐志曾子二卷今世所傳曾子二卷十篇蓋唐本也有題曰傳紹述本者蓋唐樊紹述歟視隋亡目一卷視漢亡八篇矣然此十篇之書號曰曾子者乃見於大戴禮矣漢有禮經七十篇后氏戴氏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時未有大小戴之分不知曾子在其中歟漢志

因劉向父子所錄而著之既於儒家有曾子十八篇疑不至重複也隋志因盧植鄭玄分注大小戴禮之後各錄其書曾子遂存於大戴禮歟唐志實因而錄之然隋唐志亦自有曾子尚仍漢之舊歟隋唐中秘書官無歆向父子以甄別之歟小戴禮先錄中庸經解二書其後馬融又錄月令明堂位樂記三書則大戴禮錄曾子及夏小正二書無足疑者逮夫儀禮錄喪服子夏傳孔叢子錄小爾雅之類皆一體也嗚呼三代之書其不泯而傳於今者幸也尚敢條理纖悉之望耶然不條理纖悉之則非學者事也予病世之人莫不尊事孟子而知子思中庸者蓋寡知子思中庸者雖寡而知讀曾子者殆未見其人也宜其文字回舛謬誤輙以家藏曾子與溫公所藏大戴禮參校頗是正因著其本末而盧注遂行於曾子云政和乙未七月八日乙亥嵩山晁說之鄜時記

題長編疑事

長編者溫公資治通鑑藁草之私號也溫公自洛中以所脩藁草寄其屬官南康軍監酒劉道原而自名之歟抑道原之名歟道原日誦萬言而勤廢飲食寢處遂忘其身之流落而家寒餓也其忠憤耿介當熈寧初不為大丞相毫髮少貶者雖自其天姿亦博學精思之助哉觀斯疑事則其閎遠沈粹之蹟亦略可見矣通鑑之為書有賢傑輔相攻堅析微如此安得不善耶昔其初不自珍而公卧病二年之久家人单弱憂

孼之中幸而存者姑五十有五種也公之子義仲壯與政和戊戌爲唐州曹官錄以寄說之東里草堂初拜嘉而不甚器之以壯與作資治通鑑考異待其異日之成書也今壯與死已累年斯事已矣誰能措手不覺涕淚無從漬於殘缺僅存之書嗟嗟良友奕世厚善之意實存於其中也重惟壯與臨終屬我銘其墓久難之未就乃先以攄予之哀云宣和五年癸卯五月二十六日戊寅嵩山晁說之題

康節先生諡議後記

說之大觀四年庚寅冬赴明州舡場候潮浙江上遇歐陽三丈叔弼相與邀遊談話旬日甚樂因及三丈所作康節先生諡議三丈曰異哉吾之斯文也何吾以道愛之深邪曰丈人斯文可謂合矣何異之有曰姑聽之棐從母王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妣夫人亟以棐入洛時先公參大政臨行告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爲吾見之棐既至洛自幸得見先生何期賜之從容則起問其所以冝教者先生笑曰有家法有家法既乃作而言曰豈無以爲足下言者先生乃徐道其立身本末苦辛情細畢平生於一席端出門揖送猶曰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棐伏念行李間先生豈不少我哉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亦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曰幸矣邵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其後二十年棐偶入太常爲博士次當作先生諡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之自序云爾無待

其家所上文字也叔弼丈爲人廉於名譽俛俛常有退讓之色其爲說之道此時意氣甚武宜其文之健且高也說之謝曰昔郭景純先知一作知其行刑者吾康節先生知諡議博士迹則類矣然郭以術先生則孰知其所以然邪叔弼丈曰世稱先生數學如何說之復言曰先生傳先天之數雖揚雄張衡關子明所不及然亦吾先生易中一事也叔弼丈歎曰先生之易畢能悉備如是盡爲我道之說之辭不敏且不幸不及先生

之門而為京氏易十餘年後遇先生門人洛陽楊寶賢略能發先生易之梗槩久之乃有所入則知先生起卦以四是謂夏時以六是謂坤乾以八是謂周易先生便夏商之易不亡而周易乾夬之變始終不窮猶丈人之作謚議也叔獮丈復謝曰吾之文於是乎陋矣嗟夫歲後一星矣三丈下世已累年追惟故人存者有幾先生之子伯溫又遠守南充以書來趣說之記其事不得而辭云宣和四年四月丙申成州清心堂

嵩山晁說之記

贊

喬仲常所畫伏羲神農贊

我有兩儀彼有天地父子以親君臣以位

右伏羲贊

草木昆蟲生彼微塵有待於我為天下仁

右神農贊

先聖贊

商人周人執射執御有意有必有我有固

伯時所畫觀音大士贊 政和癸巳丙寅

六臂二六首三日一化佛是則名拙庋人天觀巧相

楊朴先生畫贊

東里多才晚有夫子蹇驢逍遥不見畢李

歐陽文忠公畫贊

惟我昭陵公乃得升天下無朋因有魏公公乃得容不朋以忠風波既散高山獨見小人是歎昔賢在是寧論厥似聞其百世

呂獻可畫贊

君子曷貴貴其知微四海又安公曰優為天下無事庸人撓之雖古人語由公信斯後十百世公言莫違公像朝夕以慰我思

東坡先生畫像

幼而見公浙江兮知其議論不容於國中也壯而見公中都兮知其雖合而必不久容也及其南遷泣別隋岸兮惜手不克保厥躬也今公遺像忽相逢兮喜公不死亦復如夢也

又

世五百年生命世才嗟嗟東坡何時復來邦人為我顧頷以哀我告邦人大實艱哉和氣充塞大象胎回海瀆澄瀾嶽鎮絶埃斯人是生實易可能世或千億地亦九垓未必禹服公復徘徊生本話言死莫歸墨矧公不死冊青日開用究邦頌以寫我懷

澗上丈人畫像贊嵩山

裳芙蓉而歈沆瀣兮胡可衣而食之朋松介石

以遊叢霄之上兮孰敢出而仕之咸以是像識君或曰非兮盖惟海雲山月似之

前史官知河中府晁无咎畫像贊(字)

壯年高標今日見兮誰識幼時之奇童黙然不可問於茲兮嗟昔辯翻濤(而生)懸鍾凜然端笏若抗議於朝兮曾不得斯須登金門以献厥忠爛然文章溢世以振頹俗兮吏筆欲落而屢蹉以終窮恪曾庠而肅郡國之可致兮九州(總總)不為我功孰為吏氏姑以我文苑著兮俯足高手華

嵩

杜方叔先生畫像

術黄帝岐伯名盛出汶上而入京師一人爲之異禮改觀我則尊於學以(今上御名)厥時恥同列之市道而未嘗於近倖杜一辭以故宦則不達室則不富今其有子有孫而四方之顯者自稱弟子曰吾其早得師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二十四日海陵旅舍嵩山晁伯以父老法華題

銘

硯銘(歙石風字樣自云唐制寧時物)

東坡居士初謫嶺表道扶踈圃遺此研寶公今云亡物不自足敢是不祗以為詒讀(刻于硯背)

瓦硯銘

彼石硯乃以瓦名而用適此瓦乃抗乎石硯而特立上古未有陶人(一作未陶之人)則石先乎瓦既為硯則稱古瓦而不稱古石

晁伯以銘所藏古端溪風字硯以易張平叔大圓歙硯

匈所施易人訝其存硯豈不然惟人所敎嗟張
公子與德俱溫

古瓦硯銘

十五之童七十之翁雖與並像容兮剖蚌之珠
出家之攪未易相發揮兮古人之硯貴採新石
何世人之不聞不識兮王孫李賀比端石以萇
弘之血則吾之硯氣象煒煒兮

滕子濟硯銘

小塘之水澄以淸大手於焉翻回瀛閬誰從爾

與世鳴墨作蓬萊筆蛟鯨

淄石硯銘

硯石淄修通鑑上所賜孰敢僭質本良輕湿泛
無循名名多忝

呂申公筆格銘

申公純德見是筆格我日今上御名之惟今惟昔

筆山銘

頂平岱宗之瞻兮峰聳嵩茜之三兮翠潤湘水
之漸兮亘直朔雲之嚴兮上古之嶽四而不五

何所嫓兮嵩高居士以砧筆墨名數兼兮

老徐牡丹銘

江南無此花而有此筆洛陽賞花賦詩人自得
丹青有色而花本無色誤彼蜂蝶飛來紛紛亦
適

題跋

題孫少傅致政小錄

說之見伊川先生論曾子易簀事先生曰是禮
也君子所以貴乎禮者爲其以之而生以之而

死如此其明也說之曰是禮古人孰不然蓋曾
子獨有傳焉爾後世之士自賤其身而絕於禮
此事始廢或者似有得於此而蔽於浮屠老子
虛誕之說乃不謂之禮而謂之達安知吾道之
所以貴哉先生曰然旣而觀溫公所著凶儀之
初終篇曰疾病遷正寢內外安靜俟絕氣男子
不終於婦人之手春秋書公薨于路寢禮之正
也近世孫宣公臨終遷外寢君子今上御名終不得
不爾予於是歎曰生雖無所能幸而接伊川議

論覩温公所著書知宣公之行事廉繼乎得正而斃焉然每根未得宣公之詳也近獲徂徠先生所作孫少傅致政小録知公自初疾病至遷外寢擇日時治命作遺表安妥不異平日又復歎曰君子以禮為重死為輕謹吾禮而不知死生之變當如是哉顧其生也肯失道冒義顛倒勢利之塗與豺狼狐鼠輩計較得失錙銖邪苟或嗜欲外鶩精神中乾抱疾如被桎梏暝無所知童者流涎沫環視妻兒戀戀然累晝夜不得

死去莫知所出則指所畜以媚醫巫倭佛老豈知有人曰曾子曰宣公也邪輙書於致政小録之後以自警并以告吾同志者大觀戊子八月甲申題

跋東坡剛說

東坡甲戌年後詩文說之所見不少矣今日乃始見剛說於明州令人不覺意氣自倍魯直字畫亦云剛矣而李端叔者輙有疵訐是方竹可削葦纏必待表歟政和元年辛丑嵩山晁說之謹題

跋張芸叟諫議字題

唐青錢張學士自號浮休子今張芸叟文亦浮休稱何耶泗上許體之自名醉吟先生無乃與白公類耶年月日嵩山晁說之題

跋朱元章與趙景升帖

通州防禦使令畯既定孝恭公之誌銘雪涕而言曰卜日有期因使刻畫未工措傳且不遠廣二恨沒身將無以贖乃移諸横石增筆墨之美

而施則無窮君子於是知孝恭之所以為孝恭者既自躬之後見子之其源流可勝道哉伏念燕懿王體貌魁偉謹（今上御名）寡言好讀書無犬馬之玩是孝恭之所自耶政和四年甲午六月戊午嵩山晁說之題

跋趙周翰詩卷

歐陽公為趙公洒掃平山堂時禮貌誠意今猶可想也文章之名其所以重於天下者抑又有此歟宣和庚子十二月壬申嵩山晁說之題

儒林舊德知舉時温公為小試官宜與内翰公之厚如此也公之子子和實有家法於斯一物見趙氏三世之人物云宣和庚子十二月壬申嵩山晁說之題

題救殺生文後

說之竊聞國史錢内翰傳稱著殺生戒後吾祖文元贊之推廣其意史官是以知仁澤之助也然史官不言錢公策試賢良方正時實吾祖文元公為其主司公忘去輩行以奬善其用意尤

深切矣或曰史官之書曰文元公後見而贊之益廣其意非歟莫得而詳已慈雲當是時與三公甚厚宜其德名今猶凜然也宣和五年癸卯四月戊申晁說之再刻板謹題

題東坡魚枕冠頌

東坡先生為兵部尚書時為說之言黄州時陳慥相戲曰只不能作佛經曰何以知我不能曰佛經是三昧流出公未免思慮出耳曰君不知予不出思慮者胡不以一物試之陳不肯曰公何物不曾作題目今何可相煩者復強之乃指其首魚枕冠曰頌之曰假君之手為予書焉可也陳於是筆不及並墨茶且笑曰便作佛經語耶說之請公書自誦曰不撥輒欲著其作頌始初本末如此以視後之學者而留落頹墮負其初志三十有三年矣今年以其頌歸謝甥伋伋聞而有請則不得辭遂亟識之并以當時所書李潭馬賛歸伋宣和七年乙巳二月十六日丁巳朝請大夫致仕晁說之題東里易堂

跋夏均父萬言書後

或云此書未備乙夜之覽說之不信也吾民因斯言而厚矣衛叔玉傳山公主事鮮有為上及之者偉哉月日天台教主老法華泊舟睢陽題

題七賢圖

評書曰非鍾則王豈知書者盡之張吳可同日語耶黄七兄老矣不得不昏繆如此

或謂此本唐人所摹借以為高數實仰之也其

其點睛不着意而手柔衣寬非唐人脫筆之妙莫之及也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日阻凍睢陽舟中題

跋忠懿王草聖

荊南王修撰作五朝春秋託始於吳越循之魯也忠懿王文武之才於是乎亦可少窺矣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箕山晁說之題

題魯直嘗新柑帖

元祐末有蘇黃之稱漸不平之或曰蘇公自有

芍藥之評恐未必然也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箕山晁說之題

題魯直章草頗草

章草似晉人頗草似唐人靖康丙午十一月癸未箕山晁說之題

題東坡試袁絡先筆借登眞隱訣

袁絡先筆予近亦得試之登眞隱訣在道藏中公何必苦求耶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晁說之題

題東坡詩

柳子厚詩與陶淵明同流前乎東坡未有發之者檀弓則又東坡窺之以學為文章者靖康丙午仲冬二十二日箕山晁說之題

思無邪齋松聲如波清明燈靜几必作數字知公樂哉何所憂賴公力予之斯言責韓公而怨蘇公也靖康元年仲冬二十三日箕山晁說之題

題蔡君謨弔石曼卿詩後

蔡公於是乎句法曼卿而字畫曼卿眞足以弔矣靖康元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嵩山晁說之題睢陽舟中

題江南後主詞翰

黃魯直謂李後主書出於裴休予初大駭之惟見休石刻字故也晚乃見休行書墨跡一帖良以媿歎靖康元年丙午十二月二十六日箕山晁說之避地于高郵題

題破琴詩後

予有王晉卿淡碧綃畫房琯悟前生圖寫此詩於其後甲午年遭火矣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說之題

跋王安簡公帖

王安簡公與說之曾祖文莊公特相善為書文元公誌銘實文元公門下客云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說之記

跋唐劉元方勑

開元中唐玄度兄弟作此撮勑字後至　本朝

未之或改也蔡司空始別創一體謂之蔡家勑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說之題

題衛夫人像

此女子南嶽魏夫人歟非也或曰王右軍師衛夫人亦非也不見其道氣秀氣則知然歟乃謝家諸女歟靖康丁未正月十三日晁說之旅舍題

題東坡帖

梁武帝不能辨王右軍眞僞必送陶隱居審定

題無水池新硯

若硯不欲受水則墨亦不欲磨硯至於筆不欲點墨紙不欲落筆惟技懸過白紙者即得之也雨晴寤昏旅思大不佳書以示德全而病目又不能寫字也正月二十二日天台敎僧

題黃龍山僧送善澄上人詩卷

三槐王氏以重望著于世自晉公始善澄上人實晉公六世孫也初有所感而為僧受具戒遊禪林遠極江湖之勝得黃龍道場而止焉不敢

自放於斯也復北抵河朔乞衆僧之佚於是黃龍大德曰德逵善清如山惠吉宗秀直言紹明重改相與賦詩送行予避賊高郵獲觀覽欣然益嘆劉夢得善論僧家之詩也因定而得境故倫然以清由慧而遣辭故粹然以麗今於黃龍諸公見之矣雖然夢得知其正而未知其助也久矣有正必待夫有助也釋門諸公挹山川之英而絕塵垢之外其倫然粹然者豈非學士大夫為之助歟湯休之詩實自於鮑明遠靈一律

師之詩既學潘阮江謝而又得李華朱放張繼皇甫冉張南史以遊焉皎然禅師實謝靈運之裔孫其相從則顔魯公常蘇州孟襄陽李袁州陸長源皇甫曾陸羽張志和廣宣則韓吏部柳柳州劉白近時秘演從歐陽公參寥從東坡亦已衆矣黄龍諸公予不知師友謂誰而江南詩人黄魯直則其人數言公之字畫絶類魯直蓋可見也已魯直死已久計今江南必復有一魯直出澄上人歸山中與諸公亟訪之為我謝曰今日賢者不宜以山中為樂也靖康丁未春晁伯以

跋李太白草書

嵩叔忱豪放不群客為叔忱數李太白無字書傳於後叔忱一日偶在僧舍縱筆作字一軸自名之曰李太白書以戲一世之士且與其僧約曰異日無語人每欲其僧信於人也其所謂得之丹徒僧舍者乃書之丹徒僧舍也柰何不信者請以三事質之昔人有一書曰古今能書人姓名自謂悉盡矣恨不得聞見而録之也乃獨於白而遺之耶以故法書要録法書苑墨藪諸家皆無白書之品第也白自負王霸之畧飲酒鼓琴論兵擊劒錬丹燒金乘雲仙去其志之所存者靡不振發之而草書奇屈如此寧謙退自晦無一字乎白集有懐素草書歌識者曰非白所作也眞偽未敢論要是白無一語自及其書何耶會稽湖上記者賀監與斯人清狂捐落萬事頗肯致〻收拾白藁草以欣戚耶靖康丁未

避地高郵任城二十二叔父命書

書與郭壽

高郵郭四叔名壽本名永壽遇師得術治瘡瘍癰疽手出而愈不以醫自名也常恨賤無以及物幸此術以施所願焉特有所甚難者不惜高價畜四方之眞藥故其用藥與人同而功倍於人未嘗受人一錢以佐所費也僕去年冬自睢陽避金賊至高郵夏五月悲傷鬱塞中疽發於背賴叔脱死而生與叔語蓋類五戒道人有得

於中而忘於外者與僕將何以謝之而叔知之知所貴莫如文辭欲吾之言以為好於是乎書

二硯說

表弟盛元緒朝議有歙石硯二憐予脫身兵火之中欲以見歸其一大質而小文製作直而樸見者醜其質而不知其有文也其一象鼎之形而衆以鏊目之夫鼎鏊之相去豈不遠哉柰何厚之以名邪或厚以名或醜其質則二者曷留予於是摩挲而歎曰老矣不徇世之名不欲吾

之實無物而不可處也吾弟方今上御名名而謹實俱思去焉可也

題劉器之與陳止之書

劉六器之丈忘年下士其字畫出於宣獻公皆與時異尚云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說之題

今上御名終追遠見於若人矣今雖後為此公興歎哉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二日晁說之題

題宋宣獻帖

常山公有書名一時蔡君不能揜也茲二帖益重吾而家事契我建炎戊申上巳海陵旅舍晁說之題

題陸子履帖

陸子履少有書名而晚年名似減何也惟歐陽公始終眷眷於斯人耳建炎戊申上巳擁火海陵旅舍中晁說之題

跋元咎兄所作李季良字敘

說之獲觀季良父詩後數日觀此序重增歎息

建炎二年戊申三月九日海陵旅次

題石曼卿送周卿遊邊

觀曼卿書想見其談兵雖范文正公不能折也要在尹師魯頓挫耳清明後一日箕山晁說之題

跋沈睿達寫袞園圖

治平熙寧間睿達書名自浙江振京師誰知有東坡書哉況又十五餘年後稱黃魯直書至於內人裙帶事識者猶為睿達歎息之建炎戊申

清明後一日嵩山晁伯以父

題李擇尚書宣諭

御傳通史學入侍金華多所發明深副虛宁
祖宗時講筵尚耆艾相與尊先儒不過明訓詁
有聽而無難不足於言而有餘於行進退容止
肅如也當宁望之寧待其言之華哉近時務以
英俊爲講席之寵悉反舊制如元祐中李尚書
之口宣當上之史官建炎二年三月壬寅海陵
旅次晁説之題

題張泰然清白堂記

唐陳子昂呂温皆自銘其世德云取法於古人
而世人無知吾家之所積者泰然於清白記何
嫌建炎戊申四月癸亥嵩山晁説之題海陵旅
舍

題僧希白摹法帖

僧希白書豪放自得恨平生功淺乃手摹內法
帖而不能沒其俊氣東坡故不喜王著之拘而
喜白之逸戊申七月二十七日海陵旅舍伯以
父

題晉上人智果帖

建炎二年戊申七月二十七日天台教僧老法
華海陵旅次題
鍾王筆法隋人所得與唐人不同大抵隋多鍾
而唐多王耳果師當在永素之間視懷仁輩如
何老法華再題
予得此書三日不病餘尚何言哉立冬旦日旅
次西齋

題周景夏所藏東坡帖二

予嘗謂古人因書而得名後人因名而名其書
李德素一時高士也善能評魯直書云建炎二
年戊申七月三十日嵩山晁説之海陵旅舍
蔡君謨死後宋次道陸子履獨擅書名既而沈
睿達書得名甚峻予時未有一人稱東坡書者
公方日奏忠言犯時禁忌其名自有所在而未
暇以書稱也逮公書名出而大雅君子傷之建
炎二年戊申七月三十日嵩山晁説之海陵旅

舍題

跋趙清獻帖與故人周尉之子文秀才帖

清獻公之帖豈獨爲周氏之榮于時邦家朋友故舊風俗之美公之力顧弗多邪建炎戊申八月一日嵩山晁說之海陵旅舍題

題趙清獻與周彭澤詩

此詩具傳則清獻公所作彭澤君之誌非略也建炎二年戊申八月一日海陵旅次嵩山晁說之題

題蕭詢筆

海陵蕭詢少能識毫作筆輙歎曰小藝自有微妙處我自不能到其處耳世豈無其人哉乃遊宣州見諸葛言潤州見陶穎常州見許遇而蘇州仲埠俞俊杭州李正方秀州沈明和州柳載皆身事其人心其法以諸家之善一日歸鄉中旁郡邑舊有名者往往忌之而不敢疾也詢既有以動其本色人則彼食繪者

原缺

文集卷第十九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傳

揚雄別傳上

揚雄字子雲蜀郡成都人也周宣王封宣王子尚父于揚號曰揚侯其後并于晉河東揚侯子孫遂以揚爲氏雄本晉之揚自其五世祖季徙諸蜀雄少而簡易清淨好古學從同郡嚴君平遊頗尚好辭賦宗司馬相如嘗嘆曰長卿賦不從人間來其神所至耶初相如與枚乘孼子皐

思敏疾相如頗淹遲有以二人問者雄曰軍旅之際戎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大冊用相如然帝於辭賦自俊拔亦苦相如之艱嘗謂相如曰以吾之速易子之遲可乎相如曰于臣則可未知陛下何如耳蓋相如亦自謂有所短而雄之論乃如此雄嘗作縣邸銘王佴頌階闥銘成都城四隅銘蜀人有楊莊者爲郎誦之于成帝成帝好之以爲似

相如雄遂以此得見待詔承明之庭時承始四年也雄年四十矣帝方以正月郊祠甘泉詔雄賦甚遽雄蒼猝應詔其賦極瓌瑋盡諷戒之義乃三月帝帥羣臣橫大河湊汾陰以祀后土雄又作河東賦以帝好廣宮室又作子虛賦以諷戒帝多玩書署雄賦頌出入遊獵雄必從十二月帝縱胡人羽獵雄因作羽獵賦雄既待詔歲餘給事黃門為郎後一歲帝又命雄作繡補靈節龍骨之銘詩三章帝得之喜甚當時之語曰

玩子雲之篇章崇于居千石之官西羌嘗有警帝思將帥之臣追羨趙充國詔雄即未央宮充國圖畫為頌綏和元年秋帝大誇胡人多禽獸復幸長楊縱胡客大校獵雄復作長楊賦上之比以諷帝雄為郎時自奏少不得孥而好沈博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之奉且休脫直事庶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于石渠時京師班嗣者右曹中郎將遊之子顯名當世遊嘗賜秘書之副

而嗣為人好賢從雄遊雄由是內外之書無不觀矣然非聖不好也時人稱雄曰西道孔子有張子侯者問沛郡桓譚曰楊子雲西道孔子乃貧如此譚曰子雲亦東道孔子也昔仲尼豈獨為魯孔子而不能為齊楚聖人耶王公子亦問子雲于譚譚曰漢興以來未有斯人雄雖甚貧而輕財惡利無所事于世作逐貧賦以自見曰楊子遁世離 獨處左隣崇山右接曠野隣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與相與群聚惆悵失志

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惟幼稚嬉戲土沙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滞客其意若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宴為樂不槃徒行負賃出處易以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霑體露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之為舍汝遠竄崑崙之顛尔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尔復我隨陟彼

高岡舍尒入海沉彼栢舟尒復我隨載沉載浮我
行尒動我靜尒休豈無他人從我何求今汝去
矣勿復久留賓曰唯〻主人見逐多言益喋心
有所懷願得盡辭昔我乃祖崇其明德克佐帝
堯誓為與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季世縱
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冨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
驕瑤臺瓊室華屋崇高洌酒為池積肉為崤是
用鵠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𠎝處君之
家福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堪暑少

而習焉寒暑不忒考壽神仙禁跖不顧貪類不
千人皆重蔽予独霰居人皆休暢予獨無慶言
辭既聲色厲目張攝齊而與降階下堂誓將去
汝適彼首陽孤竹之子與我速行余乃避席辭
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尒居終無厭
極質遂不去與我燕息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
人皆媚之以貴冨雄獨安于郎署而大覃思渾天
或者信蓋天之季說渾天雄乃難八難〻蓋天
以通渾天云日東行循黃道晝中規牽牛距北

極北百一十度東井距北極南七十度弃百八
十度周三徑一二十八宿周天當五百四十度
今三百六十度何也春秋分之日正出在卯入
在酉而晝漏五十刻即天蓋轉夜當倍晝今夜
亦五十刻何日入而星見日出而星不見即斗
下見日六月不見日六月北斗亦當見六月不
見六月今夜常見何也以蓋圖視天河處斗而
東入狼弧間曲如輪今視天河直如繩何也周
天二十八宿以蓋圖視天星見者當少不見者

當多今見不見等何出入無冬夏而兩宿十四
星常見不以日長短故見有多少何也天至高
地至卑日託天而旋可謂至高縱人目可奪水
與景不可奪今從高山上以水望日〻出水下
影上行何也視物近則大遠則小今日與北斗
近我而小遠我而大何也視蓋橑與車輻間近
杠轂密益遠益踈今北斗為天杠轂二十八宿
為天橑輻以星度　天南方次地星間當數倍
今　密何也時獨栢譚信雄季雄與譚甞同奏

事待報坐西廊廡下以寒暴背雄語譚曰蓋天以天如推磨石轉而日西行者其光景當照此廊下稍而東耳不當拔出去拔出去是應渾天法渾為天之真形于是可知雄按渾天者書曰大玄曰玄也者兼天地人之道而天名之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雄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或曰玄何為雄曰為仁義或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雄曰勿雜而已矣雄于玄用思甚苦嘗夢吐白鳳集玄上久之而滅或曰無為自苦故雜

傳當時儒士劉歆張竦輩雖與雄善拙于玄弗好也雄知時人所好在彼不在此乃作太玄賦曰觀大易之損益兮覽老子之倚伏省憂喜之共門兮察吉凶之同域皦皦著乎日月兮何聖人之暗燭豈愒寵以冒災兮將吃膝之不及若飄風不終朝兮驟雨不終日雷隆隱而輒息兮火猶熾而速滅且夫物有盛衰兮況人事之所極奚貪婪于富貴兮迄喪躬以危族豐盈禍所栖兮名譽怨之所集熏以芳而致燒兮膏含肥而見焫翠羽媺而殃身兮蚌含珠而擘裂聖作典以濟時兮驅蒸民而入甲張仁義以為綱兮懷忠貞以矯俗指尊選以誘世兮疾身沒而名滅豈若師由聃兮執玄靜于中谷納嫣祿于江淮兮揖松喬于華岳升崑崙以散髮兮踞弱水以濯足朝發軔于流沙兮夕翱翔乎碣石忽萬里而一頓兮過列仙以託宿役青要以承代兮舞馮夷以作樂聽素女之清聲兮觀虙妃之妙曲茹芝英以禦飢兮飲玉醴以解渴排閶闔以

窺天庭兮騎騂騩以踟躕載羨門與儷遊兮永周覽于八極亂曰甘餌含毒難數嘗兮麟而可羈近犬羊兮鸞鳳高翔戾青雲兮不挂罔羅固足珍兮斯錯位極離大戮兮屈子慕清葬魚腹兮伯姬曜名焚厥身兮孤竹二子餓首山兮斷跡屬婁何足云兮蹔斯數子智若淵兮我異于是執太玄兮蕩然肆志不拘攣兮拙鉅鹿侯芭授玄于雄為玄章句相譚亦好之然不若好雄賦之甚也譚嘗問雄曰何以能賦雄曰能讀千

賦則善初雄因成帝耆酒作酒箴以諷帝曰觀
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酒醪不
入口臧水滿懷不得左右牽于纆徽一旦叀礙
為瓽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
鴟夷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
常為國器託于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
言之酒何過乎時杜陵陳遵放縱于酒見雄藏
大喜謂所友張竦曰吾與尔猶是矣故其國人
問賦可以諷乎雄曰諷則已諷而不已吾恐不

免于勸也又有問雄少而好賦者雄曰童子彫
蟲篆刻壯夫不為也葢其晚年立言明教絶意
于賦不復為矣因時人問答著法言十三篇明
帝皇之道而廣大幽微備矣建平四年單于上
書願朝五年哀帝時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
厭人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輙有大故上
由是難之以問公卿諸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
勿許單于使辭去未發雄上書諫帝以為六經
之治貴于未亂兵家之勝貴于未戰二者皆微

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歸義懷款
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于前此乃上世之遺策
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柰何距
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
來之隙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
竊為國家不安也唯陛下少留意于未亂未戰
以遏邊萌之禍書奏天子感寤召還匈奴使者
更報書而許之賜雄帛五十疋黃金五十斤雄
視朝廷綱紀紊亂知言之不行而不言然獨見

机會之决皆渴弗言也元始中徵天下通小學
者以百數各令說字于庭中雄取其有用者作
訓纂篇以續蒼頡篇又蒼頡字之重復者凡八
十九章雄善書在西京時以書稱者蓋寡前有
司馬相如張敞嚴延年後則史遊孔光劉向雄
及陳遵雄久為郎校書麟閣見天下上計孝廉
及內郡衛卒會者常提三寸弱翰齎油素四尺
以問異語歸即以鉛摘次于槧積二十有七歳
而書成名曰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方

言者蓋尔雅之流也時茂陵郭威好讀書以謂尔雅周公所制而有張仲孝友等語疑之以問雄〻曰記有孔子教魯哀公學尔雅尔雅之來遠矣自古學者皆云周公作當有所據其後孔子弟子游夏之儔又有所記以解釋六藝故有張仲孝友等語

楊雄别傳下

劉歆聞雄作方言移書雄曰詔問三代周秦軒車遒人使者八月廵路求代語僮謠歌戲欲得

其最目因從事郝隆求之篇中但有其目無見文者歆先君數為孝成皇帝言當使諸儒共集訓詁會成帝未以為意先君又不能獨集至于歆身修軌不暇何遑更創屬聞子雲獨採集先代絕言異國殊詞以為十五卷其所解略多矣而不知其目非子雲澹雅之才沈鬱之思能經年銳精以成書良為勤矣歆雖不遘過庭亦克識先君雅訓三代之書蘊藏于家直不計耳今聞此甚為子雲嘉之以今聖朝留心典誥發精于殊語欲驗考四方之事不勞戎馬高車之使坐知徭俗適子雲攗意之秋也不以是時發倉廩以振贍殊無為明上以忠信明于上下以置恩于罷朽所謂知蓄積善布施也蓋蕭何造律張蒼推曆皆成之于帷幕貢之于王門功列于漢室名流乎無窮誠以隆秋之時收藏不殆飢春之歲散之不疑故至于此也今謹使密人奉手書願頗與其最目得使入籙令聖朝留明〻之典

雄報歆曰敎以殊言十五卷君何由知之謹歸

誠底裹不敢違信雄少不師章句亦于五經之訓所不解嘗聞先代輶軒之使奏籍之書皆藏于周秦之室及其破也遺棄無見之者獨蜀人有嚴君平臨邛林閭翁孺者深好訓詁猶見輶軒之使所奏言翁孺與雄外家牽連之親又君平過誤有以私遇少而與雄也君平財有千言耳翁孺略有梗概翁孺往數歲死婦蜀郡掌氏子無子而去而雄始能草文復論思詳悉集之張伯松不好雄賦頌之文然亦奇之常為雄言

其父及其先君喜與訓雄以篇目頻示之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又言恐雄為玄經由鼠坻之與牛場也如其用則實五穀飽邦民否則為坻糞棄之于道矣伯松與雄獨何德慧而君與雄獨何譖隙而當匿乎哉其勞我馬高車令人君坐幃幕之中知絕遐異俗之語典流于昆嗣言列于漢籍誠雄心至精之所想講也死之日則今之榮也不敢有貳不敢有愛雄少而不以行立于鄉里長而不以功顯于縣官著

訓于帝籍但言詞博覽翰墨為事試崇而就之不可以怠即君必欲脅之以威陵之以武此又未定未可以見今君又終之則縊死以從命也而可且寬假延期必不敢有愛唯執事者圖之長監于規繡之就死以為小雄敢行之時歆為王莽國師威權可畏而雄之辭如此益明其心不與歆也然當其時士皆言符命勸莽代漢唯恐其脫前後封侯者百數其不附麗者莽輙殺之雄為朝廷聞人既不言符命然不可以點逮

莽既僭乃恭劇秦美新一篇劇秦之慘酷而美諸新待新猶秦耳甚莽方自聖而弗寤也先是建國五年元后崩莽詔雄作誄有曰漢廟黜廢移定安公皇〻靈祖惟若孔臧其言亦無阿侍特以耆老久次為中散大夫雄見莽更易百官変置郡縣制度大亂士皆忘去節義以從諛取利乃作司空尚書光祿勳衛尉廷尉大僕司農大鴻臚將作大匠博士城門校尉上林苑令等箴及荊揚兗豫徐青幽冀并雍益交十二州箴

皆勸人臣執忠守節可為萬世戒先是雄在蜀時嘗著蜀王本紀蜀郡賦以極其山川地里人物之實又嘗錄宣帝以至哀平紀傳皆備其後班固因之嚴遵君平高蹈之士也雄仕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為吏矣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君平相見欲屈以為從事卒不敢言乃嘆曰楊子雲

誠知人可謂哲矣雄同郡里中田儀與雄幼稚
交後雄舉之于朝久為五官郎中以私得罪時
舉儀者皆懐赧低眉以自悲恨劉歆亦為雄云
云雄曰儀舉至日雄之任也知人之徳堯舜猶
病雄何慚為議者終多雄之知君平而不以田
儀累之也孔子元者孔子十七世孫也為郎校
書七年官不益或訕以不恤進取獨雄與善山
陰陳嵩有義行名未振雄上書薦之于是聲名
粲然傳世矣仕至太中大夫潞水伶玄好季知音律

善屬文然與所矜式雄獨知其才而病其季之
不適正知之而弗好也益雄之好惡不苟如此
及于法言稱谷口鄭樸子真蜀人李弘仲元與
嚴君平蜀人聞之有　頗載名于法言者
雄謝之雖林翁孺猶不得與也甘露元年戊寅
鷄鳴雄生天鳳五年四月乙丑晴卒葬安陵阪
上侯芭桓譚共為治喪朝臣郎吏及諸公遣世
子來會送甚盛譚為斂賻起祠置塋芭負土作
墳歸曰玄家與譚守墳如子礼雄有子曰童烏

九歲與玄文先雄卒雄比歲亡一男竭力歸葬
于蜀雄由是益貧及雄卒不能歸葬而妻子牙
還自長安

嵩山晁說之曰揚子傳孔子之道立言明教宜
其行事甚大昭著無遺而有不見于本傳者得
之于諸子書傳記因次第之為別傳焉有與本
傳異同甚者疏之雄為郎不預受奉以視與仕
進心幼子卒而必經紀反葬于蜀以視不終長
安故守一官而閲三世不遷觀其人豈詰行在

獻賦者而本傳言奏甘泉等賦蜀人楊莊誦雄
文于成帝〻因徵雄待詔而肯為王音門下吏
耶至于校閲事余亦疑焉而世已有辯之者

李挺之傳

李之才字挺之青社人天聖八年同進士出身
為人朴且率自信與少矯厲師河南穆伯長伯
長性卞嚴寡合雖挺之亦頗在訶怒中挺之事
先生益謹嘗與參校柳文者累月卒能受易時
蘇子美亦從伯長學易其專授受者惟挺之伯

長之易受之种征君明逸种征君受之希夷先
生陳圖南其流源為最遠究觀三才象數變通
非若晛出尚辭以自名者挺之初為衛州獲嘉
縣主簿權共城令所謂康節先生邵堯夫者時
居母憂于蘇門山百源之上布裘菜食且躬爨
以養其父挺之叩門上謁勞苦之曰好學篤志
果何以康節曰簡策迹外未有迹也挺之曰君
非迹簡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
理之學〻矣不有性命之學乎康節謹再拜悉

受業于書則先視之以陸淳春秋意欲以春秋
表儀五經既可語五經大旨則授易而終為世
所謂康節先生之易者實受之挺之挺之器大
難乎識者棲遲久不調或惜之則曰宜少貶以
榮進友人石曼卿獨曰時不足以容君〻盍不
棄之隱去再調孟州司法叅軍時范忠獻公守
孟亦莫之知也忠獻初建節鉞辟延安送者不
用故事出境外挺之獨別近郊或病之謝曰故
居頃之忠獻責安陸挺之泝檄見之洛陽前日

遠境之客無一人來者忠獻于是乎恨知挺之
之晚友人尹師魯以書薦挺之于葉舍人道卿
因石曼卿致之曰孟州司法叅軍李之才年三
三十九能為古文章語直意遠不肆不窘固足
以猶及前輩非滁所敢品目而安于卑位頗無
仕進意人罕能知之其才又達世務使少用于
世必過人甚幸其貧無貲不能決其歸心知之
者當成之曼卿報師魯曰今之業文好古之士
至鮮且不張苟遣若人其學益衰矣是師魯當

盡心以成之者也延年素不喜屈謁責仕以挺
之書凡四五至道卿之門通焉而後已道卿且
兼薦之以是不悔挺之遂得應銓新格有保任
五人改大理寺丞為緱氏令未行會曼卿與龍
圖閣直學士蓮路調兵河東辟挺之澤州簽
署判官于是澤人劉仲更從挺之受曆法世稱
劉仲更之曆遠出古今上有揚雄張衡之所未
諭者實受之挺之在澤轉殿中丞丁母憂甫除
喪暴卒于懷州守舍時友人尹子漸守懷也實

慶曆五年二月子漸哭挺之過哀感疾不踰月亦卒挺之葬青社後十有二年一子以疾卒又二十有四年有姪君翁乞康節表其墓曰求於天下得聞道之君子李公以師焉

嵩隱晁說之曰士生而不能以其所學及乎世死又不得以名覺乎後之人豈大雅君子之志哉李先生者師事穆伯長友石曼卿尹子漸師魯其爲弟子者曰邵康節劉仲更側聞史氏爲六人者立傳獨不及李先生何耶輒論次以待

他日史官採擇

河南邵伯溫曰李挺之康節先生之師也昔嘗聞之先公曰挺之與尹子漸貌相類又相友善挺之死于子漸官舍子漸哭之慟遂得疾以卒嗚呼二人者乃所謂朋友歟

墓表

嵩隱長子墓表

嵩山晁說之長子公壽字平子大觀元年丁亥疾病中改名公艾生于昭德故廬時元豐八年乙丑少敎麗有成人之氣象方年十三四寺庭遊行多得古書畫以歸嘗欣然視予曰是北齊楊子華勘書圖中一幅也傳古者驗之猶信雖幼善用硬黃影搨古法書予因見澗上陳叔易寫科斗古文頗留心顧李頎非宜教童子者則乃輒自能爲文外作五字詩往往有合處時學李賀歌行亦不凡專讀禮記嚴于陸氏音其義訓制度根柢鄭氏孔氏不苟異妄從益其志不規于舉子事業也間則泛觀務博庶幾可與季士

大夫語言予知其所能者如是而止也逮其既卒余親爲料理其書篋見其簡牘之志甚大有數巨編正書細密是謂資治通鑑鈔蓋其中夜燈下之功予悲怛于是增甚久不能忘也其卒在陝州芮城年二十有三丁亥六月丁巳也是年之春暴得嗽疾恐貽父母憂强忍不以言既不能離枕席父母始徃問所苦必曰今日少損亦未嘗不巾櫛也一日私語其妻子曰我死矣謂父母何望死不復它言方其未病時予偶與

論近世人物白首而不遣者或斧諸人彼天不得壽者又將誰責如吾家儆之光道渙之繪道王文正家慥子顧原武小邢盧山劉和仲皆奇才也吾見輒慨然不懌曰是數人者何恨往往見稱于東坡諸公余當時不知其語不祥也今復思追恨哉母盛氏自萬城歸其柩于東里祖塋政和四年甲午四月乙卯葬于祖塋東第二域之甲穴妻賈氏女三歲曰鍊師男方生六月名子健

邢惇夫墓表

邢惇夫名居實生數歲以奇童稱邇年十四五讀書已甚博其年十六七文章各擅體制十八九則論議凜然自成一家法甫年二十而病不起矣國中之士識與不識無不嗟惜痛恨有為其父尚書公相持而哭于數年之後者惇夫身幹如尋常男子而廣額大口眸子炯然精神虹舒霞舉也韓少師見其童見時異之許妻以孫女元豐中孫莘老李公擇方官于京師惇夫游二公之門二公待之常若不足一日侍孫公談春秋是孫公之所名家者引類及南史人物又入於北史惇夫種節調理無少前郤疑似之語是時孫公鬚髮皓白為秘書少監與惇夫相對若翁孫然既而黃魯直自吉州太和縣移德州德平鎮過京魯直有書稱晁以道論士三人其書今行于世所謂三人則惇夫陳無己江子和是已元祐之初海內流落望實之士中都畢集惇夫因得翺翔自振其才辯而師友日盛意為惇

夫忘年也一時政事更張士大夫進退惇夫為之喜怒激昂有出於老成憂思之外者每嘆曰當施日也安得司馬公常存呂公無恙後來者其謂誰耶惇夫雖年少而知國家尚少則黜處子前而貴老則難繼其後云惇夫大抵於人不苟隨以援古昔極源流而公是非雖於其大人則亦唯義之從惇夫卒於元祐二年二月八日尚書公謫隨州時尚書公親問其所欲於垂絕之際無他唯曰乞黃魯直狀兒平昔以累孫莘

光銘之有不肖之文存焉則晁無咎宜為序其後余兄無咎題惇夫南征賦曰昔杜牧不敢序李賀矧吾惇夫年未二十文章追配古人充其志非肯為賀者雖然豈敢負其將死之託耶魯直題之曰嘗序江夏謝景回師復遺藁云方行萬里出門而車軸折可為霣涕邢惇夫詩賦筆墨山立甚似吾師復也東坡題曰江南李太伯自述其文曰天將壽我歟所為固未足也不然亦足以藉手見古人矣惇夫亦云吾兄暨秦黃

俱不果成惇夫之所志惇夫二弟仲偉乃欲以文表于墓則歸之嵩山晁說之又已累年說之追念平昔與惇夫議論千百今不記一二徒可想像於心目間而書牘唱和詩亦無復少有存焉者蓋自飄流二十年之久也如復因循不如其二弟之所請則他日使惇夫之所傳稱不著者余之罪也以余之文淺弱使攬之者重於恨於前日三公則予於惇夫亦未為無助也余嘗謂趙括少談兵而父奢不能難者非不能難也不欲煞之也劉歆之異同其父向者非為斯文也漢廷與新室不可並處也如惇夫於尚書公則於斯文而不能難者也是曾參之事點也非曾元之事參也移此其忠碩惟古之大臣哉嗟夫古人之不壽者余得二人焉王子晉年十有五識聖賢治亂之源而極天人死生之符顏淵年二十有九頹然陋巷之中有為邦之志夫子告之以四代之禮樂所謂具體而微者果知顏子哉其次則又二人揚雄之子九歲而存則玄

嘗著明無待於侯芭魏武之子倉舒十三歲而存則漢之存亡雖未可知必不至於殺荀文若輩矣則惇夫之壽夭所繫可勝言耶東坡貶英州道符離予見之語及惇夫曰自是國家失一文士於邢氏何有韓女先亡惇遂未及娶惇夫有文集若干卷名曰呻吟集墓在大隈山前祖塋之旁毋趙氏宣和四年壬寅七月戊午朝請大夫知成州軍事晁說之撰

宋故平恩府君晁公墓表

晁氏東莪舒州部中允配公孫氏第三子其字次膺生而俊氣干雲霄直上與先生長者語無難事也識與不識見之曰是諸公卿之選已學辭賦於諸兄間日一再作而作矣京師秋賦而時方以理財為新政主之劉貢父李公擇王忠甫皆與丞相論不同試節以制度不傷財賦以選甚高禮部不奏名既而廢詩賦用新經義公曰人各有才智而善異也是不待一再作者主王氏詩猶雜以毛公詩登熙寧六年進士科注單州城武縣主簿時初遣察訪使出按郡國不法遠邇震恐使京東者少年新進未更仕任特恃其兄參知政事與丞相方睦勢一路有幾人可免不坐是人方仰公氣象而不得不聽其言於是京東有寬政莫知其自公出而人被賜矣以瀛州防禦推官知洺州平恩縣縣濱河公與衆游樂而獨色憂曰河不次今年則明年乃舒以調度民知無征而不知有備也後有小吳之徙一道遠邇病矣而平恩之民因以嘆公神明

之政德之令不忘也代還格礙不得改官以泰寧軍節度推官知大名府莘縣事民相慶曰平恩之父母也肯獨不以吾屬為莘人之子乎公於莘得上下之歡喜而譽益遠在平恩時上位居官如故而待公猶故舊朋友也置不舉屬吏被數而轉運使李楚老猶不平陰以怒提舉保甲狄諮棲判公以保甲法時保甲法密秋茶也執非保甲法之罪入我前日以公為才而肅給異功狀者為今私不奉法而於時政有向背矣獄具除仕籍居楚州大赦居兗州漸以還濟州公裕然不以欣戚於去來曰吾不在不得自致其身也和公物於濟貲甚何心於吾富哉人術甚殊而猶天有以富之也乃知天命祐之而行者君子也公於是居閒將十年猶一日也視一世之進退窮達須臾歎笑變之塗上多平生故人曰孰能為我往謝之嗟夫公能貧而富窮以達使用其才於朝宜何如哉元祐初有理訴所公亦未忍自畫於茲時也被任位者乃不得特

思況澣公少敬以散官論如常法公去弗顧曰
知命乃為君子稍議者謂元豐多失士而元祐
之失士亦不少也其在公特不仁者觀望不有
一哉一林之木異質先伐之材風雨既先摧之
孰肯出力以培之比君子之困幽谷所以不覩
三年也或終身幽谷而與株木處矣雖然使公
之官於朝也亦幾何時留哉識者謂使朝廷之
棄公不若公初自邵國棄之也聞者悲之公閑
居何以發揮其伊鬱侘傺之感哉自念離騷之

變國風宋玉景差之徒殆不知有國風者非忘
之也其後以宮商為樂府者又自一離騷也以
故公於是辭有律呂矣其傳寖遠上達于六宮
會新作大晟府起黄鐘于 上躬之中指秉塞
古今諸儒異同之論坐取三代以來鐘鼎磬鎛
鏞銑之屬發而碎之視不復用 昭陵留心韶
以封緘之品度亦不可存矣師臣末為此媚上
之術鼓舞天下要得天下咸知其不可越而仕
者必為我出也公乃被延召入大晟府奉 旨

作為一時瑞物之辭乃遷公承事郎大晟府按
協聲律咸曰徹李其衆望也蓋公於語言酬酢
之初失師臣之微意是行也不知公者謂公喜
矣知公者為公恥之嗚呼前謂公仕於朝而達
也亦能文而待其才之諭乎彼李固杜喬輩於
漢桓三絶人君殘害失道之時能為其次而不
能為其上五王無同后及唐帝斂天下之情而
一日身之斂矣然能勇決於臨事而遲疑於末
事二者相望於千歲而不保其躬辛酸後世紛

紜之大患則一也公有以當斯任也必見功烈
之出非常而不終日矣其他脂韋之厚薄尚軟
為公陳哉有以樂府辭為公稱者重可悲乎公
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以疾卒于昭德外第
實至京之踰月也娶梁氏男三人益之觀之同
之女三人壻曰滕伯奇翟先獅馮承休以其年
九月十九日葬魚山世墓之次後十有三年說
之避地海陵乃得論次表公之墓如上建炎二
年戊申九月甲申從姪具官說述撰

宋任城聶公墓表

公諱仲詢字留民本澶州清豐之聶至公七遷而為任城之聶曾祖諱佺贈太師中書令祖諱讓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考諱宗意眞州軍事推官母黄氏以年特恩封壽光縣太君公生而異群兒出言甚大自謂必能有成者年十有五從其兄丞吉州太和時黄魯直知縣事一見公奇之其初見暨别皆有詩而唱和於其中閒者則多矣有云歡君豪甚倚天劒又云見君

有家風懷抱如冰清特其存而不泯者云自今其字留民者魯直序而命之也越明年去親側遊太學群四方之士試而為第二人其居太學者十年單棲捐遠方後門寒士而未嘗妄出為人一飯留也固無久太學諸生好遊之常態其初欲為太學之行也捨故人所贈金不得辭則席其林下而去凡五試禮部不奏名退歸任城事親而樂焉嗟乎任城可居而公無餘兩以居之也公自為言曰士之孝則吾豈敢若因天地

之道利謹吾之身而節時之用以脩吾親之甘旨者庶人之孝也吾何敢不勉由是公有留之名而無四方賓客不闕於三日也勤施遠近之遊子以顧彼之意而不顧室中有無也禮文儀物行於宗族者隨歲時寒暑酒炙行焉率以為親庭之樂也故時大家之風流亦於是乎可見矣人益以富稱公而公富之建公貲錢以奉壽光之葬其舉族人之旅殯十數於是人始嘆公之德宇難窺也蓋公風儀凝重不妄言笑一喜

怒猶儼若也大抵非累世積善之家不生絶俗積德之子恭惟中令生唐末天祐長於中國亂亡之際歷五代百戰之煙塵而能保其上世之詩書不改其憑扳之舊若仕則吾不能彼親舊必以聘我則從之亦不能久我也實生三子其誠孝直方一德猶一人也特其仲子文元公達而顯於朝伯侍郎公季尚書公不達則在鄉黨郡國為顯人也惟我三祖同德而同慶後之子孫亦均彼其澤公祖尚書公不忘文元公之典

刑尚文莊公之珪璋使公壽而仕必克顯矣視其晚暮以年格僅釋裼不亦傷乎説之不肖竊以謂夫子特與曾子論孝之後羣弟子乃起而各有問焉不然羣弟子之旹聞夫子有語於曾子者亦春秋之常事也孰知孝德之辨深矣哉惟神明其意黙不待問者曾子之孝也意已至而德未安必待問焉者羣弟子之孝也恭惟公之德備矣特歸之於孝而得曾子之孝者也公勤於壽光之封乃以鄉里小兒之所欲而謹欲

之不知於吾親吾學果何如也殆類彩衣仆而兒啼者乎因壽光之封而論晁氏之積善豈不本原之哉乃遠不自於中令以基之侍郎文元公尚書以崇之文莊公以大之則蓋以知公德之所植哉松生古澗千尋之底而不試自與清風期也卒政和五年四月二十日年五十九葬濟州任城縣諫議鄉魚山實其十一月丙寅娶鄭氏男三人端規端矩端準女八人壻曰建功郎東道總管司幹辦公事張表臣承直郎京東

東路安撫司幹辦公事龐遜孺登仕郎閭丘公肅進士閭丘公椿進士閭丘公遵三早逝孫男三人宗之滕之曦之孫女一人公之三子聞母夫人訓曰尚德而傳可久者文也時無其選得命説之表公之墓固不敢言文而亦知歎曰公如得以鄉大夫之孝輔 本朝以孝治爲家法之隆上尊 吾君宗廟之榮下永百姓父子之慶則其在晁氏者可忘言矣又何敢辭建炎二年九月九日族姪孫中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

提舉杭州洞霄宫説之謹述

墓誌銘

江子和墓誌銘

君諱端禮字子和一字季恭始江氏自漢豫陽徙德爲陳留圉城人祖諱休復 仁宗時脩起居注有重名考諱愍相朝散郎子和生而沈粹年十七遊太學爲同輩敬憚獨裕然不肯就公試或試則居上列常歎曰是不足學也令人愁耳方是時東坡謫居黃州子和特傾慕之以書

講學焉子和於一世德名人皆願從之遊聞人毫髮之善汲汲稱道惟恐不及蓋自其舍人之風流為然子和學詩律於黃魯直論經行於徐仲車為尤謹二公俱以子和為賢此二公者他人或不能並善其家法也方舉世不為春秋之學時有六合崔子方伯直者世莫知其為人子和一見而定交曰此吾之所學也願與子共之伯直遂因子和得名於諸公間子和之志行遠矣哉其事親孝能色養教二弟必欲與己同善然

謙謹於僕妾不侮乎童稚終日在閨室無惰容如天使而壽且仕宦得時為祭酒為御史大夫勸講金華則優矣不幸年三十有八以紹聖四年七月二十三日疾不起娶王氏能為子和婦勞苦先子和卒再娶張氏子男三人女二人其二弟端友端本今俱以文行稱二弟哀子和之遺藁為集若干卷子和嘗病柳子厚作非國語乃作非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有意為此書不謂君先之也魯直則曰子和文辭簡理似尹師

魯以崇寧五年五月十五日從葬于陽夏先塋之次崔六合為行狀黃州潘邠老欲銘之而邠老卒宛丘張文潛又欲為銘會文潛病不果說之六弟微之光道與子和早相善因得子和在兄弟間乃為之銘曰

天何為哉嗇善士植柤方茂忽以逝不使究極能厭世或如好之聊嬉戲彼頑兇很天亦畏一旣生之莫敢毀又且留貴如其志子和九原何所遺漢孫陽使百世嗣

壽昌縣君劉氏墓誌銘

齊安江使君諱懋相之繼室曰壽昌縣君實墨莊劉氏也皇考司封員外郎諱敎司封之從父兄翰林侍讀學士作春秋劉氏傳者當時以字稱之曰劉原甫江隣幾至今聞之者凜然有生氣夫人劉原甫侍讀家女嫁為江隣幾舍人之子婦其耳目聞見旣非名教禮度事加之夫人天資靜密醇素無如夫人上世所稱古列女也哉然夫人猶恨歸江氏時舍人捐館已久曾不

又一日之養每遇薦新享歲事則未嘗不感惻加敬祈旋於饔爨户牖間自移其事生之意以為禮文也有故老能談舍人及承嘉劇夫人舊事細及起居狀則夫人謹事其語以之輔佐使君教諸子曰是江氏家法也願共守之不懈使君罷官青龍邑民獻眾表籍黃金以使君命納舟中夫人視之驚曰此何物湏使君來詰其故乃更數政不得直之冤訟來謝耳遽并卻之使君卒齊安吏民合賻甚厚夫人涕泣曰豈徒吾

心有不可耶將不恥使君平生之操歟吏民相與歎息徘徊莫得其涯而前夫人自少衣褕翟珥不肯華侈逮時好其言動若有尺寸可繩墨不忒朝夕平居一室斂足正坐嶷然終日更袢暑儀容亦甚整如對嚴賓而陰議論皁白一時士大夫穀如也自使君卒其家事則或不專為必諸子之待曰吾有子賢夫人寡能器其子而責之甚遠蓋夫人之識度然也端友等一日白夫人曰幸見聽敢有言夫人笑曰不欲從科舉乎是吾素已疑之矣且汝兄力學能文屈於有司者二十年常為予言有司待士之禮薄而法益苛愧之終其身汝等尚少而亦能不樂於此乎第汝安則吾何有以故端友與其季端本俱遂優游於圍城數畝之田人多高之夫人年六十有九崇寧五年四月戊子以疾卒五月戊申祔陽夏先塋使君之墓達葬亦夫人平昔之志也男三人長端禮早卒次即端友端本女三人亦皆令淑冝其夫家既葬端友哭曰吾母曾參

范滂之母也人或言我非夫人之子我不知我與季有異同於吾母也既而得其所生陳於京師且言兒生甫三歲媼去江氏今三十年矣端友於是哭益哀殆不勝喪求其宜銘者說之大父金紫與舍人同館相善實奕世之好乃為之銘曰

周道既衰閨雎思古漢至更生乃傳列女寧自知其復世真有賴家之媛如當時之所序墨莊之榮和圍城之興耶是實儀範海內為婦為母

顧惟祔我賢使君越百有千年不得而稱之曰
江毋之墓

宋故朝請大夫管勾舒州靈仙觀騎都尉
段公墓誌銘

公諱與言字彥昌始段氏得姓自段干木之後徙武威爲武威之段世以忠武有聞人漢金城太守會宗唐太尉秀實其遺風又特高矣唐禮部郎中蘇州刺史同泰始爲滎陽中牟人公之先晉天福中自澤河川切徙爲汴人公皇考光

祿卿贈太尉韋莽公皇祖三班借職閬州監押贈監門大將軍重進于鄭又後始爲鄭人公從先祿任爲太廟齋郎調嘉州龍游縣尉終更就辟尉犍爲遷成州軍事推官再佐文州改宣德郎知河中府猗氏縣轉通直郎賜五品服有勲官監延安府折博務轉奉議郎勲亦一轉　今上即位覃恩轉承議郎通判邛州軍州事又俾羅州餘年自謂不任事乞閑得管句舒州靈仙觀凡以賞當五轉至朝散大夫勲三轉至騎都尉大觀三年三月己巳暴得疾卒于鄭年七十歲公爲人質愿廉毅非有意於寡言謹行而天資不以利欲自還而然修修執執終日若無所與於人間者人於公始以難親而忌之卒服其常而畏且譽之公既以是有家而其居鄉黨從宦涖政與除吏卒一執轍而未嘗軒輊也捷爲有沐川蠻酋欲以譯官失職爲亂遠近恐甚公曰何害匹馬走溪洞喻之曰譯官一日信有罪矣其如朝廷百年恩德何蠻酋相率感慟而去公

即丁內艱嘉人念公貧無以遠歸率賻甚厚公謝之再三曰非孝子待死之志也卒不受一錢公在成州時元豐間有靈武之役使者委公掌兩川金幣于鳳翔以佐軍實有司以朱墨無前比環視不知所出公獨閑暇先會其大數若干而前期校覈以待之彼執券劍譁然聲軍法來者乃拱手有德色而去猗氏之政尚嚴而終不失古良吏之風常以謂政事莫先於務農躬視種植之法及公受代而田野桑榆滿矣人稱之

曰段公林鄧若糧皆環慶之衝西陲勁兵襟帶也公謹其倉庾而仁之過築木爲堡無一人亡者公平居敝衣糲食無所嗜好每觀光祿輸墨遺簡則有絑衣兒啼之色若其親之存者此則反乎古人不讀其父手澤之說而同歸於孝也公娶王氏初封仁和縣君再贈長興縣君先公十有四年而卒子三人宏假將仕郎案三班奉職環慶路第八隊將安尚幼三女長適承議郎通判揚州軍州事俞齊次適奉議郎知開封府咸平縣陳天錫次適假將仕郎張琥孫男五人女四人皆幼宏等卜以六月甲申葬公于鄭州管城縣懷忠鄉青店里先塋之次琥實說之〻出也狀公平生來乞銘〻曰

有猗其技有清其陰雖其忠矣段公之林寧獨猗氏所欣誆吟朋何至然前修是欽段氏世家誠信不疑輕兵深入定小昆彌老矍持禹撫卯亂帥公之爲政敢不肖之鄭實故里鳩杖歸來謂宜百齡忽其逝哉兆宅是安嵩隗崔嵬蒙此銘章究彼孔宋

王立之墓誌銘

士而憂心苦思矯矯然不勝朝夕之憤而初不爲其身之私者古亦有之願今豈亦乏人哉吾國王子野曾爲人清若純淡視世事若無一可以動其心者惟以善人君子亨否爲己休戚以故其仕屢阨抱蘊病而卒河南尹子漸剛毅之之士也或有不當其意者子漸嘆息憂悲發憤謂生可厭而死可樂往往哀歌泣下無幾何而卒今城南王立之直方非有慕於此二人而性義實似之也立之仕宦視二人不及遠甚不足爲立之道而子漸卒時年五十歲子野卒年四十五歲而立之之卒又少子野四歲是又爲二人而窮者歟立之少知自好樂從諸文人行遊其聞見曰博而日勵欲自置于閑人中其得四方朋友日益加盛且多善稱譽立之者立之於朋友之善固自一毫不掩也立之無他嗜好惟晝夜讀書手自傳錄凡大編數十時遐荒窮海

有先生居焉立之身不出京師而傳彼所賦歌詩獨早且多若與彼咫尺居而手相授也立之於人碩豈探溫寒暑之異哉然非其所好雖以勢利美官誘致之莫肯自枉也立之雖有先人園以居而衣食才自給耳每有賓客至則必命酒劇飲抵談終日無不傾盡若其大有力而饒於用者由是立之好事之名得於遠邇客有遊京師而不見立之則以爲恨已立之嘗以徵承事郎監懷州酒稅尋易冀州羅官亦僅累月投劾

歸侍而不復更出矣凡十五餘年逃城隔一小園中而笑傲自適如一日焉命其園中之堂曰賦歸亭曰頃有亦足以見其志云一時文人多爲之作賦歸等詩立之視朋友疾病死喪力竭勢窮而無厭倦意彭城陳無己卒于京師立之時貧而割田十頃以周其孤多此類者立之得風痺卧病踰二年而家事日零落賓客來相問訊者幾希嗚呼可不惜哉立之病中取其平生書籍圖畫古器散之四方朋友無遺則其拳拳

恭義樂善獨隆如此此事殆古人所未有也立之高祖諱顯祖諱仁皆國史有傳曾祖諱希逸故任尚書祠部員外郎直史館贈司空父諱栻故任供備庫副使贈金吾衛大將軍娶定安郡王宗絳女遂昌縣君再娶宋莒公之孫女二子曰恂曰教女曰人長適諸王孫士德孫女一人立之大觀三年三月丙寅卒卜以四月甲午祔二夫人葬于河南府密縣義臺鄉進節村先塋之次立之病卧久說之歸自關中過其門往問焉形

骸非平日立之而口不能良言或艱出一語猶慷慨忠憤不少懲也且曰我有所作詩文他日無咎序之死則以道銘我是不可不銘銘曰

踰滄海深山窮崖苦辛以求厥志兮孰知有高風容與都城之士或轂擊車磨於聲利之塗以爲口腹之利兮孰與壺觴不徙席而卒歲彼不朝夕或飢或瘍或躓或剝兮又孰若令名芬芳乎來裔

文安縣君碩人范氏墓誌銘

太碩人范氏秀州華亭人父故任光祿卿贈開府儀同三司諱仲模母胡氏安定郡君追封榮國夫人榮國卒時碩人年十有四歲能紀綱家事憐其弟幼而撫厚之輒自喜讀書如成人開府每歎曰若爲男子范氏其不興乎歸吳郡陸氏歷戶部侍郎終寶文閣待制諱師閔嘉祐中侍郎之父太尉公諱說方被寵榮門戶盛矣然貧於清也碩人之初爲陸氏婦旣不矜其榮華又亦不厭其貧至瘁己以爲宗族之賑其後太

尉公與其姑昌國太夫人不起疾侍郎持使節生論籍中家人亦莫知其貲而各職其分者碩人素能貧之力也未幾侍郎出入復對衆疑若可豊已入時好者碩人曰何物能易吾之素耶迺率是志教諸子論語毛詩皆其口所指授而諸子易以立諸女相與鷄鳴而起曰可不勉哉吾母如何吾曹當如何大觀二年二月甲午卒於子長官舍年六十有九致曰碩人晚學佛疾病時顧左右曰吾觀華嚴經前日至第十八卷若其爲我終之語竟而卒是則簪紳先生難言也男四人方彥礎州淦陽縣主簿先碩人十九年卒孚彥朝奉郎惇彥承議郎碩人卒後八年相繼而卒欽彥奉議郎句當在京諸司糧料院女四人壻曰承議郎監在京左藏庫李穰奉議郎韓琥朝請郎權發遣興化軍府王愫朝請郎晁詠之孫男五人旦假將仕郎昺假承務郎旻登仕郎是早皆將仕郎孫女一人欽彥卜政和七年十月甲子自開封侍中之墓改葬于鄭州

新鄭縣旌賢鄉禮也太碩人政和四年追封也初以元豐四年封德安縣君云銘曰

春苑方榮以傲風雨有實必異碩人爲女旣其有行蘋蘩夙奠不嫌其貧碩人爲婦吾兒詩書吾女管綫吾逮睹然碩人爲母生名房闈死傳區字新阡彌吉吾銘敢僞

承議郎陸公墓誌銘

君諱惇彥字德充吳人自其祖徙開封曾祖工部郎中直史館贈工部尚書諱若沖祖龍圖閣

直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尉諱銑父朝請郎充
寶文閣待制贈正奉大夫諱師閔母碩人范氏
德充生而沈厚寡笑言元豐中侍郎使蜀德充
尚幼也閉門謝諸少年讀書至達旦非母夫人
爲之撤燭則不止長遊太學猶在蜀時獨處也
以王氏詩再試禮部紹聖元年進士賦辭中第
調懷州武陟縣主簿侍郎帥秦辟管句書寫經
略安撫使機宜文字隨府罷調京兆府藍田縣
主簿侍郎帥雍改鳳翔府盩厔縣主簿遷瀘州

防禦推官澧州澧陽縣丞辟監解州解縣鹽池
池兼知縣事未赴丁外艱除喪爲從事郎辟陝
西路轉運司句當公事累遷承直郎丁內艱除
喪遷奉議郎爲穎昌府司兵曹事未赴除監在
京作坊物料庫遷承議郎政和五年六月戊申
以疾卒年四十有七德充居喪羸子然官非其
所宜尚何可爲德充道者方德充無恙時自所
知而不有之矣在陝西有三中貴人競興功利
誠云恃矣人不自重皆以必進滿意金帛爵秩

德充迺獨恬不欲留部使者怒之檄辦積石軍
軍須德充即日上道辟秦隴戎鳳階成之民與
共辛苦委曲利害以告之民始悟前日之非是
相率以力期會欣然見之者曰自軍行來未之
或有也德充形儀不適時好以謂必多不如律
令其繩墨不遺纖芥卒德之異於他人嗟夫德
充而少施設宜如何哉娶宗氏安武軍節度推
官存道之女宗卒時德充年甫四十而蕭然獨
擅一室日未嘗留色以至終身雖深山習死之

士不是過也男一人旦從祖任將仕郎秀穎可
喜識者交譽之曰德充必有是子也德充卒未
踰年旦亦卒年二十二歲德充第欽彥以政和
七年十月甲子啟卜考妣於鄭州新鄭縣旌賢
鄉德充迺葬其壬穴欽彥來求銘於說之說之
初見君長安曰吾鄉里姻婭之人也後數年見
君於京師稍往來迺歎曰德充瑚璉宗廟之器
也又二三年復見君京師往來益密歎曰赤刀
河圖國器也我將築室箕潁之間相與講學躬

耕者非斯人耶奈何令舍我而死耶竊惟廬山劉
道原之為人賢飢寒而不得衣之食之者太尉
公帥桂時辟道原從事溫公嘗稱之矣則宜其
門中有人物如此彼壽夭窮達則君子不敢知
銘曰
山鬼降兮鱗飯何所施兮瑚璉紛群巫兮鷄卜
彼河圖兮自遠吾敢忝兮厥祖不我壽兮踵武
吾何恨兮有子又誰奪兮弗與可使絕兮不世
何可毀兮大器彼斯世兮壽夭億萬年兮誰嗣

吾自得兮本末又何有兮窮達寓隄望兮新阡
鬱吾銘兮不沒

宋故承議郎知楚州張公碩人范氏墓誌
銘

文正范公有子三人重望在巖廊威聲在疆場
大夫學士因得以窺文正公之鋒穎棣棣然如
文正公之生不沒也或以實德經濟或以雅量
表儀或以鴻才光輝公有季女或贈於兄弟間
豈不是似也哉其年十有六既孤之五年也嫁
康節張公之季子諱琬元祐間以承議郎知楚
州捐館時故家貧夫人晚乃有田幾百頃夫人
幼女嫁宋景文諸孫潁等者同邑若來嘗以一
錢非儉也而卒莫能窺其所以富之術每遇事
倉卒酬酢閒暇有餘也不其才似耶夫人三子
威戢戚先後卒於官夫人臨喪豈不反禮而哭
之不過乎情脫內在寢突宋氏女亦知制宅事
而何能推之者戚卒江外歸航一日風濤不沒
者寸許夫人中自若慰其衆人曰吾父吾舅陰

德在人可恃無恐不其量似耶張氏內外百口
畏夫人殆不敢平視戢之妻乃夫人之弟龍圖
公之女也夫人不須叟假以色前是教其六長
女嫁歸忠憲諸孫建者必極其內外家法而夫
人終始自律其身平居不墮掃如齋德亦似哉
文正公於姑蘇建范氏義莊聞天下夫人抱病
甚苦辛呻吟中思為張成義莊終不奪其先正
也夫人則曰是楚州之志云其在嘉祐間康節
公參知政事夫人錫命服後以夫恩封壽光縣

君維以兄丞相恩特封和義郡君晁以例易碩人病不起于政和八年七月壬寅年七十有七服齋衰三年戚之子棋與諸弟穎種桂兼拓卜明年二月甲申祔楚州之墓求銘于嵩山晁說之固辭之不能銘曰

昔者范張鷄黍之期者不遺時之君子言行之私也今之范張盟以忠義申之婚姻既績既者遺時之君子風化之宜也為女為婦生而榮死而安後人之誦者餘化之施也

嵩山文集卷十九

文集卷第二十

嵩山景迂生晁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

墓誌銘

宋故朝請大夫提點亳州明道宮吳公墓誌銘

文肅吳公有子諱瑾字彥琳其貌強剛毅似其先正而藴崇卒不少弛其問李蒙甫人之先與侍昔年如異日而專儒術排釋氏異端不自名臣故欲得公而書之者資雜錐鄉里或終身莫之知鄉老非與在位得時者亦莫能挽之以進彼邊幅望譽之士忌焉而不往曰一言益

猶不知公也賈侍郎見丞相政事堂曰吳璵雖進者頗相公礼之以為多士勸丞相遣問公氏族賈侍郎曰故資政殿大學士吳公子也丞相異之曰是吾魏忠獻公三朝同秉政大臣之子其可不用乃權行大理寺丞兼右治獄聞者為賈侍郎怒于色公曰如其素所聞習亦何憚卒

辭之改丞光祿公曰是無足辭者在光祿軌度其儀雖貴近倖之有他丞相子為大官今勢出諸卿上群媢誰謁公獨未嘗一與共飲食語言乃罷公丞事未幾丞相敗其子下吏治并及其前日浮周旋者或不知公謂公可以聯其所以罷者公乃丞從吏部選得簽書忠武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有部使者勢焰薰灼一時衆目之曰禍人也其天資好弱人㠯自獻一見公之貌而號再接其言㠯屈卒茹以利則難且慚似禍人

者獨不肆螫毒於許人際公陰賚之秩滿通判隰州轉運司檄隰之粟于極邊公不可曰隰人素貧苦無遠鬻之而旦夕他州之饋道隰之境車音塵接知州武人亦為公懼而公持益堅賴朝廷之恩特罷是役而他州之民孤　上恩矣隰人乃繪公像而祠之去隰之日踐三年公酒特異衆始知公前日不欲苟異視衆今日務必行其志無得色調知郢州有恭之富民李鑒者故殺人獄具而不承者再乃以屬郢鑒已逃其

鑒人矣公曰勿遽捕鑒以驗右鑒使家人訴于朝提點刑獄失　朝廷旨乃不直公公罷所居官久之　朝廷是公還公郢州公曰不辱爾無餘復濟漢水乞宮祠得提點亳州明道宮時就養於子浚復州司工曹事之舍政和七年丁酉也七月乙未公疾不起年六十有七積官朝請大夫娶孔氏孔子四十五世孫中丞之孫侍郎之女所謂六經之澤者亦於此在矣子二人浚從任登貢士第科儒學李女五人嫁蘇雍晁貫

之劉敏脩皆官人季未行孫男三人大方大炳
大中大中將仕郎公以霆之婦武早寡志節不
肯改行特先任之貫之妻實子從弟之婦亦能
正肆氣令人信其內外家法則公之為政閨門
可觀數前所謂卒不大施者非歟浚固能業其
家矣卜以宣和元年己亥八月甲申葬公于東
阿先塋之次來請銘於說之既之念公實長友
也每因公之言行而得古人之風義為不少蔡
公之文亦不為不知公者其言曰江漢濯之秋

陽暴之似乎曾子不越人之僅不後人之影似
乎子葉七十子之後學者鮮與之倫雖不道人
之善者莫之聞也公有文集十卷蓋有德者必
有文也昔公之弟瑨東坡先生嘗為作日喻最
遂善道其姓名如公者亦不見錄於東坡何耶
銘曰
魯禮未失周道寔衰是生君子與古人期古人
何妬我文爾公制不過庭自感於中有之似之
不約而一為不其然尚貴乎德寔非大有食貧

不足言利則慚愧我能學亦早于仕周旋四方
彼井我知于德于先楚丘年少改力有餘初無
學官還我執圖蠡治于稜歲稔暫貿曰將及賞
則麥其數巢之蒲魚横税既免巢租合泥鍾埋
亦雖利辭而俚宜我所官亦莫我容斯道貿難
曰許曰澤果何能申不状不懼有思于人既專
城郡謂可以既序復還非公所止何去而之
口予白首蹇而初仕始學南郡此志挽敗散保
而他公死不怨如熟業何世美之安松積于賦

有子若孫我銘之傳

宋故韓公表墓誌銘

有天下重望忠於居不顧其身而不以卿相為
富貴者其唯少師韓公乎有子宗文未弑而卒
以孝聞有子瑨承忠孝之慶少如成人任將作
監主簿年八歲矣稍長以恩句當西京崇福宮
紹聖元年以詩賦奏名禮部　上初親政策士
對曰國家承平久宜慮未形之禍禍既未形則
非言之可示也願（今上御名）其微不在左右近習乎

主司忌之而喜其文乃第紹甲戌之中是時名璪字君表後改瑨又以新令字公表除簽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廳公事辟簽書渭州軍事判官廳公事丁父憂後仕當元符建中靖國之間居予相習曰吾時也公表用為正言司諫則可否則中秘書可兩宰相有違言率以自禍也知人才而棄之不用公表乃通判保州作娛山亭以自廢爲亳知無極縣嵩山晁説之為之記代還乞管句亳州明道宮滿始從吏部選得通判宿州授代復乞管句南京鴻慶宮滿復從吏部選通判鄭州嘗歎曰尋城則弱不能顧家餘者亦可以少過矣乎待次久時行　朝廷除通判郵州者易公表潁昌府待次衆謂潁昌始若韓氏之邑也前後治聲踵武爲之者易亦有甚難公表則入無以發歧之授代乞提點杭州洞霄宮無幾何詔悉罷宮之領宮祠者乃例至京師宥數日即還許曰吾將老矣宣和三年春小疾遂以朝奉大夫致仕時已藥則第爲清靜之所

而衆事香火杜門將不處賦詩閏五月甲子中夜命其子晃曰吾死求埋銘於晁以道其歛以僧衣指定之制以僧律出韻語六非詩非觀非搢紳學士之所與知者又命律師誦戒三稽首席右脅以卒年五十有三是年十有一月晁亦卒弟瑨以明年正月朔旦窆公表及晃于靈井世墓之次念不敢忘通令併説之銘之嗚呼韓氏一門內外殆常數百而不同其於公表則一也曾者之裡或為公表降爲卑者師公表則人猶之曰鐵家之良也公表恭於所事主於勤力疵而不已裡在財賄者視萬金猶一錢也其自奉也薄食味甚於寒人上世之産辭之雖丈房之珍亦不顧一切給用無毫髮長物殆不知天地間孰爲彼己也其於朋友則信矣眾寡交遊不過海內數人恂恂然唯恐其為不善使不得友斯人君前日時與物並流而涇渭不雜也哀女子於門而同寒其温也要是簡而禮者也庶而儉者也素而不犯者也能言而能不言不可

親而不得以球者也猶然如將可越而終不可及者也或親且循從遊終身而莫能容之況近陛上疏所爲之言巖廊雲霄不接之勢可得而舉之乎惜也遊矣余亦何言哉雖然甚乎其詩之類也珠璧含輝肆逸之士則曰似謝康樂近則似韋蘇州不知覩其大父之自也世德於是而在甚可泯不傳乎必有倚羅遠覽以快之者母江鄭幾舍人之女妻章丞相郇公之孫二女一既嫁而卒一尚幼章卒時公表年三十歲未

有子公卿多欲女之公表不可吾族兄無咎自視其女之才也謂公表必不我辭乃亦謝之曰方有獨性之類也不復納室且生當玉帛自陳無用人嬌之銘曰

周室不競魏共其守王曰韓氏爾其昌年我家日倫爾唯周舊韓商玉言百世令胄宋則忘憲當天下盡一門八龍少師用未竟有子有孫長孫是茂既滋育德不佯而壽舊章何觀廊廟何觀乃至不亡高出嵩岫我斯銘之以覺不朽

宋故太孺人阮氏墓誌銘

贈承議郎陳公公甫之配太孺人阮氏名徽字德婉其先建州建陽人楊文公所稱阮思道學士能默記數千言於書不再讀者太孺人之大宗也其祖中度與承議之曾大父文忠公同年進士文忠公器其文行以職方員外郎知浩州年考逾年十有五計偕與兄逸邈適俱知名乎時登嘉祐進士第卒於成都雙流主簿太孺人之母賈國子博士字約之女承議之母是謂嚴

中丞宇文之女皆大恭之孫也賈氏自唐為相門風流人物特可觀而太孺人之美華容止出諸姑伯姨上如性未陳氏家時文忠公之配鄧國太夫人宋堂上見之歎曰人間有此好女子忍使為他人家婦莫如吾孤曾孫之愛也歸為其姑以大家自處而嚴不以媵氏私之而太孺人閑習法度自其性質雖勤而不勞得盡婦道者十有九年承議有奇才發擲而仕不偶因免喪遂屏居韓城澗上菜美布裘如儒門之子

而風雨寒暑安樂之太孺人相之者十年其長子恬脩其父之隱操久之而潤上猶事益荒蕪將有飢寒不給之累而内外怡悅益自適衎衎太孺人如一日以閱三十年既而恬起以為校書郎奉太孺人歸京師故廬以居未幾恬致仕歸韓城遷汝海　朝廷又復出恬以仕而太孺人若初不知有出入舒慘憂喜於其間也蓋凡夫君子之所志者宗族姻娅不足以與也而太孺人志之也夫君子之能事則學士大夫之企

及非太孺人能之也至於為辭章以著明道脩緣神明之微與夫釋氏清靜寂照之妙則太孺人之自得也大凡人家女子學書者有矣未有善類魯公書如太孺人有至於不用筆墨柚中以刀出古今法書如畫規揩矩不出入豪髮者惟太孺人之能也太孺人知生民之樂皆在一身而外物初未嘗與也宜其壽考康寧將九十而視聽食力猶五六十人雖嘗疾病將逝去猶平日寢處也當其問疾時汝之士人自郡守而來莫不有憂也不幸而哭之者亦悉盡哀既送葬車有辭之遠而才知有行道之人孰不歎息曰是惟其母之賢是惟其子之賢其卒以宣和二年十二月二十有二日年八十有四越明年正月二十有五日祔承議之墓於新鄭先塋之次恬之下四子皆早卒三女嫁舊族之子孫男三人女二人恬既請其友嵩山晁說之銘承議之墓又為太孺人之銘銘曰

蓁有种征君志操之脩母氏之賢也种母闇詔

其子不聞相其夫未如陳母之全也後有職闕雖之詩及閟宮之七章者為德門而歎息不待吾言之嬋媛也

宋故贈承議郎陳公墓誌銘

丞相文忠陳公長子師古尚書都官知中知七郡有政績生子知東大理評事幼有大才日誦萬餘言落筆數千字在洞史間嘗行後不為道傍讀古碑二千餘言歸覆之一字不繆謝希深手書啓事上尊府廷評題衆目在傍胡妖乃携

啓本去迭評取紙平堂細字寫一通如初是奚
公雅重其詩文數來問共故及奇字率年二十
有四娶殿中丞賈守文之女參知政事之孫生
子造字公甫其生四月而孤曾祖母仰國太夫
人宋尚無恙深憐撫之　仁宗待仰國以異禮
出入廣內稱呼如家人既薨　上震悼之乃特
録孤曾孫以太廟齋郎既冠調黔州司户參軍
尋罷去復司户戎州兼録參司法參軍不以門
地自慢遇事如老於為吏者　國朝自丞相賈

公樞密副使吴公慶曆八年上編勑二十卷後
逮公之出仕幾二十年不復彂官編勑其下郡
國者雖稀簡而必具起請申明若奏可本末寫
成大帙非若其後一事一印紙日督至難數命
不厭也以故勑令歷然獨棣塵垢莫可翻壞緣
糜爛不能文字吏幸以輕重出入為利况在戎
州遠徼公視而笑曰乃今可為矣白郡守武侯
曰無斧斤則失鑿枘願以編勑後所降依門次
第之上奏　朝廷之命下絶吏為民姦幸甚於

是未半年書成居數年是謂嘉祐七年丞相韓
公上編勑三十卷頒之以勑公之私書其異同
者兩條餘如同絶墨尺寸出也戎人楊三尊者
黠驁自異喜生事漁獵其尚長亦憚畏之公一
見嫉之曰豺虺也留之異日必貽患於人無幾
何三尊被輕繫公乃發其前後殺人死罪數十
立以法誅之戎塞恍伏以公為神明而戎瀘頼
公以寧居者數十年州將一旦率官屬登城樓
語非所宜言者為人告之一郡官悉就逮公初

未嘗從之樓上乃領州事久之益得盡其才賈
夫人感疾公帆江下三峽請殿中丞單驤其勞
萬里夫人疾愈去為揚州節度推官王居玉侍
郎知揚州以聲譽老成自高待公忘年每與論
新唐書牴牾而不更之也韓丞相王汝以首外
郎軍南三十餘來知州事風稜人不敢喘息晨
生得盜賊付獄日未午督索具甚急公乃故遲
之心知其非眞盜也韓公怒取囚由大書杖脊
二十下未幾眞盜得而歸公為公斷焉自是韓

公之威少霽而多與公議事有江都宰者地寒
而贊佼太守朱大璧以私意欲罪去之公率郡
官廷辯曰江都宰無罪且才之公在揚州四年
睨權江都時散青苗錢之初也公視可與者與
之不以厰最為己事卒無一人妄請者而刑戮
頼之以省非它縣比用三司使祭昱廣利門初
罷使臣爲門官而新城門鼓水扉創格令條禁
甚密所謂三司使者一時風力人也多從公之
建明至今人頼之以不奇調宿州觀察推官未

行王丞相乿公用以便糴河北丁賈夫人憂免
喪嘆然歎曰吾少舉進士而卒不得一第每更
一官歸當收秩而舉時之格必虧其尚祀俛於
斯世者吾母待養也今既不得終養則吾何用
禄為乃屏居陽翟潤上業釵不肉者十年日誦
佛經宴坐間則徃來嵩少窮山水之娛且冀得
法於天衣之門人法清既感疾彌年不罔醫卒
年四十有六元豐五年二月一日也娶阮氏自
有誌銘子五人長恬海內如名士也趣處士今

為奉議郎遇郊恩贈公承議郎次繹思近思惟
愷四人皆早卒女三人壻曰文林郎吳偕張文
定公諸孫彥之鞠待制之曾孫正彥孫男三人
昌卯昌齡昌裔女二人長適鄖鄉李揉一幼公
身相甚偉然與人交而不忘規過埜兩叔父及
其男氏嫁孤女數人皆盡力其才識文藝不減
其父而不自多也恬以建中靖國元年五月二
十四日塟公于新鄭世墓之次不及銘後二十
有一年因祔阮夫人乃得銘於恬之友嵩山晁

說之銘曰
昭陵之時無窮士何夫子之傑才駿識早聲聞
而辱下僚兮勑令刺於私室而弛戎誅以獨見
乃未老而澗濱蔡會與嵩高兮相門之初必復
其難去斯世而有覺者以超超兮有祖有父之
風烈而有子以景爍則吾之幽蒙昭昭兮

宋里張處道墓銘誌

公諱學字處道姓張氏其先滑州胙城人從鄭
州新鄭曾祖諱純一邢州鉅鹿縣令贈都官郎

中妣魏福昌縣太君祖諱紳金部郎中贈光祿
大夫妣李仙源縣太君父諱趙朝散大夫贈中
奉大夫妣王永嘉郡太君宅祿大中祥符間為
京西轉運使道新鄭樂其幽僻後乃拔中奉之
居猶蕭條與邑俗稱至公久而遂為邑之甲族
宅廣園林春捺牲犧烝嘗有禮婚姻逮大家實
自公力田吾御也所謂田野闢耕者古人以之
其在今人能言之者尚寡甚則往來桑柘間已
多自賢有如公者襏襫風雨不告辛老農之所

瘁而上以奉慈顏下以學群從其間晝夜未嘗
須臾廢書不讀乃不知九州之中幾人也公幼
嗜學識脩達理各謹家法不詭經為異同如其
服田時而畎區澮別也乃其所積者忠信篤實
言行必稽未嘗失辭降色於人慷慨辯論常自
申而不可屈爭失於介不失於同則又如其秋
之擿也公以是自謂不仕則已仕必由文辭高
第出中奉當任子則讓於仲弟季而欣然如負
釋也蓋公少為辭賦甚力讀揚雄之千賦而知

董遇之子讀雖當一點有司不再試而白首莫
可奪其自勝之色且言曰文章要有宮商拾辭
賦何自而入無聲律則無樂矣詩增又安所錯
哉公之為人不為時慘舒大槩如此性喜誦
國朝故事曰勿易此衰老之身自慶曆皇祐來
聞誦聲沐膏澤幸已多矣即今日死無恨吾輩
恐不吾如也或過里巷破律亂常之役則悲咤
大息若弱疾疹必思去之公雖服田間不出而
洞曉世務前知某事當如此某人當出當入後

無不然者其與人合則寡矣迹不南附者五年
遠不比附者十年而前年子弟之道死時公乃
後登車徒行北門之外哭奠之時公年已八十
矣平生無他嗜好而藏書將萬卷其得之甚艱
頗今上御書與人通書每前編後識頗黄門借書之
成又書金石刻亦當皆得自公幼年時無刑虧
可喜朋友間得見之至於三代尊彝爵彝之屬
則深藏不出戶牖曰初為吾一己之奉耳焉能
爽人之顏色而悼其嬉笑哉是則與吳傳正待

講不以圖畫視人等也一旦為大勢力者取之去則復如顧長康之變飛柳公權之羽化云耳公行年將七十而綠衣老親側其及八十餘猶康寧食飲倍少年筆絕無疾病而為人脉藥起死則多矣其讀黃帝書如孔氏書之勤也雖無不寬於梵釋書則不一經目曰外吾周孔寧有道耶今年八十有四矣乃一日卧病語諸子曰吾即死不獨不藥亦當不食三日惟飲水滌吾臟腑則全吾潔也後三日是謂宣和二年庚子

六月戊戌而公卒且嘗有言曰吾在十數年前晁以道諾吾銘諸墓矣說之惟公年七八歲時中奉在延安龐莊敏幕府莊敏見公識其他日有立也治平間侍行北京則從呂陶汪輔之學以文藝見韓忠獻公後為忠獻公許賞嗚呼二公知公之才而不知公老而以布衣死也前日之田及公手植之嘉花異木數畝之圃既分二季初若未嘗有也他尚何言於公耶娶馬氏供備庫使用之之女先公六年卒男六人兼濟道濟延濟公濟思濟經濟今見子則伯與未季女七人歸郭固王賁李純彥盛闡仲濟唐王錫孫得今見女小王婦孫五人敏之微之徽之發之湲之女六人二歸周時李肇公有詩及雜著二十卷嘗自號安常子亦號居士越十月壬申塋縣之東里鄉潤色里世墓之次銘曰

仕不願田則力棄吾田專修德一世人莫予識馬在轅身不出扶說經憤以叱事破律慨欲泣氣叱虎志金石天壽之將九十溱洧流嵩隗植

公不亡銘宜泐

宋太令人陳氏墓誌銘

聞之劉仲原父江鄰幾梅聖俞許下八韓比荀氏八龍其繼忠憲公而早達者曰舍人公天根之年並時大顯者曰丞相康公門下少師公丞相莊敏公惟莊敏公震耀天下其家事治於官府諸子耳目習焉無難實難乎其婦也莊敏公長子宗恕求仁之配曰陳氏文惠公之孫祕閣校勘偉古之女陳韓匹也陳氏之女教則韓氏

之婦儀未鷄鳴起坐上問起居無恙顧宗婦虔
婦異職不敢不先其傍退而下堂謂長婦稚婦
曰我與而齒爲女兄弟不以夫兄弟以敬宗族
姻婭遠邇欣爲夫人擧烝嘗則神明福焉鼎俎
而賓客旣飽矣君子謂德曰是夫人也旣相其
夫必有令子求仁少年登詩賦進士第獨恨經
術淺薄時有近臣養譽鍾山以經自鳴者求仁
謹移書焉夫人勉之曰仕宦以無文爲恥我婦
人不知何謂文而其無怠彼來有鍾山當國一

旦迎纂麗璽以急士求仁獨不得調已而仕也
罷矣夫人爲能使求仁忘去坎壈憾戚之恨而
有適於歌酒間莊敏公覓　上恩錄十有五人
夫人二子旣長乃曰孰不親親睦族爲大何以
睦族無寧官夫貳宗之子若異姓之子吾兒無
與焉可也求仁曰我待盡亦頗知而之言先迎
相之志也夫人生而淑靜未嘗一語出則聞閫
殆終身不見喜怒之色所不自足者西方聖人
之書目之而未極其微也唯照禪戒夙夜則坐

矣初從夫封壽昌縣君後以子拜太令人以疾
卒于子珉之新第宣和四年八月甲子年八十
有四珉新第所以爲夫人之奉也夫人久疾其
牀几食飲藥裹之類者珉婦胡也子三人珉朝
奉郎新通判鄭州珉文林郎廣濟軍司戶曹事
琇迪功郎女六人適朝奉郎張基承議郎呂必
彊宣教郎李德充宣義郎琢州司錄事傅寔中
奉大夫提點河北西路刑獄姚宗文林郎西京
宗子博士岑又份孫男三人長昂女三人長適

迪功郎蘇籀珉前知棗縣有古循吏之政夫人
族曾孫是謂文忠公五世孫始道榮見市有祈
禬往來者咸色憂問之曰令君之母病令君之
母我民之王母也令君之憂我民之憂也則夫
謂其旣相其夫必有令子者信也已珉寡卜明
年四月甲子祔靈井求仁留臺公之墓吉遠走
人同谷求銘於嵩山晁說之碩舊好不得辭銘
曰文惠之孫莊敏之婦求仁之相淑靜伊何不
宮其子唯德之尚有是一德百世之崇我銘諸

墳

宋故通直郎眉山蘇叔黨墓誌銘

宋通直郎蘇過叔黨東坡先生之季子也母同安郡夫人王氏元祐五年先生知杭州叔黨年十有九以詩賦解兩浙應禮部試下七年先生爲兵部尚書任右承務郎明年先生出帥定武即謫知英州綏貶惠州安置三年還儋耳安置凡四年漸徙廉州永州居住超乎萬死不測之險也獨叔黨侍先生以往來其初爲嶺外之役時叔黨方居母喪有以動世人淨詆者或曰先生南居而樂爲非也先生憂國憂君之心日加循者而鬱結則何歡樂惟是叔黨於先生飲食服用凡生理晝夜寒暑之所須者一身百爲而不知其難翁板則兒築之翁爨則兒薪之翁賦詩著書則兒更端起拜之爲能須臾樂乎先生者也其初至海上也爲文一篇曰志隱效於先生前先生覽之曰吾可以安於島夷矣先生因欲自爲廣志隱以極窮通得喪之理爲韋命叔

黨作孔子弟子列傳欲因有以慶其子交書是時叔黨之風使變婁夫操者可以詩禮義而中嗚嗟嘉莫爲之疾病雖有欲殺吾親者未無以措其斧斤其傳而北也霈然起天下父子之性則叔黨之自處者如何哉先生不至永州稍還仕叔黨居陽羨不幸疾不起叔黨兄弟得吉地於汝州郟城縣之小峨眉山以襄事遂家於潁昌叔黨偶從潁陰営水竹可賞者數畝則名之曰小斜川自號斜川居士以視終焉之志曰吾未即從先大夫於地下則生也何事爲泯泯浮沉里巷或時一至京師自得於醉醒而徜徉一世之外所遇者與款扉不傾盡達決大笑謔浪間爲祭存焉惟有知之者知之也且若世未嘗有小人也孰非士君子也哉使叔黨以其屋峋嵯挾漢陶之純孝而一旦忠蓋於九德俊乂之朝則先生之立言者叔黨之功業也惜乎不反使人有見於此而慕疾以卒於鎮陽行道中年五十有二時宣和五年十二月乙未悲夫諸葛孔

明初，不得申所志而躬耕南陽卒亦崎嶇巴蜀也幸而有子曰時可以肆所志而無卹家以客難則起總軍而死耳猶叔夜之志氣尤異而曾不得一席以全其軀而子紹身血亦何益於卹家古之父子有如此忠孝兩全而可恨者天乎不壽吾叔業於盛世一振發之耶叔父樂城公每稱其孝以訓宗族且言吾兄速居海上無他成就　歎曰鄉書當為諸後生吾足不復踐文場地矣調兗州龔丘縣主簿久不赴煩主客郎

趣於岐路泣流為貌而去無錢何家人輩相與念之曰主簿龔丘安穩無恙否乎舉目則主簿在室中矣時主客以微疾家居公曰親庭不供養而山邑之簿書必吾勤耶不用白大人而投劾歸矣自是而語言而飲食而寒暑不去親膝久之血泣免親喪而貧不得不從調無為軍司户叅軍代還監高郵軍税主客有遺恩在吏部選而公之子實長諸孫公乃乞官其孤姪父執吳子文侍諸孤留落高郵二女貧無以嫁其與

吳並稱一時名士者久違往來郵上不一省吳之家公隱勤為子若姪娶其二女公之還自高沙七平生酒徒叅貴廟堂上盛聲色供帳燕視得意公一席笑語自醉不異前日也彼貴人曰進道如何避霜雪高者寒益甚也公謝之曰杜甫疾病寧論霜雪卷冕於吾先之以疾病則吾當努之以安逸惟公有以逸吾之疾則幸甚彼貴人者不悟公之意以公嘗句北京留司御史臺盤慶府仙源縣景靈宮太極觀里閭榮儉樂

甚宣和四年七月己未疾終于正寢越日塟任城魚山世墓之次享年六十有四娶李氏繼張氏今孺人劉氏男三人公美公善公儀女四人塔董桂李相如為紹承吕德充公與説之同年生而先二月公之平生未許他人知也嗟夫公有裕於中者不知鄉人有好惡不與卹入聞榮辱每自歎曰吾以祭則先祿以戰則先行陣以吾在言路則死在鼎鑊而不在巔嶠尚何論吾於文字間耶聞者且有以悲之説之飢寒飄

鑿江淮白首未有北歸之期能忘吾兄在承平
時意氣和謹於兄墓作銘于茲後之七年銘曰
生得吾孝死不得吾忠言有吾好行執與吾同
葬蔭世墓之松

崇德縣太君王氏墓誌銘

本朝父子參知政事俱以厚德稱者唯王氏是
謂惠獻公若安簡公惠獻公之子安簡公之弟
尚書駕部郎中諱舉善娶丞相文定張公之孫
生女淑靜得內外奕世之美嫁懿國文肅盛公

弟諫議公之子太子左贊善大夫知邵武軍諱
全崇光祿大夫諱適爾全崇元妃貴夫人之妹
夫人以閨壼組紃之懿克嚴於饋祀慈訓閨庭
不宜之全崇捐館時夫人尚少家於舒州時夫
人季父舉元爲淮南轉運使欲再適夫人夫人
辭曰寧死不可自是屏葷羶不肉食日一飯以
訖於老閒則讀經史諸子極手釋老陰陽卜筮
之書特善吐納術以故壽考康寧初以子封廣
德縣太君改封崇德縣享年八十有四男子八

人女五人孫曾孫七十有二人玄孫男一人其
孝以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祔金紫祠鄉之墓以
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男曰叔溫朝散郎致仕仲
良南康軍錄事參軍貽孫蜀州軍事推官仲孫
左朝議大夫知沂州昌孫宣德郎知汝州郟城
縣紹孫德州參軍事孝孫彥羅女適朝議大夫
前吏部郎中劉理山南東道節度推官傳璆進
士張復古宣德郎王綾進士韓楷說之先妣文
肅公之孫也得以爲夫人銘銘曰

噫嘻夫人燁矣其門淑女賢婦膝曾玄孫壽戚
婉德慶流不息玉珈如生壠柏其植

塔銘

宋故明州延慶明智法師碑銘

釋迦世尊鶴林滅度法付摩訶迦葉迦葉其付
菩薩則有文殊普賢言教則在阿難既有是三
號可闕一迦葉之後二十四傳至于師子或曰
二十八傳至于達磨達磨在梁武時始來東度
於六度中特以禪名達磨壁觀人謂七年我知

何日難曰頓亦有漸方便初傳楞伽後五六葉則尚金剛既而南北分宗蕩然同異在迦葉傳十有三世曰龍樹大士所著大論譯傳東度至北齊時慧文禪師一見證入以傳陳南岳慧思禪師九十日而證身傳隋天台智者顗天師十有四日而證於是手傳六度融萬法定而三止慧而三觀質其宗為一言之曰其二言之曰法性離數而有三千而經而專觀心經之宗曰法華則華嚴阿含方等般若終於涅槃衆皆為法

華其為迦葉文殊阿難皆吾祖師天台貫傳唐章安灌頂章安傳縉雲智威縉雲傳東陽慧威東陽傳左溪玄朗左溪為達磨宗者二十年乃自東陽傳荆溪湛然至荆溪而後智者之言畢載於書智者之言悉歸乎正其為一大時教不可得而加已荆溪傳天台行滿滿傳廣修修傳物外外傳梁元琇琇傳国清竦竦傳有宋義寂寂以上皆在天台晚傳四明義通通傳知禮是謂四明尊者亦曰四明法智禀生知之上性思

義於童子之時其於天台之門徧諸荆溪于時斯教特盛異同亦多其人往往龍象重望未易宗脈或始同而終異或始異而卒同一言之辯判乎十返往來江山綿亘歲時非苟合者如淨理揔別者三千具造不觀真心惟觀陰入至今稱四明尊者云時有大禪德在雪竇相與亦傾盡其傳廣智尚賢廣智初得於淨名寂深中性相密知佛法為境其傳神智鑒文神智破衆讀以澄法智之海矣慧炬以繹廣智之明者其載

三智之美可傳而不可朽者有永嘉繼忠其師神智而嗣忠者明智中立姓陳氏明州鄞人父榮母朱初夢日入懷而生夜不三浴啼不止初與群兒戲兒輩娣之因使出家經九歲授經不再請嘉祐八年試開封府得度治平元年受具足戒依延慶智廣智廣異之曰年少新學能辯析如此廣智卒遂師神智甚力熙寧中神智開幃設問凡二百餘人無有出師右者為延慶首座代神智諸神智自謂不如去禮天台智者塔

逆謁忠于溫州周旋者二年將歸志曰行必紹
法智之席子有私焉葺夢摩利葺陁二天章焉
位於延慶戢堂居有間神智去延慶師固辭不
果非特狩忠之言實懇遠通士衆之望二天位
焉後衆道場咸取以為法元祐間高麗佑世僧
統義天者聰明瑰偉之士初為嘉安謙公而來
縱際海岸見師升堂聞未嘗聞咨嗟失色且歎
曰中國果有人焉既而義天樓談辯者果夕傾
其所學欲析其鋒竟不得柔髮主客揚次公多

之為師作真讚以師為玉池蓮中之人蓋師每
以淨土法門誘進學者欲使人人知釋迦有淨
土彌陀來織土他時所志於心者一日必賭於
目乃依十六觀經而出視之為彌陀大象以臨
池周之以十六觀察池蓮見雖天風飄翔觀士
搞坐人音斷絕一涉其境道心百倍寧論信與
不信回自疑其身非聖非凡其費巨萬而施者
卻之愈來工度累歲年而落成不周歲任其役
者曰僧介然不勞不矜若未嘗有所事蓋是境

也古未之有今不知何為而有既二浙之所無
則天下之所無唐支硎山遵公所建法華道場
其能勝此者有兵部劉尚書晏等所請勅號爾
師一日辭去衆留之不可雖太守亦不得強且
曰待六十歲再來居慈學山棲真寺衆方從之
卒茉會僧藏須才復不能捨師太守躬詣者五
六出住寶雲實其祖師通公之道場時寶雲韜
圮鋳一全椽師復新之咸曰師前日除其三世
之厄今又興其四祖之宅孰謂像法之末訖无

是如蓮神服中得領文一帝後更百年有真菩
薩重興此地師復退白雲山視隱學山為遠殆
絕人跡衆以師之來居為之繕廢像寶雲院凡
四年亦無一日不讀至止觀不思議境歎曰吾
道極此矣有不思議境則有不思議心為作不
思議境辯正又指五章之聚大綱曰寄果明因
以解成行舉佛攝生全生是佛作止觀裂網指
歸釋疑太守俾全佐請師出住西山資教院辭
之又請住延慶不得辭時六十歲師之道業日

屬於前四衆依歸亦視前為盛政和四年甲午四月辛亥師謂侍者法維曰吾嘗疾病今聞要省吾意甚適乃召十六觀察長懺人出曰吾今與汝等訣別各黙坐久之明日又告法維曰吳香載闕悉召其徒至曰各宜修進再相見於諸佛會中趺坐面西而逝越三日揜龕顏色如生享年六十九歲塔在南城崇法院祖塔之東師首度弟子十有四人禀法弟子領徒傳道者百餘人其往來登門者不啻萬人佛事中所謂歲

懺者行於江浙盛於温明明之盛又在延慶師率其徒數百餘人七晝夜行道坐禪歲後增盛其在歲懺外又擇其徒修法華懺者十年一日懺終禪觀中見大舟一衆欲乘之不可師獨以往來自是悉辭一務其講法華玄義文句止觀淨名金光明經凡數十過師身不及中人而望之凜然其言平居殆不勝出口而講雖散聳聽析心或退接於室中屈辯申訣雲興泉湧不足為喻吳興儒生言則反質之曰此道在孔子如

何此諸在詩書如何儒生不能對師與申言之曰無乃其若是乎蓋師於周孔老莊之書亦無不究觀翰墨詩章皆出人上其誦法華經平生以萬數諸佛號不在數中所著述曰始終示述梨綱指歸釋疑不思議境辯正各一卷南岳止觀科二卷又有諸經題義諸文問答門人投解雖文義四種未能卷第師晚在延慶為衆置田數十頃曰願以有限之田為無盡之供建年為供僧大佛會中曰不作大因焉得大果師之所

為必兼本迹而後得之至於音聲之餘呪誦之功除民疾却鬼魅救旱災者則人莫得而言矣師之高第曰法中等以說之頃歲宦時四明康幾知師者乃以法維狀師行實走東里求說之為之碑義不得為辭伏念智者之為智也其哉龍藏之得身而視之固宜畢載而三觀之外後著手圖覺四行之成就著乎摽嚴智者言之於猜其經釋之於唐雖欲不信其可得乎所謂靈山親聞者此亦其獨與是故其教東反於日本

西返乎天竺未之與亢也已或曰教外別傳不知教無等等何外之有傳授圓成何外之有詔國師者敢自作之當絕語言不知此方以何爲佛事或曰不立文字不知文字非真亦非妄乃以何者爲文字實求乎其人矣前乎智者而導其教者曰梁傅大士北齊稠禪師後來唯極招者之教而尊之者曰南山宣律師其餘達磨法門義同贊者曰皎然禪師晚則韶寺二禪師其密弘而取證者永嘉禪師雖異塗而不敢不贊

者曰賢首藏師或取去而竊用其意者曰華嚴觀師有公而異同而意自有所在曰慈恩基師唯是圭峯密弘用其言而妄相排斥尊以四禪八定次第之學何異兒戲以侮者德唐諫議大夫杜正倫常作天台教記惜其不傳善乎梁肅之言曰佛法以天台爲司南李華爲左溪言曰祇樹園內常聞此經燃燈佛前無有少法柳子厚爲無姓和尚言曰佛道愈遠異端競起惟天台得其傳又於永州龍興淨土院書天台十疑論子墻乎使觀者起信又爲龍安禪師言曰傳道益微言禪最病今之空空愚夫縱傲自我者皆詆禪以亂其教冒乎囂昏放乎淫荒吾將合焉馬鳴龍樹之道也唯是明智其生既晚異端益肆積德於躬無辯於彼將自屈伏我言則光顧予何者輒與斯事竊以闡大道於圓照禪師且有言曰他日逸讀經教其後三十年果得明智於四明視彼暗證禪魔禪兒定文字法師乘燄驕車無以正之則不敢不自勉謹爲明智序

禪教之本末而爲之銘曰

佛道譯華聖言彌彰福人以惺仁人以昌有來達磨壁觀而止傳夫其序珍攝之子前是龍樹五百年餘傳乎迦葉承乎文殊者論既大阿難所集我道已圓佛乘之一慧文禪師龍樹崔嵬遂乎南岳煥乎天台惟我天台法華三昧昔在靈山而華同會荊溪四明先後有聲一念三千克一圓乘山外山家孰如三智立公昭昭三德而四院陰父席亦與祖基百界千如非我而誰

彼大寳舟獨乘而上豈我敢私諸佛所向待絶滅絶其然胡然纖圡不除淨土現前法華淨名金光明觀所未及者涅槃緣斷儒生之來有文可載宴黙何居白雲油海異端久出刻我所遵我不爾辯氷泮於風蠱神瘍思咸知尊事雖曰盲俗豈不思致異香既聞我將以歸其歸有所涕泗孰依祖塔之東琢此新石以告來者永敎修德

高郵月和尚塔銘

夫與世士而論出世之法難矣哉惟觀乎世間者斯得不二法門也連城之寳照乘之珍其貢在宗廟郊祀者孰不有敬心哉然是器也或藏而不出或出而不離衆未必能觀之況得而名之耶盖四嶽之外又有高山存焉今之禪宗最盛者天衣之徒天衣之大弟子曰北京元公慧林本公法雲秀公隱然名聞於天子而累朝耆德大臣暨公卿大夫士莫不降辭氣以禮之而三公之嗣法者其盛尚勝計耶惟是二公之外

又有長蘆夫公則高山在四嶽之外者也夫之嗣法曰高郵畢乾明禪院第十三代師曰寳月姓顔氏揚州天長銅城人母許氏夢梵僧而生師母于時訝勝如舍利弗母師有伏犀奇骨胖子咽咽則夢中之僧也年十九為僧受具戒謁大公於北同山得與琅琊應為交率處同見四祖演東林總而師留侍演及總又至長蘆見秀秀公時佛國白為長蘆首座欲交師而不可得也師久臨伽山宗通説通為一致永嘉真其其人也盖元公秀公自講而禪本公夫公由禪而勸人以請其視今之四禪應禪闡塔禪為如何哉而師又時有異者以謂南方之講與吾之禪近則吾絶待之功淺惟北方之講更異吾之禪庶幾深吾絶待之功也乃入洛聽華嚴金剛圓覺五年極北律枯槁摧朽之行莫知其初禪人也師於是乎得師子奮迅入三昧又得師子奮迅出三昧矣庵居於高郵久之邀應其乾明之請師為人朴直深靜寡言一日高座上天雨

曼陁羅花矣其後不聞不言不利物不言不知
世間有聲名不也古者避名而名隨今不求名
不得名也師則湛湛䆵絶洮洮名斷若矣其來
四方之供新久廢之居則皆實相第一義諦也
凡十有四年猶父食頃爾弟子道淡者可重也
師稱之曰法器可與觀聖種性持不保其生緣
幾何年也無幾何決卒師嘆曰吾亦何生政和
七年九月十三日師因疾病告衆曰侯鍾聲而
去矣壽六十一臘四十三以靖康二年四月二

十五日建塔城北金塘鄉弟子道源等三十人
道滋今住乾明淡之母兄也予去年來避金賊
至高郵識滋滋來乞銘以予嘗名琅琊忽也不
得辭為之銘曰

草木及墻壁熾然說無時是謂所說者其能說
者誰得者能說者夫人大導師無謂我凡夫一
念我見之地國山夫公聽勉有因緣今日所得
法十方佛現前夫語滿而語夫然湛湛然惟圓
乃稱珠惟珠乃同圓華嚴一法界圓覺三淨觀
金剛空不空與我互主伴我法實如是世人莫
我詆我與鍾聲同非常亦非斷

哀辭

汪信民哀辭

汪信民名革臨川人以經義試禮部為第一乃
默若有所遺者且曰我初從科舉求祿不顧得
名也自遊學枚來閩見不謂不多一旦捐擲椽
劉之唯恐其少似乃晝夜讀書始知尊先儒究
明大旨不敢肆肯聽為新奇苟異生詆古人其

為宿州教授時中國呂元明得罪僑寓宿州信
民乃以師席處元明若幼童之仰嚴師然於是
信民中益邃靜所植固矣去而改官得宗子學
博士信民執手視主政事堂下曰貧不能官京
師如復得分教諸生則何敢辭乃出教授楚州
予久聞信民志尚而敬之恨未得見也想其風
裁是必魁梧丈夫辭氣慷慨可畏人也前年余
赴明州船場道楚州見信民傫然僅能衣冠怯
於語言禮儀則甚恭泯泯若平生無毫髮能者

予益負之與論交曰不敢與人子交争後筆也予僕數曰斯人殆不可親疎耶若使斯人得時行其所知是真可畏哉豈特文章翰墨事可期要以特立獨行之操著于事業如前日公卿大臣列未遽乎信民疾不起楚州予哭之哀不能已念有術士亦臨川人為予言信民生平内相且其命當大貴予告之曰命所不知内相在昔日則驗安可施於今人已而果然益可哀也作哀辭也一鄉有木甚茂兮衆顧趍以投息君子

忠信之異兮覽九州而自得遠吾鄉而之中國兮亦謂予曰不然余之鴟及何施兮杞公輸之絕墨惟古人之可樂兮又何有乎畏傷井窖建以徜徉兮涉不勝而濟無航何吾道之終否兮顧孔鸞而不見雖曰壽考之欲兮又何如死之良不然若人何為兮忽舍白日之昭昭念我手昔南北兮曾不得與適逢譬彼寶玉界珍兮藏不襲而衛路之睽睽遇如見碑兮雖埋減亦美悲我獨慟哭增傷兮且何益於若人訪遺編而

尸之兮未必自謂之球果雖無子之知兮南曰二三友朋輸吾哀以共之兮亦有等善厥躬後有人以興哀兮知我懷之不窮

祭文

祭鄧志完文

維政和元年歲次辛卯四月壬子具官晁説之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志完侍郎同年之靈惟公生而純明玉未琢而先白美早成而衆驚方思蓄而躬積念不屈於小官閒得申於諫

席知所言之如何安自剛乎難策誰行堪乎巔南乃連歲而再伐后皇仁而可憂入瘴霧而不瘠方湛恩於里閭何疾病而易簀嗟無恙於投荒而不起於安宅知非人之毒君是惟君之自祭君神定而長發若星官與羽客雖不違於人間猶齡松而壽石忽舍老母而下世年才踰乎半百既疾病而融融獨顧母而唶唶鄉人當君之斯時候閒疾而接迹相率僖佛僖道身可贖而誰惜竟不驗於須臾徒畜淚於窀穸孰是一

鄉之情在四海而無射蓋雲書於石中而為天
下之澤衆有望而不得君志又亦奚獲行踽嘁
而比及我獨侘傺之剷碩惟北方之學不老隱
而佛顚敢出仕以新奇仁義自手開闢君每切
服而歎曰高論之如撼我方貽書以勉此云何
生死之隔閒君疾病而吳夢恍惚帝所之獲鵠
得非術憂之深遂自達其術適不然歲杝之餘
使君盡而伸痛嗚呼沈痛之何斯君有子如洼
壁痿君後之必大亘流光而有赫君真今日之

死耶我之生亦何益尚饗

祭殿朝奉文

惟靈吳姓王之諸孫同時士以推美恥一日而
憤憤當百後而嚴嚴罷勉而方不嫫鑄金之鏽
周旋外服恁多列石之思位不稱才人誰知己
覺白髮以自歎撫青莆而言歸方蛻彩衣之娛
遽告總帷之變漢家興故恨能言而已宜越絕
山川痛令儀之如在說之等偶緣未契得展初
心愧錢郎之並遊忌屈原之獨予卑是衆感以

侑一觴尚饗

祭崔德符正言文

嗚呼兄形質枯槁而文章英華言恐忤物而憤
怒疾邪仕而屢跌曾不慘嗟遠宦沅湘樂詩思
於煙霞身雖老於畎畝志每存乎邦家自視若
無能而畏人議者譽閔以豪誇遠而求之黃叔
度元魯山之流在　本朝則王子野江隣幾之
類耶庶幾古人之可見而我宋人物之盛耶嗚
呼遠於晦蒙身偶蒿蓬　上皇有命執憲殿中

匹馬入門遠不得容　今天子賁麻賢哲召補
諫列兄曰時哉檻不用折臞然橫前言則業業
衆人危之　天子欣納是雄一對病卧累月却
藥餌而稀罕奉章疏以稠疊執不有言恐吳兄
如枕首仰筆裂紙以書語弱難聞茲勇有餘豈
不懷歸山下敝廬乞退未遂掛冠弗俞諫臣滂
徨聯名上章斯臣宜留病不可強使其歸收俟
死其行幸蒙忌賜覲生故鄉　天子曰咨古之
純朴以疾歸閑寵之龍閣視予食賢待爾勿藥

荷　帝命以再生宜亟咸之下作嗚呼天乎理
或冥漠怛驚朝露寧論夜壑說之也少兒二歲
以兒事之名同書於和籍情每見於危詩今也
兒先我以逝顧我生之能幾將乞歸於冥頓乎
新松以盡悲當高秋而百感揮若泱於一危

祭神文

祭麴神文

維崇寧四年乙酉六月上寅謹用茶果祭于五
方土公鞠王麴人曰主人性不飲酒無寸長於

身使舉世中皆如主人周雖多憂浩不必陳惶
惶所困乃云今茲敬式古法下遠吉辰匪他之
求疾病是軫五全八石明未空青雖立起死如
主人貧門冬昌朮尚感不仍一有疾病四聲入
靜多空手歸妻侮女嗔欲自效力唯我麴王麴
人五更淒露繞轆苦辛前期白麴亦未能二物
既備屏氣逡巡婦女不見雞犬不聞爐九之丹
異品同勤念爾有神吉祥其臻耙復旬憚廢三
年每飢不飽此又胡然兩迹之中無片瓦椽我

筆我墨債屋于山聽石腸胃亦填一盃之飯汰
相經雖妾如皆芻牙不贊蓋亦有道斗飢而咽
吁其久腰墜尺頓尊甕益波亦溢消苟弗消除
我危特艱然是末爾何足多理念爾有神枚其
大屬剛腸斯桒尚可富貴無信古人大言遠視
此譽而譽被毀而毀笑語嫣好誰復我郤沈艷
舊學不到查齒進入書號蠶頭謹字近入請謁
百門千紙炎炎先附寂寂畢退用問于親孝我
百倍傳罪于贊功亦不貲一朝鴻禧復使職任

東海披珠西海築螢南海封龍北海縛兕入拜
宗工先婿涕泗載言盛德有前莫比古稱卑憂
今百執事雖冥司命亦未必我死爰積繕尤四
十七歲悔過自懲從今日始急急如律令

祭龍池文二首

維宣和六年歲次甲辰正月十九日戊辰朝請
大夫知成州軍州事管句神霄玉清萬壽宮兼
管內勸農事賜紫金魚袋晁說之敢昭告龍池
利澤之神去秋民置於穫幸不至於流庸神初

縱之而卒畀之也而吏不敢失職尚何顧以事明神哉今歲春首而後未應民心不牧不保厥死神與其終頌嘉惠不若始初欲書之也若吏之無狀其可再赦諸前日嘗有請于萬丈潭利澤神爲七日之期頗有雲氣之候而竟毛於施柰何竊伏念之無他也唐杜子美留落飢餓寄居于斯潭之上遂使潭神今亦瘠其波瀾而殺無所瀾漱或曰潭之神曰我昔不能口貸杜陵之老視今嗎嗎而生者又復何有惟我龍池利

澤之神初未嘗有得喪於一人則可以德珉康無疑亦以瑩萬丈潭神之耻尚饗

又

維宣和六年甲辰二十五日甲戌具官晁説之敢告于龍池利澤之神伏念不肖爲吏之薄每有言也下或與之上必阻之得非使者之聰明雖以干吾民之弊猶勞以爲然厥聰明孰如有神前日薄德之吏走祠下布心腹既整而既危乃蒙我龍池利澤之神念其亢旱之久愍其存餽之處畀之而雪以如期是則神之聰明感應何勞而仁不吾欺遠邇大小驩欣踊躍沐神之德孰不咨嗟屬守幸朝夕自免而去而抑人惟神之事世世其不遠尚饗

文集卷第二十

先大父平生著書曰易商瞿大傳曰易商瞿小傳曰商瞿易傳曰商瞿外傳曰京氏易式

曰易規曰易玄星紀譜曰詩晁氏傳曰詩論曰書晁氏傳曰書論曰春秋晁氏傳曰春秋辨文曰春秋年表曰中庸傳曰古論大傳曰論語講義由壬寅年孝經論語及古經小傳曰歷譜凡十有九種并雜著文字曰儒言曰祭記許氏文字曰異同志曰有舊曰養素劄獻曰山下草堂雜書曰石鷗志曰庚選士志曰清心堂雜志曰隨省曰招吏曰嵩林墨省曰晁氏彝訓凡十有三種合有三十二書其

它文章不在焉固有已行於世者唯勿傳用
昔人之戒期死而後出之靖康之後兵火屢
更平生文字與五經圖書悉爲灰燼建炎二
年僑寓海陵乃自歎曰平生述作無復存者
唯志於易今老病之軀存於灰燼之外者幸
也病能飲食而於易則不能可乎遂追述舊
作爲周易太極傳又爲外傳及因說是年渡
江來寓金陵先是
二聖北狩中原陸沉痛憤湮鬱連年抱疾至

是增亟終于舟中實建炎三年正月七日也
享年七十一其遺言殮以時服槀葬僧舍不
封不樹無以文誌墓第以吾道號刋諸石待
它日還祔先塋汝等若訪顓吾遺文則以嵩
山景迂生目之義
公平生慕溫國司馬文正之爲人也晩年留
意於天台教日誦法華經則自稱天台教僧
又號老法華家有
昭陵所賜

文莊公飛白國安二大字則又號國安堂主
子健不肖不足以顯揚
吾先大父伏自捐館之後徒步往來江浙間
求訪遺文者三年得上
朝廷章九古律詩三百一十有二易規十有
一洪範小傳一詩之序論四雜文十有七書
十有六序十有三墓誌等九記贊銘題跋四
十有九編成一十二卷其題則謹如
先志云又得京氏易式并周易太極傳及因

說與外傳槀繕寫藏于家以俟後之君子嗚
呼
先大父平生所述文字亡軼盡矣今得之者
百無一二子健懼未死說當誹綴博求隨其
所得以編次然不敢以一言述矣
先德竊攷古今圖書莫盛於隋之御府所藏
然隋之書悉沒於河多不見於世世之學者
徒見其藏書之目每爲之興嗟痛惜故今於
文集之後悉記其所著之目知後之覽者必

有捲卷歎惜者矣豈獨不肖之孫子哉紹興二年正月二十八日孫右迪功郎特改差監潭州南嶽廟子健謹記

先大父待　制生平著述甚富晚遭離亂散失殆盡紹興初子健編集所得之文止成十二卷但竊記所亡書目于後及既宦遊江湖蜀淮荊襄往來博訪所得加多重編為二十卷而東南之士多未之見謹用鋟木于臨汀郡庠以廣其傳唯是收拾兵火之餘傳寫訛

闕異同不敢輒為改補去取尚俟他日訪本校正始子健約叔佺季弟子閒同力訪求每有所得互相傳錄茲以索之未至迫於受代據子健所有今先刊行且約諸孫博訪不怠隨得附益或為外集以傳今列名于後所期博雅君子昔有藏者舉以見授俾獲廣

先大父著述之志實諸孫之至願也乾道三年歲次丁亥五月戊戌右朝散大夫權知汀州軍州主管學事兼管內勸農事借紫晁子

健謹記

文集卷第二十後雜文

景迂遺表

束帶立朝粗識爲臣之義策名委質敢忘待死之言爲封章之既通雖蓋棺而無憾伏念臣幼師古訓夙蔵文場每自書生早塵仕版久栖遲於下位蓋建蹇於一生晩膺特達之知遂有遭逢之會起於謝事擢寘要途進山英俊之地風閣學絲綸之命逮上聖之有作持從橐以入朝欲拭目於光眉有說日望雲之幸寧進言於舜

問壁拾遺補闕之職而臣鼠技有殫難逃天覺馬力既竭出領祠宮豈期血氣之衰遂致筋骸之病藥石弗効疾恙彌在膏在肓後留連於聖日啓手啓足尚能勉強於先言伏望皇帝陛下以宗廟爲心以蒼生爲念用人惟己從諫如流勵朝廷之羣臣以盡萬機之理收天下之策士以圖二聖之還總攬乾綱維持天命佑賢輔德富國強兵命將出師志掃清於沙漠投戈講藝時親近於簡編臣生也播神不能救身以殉國死而就木猶當結草以酬恩臣無任

祭晁侍制先生文

嗚呼善惡同初賢愚習殊天性少成驥子鳳雛先生妙齡滄海明珠晩殿諸老聲然名譽馳騁皇王淵源仲舒追古辭章參差相如凡入一生文行罕倶公兼文行錦繡璠璵漢有賢良聲熾八臣文元其後奕世專衛公克其家前哲齊驅召從東里名滿中都景星鳳凰人指而呼代言絲綸詔誥典謨道有屈伸卷而不舒蒼茫風塵

特達江湖邊萎哲人世夫揩模斯人云亡斯道泣墟吁嗟先生三才通儒行藏司馬自號景迂世有仲尼蔵顔之徒試策明庭忠憤略攄第居上上降遣姦諛射雖縱横獻書公車廢棄十年道義充腴宣和 以下闕

祭侍 制晁四丈文

維紹興九年八月十六日癸亥從表姪左承議郎新差權發遣果州軍州兼管内勸農事賜緋魚袋邵博謹致奠于建康府正覺寺故徽猷閣

待制晁公四丈之墳嗚呼古之為士實有所傳曰晁氏學亦不敢專末世無師躐等以前玩戲昔人去而自贊惟公老成筆行居先文元文莊盛德百年南豐東坡相與周旋峻潔之文凜不可攀豈無衆作謂究宜删尚為餘事志其所難平生讀易三絶其編脱傳去太極意于先天士或從之罔識淵源歷論九學多遭謗訕師說不祥口語益繁怪名逼之從昔所歎震楇中起斥以為姦築室嵩陽已挂衣冠晩歳來歸待詔金

鑾兵戈風塵與國俱遷南北大江賊鋒如山囬予建業病近不痊昔我先君公之所尊我在童子已登公門覽其少作許以知言飄零白首移疾辭官泰淮之岸來縈歸舡草木荒墟賊屋數椽借回其下公墳在焉昭德之第旌贇之阡公胡不歸埋此遠邊有言益悲為公潸然尚饗

晁氏世譜節録

文元玄孫　文莊曾孫　仲衍孫　端彦子

長說之字以道一字伯以元豐五年進士出身累官至中奉大夫徽猷閣待　制賜金紫嘗為兗州司法叅軍蔡州宿州教授以宣德郎知磁州武安定州無極縣坐元符應　詔上書侍監嵩山中嶽廟陜州集津倉再請華山西嶽廟明州造舡場通判鄜州提點南京鴻慶宮知成州遂請致仕

淵聖皇帝嗣位以著作郎召除祕書少監兼太子諭德未幾免試除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生請補外落職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宮

太上皇帝嗣位召為　侍讀復待　制提舉嵩寺觀再請得提舉杭州洞霄宮建炎三年正月七日薨于江寧府舟中年七十一假葬于江寧府正覺寺贈通奉大夫後累贈至光祿大夫始公命他日遷葬先塋長孫子健念先壠久陽囯卜地建康府上元縣長寧鄉之東陽幼子公耄於紹興　年奉永嘉太夫人柩自温來祔葬其地且遵遺言不封樹無埋文而以道號刋石為誌公平生蓋慕司馬文正公為人自號景迂生

晚年留意天台教日誦法華經則又稱天台教僧亦號老法華後以昭陵所賜文莊飛白國安字名堂而號國安堂主此其號云所著述有易商瞿大傳易商瞿小傳商瞿易傳商瞿外傳京氏易式易規易玄星紀譜詩晁氏傳詩論書晁氏傳書論春秋晁氏傳春秋辨文春秋年表中庸傳古論大傳論語講義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歷譜凡十有九種并雜著文字儒言參記許氏文字異同

志有舊養素削舦山下草堂雜書石鶴志唐逸士志清心堂雜志隨省摭奕嵩外墨有晁氏崇訓凡有十三種合三十有二書與平生所為文章屢經兵火散亡殆盡晚年又著周易太極傳六卷及因說外傳長孫子健再訪遺文分編類十有二卷傳著在外娶盛氏朝請郎觀仲之女封陰平縣君改封碩人累贈永嘉郡太夫人

題嵩陽景迂生文集後　從姪公武

景迂先生自少日激昂刻意經術尊先儒謹訓諸未嘗億措一言以悖理害教也義司馬溫文正公為人深知于范公給事蘇公內翰豐公中丞曾公舍人子開劉公學士道原范公以博極羣書雅有史學朴為蘇公以文章典麗可備著述科為又論先生于朝以為自得之學捝擇五經理致超然不踐陳迹屈筆行交先生當世知名士樂與先生遊而先生亦不屑也嘗著易商瞿大傳十卷易商瞿小傳十卷商瞿易傳卷商瞿外傳六卷京氏易式一卷易規一卷易玄星

紀譜三卷詩晁氏傳十卷詩論一卷書晁氏傳論七卷春秋晁氏傳十二卷春秋辨文六卷春秋年表傳三十卷中庸傳一卷古論大傳五卷論語講義五卷壬寅年孝經論語及五經小傳十卷歷譜二十一卷儒言一卷參記許氏文字三卷異同志三卷有舊卷養素削舦卷山下草堂雜書石鶴志三卷唐逸士志清心堂雜志隨省摭麥嵩外墨有

郡齋讀書志別集類嵩陽景迂生文集十二

卷　從姪　公武

諱說之字以道文元公元孫少慕司馬溫公為人自號景迂生年未三十蘇子瞻以著述科薦之元符中上書居邪中等博極群書通六經尤精於易傳邵堯夫之學著太極傳楷紳高其節行嘗守成州時民訴歲旱公以為十分盡蠲其稅轉運使大怒督責甚峻因丐老而歸靖康初以著作郎召還秘書監免試除中書舍人兼太子詹事俄以論不合去國建炎初終于徽猷閣

待制

書夜雨不少住枕上作詩後　從姪　公遡

建炎二年公遡隨侍寓海陵景迂伯自儀真來居是歲十月十四日公遡侍　十二叔之姑蘇請違景迂嵩海之云吾老大不晚為枝江之行汝歸不及見矣汝年少精健宜勉力讀書當先讀五經看注疏讀三史不患不能為一賦能如此取青紫不足道也文忠公集不可去手韓文難入頭先看六一後昌黎次太史公次公羊傳次春秋此是讀書後先遂命於架上取素川紙寫此詩為賜復云予旦夕將成枝江之行兄弟遡姪乃先蘇臺之役相對忄然書以為別嗚呼自爾之後不復見顏色越明年春景迂至金陵得疾不起歲月驚逝於茲一紀因閱舊書獲見此詩想像如昨日感嘆之不足因以記賜詩之端俛教誨之藥石云紹興十年二月二十日公遡謹書

書毛詩後　從姪　公遡

公遡建炎庚戌侍親寓海陵景迂伯自儀真赴張遇之難来泊念四叔舍景迂語公遡吾脫身虎狼煙焰之中無絲縷以自隨知汝有經史諸書可悉探於吾槖上老不能讀聊守以自娛如愛緦人見緦而喜也用是白大人乞一其笥致景迂左右諸書皆宣和中以越楮所印賀公方回鮑公欽止嘗見六精緻景迂先有江南之行復語公遡曰書且借行它日相會當復歸汝

至秣陵景迂　二十四　來居建昌維而公
鄱隨侍至訪書　烏有矣或云為人所焚痛
哉是經公鄱潯之廣陵景迂俾李父注釋之潯
于煨燼之餘展卷長　紹興丙子秋
社

摛文堂集十五卷

（宋）慕容彦逢撰

附録一卷

清乾隆翰林院四庫館臣輯永樂大典鈔本（四庫底本）

摛文堂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永樂大典本）

宋慕容彦逢撰。彦逢字叔遇，宜興人。元祐三年進士，調銅陵主簿，復中詞科，遷淮南節度推官。崇寧元年除秘書省校書郎，歷官刑部尚書，卒謚文定。宋史不爲立傳，其生平行履僅見永樂大典所載墓誌中。誌稱所著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十卷，內制十卷，奏議五卷，講解五卷，藏於家，合計之當爲六十卷。而宋史藝文志載有慕容彦逢集三十卷，其目與誌頗不合。今按彦逢孫綸原序，稱因兵火散失，綸捜訪所得，分爲三十卷，命工鏤版，目以摛文堂集，則是集乃綸所重編，宋史據以著錄，故與墓誌互異也。彦逢才藻富贍，當紹聖初設宏詞科，實首中其選，後受知徽宗，列禁近官侍從者十有五年，一時典冊多出其手。今集中存者尚幾數百篇。其榮遇不爲不至，而檢核所作，希睹讜言，惟多以獻媚貢諛熒惑主聽，如以刑部獄空及天下奏案斷絶具制稱賀，至三四上，殊可嗤鄙。又如理會居養院學校諸劄子，亦皆希廟堂意旨所尚，曲加文飾。呂祖謙輯宋文鑑，不錄彦逢一篇，其擯斥之意當由於此。特因其沒於政和七年，時事尚未潰裂，故不至附會童蔡，以成其惡名耳。然其文章雅麗，制詞典重溫厚，尤爲得體，就文論文，固亦未可竟廢也。謹據永樂大典所載，分類裒輯，釐爲詩二卷，雜文十三卷，而以謚議墓誌銘別爲一卷附之，庶讀者猶得以考見崖略焉。

存研樓文集四冊十六卷

原序

古今以文名家者多矣其有兼作者之妙為斯文之師者文忠蘇公而已是以皇上萬幾之暇親御翰墨為之序贊有曰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於軾所著讀之終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為矜式大哉王言誠萬世不刊之典當時學士大夫有經品題皆足以垂世況深蒙見知者乎尚書文友公家世伊洛河南王之遠裔也天姿秀拔自幼篤學之老不倦家藏書數萬卷手觀是正不譁寒暑蓄中者既豐故發諸外者汪洋大肆浩浩乎莫之禦也元祐間弱冠登進士第至紹聖初屬設詞科一試而首中之雅為蘇公所器重誠以道德文章有默契於言意之表宜乎聲相應氣相求也公司鳳閣直鑾坡登八座五知貢舉天下服其文鑑之高名公鉅卿多出其門揚歷華途垂三十載惜乎位不滿德未足究其所學而恭和聖製數演辭命忠言讜論高文大冊每篇奏御必蒙褒嘉真足以造作者之淵源垂將來

之軌範也平生所著百有餘卷因兵火盜賊之後散失幾盡蔡谷太守為公嫡孫力於親舊間搜訪所藏尚及千篇患其先後踳駁且命興祖訂正之興祖善太守之志能使乃祖鴻筆麗藻光傳後世孝也天下學者有所師法仁也仁且孝君子之能事畢矣奚敢以不敏辭若廼孝友之行忠誼之節謀猷之嘉德量之廣操履之正建明之公有朝廷謚議與夫行狀誌銘在開卷昭然固無待僕措辭而後見也輒因其文而次第之以為不朽之傳公諱彦逢字揆遇文友其謚云淳熙十有四年歲次丁未正月上日從政郎常州州學教授劉興祖謹序

先大父少師文友公弱冠登元祐進士第遂紹聖初首中詞科之選自會稽教官被召際遇明主徧歷臺省進登八座平居暇日未嘗釋卷有文集二十卷內制十卷外制二十卷講解五卷奏議五卷因兵火盜賊之後散失幾盡綸近於親舊間搜訪所得尚及千篇分為三十卷命工鋟板目以文友公摛文堂集時淳熙十四年歲次丁未下元日第四孫朝奉郎權知衆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借紫綸謹書

摛文堂集卷一　　　　宋　慕容彥逢　撰

賦

瓦瑞賦

祝令之治金華家閤以瑞告曰玆十有二月癸酉立春欄瓦有花色雜青黄拂之可去留之不瘁文彩鮮榮而雨夾峙瓦首鱗次花舉相似謂予不信并以瓦寄予佐金華獲覩焉

曰嘻靈物効祥胡可勝記彼陶而花未覩玆美夫豈無因而至耶祝令請賦之予曰唯唯

協洽之歲辛丑季冬十有九日春令已毓日維癸酉東風解凍蟄蟲始振草木萌動旦興觀異婉愕未詳非刻非畫雜以青黄托高甍以耀榮濡湛露之清光非織祇以自固含翠縹而外揚質穋穋兮可拂色葱蒨而煒煌狀卿雲之敷葉始膚寸而未將於是晨輝俯映宿靄盡滌秋艷發散奪人目力非卉木之常姿集孔翠之文異甕將變而英承紛既絶而未極疑飄颻以騰上不終瘁於埏埴是日也閭巷駢傳觀者如堵詢於黄髮於時語語曰惟祝氏舊有令人詒厥隱德庇賜子孫惟子惟孫前人是似儒行聿修世有清議惟玆降祥神實司之我儀圖之歌以敘之乃歌曰江山之陽有祝氏兮世清芬靄蘭蕙神之聽之錫器瑞所居有光霄燭地旦出土牛知歲瓦上發花應春至神巧無蹤奪人偽瓦象花繁舉相類毫素模傳示來裔積善之家發如是

巖竹賦 元祐六年東道中有感而作

予佐金華吉從吏役方署蘊隆仰畏炎日載馳載驅道阻且修我僕痡矣憇於道周念玆迅翮向夕知還予行未息揮汗於顏惰悄悄以遐想思鬱鬱而永歎欲吐辭兮囁嚅步兮趑趄久乃指道巖之竹曰始予之閭居愛竹成癖挹之而後飲翫之而後食或攀枝而歌或就蔭而息或寄之以來風聲或疎之以招月色與竹為友時予三益如接晤言貝鞮莫逆惟令予懷與昔迥殊

為斗粟以磬折曾鮑氏之不如從卑喧之未務殆心勤而形癯悵顧言之契闊詠贈彼以躊躇是竹也滴露如泣倚風如愧如怨如慕姿態特異雖不能言請對以意曰植物之生春榮秋悴歲寒後凋予實同類稟儀中以襲道擢圖質以象智筠外飾兮中禮節孤聳兮近義以比君子考德云備昔子之予悅也謂不可以日無此君今不予顧也猶友生之離群學雖不以干祿仕有時乎為貧知達人之吏隱忘寔性而不申夫山林不必靜江

海不必闕勿撓勿攖湛然乎有為之間乘田委吏擊柝抱關所遇皆適亦何有乎憂患若是則與子相忘不必形遇未始有物孰好孰惡語意已畢予亦驚悟登車詠歌風清月素

雙楠軒賦

南郭夫子養素丘園於室之右面楠為軒客謂夫子曰子昔放浪迹如漂萍南遊北涉舟車靡停睠彼通邑豪俊誇矜崇飾土木以麗爭聲青樓朱閣邃室危亭月臺嶢甍風軒霧甍列嘉植以助蔭褎名葩而播馨聆珍禽之巧哢玩怪石之殊形洽比婚友意氣相傾飲何拘於卜晝醉夜色之澄明今夫子之軒廡不數椽攬幽僻以自誑甘寂寞以窮年豈顧言而弗獲將懷土而樂痛夫子拊髀而歎斂衽而對曰子樂在内予觀在外思莊生之貴真與老氏之去泰審予心之所安雖容膝以為大予之為軒也雙楠在前環以茂林來清音於檐澗挹爽氣於西峯方春之陽嫩葉向榮明葱蒨錯以瓊英入夏

扶疎茂我墻壁翠陰正繁秀色可掬商秋既肅淒兮向彫凝露丹葉涼風韻條凜凜隆冬雪景尤勝玉幹高聳瑤枝互映四時代謝此景循環載欣載矚獨寐寤言靜中芳酒觴予情瀾勸言酌之亦既酡顏荒徑自掃衡門晝闢乘化委分顧何有乎憂患予自謂此樂無窮而豪俊之樂不可保彼樂以物而此樂以道嗚呼昔居此邦胡可勝記同歸乎盡迹若滿水釣臺予茶社陸公遺址雖在荊棘摇空乎有安宅亦曰廣居匪土匪木卷舒在

予予軒足兮以復何慕客聞若驚懾墨而去

韓信背水破敵賦

井陘之役信提孤軍師出間道兮輕騎傳發敵據便地兮高旗糾紛乘喋血之新勝建背水之奇勳卒破強敵進兵席卷清四海之妖氛原夫項氏暴興漢師數潰也壘蚌鷸形勢腹背將軍以上惟敵所愾指揮迴天地叱咤摧高岱擄魏豹於陣禽夏説於代彼趙人兮擁全軍之勁據空道之隘登山以望眾寡既非其倫即鹿之崗

得失於是乎在我雖攻戰屢捷威武益張然師實遠鬭兮法之所忌士非素拊兮用或不臧欲以生之必陷諸死欲以存之必置諸亡於是對大陣之整整背廣澤之湯湯還途塞兮議不返顧眾志竭兮鋒何可當爾乃棄鼓以驕敵人之心易幟以惑敵人之視洪濤無際兮軍馬用殿怒濤有聲兮神若同恚雷砿電掃風起炎出血陳餘以染諸鍔擒趙歇而併厥地國步寖廣羣心愈親斷楚之臂亡楚之督故初軍滎陽不能寸進者數歲及會垓下卒集大統於真人由是知兵法貴奇將謀在智雖背山阜者彼難於衝突而驅市人則我易以攜貳惟變通不窮故勝可決惟洶湧在後故退無自於時也望而大笑者多矣聞而未然者有之計非常兮故所不載神莫測兮敵無以為不然安能以一當百而取之不疑以勞制逸而用之不疲古有擊虛排術家之多忌易稱左次違經旨而從宜故得智勇兩全功名兼擅由漢以來言兵者莫不稱淮陰之善戰

五言古詩

感春

橋門並馳道車轂聲摩空重廊隔囂闐闠若林巒中黎明窗案集聯騎紛蹄驟交情金蘭契晤語藥石攻翰墨時間作辭氣爭豪雄從蹤幸接武徒愧勞無功軒牕鑿晴日簷外鳴春蟲沈迷驚節物飲啄嗟樊籠沂風漸滄蕩壁水初冲融坐想名園花芳菲街青紅儒宮異拘窘胡為苦匆匆來時招客醉駕言與君同

夜深偶成

同舍諸稚子初更坦腹眠須臾起鼻息洶洶如奔泉而我憂且病欲卧輙還延坐久覺疲倦就枕如臨淵展轉復長吁情緒更凄然睡思暫彷彿征鴈鳴九天使我不能寐體氣寧不便身心貴攝理事累宜棄捐而我無所答泣涕但漣漣是時月當午素影隙中圓

晝卧偶成用韻

我如邊孝先性愛日晝眠晝眠豈能寐愁思如湧泉束

風穆穆和午影遲遲延憂多首自旋猶如瞰面淵人皆喜春色而我今猶然叱奴啟南牕欹枕望青天浮雲來飄飄飛鳥去還還望眼無窮極移卧牕之前焉能夢栩栩徙自腹便便媿思慕范蠡心形得兩捐輕舟泛五湖短棹鼓清漣規矩不我制所意成方圓

讀楊子雲

子雲不偶時晏如在空屋席有玄虛文門無權倖牘法言識異户解嘲懼赤族怨悱賦長楊羞愧登天禄立俗思狗道制行依聖讀身死名不朽馨香藹蘭菊

讀陶淵明集

晉末何所似波心躍長鯨生民甚擾攘髮領視欃槍淵明當此時棄爵務躬耕葛巾漉家酎瓦乾壺再傾怡然聊寄傲無心事將迎眼底不足語筆下漫攄情襟懷有佳趣落紙字字清有如碎寒冰貯之琉璃瑩又如湛秋水含兹霜月明秀氣如可掬妙理不可名辭中有餘意此致尤更精班家誠可厭曹傍無足評斯文孰比擬誦

之清風生

三月雨霽遊壽聖寺

新霽澤國淨禽聲落雲天精盧巧營構重扉鎖春妍簷楹曳晴綠池沼鳴細泉卉木互凌没鋩華刷澄鮮檜樅屹如削榴櫻鬬欲然零忘媚苔蘚幽香雜蘭荃俛仰欣所遇塵埃坐自捐云何寫軒懶松風鳴素絃

留題聖壽院

休征日欲沈晚風薄虛翠深秋景物清蓮宮有佳致跡

林逺淒凉黄花弄明媚山煙入寥廓鐘聲失幽邃龕經暫聞音掃葉不待篲危軒逗寒色飛鳥示真意勤役何足辭妙觀良可秘歸歟誠未央爾書悲所志

留題覺慈寺

勤役大塁悰駕言從勝遊蕭蕭野色淨行行村逕脩逺逸轉隈隩初見巖巒幽喬木聳[illegible]漢風籟凌清秋稅鞅得精舍雲逬空中樓層楹列清陣下有百丈湫紅塵不到處俛仰鎖百憂喟然問圖頂有此能樂不

留題智者寺

天工剖山腹翻然納虛秀環岡插修蔭斜嶺倚寒溜危軒列層級横梁跨深竇浮烟冪輕縷飛鳥引鳴脰沖襟得清聘佳致絶纖垢夢想脫冠來塵緣若相逗

留題婺州智者寺

宿雨雖乍晴輕雲猶出岫春深卉木繁千巖衒芳秀誰云山逕幽涓涓響寒溜特禽助好音百囀引鳥脰老僧邀客留蒲蔴捲圭竇側耳石罅傍蠅聲辨湯候茶品類

自珍擊拂振襟袖勤劬鼗鑪香挹試殆三嗅稍定與之言飄然出塵垢坐久月華生澄潭明列宿

和吳顯道

澤國破秋仲景物兆冬索回睇卷林尾宿霧泛寥廓泮水還闤闠層巒瞰籬落啟牖挹襟苟闢逕徒參錯蘋豐雖寂寥文史欣博約論古到鴻荒談經愧穿鑿逸志想鴻冥醜顔羞雉啄於焉得真趣豁若解其縛環聰惟載籍一視等糟粕子了見本來端如契圖覺冲襟遊汗漫

高步趨廣莫同心有名儒攝官在戎幕學識造淵醇詞章臻炳鑠良驥服鹽車白駒縶場藿念昔始傾蓋考正於狐貉韻字凜可欽標致湛無蘙觴豆陪餘歡翰墨時間作晨嬉風力勁夜語霜威虐屈指兩炎涼流年信迴薄九重躋帝德四海絶民瘼南征莫蠻侮西戍弭戎掠吾道斯為亨君才顧何怍行當坐天祿看書脊筆削不然實成均闡教助飛躍冠緌追英遊林泉謝遠諾胡為懷故鄉逝將依負郭古都富城市比屋麗金艧甲第臨

江壖勝槩奪雲壑曲溝環漾陛激澗度危彴升高或捫
蘿屬急輒遺橋副龠棲几席幽花墮杯杓漁樵頻問訊
會稽雞殼懷尋步陟蘭嶼選勝望蘭閣此雖美無度惡
知乖所學待時既韞玉棁駕宜振鐸忠告幾每忽托分
匪輕託野芹稱美獻行添資遠酌牲言効悃愊豈止事
嘲謔知君頗多暇過我當如昨茗飯無俗情疏餐有真
樂論文窮几晷議武貫三畧誰主復誰賓此意良不惡

題諸暨王秀才華軒

卜居遠喧闐山川有清意中為風月軒周詩得標置琴
書道自樂花栩春爭媚紛華非所事安恬養天智君家
逸少後芬芬令不墜文章擅場屋孝弟先閭比小淹何
足嗟懿德天所秘醞藉勿感慨雲雷起平地

次韻葉權之南宮春興

三年客京華零埃侵鬢綠花時豈相關蘚藿欣自足故
春鎖膠庠庭槐如光目沂風清晝吟璧水浸晨燭今我
復來茲芳菲照華屋日長簾幕深文中倦晴燠英英同
舍郎文來命驗僕真想寄吟哦詩壇合何肅惟時畐清
明千官賜休沐我事未渠央掛歡念歸宿何當榜頁書
諸生駭神速君歌我乃賡聊以慰局促

再次前韻贈葉權之

廣文新決科思袍靄春綠香名滿衆耳要路策高足阿
房待第五中眉嗟志日平明趁省門容儀聳旁矚廩薄
雖屢空潤身非潤屋揭來錯南宮逌此東風燠吟哦夜
不休立侍窘童僕詩成字字清華星照秋肅中含不盡

意往往念歸沐逞知卧鴟夷獨酌慰齋宿云誰可與飲
隣有三不速篇卷正沈迷當以從事麴

次韻答崔公冀見戲

鞲中長鈌鳴將單出天山前驅七萃士鐵衣照朱顏萬
馬飲瀚海九氾封玉關何必學孫吳功成談笑間西顧
淨無塵仰視太白閑歸來佐天子坐使淳風還

贈明智大師

上人真法器根性宿明悟閱書一再過覆誦絕遺誤教

乘浩無涯秋毫析紛互援証窮理窟闢源百川注曉堂列闈預瞻仰袪未悟執熱濯清風中疴飲甘露瑩如壺中氷潔如機上素鱗角雖出群豹文方隱霧

送安宣義還雒陽

學省無吏書官穩如林丘寮寀得之子一語消百憂蠆盬對晨餉菘韭餘將蘆次簿本同適言歸興初謀親庭奉喜慶退有園池幽樂事適如此攬執安肯留學正饒滯念役役無時休冲襟得高蹈硯身等虛舟嵩少多逸

士益往從之遊相見試舉似此語頗勝不

送趙節推沿檄還鄉

蘋月舒以長麥天和更清初荷吐香芽新蒲生紫茭濟濟幕中客留闈黃色明齊東指鄉國言歸奉壽觥上堂拜嘉慶喜氣淪飛甍斑衣學古戲芳蘭逗春榮世態今猶昔萬緒水火爭奔馳浪自苦心胸沸庖烹賢哉吾景崇養志輕利名効官求便郡晨暮請安平茲行天所佳祥烟送晚征要當感星聚崑徒資月評

送曾正臣

往歲別君去忽忽殊代來茲晤宿頓一笑忘蘿鹽俛仰復去我促裝難暫淹重江逼潮信掛帆程欲兼諸暨號繁劇牒訴紛黎黔君才古循吏公廷耿秋蟾惜留遂民願坐變六涼炎政術久彌勵謠頌喧閭閻朝廷方顯俊延訪降宸嚴行矣決顯用此理君奚占

李縣丞美替作此詩餞之

東陽見夫子格調駭心目相逢恨不早請還何太速咄

咄空中字便便捐閒腹暫留腸九回言歸日三卜到家樂應頻登舟喜堪掬題橋釋舊誓彈冠俟新沐偃蹇何足嗟君看松與竹

友人有小石數顆以余酷愛將輟惠儀者唯求一詩賦以贈之

公子有佳石丹碧非一狀磊磊不盈掬巧奪三山狀昉以白玉斗挹注秋泓瀁有如澄江淨隱映朝霞上類林官獨冷悅此助清曠唯求詩句易於為窺雅尚山陰昔

換鵝流傳信非妄

同吕文剛吴邦獻馬子才賦白菊得米字

紅紫春爭妍那復侯秋窐茲花如端人淩飇振輝彩英英剪輕雲粲粲絡珍琲天清月色皎日淡霜華在高標比松竹芳氣雜蘭茝飄零飫夕餐韡韡當晨采中有神滋收功逸而倍調丹雜櫻楮服之毋豫息能駐好容顔延齡向千載事著抱朴書劉生豈予紿

七言古詩

次韻張祭推詠容印竹軒

衛尉才豪雖卓絶溺志簪遙愧明哲羅綺叢中醉復醒趣拍佳人不成列黄門侍郎天機深傲世忘榮事高潔侯印公主不解顧好竹之心了無節粉華必竟致青螺悟澹有誰賡白雪此君佳致識者稀千古清風與明月高僧欲現菩提心種竹滿軒功未徹嬋娟人共得觀臨蕭瑟師當知演說率然相造師勿嗔勝遊本爲吾僧設對君不惜洛生吟更待詩酬歌一闋

次韻鮮于學録太一宮海棠

巍巍樓觀神君宅晝鎖眠魚斷人迹巖壁不到春自濃海棠繞砌花如織日烘絳彩艷朝霞露浥芳苞點靈液枝侵香霧拂桁梧乘風欲鬭蜿虹赩都城二月賞花天爭騁鐵驪并赭白廣文官冷苦亡悰偶到珠庭欣有得嬌嬈初值欲開時迥視群葩澹無色許昌風雅識少陵玉壘繞山夸蜀客豈知移根古壽宫瑶草華枝伴蕃殖雨餘濃麗想更妍負賞廢吟心未息

赴省試到闕偶成

去年隋[illegible]一丈雪雪路皆寒那可行行人畏寒兼畏滑滿蹊堅冰如鐵明征裝人與馬成二身不自惜旁人驚崎嶇千里到京闕痛定回思雙淚傾伊予少小親翰墨懸敵豈解前無勍今者西來皆計吏妄與群俊爭文鳴無田歸耕曷爲養得失未易秋毫輕作歌聊用寫情素摧鼻微吟同洛生

蘭溪葉宰以其阻水治山頂僧舍見邀作此詩

以謝

月輪一夜離天畢山川吐雲霧朝日飛廉吼空馳霹靂雨勢霶霈雨溪溢橫流不復相望軼浪花飛起三千尺我特艤舟酣戰慄眼看民居半沉溺邑令之賢誰等匹為治公居寄家室顧盼奔濤心暇逸寓居恰倚青山脊吁嗟此薦身未歷折腰遠來甘恐惕餐霞先生今鐵翼附郭相君無所食愁寂謝子雖非敵少宣徐郎良未憚

和岑運使題趙吏部容膝齋詩

公不見金谷樓臺插寥廓珠璣映出琉璃薄滿甑青螺甲第空富貴回頭驚旅泊又不見淵明三逕似元卿纔縷茅簷僅容著心知侈汰非遠謀寄傲南牕安所托二子薰猶古至今遺臭傳芬皆自作中郎天機湛秋水涵泳源流漱芳酌小齋容膝思易安顧盼俗緣嗟自縛琴書對眼助清閒杖屨從人笑疎畧紅塵一點不到處只許爐香度帷箔吁嗟淡靜世所艱此味要之斵丘壑道德高風信玄規能以膏梁甘寂寞真長標置自非凡區區乃念東山樂見嗤逸少固所宜詎識此生如寄殼會須捲闔友松菊俗子扣門從剝啄揮殘麈尾雖可佳弄絕韋編良不惡

為陳秀才題墨妙堂

寶池當几潤滑幷蟾蜍玉寶寒泉傾墨花泛泛花腳輕雲牋皎皎月色明凝然嗣將先管城一掃神怪吁難名騰龍舞鳳相回縈倒日飛星草隸行或如懸崖倚孤撐又如脫兔馳萬兵猿拏虎怒勢力爭鯨奔鰲駭[illegible]波浪

驚篆籀斯隸邈草伯英鍾繇衛索更品評逸少兼之集大成寥寥千載無與京鼠鬚蠶繭秘跡精玉華遺言同誓盟埋藏不計中興庚模蹤閒出相光晶太丘佳士天氣清訪求寶字金滿籯編聯軸卷紛縱橫名家諸妙皆有聲文餘高致起八閩深求衆法窺忘情會當臨池染澄瀛銀鉤萬字揮崢嶸

送葉朝奉

夫君才調天所推胸襟洞然秋月明兩以文章對策英

老拳再中匠者驚割雖已詠劉江陵盤根錯節君所輕
斷蛟剸割無能攖鷙敓翅然宜稟征列章論薦仁且明
炎涼三歲歌有成千室不放休車行班衣歸學嬰兒聲
靈椿丹桂芬芷蕕上堂獻壽樂事并餘歡洽比賦丁丁
我之別兮不識情君之愛我勤且誠祝君轉飛九萬程
男兒功業貴崢嶸

上毛運使

人各有求心靡同世路奔馳如捕風我獨不願萬戶封

悄悄所願識毛公我公高才真國器醖藉聰明天所秘
手師氣格千里駒廣基文章一枝桂學優入仕斯義榮
我公所至皆可稱來暮已歌廉叔度去思還似謝吳興
天心憂勤念方面外臺遴選皆英彥我公所至綽有聲
炯炯精金經百鍊昨夜使星入斗牛鵲聲曉送傳書郵
報言有詔下天關公按濱江十四州審報已真驚且喜
入戶不知推屐齒拜塵潘子行有緣倒屣蔡公何敢擬
自嗟此誠今未通何時奮翅附冥鴻眉間黃色已可慶

襟懷不復歎秋蓬公不見張華一賦致高位阮瞻三言
得清議刻畫無鹽雖有心浮纖太清徒自愧朝廷言路
方坦夷比年漢詔下天墀所念淵明方爲米會須平子
爲立題

答王及之賢良見寄

公圭侯印人所優利鎖名韁吾所羞耿耿有懷非隱憂
思得佳士從之遊今年折腰來佐縣辭采接君心自見
懷剌過尋不問程剝啄扣關諧所願雖云白首交如新

傾蓋相逢如故人囊中製作絕倫類和璧隋珠無足珍
心醉歸來書滿室胡怪前宵夢椽筆至音寂寞知者稀
安得論文永終日可嗟吏道事奔馳信信不見元紫芝
胸襟不復憂鄙吝圖織寄我愁霖詩得詩三復雲牋卷
喜氣填膺如君心自灰爲君抱盡懷溪水不救纖塵污
兩耳

醉歌行次韻

嘗聞醉鄉之樂真且全青州從事鄉之賢盃觴三百沃一

[illegible]畫詩乙首添上另行增寫

軒曠眼看萬有心閑然平生不識飲中趣糟漿逃鼻憂頹顛捧覺徒知詠酒頌側弁未始陪賓筵丈人襟懷湛秋水塵埃滌盡中恬淵美哉家釀藏之久誓可與飲無留涓宴開設此杯中物意如割炙何勤虔歡誠感激志既醉是日飲興輕金船旁攏羅老舒長晝郊野麥秀清和天主人放懷客盡量談闌標韻凌雲煙醉歌耳熱壓吾事兩腋清風同玉川頓言乘茲驕倒景清都謁帝羅羣仙酒闌逸思不可遏筆端詩句如奔泉

求畫

[illegible]

摛文堂集卷二

宋 慕容彥逢 撰

五言律詩

題宗室順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仲公

儀比公槐峻恩分將鉞華楚詩能教子沛易自名家較藝[illegible]千佛藏書閣五車風猷齊往哲豈謂史臣誇

挽贈開府儀同三司朱公二首

戚畹[illegible]榮久三朝慕遇隆身雖居寵貴志益守謙沖閫譽揚中外哀榮備始終新阡標氏族官是漢儀同

裹事涓良吉華旌拂曉參車輿轟廣陌宅兆指逕岑寂寂泉扃閟寘寘隧路深堪傷純孝子揮淚血霑襟

挽秘閣校理知湖州余使君二首

桂籍冠羣英鶯人仕一鳴翔風淹鷁路擊水失鵬程已協三刀夢空嗟五鼓聲唯應史苑傳不愧史臣評

惟昔都門別於今歲屢更周旋如昨日慷慨叙平生短牘方傳鯉長歌未報瓊仁賢何太嗇此理信誰明

和劉著作偉明貢院即事韻

簪紱千齡會朝廷百度明規摹追古治符瑞協炎精九叙民歌遂三階夜彩平秉文稱濟濟樂育詠菁菁經術漸摩久人材長養成禮闈參衆聽文饗肅羣情預貢觀能吏來游盡碩生胸襟窮底蘊頭角競崢嶸蔌蔌珠璣墮喧喧虎豹爭氣衝牛斗動詞感鬼神驚拔視疑無我湛思詎有聲袍紛晨霧委燭岸宿雲橫納試庭除晚遊歸步武輕身雖同脱鞅心亦頻搖旌三級看鱗化千金想

駿迴膏梁搜衡霍行伍擢韓英巧思擠金注塵言沮海行正迷花錦亂怨覩玉壺清與義窺儒縕純音發帝莖鉛刀勉利割瓦釜失虛鳴已奏青錢選初聞白雪賡的從天外得思與海同傾相對一杯酒當前二尺檠詩壇擔宿將筆陣胡驍兵函劒騰秋紫霜鐘激夜鏗諸降銜許璧引過負廉荆水落崖方露犀燃怪自呈川吟愁燕雀林嘯懾鼯鼪莫逆諧心賞相從與願并壓風傳勝語罵浪閲名烹待報遲星使攄懷賴墨卿何當啟魚鑰寒

食尚留錫

蔣穎叔生日

宗派源流遠家聲伯仲垂靈暉鍾嶽瀆吉夢兆熊羆夙擅鄉評美尋膺國士知文章追往哲學識判羣疑試若穿楊葉科如摘頷髭繡衣趨闕覲霜簡照軒墀諫拂龍鱗逆身探虎穴危忠猷聳鵷鷺直氣懾狐狸要路淹風鵠丹心比日葵使臺專漕輓帥閫肅邊陲久鬱公台望初還爵秩時蹈蒲爭訟息囊橐冠攘衰蓮炬觸霄漏花

甎候曉幰駿分方面寄優演禁林詞廊廟先圖任樞衡遂倚毗雍容承書接密勿奉嘻咨已冠中樞府猶虛百斛姿兩轓將畫鹿五總爵名龜儒教流紅吹王功鏤鼎彝更增箕翼壽餘慶在庭芝

許沖元生日

良月當初吉昌時叶半千氣鍾奎璧粹壽稟角亢全殖學優前哲香名自妙年文章魁桂籍風采冠櫻筵要路諧先據清班閱屢遷芸書讎甲乙黼坐謁溫宣丹陛趨

文石彤庭詠綺錢雲楙滋穩步風翮正孤騫清切陪華
蹕雍容進邇聯俊歸鶯寶燭曉直候花甎餘力兼京輔
能聲映簡編冠清搀鼓絕訟息銛筩捐入謝雖言邁徂
齊虞式遏訓秼俄再入政轄遂詳延鯁議進許去丹心
許國堅賜環朝帝所曳履上星躔樞憲仍圖舊巖廊屢
得賢琪瑞鸞渚上鳴佩鳳池邊默識通倫類先幾炳眹
綿龍輈迎舜日蠶柱拱堯天央轂占轓鹿飛冠兆冕蟬
鶴齡偕集木龜算等巢蓮丙魏君臣契韋平父子傳功

成五福具水作地行仙

七言律詩

恭和元日受寶詩

聖主規模冠百王考茲泰寶欲更張玉因天授來殊域
工與神謀軼舊章羣辟竦觀稱萬壽廣廷昭受襲多祥
宸慈特紀千齡遇詩似奎躔夜吐光
層墀班序列華紳萬歲聲中八寶陳映日浮筠盈皺座
如虹佳氣繞楓宸珍符休顯光圖牒惠澤汪洋浹士民
天佑聖神方錫羡從茲諸福與詩新

恭和御製回鑾詩三首

日轉蓬瀛詔蹕歸晚陰風色倍清微從教小雨需花潤
不放纖塵傍輦飛萬井歡心陪盛觀盈塗嘉頌紀鴻徽
時和歲稔民同樂古昔昇平似此稀
十萬宮花簇馬歸宜秋門道晚陰微雲隨香霧相縈去
塵傍珠韉不敢飛盛事傳為堯壤頌薰風催入舜琴徽
年年池苑春如許天子持盈燕幸稀

恭和御製幸池詩

乘時遊豫屬皇明芝蓋重臨太液清鵷鷺近臣稱壽斝
魚龍嘉戲出僊瀛長堤映柳千門啟翠水涵空一鑑平
天意自同民意樂無知草木解欣榮

恭和御賜陽德觀瑞桃溪新竹詩

三千迸籜拂朝雲想見坤祇夜駿奔嶰谷掄材聞古帝
桃溪呈瑞屬神孫如犀丞應綠綸命帶粉初霑雨露痕欲
測九重宸算永會須億萬數靈根

恭和御製朶樓特宴之什

東閣岧嶤宴特頒樓前寶燭萬星寒鼓聲泛樂諧靈震
鑪篆回風翠鳳盤積有嘉祥占歲稔寵因芳夕慶時安
歡歌既醉君恩重歸路繁華綴嶠看

次韻祝通直甘露詩二首

聖心天意兩無違露灑文昌若應機北齊邢子才甘露詩云雖謝穹旻遠邇合若應機
甘自霙房分瑞液瑩凝蟾窟借同輝遍裝叢柳春爭
麗高應晴空年不晞豈止臣民胥鼓舞故應殊嗇亦歸

心歸
露液無聲降自天清英含味滿丘園日中盤溜真珠落
風後寒凘襍珮飛呈瑞未央曾紀歲襲芬儀鳳亦更元
廣寒應德彰嘉祉臣子相看眉宇軒

恭和御製以節近嘉平特雪驟應詩

翳翳同雲結晚陰六花宵降聳瑤林一犁共慶農疇足
四海安知帝力深陽位消成初奠玉真祠昭謝正齋心
況當節紀嘉平近時雪時晹自溥臨

恭和御製元會之次日嘉雪應候錫宴於公相之第詩

三元盛禮冠年華甚日朝堤雪擁沙端為聖時調玉燭
故當餘臘雨天花萬籟占瑞民胥慶青輅迎春節尚遐
錫宴賜詩知有喜自應和氣浹潛芽

恭和御製以嘉雪應候躬致懇禱精意上孚靈貺昭格已明庚辰降雪盈尺賜相臣詩

皇心閔雪正頻祈盈尺呈祥彝願違潤浹土膏占歲稔

和生民氣斂鐘輝千門瓊瓦連雲聳九陌瑤花撲面飛
聖德格天超曠古更須宸翰述沈幾
嘉平紀月近正端時雪昨賜軫念寬雲色乍收銀闕角
月華徐轉綵旂竿映階積素光相射迎吹餘花舞向闌
最是三農知歲樂歡欣無復歎祁寒

恭和御製喜雪

需宴宸章次第頒祥霙宜入詠歌間心知旦暮千齡遇
目覩聲詩六義還治格兩暘皆順序慶均朝野共怡顏

微臣叨預承恩列賡和才辨若負山

恭和御製觀儺詩

日近新正臘已殘鼕鼕儺鼓響晴寒神旗颯爽來羣祀舞佾蹁躚應七盤門磔交修邦典備物疵銷盡里民安欲知聖主憂勤意深拜宸章仔細看

次韻和吳右丞恭覽神宗皇帝御集詩

永裕規模映萬春孝思今見聖心循仁言盡集絲綸舊細札初刊琬琰新盛比鈞天張九奏麗如華袞繪三辰邇僚拜賜榮懷甚亦暇餘編寵諫臣

次韻柏父元夕有感

往歲元宵寓帝京夜光照淡雪初晴揭鐃公子羅千騎隨計書生對一燈舊事悠悠頻入夢新愁鬱鬱更塡膺低頭悶看南軒月撥盡爐灰對好朋

試燈日侍親遊戒珠寺

雪花新霽玉雲開慶侍來遊古戢山稅駕且需明月上捧觴徐戲綵衣還樓臺燈火青冥外市井笙歌縹緲間膝下歡娛誰與共棣華相對醉酡顔

和中書梁侍郎君臣慶會閣賜御筵詩

巍巍層閣倚雲開閣上書從帝所來率土士民瞻慶會華筵樽俎重參陪宸文正比天文麗春力應隨筆力回主聖臣賢千載遇欲形歌頌愧非才

和中書梁侍郎喜雪賜御筵詩

康莊雪晃耀重闉宴錫渾渾府第間變日似隨人意出祥風時泛樂聲還觀諠已見喧民俗喜氣遥知動帝顔

溫詔許持金斝醉戴恩同祝壽如山

和蔣秀才牡丹次韻

如霞如錦色何鮮映日欹風特地妍獨占一春疑得勢平欺羣卉若當權自知麗豔能傾國須放香苞趁禁煙花市試詢桃李價從今不直半分錢

次韻阮承書詠桃花菊六月開

怪來籬下欲成蹊菊似桃花賞客迷清郁雖同彭澤逕嬌紅全是武陵溪露沾宿蘂金絲潤日炙繁英玉葉低

占斷春光與秋色薰風特地與留題

和余秀才遊綠淨堂以詩見寄

佳名誰爲勝嶇岑牽惹詩翁傳屐尋綠外清風先見竹
靜中新囀不妨禽況酣山水真君癖汨没文書笑我心
待撥頻頻卿一賞振衣閣上各生吟

次韻題任承事清樂齋

塵襟滌盡更無餘兩字名齋信起予物外清標輕紱冕
閣中樂事付琴書蘭生階砌青春好桃覆門庭過客疎

更有孤吟窮幽思篇成渾似琢璠璵

咏蔣秀才西軒詩

園池佳處闢幽軒西揖湖光入坐延藥本自生芳草地
花陰長到夕陽天就閑頗似陶潛逕適意何須范蠡船
此覽清虛有真趣不勞他境覓林泉

和元卿

水根山脚最荒涼子隱頽祠足感傷郤無傾頹春草綠
門庭寂靜野花香閒之自可成酸鼻見此如何不斷腸

追想舊蹤徒悵望淡煙淺露惡斜陽
制吳豪後最繽紛功烈平西自出羣節操不慙張御史
功名終似李將軍安仁句語聊書賞宜佩聲猷更襲芬
豈謂千年有遺恨數間頹屋枕溪堤

知縣沈奉議所至榜雙清於書室諸公篇詠甚
多猥以見屬輒賦四韻

燕居隨處榜雙清借問何修稱此名迹似壺中冰瑩潔
心如潭底月澄明棠陰人散紅塵靜爐篆香飄翠霧輕

不必林泉堪寄傲林泉雖勝尚關情

和四十伯父見寄二首

入夏情懷轉不多愁多病愈乖慵匡時該博終難繼
蔣逕幽閑頗頗從賴得古文消日月更無佳友話心胸
比來維日捧詩筒久廢吟哦覺懶慵韻險不容更爲和
時數交友昔外邇吾宗幸有邊經笥却得時時一叩鐘
意勤須索強隨從深思往往花盈睫得句常常汗浹胸
萬事始知關習否賡酬本合類撞鐘

答王賢良見寄仍次元韻

一觀清表喜良儔三悉佳章歎瑫投已駭談鋒傾海瀆復驚文怪埒虵牛敢將晚路輕王述夫有昌途待薛枚君欲獻書真得計我今亦作董生謀

遊天竺寺陪越帥邵司業京東曹呂侍講通判錢承議行

路轉湖天宿霧開碧霞深處湧樓臺山川到午晴暉秀林木先春綠意迴舞鳳寶書藏琬琰換鵝塵跡鎖莓苔

賤遊不畏風霜動擬看雲光送月來

和彥昇聞更聲

蝶夢回來側耳聽夜深風細轉分明嗟予觸物徒勞感顧爾於人豈有情寒寺樓高聲更遠楚天霜冷韻何清因兹却憶南軒宿凡弟之言甚至誠

五言絶句

題白沙驛壁

未忍歌歸去行當獻子虛自嗟遲達種乖耳服鹽車

題婺州道傍水閣

勞生成底事寸祿解縈人陽羡溪山好歸歟未有因

留題婺州孝順鎮寺

處靜未有計徒勞真可傷山僧應笑我只為斗升忙

甲申十一月夢中詠假山

欲雨烟雲凝經秋苔蘚多憑君莫拋擲留取伴吟哦

七言絶句

和王推官正月十三日遊戒珠寺竹軒詩

誰種筼簹翠掃天擬將風月度流年當軒便是真如境到岸何須般若船

積雪滿山寒不釋碧琅玕遶玉樓臺林梢清韻風吹到簷底疎陰月送來

貢院即事

自崇寧癸未叨備從班距今十有四年間五知貢舉文官花在試廳前

文官花畔揖羣英紫案香焚曉霧橫十四年間五知舉

粉牌時拂舊題名

醴泉觀宿齋詩 并序

崇寧三年正月十四日以中書舍人丐罷至醴泉觀獨有公式免赴對御試草於道院之竹軒政和四年二月十三日被旨奏告觀視齋館即曩者綸綍之地也屈指十有一年感而成詠

昔陪清蹕款靈真曾對疎篁緯帝綸十載重來渾似舊

唯應雙鬢二毛新

月夜偶成示翟公巽

一杯誰與細論文對影成三更此君却憶當年少陵客

空吟春木與江雲

非關色相與聲聞此意如何舉似君真馬不須鞭影露

本來誰道有迷雲

和兵部何侍郎宜香閣五絶

香如雲彩出無心一室初凝畫舫深靜對氛氳永終日

誰知真相在清襟

夕薰猶泛絳紗中曉炷重添翠遶空欲識芬芳何所似百

花叢裏度香風

暗靄日色驚重幃香霧橫襟進講歸雨學尚賢思禮重

唯將經術贊沈幾

鄉賦崇投一日長文闈恩地自宗房 侍郎兩為當州考試官初時伯父顏甚友

再至彥逢幸出門下 摳衣獲造芝蘭室猶認當年月桂香

不問無言與有言香山何事解聞禪 來詩有香山寂寂聽因緣之句 須知

篆縷搖空處便是重重說萬緣

次韻上訓郭慎求長官

金盃馳問請閣人郵信浮沈杳未聞二十八言還寄我

一揮多謝管城君

次韻上訓四十伯父

南郭先生物外人鎔金佳製喜重聞寫成圖軸開來展

要以歛之愛此君

寄單季穩

別時新栁拂拂烟汀已見黃花照眼明却憶荆溪寒雨夜
笑聽殘蛩出相迎

題婺州多福寺壁

我僕雖勞日未央秋風行色稻花香歸心那解同元亮
官況由來似偉長

和衡倅題孫德明墨梅

霜風栗烈砭人肌又是江南梅發時寫影尋真未端的
此心隱處是南枝

摛文堂集卷三

宋　慕容彦逢　撰

詔

賜仁福帝姬辭免冊禮許免詔

朕膺祐上靈占祥石晥爰當初晬肇賜美名申父子之
至恩旣揚孚號篤邦家之多慶啟稽舊章兹上奏封巫
辭冊禮載詳撝抑良用歎嘉特徇雅祈永綏遐福

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鄭居中辭免男億年直秘閣免詔

朕搜揚俊乂靡間疏逖惟卿以道德勲業翼贊大政而
其子力學篤行達於朕聽不有褒嘉何以示勸是用寵
以芸閣之華卿抗疏懇免朕親御翰墨旣却其請矣今
復有陳廼以待試學校言言朕嘉卿徇公忘私尊奉法
令足以率勵在服特從其志兹永有辭

賜少保太宰鄭居中辭免冊命免所乞詔

卿時之先覺以道德謀謨佐佑大政兹延登於保輔寅

亮天地師長百寮任重禮隆肆命宜允

賜新除大傅致仕何執中辭免册禮允詔

卿位宰輔卅年　謝以三公就第列宮師備文物而發命焉所以優禮　老爲在廷之勸也今卿抗疏懇避辭肫意切朕勉從之以成爾撝謙之美

戒勵百官遵奉法度詔

朕承先帝休德永惟熙寧元豐之盛以紀綱則肅以政事則修以興章則備官師共恪民物阜安蠻夷率俾雖

二帝三王之治未有以進此也朕嗣守基緒監於成憲冀緝熙潤色之以垂無疆之休故首命輔臣愼簡乃僚講論庶績凡先帝之所議而未行或已行而廢於元祐者朕於此繼[illegible]志述其事唯恐其弗逮故惇睦宗族以隆親親恢崇學校以一道德董正官儀以辨職守刋憲令以明禁戒欲下不加賦而國用足則理財以義欲邊不告警而疆土闢則儲戎以威小大精粗本末具舉其效彰明較著者蓋不可以一二數也迺者太史獻言五星循軌考之故實時惟休應朕用嘉之繼與卿大夫守此法度優遊無爲承天之休以享太平繼又肅儀衛考星辰正衣服下至百工技藝罔不興飭將討論治定之禮功成之樂以明繼述之效若此凡百官君子其同協心遵奉法度堅如金石信如四時以副朕至誠惻怛之意其或志在傾巧而以浮言動搖習於怠惰而以便文僥倖朕得治而懲之咨爾在位明聽朕言將垂拱仰成於茲爾亦有辭於永世

賜延康殿學士强淵明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操履端靖問學醇明再直禁林進承密命文詞議論朕所褒嘉茲抗封章累以疾請察其誠確俾即所安秘殿高華祠宮優秩併爲汝寵昭示異恩宜止譔詞亟祗成命

賜新除顯謨直學士依前永興軍路安撫使賈炎辭免恩命不允詔

朕以卿才資疏通風力強濟往膺閫寄方趣壯猷爰進

直以寵行俾增華於所涖勉圖報稱勿事謙辭

賜新除翰林學士承旨馮熙載辭免恩命不允詔

禁林詞臣以重德夙望獨承密命蓋極儒道之選卿經術醇深文辭典麗明於大體議論有餘俾踐厥官時乃親擢抗章引避未體眷懷成命已行宜祇受之

賜翰林學士馮熙載辭免恩命不允詔

北門視草朕所慎選以卿文術深美文詞典雅踐揚清要綽有華問乃兹親擢俾踐厥次抗章祈免未體眷懷朕命惟行宜即祇受

賜少保太宰兼門下侍郎鄭居中辭免外甥朝奉郎知太宗正丞事李伯達除尚書度支員外郎恩命不允詔

文昌諸郎必資材望以伯達揚歷有譽俾踐厥次而卿抗章引嫌祈寢成命秉公守正朕惟汝嘉惟官擇人時乃親擢於義無嫌勿復有陳

賜太傅何執中辭免恩命不允詔

卿以甘盤舊學輔相朕躬勲德兼隆為時元老今兹得謝惟優恩異禮乃稱始終待遇之厚廪餼之入顧何足辭宜體朕懷勿復祈免

賜新除翰林學士承旨鄧洵仁辭免恩命不允詔

詔鄧洵仁省所奏辭免恩命事具悉禁林承旨儒者至榮久缺不除益重其選卿志操端靖學問深醇議論文章夙有華問典司內制朕所眷知兹用褒嘉俾奉密命

趣宜祇服毋復有陳

賜新除翰林學士許光凝辭免恩命不允詔

視草北門極儒人之選人惟求舊申命用休以卿學識高明文詞典雅屢踐厥次休有譽言召自遠邦再入祇近宜體朕眷往祗承之

賜大司成陸蘊辭免恩命不允詔

大司成總學校之政令非望顯於時多士信服者不以

輕授卿術業行誼朕所嘉尚是用輟自詞掖俾踐厥官宜體朕懷往祗成命

賜新除翰林學士劉嗣明不許辭免詔

北門學士潤色論思為職考擇之慎必惟其人卿學有淵源辭知體要揚歷華顯業復兼隆乃茲新除俾踐厥次胡為謙避宜即欽承

賜新除工部侍郎方會不允辭免詔

六官之貳資望高華卿學識淹該踐行醇茂揚歷有譽

宜踐厥官胡為撝謙尚勤訓告朕命惟允其往欽承

賜龍州知州彭允宗等進奉賀端午節溪布勅書

汝遠有邦土久衛邊陲聿當時序之臨來效物宜之貢載詳勤恪深用歎嘉

賜保大軍官吏等示諭勅書

朕以某人稟資沈勇護塞忠勤進築新城大殲羣寇旌其師律錫以將旄緬懷吏民爰及師旅茲聞洊號諒悵輿情

賜修武郎趙子堅獎諭勅書

朕惟建賢守聚衆姓而教之惟汝三子年尚幼也而能通誦羣書與夫八行八刑之文小子有造在於屬籍義方蓋有自矣朕用汝嘉

朝請大夫行大理寺丞馮大鈞可大理正勅

勅具官某書曰非佞折獄惟良折獄故朕於刑法之臣

選任尤慎爾丞於廷尉克有譽處宜能體朕欽恤之意惟詳正之官實佐卿貳今以命爾尚其懋哉可

賜護國軍官吏人道士僧尼百姓等示諭勅書

勅某人等朕以某人氣節忠純材猷閎廓比膺詔旨往撫邊陲克有顯庸宜加寵命俾聯班於上宰兼視秩於貳公爰易將旄仍陪封戶然聞孚號諒愜羣情

賜知安州向萬嚮等進奉賀天寧節并端午冬正溪布勅書

爾祗服朝恩介居邊裔爰因嘉節克謹奏儀載省勤誠
不忘嘉歎

賜保靜州知州彭儒武等進奉天寧節并冬祀
冬正濮布勑書

爾世服朝恩嗣修貢職爰因令序克講彝儀載念恪勤
良深嘉尚

賜保靜州知州彭儒武等進奉賀端午濮布
勑書

汝勉在裔居克綏世守當端辰之紀節修遠貢以效勤
載念忠誠益增嘉歎

誡諭三省樞密院修舉先朝政事

勑父作子述繼明以照四方君令臣共相待而成一體
朕承右序之重思保艾之艱若涉巨川罔知攸濟若搆
大廈遹求厥成深念熙寧元豐之門高越貞觀開元之
上以謂先皇帝聰明睿智齊聖廣淵旋乾轉坤奮然前
之倚績深根固蔕建不拔之宏基十有九年一新百度
都俞吁咈謀謨至詳緝熙儀刑典則俱備思治動植威
暢鼓大聲如雷霆可聞而不可象其震為章如雲漢
可仰而不可繪其光肆朕纘統監茲垂裕爰詔列位悉
復舊章惟徒法不行必得人而後舉而美意所寓蓋流
澤於無窮尚懼科條雖設而考覈或遺敎繹徒勤而發
揮靡究不足以揚不刊之典垂無疆之休恭然以思怵
惕若厲咨爾執政時予仰成逮事先朝與聞彝訓循名
考實揆往驗今孰戾而弗修孰委而未舉於焉盡迪罔

或怠忘一物失宜曰予之咎庶邦作乂惟爾之賢其慎
乃猷各倡厥屬率時昭考子將比跡於周成格於皇天
爾無專美於商尹故茲誡諭其往率循

批答

賜皇后賀冬祀禮畢批答

勑皇后鄭氏朕夙駕齋輅親祠泰壇格茲熙事之成實
亦柔儀之助方覃詔蹕遂開慶函載味勤誠良深嘉歎

賜內中夫人郡君已下賀冬祀禮畢批答

勑某人等朕聿修元祀祇見上穹熈事迄成休祥荐至
載詳慶牘良悉衷誠

賜皇弟燕王越王賀冬祀禮畢批荅

勑朕聿修大報爰舉明禋熈事迄成景貺昭格有嘉同
氣賀揖威儀及兹詣闕之還首閲慶函之奏勤誠斯至
歎尚良深

賜大長帝姬賀冬祀禮畢批荅

朕涓選靈辰躬秩元祀祇膺純佑獲底熈成兹閲賡章

備形善頌虔誠斯至嘉歎良深

賜新除宰臣鄭居中辭免恩命批荅仍斷來章

朕承列聖之垂裕膺上帝之降康適求厥寧考重其相
蓋賴股肱之助克濟宵旰之勤以卿道術純明器業閎
廓行高而志潔論正而謀嘉以文武之兼資有忠孝之
大節踐揚政路於兹十年贊翼治功允惟一德用延登
於宰席既敷告於朝倫胡為撝謙尚形遜避

賜新除宰臣劉正夫辭免恩命批荅仍斷來章

朕祇循考翼聿承天休永思萬化之原必資一德之輔
詢謀至重授受豈輕以卿學識高明器能宏博慮經遠
而不競言底成而可稽自擢近司於兹八載其忠亮足
以式百辟其通敏足以贊大猷肆膺注意之公用錫揚
廷之寵朕命不易爾勿固辭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鄧洵武辭免不允批荅

朕惟本兵之府天下武政總焉嘉與不二心之臣圖回
萬務以猜四方卿學術宏深器識高遠端亮之節著於

朝倫忠讜之言簡於朕志適以舊弼擢長樞廷宜體朕
懐往祇厥服何為謙挹尚勤訓詞

賜宰臣鄭居中辭免册命不允批荅仍斷來章

卿以忠恪端亮簡在朕心擢位宰衡進秩亞保已成有
司涓日陳儀班百辟於廷而册命之位重任隆禮惟其
稱豈特褒嘉輔弼將以為卿士大夫之勸也往祇寵命
無復重陳

賜新除知樞密院事鄧洵武辭免不允批荅仍

斷來章

朕以御帷幄舊臣謀謨之嘉素履之美睠祭盖有素矣擢長樞筦方佇進爲撝章繼陳殊咈朕志毋煩訓告往懋承之

制

除撿校少保充護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依前中太一宮使加食邑食實封差遣如故某

制

朕經武以綏萬邦信賞以勵羣辟有懷爭考不忘疆場之虞肆命信臣爰整干戈之衛總護諸軍屢奏膚公誕揚獻告之言寵錫勞還之禮具官某宣方莊重敦厚裕和器任大而有容謀經遠而克繼秉忠自奮内宣心膂之勤仗義不回外著爪牙之助頃膺中詔往撫西陲事靡辭難言皆底績出入韜鈐之畧縱横帷幄之籌日百里以開疆新城列峙月三捷而獻馘狂敵殄殲招來逋逃懲革奸矯黥羌請命遠邇鄉風兹聆奏凱之音特舉時庸之典視秩上宰聯袞繡之威儀易節雄藩峻旌麾之寵寄名進武公之貴封陪多戶之優凡厥恩章時惟褒律赦自朕志協於師虞於戲吉甫以伐玁狁之功來歸自鎬召公以平淮夷之美告成於王通眷壯猷無愧前哲往綏祉福豈俟訓言可

武康軍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某制

朕率時昭考建社稷無窮之基若昔大猷謹疆場不虞之戒修嚴武備賛協治功逮於臣鄰既得詩書之帥授以麾節俾宣道德之威逮睠歲時宜疇功次肆優品秩進視公台丕告治朝顯揚休命具官某器博足以任重才高足以濟繁夙勤百爲有忠精享上之實險夷一節無循默養交之心風被甄陞再踐華要令聞令望民言維休嘉謀嘉猷國是允賴曩付六纛往臨三軍并鉞參旗增壯爪牙之衛龍韜豹畧獨專帷幄之籌念爾宣勞加予注想未申褒典殊鬱眷懷是用按厥舊章錫兹寵號惟開府建自魏制而儀同本於漢名堦序尊崇禮文

貴重簡在朕志僉為汝諧於戲名器不以假人爵祿所以厲世惟茲異數匪曰私恩視爾師寧爾邦期克邁於彝訓修乃職考寖佇益奏於膚功

除保大軍節度使充熙河蘭湟路經畧安撫使兼知熙州某制

周官以八柄詔王莫先馭貴左氏以七德經武亦曰定功逎睠爪牙之臣克勤疆埸之衛涓辰錫命孚號揚庭具官某器宇沈雄性資嚴翼奇謀必中擅王帳之威名

義勇無前稟金行之勁氣久其武服積有戰功茲統鈐兵往築新壘悉乃心力濟予事機誅斬冦讎曾莫踰之無返肅清邊徼方百堵之皆興用答殊庸特頒優賞洛郊顯鎮俾進秩於將旄狄道雄藩兼寵專於閫閾益隆寄任并示褒嘉於戲往城於方出車所以美南仲用錫爾祉江漢所以命召公無替前修尚觀遠業可

皇叔府州管內觀察使仲㵳可特授昭化軍節度觀察留後皇叔閬州管內觀察使仲搢可特授建武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制

勑朕永懷孝思念茲祖考推原所自褒顯近親豈惟示敦睦之恩亦以彰忠厚之化具官某爾等列於屬籍夙奉內朝恪謹有常祗循憲度宜錫命書之寵進陞留務之崇尚體眷勤克綏祉福可

除少保某太宰制

朕承列聖之休緒臨九有之嘉師遹求厥寧考慎其相若擠大廈必資柱石之强若濟大川必假舟航之利乃

眷良弼夙著顯庸宜申注意之公用錫揚廷之寵具位某道深造而自得氣直養而至剛材周萬務之微真古賢佐學洞六經之蘊為時儒宗恢恢文武之資顓顓忠孝之業回翔政路於茲十年翼贊治功允惟一德處經遠而不競謀底成而可稽師言克諧國是永賴宜自斗樞之貴延登鼎鉉之崇兼總東臺升華亚保加以爰田之賦陪之真户之輸併錫寵章式昭異數於戲舉臯陶而選於衆朕不昧於知人迪高后而暨乃僚爾無忘於

報上往服威命期邁前聞

戶部尚書孫子美可尚書右丞制

勅昔在神考若稽周唐正名百工以熙庶績惟中臺二轄分總六官參贊機衡實聯近弼具官某賦材閎廓蘊識高明夙由儒學之華歷試事爲之劇望實俱峻朕所簡知比自民曹領職天府寛猛交濟治狀蔚聞是用酌於師言擢與大政俾懋素業修輔朕躬於戲惟虚厥心乃不惑於是非之正惟常厥德乃不牽於好惡之私往服朕言毋易素守可

朱諤除尚書右丞制

勅朕仰承天休中外康乂嘉與黎獻守玆太平肆求一德之臣俾與萬機之政具官某氣節剛毅才猷踈深道學貫於淵微明識閎於倫類夙以文采擢置甲科險夷備更趣尚堅正冣司風憲進長儀曹忠讜屢聞國是允賴宜膺掄任修輔朕躬於戲綱轄之地庶工所瞻其尚體朕用汝之意使命令之出於中臺者罔有不臧職業之隸於六官者罔有不肅是爲克稱尚欽念哉可

尚書右丞鄧洵武可尚書左丞制

勅朕敷求一德之臣與之共治惟中外萬務總於文昌而左右二丞實司筦轄更踐厥次繇惟其人具官某識度高明謀謨忠亮夙以儒學揚歷要塗業履之優簡在朕志簒自憲部擢與機衡居多建明國是允賴宜膺寵命進服左綱於戲惟虚厥心乃能振舉樞憲惟正厥己乃能糾率官聯往服朕言勿替素守可

梁子美除尚書左丞制

勅朕宵旰圖治以承天休逈瞻樞筦之臣均任股肱之寄簡知滋久褒陟爲宜具官某材猷閎深器識淳大夙由學行之懿寖膺問譽之華踐揚居多險夷備歷靖共不撓公論所嘉比自民曹擢與大政業履休顯益契朕心宜服寵章序陞左轄於戲惟公惟正乃能振舉機要惟和惟一乃能協賛廟謨往服朕言尚加勵勉可

吏部侍郎杜常可工部尚書制

勑朕總覈名實凡小大之臣必惟詳擇庶幾協於克一守茲大平矧中臺六卿品秩高顯選用之體得人惟艱具官某操履謀謨濟以問學持橐侍從望實兼隆時君予工宜以命汝惟程衆藝飭五材咸總於汝尚其勉哉可

承議郎試刑部尚書侯蒙可朝奉郎試刑部尚書制

勑考績之政掌於有司雖吾八座之臣亦率是法具官某踐揚要路業履清優輟自中司分長憲部會課來上

宜以序遷錫茲命書往其欽佩可

御史中丞侯蒙可刑部尚書制

勑中臺六卿時謂八座秩品隆峻選授攸難具官某褎以材猷寖膺推擇擢自瑣闥任予中司整飭憲綱克有譽處秋官之長往惟汝諧其既乃心以倡厥屬惟刑之恤庶紹前休可

尚書左丞何執中可中書侍郎制

勑朕宵衣旰食厲精萬幾惟二三執政大臣均任股肱之寄而發號施令根本於中書必惟忠厚乃克有濟具官某器識端亮謀猷廓深早膺搜揚進講潛邸經術行誼朕所簡知纂録銓曹提總綱轄守正不撓為時老成是用延登西臺進聯右弼敍自朕志協於師言於戲立政用人惟爾宜奉其尚益尊所聞迪朕以先王之典夙夜靡懈期底成功罔專美於前人茲有辭於永世可

鄧洵武除中書侍郎制

勑朕考擇臣隣與圖邦治惟右省號令所自實司化源

用人於茲夫豈輕授具官某直方不撓寛裕有容學總六藝之文識通萬微之要揚歷華貫致位近司謀猷惟嘉翼贊國是比以序進延寘左綱忠恪之誠益契朕志宜膺寵命陞貳西臺於戲立政惟其當故德澤下流用人惟其能故職業交舉往攄遠業勿替朕言可

何執中除門下侍郎制

朕詳延儒臣與之共政惟東臺出納命令緝熙皇極發建厥猷盖難其人具官某純誠不欺莊重有守識該通

於倫類學兼綜於古今待朕初潛舊僚聯參擢寘近弼師言允諧比服寵章進直西掖任當加效忠恪益彰宜以序□□於黃閣於戲惟守正可以斷國論惟同寅可以亮□□往服訓詞圖休於永可

左光祿大夫守門下侍郎吳君厚可資政殿學士充太一宮使制

勑朕體貌大臣恩紀維厚任均佚勤之異禮全進退之宜具官某早服寵榮寖躋華貫再尹京甸兩冠民曹寖

擢近司初持右轄洊由西掖進直東臺參贊政機屢更歲籥茲援引年之義數形避位之言封奏繼來悃誠莫奪宜從爾請昭示朕恩用加秘殿之名仍領真祠之秩是為優遇無忘欽承可

御史中丞席旦可吏部侍郎制

勑六官之貳皆予侍臣而吏部職任銓綜至於封爵策勳與夫會課殿最之法悉以咨之具官某粟直詞垣進陞瑣闥繼自盾省擢總憲臺文昌貳卿令以命汝惟朝廷所以馭羣吏者其法既具往祗厥服尚其懋哉可

光祿卿除戶部侍郎制

朕以義理財庶幾家給人足國用饒羨如熙寧元豐之時間者修水土之政行鹽茗之法廣山澤之利復抵貸之令凡所以緝熙先猷者罔不備舉雖內則羣有司外則四方郡縣推行之至於逆其治聽其會以稽其勤惰登耗之寔則其責蓋在於民部故二卿之選今難其人具官某才識敏明操守純正踐揚中外練達事為比膺

選掄長於勲寺凡邦國酒醴膳羞之事以修其備謹其出納節其等差量其豐約為職今予命汝以貳民部任雖不同舉斯以加諸彼擴而充之其則蓋不遠也往哉惟欽勿替朕命

通直郎顯謨閣待制席旦可戶部侍郎管勾右曹制

勑朕總覈名實為官擇人凡內外小大之臣罔不考勾翊中臺貳卿秩望華顯俾踐厥次必惟端良具官某學

術純明操履堅正詞垣盾省憲府銓曹揚歷滋多休有
譽處叢羅憂劇既逮祥琴宜還近班往副民部體玆眷
寵無替欽承可
朝請郎試光祿卿韓持可戶部侍郎管勾右曹
制
勅朕總覈名實為官擇人凡內外小大之臣罔不考句
矧中臺貳卿秩望華顯俾踐厥次必惟端良具官某性
資疏通心術宏曠揚歷事任見謂詳明頃膺選掄擢長

勳寺率職有裕朕所眷知宜服命書往副民部邦國材
用汝寔總之圖稱所寄無替忠恪可
廣西經略使王祖道除龍圖閣直學士制
勅朕操爵祿之柄以褒勵庶士察其勞能雖微必錄矧
服在師閫而以四方之功達於朕聽宜優慶賞昭示寵
嘉具官某疏通有謀往重不撓奉行詔音闢開土疆三
至平州靡憚衝冒舊城既築新境來歸續效若玆良副
眷倚用錫明命進直西清尚懋厥成副膺召擢可

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虞策降充龍圖閣直學
士制
勅朕惟神考[illegible]驗今制免役之法以子惠天下紹聖
纂承推原美意緝熙訓典垂休無窮朕嘉與公卿大夫
守玆成憲其當紛更沮壞於其間者必治而懲之具官
某頃任民曹職當遵奉迺懷私意妄改詔條彈章以聞
考實具在肆加貶黜用儆官師往省前愆毋重後悔可
侍御史余深可除御史中丞制

勅中司之任肅正朝端明法直繩國是允賴具官某氣
莊以毅學博而醇嘗膺選掄揚歷憲屬望寔之峻朕不
弭忘比自嫡姒延寘摸揚風節勁特知無不言忠盡若
玆良副朕志宜加褒顯擢總臺綱往服命書豈俟多訓
可
朝奉大夫充徽猷閣待制知瀛州張近可朝散
大夫依前充徽猷閣待制差遣如故制
勅進敘羣吏邦有典常雖吾從臣亦率是法具官某擢

摛文堂集卷四

制

宋 慕容彥逢 撰

龍圖閣直學士朝奉大夫林攄可開封尹制

開封典治京師總環三輔事任雄峻益難其人具官某忠術疏通材猷閎達叢以詞學揚歷要塗出守大邦益練民政今予命爾尹茲浩穰輦轂之下耳目所及設施之要朕得以觀焉可不勉與可

朝散郎新除太僕少卿李罕可開封少尹制

勅具官某輦轂之下民俗浩穰推擇俊良往貳內史惟汝風力彊敏克以材稱比膺選掄擢佐司僕屬謀副尹僉曰汝諧祇服寵章益加勵勉可

宣德郎尚書司封外郎王孝迪可太常少卿制

勅具官某太常之長常缺不除而少卿實總寺事典朕三禮任屬匪輕惟爾學術行能夙有聞譽為郎華省亦既閱時宜膺選掄進踐厥次服茲寵命尚加勉旃可

在師闕充以材稱會課當遷有司條上宜陞品秩以示寵嘉往服朕恩無忘僑勉可

衛尉少卿韓持可光祿卿制

勅具官某光祿置卿班序視七寺為高故常擇望實久次者居之惟爾累更事任往踐為宜凡邦國酒醴膳羞之政隨其等差務協於度時乃稱職尚欽念哉可

朝請大夫光祿卿李閎可顯謨閣待制提舉宮觀制

勅朕寵遇羣臣務全禮意均勞之典時乃異恩具官某服采於朝實長軌寺朕思處之不失其宜又念其頃帥師湖外討蕩蠻猺克復疆土且神考選拔之臣是用假以官祠朕職華閣從任優秩尚慎厥思可

起居郎席震可衛尉少卿制

勅具官某衛尉掌邦國器械文物之政令凡武庫之備與夫祭祀朝會羽儀節鉞之屬總焉汝比擢記史日侍螭坳司衛副卿今以命汝往踐厥次尚其懋哉可

秘書省正字蔡薿可起居舍人
勑具官某聯職兩省均曰侍臣而載筆螭坳茲爲親近以爾問學詞藝夙著譽言奉對廣廷嘗冠多士議論勁正風節可嘉是正蘭臺涵養益粹亞次之擢簡自朕志其服命書進陞右史尚多後祉往惟欽哉可

殿中丞某官可秘書丞制
勑具官某叢書內閣昔比道山爲丞於茲秩任清美以爾性資閑爽職業靖共學識行能士論推尚曩膺孝擇贊治殿中夙夜克勤以而愈勵惟策府育材之地肆予命爾涵養優游以備除擢往其欽佩益懋厥修可

左司諫劉正夫可起居郎制
勑具官某載筆之臣記朕言動職清地顯選授惟難以爾學有師承文知體要擢在諫省僉論允諧朕所簡知進陞左史惟克祗服尚茂寵榮可

秘書郎劉煥可起居郎制
勑具官某左右史臣記朕言動執簡載筆日侍軒墀惟爾問學淹該行義端潔擢司秘籍涵養益嘉其服命書進直東省夫華要之職兄弟迭居爾之膺此可謂榮矣往懋厥修以稱眷遇可

秘書郎趙思誠可著作郎制
勑具官某譔述之臣尤資望實史觀之長常缺不除惟爾力學有文擢在清貫典司秘籍亦既閱時石室紬書金馬遺宿古人榮之今以命爾簡自朕志爾往欽哉可

奉議郎秘書丞胡伸可著作郎制
勑具官某朕招延俊良處之內閣而史館以譔述爲職其選尤慎爾學問辭藝夙有譽言爲丞蘭臺閱日既久紬書石室往佐討論祗服朕恩尚加厲勉可

承事郎京東西路學事司管勾文字蔡栖可秘書省校書郎制
勑具官某東觀圖書比於藏室典校之選時爲清途以汝經術能行夙有聞譽副朕親策名在甲科賜對燕朝載詳厥蘊敷奏有序陳義可嘉儒館優游宜以命汝試

用自此往惟欽哉可

秘書省正字俞㮚可校書郎制

勑具官某朕藏書東觀招延畯良以備異日公卿之選爾問學行義升選于鄉名冠貢書朕所嘗拔為郎典校時適序遷爾尚益尊所聞副朕育材之意其勉之哉可

宣德郎劉煥可秘書郎制

勑具官某朕招延時俊寵以清途使之優游藝文不累以事蓋將養成其才以備選擢爾學行之美達於朕聞占對燕閒陳誼可采為郎東觀蔽自朕心爾其益懋厥修以稱朕命往欽念哉可

朝請郎權發遣轉運副使張莊可除直龍圖閣依前朝請郎制

勑具官某朕考覈群臣務先效實疏榮示寵賚以勸能爾擢在外臺允謂敏濟修和新境宣力惟勤延閣清華選任攸重舉以褒賞時乃茂思往克欽承嗣有推擇可

奉議郎守殿中侍御史徐處仁可左正言制

勑具官某兩省諫臣以言入侍實朕耳目之任非有猷有守忠亮不回者未易居此爾問學之醇操履之潔揚歷憲屬閱日既多糾劾在廷雅志可尚用加褒進處以近班朕於庶言惟是正聽爾能言之無慮朕之不能行也往踐厥官益思報稱可

通直郎試中書舍人侯綬可給事中制

勑給事中號東臺舍人以糾正違失為職肆於推擇必惟端良具官某學術純明文采該贍擢自柱史寘諸詞垣建明居多抗議鯁諤論駁之任汝往為宜其體眷知益加懋勉可

中書舍人鄭久中可除給事中制

勑朕為官擇人以熙庶績內外任使必惟材能矧東臺侍從之臣出納所繫選用之慎宜難其人具官某學術醇明操履端潔比釆素望擢寘詞垣論通古今之宜文得制誥之體肆加褒進以示簡知夫閱讀之繁論駁之重惟忠惟恪迺罔有愆汝往欽哉無怠茲訓可

左正言徐處仁可除給事中制
勑給事殿中典司論駮職親且要選授匪輕具官某業履清優氣節強毅比自憲屬延置諫垣造膝獻言灼見忠懇不次之擢蔽自朕心其節東臺超陞夕拜往祇乃服無怠建明可

宣德郎守監察御史沈畸可殿中侍御史制
勑具官某殿內御史以糾正官邪為職凡在廷之臣與夫羣有司違法慢令罪當按劾者皆得論列其任可謂重矣以爾操修瑞潔問學貫通比緣簡知擢寘臺察振肅綱紀風望甚高處以副端蔽自朕志爾尚思職守之宜抗論以公毋或抂撓是為報稱可不勉歟可

宣德郎新除守左正言沈畸可侍御史制
勑具官某朕慎擇臺端參掌風憲紀綱所繫得人為難以爾問學純明氣節剛勁擢在言路忠謀日聞宜自諫垣延寘摸揚朕汸總覈名實緝熙治功尚懋爾猷以副寵命可

宣德郎辟廱博士陳禾可監察御史制
勑具官某御史六察之臣分糾官邪紀綱所繫選用之際必惟其人以爾質直端良邃于經術燕朝賜對敷納詳明是用命爾往踐厥次惟既乃心察有司之不虔以聞于朝副朕總覈名實之意是為稱職爾其勉哉可

宣德郎新差權開封府祥符縣韓筠可監察御史制
勑具官某朕總覈名實考較在服而御史六察以分按有司為職非得其人未嘗輕授惟爾學術行義達于朕聞肆加褒揚俾踐厥次爾尚克既乃心糾正官邪以副朕訓廸之意朕將嘉爾之成可不勉哉可

朝請大夫朱維朝散大夫行大理正王豰並可刑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朕明慎用刑教民祇德故刑官之選不以輕授爾等講聞憲令練達吏事為茲用寵嘉擢寘郎省爾其體朕欽恤之意使情法兩得下無侵冤時乃稱職尚勉

之哉可

朝散郎新除司勳員外郎郭權可尚書司勳郎中制

勑具官某自都官遷勳府職任為清以員外陞中郎品秩加峻朕之待爾亦已厚矣其益勵勉以稱所擢可

吏部員外郎宋聖寵可右司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尚書政本無所不總而左右司分贊省轄循名考實具選甚高以爾服采銓曹休有譽處用加褒擢俾踐厥官尚既乃心副茲明陟可

宣德郎尚書庫部員外郎趙霆可工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起部掌營造繕葺之衆務為郎於茲盖以材選爾以夏官之屬引嫌自陳宜錫命書易踐厥次往加厲勉稱朕意焉可

都官員外郎郭權可司勳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司勳掌賞吏之勳級凡有勞列於朝者委之論定資秩清優選授惟德以爾父服事任能譽可嘉是用擢自都官俾踐厥次尚思敏於稱職朕將考爾之成可

朝奉郎戶部員外郎黃德裕可戶部郎中制

勑具官某朕循先帝之法視郎吏資任而進之今有司考爾閥閱法當甄陞其即本曹叙位厥正往加厲勉以稱茂恩可

宣德郎新差權發遣提舉兩浙西路學事路權可禮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朕惟禮樂學校之政令總于春官為郎於茲考擇尤甚以爾經術行誼夙有譽言宜錫書命擢踐厥次往加厲勉務稱所蒙可

江西提刑何宗範可戶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某文昌六曹民部為劇郎選之重必惟材能汝比膺選掄往分使指率職有譽達於予聞惟茲望郎宜以命汝尚其勉勵克稱寵休可

朝散郎尚書虞部員外郎蔡承可除別部郎官
除主客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惟爾服職省部閱歲既多其自司虞易茲典客凡諸蕃朝貢之事命爾總之宜務欽承毋或怠忽可
朝奉郎都隨可都官員外郎宣德郎王澤可膳部員外郎宣德郎趙霆可庫部員外郎宣德郎李康彦可職方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等中臺諸司職總內外遴選郎吏必求端良爾等咸以望實之優達於朕聽賜對清燕敷奏可嘉茲自朕心擢踐厥次惟爾克勤無怠協濟事功時乃稱秩尚加勉哉可
朝奉郎陸偕可比部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中臺諸郎司計為劇其職周知內外經費而審覆之非材術敏明未易稱此惟爾學識行治達於朕聞賜對燕朝敷納可尚用加褒擢俾踐厥官爾其夙夜究心虔共毋怠副朕總覈名實之誠將屢爾成嗣有明陟可
宣德郎新除少府監丞李熙明可司封員外郎制
勅具官某中臺諸郎考擇攸慎而司封掌邦之封爵時謂清曹必惟畯良乃洽公論爾以材譽達於予聞賜對燕朝敷納有序宜服名命擢踐厥官往其欽承勉思所稱可
朝奉郎黃德裕可戶部郎官管勾右曹制
勅具官某民部右曹所總為劇郎吏之選朝廷遴焉惟爾舊服事勞嘗擢華省以喪去位終制還朝宣錫命書俾踐厥次往承無斁務稱恩榮可
承務郎部知婺州沈錫可吏部郎官制
勅具官某中臺六官職總內外考厥官屬必求畯良惟爾材術之優嘗擢銓部宜還故職申錫命書往務欽承副予甄奬可
承議郎著作佐郎陳璁可司勳郎官制

勅具官某中臺六官職總內外考厥官屬必求畯良惟
爾學識之優擢于東觀宜膺郎選處以名曹往務欽承
副予甄奬可

朝散郎提舉永興軍路學時可工部郎官制

勅具官某中臺六官職總內外考厥官屬必求畯良惟
爾按學雍郊士論嘉尚召寘起部俾程百工往務欽承
副予甄奬可

朝奉郎成都府路提舉常平王谷可戶部郎官
制

勅具官某中臺六官職總內外考厥官屬必求畯良惟
爾出分使軺能譽可尚宜膺郎選佐劇民曹往務欽承
副予甄奬可

承事郎守光祿寺丞張邦憲可宣義郎光祿寺
丞制

勅具官某爾父嘗與修書例有褒賞以恩回授朕所嘉
從進爾一官俾仍舊職無忘忠孝迺副寵榮可

通直郎編具與復所黜撿官徐閎中可衛尉寺
丞制

勅具官某九寺置丞皆以能選惟爾靜而務敏宜踐厥
官其服命書往贊司衛尚加厲勉務稱所蒙可

承事郎邢京可司農寺丞制

勅具官某今予爾命爾往丞司農凡倉儲委積之政令
爾實佐之其加勉哉可

承議郎吳鼎可大理寺丞管江右治獄制

勅具官某九寺之屬雖職任劇易不同皆朝廷養材以
備異時之用今予命爾往丞大理典治犴獄其勉之哉
可

承議郎郭援可大理寺丞

勅具官某諸寺置丞皆贊寺事而理官之屬職任為劇
惟爾練達吏丕宜膺茲選欽承予命益懋厥脩可

承議郎試殿中監鄭以中可朝奉郎依前試殿
中監制

勅考績之政計其歲月稽其功緒而後進之雖吾邇臣亦率是法具官某學識純正才猷敏明揚歴清華望實休顯有司會課玆惟典常宜進文階錫以昭命往祗乃服務稱恩榮可

給事中鄭久中可殿中監制

勅朕追述先猷建中御府總六尚之政令職任親近必資端良具官某業履靖共學識純粹夙以望實揚歴要塗掌誥西垣詞知體要進陛瑣闥居多建明惟肩省汝昔嘗為之貳矣考慎厥長莫知汝宜往寔乃心副朕循名責實之意尚加勉哉可

宣德郎守尚書司封員外郎王孝迪可殿中少監制

勅具官某朕建中御府總六尚之政令而少監為之貳為官擇人任屬尤慎以爾學術行誼夙有令名聯職麟臺進備郎選靖共匪懈朕心所嘉用錫命書擢踐厥次往思報稱尚加勉旃可

右正言盧航除殿中少監制

勅具官某置監殿中總六尚之政令掌予御服任屬匪輕惟爾學術行能夙有聞望囬翔言路宣力為多宜服命書往貳厥事尚加勉勵以稱寵榮可

起居郎劉炳可殿中少監制

勅具官某置監殿中掌予服御職任親密品秩優隆以爾學術文詞夙著時望操修端潔論議有餘宜自螭坳往貳厥事體予眷任其懋承之可

朝請大夫都水使者梁子野可左中散大夫行都使者制

勅具官某名器之賚以示等威慶賞之優以觀勞列比縁新塈畢工寵進汝秩雖官有常格弗以序遷朕方襃善錄勤非汝何遷往服新命圖稱所蒙可

朝奉郎吳縝可朝散郎制

勅具官某新塈告成稽其功次汝以外臺屬官嘗預供億進官一等其往欽承可

進士李公行可將仕郎制

勑具官某宮省之臣出領使事惟爾謹恪往從其行併
陳典御之恩乞以田授錫茲命秩其克欽承可

通直郎富紹榮可奉議郎制

勑具官某朕建外宗正于別都其財用其德嘗命有司
掌之今茲廢官以汝舊屬推擇擢進品階俾躋厥次
往服恩命尚其勉哉可

將仕郎充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邢倚將仕
郎充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曾詢並可宣德
郎差遣如故制

十六

勑具官某等士之選於吏部者朕必引見于廷新閱其
行治勞列而後命之今朕就進爾秩俾仍舊服朕之待
爾非常調比往其欽承勉思所稱可

太史局保章正呂琦可太史局靈臺郎制

勑具官某爾父推測有勞宜膺賞典許以田授序進厥
往服寵恩無替厥藝可

文林郎新羌州州學教授柯某可辟廱錄制

勑具官某爾名在科甲學行有譽比膺朕命掌教類林
進直辟廱益爾選擢往踐厥次尚加勉哉可

西寧州教授欽州進士黃庭瞻可將仕郎攝容
院闕黃庭瞻吏部供到今年七月內奉聖旨西
寧州蕃學措置就緒其蕃族子弟甚有能書漢
字通誦孝經漸習論語皆知嚮方慕義化革獷
俗所有蕃學教授黃庭瞻與假將仕郎以為訓
誘不倦之勸本部取家狀未到未曾給付身奉
聖旨黃庭瞻特與將仕郎仍疾速出給付身制

十七

勑具官某朕建蕃學于西寧既克就緒爾以進士預講
授之選訓誘為勤今蕃族子弟能通書文誦習儒典嚮
方慕義俗由化革雖朝廷聲教所暨爾預有勞宜錫官
榮昭示勸奬欽承恩命尚其勉哉可

通仕郎充詳定一司勑令所刪定官元時敏可
特授宣德郎差遣如故制

勅具官某朕設局命官列定有司之政令爾準職于此亦既閲時近臣建言并擧近例進爾秩秩往其欽承可

宣 郎陳效可御史臺主簿制

勅具官某憲府肅正朝綱糾於簿領之臣考擇惟賢以爾材實之美宜踐厥官錫玆命書往承無斁可

承務郎梁楊阻可國子監主簿制

勅具官某簿領之官以句檢稽失爲職凡材質可尚而未試於用者朕於此養成之今命爾于國子往其懋哉可

朝散大夫徐申奉議郎宋彧可並大晟府樂令

宣德郎李遵待仕郎吳叔賢可並大晟府協律郎制

勅具官某等朕復大晟府名禮樂異職各迪有功以追治古之盛爾等咸以通於聲文擢踐厥屬欽承無怠嗣有寵嘉可

皇叔博州防禦使仲并可特授府州管內觀察使制

勅朕永懷孝思念玆祖考推原所自褒顯近親豈惟示敦睦之恩亦以彰忠厚之化具官某列于屬籍夙奉内朝恪謹有常祗循憲度宜賜金書之寵進陞康察之崇尚體眷勤克綏祉福可

衛州防禦使仲戣可嵘州觀察使制

勅具官某爾妣遺言祈恩子姓朕所矜允已詔有司而爾服喪于家既克終制宜加申命擢進厥官康察大邦名秩滋顯務光恪謹迺稱寵休可

皇姪右驍衛將軍有恭可正任觀察使制

勅朕永念神考孝慈靡忘推恩天倫逮其子姓具官某性守淳懿謹恪夙成宜庸龍章擢進厥位大邦康察名秩寖隆服玆命書克綏壽祉可

宣政使金州觀察使李某可宣慶使依前金州觀察使制

勅朕褒屬庶工協濟萬務凡以勞列聞于朕者雖在疏

遜賞不淹時翊宮省近臣克有勤績耳目所及其可弭
忘具官某賦財敏明迪已莊慎業獲之美朕所眷知蕞
資其能總按戎器製作厚利工用不愆宜錫恩章昭示
嘉獎宜慶置使品峻秩隆往其欽承勞賚忠恪可
延福宮使福州觀察使梁從政可觀察留後依
前延福宮使制
勅朕奉先追往孝思靡忘逈睠先帝之臣逮事潛邸寵
陞位秩示不弭忘具官某稟質慈祥撿身勤恪踐揚事
任積有譽言茲修謁款之儀欲伸懷舊之感握總留務
錫以命書其益體於眷知克永綏於祉福可
觀察使馮世寧可節度觀察留後制
御批馮世寧已歷省試八年有餘撿身精共端潔清康
左右恪勤公忠有補兼係哲宗朝攀附之臣宜加恩獎
特與除節度觀察留後勅兩使隆名兼總留務秩優品
峻授受匪輕具官某趣尚靖共持守甚密公忠有補勤
恪不渝攀附先朝克彰譽處服識內省八年于茲端潔

此皆刪去

清康久而益勵用加異擢以示寵榮往承朕恩無俟多
訓可
皇叔府州管內觀察使仲烱可特授昭化軍節
度觀察留後皇叔閬州管內觀察使仲揖可特
授建武軍節度觀察留後制
勅朕永懷孝思念茲祖考推原所自褒顯近親豈惟示
敦睦之恩亦以彰忠厚之化具官某等列于屬籍夙奉
內朝恪謹有常祗循憲度宜錫命書之寵進陞留務之
崇尚體儀勤克綏祉福可
皇叔睦州觀察使知西京外宗正事仲忽可觀
察留後制
勅具官某任職之臣凡以勞列聞於朕者雖在疏遜賞
不淹時矧邦族之親恩紀宜厚乎爾於屬為尊朕所眷
遇比建外宗正于洛師命爾總之既克就緒宗子近喜
罔不肅戢雖朝廷教養之備爾預有勞宜錫恩章特蠲
常務擢陞留後以示褒崇往服命書勿替恪恭可

福州管內觀察使鄭紳可除安德節度觀察留後制

勅朕膺祐于天宮闈嗣慶推恩外屬茲有典常具官某仁厚溫恭世載令德是生內輔位冠西妃宜因苑寢之祥申錫命書之寵兩使留務品峻秩隆爲擇大邦併示優獎往其欽佩益畀繁祉可

明州觀察使陳永成可節度觀察留後制

勅朕富有萬邦親養靡逮延眷舅氏如母之存申錫命書以示褒寵具官某宅心端靜毓德粹和欽慈之兄朕所優禮渭陽之感夙夜不忘宜益峻於恩章俾進陞於留務往其欽佩宣假訓言可

權發遣河北路轉運副使王峙聞可轉一官陞充轉運使制

勅具官某惟爾材力之優參使朔部供億新壘役不愆期考諸事功又加辦集將命若此朕心所嘉宜正使名仍遷位秩併推恩典以示褒懷往其欽承無替爾守可

朝散郎河北轉運副使康位可集賢殿修撰河北轉運使制

勅具官某河北被邊帶河將漕於茲任屬攸重惟爾自膺臨遣勤恪不渝職業交修達於朕聽宜加寵命擢進使名仍陞書殿之華益峻外臺之寄往思所稱尚觀爾能可

左朝議大夫提舉西京崇福宮宋喬年可依前京畿轉運使制

勅具官某京畿將漕之臣擢任視他路爲重朕於用人考擇攸慎以爾性資純明年力強濟曩膺臨遣風望優優宜解琳宮俾還舊服體茲申命無替前勞可

熙河蘭湟路計度轉運使降授朝請郎充集賢殿修撰洪中孚可顯謨閣待制本路都轉運使制

勅兩清次對資望高華選惟賢能夫豈輕授具官某夙以材術揚歷外臺敏於赴功往克稱職比因奏計灼見

恪勤敬自朕心擢參從橐仍邇都漕俾峻使權其體眷知愈加懋勉可

戶部員外郎吳擇仁可發運使制

勅具官某發運置使會東轉輸以助經費其任可謂重矣惟爾出按邊郡入踐民曹宜知邦國調度之詳是用選于在庭擢總六路爾其夙夜究心圖以效實稱予寵命尚加勉哉可

刑部侍郎曾孝藴可顯謨閣待制發運使制

勅具官某夙膺選掄寖更要劇肆予憲部亦既閱時惟六部轉輸爾嘗總領其中命寵以使權次對西清時惟舊職往圖効實尚肩乃心

朝散郎淮南運副張勵可兩浙運副制

勅具官某吳越俗阜事繁朕思得良使者往率列城究宣恩施惟爾比膺臨遣將漕淮壖刺舉之能見於已試易茲劇部朕所選掄尚其懋承毋或怠忽以稱朕命

欽定四庫全書

摛文堂集卷五　　宋　慕容彥逢　撰

制

龍圖閣學士左中散大夫新差知太原府陶節夫可知江寧府制

勅一路會府總轄庶邦任兼兵民必擇賢望具官某昜帥全晉既錫命書朕茲建康望冠左右與予共治汝往惟宜聯職西清實長卿部往懋治行以稱寵榮可

左朝議大夫直龍圖閣權發遣慶州錢昂可權發遣延安府制

勅具官某高奴石地控制羌戎師帥之臣考擇尤慎惟爾材資閑與風力精彊擢守慶陽聲績兼茂就更閫寄益頼壯猷往圖膚公以稱朕命可

龍圖閣直學士知太原府鍾傳可知延安府制

勅朕推擇時才付以戎閫撫循經制妥任匪輕具官某夙膺超除揚歷方面聲績之茂朕維汝嘉延安夫邦控

制西鄙誅師尤甚僉曰汝宜往勵壯猷以稱朕命可

新知青州胡宗回可知開德府制

勅澶淵重鎮初錫府名師帥之臣考擇尤慎具官某器識恢閎踐歷邊要命守青社詔墨尚新揣材之宜易兹北轄往宣恩施以撫士民矜服訓言愈加勵勉可

兵部侍郎王漢之可顯謨閣直學士知成都府制

勅坤維大邦外控蠻徼師帥之重輟予侍臣具官某夙以選掄揚歷要路召貳兵部亦既閱時宜直禁塗往紆華紱無謂蜀遠務悉乃心綏靖庶民尚觀報政可

朝散大夫試尚書戶部侍郎徐彥孚可顯謨閣直學士知太原府制

勅朕輟中臺貳卿出領方面兵民所寄眷任匪輕具官某夙以才猷揚歷華要比還民部亦既閱時廼睠全晉之雄為國屏翰總護諸將務壯中權選于在廷爾往惟允仍陞禁直式遹其行尚懋爾忠勿替朕命可

龍圖閣學士知延安府陶節夫可知太原府制

勅朕輟中臺貳卿出領方面兵民所寄眷任匪輕具官某夙膺褒除揚歷事任出殿西鄙閱日既多全晉之雄為國屏翰布宣威德往維汝諧某遠乃猷以稱朕命可

工部尚書兼侍讀錢遹可樞直學士知潁昌府制

勅朕輟華近之臣付以蕃宣之任中外雖異待遇惟均具官某蚤自中司長予起部進陪經幄亦既閱時潁川大邦自昔優寄其以樞直往臨彼民朕修先帝遺意制作法度布之四方惟悉心推行俾德澤下究於民廼有譽處汝其勉哉可

劉仲武特轉四方館使遥郡刺史升權本路鈐轄潘逵特轉東上閤門使依舊遥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等朕丕承先志疆理西陲慎擇忠勇之臣分總師旅以備討擊爾等秉機決戰挫賊銳鋒斬馘既多群醜奔潰捷奏將上朕用嘉之爰次厥功第加褒擢益思奮勵副有寵休可

入內皇城使忠州刺史任珪可遥郡團練使入
內皇城使梁昭慶可遥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等朕賴帝錫羨弓矯告祥祇奉之臣宜均慶澤爾等稟資謹恪涖職專勤録其事勞與茲恩命或進陞於使秩或兼領於郡符祇服邦榮益思報稱可

入內洛苑使某人可化州刺史依舊洛苑使制

勅具官某朕操慶賞之柄以褒厲庶臣稽其事勞未嘗輕授惟爾服在禁省以著恪勤累膺選掄往使遥[illegible]條
奏利害悉有建明宜錫恩章俾領郡紱體茲優奬無怠欽承可

青珪裕勒葉與皇城使遥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惟爾驍勇之勤著於族部奮身嚮順朕心所嘉正使陞名加以郡紱錫茲恩典以示寵榮往其欽承勿忘報稱可

皇姪右武衛大將軍有常可依前右武衛大將
軍遥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朕追懷天倫推恩子姪惟爾生而粹美性質可嘉宜膺寵章擢陞品秩共自環衛遥領郡符往服命書益綏祉福可

兩朝佑聖太夫人姪和州防禦使張維周可觀
察使西上閤門使張維固可遥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等宅心仁厚飭德粹和服寵益莊休有譽處宜陞位秩併示褒榮或自禦侮而陟康車或以華閈而紆郡紱兄弟聯進同錫命書是為顯榮往其欽佩可

皇城使張大中可遥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惟爾率職遥陲克著勞列遶茲閱試宜有褒嘉郡紱之華俾爾兼領服茲茂渥尚加勉稱可

西京左藏庫使張得臣可文思使遥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爵禄等差時乃公器校功第賞惟以勸能爾頃由選掄往涖戎械工用不爽宜力為多宜錫恩章以示甄奬擢陞厥位仍領郡符其克欽承益思報稱可

左藏庫副使曹璟可文思使遥郡刺史制

勑具官某惟爾英祖舊臣逮其潛邸茲因謁款有制朕心用錫恩章擢進兩任往其欽佩務保寵榮可

青璉倫正結轉遥郡刺史制

勑具官某惟爾事上忠精臨敵驍勇勲績之茂朕心所嘉宜錫恩章寵以郡紱往其祗服朕不弭忘可

皇城使全惟幾可遥郡刺史制

勑具官某陵臺置使所繫匪輕逮其終更法有褒賞用遷位等以懋爾勞往服恩章益思報稱可

崇義使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何權可遥郡刺史制

勑具官某朕眷遇武列擢領郡章資望之優所莅增重惟爾夙以推擇从服事勞奉使晉郊肇膺臨遣錫茲恩命昭示寵嘉體予異恩勉思報稱可

西京左藏庫使新差高陽關路走馬承受公事鄭子奇可遥郡刺史制

勑具官某惟爾奉事潛邸勤恪可稱朕不弭忘錫茲寵命往加勵勉以稱恩榮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士雋可依前右監門衛大將軍資州刺史制

勑某朕嘉宗室能以惇睦保其富貴宗正上庶遷者吾每有以褒寵之今茲爾由門衛之例陞擢郡符班著增峻而稍廩有加非虛名也往欽厥吉無替前修可

皇弟右監門衛大將軍叔董可依前大將軍蘭州刺史制

勑某持節以護方州列第四奉朝請可謂榮貴矣以爾久參環衛修飭有聞膺此寵遷無替厥服可

皇城使帶御器械凌文炳可依前皇城使康州刺史差遣如故制

勑具官某爾擢自神考從軍遠方克懋忠勤綽有實効録其歲閱爰錫寵章刺舉隆名選授維慎今以命爾往欽念哉可

左藏庫副使劉承緒可禮賓使充嘉州刺史制

勅某爾以肺腑之親參侍帷幄揩勞閱歲宜有褒遷矧
建安先帝同氣宗女之貴令莫盛焉顧厥夫家宜均慶
澤正臘內使遷綰州符是曰異恩其思報稱可
皇城使鄜延路都監耿端彥特除遷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羌苛內附爾有顯勞效職若茲惟朕以憚特
加褒進遷刺郡城祇服命書益思忠報可
王端復集賢殿修撰差知廣州制
勅具官某朕賴天鑒臨中外康靖嘉與臣庶迎休祥
爰因改元之初特施作解之澤惟爾養擢師閫聯職從
班坐縻閫時更悉思宥宜加甄叙錫以左符番禺大邦
作屏南土參華書殿以寵其行尚克懋承無忘報稱可
故朝奉郎直龍圖閣游師雄可特贈集賢殿脩
撰制
勅具官某守正之臣罔是允賴雖其淪謝朕不殞忘以
爾元祐之初抗論邊事力沮棄地之議獨全事上之忠
乃至生獲大酋威震强敵權臣排抑賞不酬勞書殿華
資特推贈典仍官一子俾世厥家尚其有知報我休寵
可
淮南江浙發運使劉何可集賢殿脩撰差遣依
舊制
勅具官某中外任職之臣凡以勞列聞于朕者必序其
勤而賞之故說於知見人用膂勤惟爾將漕六路趣辦
不愆奏計無朝歲頒增美宜陞華於書殿俾益竣於使
指祗服恩章愈加厲勉可
朝散郎河東經畧司管勾機宜文字李成允可
陝西轉運判官制
勅具官某諸部要劇莫如陝郊將漕之臣臨遣尤慎惟
爾嘗從戎幕詳練事為寵以使軺宜克稱職往加勵勉
尚觀爾能可
宣德郎新除大理寺主簿王萬可京畿轉運判
官填創置闕制
勅具官某京輔轉輸視他路為劇比降詔旨增遣使軺

俾貳厥事而以推擇預茲新命豈不榮哉往悉乃心務底功實千里非遠民言日聞朕得以考焉可

新湖北路轉運判官劉損可江東路轉運判官相度湖南北路採木初變可湖北路轉運判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以良法美意加惠四方推行未淹已著成効部使者惟克遵奉察吏之慶時乃稱職汝材力有餘久更事任遴於在列往佐外臺汝其思朕所以臨遣之意毋以便文僥倖朕將觀汝之能而以寵榮加焉汝其勉哉可

戶部員外郎周紳可淮南轉運判官制

勅具官某朕緝熙法度布之四方部使者唯達於朝廷思意志慮乃克稱職爾比以材選為郎劇曹長淮之南往分使指爾其遵奉詔令察吏之不虔俾恩澤下究以副朕命尚其勉哉可

通判乾寧軍晏幾道可開封府推官制

勅具官某開封府浩穰任兼三輔往佐府事必惟材能以爾更綠事為籍有聞譽選於在列俾踐厥官毋忘恪恭以佇明陟可

朝請郎刑曹參軍潘適可開封府右司錄參議郎開封府參軍王叔堪可士曹參軍宣德郎開封府參軍張仲綱可兵曹參軍朝奉郎開封府參軍張揔可工曹參軍制

勅具官某等開封府典治京師事任為劇比復舊制備建屬官而爾等咸以薦揚達於朕聽往踐厥官務底功實稱朕意焉可

潘羅溪除忠州刺史充湟州管界蕃部都巡檢制

勅具官某爾天資武勇雄于邊川效款元符嘗加命秩中遭棄外識節不玷國爾忘家茲復來附宜優獎擢以勵遠臣領刺名郡俾察蕃部無忘忠報嗣有寵嘉可

錫伯中族大首領隆戩補皇城副使帶本族巡

檢錫伯上族大首領嘉勤幹補皇城副使帶本族巡檢錫熙族大首領倫珠卜補左藏庫副使帶本族巡檢制

勅具官某等爾等驍勇之資雄于種族輸忠內附志節可嘉宜錫官榮兼領巡邏往圖報稱嗣有恩章可

崇儀使何灌可就差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制

勅具官某爾進由武列材美可嘉賜對燕朝敷納有序河東要部握領使華按于民兵兼糾庶獄資其宣力事任匪輕往懋乃功以稱推擇可

崇儀使威州刺史提舉河東路保甲兼提點刑獄何灌可除西上閤門使依舊還郡刺史差高陽關路兵馬鈐轄兼知滄州制

勅具官某朕惟名器之重不以假人凡爵祿之馭羣臣必計其歲月攷其功緒然後授之耳比分使指於其陛辭之初寵以郡章贊書方下又擢守景城陞華上閤司日間三錫恩命朕之待爾豈羣臣比哉爾其夙夜激勵圖以効當稱朕不次之舉可

朝請郎同管勾成都府等路茶事兼提舉陝西等路買馬公事龐寅孫可依前官除直秘閣差遣依舊制

勅具官某爾以材力之優往按茶事收息饒羨勞列可嘉芸閣寵名選授惟慎增華使指為爾之榮往其欽承益圖効實可

翰林書藝局藝學李倚可翰林書藝局直長充待詔制

勅具官某惟爾服勤藝學有甄陞敘還資示恩其加勵勉可

翰林書藝局藝學吳端可翰林書藝局礎紙待詔制

勅具官某久畀書職嘗推賡賞與茲恩典於爾為榮執技翰林無替勤恪可

祗候孟懷乂轉猶邊花待詔制

勅具某官鐱槖稱事以勸百工汝執技尚方服榮僻宜加叙進為汝寵榮往承新恩益勵後效可

從事郎新除太學博士郭敦實可依前試辟雍博士制

勅具官某朕親御翰墨刊定學制付之有司以教養多士爾于此以問學行義預辟雍之選豈不榮哉往踐厥官朕將考汝之成而進寵之可不勉與可

從事郎權辟廱正陳詢可辟廱博士制

勅具官某爾經術行能夙著聞譽裒膺考擇掌教頖林行究心克有成效終更還闕權職辟廱論議絃明多士推尚博士之選爾往為宜其達乃猷尚多後祉可

將仕郎試辟廱録陳汝錫可辟廱博士制

勅具官某博士以經術訓迪多士蓋周官師儒之選也惟爾服在學校休有譽言宜膺命書進踐厥次往加勵勉稱朕意焉可

儒林郎裴宗元可醫學博士制

勅具官某朕因能任使各當其宜訓醫之官肆以命爾往加懋勉務稱恩章可

尚醖奉御馮澤可改差充尚食奉御制

勅具官某六尚奉御之臣職任親近選于左服必求端良惟爾敏濟恪勤見于已試掌于膳品宜稱厥官往其欽承以佇褒陟可

延福宮使奉國軍節度觀察留後郝隨可依舊知入內內侍省事制

勅朕於左右近臣任無重輕必惟審擇矧禁省之長冠于內司典領至隆擢授宜遴具官某材資敏濟心術疏通陳力宫廷積有勞勩朕用眷録召復舊班惟三代盛時侍御之選罔非正人出入起居資其承弼今朕命爾總護厥官期紹前修無俾專美可

入內內侍省皇城副使吳德仁可依前入內內侍省皇城副使充殿中省尚舍奉御制

勑具官某六尚奉御事任親密必擇勤恪敏給之臣今予命汝往踐厥次凡幄帟供張汝其掌之宜思乃心以稱朕意可

中書省頒外守闕主事魏伯誠可西頭供奉官出職制

勑具官某爾祗事省垣閱歲云久錫以命秩俾服官常是為寵恩往承無怠可

西頭供奉官錢景振可依前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制

梅亭類稿 卷五

勑具官某祗奉上閤武列為華惟爾舊庸進掄迨今十稔宜加象職進服事勞往務欽承勉圖效實可

左班殿直黃譽可依前官兼閤門祗候制

勑具官某上閤祗奉實贊朝儀惟爾擢自右銓預茲榮選往思所稱無替恪勤可

西頭供奉官夏大中可特授宣德郎制

勑具官某爾惟務學不懈達於朕聞召試西垣辭理可採宜[illegible]各命優易文階往服茂恩務先忠恪可

通仕郎撰歷所參議官謝中美可宣德郎制

勑具官某汝進由經術典教類林西傅綜多聞明於象數刊定歷紀閱歲有勞薦章以聞舉循例命汝祿秩往惟欽哉可

右侍禁徐任可特授西頭供奉官大將杜觀可特授三班奉職制

勑具官某等姦民紀法罪孽必誅爾等告捕有勞宜加賞激往服恩命無替忠勤可

梅亭類稿 卷五

故三班奉職梁權兒男可三班奉職制

勑具官某惟汝天倫死于金革宜推恩典優卹厥家用錫官銜汝其祗服可

開封府職級李淵可奉職開封府額內守闕典事于士明可借職制

勑具官某等軍器建局爾與有勞錫茲官榮往其祗服可

三班借職孫宷可三班奉職制
勅具官某爾諳練獄事推鞫有勞擢進二官以示嘉奬
欽予時命尚加勉旃可
故如京副使石福男堅可三班奉職姪男珪保
姪孫成可並特授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死事之臣朕所閔惻肆推恩典以卹其家命
爾官榮往思報稱可
將仕郎侯叔可左班殿直制

勅具官某爾補獲强寇功次可嘉擢宜武班時乃懋賞
往祇乃服以稱朕恩可
都水監署押官李士定可右班殿直制
勅具官某爾以年勞應格朕又録其祇奉之勤併錫恩
典擢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奉職楊遷原可右班殿直制
勅具官某爾父卒職不懈以勞當遷乞移恩章屬于子
姪進官一等爾其欽承可

將仕郎趙達可特授左班殿直制
勅具官某爾獲强寇勞烈可嘉易進武階昭示甄奬往
加恪慎以稱茂恩可
招箭班姚永寧可補右班殿直制
勅具官某爾服事勤勞宜有甄録其躡尺籍進序官聯
往務廉勤以需選擢可
辰州叙浦縣百姓黄順特與右班殿直制
勅某蠢彼山猺既克討蕩執訊獲汝預有勞帥臣以聞

宜加奬激寵汝命秩往其欽承可
涇州廣鋭第三十一指揮都虞候李吉奏風路
嵌積廣鋭都虞候齊貴可並特授左侍禁制
勅具官某爾以服戎行積有勞勤帥司條奏宜易前班
命爾官榮往其懋焉可
王村因殺逆賊王闘郭希賊馬立功授進義校
尉制
勅爾頃以補賊有功應賞申錫書命祇服官榮可

左班殿直侯舜賢可右侍禁制

勅具官某宮闈進對厥有恩數乞遷爾秩朕豈不從錫玆命書往維欽服可

三班奉職韓武可右侍禁制

勅具官某死事之孤朕所閔恤肆推優典超進厥官往其欽承無忘忠孝可

左班殿直張琰可右侍禁制

勅具官某朕既寶藏宸集推賞史臣爾奉行文書亦有勞勤進官一等往其欽承可

齊勤巴族東頭供奉官本族巡檢阿理男倫布與右班殿直制

勅具官某男爾父奮武戎行委身狥國有司具奏悼念不忘錄爾以官往惟祇服可

畫學錄張睎顏可將仕郎依前畫學御批進過花果三十品筆法頗有可取制

勅具官某惟汝巧於丹青筆法可取宜加甄奬用錫官榮往承朕恩益精厥藝可

內殿崇班張永年可特授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某爾殺獲凶醜勞效可稱宜錫恩章以示嘉奬進官一等往其欽承可

故奉國夫人林氏孫閤門祗候李克忠可內殿承制制

勅具官某仕緣恩閥籍在禁闈予哀保母之終且有緒孫之託宜進承于殿制益視峻于朝聯當務欽修思荷褒寵可

右班殿直梁誼可依前右班殿直閤門祗候制

勅具官某朕念爾父被遇先朝服勤邊陲聲績兼茂宜推恩典寵錄其孤聯職閤門選授攸慎今以命爾往以勤忠往務欽承無替厥紹可

右班殿直閤門看班祗候同提點承受張士文可閤門祗候制

勅具官某惟爾事朕潛宮謹恪可尚宜加甄獎示不弭

忌往服命書益思所稱可

借職閤門祗候鄭綬鄭絳可並右班借職依前

閤門祗候制

勑具官某等朕仰膺帝祉荒寢告祥推恩外家玆有奕

制爾等列于戚屬勤恪可嘉宜服命書序陞品秩往其

欽佩務稱寵榮可

內殿承制郝琳御批故殿前都指揮使都虞孫

男琳爲係勳臣之後可特與閤門祗候制

勑具官某惟乃祖昔侍殿陛爲國勳臣肆加表揚錄其

世爾祗事上閤汝往欽哉可

右侍禁劉閎可閤門祗候制

勑具官某爾右選小臣而姓名達於朕聽擢越邅微寵

以職名於爾之所遇可謂榮矣毋替忠勤尚多後祉可

西頭供奉官焦大祐可除閤門祗候制

勑具官某朕永懷欽慈眷優外屬爾其東出宜典思章

宸閤華資選授惟慎今以命爾其懋承之可

左班殿直閤門看班祗候劉敏可依前官閤門

祗候制

勑具官某惟爾蚤班宸閤勤恪不懈宜錫寵章擢進厥

序仍寓常直以示褒優體予異恩勿忘報稱可

東頭供奉官汪慈明可閤門祗候令再任制

勑具官某爾執勤疆埸久著勞能論薦交章達於朕聽

宜加獎擢率勵遠臣錫以榮名寵之舊服往承親命無

替厥忠可

閤門看班祗候夏大中曹瞻賈詵潘臨任尚賢

吉希孟可各轉一官並罷閤門看班祗候制

勑具官某等閤門員多慢於祗事汝宜罷遣尚進厥官

往服命書勉圖自效可

瞎木沁扎實錫喇卜策進奉人大首領都軍主

奔巴本阿

博特巴陵家轉軍都指揮使小首領三人節斡

存溫伯奇軍主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奉其方物來貢闕廷載考乃誠宜有

褒賞特加遷叙往惟欽承可

揚晟男進果與補右侍禁進穏與補三班奉職

制

勅具官某男某等爾父納地効順既服寵于朝又獻山林之材以祈恩于子朕念其誠恪享上嘉從其言錫爾官榮往祗惟服可

虎翼左第二軍都指揮使德州刺史楊吉可除左領軍衛將軍致仕制

勅具官某爾執勤公家積有勞列以年歸老宜錫恩章環衛隆名昭示褒寵往錫壽[illegible]考孚厥榮可

四方館使康州防禦使荆湖北路兵馬鈐轄黄悦可引進使依舊遥郡防禦使致仕制

勅具官某爾効順熙寧累著勞績今具告老宜有褒優禦侮隆名寵之舊秩仍遷使額以榮其歸體予異恩往綏祉福可

摛文堂集卷六

宋 慕容彥逢 撰

制

西蕃大首領呈城使某與轉遥郡團練使制

勅具官某爾奉其方貢來造闕廷載考所有克効誠款名使團結品秩優隆錫茲寵嘉庸示奬激無忘忠報以稱恩章可

故左藏庫使[illegible]皇城使[illegible]州刺史充本州團練使制

勅設館以待四方之臣置使董之品峻地親朕不輕授具位某貴主之子端謹慈良引例自陳祈恩于朕宜遷品序以示眷懷服茲命書往祗厥事可

入内皇城使資州刺史王仲千可遥郡團練使

制

勅具官某朕操爵賞之柄以褒勵庶工必稽其行治勞列而後加焉以爾賦材明敏持已恪勤祗事禁廷夙彰與處比膺推擇往視解池措置協宜克有成績大邦團

結遥領使名錫茲恩章以為爾寵往加懋勉副朕眷知
可
右衛武大將軍合州刺史薮之可遥郡團練使
制
勅具官某屬籍之親恩紀所厚其以恪謹聞者朕必察
而進之惟爾序於內朝循理不越宜陞位秩昭示寵嘉
益務欽奉以稱朕命可
皇城使合州刺史權發遣高陽關路鈐轄李浦
可特授康州團練使制
勅具官某惟爾効職邊[illegible]圍總予兵鈐克以材能達於
朕聽宜加甄奬示不弭忘團練寵名品秩隆顯服茲恩
命無替忠勤可
入內皇城使通州刺史監安石可通州團練使
依舊入內皇城使制
勅具官某惟爾之父率職克勤徹置茶場會課增羨移
畀子姪錫爾命書團結隆名選授尤慎任其欽佩務稱

邦榮可
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康州刺史仲證可特依
前右監門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皇叔右武衛
大將軍昌州刺史仲柔可特授依前右武衛大
將軍貴州團練使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昌州
刺史仲華可特授泰州團練使依前右監門衛
大將軍皇叔右監門衛大將軍康州刺史仲璉
可特授海州團練使依前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勅具官某等朕永懷心念茲祖考推原所自褒顯近
親豈惟示敦睦之恩亦以彰忠厚之化爾等於屬籍夙
奉內朝恪謹有常祇循憲度宜錫命書之寵進世團結
之榮尚體眷勤克綏祉福可
皇城使閤州刺史黃式可恩州團練使依舊皇
城使皇城使賈祥可閤州刺史依舊皇城使制
勅具官某等汝等咸以材能服采近密閱歲云久勤恪
靡愆序進厥官庸示嘉奬欽予時命尚其懋哉可

莊宅使帶御器械夌文昞可轉皇城使依舊帶
御器械
勑具官某爾以忠敢自勵累有戰功邊臣若茲朕所嘉
偉宜加甄録擢進使名恩典之優惟以示勸往服朕命
尚欽念哉可

入內左藏庫副使梁敦可入內皇城副使制
勑具官某叙進之法雖在踰巡會課以時况乎宮省之
臣哉惟爾持己之謹率職之勤稽其歲勞宜有甄陟用
錫名命昭元寵嘉往勵爾能尚有異擢可

客省使與州防禦使張誠可除正任防禦使制
勑朕慎擇疆埸之臣俾其武服稽其功次褒賞以時爾
其官某勇而尚謀選任邊要齎軍捍冦積有戰多迨玆
造朝宜錫恩命大邦禦侮擢正使名往克欽承尚多後
祉可

東上閤門使成州團練使張蘊可依前官遥郡
防禦使制
勑朕考覈羣臣務先功實爵禄之賞資以勸能爾具官
某材力之優揚歷事任總按肆武克有顯勞宜錫恩章
擢陞厥位禦侮寵秩俾為汝榮往其欽承勿替勤恪可

皇城使忠州團練使兼翰林醫官使李師祐可
轉防禦使依前皇城使兼翰林醫官使
勑具官某爾以醫術舊臣有勞可録宜超常格擢進厥
官防遏隆名選授惟慎今以命爾其往欽承可

皇叔右武衛大將軍榮州團練使仲珙可特授
威州防禦使依前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勑具官某朕承懐孝思念茲祖考推原所自褒顯近親
豈惟示教睦之恩亦以彰忠厚之化爾列於屬籍夙奉
內朝恪謹有常祇循憲度宜錫命書之寵進陞禦侮之
崇尚體眷勤克綏祉福可

皇叔右金吾衛大將軍降授通州團練使叔儺
可特授依前右金吾衛大將軍成州防禦使皇
叔右金吾衛大將軍降授真州團練使叔匀可

特授依前右金吾衛大將軍虢州防禦使制
勑具官某等爾㝡掛吏議貶秩示懲旣閱歲時法當甄
序名城禦侮復爾故官往勵恪恭副予敷睠可
皇伯右金吾衛大將軍蘄州防禦使世劉可正
任防禦使制
勑具官某屬籍之親朕所惇睦以時敘進兹爲典常惟
爾序於內朝迪已恭恪稽其歲月在法當遷宜正禦侮
之名以序隮明之典往其欽佩務稱邦榮可
皇城副使王務民可西京左藏庫使制
勑具官某爾父服職宮省克有顯勞比加褒卹許以回
授用進爾秩時惟異恩往服命書宜思所稱可
入內左藏庫使張汝弼可左藏庫使制
勑具官某惟爾嬰恙滋久難任事勞宜解內侍之名往
衽即真祠之秩尚加衛養以克有瘳可
文思副使董惟正可左藏庫副使
勑具官某惟爾精於推測中驗爲多宜進官榮以示褒
勸錫兹寵命往其欽承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馮興可左藏庫副使制
勑具官某爾於服職有勞宜膺賞典許其回授時乃特
恩序進爾官以彰孝治往祇新命圖稱所蒙可
入內內侍省供備庫副使張奐可入內內侍省
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勑具官某朕設考績之法掌於有司其敘進庫吏必閱
其歲月稽其行治而後授之爾夙稱謹良服勤官省校
功數最宜有甄陞褒序厥官惟以示勸往服朕命思稱
所蒙可
入內文思使劉崇可入內左藏庫使制
勑具官某品秩異等褒勵庶工循勞序遷厥有常格惟
爾特已之愼服職之勤會課以時宜進厥位錫兹明命
昭示寵嘉往承朕恩益思報稱可
入內供備庫副使楊軫可入內西京左藏庫副
使制

勅具官某校歲月以叙遷有司之常格也爾率職恪勤功緒可考會課來上宜錫恩章往克承尚有異數

供備庫副使陳仲穆陳仲稀可兼閤門通事舍人制

勅具官某等朕永念欽慈弗逮榮養恩加外氏式慰孝思爾等頴德慶門夙稱勤恪參華上閤時膺展親往服寵章保茲譽處可

文思副使曹慎可除兼閤門通事舍人制

勅具官某替謁殿中資望清美以爾迪己勤[illegible]積有譽言宜膺寵嘉擢茲華職往服朕命尚懋承之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趙燾可文思副使仍除閤門通事舍人制

勅具官某閤門置舍人以宣傳啟奏爲職資望清俊朕不輕授以爾服勤疆埸顯有勞能用加褒陞俾領厥次進官一等併示異恩往其欽承勉圖報稱可

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劉安國可閤門通事舍人制

勅具官某閤門通奏之職皆贊謁殿中事從親近維爾詳練儀矩祗奉有勞宜加褒陞俾踐厥次欽予時命無替恪勤可

內殿崇班閤門祗候藍安民可閤門通事舍人制

勅具官某爾綴班內殿聯職上閤能以勤恪達于予聞通事華資典司宣贊舉以褒陞示寵嘉往稱所蒙無替譽處可

左藏庫副使鄭瑋可依前左藏庫副使閤門通事舍人制

勅具官某爾奏事替官勤恪可尚宜加褒擢亦不弭忘上閤華資職任親近今以命爾往其欽承可

右侍禁閤門祗候閻諶可閤門通事舍人制

勅具官某軍器建局爾與有勞錄其回授之恩叅以叙遷之法擢職通貲併示褒優往務欽承無忘報稱可

入內西京右藏庫使邵希直可入內文思使制

勑具官某等咸藩進爵邦有常恩稚爾見謂恪勤以名來上序陞位秩昭示寵嘉往其欽承益思厲勉可

入內西京左藏庫使董舜臣可入內文思使制

勑具官某朕考績之法按覈吏功緒而進之以示褒勸矧宮省之臣職任親近會課應法朕豈弭忘叙進爾官往其祗服可

入內西京左藏庫使陳宥可文思使制

十

勑具官某宮省之臣率職靡懈有司會課在法當遷序進厥官以示褒獎往服寵命無替爾勤可

入內西京左藏庫使劉淵可特授文思使制

勑具官某六尚奉御之臣職任親近勤瘁不懈以及終更宜進厥官昭示獎激肆予命汝往其欽承可

入內內侍省西京左藏庫副使何沔可文思副使制

勑具官某考績之法掌於有司非朝廷爵祿可計日以取亦惟念其率職之勞閱歲之久而無罪悔是亦宜於有賞也進官一等爲爾之榮往其欽承益思報稱可

入內內侍省文思副使霍肅可入內內侍省左藏庫副使入內內侍省西京左藏庫副使黃彥可入內內侍省文思副使制

勑具官某等考績之法維以勸能汝等祗事宮庭恪愼不懈校功敫最序進厥官往其欽承益思勵勉可

皇城使成州團練使某人可依前成州團練使充昭宣使制

十一

勑具官某朕惟爵賞之施以勵天下苟有勤績其可弭忘爾最以能稱往當其事稽考其會宜示寵優序進使名品秩增顯惟克祗服尚有寵嘉可

昭宣使福州管內觀察使同知內侍省事任端可宣政使餘依舊制

勑襄命有官修夏人入貢之儀以垂永制成書來上用錫恩章具官某蘊識疏通更練庶務資其典領條列該

詳功緖為優宜膺懋賞宜政置使班秩加隆擢玆榮名
昭示寵奬往其祇服無替忠勤可
皇姪右千牛衛將軍不溢可莊宅副使制
勑具官某屬籍之親領秩衛府顧試吏事朕所嘉從易
授使名往即銓任用自此始汝其勉哉可
文思副使尹正可內園副使制
勑具官某汝以勞進秩近避名諱有異開朕命易授官
雖次等於汝為安可

軍器庫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王處厚可翰林
醫官使制
勑具官某爾業師厚以勞當遷移恩於兄朕所嘉聽用
遷爾秩其往欽承可
太醫丞直翰林醫官局李豪可翰林醫官副使
制
勑具官某爾以醫診之勤久直主第特錫歲閱寵進厥
官往其懋承務稱恩命可

醫官杜日遷杜日恩可並翰林醫官使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進由方技勞效可稱宜加褒陞昭示
奬激特錫餘考寵以使名服玆異恩無替勤恪可
左藏庫副使董惟正可授禮賓使制
勑具官某禮賓置使爰選武聯惟爾夙以恪勤獲事潛
邸迨膺春擢祇奉有勞宜錫恩章超進厥位往承無替
保玆寵榮可
河州岱爾族首領斯多特經特與禮賓副使制

勑具官某爾忠力武材雄於種族捍敵取勝積有戰多
用加超陞以示奬激惟克祇服尚有寵榮可
空名招納諸司使官制
勑具官某効順之臣朕思所厚榮名寵祿褒賞雖優爾
衆資驍雄者開族部奮忠歸義誠節可嘉宜錫命書列
于使秩往其欽佩益厲事功可
四方館使榮州刺史樞密副都承旨來孝孫可
正任防禦使依前樞密都承旨制

敕朕明發不寐有懷哲宗推原同氣之恩申錫外家之
寵具官某操修端靜識慮詳明欽成之親爾爲近屬宜
加進擢俾領使華正兵防之顯名仍棖覺之舊職與承
密命秩峻地親惟時褒榮往其祗服可

賈德明任承密可都承旨制

敕具官某等樞密之府所承稟而宣行者皆禁密之命
必求謹厚之材乃可備於階屬以爾等有恪愿之資加
肅給之敏麗名幾務實唯勞舊按其資望擢總綱領勉
思勤盡尚副褒寵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殿中省尚
輦奉御兼句當祗候庫劉景宣可各依令任滿
日特令再任制

敕具官某惟爾祗奉輦輿兼職帑庫恪勤不懈能整可
嘉宜錫恩章命爾再任體予寵奬其懋承之可

從事郎試辟雝博士馮師忠可依令任滿日令
再任制

敕具官某爾服職膠庠講訓有譽宜久厥任俾副士心
往其欽承以待推擇可

樞密直學士朝請大夫知定州管師仁可左朝
儀大夫依前樞密直學士依令任滿日令再任制

敕持橐從臣出分閫寄聲績之茂達於朕聞宜錫恩章
昭示褒賞具官某風儀推擇揚歷清華茲守中山總護
諸將經營保聚建築西關峙積芻粮訓練師旅顯有勤
勞之實仍加鎮靜之能擢進文階寵以再任敕自朕志
爾其懋承可

太學博士蘇睿可依令任滿日令再任制

敕具官某爾以術業行義與太學師儒之選克有聲處
達於予聞宜久厥官以訓多士欽承無怠嗣有寵嘉可

將仕郎試辟廱錄朱丞可依令任滿日令再任
制

敕具官某爾由太學陞選寔服官榮擢寘辟廱閱日茲久
率職有聲達於予聞爰錫命書寵以再任欽承毋替嗣

有褒甄可

從事郎試太學錄孫疇可候令任滿令再任制

勑具官某爾以經術行能服在太學劝實之美達於予
聞宜錫命書寵以再任尚有異擢爾往懋哉可

奉聖吉米芾罷郎官差知淮陽軍制

勑具官某春官總禮樂學校之政令爲郎於此時謂宗
途惟爾險怪詭譎聽爲奇言異行言章以聞理宜斥罷
黜守軍壘有典民往省厥愆無重後悔可

左朝議大夫試兵部尚書兼侍讀劉拯御批劉
拯操蘊姦邪試沮朝廷已行之命言涉不遜在
理宜容可落職差知蘄州制

勑六官之長時予邇臣獻納謀謨當體國是茍從素守
罰其可逃具官某名自邇方寖更顯擢弗思砥礪以報
寵章迺操蘊姦邪濟以狠愎欲沮成命言涉不恭彈章
亟聞朕不汝赦黜守支郡有社有民尚爲寬恩無忘循
省可

龍圖閣學士朝散郎知河南府范致虛可特降
兩官制

勑侍從之臣朕所信任茍弗務忠實懷私誕謾宜昭典
刑以示禁戒具官某曩緣疎遠擢備清華而自蹈匪彝
犯於公義訟田積歲汝實建謀詐牘具存豈不信與連
與犴獄煩紊有司追兹考證之明灼見欺誕之迹黜官
二等時迺寬恩往省厥愆無重後悔可

張穀特降兩官制

勑具官某朕念已戍之師服勞於外故撫字其家唯恐
弗至比命汝察其廩給蓋以防猾夫侵漁其間也汝弗
往躬省老稚籲聞獄辭具孚朕不汝赦黜官二等俾懲
厥愆祇服寬恩勉圖後効可

蔡王府都監入內西京左藏庫副使李承言降
兩官制

勑具官某黜罰之施昭示禁令爾弗克恪慎白干典刑
閱辭具孚宜有懲責特衡舊服仍降兩官尚爲寬恩往

省殿答可

宗室金吾衛大將軍代州防禦使克如降兩官

勑仕朝參制

勑具官某朕敦睦宗族以隆親親黜賞之施時惟政典爾弗務恪慎自蹈匪彝達於朕聞按驗不爽宜加懲責以允明刑特降兩官仍罷朝謁尚為寬宥毋重後悔可

淮東提刑章綽降兩官送吏部與遠小處監當

制

續文叢集 卷六

御批崇寧五年六月二十一日指揮不帶舊鈔在帶舊鈔之上蓋為三分鈔立法今香鹽司將三分鈔舊法擅改在七月十三日五分新鈔之上仍一面行下鹽場支鹽五分鈔行之未久始克就緒而香鹽司官挾情沮壞

御前處分身任其事公害其法不正典刑何以懲勸其本司官可先次衝替仍降兩官送吏部與遠小處監當吏人杖一百決訖勒停

勑具其官鈔法之行始克就緒爾身任其事所宜遵承而廼挾情自私沮壞詒害遂非毋憚良駭朕聞不正典刑何以示戒宜先衝罷仍黜厥官俾還銓曹遠司筦庫往加循省勿重後悔可

端明殿學士朝散大夫曾孝寬可差知鄆州降授奉議郎趙高可差知徐州制

勑朕仰稽前世晉正治官使賢乃條以倡守物眷惟巨屏屬在真才具官曾孝寬朕所簡知勳德之後惠和詳慎克紹其門汶陽之田風醇土沃往諧共治以康元元

續文叢集 卷六

俾邦咸喜曰有良翰時爾稱職其益懋哉可

勑具官趙高適敏宏毅志欲有為朕所簡拔列之法從比緣小眚擿在軍壘言念省循是遷徐土爾維布宣朕德以惠元元俾邦咸喜曰有良翰時爾稱職其益懋哉可

趙靖特降一官仍衝替制

勑具官某爾為獄官聽辭爽實逮加覆按具得厥情降秩示懲仍特衝罷茲惟政典用戒不虔可

城南廂安濟坊提轄使臣左班殿直蔣迪可降
一官衝替制
勅具官某朕置安濟坊以療疾病之民法令既備尚慮有司奉行不虔命官按視惟爾弛慢失職達於朕聞宜黜官仍加衝罷以昭示訓懲爲羣吏之戒可
承議郎黃彥承制劉亦侍禁王進殿直張大忠
各先降一官送大理寺取勘制
勅具官某等汝等服在太官弗克勤恪宴饌廢缺良駭予聞降秩示懲仍俾推治往思厥咎毋重悔尤可
循化城守禦將佐等京東第六副將供備庫副
使郭昱特與轉兩官同總領河州蕃將兵內殿
承制王德厚特與轉西上閤門副使知城寨東
頭供奉官劉歆特與轉兩資安强寨守禦將佐
等秦鳳第三將左藏庫使呂璧大通城知城供
奉官楊德膏押餘丁使臣供奉官孫元各特與
轉一資內楊德特更與減一年磨勘制

勅具官某等爾等擐甲執兵服戎疆場招納守禦咸有顯勞條狀以聞第遷位等無忘忠報以稱寵休可
使臣安質劉誠時惲可並轉一官大將耿宗言
孫吉可並轉一資制
勅具官某惟爾預修崇報工役不憚稽其勞能宜有甄奬錫茲恩命無怠欽承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陳仲侑供
備庫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陳仲俅陳仲偉可
各轉兩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追懷欽慈弗逮榮養於其遷祔施澤外家爾等恪謹慈良實在近屬比還姓氏抗疏自陳維茲敘進之恩時乃已行之命往綏寵祿以副朕心可
內殿崇班王祥趙琛郝軫各轉一官張吉宋定
各轉兩官皇城使劉法轉遙郡刺史供備庫副
使石舜舉轉兩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恢復河湟遹追先志爾等出入行陣積有

多戰㝡府以聞朕用嘉止爰考功次序進厥官往服恩
章益勵後效可

皇城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折可大特與轉西
上閤門副使內藏庫使王充莊騏驥副使卓裕
勒左藏庫副使經諸爾各與轉一官西京左藏
庫副使鄂特寧與轉兩官制

勑具官某等朕以文德武威撫寧疆埸爾等出入行陣
克懋忠勤論次厥功第加賞拔益思奮勵以副恩章可

從事郎充熙河蘭湟路轉運司太上御上當公
事程固可改合入官差遣如故制

勑具官某士由登調以升京秩者朕必引之陛見親閱
其人爾令居職而朕就命之爾之膺此可謂榮矣其究
乃心以圖報稱可

直龍圖閣權發遣河北路都轉運使梁子美可
特落發遣字制

勑具官某朔部被邊帶國之根本總司漕輓委用不輕
爾才力有餘濟以勤恪宣勞外服所至可稱比錄簡知
專任使事率職愈厲朕豈弭忘用加褒陞寵以資任祇
服恩命尚其懋哉可

承直郎趙知機可換右職制

勑具官某爾數犯刑典難齒左銓易授武階俾有饒廉
往其兢慎尚免後愆可

京畿轉運副使張杲可陞充轉運使仍還一官
制

勑具官某置使京畿總司漕輓職專刺舉權任匪輕爾
頃膺選掄擢貳厥事與建比輔勞力可嘉宜正使名乃
還秩序茲為褒寵無忘欽承可

詳定編修國信條例所點檢文字裔求慶及左
班殿直梁善王宗望三班借職是清三班奉職
薛通可各轉一官管構都亭西驛所前行陳公
昂可借職制

勑具官某朕推恩書局不揜爾勞寵以官榮往其祇服

可

朝請大夫知鄧州向宗賢可轉一官著遣依舊

制

勑具官某師帥之長與予共治有勞可錄夫豈弭忘惟爾材力之優卒職有裕茸完東郡成績可嘉宜錫恩章以示甄獎進官一等時乃異恩往其欽承益思所報可

右侍禁充翰林書藝局祗候睿思殿御前文字庫祗應鄧惟賢特與轉一官依舊帶破見請驛料待詔請給制

勑具官某惟爾書藝有勞進遷位等餼廩稱事亦以勸能往服恩章無忘勤瘁可

蕃官皇城使昭州刺史童順明皇城使嶽州刺史劉廷壽特與換漢官左藏庫使忻可名內殿崇班格扎克各與轉一官內忻可名換漢官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奮身效順來造爾廷忠義若茲朕所嘉尚載加寵擢以示褒崇祗服命書無忘報稱可

宣德郎王雲為進崇寧奉使吉林智文理可採特轉一官與諸軍差遣制

勑具官某比嘗遣使往撫三韓爾以賤荒從行寔紀其事文理可採宜有褒榮序進厥官俾莅軍壘往加勵勉以稱所蒙可

摛文堂集卷七

宋 慕容彥逢 撰

制

蕃官羅佛與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服勤邊圉克有戰功宜進厥官昭示嘉獎欽[illegible]命尚懋爾忠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喬伯虎與轉兩官蕃官西京左藏庫副使胡志德與轉一官蕃官文思使羅萬戚與轉三官內一官回授與五服內有官親屬蕃官文思副使爾善轉兩官制

勅具官某爾等各以戰多達於朕聽忠勇若此宜有褒嘉擢進厥官益圖稱塞可

策凌博族首領嘉勒幹進補皇城副使奉聖旨特與轉兩官制

勅具官某爾躬冒矢石追襲寇攘誅斬既多仍有俘獲帥司條上功狀爲優擢進兩官以示甄獎服茲明命無替忠勤可

文思副使董厚與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服勤疆場以有戰多朕不弭忘特加甄敘進官一等其往欽承可

開封府提事使臣韓慶朱涣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以汝捕獲之勞宜有甄獎遷資示寵於汝爲榮無替恪勤務稱恩命可

左藏庫副使蔡丹內庭崇班包喜各轉兩官東頭供奉官隆布盤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爾夙以材能服勤疆場河湟之役咸有戰多用加褒陞昭示獎激往共乃服尚其勉哉可

右騏驥使張晞如京副使兼閤門通事舍人王子旻共特與轉三官內張晞兩官回授與五服內有官親屬內庭承制陳懷遜宛苑副使匡用誠供備庫副使鄧晉東頭供奉官王志各與轉兩官供備庫使高靖西京左藏庫副使 王舜

中内庭崇班沈超東頭供奉官王正臣各轉一
官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擐甲執兵出入行陣河湟之復咸有
戰多功狀以聞第加賞擢益思奮勵以副恩章可
蕃官内庭崇班牛伊格與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發於忠誠奮身効順朕所嘉尚宜有褒陞
序進一官聊示奬激往加勵勉以副恩章可
左藏庫副使奇多遇内庭崇班李士吉各與轉
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汝等冒犯矢石以立戰多宜進厥官昭示
奬激往圖後效嗣有寵嘉可
如京使趙抃右班殿直王豫可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招諭通遠爾預宣力進官一等以示褒嘉
往承朕恩勿替忠恪可
三班借職鄭貢妃位掌牋奏陳濟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惟爾祗事有勞宜加甄奬擢遷位序其往欽
承可
舊城裏左廂居養院提轄使臣左班殿直楊寧
可轉二官制
勑具官某朕置居養院以處鰥寡孤獨之民法令既備
尚慮有司便文目營命官按視惟汝奉行勤恪民得所
歸至於歡呼感激朕甚嘉之擢進厥官以為能吏之勸
往其懋勉嗣有寵褒可
將作監李誠提轄兵匠官曹撫可各轉一官李
誠係右朝議大夫曹撫係朝請郎制
勑具官某等北營崇報既克考成工役不愆勞列可尚
爾等預茲典領咸著恪勤以錫恩章以示嘉奬進官一
等其往欽承可
内庭崇班李紹與轉三官制
勑具官某爾三立戰多兵無亡失宜加優奬以勵邊城
超進厥官茲為懋賞往承無替朕不爾忘可
保安軍順寧寨番弓箭手指揮覺默特族右侍

禁阿勞爾與轉五官制

勅具官某順寧之役爾預有斬馘既多仍執強敵進官五等時乃異服往服寵章無替忠勇可

左侍禁克學士院侍詔巡訓爲三次書寫送使國書特與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以書藝承詔三寫國書列狀自陳朕命甄録進官一等於爾爲榮可

內庭崇班孟達與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奮武邊陲抗賊決勝以推恩典以賞戰多序進厥官往其祇服可

宣德郎閻駿宣義郎舒孝舉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夏人入貢邦有常儀命官刊修書成來上惟爾咸以推擧獲與封論宜錫恩章昭示嘉獎進官一等其往欽承可

西頭供奉官楝智默特與轉四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以忠効順獲邊班聯克有戰功達於朕聽宜加●往膺優恩益思報命可

得功人內殿承制韓庠加四級西京左藏庫副使李介二級西頭供奉官李壽二級並級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冒犯矢石咸有戰多節臣以聞按級加賞第遷品秩時乃優恩往服承書益思奮勵可

西頭供奉官睢文約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收復鄜延爾思置郵祇事無違宜有褒賞進官一等往其欽承可

句當修內司使臣張祐鄧述劉道催促修造使臣李景約晉用宗明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命有司繕飾原廟爾等恪勤厥事工役不愆宜進官榮以示嘉獎往承寵命益懋爾能可

尚衣奉御李鎮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官職在尚衣掌於冕服夙夜祇事勤恪可稱序進厥官惟以示勸欽予時命尚其勉哉可

西頭供奉官析可獲與轉三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冒矢犯石抗賊效忠克有戰多達於朕
聽進官三等以示獎優往服命書加勵激可
內殿崇班鄭清與轉兩官梁德與轉一官東頭
供奉官楊隆西頭供奉官宋伯咸各與轉兩官
制
勅具官某某爾等奮武追隆誅斬強敵視功輕重叙進
厥官爰錫命書昭示獎激往其秪服毋替爾忠可
朝散郎家安國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果膺選掄往按茶事稅課豐羨效勞可稱
序進厥官維以示勸秪服恩命無替恪勤可
承制武道紀崇班丁克彥皇城副使楊球入內
西京左藏庫副使陳思溫供奉官周覺盧贊楊
安國王昺耿維康陳謙王方徐中立侍禁秦純
吳之純杜卿張歎樂傳趙士畋殿直徐舟方承
約張顒郭璹母玉王士真奉職陳子淵徐昇借

職司孟呂師嚴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即英祖舊邸崇建寶坊爾等率職於茲
俱有勞勤進官一等以示寵嘉往服恩章益思勵勉可
文思使吳元瑜入內供備庫副使張易承制吳
永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朕即英宗潛邸重建寶坊爾等俱以材力之
優協濟厥事稽其功緒恪勤可嘉宜錫恩章擢陞位秩
往加勵勉無替前勞可
入內文思副使胡宗傑入內西京左藏庫使措
茂昌入內文思使何訢入內左藏庫使榮州刺
史陳宥入內東頭供奉官黃訓入內庭承制鄧
忠臣凌德臣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眷撫庶工錄其勞列雖在踈遠褒賞以
時矧惟左右之臣乎爾等出入禁庭奉勤夙夜恪謹之
節久而益彰宜服朕恩序陞品秩尚加勵勉務稱寵
榮可

入內西京左藏庫使郭禹臣入內供備庫使張
蘋入內供備庫副使張孝明入內東頭供奉官
宋佚可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朕追懷恭懿保翊累朝錄其舊人昭示恩
紀爾等出入禁闈咸著恪勤以膺寵嘉擢陞位秩往加
勵勉以稱簡蒙可
入內文思使舒州刺史楊日言入內左藏庫使
黃謹入內文思使范仔入內文思副使閻祖德
入內文思副使楊端入內西京左藏庫副使鄧
繼英入內內殿承制朱輔世入內崇班王允文
鄭謹入內東頭供奉官王䙬張令可各轉一官
制
勑具官某等朕仰膺孚佑号鬫告祥賚賞之施邦有常
典爾等率職禁省祇奉勞瘵其恪謹宜加甄奬序陞位
秩錫以命書往其懋承益思報稱可
入內內侍省官朱祐之石璉張補之李雍陳思
恭王萇臣張正夫曹蒙江懿張欽若許佃容誼
超翥可各特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朕覩天眷祐錫羨宮闈慶賞之施厥有常
典爾等列職禁省勤恪恭𢖍有勞能宜加甄奬用錫
寵命宜進厥官往務欽承益思稱塞可
入內內庭承制張佑入內左藏庫使王佑各轉
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禁省近臣功緒可考以時叙進茲謂典常
爾等出入禁庭勤恪靡懈會課來上宜錫息章往其欽
承務稱甄奬可
入內左藏庫永州團練使馮鐸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稽勞叙進不以遐遺矧吾禁省之臣會課來
上藝能之典厥有故常惟爾稟資溫恭廼已勤庶率職
有餘閱閱具存宜進厥官以示甄奬服茲寵命尚加勉
哉可
內侍省內殿崇班藍惟信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惟爾從子功緒可嘉是錫恩章許其囬授宜
遷爾秩以示寵嘉往服命書毋忘勤恪可

入內西京左藏庫副使張瑾可轉兩官制

勑具官某朕推一心以馭羣臣任無內外必稽其功緒
而進之爾服采禁省克自抑畏閱歲滋久積勞當遷叙
進厥官往其祗服可

入內內殿崇班鄭宗仁入內左藏庫使梁貽慶
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宮省之臣出入禁闥恪勤不懈考績維明
有司以聞法當叙進宜遷位秩昭示寵嘉往克欽承尚
有超擢可

供備庫(副)使蕭(蘇)球東頭供奉官蕭恭右侍禁張
康張孝忠梁嘉叟右侍禁華鎮崇班劉震右侍
禁錢景寬右班殿直蕭(蘇)絢可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浮梁建壘工役不愆爾等咸服事勞協力
趣辦宜推恩典以示褒嘉序進厥官往承無斁可

入內內侍省西染院使郝平可特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朕考覈羣臣録其功緒爵禄之賞資以勸能
惟爾賦材敏明廸己勤恪踐揚事任積有顯勞宜錫命
書褒進厥位往加勵勉務稱朕恩可

入內內侍省供備庫副(使)張禹偁西頭供奉官武
昱可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昔在潛邸時嘗逮燕府相與講學爾等實
預祗奉念之不忘宜錫恩章特遷位秩往加勤恪以稱
所蒙可

入內右騏驥使裴絢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illegible]蕭關爾預宣力以時促辦工役不愆勞
列之優宜膺厚賞用申書命加進厥官褒善録勤惟以
示勸往服朕訓無忽欽承可

入內文思使董舜臣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朕考覈羣臣録其功緒爵禄之賞資以勸能
爾出入禁庭謹恪可尚軍器建局率職有勞宜錫恩章

以示甄獎擢陞厥位其往欽承可

入內西京左藏庫副使黃洙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朕考覈羣臣錄其功績爵祿之賞胥以勸能爾材資之優率職有裕軍器建局宣力為多宜錫恩章以示甄獎擢陞厥位往其懋哉可

入內西京左藏庫副使張禹偁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祗事皇府閱歲既多宜錫恩章以示獎進官一等其克欽承可

入內右騏驥使朱拱之入內左藏庫副使何訢可各轉兩官制

勅具官某等爵祿之賞操柄在予念功簡勞人用胥勸惟爾服職宮省夙著恪恭事旹成預有勤績宜加甄獎昭示寵嘉用錫命書擢陞位秩往承無替尚有異恩可

入內內侍省文思使滎州刺史陳宥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計其歲月察其行能而後進之此有司考績之政也雖吾宮省之臣耳目所及亦率是法惟爾出入禁闥勤恪可稱會課以時既應遷格序陞品秩爰錫命書服往寵榮尚加勵勉可

入內左藏副使黃希叟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祗事宮省勤恪不渝論課有司既應遷格宜陞班秩以示褒嘉往服恩榮益思懋勉可

入內內殿承制楊幹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報事內省勤恪可稱褒進以官往其祇服可

入內內侍省禮賓使及入內內侍省左藏庫副使胡宗傑等並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考績之法以勵庶工褒善錄勤靡間疏遠矧吾禁省之臣義豈當後惟爾宣勞夙夜勤恪不愆會課當遷叙進厥位是雖有司之常法非率職勵行其何以稱此可

入内內侍省左藏副庫使張璪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禁省之臣職任親近稽勞叙進時乃舊章惟爾材質之優濟以勤恪有司會課率職可嘉宜錫恩章俾陞佐秩往其勵勉以對寵恩可

入内左藏庫副使何訢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宮闈嗣慶爾父頃恩祈以寵章屬於子姓惟爾出入禁闈勤恪不懈宜錫命書進陞佐秩無忘忠孝乃稱所蒙可

入内西京左藏庫副使劉光祖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汝涖職恪勤達於朕聽進官一等以示寵嘉往服恩章勿替厥志可

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熙河路走馬承受公事秦肅之特轉兩官制

勑具官某汝出入戎行以駿奔承命為職迺能審度事機率先士卒奮身鋒鏑之間決戰取勝誅斬首惡閱級既多幕府以聞朕用嘉止進官二等以懋汝功服我寵榮愈加勵勉可

朝請大夫尚書省都事呂昭敏韓祥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朕命儒臣編次學制成書來上爾與有勞推進一官以示甄奬往承茂渥無替恪勤可

手分借職邰淵左安仁康公謹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爾奉行文書勞勤宜賞進官一等其往欽哉可

宣政使深州防禦使賈祥可使額上轉行一官制

勑朕親御翰墨刊定學校之政令命官編次既獻成書應奉之臣宜膺慶賞具官某持身祗肅涖職恪勤揚歷既多休有譽處惟茲建局承命不懈宜進厥官昭示嘉奬往其欽佩益懋厥修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邢從善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惟爾昔應奉常援例祈恩寵進一官以示甄

録往服朕命無替恪勤可
皇城副使權發遣本路都監新差權發遣保安
軍耿端彥莊宅副使本路第六將孫廣如京副
使本路第六副將梁瑋各特與轉兩官係鄜延路
制
勑具官某等朕率惟敘功以固封守西陲招納爾克有
勞超進厥官以示獎激往加勉勵尚有寵榮可
監成都府上供機王適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織紝之工在城都者汝實總之克勤乃職勞
列可嘉宜進厥官俾仍舊服體予甄獎尚加懋哉可
宣德郎魏當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朕重建琳宮修嚴像設爾預供億宜錫恩章
擢進一官往其祗服可
朝請郎集賢殿修撰知荊南軍府董必特轉三
官制
勑具官某朕操八柄以馭群臣爵賞之施非廸有功末

審處授爾以書殿華貫作師荊湖經理封疆既克就緒
進官三等以懋爾勞圖稱所蒙尚有顯陟可
通直郎提舉夔州路常平等事張杲與轉一官
制
勑具官某朕祗適先有恢崇學校庶幾道德一風俗同
汝為部使者能糾察異論助朝廷所以訓廸多士之意
朕甚嘉之進官一等為汝寵榮往其欽承益勵治行可
通直郎李亘可轉兩官御批鰥寡孤獨王政所
先條令雖具施行在人溧陽縣分為八室男女
異處各得其所宜在褒勸其知縣特轉兩官候
任滿日與堂除差遣制
勑具官某朕憫鰥寡孤獨之民困窮無告廣建居養所
以安集之有司供億事為之制朕之撫綏斯民亦已勤
矣顧條令雖具而施行在人惟爾究宣德意分治室廬
男女異居各得其所設施之美達於朕聞不有褒陞何
以示勸進官三等時乃異恩俟其終更別加除擢往服

朕命無替恪勤可
權貨務監官朝奉大夫宋康年吳存朝請郎丁
維買鈔所監官文思副使左厚之奉議郎周中
可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鈔法之行爾實推奉會課饒羨良見恪勤
宜錫寵章擢陞品秩往加勵激務稱所蒙可
承務郎知鄭州管城縣范世脩奉議郎通判永
興軍王直臣奉議郎僉書陝州節度判官廳公
事王觀國可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某爾等招諭逋逃俾還反籍效實可尚達於
朕聞褒進厥官維以示勸往思報稱無替各勤可
朝奉郎張伯昌宣義郎王萬承議郎徐宅供備
庫副使魏伯成李彭年皇城使京畿提舉保甲
無提刑劉戚朝奉大夫趙士宇朝奉郎提舉京
畿常平王仲原承議郎孫奎周廷堅奉議郎向
濤宣德郎樓光翟鼓仁宣奉郎向滁應安道入內

內侍省供備庫副使黃希旦左藏庫副使王朗
皇城使河東第六將閤德府駐劄劉永德可各
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某爾等預修比輔各建有功宜錫寵章以示
甄獎進官一等時乃茂恩往其欽承益圖稱塞可
涇原路定戎鹽池提舉措置官夏偲勾管種收
給納劉雄陳開並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鹽池奏課歲額遞增經畫於茲惟爾勞勤
宜推恩典以示褒嘉序進一官往其祇服可
朝請郎知北外都水丞公事葛仲良朝奉郎權
發遣通利軍句仲甫可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營建新壘役不愆期惟爾供億之勞宜加
甄賞用錫寵命擢進厥官務往欽承無替勤恪可
通直郎河北路運判張翬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以材選往佐漕臺工役造成與有勞勛擢
陞位秩維以勸能往服恩章尚加懋勉可

朝散官同管勾成都府利州陝西等路茶事兼
提舉陝西等路買馬監牧公事龐寅孫轉一
官制
勅具官某爾比擢使軺監摧監牧般馬三萬差擇惟良
勞力之優宜示甄奬用錫名命寵進厥官往其欽承愈
加勵勉可
知岷州降授左藏庫使威州刺史馮瓘通判岷
州奉議郎石緝岷州都監供備副使魏允中可
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爾並職外邦預吾馬政般數登足功緒可
嘉宜進厥官昭示甄奬往加勵勉以稱茂恩可
太常博士單曄可轉兩官兩浙提舉學事路璉
可轉兩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親定學校政令付之儒臣俾加編次爾
等俱以文行被選披閱于茲書成叙恩擢陞位秩往服
寵命益懋厥修可

朝散大夫直龍圖閣提舉成都府利州陝西等
路茶事兼陝西等路買馬監牧事孫鼇抃可與
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心術疏通濟以勤恪市茲萬馬差擇惟
良稽勞叙恩擢陞品秩體予嘉奬其懋承之可
朝散郎權發遣陝府西路轉運判官公事孫琦
朝奉郎權知解州宋表微承事郎權通判河中
府李登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爵禄之柄在予一人褒善録勤夫豈虛授爾
等協力集事各廸有功宜錫恩章俾遷位秩往其祇服
益懋厥修可
宣德郎通判乾寧軍王雲可轉兩官制
勅具官某朕嘗遣使往撫三韓爾以賤儒從行實紀其
事成書來上文理可嘉擢進厥官仍佐軍壘往思勉勵
以稱寵褒可
引進副使雄州防禦使姚古可使額上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統吾虎士修葺有勞帥臣以言朕所嘉尚
特遷品秩為爾榮寵往服命書益圖顯效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鬵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屬籍之親領秩環衛能以勤恪達於朕聞序
進厥官昭示嘉獎欽承無替乃稱所蒙可
左朝議大夫蹇序辰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朕既寶藏宸集加惠史臣例進一官汝其祗
服可
左侍禁方榮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以緝捕之勤討獲群盜部使者條上朕用
嘉之擢進厥官往其祗服可
太醫丞直翰林醫官局王舜卿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諸父用道醫診有勞許以恩章屬於從子
用遷爾秩往其欽承可
太醫丞直翰林醫官局李仲章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父士爽醫診有勞許以恩章屬於子姓用

遷爾秩往其欽承可
司勳員外郎陳璽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閤門纂制既獻成書惟爾久與討論宜有甄
獎進官一等示不忘往其欽承益思所稱可
天文官介王仲孚康永昌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爾等推測之精考驗不爽宜陞位秩以示
寵嘉往服恩榮益加懋勉可
太史局天文院學生蘇晃可轉兩官制
勅具官某歷書之成爾與祗奉錫茲恩命往其欽承可
醫官潘用中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服勤醫診藝業惟良調治中宮勞效顯著
宜陞位秩昭示寵嘉往服恩榮務先謹恪可
皇兄右武衛大將軍保州刺史士暕可轉一官
制
勅具官某宗正言爾學問淹通累中優選朕聞而嘉之
召試禁林以觀所蘊而程篇來上文理俱通宜進厥官

俾為屬籍之勸可

右監門衛大將軍仲佩仲維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爾父宗諤受命仁廟敦諭英祖趣定儲極載在信史朕心不忘宜錫恩章以寵厥後擢陞伍秩其往欽承可

兩朝佑聖太夫人姪孫左侍禁閤門看班祗候張世昌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朕追懷恭懿褒録近親進爾一官錫茲名命往其欽佩務稱寵榮可

郭獻卿男莊宅副使鎮可轉兩官制

勅具官爾父國之姻戚卷其淪亡遺奏祈恩以為爾寵朕用惻惻進爾官榮閣稱所蒙無忘忠孝可

承議郎試戶部尚書劉逵翰林學士朝散郎知制誥張康國朝散郎試尚書禮部侍郎王能甫朝奉大夫試尚書工部侍郎管師仁可各轉一官制

勅朕集神考詔禮既藏之顯謨與詩書並傳垂訓萬世爰推慶典以惠史臣具官某等學問文章時望所屬雍容通列載筆汗青辰集備成嘗預與領用加甄奬序進厥官往其欽承無或謙避可

右武衛大將軍吉州防禦使世設可轉一官制

勅朕於羣臣之有功者雖遠不忘録其世類矧宗室近親恩紀宜厚者乎具官某爾父從古受命仁廟敦諭英祖趣定儲極朕所追懷用錫爾祉大邦禦侮擢正使名服茲寵榮務先謹恪可

知閤德府顯謨閣直學士朝奉大夫李孝壽可轉一官制

勅侍從之臣服采於外有勞當録朕豈爾忘具官某材術之優歷踐煩劇比倅北輔供億不僣宜錫恩章褒進厥序體茲異數尚加勉哉可

翰林學士鄭居中可轉兩官制

勅朕親御翰墨刊定學校之政令科條纖悉取成於心

編次之臣以書來上爰推慶賞褒叙其勞具官某氣節
端方才猷閎廓文章學問望實顯隆擁容禁林[illegible]茲典
領宜膺寵命擢進品階往體眷知無忘欽佩可
禮部侍郎劉正夫可轉兩官制
勅朕親御翰墨刊定學校之政令科條纖悉取成於心
編次之臣以書來上特推慶賞時乃茂恩具官某服在
儀曹與茲典領俾陞位秩不汝遺往其欽承無忘稱塞
可
起居舍人蔡薿可轉兩官制
勅具官某朕親御翰墨刊定學校之政令命官編次既
獻成書在之臣宜均慶賞惟爾學術詞采嘗冠諸儒論
議純明業履維稱服在右史與茲討論擢進厥官以示
勸奬往其欽佩益懋厥修可
左藏庫副使楚沙木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躬冒矢石以有戰多幕府奏功按級序賞
進官一等於爾為榮可
西京左藏庫副使王偉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illegible]以克有功閱級叙恩昭示嘉獎
服茲明命尚加勉旃可
西綾錦副使吳翰林醫官副使蓋演醫官副使
盧德誠翰林醫官賜緋丁銳翰林醫學李師老
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爾等祗事衛府醫診有勞宜錫恩章昭示
嘉獎進官一等其克欽承可
供備庫使李庠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肄職不懈宜有甄奬用錫明命寵進厥
官往務欽承勿替勤恪可
翰林學士鄧洵仁可轉一官制
勅大禮奧制闕門定議比命有司特加編次稽其功緒
宜錫恩章具官某操履端方問學純粹文章論議夙有
顯名向獻成書條理該盡擢陞品秩以示寵嘉往服邦
榮益思報稱可

宣德郎尚書膳部員外郎王濬通直郎尚書職
方員外郎李康彥可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摭䇿修書既成來上爾等夙以推擇久與
討論宜進厥官昭示寵奬往其欽佩務稱恩榮可
朝奉郎大司成兼侍講薛昂可轉一官制
勑夏人入貢邦有常儀命官刊修以垂永制成書來上
功緒可嘉具官某學問文辭朕所眷任資其詳定條列
該明宜錫恩章昭示寵奬進官一等往惟欽承可
右藏庫副使柴定官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數級塞下爾預有功宜進厥官以勵忠勇錫
茲寵命其克欽承可
文思副使馮鐸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父與修貢儀例有褒賞移恩于姓朕所嘉
從進爾一官往其祇服可
奉議郎歐陽大椿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惟爾弗徇請謁舉發其狀吏守若茲氣節可

尚握陞官次副以優恩今命近官特加審察體予甄奬
往其祗承可
閤門祗候劉斅可職上轉劉婕妤弟劉牧劉敏
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宮闈嗣慶恩及外官爾等洪以恪勤之資
列於戚里與茲寵典兄弟聯榮或擢進職名或序遷品
秩往其欽佩務稱所蒙可
左藏庫副使甯日政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服職有勞達於朕聽宜加褒陟示不辟忘
序進一官往承無斁可
太醫丞趙宗元翰林醫官趙嗣先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軍器建局爾與有勞擢進厥官以示甄奬
往祇乃服無替恪勤可
醫官熊希賢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惟爾醫診之良克有勞效宜優常格序進厥
官往務欽承無替勤恪可

醫官王舜康張節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爾父醫診有勞移恩子姓宜還爾秩錫以
命書往服恩榮益勤世業可
醫官卓遵國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醫診之良克有勞效宜還位秩以示寵
嘉往服命書益勤厥藝可
軍器庫使兼醫官使卓遵國醫官使王慶序軍
器庫副使兼醫官副使張希房蓋演高明之禹
綾錦副使兼醫官副使趙廣文醫官副使張漸
王舜民太醫丞直醫官劉景温太醫丞張永醫
官任元善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朕荷天之休後星嗣慶爾等或與秖奉之
賞或膺田授之恩均被寵命序陞品秩往精厥藝務稱
邦榮可
太史局丞袁惟幾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新歷成書爾與推測持錫常格寵進厥官往

承朕恩務先恪守可
醫官國士英男之實醫官張倚男節可各轉一
官制
勅具官某等爾父秖事有勞宜膺慶賞許其回授時乃
異恩兹錫命書序進爾秩往精世業以稱所蒙可
權易副使兼翰林醫官副使潘先之可特轉一
官制
勅具官某爾以方劑之勤奉事王府閱歲已久宜錫恩
章擢進厥官往其秖服可
醫官卓遵國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父以醫診之良勞列可奬移恩子姓進爾
官榮其往欽承益勤世業可
東頭供奉官劉選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出入行陣驍勇有聞稽其戰多宜有優賞
進官三等昭示寵嘉固稱所蒙無忘忠義可
崇班張璠與轉兩官東頭供奉官張璟與轉一

官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奮武疆場克有戰多慕府以聞朕所
嘉尚賜遷品秩以勵遠臣往復新恩益思報稱可

東頭供奉官王世益衛采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等奮武疆場克有戰多幕府以聞肆遷品
秩以勵遠臣往服新恩益思報稱可

三班奉職王從善左班殿直李瀰各轉一官制
勑具某等宮闈業封恩加外屬以名來上朕所嘉從徭
服羅紫毋忘勤瑩可

左藏庫副使尹正供備庫使黃通事舍人潘翊
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宸閤定儀成書來上爾等與有勞勤宜錫
恩章序進厥官往承無斁可

醫官王處厚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弟師厚宣醫有勞宜錫恩章適以固授用
進爾秩往其欽承可

右侍禁藺泰舒世亮右班殿直陳絳可各轉一
官制
勑具官某等宮闈嗣慶爾等俱以祇奉之勞與陞品秩
服茲寵命無替恪勤可

降授內殿承制李青錮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統率所部擊賊有功宜進厥官以示甄奬
往服寵命尚加勉哉可

朝奉郎劉辟疆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累奉使軺往按伍服勤職業克有事勞抗
言祈恩朕命甄錄進官一等於爾爲榮可

大理寺提事使臣朱渙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惟爾緝捕之勞宜膺賞典進官一等往務欽
承可

西頭供奉官張彥廊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祈事宗藩恪勤不懈茲以恩數祇進爾官用
錫恩章往其祇服可

内殿崇班劉宗彦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惟爾營繕之勤宜有甄奬進官一等往服恩章可

承議郎張勔東頭供奉官李宗可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朕建外宗正於洛師今措置就緒宗子肅戢雖朝廷教養之備爾預有勞序進厥官以示甄奬尚加勉哉可

蕃官皇城副使葉吉特可贈三品制

勑具官某爾錫職邊陲沒於王事忠義之節有惻朕心優錫愍書以慰冤魂尚其不昧亦克欽承可

内崇班閤門祇候殿中省尚贊奉御劉安國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擢左御府勤恪不懈還兹終更法有褒賞用錫名命叙進厥官往服朕恩愈加勵勉可

東頭供奉官默特博與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以驍勇之資遇敵决勝斬馘既多兵無亡失進官一等以示寵嘉往服恩章愈加激勵可

摛文堂集卷八

宋 慕容彥逢 撰

制

皇城副使某與轉兩官制

勑具官某清平之使惟爾絜歔追奔克有勞列進官二等以示寵嘉往其欽承無替忠恪可

皇城副使沈貴與轉兩官西京左藏庫副使何先明供備庫副使董修古東頭供奉官馬制蕃官左藏庫副使吹忠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惟爾決戰取勝功緒可嘉宜進官榮以示甄奬往承無替嗣有恩章可

前內殿承制董厚與轉三官制

勑具官某爾驍勇過人臨敵用命率先士卒以立戰多宜錫優恩昭示奬激進官三等其往欽承可

東頭供奉官慕容桑與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順寧之役爾預有功宜進厥官以勵忠赦往承無替朕不弭忘可

蕃官皇城副使旺默星及蕃官左藏庫副使旺容桑各與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爾深入寇境決戰立功帥司以聞宜有甄奬進官示寵於爾為榮可

東土閣門使楊應詢可轉一官制

勑疆場之臣朕所眷錄其勞列錫以恩章具官某材藝之優推在邊要審於備豫斥侯惟明不有褒陞何以示勸進官一等其往欽承可

東頭供奉官高士侯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被堅執鋭以立戰多閱級序恩昭示奬激擢陞位秩其往欽承可

左班殿直种師閔與轉三官制

勑具官某爾深入決戰驍勇可嘉帥臣奏功閱級第賞進官三等其往欽承可

蕃官文思副使賽音與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進賊决戰以克有功鷙勇之資良可嘉尚按級序賞其往欽承可

西頭供奉官田捻與轉兩官蕃官東頭供奉官斡明善與轉兩官蕃官供備庫副使香瑪與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爾等秉勢進襲誅馘强敵稽其功次擢進厥官往服恩章無替忠敬可

右侍禁侯公瑾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祗事恪勤克有勞列宜膺懋賞擢進厥官往服命書尚多後祉可

內殿崇班策喇卜沁與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臨敵驍勇克有戰多擢進厥官以示嘉獎欽予時命尚其勉旃可

東頭供奉官張士廉西頭供奉官馬先賀世安左侍禁南信可各轉三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等逢賊决戰斬獲既多幕府以聞宜加優賞進官三等往其欽承可

降授西京作坊使孫慶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斬馘既多仍執强敵帥司條上功狀甚明擢進厥官往承無斁可

西染院使王元轉兩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奮武邊陲誅殺强敵兵無亡失閱級為多宜錫命書昭示嘉獎進官二等其往欽承可

三班借職李遹可特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右選小臣而其姓名達於朕聽擢陞位秩於爾之所遇可謂榮也矣往服命書勉思稱塞可

故供備庫副使張吉可贈三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効職邊陲死於行陣忠義之節朕心所嘉優進厥官以示褒卹魂而不昧尚克監茲可

右班殿直王优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率職有勞宜加甄奬進官一等其往欽承可

東頭供奉官劉振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惟爾殺獲兇寇勞力可加擢進一官往加勵勉可

曾斯結族蕃官侍禁節餘結斯結可各特與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等爾等忠義不渝奮身內附捕獲姦細達於朕聞褒進一官庸示奬激往加勵勉以副恩章可

蕃官東頭供奉官索琳密密保默齊皇城使默實勤奇多伊內殿承制牛威名東頭供奉官成文篤爵內殿崇班蒙伽格各與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某爾等奮身內附來造闕庭誠節若茲宜示奬激用加褒擢序進厥官祗服恩章勉圖忠報可

東頭供奉官王正臣與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出入行陣克有戰多序進一官庸示奬激往圖勵飾以稱恩章可

侍禁吳志可與轉三官制

勑具官某惟爾奮武厥勝詠擊寇攘閱級既多兵無亡失宜推優賞以勵遠臣用錫命書擢官三等往加勵勉務稱恩榮可

奉職王谷可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理寺修書既成來上惟爾預有勞績宜進厥官往承朕恩無替勤恪可

文思使胡德瑞供備庫副使耿臨供備庫副使曹歷蕃官西京左藏庫使蘇默可各轉兩官東頭供奉官張易文思副使張永德禮賓使曹修蕃官左藏庫副使將凌蕃官供備庫副使香瑪可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某爾等服在邊陲見謂忠勇斬馘強敵克有戰多帥司以聞按級第賞進遞位秩昭示寵嘉尚圖後功嗣膺褒擢可

西頭供奉官陳殊可各轉一官制

勑具官某爾屢膺賞典引例自陳宜進厥官以勸勞績

往慎乃服勿替恪勤可

供備庫副使李琰路璉西頭供奉官李希成右侍禁朱渙可各轉兩官制

勅具官某等茶場奏課備預有勞宜進厥官以示甄獎往加勤恪務稱恩章可

供備馮熙興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効職邊圉與有戰多抗章自陳朕命甄叙進官一等時乃異恩往懋忠勤以圖報稱可

左班殿直劉湜三班借職朱渙右班殿直陳若拙太醫丞趙宗元翰林醫官趙嗣先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軍器建局工用不愆爾率職於茲與有勞勤進官一等往其欽承可

右侍禁胡誼與轉五官制

勅具官某爾奮武以忠抗賊決勝兵亡失闕級爲多帥司奏功朕所嘉懌進官五等時乃異恩往其欽承益思報稱可

東頭供奉官李佐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統率所部禦敵有勞斬馘既多兵無亡失進官一等以示寵嘉尚其勉旃益彰後効可

河東轉運判官王勤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奉使晉郊經畫鹺事課額增羡功緒可嘉擢進厥官以示甄獎往服寵命無替恪勤可

奉議郎于彥佐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爾出宰百里克以材稱察其設施頗見成效宜膺褒賞擢進品階往承朕恩益思所稱可

皇后閤祗候使臣竇瑛祗應人石君許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爾以祗事克勤預膺慶典進官一等其往欽承可

左藏庫副使閤門通事舍人劉公輔可轉二官劉慎內殿崇班李庠東頭供奉官王坪各轉一

官制

勅具官某惟爾追及西寇克有戰多宜進厥官以示褒賞往服恩命尚加勉可

内殿承制魏舜臣李彭供奉官郭彥趙含润李永年彭汜侍禁葛華王沂張克敵李從古殿直李淑程魏李中正奉職楊鐵道借職李甫仲可各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等比修北輔爾預有勞宜進厥官以示甄奬往承恩命無替恪勤可

承議郎翟師中可轉一官制

勅具官某朕設賞格付之有司凡予大夫趨事赴功利及吾民者不吝賞祿以寵之爾經畫渠堰克有成績宜進厥官爲能吏之勸往服恩命無替爾勤可

西頭供奉官張和可轉一官大將康師顏可特轉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朕追懐恭懿録其舊人爾等俱以祗奉之勤錫兹恩典往加勵勉務稱恩榮可

故淑妃張氏姪張琬張瑾可並補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故妃遺言祈恩近屬錫爾一命往其欽哉可

婕妤張氏姪孫張承可借職制

勅具官某宮闈進位以恩囬授命爾官使往其欽承可

故駙馬都尉曹司女夫進士時微可借職制

勅具某爾爲倩于尚主之家獲備官使無忘慤恪以報恩章可

醫官周道隆任景章楊處厚大將狄道淳韓中立書藝局藝學許成吴武翟易韓奕曹成趙永圖陳德之張友王從志蹇仲恭韓球圖畫局藝學元方卞士端元導尚從吉杜宗範郭惟簡可各轉一官皇城使榮州刺史宗瀠姪男械皇城使俞隨男僖左藏庫使杜公才两姨弟劉渥已上三人各囬授補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朕即英祖舊邸崇建寶坊爾等或與祇奉
之勞或膺田授之典錫茲寵命　共懋承可
景福殿使明州觀察使楊戩親堂姪茂賓可借
職制
勅具官某姪某爾之諸父率職禁廷有勞當遷許其回
授用錫爾秩時乃異恩宜懋忠勤往圖報稱可
程植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以勇敢効用克有戰功錫茲官榮往加厲
勉可
故三班借職紀育弟紀震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弟某爾兄奮武戎行委徇國事其忠節悼念
不忘錫爾以官往惟祇服可
兩朝佐聖太夫人重姪孫仲康仲鄉可並三班
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朕追懷恭懿褒卹其家錫汝恩章列于命
秩往服事任無忘恪勤可

太后殿掌牋奏耿茂直劉琢可並特授三班借
職制
勅具官某某爾等職在牋奏預茲慶恩命以官榮往祇
乃事可
楚州解發到呈試武藝人劉決可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試藝殿廷武勇可奨錫之命秩俾服事勞
往克懋承尚可褒擢可
百姓滑永全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惟爾敏于筆札祇奉有勞擢自民編錫茲命
秩仍加領廪併示勸能往懋恪勤以稱恩典可
故右侍禁尚清思均坦可並授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朕推恩死事之孤以勸忠義錫爾命秩其
往欽承可
左知客押衙兼知進奏事崔通[illegible]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以勞能達于朕聽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故右班殿直馬宣男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父死于行陣從節之嘉優卹其孤繼以示
勸授之命秩仍錫美名往服思章勿忘忠孝可
故內殿承制李仙長男畯次男[illegible]忠復可並
與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爾父効職邊陲死于金革肆推恩典優卹
其孤服茲官榮無忘忠孝可
故太中大夫魏漢津親女夫張清可三班借職
制
勅具官某漢津之家祈恩于爾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皇后三從伯王子約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以戚屬之良預茲慶典官于武列往恤事
功圖稱所蒙莫忘忠恪可
故右侍禁張安民男思賢思忠可並三班借職
制
勅具官某等爾父奮不顧身死于金革推恩子姓惟以
勸忠服茲命書無替厥紹可

故三班借職紀有男塔達克與三班借職制仍
賜名紹 按永樂大典原本此題上有舊官三班本職事宗男永益可三班借職制子之字文不相屬與制詞亦不相符顯係當時錯寫誤合謹刪正附識於此
勅具官某男某爾父奮身疆埸效死戎行有司以聞朕
所悼念錄爾命秩并賜美名移孝為忠茲為克紹可
潭州都知兵馬使張繼隆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帥臣上言爾有勞效命以官使往其欽承可
茶園班殿侍鄭永立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父監督有勞宜加甄奬以資田役時乃特
恩錫爾官榮往思所稱可
虎翼右第一軍都指揮使秀州刺史陳興男賓
文御龍直長行李謹可並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朕推恩死事之家以勸忠義命爾官使往
其欽承可
三班差使房從壽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久服事勞宜有褒叙命以品秩往其欽承

可

故右侍禁王卞女夫薛安靖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某爾之外甥以身徇忠推恩其家爾名隷上錫茲命秩往務欽承可

故右侍禁王卞男錫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惟爾父奮不顧身死于金革宜推恩典優卹其孤錫爾官榮往圖報稱可

睿思殿御前文字外庫書寫文字郭景倩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爾以書札之勞宜加甄奬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大將軍發運司前行徐楷可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惟爾久服吏勤克有勞列錫茲命秩其往欽承可

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周革可入内内侍省内殿崇班親國恵和康佑夫人薛氏親姪薛

敏政太后親舅女之夫姜天祜可並三班借職制

勅具官某等天寧錫慶國有舊章爾等或祗事内庭或紹名外屬咸預恩典進服官榮圖稱所蒙毋忘勵勉可

皇弟故荆南武寧等軍節度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加冀州牧改封韓王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王可特追封楚王餘如故制

勅朕類神考之貽燕承上帝之降康篤獻祠宮奉衣冠而永慕顧瞻甲館思居處以如存方深追往之誠爰有因心之感具官某稟姿和粹迪己豈祥肅恭克著於朝儀謙讓不愆於侯度毓德雖厚享年弗遐宜加增卹之章昭示褒崇之意是用相攸大國益侈真封務極哀榮優加慈飾光靈未泯歆懌在茲可

皇兄故河東山南西道節度觀察處置橋道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牧兼興元牧陳

王賜入朝不趨詔書不名贈尚書令加徐州牧
改封燕王可特加贈侍中追封吳王餘如故制
勅朕永懷孝思令茲皇考贈衣冠於原廟如奉睟容覩
梁柗於寶坊是為甲館欲申雨露之感用推手足之恩
於其倫亡尢所傷惻具官某蘊虔淳靜稟質惠和閑義
理而無允詘之心循法度而有柔嘉之則積德雖厚享
年弗遐宜增褒卹之章昭示友恭之意是用加隆名數
錫左省之貂蟬大啓土疆建全吳之茅社再推追飾務
極哀榮尚想光靈亦知歆懌可

皇兄故河東山南西道節度觀察使守太師開府
儀同三司太原牧兼興元牧陳王賜入朝不趨
詔書不名可贈尚書令兼中書令加徐州牧改
封燕王制

勅朕立愛以始基王化因心以敦叙天倫延聽近親莫
如同氣生則體貌盡其禮歿則哀榮稱其情爰錫愍書
特優贈典具官某稟資忠孝持己謙恭作德而心日休
遜志而學時敏東平為善高密任真謂宜壽考之遐永
綏福履之茂比云寢疾亟往幸臨方決冀於有瘳胡奄
罹於不淑聞音哀慟嗣緒感傷非極褒榮曷伸顧卹是
用峻加異數增煥寵章位冠上公名兼兩令恢土疆於
奥壤併牧徐方徙茅社於大邦改疏燕國以示貴賢之
義以隆貴貴之恩尚想英靈克知歆懌可

右驍衛將軍有奕可大將軍遥郡刺史制

勅具官某追往襃存務隆恩紀閔子同氣爰卹諸孤惟
爾休慶賜鍾夙有令聞宜遷位秩加以郡章仍詔有司
優其饋廩併茲異數昭示眷懷祗服命書永綏祉福可

故燕王第三男賜名有常可右武衛大將軍制

勅具官某追往襃存務隆恩紀閔子同氣爰卹諸孤惟
爾休慶郁鍾生有淑質宜加顯秩錫以美名仍詔有司
優其饋廩併茲異數昭示眷懷祗服命書永綏祉福可

故燕王第二女可封郡主制 其封燕王第三女制與此制同故不雖錄

勅具位某氏朕痛念天倫奄其淪謝推恩息女用稱情

文惟爾鍾慶有原夙著婉淑宜疏湯沐主茲大邦仍命
有司總其廩給往綏社福以副眷懷可
安康郡主趙氏可封兩郡主制
勑朕謁款祠宮永懷祖烈念濮園之息女實先帝之諸
姑申錫寵章特頒異數具位某氏柔嘉純靜淑慎謙恭
譽優國史之傳動協敘詩之訓宜加爵命增衍郡封是
用考茲瑰地之名隆其湯沐之奉庶幾褒揚於懿德豈
唯敦睦於近親往對恩榮益綏壽祉可
皇叔右千牛衛將軍仲璟所生母楊氏可封瑞
安縣太君叔右千牛衛將軍仲憲所生母陳氏
可封長安縣太君叔嘉州防禦使世膺所生母
永安縣太君李氏可封咸安郡太君制
勑具位某猗月慶衍天畀純嘏均休屬籍時膺展親恩
如所生錫以封爵其綏壽考茂對寵榮可
皇伯故太保節度觀察留後仲皋可贈開府儀
同三司追封榮國公制

勑朕於屬籍之親哀榮終始務稱情文所以本人倫教
天下也具官某稟資和粹持己端莊序于內朝樂循矩
則布其論譔有惻朕心用錫寵章追加慹飾贈官開府
仍錫公圭尚其有靈克知歆懌可
中大夫守尚書右丞梁子美故曾祖任翰林學
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周國公
顥可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燕國公制
勑朕用忠賢與之共政中外交慶僉曰得人因其拜命
命之初寵以褒親之典具官某文章華國論議佐時官
歷諫垣職聯詞禁積德深厚是生曾孫克以才猷位于
近弼推原所自宜有追崇開府儀同三事易封燕
土增衍舊邦服茲茂恩尚其歆懌可
故曾祖母唐國太夫人閻氏可贈冀國太夫人
制
勑士宦而至近弼其淵源所自豈一日之澤哉故褒崇
之恩上及於三世所以慰孝子慈孫之心也具官某曾

祖母某氏秉質慈祥宅心敦厚德配君子化行閨門錫
祚流光慶鍾後裔擢與大政師言允諧推原厥初宜加
寵命相攸大國有此冀方增衍舊封以賁窀穸尚其不
昧亦克歆嘉可

制

故祖任太子太傅致仕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
令國秦公適可贈開府儀同三司追封鄆國公

制

勑朕眷禮大臣恩數優異褒親之典稱其情文所以為
在位者之勸也具官某佐佑昭陵實惟先正保列原廟
名紀冊書勳德顯融澤流後裔致位近弼紹休前人宜
錫寵章追加懋飾開府顯秩汶陽大邦增衍舊封以慰
窀穸英靈雖遠尚其如存可

故祖母越國太夫人任氏可贈曹國太夫人制

勑朕紹隆孝治禮優輔臣追榮其先務極崇顯褒章懋
冊國有典常具官某祖母某氏柔順慈祥動循訓則儷
德先正慶鍾後人是生慈孫佐佑幾政宜膺寵命增衍
舊封濟陰大邦俾為湯沐歿而不昧尚克知歆可

故父任尚書職方員外郎贈光祿大夫彥昌可
贈太子少師制

勑朕惟執政大夫臣望實顯隆致位近弼義方之訓自其
前人追加表揚用錫休命具官某材猷閎廓器識高明
揚歷仕途積有隱德潛于郎秩官不滿能源深流長慶
鍾子姓朕所柄用師言允諧東宮之孤名寵秩峻舉茲
賁飾期稱情文尚想英靈克知歆懌可

故母東平郡太君張氏可贈清河郡太夫人制

勑君子之念其親雖步不忘閔子執政大臣位雖顯矣
而親弗見其榮祿雖豐矣而親弗逮其養肆有追崇之
典以為孝思之識具官某母某氏柔明肅雝婉嫕沖靜
婦道以順母義以慈積厚愛隆鍾于子姓擢在廟惟
予得人宜錫茂恩加隆封爵清河大郡為爾相攸尚克
歆承永綏厥後可

妻文安郡君宋氏可封文安郡夫人制

勅朕惟卿士大夫其業履顯聞于時者必有內助劭執
政大臣勲德之盛乎故疏榮之典及於閨門豈特示朝
廷之恩亦以為室家之勸具官某氏稟資靜專率禮恭
恪內行敕備宗姻所賢來嬪慶門克相君子夙夜警戒
致位近司婦貴從夫國有彝制文安大郡時汝舊封登
崇顯名視品為峻膺茲異數壽祉維寧可

昭信軍節度觀察留後駙馬都尉郭獻卿可贈
節度使制

勅位列駙馬國之姻戚奄茲殂謝有惻朕心宜優褒卹
之恩以盡哀榮之禮具官某宅心淳靜操行恪恭自膺
選掄允彰譽處謂宜壽祉胡不永年作鎮大邦建旄秉
鉞舉以追錫用稱情文尚其有靈亦克知享哉

高永翼特贈正任防禦使制

勅具官某疆場之臣奮武行陳朕念其功閱其勞未嘗
須臾忘也其或不幸以死則褒卹之儀在所加厚爾忠
勇自効積有戰多方膺寵嘉俾虔武服云胡不弔遽以
疾終禦侮隆名特優贈典尚其不昧享此顯榮可

正儀大夫致仕宋喬年特贈金紫光祿大夫龍
圖閣學士制

考終天命享有死生哀榮之隆追錫爵名相其春秋寵
秩之事凡令恤往執盛典哉乃眷賢勞特隆異數具官
某名臣之後尚有典刑近侍之華舊為國器方將顯用
以究遠圖曾不有年鬱用茲禍然自古有死疾沒世而
無稱太上立言惟托名為不朽其加五命之寵以慰九
原之思嗚呼傷哉茲之命矣反席於寢嘉爾易簀之言
紬書於棺副爾乘車之錫可

武勝軍節度觀察留後王厚可贈節度使制

勅疆場之臣朕所隆卹於其淪謝宜示褒崇具官某畧
膺選掄往膂而旅前人是似於國有勞品秩寖隆寵榮
未艾云胡不憖遽以疾終追錫贈使名俾建旄鉞時維
優典以慰九原尚其有知亦克歆饗可

宮人掌記張氏可封大寧郡夫人制

勅具位某朕念兹恭懿保佑兩朝奄及淪亡夙夜傷惻褒崇賁飾既極情文録其舊人盖彰異數惟爾列于宮寀勤恪可稱昔事神考獲興潛邸疏封之典在爾為宜相依大寧啟兹湯沐往承恩命務保寵榮可

兩朝佑聖郡太夫人親嫂同安郡太君蔡氏可

封郡太夫人制

勅朕永懷恭懿保翊累朝始終恪勤年高德劭自其淪謝虞悼不忘爰舉恩章施于近屬具位某氏閨房敏秀婦德惟備宜膺寵嘉陞進封爵往其欽佩益介壽康可

耀州華原縣五臺縣真人廟封妙應真人制

勅某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德懋功顯聞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生於有唐見謂隱逸應物之迹具載史官廟食華原時乃鄉縣祈禳休貺美利在民肆加褒崇特建榮號尚其歆懌永福此邦可

臨江軍清江縣閣皂山崇德觀葛仙翁壇封沖應真人制

勅某山川勝境仙聖所居其盛德懋功顯聞于世者朕必秩而祀之惟真人言行所稱咸造宗極出入無昣與道翱翔壇杕琳宮積有年所祈禳休應美利在民肆加褒崇特建榮號尚其歆懌永福此邦可

光州孫叔敖廟祈禱感應擬遺愛侯廣信軍遂城縣班妃廟祈禱感應擬文惠夫人制

勅某朕稱秩祀事廟食之神既載諸有司又責以封爵所以教天下之恭也惟神有德有功寔既昭著宜從民欲申錫褒章尚克歆嘉永福兹土可

摛文堂集卷九　　宋　慕容彥逢　撰

制

宮正張氏可同知尚書内省公事制

勑朕惟國家建省[illegible]總女官之職政本所繫蓋與外之中臺無以異[illegible]於用人考擇尤慎具官某氏性識疏通材資敏濟持身端慎莅事恪勤屢膺褒揚位於宮正業履之美聞譽益彰宜服綵綸之言進聯喉舌之任往加屬勉務稱寵榮可

宮人掌闈蕭氏可封司言制

勑具官某氏後宮二十四司分建寀家協贊内治豈惟示恩以汝性質柔和容儀端懿恪勤夙慎率禮不愆自列備官欽承無替嘉其勞處宜有褒陞用錫命書擢陞位等宣傳啓奏命汝司之往對寵章益綏祉福可

宮人王氏可特受掌言制

勑某氏宮廷宣奏職在掌言屬於尚宮秩任清美惟爾恪勤自飭婉靖有儀祗服事勞勤遵内則錫茲榮品以示褒優往承欽恩豈伏多祜可

宮人掌珍韓氏可典記制

勑具官某氏宮廷宣奏職在掌司屬於尚宮秩任清美惟爾服勤禁掖進列備司恪謹有常咸謂敏濟典記之選以示寵嘉往其懋承永綏榮祿可

宮人典言喬氏可尚儀制

勑具官某氏後宮六尚之職分總二十四司聯事合治與外廷之六卿無以異也品秩既崇選掄維慎以爾稟質婉靜履德懿柔恪勤能敬於事為恭穆動循於禮法宜加明陟以示寵褒惟經籍音樂凡賓客朝會班序贊拜皆總於尚儀其任可謂陞矣今以命爾豈不榮哉可

宮人掌綵楊氏可司樂制

勑具官某氏朕閔茲恭懿奄及淪亡褒飾之文思紀優異肆有寵獎録其舊人惟爾夙以專勤進列宮寀服膺愈勵克著譽言宜錫命書擢司音樂往安祉福益保顯

榮可

婕妤劉氏可特授婉容制

勑國家設彔宮闈以聽內治惟九嬪掌教四德名秩隆顯考擇之慎必惟賢柔具官某氏性資敏明儀矩端靚動遵婦學言協聲詩夙興詳求擢參顧侍恪恭不懈持久益彰乃茲獻歲之初聿有後星之慶疏榮示寵厥惟典常其進聯於六儀以登視於一品服茲茂渥福履宜之可

平昌郡君韋氏可才人制

勑朕顧諟明命以承天休莞簟吉祥在乎妃嬪祖宗之數兹惟典常袛形奏章務勸女察其謙德特有新從具官某氏志慮柔明性資和適言容兼穆禮法交修美譽眷知靡替湯沐服寵加懋稱譽日聞宜陞五品之封俾為六宮之勸往安祉福茂對邦榮可

誥

鄭居中除同知樞密院誥

勑朕顧帝将臨中外晏肅思與良弼共承天休乃眷西樞實總兵柄登貳厥職必為一德之臣具官某方嚴特大沈靜粹和學全經術之醇識造古今之要晨自瑣闥延寘禁林文章典嚴論議鯁諤閱日滋久聞譽益彰察其公忠國是允宜陞右府列於近司於戲惟協恭可以謀國惟遠慮可以濟功祗服訓言是為報稱可

鄭洵仁除翰林學士承旨誥

勑學士視草玉堂極儒臣之寵而承旨專奉密命則又以其久次者為之祖宗已來士之與此蓋無幾也具官某業履端靖學問醇深揚歷清華進掌內制文章論議聲實顯隆閱日滋多朕所睠察宜以舊制冠於禁林往其懋承以副寵渥可

殿中少監劉炳可免試除中書舍人誥

勑西掖詞臣典聞幾政討論潤色必惟其人具官某學有淵源文知體要揚歷清貴望實兼隆比自鵷均進直御府率職勤瑴朕所簡知其蠲給札之儀擢寘代言之

列往加勵勉副朕異恩可

楊愿除中書舍人誥

勅中書基宥密之地擇屬惟難舍人演絲綸之言非才莫據取諸已試兹謂得人具官某端厚無華清明不挠有聞當世早著盛名仲舒潛心諸儒之論咸服何蕃正色六館之節自高建歷華途挺然自守頃然柱史兼直禁垣善惡謹於必書文章妙於行遠就陞厥次式副僉諧夫大哉王言儻能乎四海之聽則坦然帝制自逑追兩漢之風其懋爾猷益稱朕意

龍圖閣直學士中大夫李南公特除落致仕誥

勅朕治四海以孝御羣臣以恩矧位列從班事經湔滌子為父請朕所矜從具官某曩嘗廢居洊該赦令寖還職秩猶處於家子誠抗言條舉近百特加甄叙俾復故常往慎厥修以稱朕命可

口宣

賜皇子檢校太保寧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廣平郡王生日禮物口宣

卿毓粹皇闈承休霄極當誕生之初旦有加賜之彝儀茂對寵光益綏祉福

就驛賜大遼國賀天寧節使副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等口宣

卿等使容有恪享禮無違宜膺頒賚之優昭示眷懷之厚往欽朕用式奉燕私

開府儀同三司仲愛四月二十八日生日口宣

卿聯工寀之近班總屬籍之重寄德隆宗姓望顯朝倫方誕彌之慶辰有寵頒之彝制用馳使指往諭朕恩

玉津園賜大遼國賀天寧節使副射弓例物口宣

卿等循用賓儀出游射圃凡關必中之技深嘉多獲之能爰有寵頒以彰優遇

宣召翰林學士劉嗣明口宣

卿問學之優文詞之美宜續綸言之密仍趨都席之嚴

其副盧懷益攄素藴

賜臣僚口宣

有勑卿出將明命歸奏膚功陞聯工宰之班進視貳公之秩用彰優遇其即欽承

賜皇子感德軍節度使檢校少保韓國公捷生日禮物口宣

有勑卿褒慶皇支分輝宵極當迺生之初旦有加賜之常儀祇服寵恩益綏壽祉

賜高麗使人相國寺燒香乾果子口宣

有勑卿等虔依象教中祝宸祺載念遠誠宜優禮遇特加寵賜其體眷懷

撫問荆湖南路臣寮口宣

有勑卿汝等俱被選掄外分寄任宜加循拊用示記存茲敎使軺往宣德意

撫問資政殿大學士宣奉大夫大名尹梁子美口宣

有勑卿為時舊弼守于北門茲履嚴凝諒加葆嗇宜致勞問用彰眷懷

宣

就驛賜大遼國賀天寧節使副賜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並飭使軺來修鄰聘致匪頒於御府貪燕喜於賓筵示以寵私體茲優眷

班荆館賜大遼國賀天寧節使副回程酒果口宣

卿等並將聘幣舉穆容儀茲既抗於歸旌已載臨於候館宜膺嘉賜用示異恩

賜陝西河東路臣寮御筆勑書獎諭銀合茶藥對衣金帶鞍轡馬及支賜等口宣

卿以勳德之隆爲予掌武茲巡極塞克奏膚功肆覲御於寶附特寵頒於宸札仍加蕃錫併示褒章其體至懷尚膺多祉

賜熙河等賞功諸軍將支併犒設等口宣

汝等奮忠禦侮護塞奏功特有匪頒仍加飫賜茲爲褒
寵其體眷存

撫問廣南東路臣寮口宣

卿汝等俱被選掄各膺寄任緬懷勞勩宜示撫循茲勑
使人往宣德意

撫問廣南梓州路臣寮口宣

卿汝等祗奉詔條恪居官次宜加勞免以示記存茲勑
使軺往宣朕旨

賜知樞密院事鄭洵武已下罷散天寧節道場
香酒果口宣

有勑卿識深事上義切愛君茲原甲觀之祥式効華封
之祝有蕃賜予爰示眷懷

天寧節尚書省御筵賜知樞密院事鄭洵武已
下酒果口宣

有勑卿服在帷幄時爲股肱茲逢紀慶之辰爰錫示慈
之宴仍加好賜其體至恩

賜殿前指揮使高俅已下罷散天寧節道場香
酒果口宣

有勑卿夙膺眷倚密侍禁嚴欣逢彌月之辰虔奉萬齡
之祝宜加寵錫以示茂恩

賜寧海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永嘉郡王向
宗良已下罷散天寧節道場香酒果口宣

有勑卿位隆戚畹望竦朝紳屬逢出震之期虔奉後天
之祝有嘉忱恪式厚匪頒

賜判大宗正事仲爰已下罷散天寧節道場香
酒果口宣

有勑卿德著宗盟任司屬籍茲獻後天之祝載嘉事上
之誠宜厚恩頒用彰禮遇

賜節度使豫章郡王孝參已下罷散天寧節道
場香酒果口宣

有勑卿等位顯朝班望隆宗翰慶乘乾之盛節修祝聖
之儀宜厚匪頒用彰眷遇

賜駙馬都尉石端禮等罷散天寧節道場香酒
果口宣
有勅卿等揚譽朝聯參華戚畹茲逢慶節申祝壽祺宜
膺頒齎賚之優用示眷懷之厚
賜大遼國賀天寧節人使朝見訖歸驛賜酒果
口宣
卿等奉幣宸廷弭節賓館迺睠禮容之飾宜膺好賜之
優聊流途勤少資燕喜
賜高麗國進奉人使臘晨風藥口脂酒果口宣
有勅卿等修貢中都適逢蜡日有匪頒之庶品示眷遇
之異恩俾奉燕私以介祉福
冬節高麗使人就館御筵賜教坊樂花香藥下
酒工醞局白羊御酒酒果兼傳宣勸尚醞局供
進御酒口宣
有勅卿等來造明廷適逢令節錫茲燕衎侑以聲文珍
剌奇葩上尊嘉果併加存賜用示優恩

宣召翰林學士許光疑入院口宣
有勅卿學問宏深詞章粹美召自益部再直禁林方資
潤色之工仍佇論思之寄其攄素蘊用副虛懷
賜高麗使人到闕朝見酒果口宣
勅卿等夙將禮幣來造宸廷念遠涉於重溟宜特加於
好賜用彰異數當體至懷
撫問河北東路沿邊臣寮口宣
有勅卿汝等俱奉朝恩恪居官次屬茲凝凜宜致拊存
爰敕使軺往宣德意
送判正旦使副沿路與賀北朝生辰并正旦使
副相逢傳宣撫問口宣
有勅卿等遠自朝紳肅將使指載念馳驅之久諒多跋
涉之勞宜未記存特加眷撫
撫問成都府利州路臣寮口宣
卿等並膺朝寄克守官箴念忠敢之遠勤當炎威之方
熾特加撫諭以示眷懷

宣召翰林學士承旨鄧洵仁口宣

卿問學深醇文詞粹美夙遥詞林之直仍參經幄之聯兹錫寵章進承密命其趨官次用副朕心

宣召翰林學士馮熙載口宣

卿術業之優詞章之美擢自學省延寘禁林方資潤色之能仍佇論思之益其趨成命用副虚懷

賜新除宰臣鄭居中劉正夫口宣

延登宰衡翼贊樞政揚章屢至深嘉沖守之光成命已行方仰進為之美

賜新除知樞密院鄧洵武口宣

擢長樞廷簡自朕志縱陳遜牘殊咈眷懷趣宜欽承勿勤多訓

賜熙河等路茶藥等口宣

卿等選踈朔著職在方隅有嘉勞列之優當致匪頒之寵欽承眷撫益勵忠勤

奏狀

應詔舉官奏狀

準尚書吏部牒奉御筆手詔節文令從官各薦人材聞奏者右臣伏覩從事郎試辟廱博士陳詢術業純明論議堅正前為常州州學教授當貢士之初體朝廷德意推行詔令委曲詳盡多士鄉風雖耆艾老儒白首肄業唯恐居後其所歲貢能得元豐舊人又伏覩朝奉郎監在京権貨務虞芹材質敏達濟以恪勤曩知鄆州平陰縣興修水利墾闢民田三千四百餘頃本路監司嘗以功利尤著奏聞臣竊知詢之儒雅芹之吏能皆有超事赴功之實臣所備知伏望聖慈特賜采録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召試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二日准中書告報奉聖旨召臣試中書舍人者聞命震恐罔知所措伏念臣幸蒙聖慈擢自疎遠承之諫省進備端均夙夜省循非臣犬馬之力所克報稱叨昧寵靈方懼[redacted]敢給札明試豈臣敢當剏詞垣

以討論潤色為職與任尤重選掄尤艱如臣材迂學淺
拙於文辭僅不自量豈逃寘鑒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
寢召旨庶幾微臣獲安分義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除中書舍人舉自代奏狀

蒙恩授前件職準令節文諸侍從官授訖三日內舉官
一員自代右臣伏見承議郎守國子司業蔣靜學術精
深履行修潔文辭論議咸有本原與臣同鄉備詳所守
臣實不如舉以自代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侍讀奏狀

右臣准閤門告命除臣兼侍讀者聞命震恐罔知所裁
伏念臣蓬蓽諸生行能無異誤膺眷察寘躐從班人微
望輕涓毫未效金華進讀儒學至榮自揣空疎愈難稱
塞儻復叨冒必速悔尤伏望聖慈俯矜誠懇俾安分義
特寢賚書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辭免兼侍講奏狀

臣聞命震恐不知所措臣頃蒙收召再貳銓曹仰惟天
地生成之恩至深至厚夙夜圖報覬有涓毫自效朝
金華進講所以詳延儒臣而臣誤推擇久陪進讀空
疎非稱自知甚明豈當復冒寵榮以速官謗伏望聖慈
察臣誠懇特寢成命所有告命未敢祗受

辭免太子賓客奏狀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誥命除臣太子賓客者聞命震
恐不知所裁伏念臣出於寒鄉分安卑冗偶緣援擇寘
冒恩榮自列從班迨今十有四載曾微薄効仰稱萬分
獨賴聖慈閔憐孤拙坐糜稍廩默愧於心惟東宮寮寀
之華以處時望區區自揆敢復叨塵伏望聖慈察臣悃愊
特還成命所有誥命臣愚未敢祗受

除兼太子賓客舉自代奏狀

伏見承議郎權發遣夔州路提舉學事虞策民性資沖
粹職守靖共篤學有文邃於經術歷官中外衆所推稱
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再除中書奏狀

右臣准常州送到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中書舍人令
乘遞馬疾速發來赴闕供職者聞命震恐罔知所措伏
念臣曩冒寵恩備位詞掖才弗克稱黙愧於心矧茲艱
苦之餘舊學荒廢討論潤色豈分之宜伏望聖慈收還
成命別除臣外任差遣臣見爲傷暑不安依例乘船起
發前去只候稍安晝時乘遞馬至國門聽候指揮謹錄
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除起居郎奏狀

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承議郎守起居郎者
聖恩深重非臣犬馬之力所能報稱伏念臣材疎學淺
問譽非優誤膺選掄伏廁右史夙夜省循實懼叨昧敢
圖眷奬復有遷陞矧臣載筆螭坳閱日未久儻冒寵榮
必速瘝敗伏望聖慈追寢成命俾小臣獲安分義

辭免監察御史奏狀

右臣今月初五日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臣依前官
守監察御史者聞命震恐罔知所措伏念臣頃緣學官

賜對便殿進說淺陋日候罷斥陛下不求備於臣擢寘
東觀已出叨昧就職未幾又蒙聖恩有此除授方陛下
紹隆先烈厲精庶政循名責實光肇事功宜得明敏練
達之士俾任臺察以肅吏政如臣惷愚豈當冒處兼臣
之從祖父璀娶知樞密院事蔣之奇從父兄之女雖臣
於之奇非合避親及從祖父從祖母皆已亡歿然終非
所安伏望聖慈察臣誠懇特賜追寢成命所有告命未
敢祗受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兵部侍郎奏狀

右臣准閤門告報已降告命除試尚書兵部侍郎者聞
命震恐罔知所裁伏念臣頃以憂患餘生謬蒙眷錄召
自田野再冒詞垣方陛下聖神大有爲之時立政用人
皆出宸斷從容裁處言成典謨而臣猥以荒踈掌帝之
制雖聖度優假寵以褒稱顧自知甚明日懼瘝曠貳卿
之擢豈臣敢當伏望聖慈察臣誠懇收還成命以允師
言所有告命臣未敢祗受

除吏部侍郎舉自代奏狀

伏覩承議郎新授宗子博士邵極學術醇明操修端潔藝紹聖占等甚優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又舉自代奏狀

伏見尚書都官郎中鄒濤明於經術議論有餘神考造士之初首應升選歷踐官次恬靜不渝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除兵部侍郎舉自代奏狀

右臣伏見辟廱博士陳詢學術純明行義修潔頃為常州教官當諸路貢士之初能體朝廷德意推行學政郡人說服雖白首老儒鼓篋就業自以為晚察其業履可謂成材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除刑部尚書奏狀

除臣刑部尚書者聞命以還怔營罔措伏念臣出於寒鄉最為孤進寖緣推擇猥玷使令自遣從班於茲十年心雖許國初乏事勞智昧保身嘗嬰罪悔頃頒召札再貳銓曹惟雨露漸漪之私實天地生成之造徒殫於慮曷報萬分敢冒眷憐進膺擢序顛仲危懇上浼聽聞冀追寢於成書俾獲安於愚分所有告命臣未敢祇受

除刑部尚書舉自代奏狀

伏見宣德郎守左司員外郎曾開學識醇明行能優異翱翔廱類進歷省曹時共不渝衆所嘉尚倘擢華要必有可觀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乞賜神宗御集奏狀

右某等叨冒寵靈作罷諫列當陛下紹述大有為之時夙夜罷勉期效萬一而材識卑下加以聞見不廣不能盡知熙寧元豐謨訓之詳故期年於茲涓埃無取伏見神宗皇帝御集已成故事嘗賜兩制以上臣寮臣等出於迫切輒昧萬死欲望聖慈特賜臣等各一部俾得研精覃思於其間庶幾備顧問論朝政咸有依據以稱陛下優假諫臣之意臣等不勝大願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黃甲擬官奏狀

右臣伏見神宗皇帝既廢明經學究科特設新科明法優為恩例至黃甲擬官俾先進士注諸州司法蓋將以變革舊習故其初不得不然紹聖四年朝議以此法行之既久昔人之為新科者十消八九矣恩例之優宜亦少損乃以司法及其餘判司闕衮從上差注元符三年十二月中因省部勘當遂罷紹聖指揮更不施行臣契勘新科明法等人徒誦其書未必曉其義若以進士素不習法難以輕授司法職任則其餘判司等官或以治獄或以聽訟亦未嘗待其學而後授之也朝廷取士患不得實材果得實材何施而不可伏望聖慈特降睿旨將來吏部注新賜及第進士出身等人並依紹聖四年四月二十三日指揮施行所貴德澤均被上稱陛下造士之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殿中省別處置局奏狀

右臣伏為殿中省見在門下後省權暫置局內殿中丞許似孫見任執政官之子臣為言官與之同省慮涉嫌疑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殿中省別行踏逐權暫置局去處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國子監舉主奏狀

右臣伏覩陛下追述神考美意自京師下至郡縣恢崇學校以幸教天下增置諸路教官所選唯經術行義之士三代庠序之盛宜無以加此然諸路教官奉行貢士法事體比昔為重今員數既衆又皆一時之選而資任多係選人國子監長貳歲舉改官止八人施之大學正錄且猶不給況諸路教官如此其衆邪伏望聖慈特詔有司稍增國子監長貳舉官[illegible]格使凡預師儒之選者益知自重以稱陛下長育人才之意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武學上舍生奏狀

右臣伏覩神宗皇帝聖謨淵遠思患豫防雖天下治安不忘武備自熙寧中特建西學招徠摩材訓以武志凡考選升補之法皆出宸斷士之存於斯者以程文觀其

器識以弓馬閱其藝能以規式察其行義其自上舍免
省試者積累歲月遠不下十年須程文弓馬數在優等
又其行義可稱乃為應格雖應免省試格又從上共不
得過三人其教之如此其備養之如此其久擇之如此
其精建其授官歷任與夫取一日之長者無甚輕重其
作次進拔缺然不聞甚未副建學造士之意伏望聖慈
因殿試武舉進士唱名內該上舍免省試以上恩例者
命執政審其人材稍加獎擢庶幾學者嚮風罔不激勸
以作成其才上稱任使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州縣社稷壇壝不修奏狀

右臣伏覩近降詔命有司講究禮祭之備文以幸天
下可謂太平甚盛之舉臣竊惟禮有五經莫重於祭祭
之秩於典者多矣自京師至於郡縣春秋祈報徧於天
下者唯社稷為然今郡守縣令不深推其故以是為不
急之祀壇壝不修甚者民得畜牧種藝於其間春秋行
事取具臨時乃或器用弗備粢盛弗蠲齋祓弛慢祼獻

失度甚不稱陛下秩祀典之意臣契勘社稷之祀教令
該載詳悉欲望聖慈特降睿旨戒敕郡縣務在遵承命
諸監司巡歷所至察視壇壝其不如儀者具事狀以聞
庶幾官吏肅祀事神用顧享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論州縣學講堂及齋名奏狀

右臣伏覩神宗皇帝恢崇太學以幸教多士製堂及齋
名以寓訓迪學者萃於斯命之若日星之麗乎上也陛
下緝熙先猷州縣學校咸建師長命以貢士而名堂及
齋類多前日官司隨意建立或怪僻不馴或稽考無據
或違背經旨以此揭示多士甚未稱朝廷育材之意臣
愚欲乞府界及諸路州縣學應堂及齋名除不許用太
學教化等堂名及論秀丞魁等職事齋名外並須用太
學諸齋名即不得存留舊名及別有創立如蒙聖允乞
下有司頒降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攄文堂集卷十

奏疏一

宋 慕容彥逢 撰

論提舉官分廵奏狀

右臣伏覩陛下緝熈先猷增置官吏修水土之政行振貸之法興山澤之利以幸天下常平事任比昔加重諸路提舉官於所部州軍理當每歲偏廵以周知官吏奉行勤惰之實今諸監司歲以所部州軍更互分廵則提舉官所歷無幾其餘他司于常平職事既非其所任責則非所撿察特取文具而已雖有二年一徧指揮不唯日月曠遠兼新舊官移易不常甚未稱朝廷考覈事功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詔有司應諸路所部州軍數多如兩浙東西通為一路去處更增置提舉官一員并其餘路分並令每歲徧廵更不與他司更互分定仍令諸州軍于次年正月具歲終有無提舉常平官廵到徑申御史臺委本臺彈奏餘依見行條令庶幾職業振舉實惠及民天下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弓手奏狀

右臣竊惟諸路弓手是為鄉兵州縣之武備莫急於此向紛更官司習玩選補鹵莽訓練苟闊迺復以工巧技藝之人充占員額私備役使而承行胥吏又用其所親不問老疾疲弱特取具數歲時按閱輒以差出為名匿其不中格者故緩急追捕常患乏人欲令推行茶鹽二法唯能禁絕私販然後商賈易售官課充羡欲絕私販則諸縣弓手宜訓齊武事用以處警有犯必獲然後姦民畏沮私販不行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命諸路提點刑獄司專委官點檢選留彊壯斥去老疾疲弱者其本縣官以工巧技藝隱占役使並根勘罪具狀以聞庶幾有司遵承詔令武事加飭以壯守備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論諸路坑冶奏狀

右臣伏見諸路坑冶之利所助經費不為不廣其置場

去處有正官無幾餘止係轉運或坑冶司差官權監而逐司又多廢係用例委本州[illegible]官不惟被差者以其置場皆深山窮谷之中人人規免而官屬猶不閑事即本州奇辦多不遣行猶老疾不任事畏在長吏目前者方始就職或不過半年又復交替豪民猾吏姦弊百出常以不差正官爲幸公家利源損失不可勝計臣契勘見行勅令該載坑冶條甚備而有司便文徒俾不能悉心遵奉臣愚謂宜降睿旨戒諸路提點刑獄及坑冶司常切體訪苗脈興廢去處嚴切督察多方措置如合差正官即依條奏舉其轉運及坑冶司差官權監並須選擇能吏不得只委本州郡官仍令本州通判每季躬親點檢庶幾關防始終上下畏守以副陛下理財之義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論府界旅櫬奏狀

伏見神宗皇帝仁心惻隱元豐二年以開封府界寺院旅櫬積多命提舉官專切管幹斂埋惠洽幽明中外感服迨今二十五年乃復充牣棲宇以至露積其間或閱日既久別無骨認或親屬雖存貧不能舉或藏器已毀棄擲道傍此皆掩藏無期尤可傷閔臣愚欲望聖慈特詔有司檢會元豐二年指揮及應干措置條件施行謹録奏聞伏候勅旨

上檢察病囚疏

伏覩皇帝陛下矜憫庶獄制爲病囚檢察之法蓋謂愚民犯法雖繫留訊治邦有常憲於其疾也飲食醫藥視之猶赤子也臣等尚慮當職官吏不能深體德意欲望聖慈令諸路提點刑獄司歲終會州縣病囚損失分數除依條科罪外取一路最多最少各一處保明以聞特降詔旨賞罰庶幾知所勸沮以副陛下好生之德

劄子

乞外任劄子

臣寒鄉孤進望絶顯榮遭遇聖明拔擢疏遠寖膺擢備數從班叨冒寵榮積有歲月欲自勉强圖報萬分而

才分所拘初無可紀乃多罪悔達於聽聞勠茲銓曹職任要劇臣代匱已久曾乏建明深虞曠瘝上孤眷獎伏望聖慈除臣一外任闕慢差遣庶俾微臣獲安愚分

服闋乞外任劄子

右臣襄叨眷知進備詞掖雖更時序碌碌無聞尋遭親喪遠去朝著偷延視息今已服除伏望聖慈以臣艱苦餘生俾安愚分特降恩告除臣淮浙或京東一闕慢差遣臣見於常州聽候指揮上瀆宸嚴無任恐懼戰慄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理會三禮圖劄子

臣竊惟功成作樂治定制禮方今六府既修三事既和熙及皇天休貺並至功可謂成矣治可謂定矣講明禮樂以幸天下其在今日伏覩見行三禮圖係國初聶崇義撰集其間車服器用之制與元豐頒行經義時有不同自國子監建三禮堂暨州縣學校率繪其圖以示學者乃至有司所掌名物猶雜用其制未稱陛下統一道德之意臣愚欲望聖慈特詔儒學之臣考據經義改定舊圖俾有遵承及付國子監頒行取進止

理會架閣劄子

臣所領中書後省合管五案凡冊禮及朝會應行遣事即上案主之付受諸案文書及本省雜務即下案主之編錄制辭及中書省人吏試補比較功過即制誥案主之在京有司關報改更差除等即諫官案主之逐月修起居注即記注案主之已上案分之事務要切兼編修

看詳隨事置局及逐名次召試進士武臣換官之類文字名件至多未曾專置架閣拘管每有檢照率多損失不唯申請煩紊兼證據不明前後抵捂臣契勘中書後省見有空閑屋宇欲乞專置架閣庫以本省逐案見管按會文簿書籍乃至祖宗以來辭冊及勑令續降等並置簿拘收以千字文爲號周而復始應今逐案承受文字已結絕及無行遣限三日發送上簿接續結押仍乞於本省選手分楷書各二名主簿行遣庶幾紀綱整肅

以稱元豐建立後省陛下緝熙先猷之誠取進止

理會守令劄子

臣伏見陛下勵精政事比降明詔惠綏庶民教養多士所以訓戒丁寧甚悉真極盛之舉也臣竊謂陛下聖謨高遠迥非臣子所能仰望清光至於推行德意志慮見於事實而與士民尤親者蓋在於守令使守令舉皆得人樂事勸功不以便文自幸則太平之基豈復他求乎

朝廷制考課之法殿最賞罰既詳且備臣愚欲乞守令任滿課入優等者除合得賞格外其未經選擢之人三省審察如人材果可任使隨其資秩特加獎拔或寘諸省府寺監要劇之選或委以諸路監司按察之寄若此羣吏聞風莫不激勸各以行治自奮豈唯寔宣惠澤以副陛下惻怛之誠又足以按揚踈遠以盡爲官擇人之術其效豈小補哉伏望聖慈特詳酌施行取進止

理會守令考課劄子

伏覩元豐立守令考課之法至崇寧大觀隨事緝熙條目完備真得神考訓迪羣吏之意大觀四年九月因臣寮申請止存元豐舊條餘皆刪廢臣竊謂崇寧大觀緝熙之美務廣德意比舊條加詳初無違戾欲望朝廷詳酌特降指揮檢會施行

理會常平劄子

臣竊惟神考立常平之法加惠元元意旨深遠著令究具而吏或不虔便文自營則致蠹耗出多入寡近因臣寮建言申嚴約束務絕姦弊惠及細民臣愚以謂唯納

欠多寡最見推行之實使任職者悉心奉法計置及時官無抑勒留難下無詭冒違法之人則良民輸納自無稽違豈有出多入寡之弊臣欲乞應干常平錢穀逐歲於令佐印紙内批書納欠分數侯三考滿日別立殿最之法庶幾知所勸沮因或偷惰如蒙聖允即乞詔有司施行

理會撫當孤幼劄子

臣伏覩州縣孤幼財産官爲檢校不滿五千貫召人借

抵當量數借請歲收二分之息贍養俟其長立而還之法意慈惻盡於事情然問緣形勢戶虛指抵當或高估價直冒法請領不唯虧欠歲息迤至并本不納追其長立給還之時元檢校錢物並無見在其冒法請領之人或從官遠方或徙居它所或不知存在或妄託事端唯以空文來往因致合給還之人饑寒失所近雖降朝旨添立須有物力戶為保及限歲錢數足等條然於形勢之家未有徵革臣愚欲乞檢校孤幼財產不許形勢戶借請及作保其所供抵當委官驗實估定價直方許給借餘依見行條令所貴州縣遵守實惠及民如蒙聖允乞詔有司施行

理會居養院劄子

臣伏見陛下若稽古訓自京師至州縣各置居養所以聚鰥寡孤獨之人詔旨丁寧臣下遵奉道無莩瘠咸有所歸發政施仁執大於此臣竊以為鰥寡孤獨雖曰困窮而至於被服禮義之化均太平之民臣居田野聞江東溧陽縣以居養所見管屋宇隔截為八室用發政施仁必先四者為號使男女異處不相雜擾一方之民莫不悅服臣愚欲望聖慈特詔有司應州縣居養所並依前項體式隔截異室分處男女不惟子惠之澤洋溢中外而禮義之化不廢於困窮之民以副陛下愛民誠意取進止

理會祭祀劄子

臣竊惟國家稱秩祀典交百神而禮之考諸令格唯以齋日多寡為大中小祀之辨大祀散齋四日致齋三日中祀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小祀散齋二日致齋一日參稽情文各有攸當然祀之通於天下而最顯者社稷釋奠春秋二仲州縣展事四方士民於焉觀禮而皆列於小祀近緣臣僚奏請比附國子監修立外州軍釋奠儀注散齋三日致齋二日則既升為中祀矣所有外州軍社稷齋日義難獨殺臣愚伏望聖慈特詔禮官討論增定

乞以假日特引對付史館劄子

臣備位詞掖幸以權記注職事日侍清光伏覩陛下辨色視朝延見羣臣雖雪霰風霧凜冽異常辰正奏引上殿十班傳旨特引嘗近乙初乃罷盛寒晴谷玉色無倦十六日入冬至假陛下御延和引上殿十一班十七日又引十班皆人人顧問曲盡事情告戒丁寧切中機會節假內批降臣寮章疏及有他處分差除絡繹不絕臣職在奉行捧請惟激方是時羣臣賜告偃息於家而陛下夙夜省覽憂國愛民未嘗暇逸陛下以天縱之聖而勤政若此蓋將訓迪有司永垂憲度而日曆之所紀邸報之所傳循舊襲常舉其大畧而已自非進得陪侍軒墀退得與聞幾政何以盡知其詳臣愚欲望聖慈以臣所陳降付史館及進奏昭示天下傳之無窮俾中外官吏迺至民庶聞風胥勸罔不克勤上副陛下宵衣旰食之誠取進止

理會學校劄子

臣竊謂諸路學校州有正錄縣有長諭迺至其餘掌事之人皆奉行貢士法令書致歷選之詳蓋根本於此而遠方諸生尚循積習之獘迺或持其短長糾率學衆輒興訴訟以至發其舊愆以快私忿以此職掌類多畏嘿求全鮮克振職臣愚伏望聖慈特降睿旨編修學制所嚴立法禁不唯整肅學政亦以敦厚士風取進止

理會陳訴劄子

契勘命官遇赦恩許訴雪罪犯及用年限舉主除落過名若在降赦二年外投狀陳訴者依條不許受理其諸色人依赦許訴雪過犯或訴用法差誤理與命官事體不異若於赦降後二年外陳訴者亦乞依命官訴理條限施行取進止

理會捕盜捉事劄子

臣竊惟在京及諸路捕盜官捉事使臣雖以捉獲爲職其間有緣一時疑誤將無贓證之人執縛根問多端恐脅致虛有承伏及送所屬官司初憑元解事狀枷訊

禁繫文移追會經涉日月直至推究得不係元解情犯方以無罪釋放或招撫一輕罪收坐蓋捕盜捉事之人當有後賞失則無罰伏覩政和勅縣以杖笞及無罪人作徒以上罪送州杖一百臣愚欲望聖慈申詔有司比附上條特立禁約庶幾盡心緝捕必獲犯人不致泛執無辜枉被囚勒

刑部斷絶獄案劄子

恭惟皇帝陛下躬建皇極心澄化源德駿業隆超冠古昔甚盛之舉不可一二數皆章明較著無休無窮上帝博臨珍祥紹至方將坐陽館而頒治登介邱以告成時和歲豐家給人足薄海内外歡忻交通如在一堂之上宜其民罔犯法而秋官以是無留獄稱慶於朝剡天寧密邇蒐講盛儀百辟奉觴異邦款塞於焉刑措孰不歸仁臣等備數典司獲與擊壤之民上祝億萬歲無疆之壽不勝歡忻鼓舞之至謹具進呈

臣等伏覩本部自四月二十日擬斷天下奏案盡已具表稱賀仍乞宣付史官訖恭惟皇帝陛下以至德要道纂隆聖緒成功巍巍同符堯禹自中都達於四方萬民樂業家給人足以故獄須衰息自凡奏讞之在秋官者今已罄絶聞太平刑措實在茲時臣猥司邦憲親逢盛事獲與擊壤之民共陶美化不勝大幸右臣等具到近五年斷大辟數逐歲遞減比政和二年計減一半以上比蓋皇帝陛下盛德妙道克配上帝良法美意永祐下民由中及外無有遠邇家給人足化行俗成以故獄

訟衰息幾至刑措臣等無任歡欣鼓舞之至謹具進呈

臣等伏覩本部自三月十五日擬斷天下奏案盡絶已具表稱賀仍乞宣付史官訖恭惟皇帝陛下在躬清明俞受衆甫天德地業超冠古初上帝博臨符瑞創見歲豐家給民有恒志遷善遠罪罔或抵冒以故邦刑幾措而秋官讞章罄絶稱慶於朝太平之隆光於載籍臣等實司中典親逢盛際無任歡呼鼓舞之至謹録進呈

本部自某月日擬斷天下公案盡絶已具表稱賀仍乞

宣付史官訖恭惟皇帝陛下躬蘊道真丕冒九有盛德大業超冠古初格於皇天休貺薦至四民安生樂業家給人足以拔遷善遠罪罔或抵冒而秋官屢以時無留讞稱慶於朝凡厥有知孰不歸聖臣等親逢盛事獲與羣倫上祝億萬歲無疆之壽不勝歡欣鼓舞之至謹具
進呈

臣等伏覩本部自九月二十四日擬斷天下奏案盡絕已具表稱賀仍乞宣付史官訖恭惟皇帝陛下盛德妙道高出唐虞制作設施自我作古凡歷世所望而不克舉者今悉有成大功巍巍不可一二數是以天地並況殊祥異瑞載籍所未見者踵聞於四方時和歲豐閭里之民日用飲食欣欣愉愉咸有恆志方且扶老攜幼瞻望華闕乞詔清蹕登封告成宜其風醇俗厚遷善遠罪而不犯於有司太平若茲孰謂無象刻天寧在邇聿修盛儀百辟奉觴異邦遣使而秋官以讞章罄絕稱慶於朝凡厥有知孰不歸聖臣等親奉逢盛事無任抃蹈鼓舞之至

臣等伏覩本部自九月九日擬斷天下奏案盡絕已具表稱賀仍乞宣付史官訖恭惟皇帝陛下配天立極執古御今凡法度禮樂所以嘉惠天下者出自獨斷煥然一新由中及外無有遠邇風移俗易民日遷善遠罪以故刑章幾措秋官論報屢以罄絕聞太平之隆高越前古臣等親逢千載之期不勝歡欣鼓舞之至

臣某等言伏覩本部自九月一日擬斷天下奏案盡絕已具表稱賀仍乞宣付史官訖恭惟皇帝陛下躬蘊道真默該衆妙運精神動心術措諸事業以嘉惠天下太平之隆超越唐虞三代之上茲者歸德宮昊王檢推尊極欽崇之精意禮成之日秋官以時無留讞稱慶於廷羣倫厎豫靈心昭答和同天人使之無間其在今日臣等備位攸司親逢盛事獲與擊壤之民上祝億萬歲無疆之壽不勝歡呼鼓舞之至謹具進呈
表

興龍節賀表

臣某言高禖錫慶肇膺如達之祥華渚呈輝誕著寖昌之證惟神聖挺生之旦適文明赫盛之朝傾寰海之誠心獻大君之睿算臣中謝恭惟皇帝陛下承休祖考配德乾坤擁皇極之珍符叶炎靈之景運九功式叙諸福畢臻屬當彌月之辰發啓後天之禱奔航重譯執玉盈庭臣生覩清時仕參通籍一人有慶懽同擊壤之謳萬壽無疆竊想稱觴之頌

冬至節拜表

朋陽來服圭景加長占瑞雲臺謹書雲之令節拜章宸閣修亙歲之盛儀恭惟皇帝陛下道與時亨獨包衆甫化如天運咸叙九功恩浹寰區治高振古叟屬三微之始方孚萬彙之萌保合太和召嘉祥而有象緝熙純嘏增睿筭於無疆臣獲造班聯與膺事任重熙累洽共欣千載之逢歸德謝生知自一人之慶

皇后爲冬祀禮畢賀皇帝表

日涓來復聿修三歲之祠禮近熙成功錫庶民之慶珍祥丕應協氣交流凡與見聞歡同慶賴恭惟皇帝陛下與乾合德以道御時擴至治之規模固太平之基本昇烟陽位既寅對於百神旋蹕端闈期永膺於多福妾夙緣天幸獲侍宸尊茲欣覩於盛儀實增榮於柔抱

内中侍御已下賀皇帝禮畢表

妾等言展寀國南奉明禋而報本涓辰景至備熙事而慶成百順應期千齡接統恭惟皇帝陛下德侔覆幬明廣照臨揚欽燎以薦誠榮光下燭御端闈而肆宥惠澤橫流於赫盛時道高振古妾等幸陳禁掖均被宸恩初瞻緣衛之還共獻履長之祝

貴妃已下賀皇帝禮畢表

伏以乘日至之辰順天正之序親祠陽位還御端闈福禄來寧華夷均慶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道該衆妙功叙九歌緝振古之彌文聿修大報罄明禋之精意用迄上儀靈心嘉虞景貺昭格妾等獲處清禁夙奉至恩闈詔

蹕之甫還悚慕襟而載抃

內中夫人郡君已下賀冬祀禮畢表

伏以欽若禮經聿修禋祀既迄成於熙事用翕受於休祥恭惟皇帝陛下道協彌綸誠通化育夙駕齋輅躬精意以告虔還御端闈揚至恩而肆宥澤均動植慶浹華夷妾等祇奉嚴宸獲瞻盛際願拜萬齡之祝冀伸千載之逢

大長帝姬賀冬祀禮畢表

伏以涓辰展寀既奏假於居壇發號施仁用均釐於寰海情文允稱典冊增華恭惟皇帝陛下以天為宗於帝其訓道洽政治九功叙而嘉頌興俗阜時和五韙備而美祥格誕集衆百協成其儀妾夙被恩榮實同慶賴闡初還於綵衛輒仰獻於紓函

冬祀禮畢奏謝天尊閣佛閣等處表

親祠陽位祇見昊天靈心嘉虔祥應昭著賫錫庇既獲底成備致奉熏修以申報謝

冬祀禮畢奏謝內中玉虛殿三清諸聖等表

親祠泰壇祇見上帝百禮既洽萬福來寧實賴聖真默垂保佑敢申報謝冀格顧歆

同前奏謝內中玉虛殿上元位等表

聿修元祀祇報昊穹百禮備成景貺昭答仰資庇佑用格居歆敉寧邦彝恭陳禮謝

同前奏謝欽先孝思殿帝后表

展儀陽位克承上帝之休肆宥端闈均錫萬邦之慶茲迄成於盛典實祇道於大猷用罄精誠載嚴報謝仰虔聰鑒永佑昌期

同前奏謝萬壽觀景靈宮諸帝后西京嵩山崇福宮等處祖宗表

伏以薦一純於上帝獲考盛儀均五福於庶民既孚大號實賫庇佑克展靈承敢率舊章式陳報禮

謝賜宴表

玉陛疏恩方員非才之愧瓊林頒宴更蒙異數之加凡

在叨逾舉深慶抃中謝伏念臣等久安鉛槧素樂簞瓢心徒醉於六經志敢希於五鼎幸千載飛龍之際陪一時振鷺之游名標金榜之中昔稱千佛會列瑤池之上人謂羣仙宮花叢御苑之春帝樂聲鈞天之奏先生甫布榮動縉紳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富饒思賢推食待下念臣等蠹盞久厭偷歷艱難賜臣等遵豆有加田推慈惠時轂太官之奉俯需一介之微臣等敢不汲齒銜恩終身飽德愛君憂國不忘頃食之間趨事赴功益謹素飡之戒

天寧節謝御筵表

三靈效祉聿當彌月之辰百辟稱觴申祝後天之筭恭惟皇帝陛下照臨有赫覆幬無私紀流渚之祥虹允符壽節詠零廷之湑露洽被燕慈臣等幸遂近班與陪賦觀聚捐不足以副榮懷之遇鼓舞不足以盡歡欣之誠

摛文堂集卷十一

宋 慕容彥逢 撰

表

賀太陽當虧不虧表

官占庶日預陳薄蝕之期聖德動天遂格休祥之應賭至誠之上達方協氣之橫流凡在照臨數同慶賴恭惟皇帝陛下福膺百順祐擁三靈行健道以兢兢秉文心而翼翼基圖增固治水敘於九功精祲交通變宜消於十煇允符瑞眖益著穹旻臣等夙被寵恩過叨榮祿洽吹內壤心均四海之懽疏奏前旒壽獻萬齡之祝

賀增上神宗徽號表

合宮大饗載修崇祀之儀清廟徽稱誕貴追之享人神協贊典冊用光凡諸含血而有知孰不懽心以胥慶臣中謝國家七葉幅員萬邦巍乎先帝之隆凜乎三代之上神靈如有熊而成之以敦敏濬哲如大舜而輔之以溫恭承列聖之後昌弗有其治跨百王而尚蹈堯成

厥勲于時率土之誠感謂中天之號禹功不伐湯德日
新方伏閤而奉從遂號号之莫及逮玆累稔申厥舊章
深求典謨博采雅頌爰因配帝之祀聿嚴宗德之名甚
盛無前𢪛外王之土莫共傳罔極著上聖之形容恭惟
皇帝陛下剛德有為達孝善繼率時昭考燕及皇天下
太室之受釐協羣倫之歸美施諸玉冊揚爾金聲孝治
式孚蓋原於復命神功不宰尚出于強名臣獲際昌辰
預聞休蹟退惟瞽矇之舊淚灑周南邈思圭章之儀魂

馳魏闕

賀甘露降帝鼐表

儀盛漢廷方聿修于元會祥呈夏鼎如克享于天心凡
預榮懷敷同慶賴竊謂湛恩廣被協氣橫流精祲于焉
交通符瑞必以類至曉霄零之甘露稟雲表之清英載
在遺編稱為休既或受諸草木而象德或降于宮室以
紀年粵若王正之初爰當帝鼐之上時乃創見昔所未
聞恭惟皇帝陛下體御至神道兼全于衆甫用揚獨智

世用賴于九功民俗阜康邊陲靜謐雨暘咸若稼穡屢
豐藹藹治聲宣三靈之底豫瀼瀼和液彰百福之備膺
臣等獲際熙辰幸瞻嘉應班趨上閤共傾向日之誠蹤
奏前旒更祝後天之算

賀改元政和表

燎升陽時既消饗帝之儀澤沛端闈爰易紀年之號書
文所登民俗交欣臣中賀臣聞二帝之德雖隆其要不
外於稽古二典之文可考其詳尤在乎命官夫惟無曠

於天工是用克和於邦政紹茲能事屬在聖時恭惟皇
帝陛下巍巍成功以丕冒率土業業致孝以祇適先猷
仁治道豐氣調時豫乃因祀禮更定歲元臣曩備近聯
令從左省莫陪慶列徒抑想於賓傳均決歡悰竊自同
於獸舞

謝賜政和元年曆日表

迎日前推先天誕告凡備守邦之吏寵頒紀朔之文俾
獲珍藏實均慶賴臣中謝竊以唐堯之考曆象虞舜之

察璣衡豈惟叙授於人時蓋亦靈承於帝事載在二典
訓垂百王恭惟皇帝陛下道體泰元治高振古五辰兼
撫致庶績之咸熙九叙可歌方萬世之永賴茲當改歲
申飭攸司課寅賓於清臺既無差忒錫成書于列郡冀
克聞知臣猥玷隆私與膺嘉會金臺漏永共喜化日之
長玉燭時和預慶豐年之屢

賀紅鹽表

地符薦祉鹽澤効祥方擬凝雪之姿忽亦激丹之彩應

唯誠格福以類臻臣中賀自昔牢盆之贏爲時公家之
助當章聖之臨御嘗奏瑞鹺適政和之紀元再書紀史
希世難遇有識交欣恭惟皇帝陛下德協炎靈功昭烈
祖寶源恢復既豐足國之儲珍貺薦臻益永承祧之祚
臣曩由從橐黙領郡章身遠軒墀莫預稱觴之列職親
民社欣聆擊壤之音

代三省以下紫宸殿稱賀太陽不虧表

誠德誕孚嘉祥丕應沴消内壤既靡十煇之占惟浹中
區永賴一人之慶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運乾剛以覆
燾居離正以照臨發政施仁靡匹夫之不獲彰善癉惡
致庶績之咸熙治馨方格於神明和氣宜通於精祲偉
兹穀朔時乃珍符臣等均被恩榮與膺任使仰瞻天路
豈為千載之逢追効嵩呼敢後四方之賀

代宰臣以下賀黄河清表

天心佑德川后薦祥方兩涘美溢之時有千載澄清之
瑞感由誠格福以類升臣等中賀惟河四瀆之宗惟水

五行之首兹靈瑞拱屬更紀歲之元顯應大中適展親
祠之禮考今為備覘昔用光玥當乾寧之邦允協天寧
之號恭惟皇帝陛下性堯舜之孝悌躬文武之憂勤利
澤汪洋靡匹夫之不獲和氣充塞宜景貺之自臻簡牘
屢書華夷均慶臣等具膺寵禄與覩闓休俟河之清豈
人謀之可冀如川之至知聖壽之無疆

代三省樞密院請皇帝聽樂表

禮緣群情聖人必為之節典從先祖後世靡得而踰恭

惟皇帝陛下仁稟乾元恩隆坤極念朱邸來嬪之舊有
紫闈占夢之祥制服過期殺朝增數去日已遠而慈軫
愈劇卹典雖厚而誠感未饜適茲公除尚停雅奏臣等
考往穆之故事本正元之舊章既終祔饗之儀即允叩
閽之請伏望寢寛追悼曲狥虔祈遵景德之詔音禮由
義起御鈞天之法部樂與民同

代賀皇帝御大慶殿大朝會表

律歷三陽啟慶王正之序圭璋百辟聿修元會之儀凡

在有生罔不載躍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誕隆駿命祗適
孫謀甄商陶周凜凜百王之右參天貳地恢恢上聖之
姿九功之叙皆可歌五踰之來罔不備比奉寧真之恤
久虞大變之朝永言孝思化式孚于下土錫茲祉福祐
克自于羣倫爰當發春肆舉四覲禮文甚盛典冊用光
臣獲際昌辰預聞丕績周南歎滯莫陪鵷鷺之聯魏闕
馳誠徒切江湖之想

賀康復視朝德音表

法坐天臨曠恩雨施方永膺於遐福用申錫於羣倫凡
預見聞歡同鼓舞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誕膺化育孝
通神明以盛德承宗社之休宜萬壽等乾坤之久臣曩
由從橐叨守郡章雖色造廷想青瑣而獨阻焚香拜詔
覺揚氣之横流

代宰臣以下請皇帝受元圭第二表

盛德茂昭珍符中錫將答帝臨之貺必嚴躬受之儀敢
冒威尊再陳誠悃竊謂元圭純乾之色圭為重上之文

寧連山岳之形中函雷雨之象偉茲至寶兼備三才維
帝堯峻德之明有神禹成功之告自時厥後歷世靡傳
以迨于今蓋天所受恭惟皇帝陛下致文格於上下孝
弟通于神明親九[illegible]萬邦[illegible]首以熙庶績豐年
屢應嘉瑞薦臻肆追美於陶唐用發祥於珍物伏望皇
帝陛下體三靈眷佑之命納羣臣鼓舞之情特降詔音
俯從懇請光期涓吉稱事展儀舉一代之彌文昭有邦
之大寶以介無疆之壽以隆不拔之基

賀中宮受冊表

羣辟造廷陳有司之備物溫詞鏤玉正中壼之隆名凡與見聞胥同鼓舞中賀竊惟乾坤作配以化育日月相須而照臨故三代之興咸資內德之助而二南之盛實為王化之基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憲天濬哲稽古念昔家邦之御必始於徽音翊茲宗廟之承莫親於同體肆求茂德崇建長秋禖熙傳祠將衍多男之慶星軒增耀永符儷極之儀臣職繫左符身遥丹陛騁母慈之至冒

均民俗以交欣

代鄭樞密辭免樞密院表

騶臂綸制陞冠樞廷聞命以還撫躬罔措伏念臣事勞無逐陪機要挈缾之量心常戒於易盈伏櫪之材用豈堪於致遠坐糜儣祿徒閱歲時方積懼於瘝官敢益隆於柄任恭惟皇帝陛下道全衆有對時物以胥昌功叙九歌同天人而無間辭居決事旰食視朝以聖明述作之資有文武憂勤之志振曠古已墜之典紹先朝丕顯之謨發政施仁靡一夫之不獲命鄉論孝致比屋之可封嘉祥緣類而並臻殊俗欽闢而來享臣幸當盛際猥備近司海嶽深崇豈效涓埃之補乾坤神富難酬雨露之私儻冒寵靈將速罪悔俯祈洞察俯徇愚衷祈特還賚書俾安愚分

同前准備第二表

愚誠盡布藂寢誤恩睿意未從曲加寵諭顧深愆於公義敢再冒於天威伏念臣出本諸生晚叨清貫自陪樞

筦寖閱歲華方上有為之時實千載難逢之會裁決機務取成聖心而臣蒙被寵靈無可論之薄効奉揚明命但知仰於清光儻復超陞必速瘝曠伏惟皇帝陛下循名責實以總數於羣能公聽並觀以博通於志因念恆營之懇特寬逋慢之誅改擇時材追還綸制

中書舍人謝表

臣言伏奉告命除授臣試中書舍人仍改賜紫章服者試言黃閣請避弗俞視草紫垣疏榮非據仍頒顯服併

免常儀貢冒有加怔營滋劇臣誠感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行能淺陋術業荒踈本乏才稱偶階仕進初緣采擇獲對燕閒擢自膠庠任更臺閣諫垣論事久莫効於涓埃柱史記言近淹於歲月方虞叨昧將速譴呵曷意明恩復加寵陟列聖神述作之御寶區宇亨嘉之辰雲漢文章可觀而不可繪其象雷風號令可聞而不可寫其音是宜潤色之尤難夫豈屠歆之克稱恭惟皇帝陛下以堯舜之孝弟有文武之憂勤廣延羣材協賛庶績

迺茲僥倖亦被褒揚臣敢不激昂儒衷紬繹舊學典司訓誥雖慙深厚之辭陪侍禁嚴敢忽靖共之節臣無任

謝再除中書舍人表

臣言伏奉告命除授臣試中書舍人者訓辭衎逮誤膺求舊之除懇欵冒聞莫遂由衷之請叨恩愈厚圖報為難臣誠感誠恐頓首頓首伏念臣寒素諸生迂踈晚學早玷儒林之選濫階俊域之游曩幸聖知擢陪諫列獲奉清閒之對數陳固陋之言迺緣優容遂至超躐掖垣四禁代司綸綍之嚴省戶五花兼與機衡之密曾微效實徒閱歲時比免笞麻方依丘壠筋骸疲薾偶殘喘之僅存志氣銷磨豈清塗之敢覬忽蒙收召復寘高華惟內省之甚明宜自慙於非據此蓋皇帝陛下孝治四海禮優庶臣閔艱苦之餘生粗有樸忠之小諒曲垂眷錄弗忍遐遺夙木易搖既永乖於榮養涓埃可補顧何憚於剌捐軀

汝州謝表

叨榮已久宜速顛隮積咎滋多敢逃誅責恩深譴薄感極涕零臣中謝伏念臣家起寒微望絕榮顯束髮試藝遭時右文偶縻經術之科復玷辭章之選擢自州縣進聯師儒追叅對於燕朝屢踐揚於要路初持從槖距今八年兩貳省曹既書三考侍邇英之史讀議大觀之禮文眷憐每發於金聲顧逮必康於玉色而臣才短難強器小易盈曾無可紀之勞適有自貽之戚致形論列終累保全尚狃居於常刑俾獲臨於便郡此蓋伏遇皇帝

陛下體乾在上與物為春如日方中容光必照念臣與
陪帷幄嘗奉燕閑察臣參掌銓衡粗勤職業用加寬貸
薄示小懲臣撫躬深思刻骨永戒才非太史敢興歎於
周南心類子牟但馳誠於魏闕

謝復修撰表

分符汝海方循省於前愆列職書林俄霑濡於霈澤危
襟增歡感涕交流臣某誠惶誠懼頓首頓首伏念臣系
本單微進由孤遠簿書累考安州縣之卑棲靡泮八年

甘虀鹽之冷宦偶緣薦對寖被使令接鵷鷺之後塵侍
槐楓之清燕莉非之選皆拔自聖知絲綸之除每特從
於中出而臣受材譾薄賦分奇艱無可紀之勞能有既
彰之罪悔誤膺恩惻獲貸嚴誅假以郡章閱茲時序謂
當永黜尚不假遺恭惟皇帝陛下德與日新仁如天覆
察臣陪扈滋久樸拙無他閔臣擯斥以來憂兢愈劇用
加甄復示不弭忘臣昔冒恩私親承訓敕奉法循理敢
自替於前修盡節竭誠指益堅於素志

謝除兼太子賓客表

臣某言伏奉誥命除臣兼太子賓客者寵章親灑詔檢
中頒即建禮之舊聯兼承華之顯列仰膺負荷俯積怔
營臣某誠惶誠懼頓首竊聞自昔容僚維時人望蓋毓
德於初載必選賢而與居矧當調護之榮尤出搜揚之
精如臣者以褰淺之學問無卓異之行能奮跡寒鄉最
為孤宦參紛闈之餘論豈稱所蒙奉銅輦之後塵益慙
非據恭惟皇帝陛下端本以御家國因能以用人材謂

臣久綴從班講聞謨訓察臣辛陪經幄粗識淵源因誤
寵嘉遂階擢序臣不欲礪素節激昂慵衷念左右前後
之人罔非端士陳父子君臣之道敢替前修

謝傳宣入伏早下表

使華俯逮天語驟傳念茲暑伏之臨錫以風休之寵拜
恩優異撫分兢慚伏念臣問學空疏文辭淺拙叨長憲
部權直禁林鼇嶺風清豈覺午陰之轉花甎日永初無
內務之繁敢冒慈憐俾從暇豫此蓋皇帝陛下招延時

俊優假詔臣特錫退食之期略示閔勞之意雖殫千慮
曷報萬分

兵部侍郎謝表

臣言伏奉制命除臣試尚書兵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
者備員西掖久玷恩私貳職夏官益踰分願仍有匪頒
之寵俾為服飾之華貪冒併優怔營滋劇臣某誠惶誠
懼頓首頓首伏念臣屬辭淺陋承學迂疎猥越倫人寢
慶清貫方聖神熙洽之運實文物光亨之辰獨斡機衡

親測乾坤之造親御翰墨共瞻雲漢之章而臣重以非
才再司外制曩奉燕閒之對時形褒獎之言揣實未安
拜嘉增惕敢圖眷錄復與甄陞此蓋皇帝陛下溥博兼
容清明旁燭將曲成於萬務屢求備於一夫致茲孱微
於焉僥倖臣敢不祗循名節恪赴事功圖報國之涓埃
維難稱塞比向陽之葵藿永勵忠精

謝除刑部尚書仍賜對衣金帶鞍轡馬表

寶跗親御芝檢中頒進冒寵除曾莫伸於懇避薦叨蕃
錫顧曷稱於恩榮臣中謝伏念臣家本寒鄉分安末宦
偶緣推擇寖備使令自遷從班於茲十載心雖許國初
乏勞能智昧保身嘗嬰罪悔頃膺召札再貳銓曹惟雨
露滿滌之私實天地生成之造於焉圖報豈不知難敢
誤眷憐復加擢序矧出司衣之麗束以兼金仍分廐駟
之良儔茲沃鬯併深僥倖益重兢慙恭惟皇帝陛下心
運道樞躬持慈寶是與神物既符堯禹之隆無曠庶官
用襲典謨之美顧如孱陋亦與褒揚臣敢不增勵朴忠

愈堅素守虔共夙夜靡懷出位之思兢慎簡書期副好
生之德

賀刑部斷獄表

民俗可封刑章幾措當春秋發生之旦無簡書請讞之
文囹圄畢空頌聲交作臣等中賀竊謂平國而用中典
亦以教民嘉師而監祥刑於焉止辟惟晉進其獨志通
不犯於有司屬在聖時追隆治古鈞金既息丹筆何施
恭惟皇帝陛下心宅道真恣觀衆妙躬建皇極丕叙九

疇高靈格而百順臻美化行而四維舉肆克清於常憲
其永祐於多方臣等獲備有官欣逢盛事紀太平之文
物願諮史臣頌至治之本原豈知帝力
治定功成風移俗易惟茲臣庶咸自遠於祥刑至於海
隅方永清於庶獄報因惑下奏讞無留凡與見聞教同
慶賴臣某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聽兩造之備鞫
有司存決五辭之疑必從中覆唯空幽圄迥絕丹書若
時闔休靄於盛際恭惟皇帝陛下隆追考翼默蘊道真

集前聖之成以建有極之會體上天之載以熙萬化之
原宜致嘉師罔干常憲臣某等優游退食蔑無任事之
勞鼓舞抗章願奉維祺之祝
甚盛之德既丕冒於羣倫幾措之刑遂追隆於振古諸
因云絕丹筆不施凡與見聞胥同鼓舞臣等中賀竊以
幅員至廣獄訟實繁豈參讞之攸司無一辭之可聽太
平之象茲昭示於多方至治之馨益敷聞於在上齊時
若此唯聖為能恭惟皇帝陛下執古御今體元贊化道

包衆有對時物以晉書功叙九歌同天人而無間用永
清於綿宇俾不犯於微文臣等位列秋官職司憲牘嘗
講聞於庶事不自意於親逢
道與時升變為民賴邦刑幾措廷讞無留恩浹華夷事
光載籍臣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皋陶之美帝舜
茲不犯於有司周公之戒成王其勿誤於庶獄追隆治
古靄在盛時草鞠圜扉吏停丹筆恭惟皇帝陛下躬建
皇極心熙化原集前聖之成以欽承乎宗社體上天之

載以丕冒乎家邦百度既新九功咸叙用罔干於靈制
期永祐於嘉師臣等叨奉恩書欽承德意願上萬齡之
祝庶仰千載之逢
帝德懋昭民風丕變方共陶於美化幾不犯於微文獄
靡淹因廷無留讞謂如盛際實邁前聞臣中賀昔在神
宗紹隆列聖敬用三典分建有官凡厥罪疑悉從中覆
偉茲率土之衆曾無麗獄之辭致治若斯維聖時克恭
惟皇帝陛下睿哲稽古聰明憲天心運道樞以凝清於

萬化躬持慈寶以掬育於彝倫百度交修九功咸叙用
永綏於綿宇俾自遠於祥刑臣等叨備秋官實司靈制
吏停丹筆共欣不世之逢奏前旒頌奉無疆之祝
道洽政治風行俗成民未古而有舉刑幾措而不用報
論卷下按鞫無留自昔鮮逢於今屢奏臣中實竊以疆
理至廣爾書實繁維時嘉師用干宵憲當宣室齋居之
暇絕季秋請讞之文矧適誕辰方蒐盛札朝紳拱極共
上萬年之觴使節造廷聿修重譯之貢於焉止辟孰不

歸仁恭惟皇帝陛下高拱穆清遍觀昭曠會衆府以建
皇極執至要以澄化原無疆之休既昭受於上帝百順
之福永敷錫於庶民宜幽圄之一空雁讞文之可識臣
等叨膺推擇均與榮懷际太平極治之基孰知帝力紀
甚盛無前之蹟願詔史臣
民知遠罪冒犯寖希吏有奏疑報論即下以盛世上疆
之廣無收司簡牘之繁歡心交通協氣充塞臣等中賀
竊聞堯舜之治章服異而俗已徵成康太平囹圄空而
刑不用雖曰古今之異茲如符節之同恭惟皇帝陛下
默蘊至真獨觀衆妙精神運而心術動美化自孚禮樂
著而法度彰庶功咸叙用臻丕應克邁前聞臣等叨備
秋官與頌中典頌天地之大德難盡形容書帝王之極
功願貽筆削
企九清之真境初薦鴻名格四海之歡心遂空幽圄當
熙事備成之日訖季秋請讞之章和氣横流靈心昭答
臣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箕子之陳皇極用敷錫

厥庶民周公之告微言其勿誤於庶獄追隆古訓屬在
聖時宜多福之聿懷致五刑之幾措恭惟皇帝陛下獨
觀衆妙懋建大中叙巍巍之成功增光列聖揭顯顯之
令聞高出百王赫茲太平是為至治遍歸德於穹昊肆
展采於禁廷玉檢推尊竭欽崇之精意丹書告慶息祥
覆之微文臣等叨備秋官與錫中典覩天人之無間孰
測神謨紀時物之皆昌願貽信史
民承休德鮮或犯於有司吏絕疑文期永清於庶獄頌

聲交作和氣橫流維茲至治之典永謂太平之象臣等誠
歡誠忭頓首頓首竊聞好生者天地之大德措刑者帝
王之極功於鑠盛時乃彰至應矧留就盈之月聿當兆
聖之辰百辟稱觴異邦款塞有如泰保共歌萬壽之章
曾是呂刑亦紀一人之慶恭惟皇帝陛下誠參覆載功
格神明典章文物之隆百度畢正道德仁義之備萬邦
咸孚用格淳風囹圄中興臣等獲塵任使祗奉詔條敢
抗囊封中獻後天之祝頌貽汗簡具形擊壤之謠

寶祚無疆屆三元之華旦祥刑不試訖五辟之誕文盛
事條傳羣心交忭臣等誠歡誠忭頓首頓首竊以周官
布治紀正月之始和呂命訓刑美一人之有慶追隆古
治屬在聖時恭惟皇帝陛下道心之微獨該衆妙帝德
之運丕叙九功天眖傳臨春祺紹至治用敷錫於黎庶
期永措於丹書臣等獲備憲曹敢後四方之賀爾貽史
觀時書千載之逢
時緜有爭刑措不用當宣室齋居之暇訖季秋詰斅之

文歡心交通協氣充塞臣等中賀惟土宇生齒之衆有
獄訟簡書之繁於鑠嘉師克承休德茲報論之逺下知
建繫之一空矧邇誕辰方蒐慶禮臣鄰拱極夷裔觀光
玉帛駿奔紀虹流於華渚衍楊盡委奏草鞠於圜扉凡
厥懷生於焉歸聖恭惟皇帝陛下道侔天運與物皆昌
政本日新使民不倦揭太平之備典御假樂之盛時年
穀屢豐珍祥沓至顒顒百順之福巍巍九叙之功方將
坐陽館以朝諸侯登介丘而禮上帝錄一人之有慶敷

錫多方致雅俗之無刑追治古臣等優游道職鼓舞
抗章竊効嵩聲共獻萬齡之祝頌貽史筆特書千載之
逢
福以類升慶為民賴當三朝之勝會訖五辟之微文盛
事條傳茂思孚暢臣中謝海宇至廣犴獄實繁唯底時
雍乃臻刑措矧正月布治之始方萬民觀象之初百辟
奉觴異邦在列由中及外如皆樂於一堂以古况今豈
太平之無象恭惟皇帝陛下帝德之運乃聖乃神道心

之微惟精惟一懋建皇極永清化原肆丕冒於嘉師罔或干於中典衍揚不用簡牘何施臣等叨備攸司獲覩丕應奉萬齡之祝方幸遂於朝紳書千載之逢願特頒於史觀

代宰臣以下賀獄空及大理寺斷絶表

日織嘉靖四陲囹圄之空輦轂肅清兩奏簡書之絶臣隣歸美郡國告成曾未涉於歲時已屢編於史冊謂如盛際實掩前聞臣中賀竊以治格熙淳教化行而爭訟

息俗躋富壽衣食足而廉恥興遏刑止辟之風克副好生之德恭惟皇帝陛下神機獨運聖學兼該以文武之憂勤有虞舜之孝悌繼志述事動懷明發之心布政施仁每頒中出之詔民成遠罪邦用措刑爰當孟冬甫臨誕節北隣修慶西夏造朝上奉萬年之觴共申善頌下罔一夫之獄昭示開休臣等均被寵恩共膺榮祿願攄燕雀之賀庶殫葵藿之誠

摛文堂集卷十二

宋 慕容彥逢 撰

頌

神宗皇帝聖政頌并序

臣某言臣幼釋耒耜為諸生學間庠在鄉選遂竊名第紹聖二年初試宏詞科有司以臣程文奏御蒙先帝誤恩擢備學校於茲七年矣惟臣質薄材下行能亡異循循默默罔克稱塞竊觀自昔大有為之君其宏休偉蹟必有俊傑之士馳騁翰墨鋪張揚厲以聳動天下傳之無窮恭惟宋興百有餘年神考以天縱之資崛起於五聖之後內修法度外攘夷狄日月所照生息理極巍巍典謨所陳奚以尚此陛下踐祚推原太平之自發德音下明詔尊崇廟[illegible]百世不祧建景靈西宮以顯承為館御之首其永裕陵之言形於聲詩繼志述事之意揚於訓辭學士大夫宜廣陛下孝思之誠為雅為頌以形容神考之盛德大業如維清執競長發之詩臣是以不

勝惓惓復白念漢永平徼外蠻夷樂木白狼獻詩歌德
譯在史館列臣自託於藝文待罪國子雖語言淺陋不
足自効夫豈蠻夷之不若哉謹齋心滌慮撰成神宗皇
帝聖政頌一篇顧辭不稱事未究萬分之一亦臣之極
思也如蒙陛下假清閒之頃特紆睿覽臣退入溝壑死
且不朽謹昧死繕寫隨表上進以聞臣無任瞻天望聖
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頌曰
頌曰有宋受命卜年維億前義後昊配天作極於赫神
考紹休五聖篤實輝光剛健中正考古驗今慨然有為
手挽顧指雷厲風飛秦漢以還因陋就寡樂變於夷禮
未之野下及五代十有三君朝弗慮夕退卸典刑爰自
建隆寖明寖昌一變至道以詒後王神考若曰惟天祖
宗既以命予予曷不從迺收羣策斷以不疑乾旋坤轉
咸蹈厥機王政之行越有先務水利土工惟民是裕既
勸相之申以保息懋遷有無平頒輿積孰謂民達如手
撫摩遣使宅牧究宣惠和昔在祖宗賦力於下校登夫

家以令施舍行之百年民執官功法久必弊唯變乃通
神考念茲先定等籍歲均厥輸官為僦役商農工賈咸
莫留私毋擾牒訴毋虞鞭笞昔在有周士貴以私肆賓
興賢能惟德惟藝既望終晚東極于隋離蟲取士壯士
不為神考念茲罷黜聲律論秀絜髦選取經術賢聞載
闢教學惟醇鋤荒剔蠹統一道真昔在有周六卿分職
區區守文祠修品秩唐正在位參稽周唐以辨官治若
網在綱小大相維循名責實百工允釐昔在有周稱秩
祀事惟郊配天惟饗配帝曲臺失職淪胥異聞或陳九
祭或創蕝尊神考念茲章別隆殺靈神一天津嚴尊配
惟聖饗帝惟孝嚴父登押禔容以格神祐昔在仁祖作
宮永安名曰會聖以游衣冠厥惟京師數奉神御散於
羣祠禮若未具神考念茲迺卜景靈陰藏陽燿實社萃
與像設嚴嚴蹕馭降格妥侑孔時禊獻維則昔在寶元
元昊陸梁爰暨熙寧交趾亂常惟羌惟蠻作臣作叛羈
縻涵養習為驕悍神考念茲迺伐仇方南潰楚越右復

河湟河湟既復羌失右臂揭武橫山往城要地昔在有
隋釃為汴控引淮泗復達江漢濁流千里洶洶電激舲
摧艦覆溺不容息神考念茲迺導洛水繹繹清源來自
熊耳盈科而進匯亞匯徐風航雨楫既安既舒惟昔刑
書編次散勅與律並行時損時益凡目寖廣踳客不倫
輕重牴牾罪失厥情神考念茲肇修品章升條金玉以
鈞御評㝡補闕遺刊正謬誤芟夷潤色制例具著猗歟
偉歟經始庶寧迄于元豐展也大成鈞衡鍾龠車服旂

常執量以度物來以彰金石按協歷象考證以諧八音
以齊七政桑劉有任工技有程緝熙庶績罔不屬精賞
必選勞罰匪作慝播告不匿俾克畏慕偉優公家交屏
私室砥礪廉隅以清回遹議刑左學訓武西序博延數
塗疇逸銓叙課試任子甄用公族較短較長俱收並蓄
聯民鄉遂寓以伍符爰糾姦慝爰比追胥越井參旂百
將分戍前茅後勁既閱統馭簡稽戎器搜閱材官帑廩
備預廐牧阜蕃惟時惟幾規模宏遠神而化之用藏隱

顯於乎神考誠明生知終始典學道心精微肆筆成書
吐辭為經河洛之瑞雲漢之明明明廟謨出入綸綍鍾
靈武天動潛外絕進獻內損聲色覽奏夜艾聽斷日昃
苑囿弗繕宮室弗營城池禦固府寺增宏迺對草萊衮
進嵒谷一藝必庸小善必録賔禮耆舊肴納諫諍以鎮
澆浮以激柔佞追美先正表揚厥勳圖形原廟如漢麒
麟勝言閟宮義典同几升祠四后式燕祖妣明發不寐
有懷二宗祇嚴徽冊維極顯崇奉事東朝恩性天至肇

道安居懃昭孝治友睦同氣萼相輝神禎匪劾羽翼在
茲惟功與德儷蹤典墳規重矩疊不可殫論十有九年
休徵以類海不揚波遠人慕義惟時臣子薦號中天謙
冲退托謐無復言介丘壇場日月以冀獨觀昭曠抑而
弗議惟天祐之聿生元聖永明孝思啓揚光訓迺尊廟
祏百世不祧若武之穆若文之昭迺建西宮列峙中經
比隆皇武雖以顯承祖功宗德既克兼之作聖述明惟
其盡之于子孫孫率廸大猷無有後艱永孚於休

記

甘露記

予守汝海以堂宇敝甚徙寢室於訟廳後之凉堂上葛陽舍爲子書院凉堂之後陽舍之前有竹數十竿予出入廳事日盼此君一夕夢有人告甘露降矣予寤弗省也予次日晚偶記所夢往視竹上露顆圓瑩如珠點綴甚密嘗之味甘如飴時大觀四年十有一月晦也自經晴日或暴風大露又三雨雪雪既釋露凝如故予初折示郡寮留賓几案竹葉已瘁而露益明潤既久味若糖霜然至十有二月晦竹間槩然猶不晞云

香山天寧觀音禪院新塑大阿羅漢記

汝爲州當嵩山之陽縈帶汝水土膄膏腴旁近郡旱潦不登汝輒豐稔以故民力優裕地左許右洛南襄北鄭而非舟車衝道賓旅自遠至視其閭里愉愉舒緩謂之樂郊然僑寓者多魯人習嘗儉嗇室宇僅蔽風雨不厭庳陋車馬衣服大率稱是而獨崇信鬼神祭貢獻施無所吝惜其奉佛尤爲勤至雖五代干戈擾攘日不暇給而境內禪剎號古道場者三四其名僧機緣見於載錄者踵相躡也香山寺在郡城南百餘里唐宣律師嘗授之天人以是爲觀世音菩薩化身之所士民重所瞻禮罔有虛日竟有祈禱佛光現前或小或大或遠或近或多或寡合散轉移不可測度乃至現於大雨霧風雪之中其靈應顯異蓋若此大觀三年住持比丘法成謂其徒曰茲地殊勝邦人欽奉而像設敝壞散列於挾墟之下綱絲之間四方來觀者生慢易不可不易適命工造夾紵縷金大阿羅漢十有六從侍有四龕帳供器皆備費凡三百萬出常住贍衆之餘間有助緣者初未嘗干焉也四年秋設齋慶成有光現於塔頂經數日乃散嗚呼色見聲求釋氏以爲邪道至莊嚴布施則又以爲必若是然後爲信心成節有得於宗乘者於此宜辨其說矣然今天下山林勝處皆建道宇佛祠而佛祠尤盛如香山光景效靈又天人顯告見於宣律師傳甚詳非

它叢林比也成師方舉揚真諦而不廢土木之飾此非
徒然為演其意而說偈言
諸佛之示現如彼水中月影隨處潤生豈復有量數羣
生欲見佛丕以聲色求如撈水中影圓明故何有莊嚴
具百寶佛子所當知閔茲迷妄心方逐萬境轉聽言一
念起如土布嘉種因緣能發明長養至成就香山勝妙
地觀音嘗降身精廬彝摩雲神物陰護衛土民輕千里
聞所聞而來佛光應宵燭讚嘆世希有復覩像設妥樂
說無窮盡如辰轉聞咸發歸依誓不思議功德上以贊
宸躬遐算等乾坤萬邦均慶賴

笏記

集英殿春宴笏記

祥風應律茲爲布德之辰湛露零廷爰舉示慈之宴恭
惟皇帝陛下乾坤化育日月照臨有壬有林咸序九賓
之列如山如阜共稱萬壽之辭

又

誠心昭格沴氣消弭凡在照臨敷同鼓舞恭惟皇帝陛
下如乾獨運與日並明治功方敘於九歌祲異宜消於
十煇臣等夙膺榮祿寔冒近司獲被休祥實均慶賴

又

誠格上穹變消内壤凡居覆燾均被榮懷恭惟皇帝陛
下丕叙九功誕膺百福方珍祥之沓至宜沴氣之潛消
臣等叨備近司與聞休應奉千齡之觴祝肩四海之懽
心

序

御製論大道文後序

臣棊拜稽首言曰道若大路然凡麗乎聲色象數孰不
由之近取諸身嚬笑顧指起居食息無非衆妙之所寓
惟其由之而不知故逐物轉徙去本益遠聖人於此立
言開明俾聞之者如索塗冥行廓然見曉隨其性分各
即所安嗚呼非博大真人孰能與此恭惟皇帝陛下躬
蘊道真懋建皇極所以配神明享天地丕冒羣倫者既

自得之方且深根固蒂長生久視以同乎大古又親御翰墨敘大道之要昭示訓迪自羲黃禹暘與夫琳札所紀瓊笈所藏於焉發揮言約理盡萬邦臣庶伏讀睿文述者斯復靈者斯通是訓是行同爲皆將見還淳返樸如太古之時顧不盛歟

進英廟無逸孝經圖後序 見

臣竊觀國家承五季之後太祖太宗經綸草昧南收江浙西處巴蜀北并汾晉蓋滌妖祲天步廓清迄於太平興國歟哉真宗繼之中外嘉靖雍熙百度文物粲然仁宗嗣承聖之後念創業之艱與夫持盈守成之不易也業業兢兢常懼一事一物之失宜不足以慰惠前烈其然而爲思言而擬議見施設法度政教所以照臨海島甚盛所以加惠元元甚厚猶以終始爲一者帝王所深慎也於是考先聖人之言尤切於治者以自勵乃命近臣書無逸圖於閣之左又書孝經之天子孝治聖治廣要道四章圖於閣之右朝夕顧瞻若周孔在焉昔周公

作無逸陳古先后之戒與夫稼穡之艱難盤樂游田之害政以戒成王而其務以勤爲先孝經之四章稱先王至德要道所以和同天人之際者而其原以孝爲本是二者人主正心修身以御家邦無以尚此夫仰天而天不倦俯地而地不息則成位乎兩間者莫過於勤在天有經在地有義則成能乎兩間者孰大於孝且有天下者非謂以天下奉一人也天下之大以一人治焉以至衆望至寡則其責備以至靜視至動則其慮深傳夫在於九重而利害及於四海善惡垂於萬世故人主必全王其言規矩其行德合天地明並日月然後足以垂無疆之休然則周孔之訓其可須臾忘耶雖然此豈有他哉欲在心術之間而已誠能處堂陛之廣而思天下之民有不安其居膳膏梁之旨而思天下之民有不飽於粟服綺紈之美而思天下之民有不足於帛臨鐘鼓臺榭之樂而思民之所以憂享宴安優遊之逸而思民之所以勞日旦坐朝鵷鷺在列而思賢士或有未進章奏

在前聽決可否而思事情或有未通念前人之所以託於後萬邦之所以願乎上者夙夜不替曰若是而後為古先王之勤又若是而後為天子之孝也惟勤與孝一舉兩得而天下不治風俗不美頌聲不作天瑞不至者未之有也仁宗允蹈之是以盛德成功格於上下詒燕後世比隆唐虞其效豈不彰明較著哉夫上論其人於寥寥千有餘年之前求其遺言置諸左右若朝夕納誨然顧治之意深矣遠矣嗚呼盛哉臣拜首稽首謹序

送吳顯道序

熙寧元豐間某為兒童時聞顯道名至會稽始幸交焉然後紹聖某年山陰令闕顯道攝邑事士大夫往觀焉時婚田務開牒訴盈庭吏抱案牘列廡閒濫顯道隨事剸決筆不停綴吏唱判辭燥吻續以他吏辰漏未盡盤錯一空頃刻間聲譽沸騰顯道先領　從事至是猶兼之往來兩間綽有餘裕大率明而不苛嚴而不暴以意犯法者雖細弗宥過誤者哀矜而出之人被其歎楚再拜謝謝曰以為不寃也每視事日某人某日嘗以某事來吾弗直今奚復訟某事某日嘗以某名來吾弗直今奚更名被訟者恐懼首伏吏白事顯道因某事於法不當治某人於法不當逮輕重緩亟吏不得舞手邑境大悅往往圖像以祠之於乎顯道以學問文章為荊公門人高弟當先帝盛際物望輝赫視青雲與平地等耳而自珍太甚不少降意世變互更晦迹不耀春秋高矣屈佐百里涵蓄深厚未嘗發泄治山陰數月政績可紀使之得志功烈宜何如哉人知顯道學問文章而弗知從政之才故論次為送行序云

議

玄圭議

玉質溫潤赤與黑雜真玄色也以古尺較之其長尺有二寸唯天子之圭為然考工記稱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是也周之鎮圭以四鎮山為飾今圭之首其左右剡四鎮山與周制同然周之鎮圭剡上今圭首雖剡而

為椎形椎首乃大圭之制蓋自唐虞至於成周沿革損益大同小異猶登龍以山登火於宗彝也其瑑為雷雨之文者三代以前禮器類以雲雨為飾尺有二寸之圭以周制考之為六瑞之首其瑑雷雨以象天子法天以施澤於天下也其中為圜空者考工記稱天子圭中必注必讀如鹿車繂之繂其訓則縫也天子之圭中為穿縫以組約防失墜也三代天子之圭與夫公侯之所執乃至用以禮神者其玉或青未有以玄為色今圭色元時其為堯圭也明矣蓋天以元圭授禹而禹以錫堯元天色也堯以天道治天下故圭之色象堯之治符瑞志稱水泉流通四海會同則元圭出蓋水泉流通則水得其性本為五行之首言水得其性以明五行皆得其性也四海會同以言中外嘉靖無一民不被其澤也五行得其性兆民被其澤則行天之道同於帝堯萬邦時雍同於陶唐此元圭所以出也五行傳以宗廟禱祠祭祀天時為水潤下之應[illegible]謂聖人建宗廟以安祖考春秋祭祀以盡孝道王者郊祀天地禱祀神祇望秩山川懷柔百神罔不宗事致其齋戒鬼神歆馨以獲福佑以和神人至於發號施令順協天時則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皇帝奉若天道紹述先猷祭祀禱祠吉蠲盡禮政事設施格於上下臣民慶賴遐邇惟一以致大河澄清守臣屢奏遠夷効順史不絕書所謂水泉流通四海會同者在於今日此元圭所以出也

策問

治法

問蓋聞法不獨立推而行之存乎其人猶規矩繩墨雖設必有舉而用之者然後方圓曲直物莫能逃古先聖王以道制法御事不以法從人也而人惟法之從不以人擇官也而官惟人之擇官治其職而人足以任之然後以類舉而事功立焉主上念文昌政本自神考釐正官聯小大承式迨今三十有餘載實德在民頃者清躍俯臨天旋六部又親御翰墨延見庶工而訓迪之亦惟

元豐良法美意垂裕乎後而行之在人嘉與在事之臣欽承彝憲以隆大平伏讀明詔曰其慎爾止無載爾偽以制議事以公滅私無曠厥官無怠忽荒政修彝憲度罔有不學大哉王言與詩書所載若合符節其丁寧戒敕至誠惻怛播告之學士大夫其亦與聞之矣今欲有官君子體上之德意志慮虔共夙夜無或使文官修其方法行其意各以行能功實仰稱詔旨若之何其可試為有司言之

人才

大雅有言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又曰藹藹王多吉士古先哲王創業受命與夫太平守成未嘗不求端於人才而人才之衆必自人陶冶而成之棫樸之作人菁莪之育材此其成之之效也恭惟皇帝若昔大猷恢崇學校以幸教天下羣髦論秀而臣使之豈惟寵榮其意者廸以荀學術則義理明著以師儒則道德一待以曠日持久學優行敏而命之以官則其才皆足以有為其志皆足以有守夫以禮樂法度之備付之有官而任官者皆陶冶已成之才太平之基所以永永無極也然則上之期於多士蓋若此雖然知自貴而後外物不能挂其恒知自信而後邪說不能干其正苟輕重取予與俗轉徙而欲以所學為天下國家之用一出焉一入焉曾不足以美其身焉在其有為有守也士被教養而從政於此知所安矣不然則援其失袪其惑益其所不能亦必有道願著於篇

史材

問史官之權甚重褒貶所及傳之無窮不可廢缺唯學至博識至明而文足以形容之然後議論不詭於古人詞采可傳於後世由漢以來言史者稱司馬遷自劉向揚雄許可以後皆稱遷有良史之才諸儒題之罔有異說而唐蕭穎士獨深非遷不編年而為本紀書表世家列傳失史之法然自遷合言動為一分史目為五後世因仍不能加損而穎士獨深非之何也古人有言智者作

法賢者更禮隨時制宜不必一道使遵之法誠是何必
泥古以為失吏之法邪後世不能易何哉諸生試陳之

禮制

孔子曰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唐虞夏商周之盛禮之損益見於載籍人主美化善俗流澤子孫蓋本於此世衰道微典章隳缺嬴秦以降因陋就寡君臣勅戒不過簿書獄訟之間雖有仁心仁聞不可為法於後世故漢宣帝躬詔書每下民若更生而王吉以為可謂至恩未可謂本務也神宗皇帝監積習之弊親策多士命官討論主上丕承先志申命有司設局建官講求一代之制惟宮室之度器服之用冠昏之義祭享之節學者宜所深考願與聞之將以獻於上焉

學術

問勸學以風化四方太平之原也先王之盛時制成均之法合國之子弟而教之下至五黨之州有序以會民而諸侯之教又命於天子所以一道德同風俗作成人材以趨事赴功雖有菁莪既醉其原自此神考勵精庶政尤端於學以追隆治古訓經術恢館宇增弟子員其流及於郡國廣建學官以教多士洋洋乎成周之治宜無以進此今太學月書季考陞舍限年率舉熙寧元豐之舊士固鄉風承德矣而學之在郡國者防範糾督之疑若未備也夫精講授之選博延多士供億仰於公家而命之曰學豈徒徇虛名哉惟熙寧元豐成式具在事之未究者當許條例以聞將推原美意稍嚴課試選出之法使士知所勸若之何其可願與聞之

宗學

問荀子之於勸學有言曰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學者至於能應則其有為也若決江河沛然孰能禦之古之人或逆以三班之位而弗顧或秉田委吏而安之或享以萬鍾之祿而弗受或簞食瓢飲而樂之彼輕重在我而不在物故進退取舍處之裕如若然者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民從之則孝悌忠信蓋存乎中者

素定蚤建之行事若此主上留神宗學所以訓迪之非止應有司之選而已淵源經籍涵養道義其操術既定則守身從政將無施而不可諸公子仰承聖造其自得於成心宜有可言古之人能定能應者世有其人須其詩讀其書其志可考以所得於今論所聞於古試為有司陳之將以觀所學焉

摛文堂集卷十三

宋 慕容彦逢 撰

書

投獻書

某聞君子之於天下非才之難也所以將之者難才出於天而寓於微聰明智謀皆自之出舉而措諸事業無不可者然無將之則居勢利必爭履危難必聞毀譽必亂處疑似必惑之人也方且逐事物於無所終窮雖才之有餘必困躓顛隮而後已故君子之用才炤之以識作之以氣而持之以德識以炤之孰能蔽之氣以作之孰能禦之德以持之孰能撓之三者合併而後其為度也大故其為志也固度遠而志剛故誘之以勢利而不淫迫之以危難而不懼鼓之以毀譽而不移委之以疑似而不昵夫然後與萬物相偶而莫之能攖以心役萬物而不為物所役故將有為也足以盡己之才巖穴之思廟堂之議其所著雖見不同要之窮不失義達不離

道俾名聲與天壤相終夫豈小哉故君子之度猶之海也望之不極即之不測撓之不濁靜之不澄酌之不損增之不盈蛟龍聚焉風雲興焉彼潢汙行潦之水朝滿夕涸亦何能自致於此古之大有爲於世者雖才之不可及然必有非常之度伊尹之耕傅說之築太公望之漁非不貧且賤也而不以爲戚一旦擧而用之輔相人主而不以爲泰其所養有大過人者故所建立若此其盛也推而下之凡以德業自進者莫不然西漢賈誼號爲多才一不得志悲憤以死蓋有其才而無其度也閤下負天下名二十有餘年出入中外視後進與同升之在己上者而志不動顧先進與同升之在己下者而志不務恔然有容毅然自守某讀書見古人若此猶所慕之況與閤下並時又曩昔南宮奏名出自衡鑑今者以主生之禮求見左右閤下念某之勤恕某之狂一與之進不勝幸甚

又

某曩者天幸屢獲拜見辱下執事接之之顏甚溫誘之之辭甚詳執事之奬引後進亦已至矣是時某憂制方関心氣未寧不獲有請於左右某幼好讀書及長益勤不愧職等緬想古人之所聞而欲盡得之迺究觀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雖貪多務得不問精粗而性有頗蒙過目輒忘獨於古人議論施設之際與夫成敗興衰之由有激於心不能自已或沉吟深思或研味餘意或躍然自喜或惘然自失或可嗟可愁可爲太息或可惡可怒可爲填膺意不自已則發於聲聲之不足則紀之以文故自丱角以來家無兼日之儲而不知以爲貧窮居閭閻而不知以爲賤開卷有得足以自適擧在外者皆無足以累此戊辰年春執事不以某不才備數奏籍蔑齒官學今者爲貧竊祿猥佐一縣乃釋向之所樂以從事乎俗簿領盈几文檄縱匯目覩手握米鹽瑣細進欲自拔於流俗而不能退欲翻然引去而不可撿身自潔與衆異趣則謗訕譏譖不約而會違己從衆與之無迕則

枉尋直尺所學非是將未執事一言以破所惑惟執事幸教之將書諸紳以朝夕從事焉僭易之罪伏冀矜恕

又

某碌碌晚進猥佐小邑沉迷吏役齷齪與轅下駒無以異也適不自揆獻書下執事夫豈徒然哉竊自惟天下之才天賦之可謂艱矣而天下用之未必盡也夫有周物之智而用之不盡則有餘謀有過人之能而用之不盡則有餘技謀技有餘功業不及極此有志之士所以激昂深悼不能自已也蓋士之仕也豈徒干祿而已固將有為也使之掛冠不出遁逃山林枕石漱流與麋鹿俱彼復肯念此哉既投迹有為之地欲自見於世迴無路以進求進而耻於自鬻雖甘心於自鬻而時未必售故士之有才者又以獲用於世為難也猶蠅飛不出牆宇附集翼可以沖天蟻行不離步武得驥尾可以追風閭巷之士勢卑力弱非有所託不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古人之於晚進或倒屣以迎或下榻以延或比之古人或自以為不及頓笑聲欬為之品題而聲價自定彼豈邀譽於時求德於所至而然哉蓋惟仁者為能進所知惟智者為能知所進仁智君子之所盡心焉觀古人之名卿相必有知人進賢之德使當時薦紳瞻望一聽以為輕重而後世想見風采恨不與之同時中間持祿患失避嫌遠謗無所薦拔自同寒蟬者不獨當時嗤鄙而史官譏貶後人詆訶臧文仲聖人以為竊位虞丘子婦人以為不忠指譏所及百世之下不可磨滅顧不重歟

雖然古人之知人大率以言孔子曰不知言無以知人也蓋言心聲也言之所鄉志之所在孔子之門人非不日見之也而謂二三子盍各言爾志雖曰失之宰予猶堯之於鯀子産之於校人非智有所不及顧逆詐之非道也彼少正卯鄧析非不偽而辨蘇秦張儀非不巧於說騶衍公孫龍非不工於誕彼豈不欲文過飾非摽天下之美而有之而下流惡名欲蓋益著者理義之不可誣也故所謂知言者非多言之為美亦非寡言之為貴

或以言得之或以默得之可以意會而不可以言傳此古人之妙也某竊觀執事以文學得誼負天下名二十有餘年回翔所至品題士類甄別精確取信天下某筮仕之初獲備屬吏瞻望履舄顧不幸輙雖然如某之愚何足以進見於下執事然竊自惟某幼承義方之訓妄有志於學半塗為貧竊祿從官進欲深造而不能退顧碌碌者而恥之深念某之所賦尚可進邪抑不足教也而惜然不能自測今者請命典謁以質所惑閤下以默知人則不待某言較然判矣如以言則某之書可見矣幸閤下少留意焉

謝人書

某頓首再拜某官伏承執事不以某不肖遠貺手筆敘三代以上君子發身從道之方下及漢唐諸子且勉某以所輕重大率先遠者大者而近者小者無取焉某雖贖顓蒙雖不足議此而樂聞之誠願學之意猶之稚子而遇希世之寶目睹手握不能名之而知喜之雖知喜之不敢有之夫三代而上天下之士去古為近離道未遠君上之所率迪庠序之所教養父子兄弟比閭族黨之相與言以本勝末重内輕外氣完而不挫是以虞董佩廓志操端潔見識高明後世去古益遠士氣衰弱能不待文王而興者謂之豪傑之士孔孟既歿微言奧義泯滅幾盡戰國之風操捭闔之術演從衡之說身委勢權死而後悔故士日趨於詐西漢以奔競相高朝奏入牘暮被召命天子歎息恨相見之晚故士日趨於矜東漢以隱居放言為高屢聘不就為廉刻意矯情甘足枯槁故士日趨於僻兩晉而降霣幹戕盡枝葉彫零謂能談諧為風流外形骸為曠達故士以浮華相羅鋪怪駭俗唐有天下三百年士風頗類西漢然文雅醞藉不及漢遠矣下及五代廉恥道消不足比數嗚呼千數百年間如董仲舒賈誼揚雄王通韓愈之徒雖卓然自拔於時然以古義責備猶不得為完人況夫他哉夫古今殊時名實浸差昔孔文子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孔子以為

文顏淵不遷怒不貳過孔子以為好學今綜緝辭釆則曰吾斯之謂文涉獵載籍則曰吾斯之謂學豈孔子之所謂文學也哉某雖不敏考古論今有激於衷而下執事又辛教之敢不夙夜黽勉庶幾山人之棄君子之歸乎至於古人去就輕重之理皆執事自得於胸中者某恭聞命矣不宣某再拜

謝人書

某幼嗜學問稍長以博綜自喜貪多務得欲兼古人之聞而有之惑於疑似戰於予奪如航大海罔識涯涘然不自以為非也伏承長丈特貺金玉之音俾先六經孔孟之學後子史傳說之言屏去異端之害道者某始聞之而懼中得之而喜以謂擇之不慎思之不精汎濫之學幾不免為陋儒此某之所以懼也然以六經孔孟為權衡而諸子百家無所逃於輕重以六經孔孟為繩墨而諸子百家無所逃於曲直故言雖殺辭而折中於聖習雖支離而統一於道夫亦何慊於博乎嗚呼六經孔孟猶日月之明衆星嘒嘒之光不足觀也為雷霆之聲衆喙寘寘之音不足聽也日月之明而瞽者不得見雷霆之聲而聾者不得聞彼舍六經孔孟之學而曰多見多聞將焉用之某自今以往當研精覃思推原六經孔孟之書以求先聖之用心以之治身以之事親以之事君必有以副執事諄誨之勤更冀終始成就之

論文書

某欽服高誼請命典謁執事愍慈區區見之甚數接之甚溫又於廣坐中過譽某之文竊自惟蠢蠢晚進無聞於時何足為下執事道者而樂善之誠動於顏色形於話言有意羽翼之使騰躍而上也然則大人君子之所存可知矣某聞之士伸於知己者而屈於不知己者某雖不足以言文然執事許之試為執事論之夫文章自古為難非為難之也知之難矣非知之難也得之難矣非得之難自得之難矣古之人無意於文或以明道或以叙事以為默不足以自達則宣之以言言必有紀則

述之以文故古人之文渾然天成罔有凝滯猶渾金璞玉不見有追琢之跡後世不然務華者以侈靡為麗務巧者以雕刻為工務怪者以險僻為高務豪者以馳騁為壯各據所好互相標目其不淪於俗者蓋無幾也故斯文陵夷無復古人之盛孔子之門人顏回亞聖而文章不少見孟子著書七篇穿貫古昔上下數千百年而曰距楊墨放淫辭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故古之人可以無言則文與之俱想有感於物而言則文與之從事焉緣督而言因言而文此古君子所以異於後世也某以為文之要如此是邪非邪不執事幸教之

請益書

某生長陽羨與執事同里雖門字相望而前此未有承教之幸每缺然不饜於心今者不待請見千里獻書非有他求也竊自念某妄意讀書究觀經史諸子百家之言細大不捐必欲盡得古人之所聞以故博而寡要雜擾並進方且惑於疑事似戰於予奪如立九達之衢而未知適從輒懷古人愛日之意冀得垂聞緒言以豁蒙鄙此某區區之懇也某聞之聖人之經有六而性命道德典章法度乃至天地鬼神萬物之理罔不畢具如天海水波濤起伏蛟龍出沒珍怪隱見廣博無涘淵深不測天變地化涵蓄萬狀又如宮牆望之巍然即之睟然有循墻而不得者矣有窺見而不能盡者矣有寘諸掌握而不能名之者矣自孔子孟軻沒後微言既息奧義不彰而諸儒人自名家距黜所異乃至父子有不同之論生而有[illegible]相詆之辭中間不務於流俗者蓋無幾也夫三代而上仁義禮樂之澤日以沾漬士大夫浩然之氣擴於所養世之所謂學者凡事親守身應物從政達者近者小者大者無非學也凡立言以明理為文以紀言從容自得咸與道會或累千萬言而不為辯或終身無所見而不為訥後世士失所養學業不真區區口耳之習務投時好至謂取青紫為明經術之效豈不誇哉是以士大夫心與言相違言又與道相戾而古人之大

體不復見矣子路曰何必讀書然後爲學孔子曰有顔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嗚呼彼孔子之所學何遠耶某雖不敏尚論古之人竊有志焉而未聞爲學之要執事與鄉里甚厚而貧家又忝葭莩之末或蒙不棄既以詩誨俾適正審是不迷於多方某之佩德曷有窮已不宣

某再拜

啓

謝教官啓

班級雖卑報稱攸重載循謭陋伏積兢惶竊惟先皇帝躬上聖之姿超百王之右體元用妙明闡幽深惟風化之大原尤以膠庠爲先務崇尚經術尊寵師儒增諸生之員額三舍之法下逮泮水咸建學官雲漢爲章皇矣作人之運規矩厥步靡然象學之流萬邦作孚一變至道暨今聖總攬之始念神考在宥之隆克監成憲於先王以治建邦之學政支起頹廢過迴狂瀾聿興斯文駿惠大業凡覩雲龍之作復見天地之純豈繫荒陬濫居

教導如某學問不足以窺聖賢之奥辭章不足以暢理義之微初非語上之資徒有好高之志特以聖世育才之廣先人教子之勤幼而讀書幾不知弄謬當弱齒偶玷榮科屬試靡詞薦塵異選方仰斗升之給敢辭簿領之勞不圖恩波俾依聖𡆉祿廩可以奉親養經籍可以味道既優游在公顧何殊於吏隱詰屈難困第有愧於師嚴此蓋伏遇某官爲時真儒東國大政茂贊乾坤之神富赫增日月之光明博求後良靡問幽賤借齒牙至公之清議欲俎豆不肖於後游斡寒谷之孤根鼓朝陽之嘉律馴致使倖獲被寵休某敢不遜志慎思砥節礪行敎學相長竊某於前聞功名可爲肯志於異日

改官謝啓

帝閽引籍選部奏名選足華紳欣雲天之在望脫身冗調幸綸綍之親聞豈謂孱微有茲叨昧伏念某奮身寒遠遭時盛明輕尺璧而貴寸陰雖云有志持千金而享敝帚殆不自量惟義命已決於胸中故窮通悉捐於度

外為貧干祿以仕代耕初隸經術之科効官籌領追玷藝文之選備數類林爰暨吏書猥塵薦格偶逃官謗輒輿明聞朝著乍趨有小臣違顏之感臚傳驟及如當年唱第之儀仰冒隆恩靡安愚分此蓋伏遇某官廓包荒之度推樂善之誠品題一鄉風借汝南之月旦模楷多士幸登元禮之龍門實賴聚言獲階榮路氣回黍谷方資春律之和海接星潢更假秋槎之便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試中宏詞啓

試詞伊肇方搜頴出之才獻藝匪工猥被鼎新之選拜恩優渥揣分戰兢竊惟斯文盛衰與道升降五常而上載籍蓋靡詳焉三王以還典章顧可考矣暨戰國干戈之擾及嬴秦煨燼之灾異端並起如蜂精義不絕如綫操觚之士雕蟲是師景差宋玉唱於前枚乘鄒陽歷於後務豪則摧嵩岱善怪則窮虵牛競巧則較錙銖紛華則繡鞶帨雖賈誼節之以禮揚雄戒夫不為而氣力不足以回狂瀾故支撐不足以起大廈由漢及魏浸淫迄於六朝更隋與唐敗壞極於五代中間若建安之稱麗作正始之指名流咸高冗長之辭無復中和之氣乃有不出月露之習相變宮羽之談或擊鉢責程或探囊按部或成章於三步或積思以十年率意者流離於口占湛思者安帖於腹藁宏衍若張衡而以言艱為病敏捷如任昉而以才盡見譏異軌同奔去本益遠如孤峯絕峭者施之廊廟則駭如麗服艷粧者類之風雅則柔振

葉討源盡掃頹倫之正沈辭浮藻徒溢誇競之風間有自奮而不移柳亦可數者無幾我朝鑒積世造士之弊先帝承累聖復古之心登用儒臣緝明教典聿興經術之學斥去聲病之科煥乎人文一變至道淵然神化百聖不慭尚念應用之詞乃有設科之意迨今上之總政追神考之作人爰建新科以述前[illegible]志昭示古今之體詳求辭理之優創置伭初勸率甚厚上意所注衆指為榮紛如磨楷棄爾翰墨或握靈珠以自謂或睃良驥而

不珍豈容屠妾濫塵異擢伏念某學惟自信才不逮補
苴徒勞而少功浸落頑鈍於無用檢身慎行初不求於
世知聞禮言詩蓋第遵於家訓青氈惟舊白雲無心亭
樊希以千金雖非審己徼芳於六藝聊可怡情謬當弱
齡亟玷策第斗升既竊於甘言簿領敢殫於筋勞退食
自公開卷有得樂分不兢隨處而安勉試詞揚貫慰倚
門之望爭先俊域退愧應敵之難偶茲褒甄出於倫伴
此蓋伏遇某官命世英輔覺民真儒以道佐王爲時闡
俊謂凡馬既收則良馬必至謂假龍既好則真龍乃來
容茲一日之長備於五人之列某敢不永集勵節恭奮
傾心許國之誠拳拳於忠義致君之業勉勉於猷爲上
副穆清次爾獎拔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謝中書舍人啓

程篇甫上愧文采之不工思與騤加驚寵靈之非據伏
念某行能卑陋術業空疎預登縉紳之科叨被師儒之
選曩緣甄錄屢賜燕閒因誤褒嘉獲參讎校旋塵憲府

繼陟諫垣俱莫効於涓埃顧徒縻於簡廩幸逃疵曠初
裁筆於螭坳敢玷高華遂代言於綸掖矧神聖述作之
御方天人和同之時五星之軌循行諸福之物類至法
良意美吏惟謹於持循民阜俗康邦己臻於熙靖茲
盛際光於古初是宜深厚之訓詞克副休明之文物於
焉循省豈不叨踰此蓋伏遇門下僕射相公業廣功崇
道隆德俊齒牙餘論必慎擇於正人廊廟除書肆允諧
於清議施及寒微之跡猥深特達之知師席摳衣曾乏
趨承之舊相門推轂實居薦引之先假以要途寘諸法
從積此銘藏之素罔知報稱之方敢不勤恪以赴事爲
靖共以安分義退免譴呵之及進惟驅策之從過此以
還未知所措

回謝黃學士啓

伏審奉如綍之溫文擢登瀛之華序傾馳有素欣慰交
深惟自昔讎校之資乃諸儒涵養之地蟬剔簡蠹芸披
秦香映扣閣之青藜當階之紅藥多出此

塗其官學逢左右之原文得中和之氣揚芬黌舍策足後躔陪藏室之游名已書於葉籍垂置郵之問御初覩於沐絛雖高誼之曲敦豈微蹤之敢冀永言欽佩因喻誠悰

汝州到任謝兩府啟

自貽罪戾宜正典刑尚玷朝恩俾分郡寄退循佚律愈劇怔營伏念某家本羇單最爲孤進仕安畢冗魯乏能稱遭遇聖明拔揚疏遠偶預擢序寖陪清華自忝從臣迨今八載再叨詞掖兩貳省曹陪經幄之後塵參禮司之末議迄無一得以效萬分惟顓愚僅守區區之小諒至於兢慎每懷惴惴之私憂顧智無先見之幾而器有易盈之誚上孤任使坐致顛隮伏遇門下僕射相公德度有容仁心不忍念茲寒跡舊出高閎秋賦掄材初備糊名之選晨朝接武久聯持橐之班深惻慈憐特垂善救終賴保全之力遂寬竄殛之刑恩比丘山雖銘肌而曷報心非木石豈感涕之無從

又啟

伏遇某官德度有容仁心不忍過私寒跡俾出高閎遷羽鵷鷺之班初由獎借脫身風波之險每頼保全茲尤惻於慈憐用特垂於善救屬言章之薦至方公議之弗容終賴緒言得寬遠殛心非木石豈感涕之無從恩比丘山雖銘肌而曷報

汝州交代郡內翰先狀

右某祇膺明命獲剖左符久勤望履之誠茲假績貂之幸載馳長道已及近封行遂忝承預深欣慶

沿路先狀

右某赴官支郡假道大邦久勤鄉往之誠茲遂忝承之幸歡欣預劇敷叙莫殫

謝先狀

過沐隆私特貽華翰永言欽佩罔喻誠悰

赴闕沿路先狀

右某茲馳廣陌將通高閎敢修竿牘之儀少布腹心之

懇瞻依 正劇欣慰預深

復修撰謝兩府啟

右某伏奉告命復集賢殿修撰者省愆夙夜方劇怔營肆宥臣民與膺渙涤綸言俯逮兩涕交揮伏念某出本衡茅進由庠泮偶承人乏寃誤聖知陪鵷鷺侍從之班造帷幄論思之列寵私未整歲月滋多緬想厥初敢越巢林之分叨塵延爾顧無横草之勞唯求退藏冀甘孤拙豈積愆之既著匪公議之可容尚賴廷僉照知本末特寬甄憲俾竊使安茲因解澤之施俄復書林之選沉濡為渥報稱尤難此蓋伏遇某官本仁恕以翼贊大猷崇忠厚以表率庶俗凡士夫之小善因或遐遺部門館之舊遊倍加慈憫肆蒙甄叙出自記存某敢不一恪慎官箴虔共吏治失之己往雖永咎以何追收之將來尚不辜於所學

復修撰謝本監司啓

伏念某迹孤地寒材薄能淺猥承人乏寃誤聖知陪鵷鷺侍從之班造帷幄論思之列稽勞無補閱歲滋多逮積愆之既彰匪常刑之可貸分符汝海已出優恩列職書林復叨甄叙此蓋伏遇某官用心平恕操術慈仁加問屢徹曲垂休庇俾脫瘝曠獲冒恩榮

回謝新知汝州王大夫啓

講聞風誼積有歲時比奉吏書獲承除命方修竿牘之問遽展腹心之誠豈謂芳謙先詒芳訊撫存良厚感悚交深伏惟某官蘊識高明賦財閎廓仕更中外著古人經國之猷事歷險易挺志士危軀之節用孚賢業自結主知某養拙此邦迨經累月及瓜受代雖屈指而尚遥瓞秋居前每捫心而自愧未諧參晤正切傾馳冀順節宣益隆福祉

回謝貢士樂偲樂偉啓

伏審上舍先輩較藝儒林策名貢籍周鄉論秀與闈造士之方漢郡觀能竊有得人之幸辱迂華譽仍貺長牋諒修桑梓之恭豈責瓊瑶之報聊塵謝幅弁展賀儀伏

冀隆私特垂深察

與本路安撫鄧資政啓

右某迹遠門牆念數更於歲籥誠陳牢牘冀仰答於台經恭惟某官氣稟山川辰逢旦暮奮揚野業翊贊政機若時鹽梅用克和於鼎實爲國柱石方永弼於邦基比時嚴宸陛華秘殿西都守鑰纍顧寔於師瞻中宁賜環行復登於柄任某羈孤寡與樸拙多違自拜車塵已周星紀横經學省嘗先左右之客接武從班每借齒牙之論遂有陶鑄充辱記憐收錄於壠丘待盡之餘保全於風波幾覆之際雖懷銘感冒報恩私並假邦麾寵居牢部坐縻符印阻屬橐鞬徒頌祝之交深非名言之可既

寄江寧安撫啓

已擇剛辰肇開雄府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道深造而自得氣直養而至剛謀合唐虞之都俞文追商周之訓誥闡揚六藝時之醇儒贊襄九重邦之元老比從懇請覽即便安民瞻愈傾公論胥卿四牡奕奕佇覲入覲之儀

八鸞喈喈將遄遄歸之誦某戴恩素厚圖報未能祝頌併勤名言曷既

冬至賀啓

氣應律鍾茲謂物生之始晷移星陸共欣日至之長伏惟某官業履瑞時材猷經國風望顯於中外詠歌流於士民方穀旦之載臨宜繁禧之並集某坐縻符竹阻造門牆顧叙慶之靡遑在馳情而曷已

賀新正啓

四氣播時三朝啓朔陽居震而萌動物前寅而亨通伏惟某官重德鎮浮嘉猷經遠以忠恪享上之賚與慈仁澤物之功當品彙之咸亨宜福祥之並集某方縻符印阻望門牆徒虔慶牘之馳莫預壽觴之薦

賀館職到任啓

右某伏審奉綿檢之溫文進蘭臺之清貫竊惟慶慰恭以某官早席問望自結眷知映扣閣之青藜覺勞是正詠當階之紅藥行被詳延特諧高軒並攜大軸辱謙沖

而過禮顧感悚以交懷

賀曹運判就遷副使啓

恭審就頒恩制擢正使名凡在統臨罔同慶慰伏惟某
官深忠許國達幹映時材適變通顧何施而不可政先
豈弟宜所施之有聲用結眷知進膺寵乘軺劇部費
資均節之謀遙羽華塗行著論思之效

賀本路監司到任啓

伏審軺車臨部轂旦視章初奉使移己慶遵於條教坐
麾郡綫阻竊望於光儀敢叙悃誠遠馳慶牘伏惟其官
風猷華國業履瑞時材兼文武之全無施不可政得中
和之樂所涖有聲用結眷知遂膺臨遣外臺剌舉費名
揚歷之階前席論思別返詳延之寵

代謝向大王轉開府啓

榮奉殊恩寵陞峻秩儀均臺輔品冠文階帝誥誕敷物
情均慶伏惟某官性質淳懿氣守中和貴列戚藩夙著
清通之節賢爲國器居多謙抑之言聲猷愈隆眷禮增
渥迺自將旄之重進兼公衮之華某叨構樞廷阻趨賓
館偶玦修於慶牘致先辱於占書感悚交深敷陳曷既

謝錢駙馬加開府啓

清輝絶俗令德映時毓秀儒林早擅藝文之富揚芬戚
畹動遵禮法之嚴

跋

跋僧懷素帖

歐陽文忠公稱魏晉法帖初非用意自然可喜後人以
學書爲事業如懷素之徒疲獘精神不以爲苦然六藝
未有不學而工者魏晉書體皆有師承以意在筆前爲
法文忠不喜學書故評若此懷素行筆頗類羊欣梁武
帝亦以欣終不似真云辛卯重九日題

跋李伯時馬

杜工部稱韓幹馬能窮殊相而畫肉不畫骨獨曹將軍
爲盡善予觀二人遺蹟信然伯時筆法蓋得於曹韓士
大夫寶之爲神品觀於通真西軒丙戌三月

題道録黄大中書軸

某自崇寧癸未以中書舍人免歸追今十有四年文間縁祠事詣醴泉者不可勝記雖屢見淵静沖和師曾不少款政和丙申七月戊午始得造琴軒清談終日慰釋可量

題遺教經後

汝之後圃有山池水竹之勝此刻在圃之西小亭公離溜度危彴穿叢薄乃至見此黙想舊游如在目前云

題青城瑞石文後

政和五年三月癸巳上御集英殿策多士名近臣侍内出青城山瑞石尖圓黒色大如百斤秤錘有白文在石曰呂公天與之道急急呂公之行凡三十有三字分兩行石脈透徹文及旁見字法比王右軍尤加清逸臣某與觀并賜模本得以寶藏豈不榮幸模本止得十之七八蓋石理温潤字字精采殆若飛動非模刻所能盡也

具位臣姓某謹題

題長生妙訣後

政和六年季秋朔大享明堂祀上帝某以刑部尚書攝初獻同亞獻禮部尚書姚伯受奉祖兵部侍郎宇文仲達前一日致齋於祠所仲達語及養生手録此書示某戒以非人勿傳云

摛文堂集卷十四　　宋　慕容彥逢　撰

祭文

祭葛朝奉文

某罪逆不孝故春三月扶護東下秋七月與丈人相遇於維揚時丈人氣貌愉懌步趨輕捷聰視有力飲啖倍常咸謂壽祉方未艾也拜别不半年而聞奄至嗚呼哀哉尚忍言之邪承靈柩毗陵某方泣血待盡不敢違几筵前詣喪次謹遣弟某往致薄奠伏惟尊靈特垂鑒察

祭壽光夫人文

某等罪逆不孝酷禍上延俾我慈親奄棄遐壽夏五月自京師扶侍神柩循汴東下達於淮泗又東濟於江秋七月至於宜興爰得吉卜以翼日甲申安厝於邑南篠嶺之原嗚呼痛哉自今以往一之日二之日永千萬年無復見我慈親號呼擗踊心肝摧裂罪逆深重蒼天蒼天尚饗

三省祭蔡顯謨母金郡君文

惟靈有婉其德有淑其儀閨門之譽協於聲詩厥初告吉夢維熊羆是生賢子蔚為庭芝長持從橐仲躡朝綾清規雅望寵膺眷知方隆榮養温凊具宜奄其淪謝何痛如之奠有芳醴薦有明粢尚其未泯監此悃辭尚饗

墓誌

宗室故騏驥使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墓誌銘

惟博平侯叔樂字和甫昭化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彭城郡公克孚之子深州團練使承訓之孫廣平郡王德隆之曾孫也母曰南康郡夫人石氏治平元年賜名授右內率府副率兩遷至右千牛衛將軍改莊宅副使五遷至右騏驥使勲上柱國爵天水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五百戶食實封一百戶歷陳州堰開西京窑務汾揚二州郡監濱州鈐轄崇寧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終享年五十有三贈博州防禦使追封博平侯以大觀元年某月某日葬

於汝州梁縣公恩性淳至好學自強居官恪勤所至有譽在濱時方歲饑饉公以招軍為請繼修城壁樓櫓俾食其力賴是全活者甚衆娶張氏封奇安縣君子四人輔之左班殿直翼之右班殿直直之得之皆三班奉職輔之直之早喪女四人長適左侍禁馮澄次適右班殿直王桿餘尚幼銘曰氣升清明魄降沈翳升與陽俱孰窺其際降宅在茲銘於新窆

宗室故贈武康軍節度使觀察留後封洋川郡公墓誌銘

公諱叔潛字靖之保康軍節度使留後南康侯克凝之子虔州觀察使南康侯承睦之孫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廣陵郡王德雍之曾孫也母安平縣太君張氏慶歷八年賜名授右內率府副率累遷金吾衛大將軍秀州防禦使改宮苑使遷皇城使歷泰唐二州兵馬鈐轄崇寧二年三月十五日卒於唐州享年五十有三贈武康軍節度使觀察留後追封洋川郡公以大觀元年某月某日葬汝州梁縣娶宋氏封長安縣君子八人千之右衛武大將軍爾之理之明之經之皆左侍禁升之左班殿直賚之右班殿直瑛之三班奉直職女九人長適三班奉職宋宜孫餘在室孫十一人翊三班借職紘球餘未名孫女六人長適三班奉職潘唐餘尚幼公少嗜學問尤工為詩章事親盡孝居喪盡禮歲時為享盡誠治家嚴肅居官廉謹以故姻族莫不賢之銘曰進德不怠以克有終藏此懇册洋川之公納銘幽宮永昭無窮

宗室故左侍禁墓誌銘

宗室叔恚字傳道廣陵郡王德雍之曾孫虔州觀察使南康侯承睦之孫保平軍節度使咸國公克承之子母曰同谷夫人李氏所生母王氏初授右班殿直累遷左侍禁歷監蔡州褒信酒務監在京倉耀州兵馬監押性剛正喜立事功居官為當路稱薦崇寧二年五月三日卒享年三十有六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

梁縣子三人誨之誼之謁之銘曰實土爲宮既寧既容
刻石同藏始終尚吉

宗室故懷州防禦使河內侯墓誌銘

公諱嚴之字天和武信軍節度使備國公承慶之曾孫
開府儀同三司建國公克繼之孫開府儀同三司榮國
公叔敖之子初授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累遷右監門
衛大將軍崇寧二年舉進士 女適姓某孫四人曾祖某
祖某父某知微有賢行予女弟歸馬將某請予爲銘義
不可辭銘曰性淳謹言行慈良善積在躬宜吉祥受祉
未豐今也亡天之報施寔難量詵詵子孫來者長有如
不信考銘章

宗室右金吾衛大將軍河州防禦使贈保康軍
節度觀察留後追封房陵郡公墓誌銘

公諱叔尊字愿之鎮寧軍節度使濟國公克彰之子相
州觀察使克矩之孫潁川郡王德彝之曾孫也母曰永
嘉郡君楊氏嘉祐四年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累遷至
右金吾衛將軍河州防禦使崇寧二年二月十八日終
享年四十有九贈保康軍節度使觀察留後追封房陵
郡公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娶潘氏封
永康縣君先公卒子五人祚之故右侍禁襲之左班殿
直襄之右班殿直二 不及名卒女三人長適左班殿直
徐肩餘卒孫五人公明公忠公哲二尚幼公仁厚端謹
事親以孝聞善與人交久益親暇平居耽玩經籍口不
掛臧否晚得釋氏書說之頗謂有得宗正狀公行實如
此銘曰稟質之粹瑶慈祥兮操行之潔好端莊兮學務
該綜士自强兮晚誦內典悟津梁兮有賢如公令譽彰
兮刻銘幽石永有光兮

宗室故西頭供奉官墓誌銘

宗室叔璠字君玉華州觀察使華陰侯克告之子鎮寧
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榮穆公承錫之孫
潁川安簡王德彝之曾孫也母曰安定縣君杜氏六歲
賜名授右班殿直累遷西頭供奉官歷監相州廣濟軍

庫權貨務門最後監真定府市易務不赴崇寧二年十
二月二十九日卒享年三十有四以大觀元年三月二
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娶張氏子三人相之極之皆業進
士某幼未及名卒女五人在室者四人餘早卒君事親
以孝莅官以勤與人交以信壽雖不延位雖不顯其德
善有足嘉者銘曰質餘之良尚多後祉壽叶克延命也
天只

七

宗室故左班殿直石誌

左班殿直叔珪紹聖二年正月十九日生崇寧二年六
月八日卒享年九歲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
梁縣曾祖德彝故潁川郡王祖承錫故鎮寧軍節度使
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父克家見任右千牛衛將
軍謹誌

宗室故右武衛大將軍眞州刺史開國公贈密
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墓誌銘

公諱叔鄭字孝武右領軍衛將軍克省之子武信軍節
度使觀察留後遂寧郡公承衍之孫潁川郡王德彝之
曾孫也母曰長壽縣太君王氏治平二年賜名授右內
率府副率累遷右武衛大將軍眞州刺史勳上柱國爵
開國公食邑一千六百戶實封五百戶崇寧三年三月
十五日卒享年四十有一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
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娶郭氏封永寧
縣君公性孝友善與人交中外姻戚罔不歡睦國有大
禮擇宗室執事公多與焉銘曰德之吉矣受祉維寧天
胡嗇之弗永齡刻此幽石揚芳馨

八

宗室故右金吾衛大將軍雄州防禦使贈安化
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高密郡公墓誌銘

公諱叔納字才元曾祖德雍廣陵郡康簡王祖承睦虔
州管內觀察使南康侯父克彙安化軍節度使昌國公
皇祐六年賜名授右內率府副率累遷右武衛大將軍
階州刺史改康州團練使進右金吾衛大將軍雄州防禦
使公莊重沉默無聲色嗜好獨喜誦書尤有得於老莊

之言居昌國公喪哀毀盡禮嗣濮王宗晟往弔之曰若公家父子孝義復何用虛官乎奉朝請三十年未嘗有過崇寧三年八月三日卒享年五十有二贈安化節度使觀察留後追封高密郡公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娶彭氏封宣城縣君子二人堅之左侍禁早卒瑛之三班奉職女二人長適右侍禁梁甡次適右侍禁馬慶嗣女一人尚幼銘曰儀儀高密慎終如初聲色在前委而勿趨開卷有得資以自娛吁其賢矣視此銘書

宗室故金吾衛大將軍淄州防禦使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高密郡公墓誌銘

公諱叔峙字德瞻鎮寧軍節度使濟國公克彰之子祖州觀察使承渠之孫穎川郡王德彝之曾孫也母曰永嘉郡君楊氏公幼莊重七歲誦書日至數百言長益邃於學事親孝永嘉夫人有疾公刲股進之遂愈居喪水不入口者三日終制蔬素性多巧思自奕射聲律咸精其能累官至右金吾衛大將軍淄川防禦使勳上柱國爵開國公食邑三千七百户食實封七百户崇寧三年六月十日卒享年四十有七以大觀元年三月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子九人延之左班殿直進之右侍禁縱之承儀郎在之三班奉職緝之靖之竦之琥之翊之皆未仕而繇之中進士第進之在之緝之皆薦於有司女四人長適內殿承制閤門祗候張益次適故右班殿直閤門祗候兼尚書局奉御鄭純次在室次早卒孫十有一人公恂公望公佐公防公似公仁公侍公才餘早卒孫女四人銘曰宜泰而莊宜佚而勵操行之淳問學之邃以振厥聲以綏厥位刻詩方祇以質幽竁

宗室涇州觀察使第十七子誌

昴之元祐七年正月五日生崇寧四年四月二十五日卒享年十四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曾祖承亮故榮平郡王祖克沖故右驍騎大將軍父叔虔見任涇州觀察使謹誌

宗室故西頭供奉官墓誌銘

宗室昇之字君儀涇州觀察使叔皮之子右驍衛大將軍克冲之孫咸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追封樂平郡王承亮之曾孫也初授三班奉職累遷西頭供奉官歷潁昌府商稅務在京麥界牧養馬監後潁川界溝鎮不赴君七歲能誦書見謂敏悟既長益嗜學問所著歌詩雜文甚多居官勤恪數爲當路稱薦又以勞刊被賞崇寧四年九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三十有四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娶張氏子二人公輔嘗薦於有司公輅尚幼女六人長適張天祐餘在室銘曰諏日既吉卜宅既寧發揮行實尚監茲銘

宗室故三班殿直石誌

左班殿直叔官元祐元年四月二十六日生崇寧四年閏二月二十八日卒享年二十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曾祖德彝故潁川郡王祖承裴故鎮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父克家見任右千牛衛將軍謹誌

宗室故右武衛大將軍文州刺史贈同州觀察使追封馮翊侯墓誌銘

馮翊侯爵之字子厚保康軍節度使房國公叔武之子光州團練使克度之孫青州觀察使樂安侯承遵之曾孫也母曰長安郡君劉氏初授率府副率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文州刺史崇寧四年五月八日卒享年四十有五贈同州觀察使追封馮翊侯娶氏封永安縣君先公卒子四人公謹三班奉職早卒公倬公休皆右班殿直公佑三班奉職女三人一卒餘尚幼公事親盡孝待人盡禮而奉己甚約獨喜誦五經諸子之言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銘曰祿位之寵有曄有華德雖稱之壽弗遐安此吉宅宜其家

宗室故右金吾衛大將軍鳳州防禦使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高密郡公墓誌銘

公諱叔耘字勤之宣德軍節度使兼侍中廣陵康簡郡

王德雍之曾孫太尉樂平恭靜王承亮之孫定州觀察使博陵侯克壓之子也母曰壽安縣君王氏所生母曰永福縣太君宋氏嘉祐三年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累遷右金吾衛大將軍鳳州防禦使勲上柱國爵天水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五百户食實封一千户崇寧五年九月十五日終享年四十有九贈安化軍節度觀察留後追封高密郡公娶李氏封永康縣君子節之左侍禁理之左班殿直賁之右班殿直挺之三班奉職恭之翼之和之立之孫公巽公懋公事觀孝祖母篤疾齋戒然肌以禱於神幼失所生母歲時愴感揮涕終日天資淳厚言不及臧否喜誦道書晨昏不懈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銘曰事親惟孝守身惟誠本既立矣如木之榮殁而不朽尚監茲銘

宗室故濮州團練使贈潤州觀察使追封丹陽侯墓誌銘

丹陽侯叔前字伯先中正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江國公之曾孫青州觀察使樂安侯承遵之孫蔡州觀察使汝南侯克觀之子母曰廣平縣君宋氏公幼喜誦書長益敏於學文詞筆札衆所歎譽事父母孝汝南侯有疾公封股進之遂愈人以為誠孝所感崇寧四年三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五十有二公初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累官至濮州團練使贈潤州觀察使追封丹陽侯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娶張氏封和順縣君先公卒子八人孝之左侍禁成之右侍禁禮之歷之皆左班殿直祐之三班奉職尚之漢之餘未名女二十有二人右侍禁曹紱左班殿直黃琬三班借職徐演三班奉職曹濬左班殿直夏儒其壻也一適三班奉職郭才卿先卒餘在室孫公俞公愈公恕公志餘未名孫女九人銘曰敏學問善文辭事親誠孝身可封祿豐位顯惟其宜享年勿遐人所悲耀茲潛德有銘詩

宗室故右班殿直墓誌銘

宗室朔之字望徽曾祖承亮感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樂平郡王祖克沖左驍衛大將軍父叔嶷右武衛大將軍賓州團練使元祐二年補三班奉職改右班殿直崇寧四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卒享年二十有八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塋汝州梁縣君幼不喜美長益孝謹好學問屢試於有司兩娶皆石氏子一人公佩銘曰蓮彼汝墳卜寔云吉世久行能考茲芳石

宗室故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墓誌銘

公諱矢之字伯直右金吾衛大將軍汝州防禦使叔縱之子左驍衛大將軍克中之孫感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樂平郡王承亮之曾孫也初賜名授右內率府副率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渝州刺史崇寧四年正月十九日卒享年四十有三贈密州觀察使追封高密侯娶陳氏封永寧縣君先公卒子八人公澤左班殿直公濟左班殿直公潤公溉公沫公淨公湜女二人長適右侍禁楊京次在室孫四人公莊重寡言喜誦書能為文辭其事親以孝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塋汝州梁縣銘曰爵祿之盛既克保之贈謚之優亦克稱之行實可考銘以昭之

宗室故左班殿直墓誌銘

宗室叔湛字德源莫州防禦使克拯之子河東郡王承衍之孫武昌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德存之曾孫也母曰壽昌縣君王氏元祐元年賜名補右班殿直改左班殿直崇寧四年授滑州倉草場未赴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卒享年二十有五娶夏氏繼室郭氏君性敏晤八歲能誦書得升中學長益親翰墨嘗獻崇寧聖德頌其趣尚為士大夫所稱處家孝友不喜聲色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塋汝州梁縣銘曰如蘭之馨方茁其芽忽云悴矣姻族之嗟

宗室故左班殿直石誌

左班殿直叔蒙元祐二年正月十六日生崇寧五年三月十四日卒享年二十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塋汝州梁縣曾祖德彝故潁川郡王祖承錫故鎮寧軍節度

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父克稟故襄州觀察使襄陽侯謹誌

宗室故前右千牛衛將軍墓誌銘

宗室田之字耕道深州團練使承訓之曾孫昭化軍節度使馮翊侯克孚之孫安化軍節度使觀察留後高密郡公叔建之第四子也母曰永安縣君晁氏熙寧二年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累官至右千牛衛將軍勲上護軍爵開國公崇寧三年坐法廢五年四月十六日卒享年四十有二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娶鄭氏封仙源縣君先君一年卒子公式三班奉職三女在室銘曰名秩之寵自其幼時終以無祿嗚呼可悲

宗室丹州防禦使第五子石誌

殤子安之元符元年八月二十四日生崇寧五年六月十四日卒年九歲大觀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曾祖承操故涇州觀察使安定侯祖克融成德軍節度觀察留後常山郡公父叔履見任右金吾衛大將軍丹州防禦使謹誌

宗室故右監門衛大將軍贈懷州防禦使追封河內侯墓誌銘

河內侯諱叔佾字子儀同州觀察使馮翊侯克晛之子寧國軍節度使原國公承炳之孫宣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侍中樂平郡王德雍之曾孫也母曰北海縣君王氏熙寧元年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累遷右監門衛大將軍勲上柱國爵開國公崇寧五年六月一日卒子五人裕之稼之皆三班奉職祁之早卒餘未名女六人適右班殿直杜彥俟進士郭俅曾允誠一在室餘早卒公性純孝母疾革刺肌血以禱於神未幾康復幼喪其母言及必涕泗交下姻族稱之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銘曰至矣孝德一言而該公之事親終身之哀刻茲方石以播清埃

宗室故左班殿直墓誌銘

宗室叔忞字彥直五歲賜名授左班殿直崇寧五年三

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二十有二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
九日塟汝州梁縣曾祖德彝潁川郡王祖承錫鎮寧軍
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父克踰右千牛衛
將軍母曰永春縣君夏氏總角誦書日至數百言稍長
益勤講習上初建宗子學考選之法患視成均君爲多
訓督諭以稱職被恩云娶曹氏銘曰質淑賦之壽奪畄
之終以無子吁其可悲

宗室故贈泉州觀察使追封清源侯墓誌銘

公諱叔紺字子春忠正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秦國
公克愉子樂平郡王承亮之孫廣陵郡王德雍之曾孫
也母曰平陽郡太夫人孫氏所生母曰太寧郡太郡郭
氏五歲賜名授太子右內率府副率累遷右武衛大將
軍興州團練使勳上柱國爵開國公實封八百戶崇寧
五年正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四贈泉州觀察使
追封清源侯娶白氏封壽光縣君先公二十年卒子十
一人益之西頭供奉官和之右侍禁進之左班殿直信
之三班奉職德之舉進士岳之敎之勝之高之慈之秉
名女六人長適三班奉職郭滌次適曹愨二在室早卒
公事親孝居孝以毀聞天資剛正守禮不越治家訓子
肅如也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塟汝州梁縣銘曰
孝以事其親禮以提其身守貴若兹實惟善人哀榮終
始降於幽珉

宗室東頭供奉官夫人王氏墓誌銘

宗室東頭供奉官叔腴之夫人王氏曾祖潛定武軍節
度觀察留後祖中庸左衛上將軍父承昭皇城副使母
曰長安縣君李氏夫人性柔慧事父母孝既嫁上承下
撫無不得其懽心崇寧三年九月五日卒享年三十有
一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塟汝州梁縣子七人元之
遠之未仕達之遷之迪之述之適之皆卒女七人適進
士胡琳三班奉職李伯總餘尚幼銘曰慈祥柔順婦德
維嘉宜壽而夭命耶非耶

故仁和縣君王氏墓誌銘

宗室右金吾衛大將軍秀州防禦使惠之夫人王氏世
開封人曾祖審琦贈中書令追封秦王祖承佑贈左武
衛大將軍父世彥朝王散郎夫人在家以孝聞既嫁事
姑如事其親防禦君少有譽於宮邸夫人能相以恭順
撫諸子均一人不知嫡庶之異崇寧四年四月二十十
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子十人詠之右內率府副率進之
益之皆左侍禁說之餘未及仕者六人皆早卒女九人
左班殿直武立西頭供奉官王琪左班殿直衛元之三
班奉職李宗佐左侍禁羅達左殿直白舜中右班殿直
王公偉其壻也餘早卒孫男九人公恭三班借職餘未
仕孫女三人夫人之殁術者以陰陽拘忌為言再決日
乃驗方暑肌色如生人以為積善之報云大觀元年三
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銘曰善必有報天理之常乃
如夫人終以吉祥云誰不信監此銘章

宗室左侍禁夫人龔氏墓誌銘

左侍禁訴之夫人龔氏幼聰慧既嫁能相其夫以義庋
雖草亦以忠孝為言崇寧五年正月一日卒於處州之
官舍享年三十有七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
州梁縣女二人尚幼夫人蓋金紫光祿大夫世昌之曾
孫左藏庫副使竟之孫西頭供奉官成之之女也銘曰歲
時協吉宅兆允臧吁其塋矣刻誌同藏

故德安縣君彭氏墓誌銘

宗室濮州防禦使叔千之夫人彭氏左藏庫使崇正之
女左千牛衛將軍再問之孫武昌軍節度使贈中書令
睿之曾孫年二十一歸於防禦封德安縣君夫人治家
訓子有法奉己雖約至賙人之急弗吝馬歲時薦享如
見所祭齋誦釋氏書朝夕靡懈崇寧二年二月二十日
終享年五十有八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
梁縣子十人勸之右武衛大將軍達州刺史贈滄州觀
察使景城侯劼之前右侍禁勛之左班殿直欣之勸之
皆左班殿直餘早卒女已嫁者二人婿內殿崇班許彭
年右班殿直任仲述王人尚幼八人早卒孫十有一人

公侃右班殿直公偉公佐公倹公義公順一未名餘早卒孫女十人曾孫二人銘曰生宜厥家殁安此室刻誌同藏惟德之述

華陰侯妻杜氏墓誌銘

宗室故贈華州觀察使追封華陰侯克告之夫人杜氏世家鎮陽自昭憲皇后貴始爲開封人曾祖審進靜江軍節度使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京兆郡王祖彦彬禮賓副使父贊仁閤下通事舍人贈左屯衛大將軍夫人幼端莊不喜嬉戲年十七歸華陰侯事舅姑以孝率媵妾以正訓子孫以義自奉清約頗通内典持五戒行終身不廢崇寧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卒年六十有六封安定縣君子十有一人叔閎贈建州觀察使追封建安侯叔瑚故率府率叔蕭内殿崇班叔鞏故左侍禁叔瑫故西頭供奉官叔露叔鍵皆西頭供奉官叔躬左侍禁叔麃左班殿直餘不及名卒女十有二人長七人早卒次故金華縣君適右侍禁呂哲次長壽縣君適左侍禁李偁次永壽縣君適前右班殿直馬宇次適左班殿直杜琥次適右班殿直王宗文孫三十有四人保之伋之皆左侍禁傅之敌三班奉職修之靖之相之端之誼之訓之傑之价之樞之禮之説之潭之潤之俊之皆習進士而靖之相之端之肄業宮學以行誼稱愈之翊之説之璹之早卒餘不及名孫女二十有六人長故適右侍禁段希顔次適右侍禁華鎮次適通仕郎周士堯次適將仕郎宋豊次適三班借職郭授次適進士劉公輔次適三班借職鄭公寀次適三班奉職高公棐次適三班借職王公總在室者十有二人餘早卒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夫人於汝州梁縣銘曰宜侯宜豈不怠不侈宗婦若茲允也賢只詵詵子孫報施在此

故和義郡君胡氏墓誌銘

夫人姓胡氏開封人衛尉少卿令儀之曾孫耀州三原縣主簿規之孫渭州軍事判官潛之女也治平元年歸於宗室成州防禦使叔彖初封金華縣君進和義郡君

崇寧二年四月三日卒享年五十有五子三人很之右侍禁次昇之景之女適右班殿直王仲端其三早卒夫人事舅姑以孝相夫以義訓子以學撫媵妾以慈晚喜釋氏持齋不懈以大觀元年某月某日葬汝州梁縣銘曰維歲丁亥日吉辰良卜茲新室萬歲之藏

故仙源縣君鄭氏墓誌銘

宗室前千牛衛將軍田之夫人鄭氏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守忠之曾孫左驍衛上將軍惟懿之孫左藏庫使佾之女也母曰華源郡君趙氏夫人幼聰慧事父母盡孝既嫁事舅姑盡禮喜誦書能爲詩崇寧三年九月一日卒享年三十有五以大觀元年三月十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子公式三班奉職女在室銘曰歲月惟吉宅兆惟寧歸從其夫考德有銘

宗室右侍禁夫人李氏墓誌銘

宗室右侍禁叔旄之夫人姓李氏世開封人曾祖昭德昭亮軍節度使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追封崇國公祖惟賢榮州團練使贈右金吾衛上將軍父宗述供備庫副使夫人幼敏慧年二十歸於叔旄惟謹約不喜華侈崇寧三年七月十四日卒享年二十有八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子四人未名卒女二人尚幼銘曰有粹其質有淑其聲考茲幽石歿有餘榮

趙叔慈妻賈氏墓誌銘

縣君宗室故礎州防禦使河內侯叔慈之夫人賈氏世開封人曾祖常左羽林衛將軍祖德滋右金吾衛將軍父世奕右屯衛大將軍夫人性端靖平居寡言笑治家有法宗姻稱之封永壽縣君崇寧四年十月二十四日卒享年五十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子二人得之待之皆左班殿直子卒孫女二人長適進士郝琛次在室銘曰猗嗟夫人柔德靜專宜壽宜貴誰其嗇還視銘考德宗婦之賢

宗室東頭供奉官夫人方氏墓誌銘

宗室東頭供奉官叔驍之妃方氏世開封人曾祖景贈

左金吾衛將軍祖琬右班殿直父侗夫人性柔淑在家
勤女工既嫁事舅姑盡禮順承其夫睦若富友喜誦佛
經能行其所戒崇寧二年十一月三日卒享年三十有
五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子四人貫
之翼之拱之充之女五人銘曰歸儀其淑既相喆哭曷
不偕老吁其可悲

宗室東頭供奉官夫人張氏墓誌銘

夫人張氏蓋文定公齊賢之後曾祖宗禮工部尚書祖
子奕中散大夫父仲昌內殿承制年十九歸於宗室東
頭供奉官叔寄上承下撫無不得宜疾革謂其夫曰無
以情傷理其送終從儉嗚呼可哀也已崇寧二年八月
二日卒享年二十有八以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
汝梁縣子三人女二人皆幼銘曰泠泠緒言不愆於理
刻諸幽珉冀芬閨史

宗室內殿崇班第三女石誌殤

殤女元符元年十月十九日生崇寧三年九月十二日
卒年七歲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曾祖
承撫故涇州觀察使崇安侯祖克勍故建寧軍節度使
開府儀同三司建國公父叔蓬見任內殿崇班謹誌

宗室舒州防禦使第四女石誌

殤女崇寧三年九月十日生明年四月二十八日卒大
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曾祖承睦故虔州
觀察使南康侯祖克戒故保平軍節度使成國公父叔
涉見任舒州防禦使謹誌

宗室西頭供奉官第四女石誌

殤女崇寧元年三月二十七日生三年正月二十三日
卒大觀元年三月二十九日葬汝州梁縣曾祖承撫故
涇州觀察使安定侯祖克勍故建寧軍節度使開府儀
同三司建國公父叔踐見任西頭供奉官謹誌

摛文堂集卷十五　　宋　慕容彥逢　撰

墓誌

朝奉大夫致仕驍騎尉賜緋魚袋石公墓誌銘

越之新昌石氏考諸譜録蓋萬石君之後也石氏初徙新昌筑然一身而子孫蕃延自咸平以來繼以文辭行誼起家於今官學愈盛歲時歸謁章綬相耀宗屬數十百人弦誦洋洋貢於鄉選於學射策於庭曾靡虛籍以故為東南望族公諱景衡字叔平新昌人也曾祖逢隱居不仕祖仕聚秘書丞累朝散大夫父衎之大理寺丞累贈中大夫公幼有俊譽長益邃於學儀狀端睟進趨翼如也神宗皇帝初以經術造士公試太學數中優等嘗謁丞相王文公特見器重謂中大夫曰石氏名家信不乏人中熙寧六年進士第調台州天台尉海濱多剽攘民以為病分設方畧選制之亡敢竊發方歲大饑流寓屬於境賴公賑卹以全者不可勝計移和州烏江令公材力精健奮厲自彊察姦與根究必去之吏雖猾亡以為也士族有倚勢凌民既奪之及以構訟有司觀望不決使者諉公公不為勢撓歸產於民兩造咸服時詔諸路議免役法公於淮西多所裁定入見改宣德郎知福州長溪縣長溪廣袤千里民事劇甚令率以罪去公至若無足治者部使者以積欠繩下輸限峻迫追究煩擾公詣郡白狀請從中覆通行使者聞之怒將中公以法會察訪使至以闕欠不當治他縣悉被劾使者始媿謝境有強寇公親捕獲之賞中優格公曰為民除害令職也殺人以幸遷予誠何心哉卒平反之冤以減死論公之所存蓋如此居官五年民繪像以祠之當路交章以治最聞衆共拔擢公曰吾母老矣豈貪仕進時必求所以便親養者遂監楚州糧料院公雖處閑局而郡有疑難事輒藉公參決他郡守下吏獄久不具本路以詔旨選公覆按公原情定罪得輕重之中被訊者自以不冤也秩滿丁外艱服除通判秀州未幾轉運司表充管句文

守此官久廢文牘猥積公為條目區別之一路財賦出納逦至牒訴纖悉如視諸掌使者不勞以治就遷通判常州丁內艱不赴服除通判歙州下車莫謁廟學顧牆宇庳陋慨然以身董役闢而新之識者謂公為政知所先矣嘗攝郡事獄有淹繫百餘適暑多斃公既閱實歎曰論罪皆當笞耳何至是耶立辯出之頃之以疾得謝杜門里居一室蕭然宴坐終日見者咸悚伏焉公晚聞內典益進此道視窮達死生不以置欣戚畏泉於心故於進也恬於退也勇綿歷三紀位不過佐郡而年未六十遽乞身以歸自屬疾卻醫不問預治斂具為書戒諸子一夕命盥沐既畢而逝實崇寧三年九月九日享年五十有八以四年九月庚申葬於新昌蘭峴山之原公官至朝奉大夫勳至驍騎尉以元符元年郊恩賜五品服娶虞氏故集賢校理諸王府侍講太熙之女封永安縣君子二人公弼以蔭補太廟齋郎公望舉進士女二人長適承務郎簽書池州判官韋壽卿次適進士張岳

有文十卷詩二十卷曰南明集公葬之明年予初免喪未親筆硯而公弼來速銘予弟叔畤公之從女夫也數夢公具衣冠請命於予語極詳切予聞愴然為敘而銘之嗚呼公雖亡有不亡者存若公孝於親友於兄弟施於有政蓋所謂躬行君子者公弼公望其遵不羣人知公之有後以為積善之報云銘曰顯矣石氏初自衛卿衛卿維碏國之純臣貽伊繼出時亦衛族得嗣以寵喪不現玉族逵而徙散處四方奮奮苞鑿聲烈相望新昌之別實維近世譜錦綿延萬石之裔儀儀大夫色莊以溫孝悌忠信有學有文施於爲政恭寬敏惠談笑指麾民嬉吏畏飛不盡翰孰使之然秩禄豈多謝不待年曰維小臣匪私于佚負薪之憂義辭以疾疾不訖醫亡不徂化逦如之人奚往不暇維慶之詒既克有子天之報施故將在此

朝奉郎致仕武騎尉賜緋魚袋葛公墓誌銘

崇寧三年十有一月己亥朝奉郎致仕賜緋魚袋葛公

終於京師諸孫護喪歸常之江陰將以五年十月某甲子葬於青暘鄉郭里之原卜既吉廼叙公世次行治泣來請銘某公之子婿也知公本末該盡宜無愧於辭謹拜手泣為之序曰葛之先嬴姓夏后分封以國為氏唐天祐中公之六世祖濤自廣陵南徙初有籍於江陰濤再世生詳詳生惟甫累贈吏部尚書尚書生密中慶歷進士第有高行卒官承議郎累贈朝請大夫為公之皇考大夫娶胡氏贈建德縣太君繼室陳氏懷仁縣太君

公胡出也諱書思字進叔學識思性在孺有聞既長博考羣經旁按百家之說世父兵部尚書宮語大夫曰是子名第不足言後將以文義顯嘉祐中試開封府王文公為考官得公事道論稱之再試為陳公襄所知擢第三一時羣進士歆慕誦公之文自以得所務式諸公要人交口贊譽聲問藉藉傳四方中熙寧六年進士調睦州建德縣主簿時大夫既得謝里居公不忍違去投劾侍養十有餘年晨暮在側意有所鄉輒逆得之夜暴雨

雨亟起問安退不敢寐凡食飲藥劑廼至服用纖悉必躬省之大臣有嘉公志節者表學官弗就居久之大夫勉公仕且樂從之始以吉州司戶參軍監湖州新市務公喜祿釜逮親理色自得不知闤市之卑期年大夫卒孺慕以泣哀動行路尋得臂疾或告有疾食肉五十不致毀禮也宜稍進肴味弗聽終制如始喪者服闋累年廼調開封府封邱縣主簿移知州防禦推官知楚州漣水縣丞公悃愊無華事必遠慮不以便文自章歷佐

兩邑令尉以治歲當按田蠲貸以齎與所顧望畏令他邑及決旁郡滯訟皆以能稱淮南議穿支家渠沮和相半計司議公公條上便宜與所當經畫者源成人以公為有賜也入見改宣德郎故事當任親民公委資考求關局里中遂監常州酒遂奉議郎上即位遷承議郎加武騎尉賜五品服差知婺州永康縣不赴改監秀州鹽税務課美中賞格匿不自列會序遷朝奉郎歎曰吾在事之日淺褒贈及親賞延於子君恩厚矣尚何求遂致

仕公宇量奧廣恥自表襮仕不遇合回旋筦庫晏如也所至以安遇名軒自號虛遊子居官無秋毫累黍其所用舉者常沛然溢格性謙畏惟恐忤物至持法守正雖大吏欲干以私辭氣不少馭下寡譴罰冀以至誠格物然人自不能欺也公田歲入輒推予民在家無聲色玩好齋莊慎獨不愧屋漏遇人無疏戚惟謹尺牘必楷片言必信卹孤賑乏愁如己私大夫沒後追慕白首不替常以所告戒者自警語及之必嗚咽流涕新未薦不敢嘗歲時怵惕如見所祭昆弟若從子孫內外千指公處尊卑間友愛淳篤無不順適諸妹擇命士之賢者歸之問撫饋餉戀戀靡懈善教子言喻而身率之以故諸子秀拔有立俱為清議所重而次仲勝遂為同年進士鄉閈歸美焉自居大夫喪日誦內典默契於心晚益喜持誦既屬疾神擾不亂時勝仲以太學官迎養能致國醫公不問顧告以死生常理遺書戒毋侈葬疾七日而逝享年七十三娶侍其氏右正議大夫泳之女克有閨範是儷是相先公十四年卒贈北海縣君子六仲通仕郎吉州州學教授儀仲早卒和仲將仕郎勝仲試太學正女長適朱次適侍其鍔次適張淙孫男九人立隆立方立悌立中立大立師立器立象立受孫女五人有文十卷號安遇集覽者以是服公之所養也銘曰稌醇履坦睟然慈良有如蕢公南方之彊公初筮仕舒華煌煌友生愕眡疇敢比望事違願始以退為常王韞亦潤蘭幽自芳循陔之感白首不忘奉盈之戒燕居益莊維此卓行千古有光行成名立位卑莫傷晚逢朝著寵有身章引年歸老既壽而康僕儀予姓命服在傍天之報施於馮孔彰謂公云殁不朽者長納銘幽竁萬世之藏

孫氏墓誌銘

奉議郎知貴州軍州事贈朝請郎邵公濳之夫人孫氏父曰東陽蓋常州宜興人夫人恩性淳至幼讀書至父母之年以喜以懼輒俛首揮涕或問之對曰言中吾心是以感而泣也親有疾夙夜侍左右寢食俱廢居喪水

不需啓者累日歲時致享泣薦所嗜既歸邵氏舅姑猶在長幼千指夫人上承下撫罔不歡懽臨財辭豐取薄不為苟得姻戚有患難衆所畏忌弗顧夫人必往賑急賑匱若己有之善教子幼課以讀書長誨以行己自熙寧以經術造士夫人之四子相繼擢進士第長曰材薦開封第一為元豐御史歷銓部學省出長大郡入位少列崇寧四年上追懷之贈典優異次曰林試有司亦中選首曰梃曰栲皆有聲於太學而栲廷試高等鄉閈言教子者以邵氏為能夫人自中年不事脂澤與朝請公同受籙於龍虎山道服誦經事觀音像甚勤嘗苦臂疾夢白衣女人按穴刺之出白氣丈餘翌日乃瘳將終神鑒不亂召諸孫至前遺以奩中物從容飲歠而逝時居襄之官舍實崇寧五年十月二十五日享年七十有六以大觀二年十二月二十有七日祔於邑西大蔵山朝朝請公之塋夫人初封仁壽縣君改豐壽昌又改仁壽縣太君材官至朝奉大夫贈右諫議大夫林承議郎魏王宮大小學教授梃瀛川防禦推官知河南府潁陽縣事栲從事郎襄州録事參軍一女適登仕郎桂州荔浦縣令曾繹材林梃及女皆先夫人卒孫十有四人曰勲曰然曰熊曰壽曰蒸曰譙曰熙曰燕曰緯曰緝曰紳曰綽曰絳曰繹勲熊譙將仕郎餘未仕孫女七人曾孫六人曾孫女四人銘曰君山之下兮判溪之濱山秀溪深兮卜祔惟宜體魄雖瘞兮魂氣則升降祉於家兮蘭玉在庭疏封未艾兮没有餘榮謂予不信兮來監茲銘

陳君墓誌銘

君諱思齊字景賢饒之鄱陽人曾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三班奉職君幼聰警誦書一再過不忘三班君異之既長以家難廢學慨然投筆嘆曰藝文致身夫豈不願晦迹方劑亦仁術也乃以醫技翱翔江湖間悦常之宜興山水清麗遂家焉君診治按古雖疾沉痼他醫弗能治至君指日決愈遇求療者心惴惴焉如己苦之有貧不自給復賑以薪粒賴是全活者甚衆宜興士族從君

從葬仲遊圖不惟題性喜酒選勝引滿笑談自得見者欲傾家釀也自以學不遂力教諸子夜坐燭下身率之不三鼓不寢聞四方賢君子俾從之學故阜成少有士譽未壯中第邑人善教子者以君爲能元祐八年八月辛酉終享年六十有二以紹聖元年十有二月某日塟於邑西某之原娶高氏生四子曰存曰阜成授慶州舒城縣尉口敏成口彥成皆應進士舉一女適唐孫男三人季長季升季友孫女四人阜成子友也泣以銘請義不可辭銘曰善必有慶孰云嗇之命邪非邪我儀圖之弗羸於躬必昌厥嗣丹桂一枝本根有自惟影惟響報施如之誰疑弗信監此銘詩

單君墓誌銘

君諱照字擇之婺州金華縣人喜誦習衆謂明悟凡陰陽卜筮方術之學無所不曉事寡嫂如事母至老不懈家貧無兼日之儲有子皆使就學紹聖初知微貢於鄉爲第一中進士科崇寧三年擢溫州州學教授鄉里教子者以君爲能四年某月某日以疾終於溫之官舍享年五十有九以大觀元年十月某日塟於邑東某原娶某氏子四人知微通仕郎知彰知柔知剛皆舉進士女適姓某孫四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知微有賢行予女弟歸焉將葬請予爲銘義不可辭銘曰性淳謹行淳良善積在躬宜吉祥度社未豐今也亡天之報施宜難量詵詵孫子來者長有如不言考銘章

單季隱墓誌銘

君諱鍔字隱季其先金陵人曾祖諠初有籍於常之宜興祖熙考應俱以德善稱其交游多名卿賢士君少有志操從胡翼之先生肄業頗見推重長益邃於學著詩易春秋義解博覽諸家之說斷以胸臆宅經及子史皆手自抄纂爲帙盈度篋札細楷幾若摹印其爲文務辭達事舉不喜浮靡論議亥亥可聽尤能言吳中水利以爲荆溪當宣歙廣德下流東注震澤而震澤自吳江入於海今江隄連亙水勢壅閼古人疏治遺跡堙塞殆盡

誠能通海浦溝港以道吳江增江隄橋梁以決震澤又復故百瀆以疏荆溪則積水皆下譬如人身去鯁於咽口腹通矣有獻其說於朝者事下部使者使者詣君按行君察其屬忌之弗往也性樂易過人傾蓋如故聽言置虛實一切傾信久知其玩諆弗慍也客至無疎戚留飲醉輒假寐頃刻已醒未嘗為酒困間其所感賦詩見意可録傳者積數百篇年既高氣體益健請謝不避寒暑它人當疲劇而君處之自若崇寧中予憂居里閈君過予日三數雖大雨雪闔外有屐聲曰此必季隱也既而果然時君年七十有餘矣相見慰勉已必自叙所得經傳新意大編長卷常以自隨摭案風誦援筆改竄其心思目力非少年可及大觀四年正月十有三日壬子以疾終於家享八十娶同郡余氏先君十有二日卒享年八十有四子三人曰源先卒曰子發曰端子發予友也有文行兩薦於有司又預崇寧貢籍鄉人舉遺佚又舉八行嘗為宗子學長女四人進士余安節蘇掖劉迪周遘其婿也孫三人曰世南曰世英曰澤孫女二人冬十月二十有七日壬戌其孤遵治命以季隱及余夫人之喪葬於邑南羅漢峯之原予幼聞鄉尊長言君之孝好賑施平日倘徉閭巷遇貧民不能自給悉置錢於門凡賓旅於匈親舊急難隨多寡各厭其意資以全濟者甚衆咸謂單氏家貲雖匱慶在厥後而君之兄錫中進士第儒術吏方有過人者乃卒於州縣君與弟鎮又皆老於場屋論者疑之然予觀自昔陰德之報遲速雖不同而未嘗不效觀子發士望及諸孫秀拔異日必有華顯者銘曰嗟嗟季隱初激昂事與願違心永傷如彼梗梓材之良宜備雕刻塗青黃匠石弗顧委道傍百年孤幹摧風霜物有合舍維其常命邪非邪宵難量優游閭里壽且康以彼易此奚否臧維天報施久乃彰有子有孫來者長

單氏夫人墓誌銘

深州文學余充甫之室曰單氏常州宜興儒家女也充

甫學行夙成甫弱冠以經術傳授迨今逾五十年門弟子發策決科踵登華顯而先甫蹭蹬以老其安於義命不以得失介意休休然樂道忘倦曾不知老之至者夫人有以相之也夫人少孤事其母田夫人盡子道既嫁事其姑裴夫人盡婦道而所以相夫者又如此故里之人施衿結帨以訓其女必以夫人為法余氏素貧凡晨昏伏臘乃至吉凶婚娶凡費以供億者皆出於夫人處畫故其夫及子唯知專精於藝文而弗知家之有無至於問遺親戚賙養貧族嫁遣孤女沛然若有餘力而實無旬月之積蓋其天資好德遇所當為力行之進勞心日禮弗憚也平居與人言孜孜以和孝為本於事迎機立解分別是非利害如指白黑其居田夫人喪號慕摧毀躬修佛事於潤之金山即夕夢田夫人乘舟而至笑語如平生識者以為孝誠所感政和二年五月十九日以疾終於家享年七十有二明年某月日窆於邑之某鄉某之原曾祖某祖某考某生六子亡者四人曰拭曰京曰太亨曰大受而京元符三年賜進士出身存者二人曰授再薦於鄉文預大觀優供曰擴為州學內舍生女三人某壻海州沭陽縣主簿李端方進士孫揮侯翊孫五人曰似曰侑曰欽曰仍皆從學曰儀尚幼孫女五人某之先妣太淑人蔣氏裴夫人之甥也與夫人厚善相視如母子某以是知夫人之詳謹泣為之銘曰士有貴賤取之自躬嗟彼女子祇繫所從乃如夫人老於衡泌惟其為善在約彌厲宗姻尊仰匪服匪車天爵之貴宜聚其夫善積慶貽理不終晦追賁九京子知未艾

慕容叔孚墓誌

吾弟叔孚名彥書以元豐七年七月壬寅生於常之宜興以崇寧二年十有二月庚午終於京師以明年十有一月甲申窆於宜興縣籙之原叔孚貞俊夙晤異性天至五歲居先考喪哀毀如成人平居奉事母兄怡聲柔色禮無違者初就外傅默識彊記閱書一再過不忘稍長益嗜學問紬繹經旨剖析疑滯出人意表善談論豪

衮不休聽者忘倦於文無所不能自進士舉業乃至應用詞藝落筆數千字若不經意衍裕宏博不疵於理年甫弱冠進北方未艾也而不幸以死嗚呼哀哉天既賦叔孚以才矣胡嗇厥施而至斯極也維我先考養志閭里非義弗爲非道弗取潛德卓行輝映今昔捐館之日以六弟付託俾某撫育訓成之諸弟嶷嶷自立講習琢磨芝蘭並秀當崇寧造士之盛太學選試更占殊等月書歲考曾靡虛籍祭酒博士相與嘉歎聞譽翕然歸之今叔孚捨我去矣念叔孚之不壽與夫名宦猶未遂也某與有罪焉而理歸於無可柰何至於未克授室嗣息不立則某曷敢逃責言而及此摧裂肝膽嗚呼痛哉嗚呼痛哉謹誌

碑

故朝奉郎尚書職方員外通判德順軍兼管內勸農事輕車都尉賜緋魚袋累贈太子太師梁公神道碑并序

大觀元年正月令中書侍郎梁公初拜尚書右丞有司遵故事擬三世贈典以聞二月辛酉降制其畧曰朕惟執政大臣望實顯隆致位近弼義方之訓自其前人追加表揚用錫休命尚書右丞子美故父某可特贈太子少師九月宗祀禮成又降制其畧曰朕饗帝合宫翕臻純嘏均神之惠普逮庶工眷予近臣宜推異數追崇親廟實國彝章中書侍郎子美故父某可特贈太子太師既告第又賜子美以副焚於墓中書公拜賜泣謂某曰子美幸承先人遺訓備位政府賴天子慶施贈官一品而墓隧之碑未立夙夜怵惕不敢遑皇惟先人出處終始之大節可考不誣敢請銘於子其義不得辭謹論次太師之官階政治而爲之序曰

公諱某字得之漢陵鄉侯統之後五世祖夏國公惟忠嘗任天平軍節度判官因家焉故今爲鄆之須城人曾祖文度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魏國公祖穎翰林學士右諫議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開府儀同

三司封魏國公考適皇祐中位宰相終太子太傅致仕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封徐國公謚莊肅曾祖妣鄒氏韓國太夫人祖妣閻氏魏國太夫人妣任氏徐國太夫人公諱采學問在儕有聞稍長就試有司名擢高等初補將作監主簿累官光禄寺丞至和初仁宗皇帝嘉公故相子嘗舉進士召試學士院賜進士出身未幾復廷賜五品服遷秘書省著作佐郎自著作五遷至尚書職方員外郎累階朝奉郎勳輕車都尉歷監在京鑄錢務帶勾專勾司監布庫知汝州梁縣簽書天平軍節度判官事通判德順軍凡六任公篤實以是守身亦以是施於政在梁縣時郡守將闕廳事風厲邑以材木獻公曰是必取於民吾寧被譴豈希合以擾吾民哉卒拒之守坐法罷郡諸令皆得罪公獨免馬鄆視他郡爲劇公裁處精確下無隱情民有辭訟牒宿留公至當職而後出蓋信服之若此嘗有禁卒之妻背夫以逃雖遇赦自首法猶不原即吳文肅公務之將貸

以輕刑公不從立議詳盡切於事宜文肅竦然以爲正論獄既決即薦公於朝倉米數百萬紅腐不可給軍食安撫轉運使夏侍欲亟以元價貸民公曰倉吏失職宜正厥罪而後減直貸之不然民將有辭卒用公策民輸税於官吏不時遣因緣爲姦部使者議公公度弊所從起制之日入萬斛民至鼓舞相慶已公在任東平監馬政廢弛朝廷遣使馳視公條十利以奏諸使者美之德順並邊素號難治公居歲餘寬猛交濟俗以綏靖創立

治平城寨經始有度下不告勞嗚呼公之爲政雖古循吏何以加此昔左氏謂臧孫達宜有後於魯而漢史亦稱於公多陰德子孫至爲公卿公任不踰佐貳而奉法守公愛民澤物常不替於志宜流慶於今也性清謹無它嗜好獨喜爲詩有集十卷曰汝陽雜藁研練精切真深於詩者平居陶寫情性風調清遠遇有所感詞氣激昂鋭然有志於進爲蓋稟之也全積之也厚守之也固而不克大顯於時今有子以儒學事業受知明天子擢

為柄臣制書襃揚以謂義方之訓自其前人是豈終不顯哉公以熙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終於德順軍之官舍享年四十有八四年九月三日葬須城登庸鄉執正里從莊肅公之兆娶張氏開封人樞密副使宏之孫少府監可道之女有賢行事舅姑以孝聞元豐元年八月六日終享年五十有六以三年二月二十六日祔於公之兆初封壽安縣君累贈嘉國太夫人子五人子駿故奉議郎子美今為太中大夫守中書侍郎子建故太常太祝子履今為通直郎簽書開德府判官事子博今為通直郎通判興元府女二人長嫁朝奉大夫劉衆次嫁從事郎田宜孫十三人希祖宣義郎修祖太學上舍生承祖昭祖皆將仕郎求祖未仕揚祖承務郎燕祖師祖皆太廟齋郎早卒餘尚幼孫女十三人銘曰猗歟梁宗源自栢翳統侯陵卿晉臣之裔維莊肅公公之皇考相我仁宗為時元老公生相家孝翼是嗣學則通儒政則循吏帝嘉莊肅子以材聞給札詞禁明試以文擢踐世科揚芬桂籍佩服之華寵有申錫公懋承之以忠以孝位雖不充志克允蹈德善之積慶祉之詒反子而顯報施在茲制書若曰惟予大臣義方之訓自其前人東宮之師肩比追餋源深流長疏榮未艾里曰執政鄉曰登庸刻銘隧道過者改容

露布

擬試宏詞露布

聖人為度以天下只靡罔於華夷王者居一於域中法尤嚴於誅賞惟彼無知之黠虜自乖有赫之明威爰興問罪之師五道並進克殄反常之黨隻輪不還猶乾坤覆載之無私而春秋生殺之有序彼孽自作茲無赦於邦刑我代有名蓋冀行於天討恭惟皇帝陛下掌觀萬國子惠庶民令出等風雷恩施同雨露接武堯舜比肩禹湯凡諸含血而有生孰不推心於弗忍獨拓跋之遺種擅呼韓之故區蟻穴至微不當國家之一縣狼心相繼敢肆蜂蠆者百年啖以金帛而益貪錫以土疆而愈

恣闇出剽掠怙為兇殘志涵貸之至恩遲陸梁之大憝人神同憤華裔弗容梟首稾街未正不庭之戮游魂憝嶺尚安匪茹之居臣等材力弗疆智能無取繆當分閫宜縱虜以求金弗共戴天誓與賊俱斃推鋒號令杖鉞馳驅初屯橫山進薄靈武景星燭王旅天狗墮賊營以仁侮亡異孤虛之足考自上伐下顧主客以何施士氣鼓熊羆兵威推嵩岱或東衡以張我左翼或西擊以斷賊右肩月羽翳空霜鋒耀野魚甲聚爛獸旗獲挈伐鼓震天揮戈迴日腹背合擊首尾分擣我師益張破衆大潰僵尸滿原谷棄伏等卵山草木類人而畏虜魂驚風鶴有聲而奔馳足躡六師乘銳掃滌海之妖氛萬炬俱然焚賀蘭之聚落邪封盡復民俗咸新臣等躬執干戈名聯士伍還社稷無疆之慶遵廟堂必勝之謨將未及瓜已錄勞還之什功無橫草預聞鼓腹之音不勝慶快之至

摛文堂集附錄

慕容彥逢諡議

當部准勅定諡據常州申繳到故通奉大夫守刑部尚書致仕河南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慕容某行狀依例送太常寺擬諡令據回申到擬狀諡曰文友奉議郎太常博士胡交修議曰崇寧紀元之初上方躬親聽斷勵精庶政修遵制揚功之治求賢如弗及輔弼大臣蒐簡以副側席之求凡所薦引皆名見使繇天子親訪納馬時公在選中比入對論議有餘謂然動丹扆亟擢儒館上方欲寵異才以勸多士於是閱歲未幾不日累遷遂持橐近班要途華貫翺翔殆周公感遇特異思竭麼蓋以報眷知益自激昂以赴功名之會所歷咸有可紀儒學彬彬譽望蔚然為一時聞人嗚呼亦可尚已既終於官其家狀公行於朝命諡於太常諡法曰德美才修曰文能善兄弟曰友以是易行於名不

浮請得而論之公天資穎悟人也自初就傅其默識强
記因已過人閱書一再過輒不忘既仕益自力於學藏
書至數萬卷退食即研精其間自六經羣史諸子百家
之學靡不洽通故其所蓄雄深閎博放為詞章逆然根
抵理致代言西掖攝直北門凡所草定援筆立成溫厚
典雅炳然可觀士大夫稱之號為近古豈不曰德美才
修者乎公天性篤孝事繼母尤極謹順先意承志比終
嘗如一日撫先德之遺澤抱弗洎之深悲常慨然曰獨
可致力友愛於我諸弟庶慰怵惕之思焉於是撫育訓
誨誠意篤備世賞不先其息必徧同氣雖法必任子者
亦力請於朝以及之吹噓汲引唯恐後用[illegible]咸被采擢
華萼扶疎聯榮一時世之稱友愛者必以公為言豈唯
族姻鄉里慕之搢紳之士莫不推之上至於天子亦聞
而嘉獎之蓋其同心力行故久而益篤厥聞顯著如此
豈不曰能善兄弟者乎考論公行放之以此諡其誰曰
不宜方公居諫垣則持論堅明風望隱然貳銓曹則籍

它比後條目以絶吏姦守汝海則能以寬惠得民心長
秋官則禁妄繫正敘法須斷比以杜讞奏之路寬罪之
類者以廣上恩才周於用故所居底績宜不一而已也
若夫宮師論謚獨綴取行己之善其尤較著者以垂不
朽云謹議奉議郎守考功員外郎吳嚴夫伏承太常寺
諡議如前謹按工公天資警悟學術過人自其少時已
能奮勵力取進士第嶄然見頭角識者固知其遠到矣
紹聖間朝廷設宏詞以待文學之士公與同輩試於有
司一舉而得之自此名聲上達理主銳意圖治網羅英
俊用之惟恐不及公於是時首被識拔召對便殿擢寘
書林更踐華要皆以才能見稱未幾進直西垣一時誥
命多出於手文章典雅士夫傳播以為深得代言之體
出入禁闥謀謨議論為不少矣而公慎密不泄以故罕
有聞者方將進用不幸云亡此朝廷之所深惜也嗚呼
公之持橐幾二十年出處進退終始之節皆可考至
於內行修飭孝友純篤出於天性則又有不可掩者世

賞必先同氣而不以私其子撫育教誨迨用有成數年之間諸弟繼踵登朝寢以光顯矣然猶分俸祿以給其不足此又人之所難縉紳之論莫不以此多之天子亦聞而稱獎焉身歿之後室無私藏埋恩矜恤隱終之典於數尤縟太常參稽衆論請以文友二字謚公之名名稱其實不為虛矣當部准例於都省集合省官同參詳皆協令式請有司准例施行謹詳定訖遂具狀申都省取裁奉太宰判准謹具申 都省伏候指揮勅旨仍付所司

宣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奉勅如右牒到奉行宣和二年二月二十四日尚書吏部故通奉大夫守刑部尚書致仕河南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慕容某謚曰文友牒奉勅牒至准勅故牒宣和二年三月日書令史武統給考功員外郎吳嚴夫考功員外郎黃叔敖侍郎王鼎侍郎盧法原尚書蔣猷中大夫充徽猷閣待制提舉南京鴻慶宮蔣瑎撰

慕容彥逢墓誌

政和七年夏五月通議大夫刑部尚書慕容公疾病拜疏上還印綬天子閔以職事勤公詔以通奉大夫刑部尚書致仕是月壬午薨於寢享年五十有一上聞震悼制贈銀青光祿大夫賻加等又以御府錢二百萬賜其家宣和元年二月甲申葬於常州宜興縣篠嶺之原公諱某字某其先曹魏時建國為燕義王歷晉隋唐世有顯人五代時開州刺史贈太保某於公為四世祖太保二子長曰某國初以功封河南王季曰某為磁州刺史

生右衛將軍諱某家於滏陽隨子官宜興卒葬焉故今為宜興人右衛生少師諱某於公為考少師三娶周氏沈氏蔣氏累贈崇榮嘉國太夫人公沈出也幼卓偉不羣六歲喪母哀毀如成人默識彊記讀書一再過輒不忘常有異人語少師曰是兒手有從理足有二黑子他日必貴視之信然初未之見也少長銳志於學痛自砥礪窮經綴文不少懈出與諸儒試常為魁首弱冠登元祐三年進士第調主池州銅陵簿比少師捐館舍公哀

訃號絕哀感行路卒喪調主婺州金華簿改瀛州防禦
推官知鄂州崇陽縣會朝廷初設宏詞科以羅天下文學
之士公從試中之遷淮南節度推官越州州學教授推
所以教諸生孜孜不倦南方士喟然興於學益繕治黌
舍刊印三史讐校精當遂爲善書四方士大夫購求之
鬻以養士迨今蒙利焉元符元年改宣德郎擢主國子
監簿遷太學博士崇寧初元賜對便殿敷納明辨方秋
試進士公建言以爲通來學者程文往往尚浮靡畔經
術顧詒有司凡選擇務先理趣後文采詭僻不醇者黜
之詔從其請除秘書省校書郎未幾擢監察御史兼權
殿中侍御史甞見一再上益才之除左正言遷左司諫
章數十上大抵以拾遺補闕輔教化慎命令爲先劾按
權近無所回撓後言執政以某事當去上亟爲罷之論
議堅正風理隱然除起居舍人踰月召試制誥擢中書
舍人預編修哲宗皇帝御集三年春羅嘉國夫人憂初
夫人寢疾公凌見顏間扶承左右給藥寢食及執喪毀

瘠踰制三年不居于內芝草産廬次鄉里歌頌之服闋
除拜中書舍人大觀元年春擢翰林學士歲中除尚書
兵部侍郎數日改吏部建請編次差擬近比爲書以室
欺謾下諸郡審覈圭田有無多寡之實簿正之又爲薦
舉都籍具注薦士之章毋得隱漏典選凡三年條教張
設鉏抑吏奸搢紳大悅使之進兼侍讀又兼議禮武選
詳議官前所論執政復登用言官希意詆公以他事朝
論不以爲然上亦察其無他趣令赴職而公力請補外
遂出知汝州布宣德意加以康平民有犯法必求所以
寬之罪疑者從輕故下德其賜至相約不犯公令既去
而思之不忘尋加集賢殿修撰政和元年復以吏部侍
郎召兼侍講并議禮局二年冬擢拜刑部尚書公平日
以文學進法律非所習人或難之公曰三尺安出哉顧
患不留意爾凡有參決必本於法令而緣飾以儒雅故
平亭論報當於理合人心建請開封府捕盜官與緝事
使臣敢捕繫無罪人詣吏者並比附政和法縣以杖笞

及無罪人為徒以上罪送州杖一百自是吏知畏憚不
敢妄捕繫又論命官負罪除名為重追官為輕而刑
部叙法除名人初犯私坐乃除一官叙公坐盡叙舊官
而追官者皆除所追官叙輕重不倫願詔有司詳定復
請下大理取熙寧以來四方奏讞情法疑憫決事比例頒
之天下庶幾遠方知所遵用詔皆從之每決四方疑獄
必從輕比多所末宥故奏牘之上司冤者屢以聲絶稱
廢於朝兼詳定高麗入貢法六年復知貢舉公自崇寧

以來五司文衡一時俊傑多出其門進兼太子賓客上
初建儲貳以重國本東宮寮寀極當時之選公以宿德
鉅儒與今丞相白公偕被差擇朝野稱得人既職調護
五日一見皇太子必力陳父子君臣之道如是而為孝
如是而為忠惓惓輔道開益居多歲中頻攝翰林學士
自居從官凡翰苑缺員輒被旨兼領所草內制自成一
集公久服邇聯譽望隆洽忠誼謀謨上所深知天下士
指日以冀柄任而平時鼠氣揚休未嘗有疾七年仲夏

侍祠方澤適隆暑禮成而退體中覺疲勸猶力於朝謁
告纔數日遂不起病不登三事遠圖弗究豈命也夫將
歸塟詔以季弟開封府刑曹掾彥季通判常州典護終
事長弟彥許自開封府刑曹仲弟彥傳自太常寺丞亦皆
請外同護喪而歸從官舉故事賦歛賻送合數十百萬
公子攀棺號慟曰義不傷先人名卒辭不受公孝友蓋
天性非彊勉致然事繼母盡禮既處顯矣致養怡謹如
布衣時友愛三弟所以拊育教誨之甚至稍長進之於

學講習琢磨以身率之其後羣處太學皆㟁㟁為名進
士廷賓不先與子必偏逮同氣吹噓汲引例被除擢當
時貴之其論撰集賢也法得任子不許及旁其時仲弟
未命丞慨然曰吾子可先吾弟官乎乃以至誠祈懇朝
廷多公義特從之自貧約時與諸弟飲食衣服必均絶
甘分少迨貴猶然每休沐朝直退必相與論文義或把
酒燕衍窮日夜無厭數暫不見即惘惘若有所失彥許
初除天府刑曹公以職事對因辭謝上存慰勤至問及

兄弟之數且曰卿之孝友朕固知之聚族千指調馸輯睦中外無間在京城無宅以居僦舍卑陋處之裕如也幼女與孤甥女皆擇命士之賢者歸之齎裝周渥不異己子居家不問有無祿賜所得不給於用妻子衣食纔足而已既歿家無餘貲天子亦知之故能賚賜特厚及塟狀公之行治上太常太常議曰謚法德美才修曰文能善兄弟曰友今其狀應法乃謚曰文友公之節惠可以無愧矣為人敦大静重嚴處有常不妄笑語雖家人子

弟不見其喜愠御下以寛不與物忤人犯之不校也言官誣公者既死其猶子坐殺人州以具獄上刑部人為危之公平心論決卒傅生議論者伏公能損怨起家卑平被遇明主列於侍從十有五年初無左右之助小心兢畏以義命自安無所附麗非公事未嘗請對天子思見公至被命乃敢請問自幼嗜學閉晚節益篤藏書數萬卷朝夕繙閱不去手自經史諸子百家之言靡不洽通故其所蓄渾雄深博發為詞章雅麗簡古無世俗氣

尤長於辭令典嚴溫厚褒貶無溢言詔命咸叢委操筆立成初若不經意而輕重適當文采粲然每一篇出多士口傳以熟上尤愛公文以為有古風進見往往稱訶辭之善者稱賞之有文集二十卷外制二十卷內制十卷奏議五卷講解五卷藏於家公官階自将仕郎十四遷至通奉大夫開國自河南縣男至伯食邑自三百戸至九百戸娶黃氏故贈少保某之女封衛國太夫人賢明淑貞治家有法度二男邦佐承議郎行太府寺丞有

美才所居官能舉其職邦用承事郎三女長歸余之子穿祖季歸余之子及祖仲適朝散郎尚書戶部侍郎貫安宅孫男九人曰綱承事郎曰紹曰絢皆通仕郎曰綸曰約曰繪曰縱曰絳曰純皆將仕郎孫女四人長適文林郎貫與次適從政郎任仲懋餘尚幼既塟邦佐以門人之狀與太常之議見示泣且言曰先人塟宜有銘顧以累公余與公居同鄉進同年仕同寮有游從之好有姻婭之契知公為詳義不得辭也乃為之銘曰隸成之

裔世雄朔鄙魏征海邦率義始王國初建功亦享王封乃
及其曾右衛之崇維祖維考埋光弗耀是生河南盛德
之報道隆以廣學博而與逢時之休橫屬遠趣寓於禁
密以職華要筆舌之峻調護之尊豈曰不貴公志未伸
胡弗壽考俾東國均維皇是悼喪我良臣有藴弗攄亦
壽後昆謚以易名萬世是信榛嶺峩峩荆水浤浤既固
既安曰公之墳